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七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七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七四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西樓全集十八卷詩選二卷(二)
〔明〕鄧原岳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鄧慶宷刻本……一

繁露園集二十二卷
〔明〕董復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張銓刻本……一九七

袁中郎全集四十卷
〔明〕袁宏道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武林佩蘭居刻本……三七〇

西樓全集十八卷詩選二卷

（二）

〔明〕鄧原岳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鄧慶寀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樓集十八卷》提要

西樓全集目錄卷七

七言律詩

送盧將軍西征

冬日同藩臬諸公泛昆明池憩羅漢寺二首

旅懷四首和張肖甫大司馬壁間之作

行役曲陽留别諸寮長

湧泉寺

小憩呈貢使院亭子望海

題莫愁湖和葉少宗伯之作

駐澂江讀方子及學憲南樓觀海之作次韻懷之時子及謫守寧州

己亥除夕

庚子元日

司署茶花盛開呈薛觀察二首

送黄憲副入賀

送孟憲副備兵曲靖

送田叅知入賀

黔國山園看杜鵑
太華寺
環翠宮謁呂祖祠
安寧溫泉
送朱職方還　朝
青華洞
渡蘭津謁武侯廟
漆憲副携酒九龍池
馬氏池亭

過華亭寺
玉皇閣
寂光寺
華嚴寺閱賜藏
同漆使君宿九冉蘭若
送梅左伯入　覲
送薛觀察入　覲
昆明池餞送魯司農歸　朝
昆明池送蔣廷評歸　朝

盧將軍割軍租助刻文選賦謝
西園賞茶花
庚子除夕
辛丑元日
送羅憲副還蜀
送簡憲副還豫章
送易黍知入　賀
送張憲副入　賀
送李閫帥入　賀

寄錢象先山人
寄強善長
寄王百穀
送杜兵憲暫還東海
送佴侍御按百粵
送王將軍入督京營
答江廷尉進之
贈包給事
送黃太僕之平凉

將發昆明別潘泉諸公
別諸生
送宋兒南還
黄鶴樓二首
贈周元孚尚璽
答任孝廉白甫
黄鶴樓邀王白岳先生作
過登之宗侯園居
贈方子公山人

黄僉憲邀同薛右丞遊赤壁
答江進之廷尉
答贈張太史二首時余有郢中之役
登太和絶頂四首
別三兄
禮姪新築園居寄賦
送廖希亮計部還　朝
贈江茂才從其尊人入太學
送孫太守棄官歸吳

賀鄒大澤先生得子
送李將軍之滄浪
胡仲脩山人以曹廷尉書見訪答贈
答曹能始廷尉
贈劉尉
答佘道人
壬寅除夕
癸卯元日
元夕後一日朱季則水部胡仲脩山人䜩

中觀燈
答贈逵之宗侯
答黄葵知督餉之淮
春日朱水部胡山人眺徐將軍山亭
四月一日舟次襄陽士逵宗侯出餞
送周憲副入　賀
送葉時珍鄉貢秋試之京
送鄒先生之南都
答贈周承明山人

中秋陪直指應公宴明遠樓
送孫宗文太史典試歸 朝
送董見心考功典試歸 朝
寄劉憲副
九日謝生甫計部賓燕雲學憲同眺振衣亭
送心父四兄入 覲
送女嚴五弟南還
癸卯除夕

甲辰元日
贈李本寧太史
西樓全集目錄卷七終

西樓全集卷七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纘緒仲訂
孫男天士[illegible]纘重刻

七言律詩

送盧將軍西征

羽書傳警自西陲大將親提十萬師壓庳靈旗翻鳥隼奮身寶劍擁蛟螭牛街雲合屯營處跰

水風清破敵時預掃蒼山一片石為君勒作紀功碑

冬日同藩臬諸公泛昆明池憇羅漢寺二首

江干風露濕征袍十里鳴榔抑暮濤雲桂松林瞻佛閣霜清草海認漁舠憑闌萬頃霞光現隔岍千峰翠色高山半舊碑苔蝕盡誰從金馬弔王褒

其二

昆明池水直西流此日聊為汗漫游風急任吹

青雀舫草枯應識白鷗洲譚禪我自參羅漢乞法誰當問比丘是處登臨堪一醉不知身在古梁州

旅懷四首和張肖甫大司馬壁間之作

放將浪跡怨飄蓬極目江山處處同未信途窮悲阮籍誰從文似薦揚雄小池竹韡迷疎雨荒徑松蘿起緒風自笑年來蕭瑟甚絲絲鬢髮已成翁

其二

一騎何來瘴海偏西風瑟瑟倍堪憐烏蠻久已歸唐朔金馬猶聞說漢年太華峰高天障日滇池水縮草浮烟別來舊社音書絕門下何人更問玄

其三

十月陰寒不奈愁南中有客獨登樓山川隔斷艮牢國烽火連綿慶甸州北極朝廷頻遣使東方將士盡封侯書生肉食真無補感事長懷漆室憂

其四

幾年執戟嘆遲遲遮莫譚經到九夷幸不移家無別累亦知隨俗暫相宜霜輕漸下芙蓉葉風急頻摧桂樹枝且學杜陵稱吏隱不妨拓落聖明時

行役曲陽留別諸寮長

同是天涯客裏身即今暫別亦傷神謾從秋府看持憲忽向寒江獨問津驛路霜嚴惟落葉山城日晚不逢人茶花一樹垂垂發笑逐風塵老却春

湧泉寺

古刹層層霄漢間上方鐘磬隔塵寰石邊水出僧同淨林外雲來客自閒謾說蘭亭饒勝事且從蓮社問名山松陰十里歸途暝醉擁籃轝待月還

小憩呈貢使院亭子望海

危亭半倚白雲層紫海風清一鏡澄隔岸摇摇歸估舶隨波隱隱渡漁燈天寒瘴薄嵐光淨月

落烟銷水氣凝欲桂輕帆拾明月夜深零露與
離乘

題莫愁湖和葉少宗伯之作

平湖漠漠草蕭蕭歌舞人間久寂寥水冷乍皴
宛攬鏡月明却憶伴吹簫渚花帶雨開爭艷野
鳥迷烟語自嬌宬有石城楊柳色春來依舊關
纖腰

駐潋江讀方子及學憲南樓觀海之作次
韻懷之時子及謫守寧州

觀海何年說勝遊風流猶憶鳳城頭滄溟無恙
黿鼉蟄青草依然鷗鷺洲絕徼江山同此日中
原詞賦自千秋可憐才子漂零甚極目西風倦
倚樓

巳亥除夕

馬首東歸夜復除熒熒煜燭坐躊躇青山迢遞
音書斷華髮奔馳宦計疎市上啗人驚有虎天
涯作客嘆無魚一尊且漫悲生事寂莫何慚楊
子廬

庚子元日

千門爆動曙光新憔悴依然七尺身滿院有花
都作勝閒庭無草不知春西陲烽火催兵急中
使金銀入貢頻辛苦一官還絕域碧桃笑殺未
歸人

司署茶花盛開呈薛觀察二首

為憐春色逐芬芳移得奇葩到異方重疊紅英
晴絢綵參差黃暈暗聞香漢江遊女霞為佩南
國佳人錦作裳最是東風好相惜柘臺深處不

飛霜

其二

東風日日憶花神走馬歸來喜及春艷借赤城
霞片片光分錦水月粼粼隔叢深淺嬌相妬滿
院芳妍色轉新但把金杯醉相狎倚闌忘却客
中身

送黃憲副入　賀

昆明池水不通潮使節翩翩道路遥獻壽只憑
金鑑録承恩真戀紫宸朝交情湖海愁離別兵

氣西南苦未消客裡送君添感慨杜鵑啼罷雨蕭蕭

送孟憲副備兵曲靖（時有撤州之役）

桃花落盡思淒其旌節東巡又一時開府只今當孔道嚴兵猶得赴師期春風楊柳營邊曙夜月關山曲底吹他日西南傳露布可無人說運籌奇

送田叅知入賀

西來匹馬自清秋又逐鶯花作遠游歷盡黔中豺虎窟（時有播警）遥瞻天表鳳皇樓班聯列省今方岳地界南蠻古益州此日田郎仍獻頌漢廷誰不羨風流

黔國山園看杜鵑

十畝山園滇海邊滄濱萬頃白雲連西郊草暗飛蝴蝶南國春深醉杜鵑片片腥紅晴絢日層層空翠晚浮烟侯家別館如金谷何處芳華不可憐

太華寺

碧雞叠翠俯昆明偶爾登臨百慮清月照旛幢連水色風吹鐘磬雜潮聲僧房隱隱花成塔官路依依柳向城下界也知塵土惡却從西海見蓬瀛

環翠宮謁呂祖祠

玄都端合羽人居碧嶂丹厓百丈餘囊裏一丸光照室袖中三尺氣凌虛名山處處神堪降寶籙篇篇手自書我欲從師乞眞訣飄然獨傍五雲車

安寧溫泉

凡溫泉多臭硫黄此獨甘香可飲其清至鑒毛髮有垢穢輒浮去水中石皆作碧玉色取出則黯淡類瓦礫投之如故疑其下有丹砂云

玉池泉煖沸如湯烟樹蒙茸隱洞房秀潤分明丹作穴溫柔眞羨水爲鄉坐來頗訝玻瓈浴罷微聞蘇合香笑殺華清當日事西風吹草舊臺荒

送朱職方還朝

春深南國杜鵑紅無奈分攜暮雨中貴竹山多雲作瘴偏橋烽起火連空一時氣槩看持節何日從容問掛弓此去禁廷饒將帥論兵真有古人風

靑華洞

路轉靑華第幾盤洞門詰曲白雲端光分半壁窺天小嵐入千重取徑寬斷壑水衝丹竈濕懸崖苔鎖石床寒山頭徙倚增惆悵不見仙人駕

羽輪

渡蘭津謁武侯廟

滄江深黑水流澌江上平開諸葛祠雙嶂烟霞臨俎豆千崖草木護旌旗天威更憶征蠻日忠節還傳佐漢時怪得精靈長在眼山頭閃閃陣雲奇

漆憲副携酒九龍池

春深雨過倏疑秋綺席雕欄俯碧流泉眼湧來龍作穴水心幻出蜃爲樓遥隄樹合行人小別院花飛野雀愁但使兒童歌酩酊山公須爲習池留

馬氏池亭

一畝方塘古寺西門前車馬不聞嘶孤齋雨過楊花落三月春歸謝豹啼繞舍流泉飛瀑近滿山空翠隔林低臨池我亦觥魚樂對酒能無憶舊蹊

過華亭寺　碑文方子及製

載酒尋僧席屢移春山何處不相宜琉璃影散

天花落金碧光搖法鏡垂地近西方開竺國烟銷下界瞰昆池栖霞片石應堪語苦憶南朝江總持

玉皇閣

梅雨初收山吐雲白毫光裏氣氤氳偶從洞府尋眞誥便叩天門謁帝君旛影摩空虹掩映香烟吹霧鶴繽紛塵心未盡空惆悵絳節瑶笙杳不聞

寂光寺

長松十里護禪關嵐翠遥連雞足山雨暗旛幢
無客到花開方丈有僧閒諸天色相藤蘿外萬
壑烟霞香靄間欲問西來第一義白雲飛去水
潺潺

華嚴寺閱賜藏

龍象移來選佛場璽書傳賜有 今皇唐僧竺
國三千部漢帝蘭臺四十章已自仁祠開寶藏
誰從苦海覓慈航裝潢盡作玻璃錦片片瑶函
出尚方

同滦使君宿九鼎蘭若

九鼎山頭列九峰雲間幻出碧芙蓉香林寶閣
僧廬淨叠嶂懸崖佛刹重夜静泉聲時雜磬天
陰嵐氣欲迷鐘憑君遍説諸名品可是南宗與
北宗

送梅左伯入 覲

羽書飛罷散妖氛岳伯東馳謁 聖君地極西
南多積雨山連川谷更迷雲官階自識分藩重
閥閲先論轉餉勛揚苦誅求臣力竭心勞何以
答憂勤

送薛觀察入 覲

謁帝東行萬里身蕭〻秋色亦空人天涯羇馬
同爲客過徹風塵送所親極目千峯寒入楚傷
心獨雁曉歸閭知君召對先承寵 聖主恩深
舊侍臣

昆明池餞送魯司農歸 朝

菊花黄綻晚氤氳青雀夷猶醉夕曛積水寒生
昆海月遥天風引華山雲馬頭殘葉王程迫天

外踈烟客路分不學王褒空獻頌南金聊可奉
明君

昆明池送蔣廷評歸 朝

憶昔相逢南海濆回頭踪跡各天涯可憐徼外
掄才日更喜花前對酒時霜磬數聲雲遶寺風
帆一片月生池長安兄弟如相訊拆落青氊老
九夷

盧將軍劄軍租助刻文選賦謝

累從邊塞立功勳况復風流雅好文藝苑新傳

梁太子兵家舊識祭將軍腰間寶劍爲君懲
裡黃金與士分見說諸兒多汗馬携來箇〻五
花紋

西園賞茶花

五侯小苑竹林西有客尋芳過小隄風軟繁花
眞不動春溪濁酒可同携當樓艷色枝〻映拂
檻紅光樹〻齊我爲花神狂欲舞兒童莫笑醉
如泥

庚子除夕

蕭〻歲晏日風霾爆竹燈花不散懷寂莫當壚
綠禁酒殿勤掃室爲修齋驚心白髮遊堪倦回
首青山意屢乖記取明年投劾去不將蹤跡老
天涯

辛丑元日

條風吹煖水生煙春草王孫若箇邊傳詔更聞
開寶井賞功猶自靳金錢人喧佛舍旃檀社客
醉侯家玳瑁筵惟有廣文齋獨冷梅花消息負
新年

送羅憲副還蜀

春郊細雨暮飛花送客東歸道路賒但得還山
皆樂土何知近水有含沙一壑日月堪娛老五
畝桑麻且問家試向昆明池上望白雲斷處是
三巴

送簡憲副還豫章

使君解節賦歸休匹馬東行此暫留拙宦不妨
甘棄置閒居未許減風流舟過楚水雲千頃家
在萍鄉月一丘長路艱虞應自愛莫將詞賦伴
牢愁

送易叅知入賀

萬里休嗟蜀道難臨岐聊復勸加餐西歷捧表
今藩牧南省封章舊法官曉霧青山天外斷夕
陽芳草客邊殘九重早下東宮冊乞得恩綸出
漢關

送張憲副入賀（憲副初拜叅知仍捧表行）

一官三載早承恩此日東馳叩九閽霑蓋隔江
知故國尾箕分野問中原隨班肅入金鑾殿獻

詩先開白獸罇大慶禮成應賜賚太平　天子

正歸軒

送李閫帥入　賀

年來烽火靜邊陲喜見衣冠集上都金甲蹌蹌看虎拜玉珂隱隱聽山呼中消齊獻長春鏡外國爭來不夜珠聞說　聖明今却貢遠臣何以答良圖

寄錢象先山人

一徑蓬蒿半畝居經過憶是落楊初逃名已自甘龍卧傲世何妨混狗屠吳苑花飛頻入夢滇池天遠不通書南中宦況君休問絳帳蕭條兩鬢疎

寄強善長

橫塘信宿繫蘭舟風雨時時憶虎丘徼外青山勞客夢天涯芳草伴人愁山連越巂還爭險水入昆明却倒流萬里間關書一札不知何處問滄洲

寄王百谷

南有堂前惜解攜罷車徑指夜郎西世情真自憐蒼狗古跡誰從訪碧雞春滿侯家花競發日高官舍鳥空啼王公只愛墻東隱尺素何曾過五溪

送杜兵憲暫還東海

六月寒生水滿池芰荷香冷雨連期可憐荒徼休兵日正是孤臣去國時燕市竟須收駿骨漢宮空自妬蛾眉逢人莫道南中事一片忠勤
聖主知

送任侍御按百粵

瘴厲風銷六月寒翩翩皂蓋出雲端到來山鳥驚行旆幾處溪花映法冠八桂秋高晴翠落九疑烟霽夕陽殘西人莫怨誅求急攬轡於今有漢官

送王將軍入督京營

幾向中原血戰來建牙西徼亦雄哉青山到處頻開帳麗賦成時獨舉杯北闕風雲龍虎衛長安士馬羽林材燕昭城外餘芳草尚憶黃金臺

築臺

答江廷尉進之

爲憐衰鬢漸成翁旅思蕭蕭逐轉蓬不向南山看射虎却從下里學雕蟲刺桐花暗蠻烟外鷓鴣聲殘客夢中廷尉謾誇絳帳譚經吾愧馬扶風

贈包給事

一疏朝聞誦夜郎誰憐疋馬逐風霜平生抗節逢明世萬死全軀荷 聖皇霧裡看山頻攬轡

天邊問舍謾沾裳只今恩詔收遺佚不遣詞臣老故鄉

送黄太僕之平凉

平凉西去即邊城近塞風高萬馬鳴座上葡萄春宴客笛中楊柳夜譚兵擁旄自昔推分陝司僕于今擬列卿咫尺崇階恩不薄泰關元是古咸京

將發昆明別藩臬諸公

蕭條客座廣文氊屈指滇池又幾年正戀鶯花緣九十却愁風雨路三千鳳凰山下江如碧鸚鵡洲前草似烟別後相思魂夢隔逢人空寄遠遊篇

別諸生

一官滁到罷譚經且向江潭問獨醒臘盡雪消滇海白春來雲破楚山青風塵荏苒虚王朔道路驅馳老客星爲語及門諸弟子行藏吾已愧鴻冥

送家兒南還

漢水春來漲綠波將歸無奈別離何江津直隔閩山遠楊柳空憐楚澤多長路逢人須問訊寸陰是處莫蹉跎親知應憶爲官在生計終當付薜蘿

黄鶴樓二首

高樓突兀倚層巔漢沔豪華在目前山引鳳皇雲漠漠洲迷鸚鵡草芊芊帆檣出沒烟波外鈴鐸依稀霄漢邊果有眞人吹鐵笛不妨騎鶴學神仙

其二

形勢分明控楚都天中鶴馭遠相呼江山勝槩還今古詞賦風流更有無郢樹曲連雲夢澤漢川遥接洞庭湖凭闌一望生惆悵零落當年笑霸圖

贈周元孚尚璽

孤臣抗疏幸生還寒色憑陵虎豹關嶺海風烟催白髮楚江蘭芷怨青山十年感事空譚劍此日蒙恩合賜環謾向巖居賦招隱　君王元未

許投閒

答任孝廉白甫

當年獻賦不曾收慷慨還從俠少遊眼底江山供嘯傲尊前賓客羨風流紅顏果爾傾南國白雪由來重郢州末路逢人多按劍勸君懷璧莫輕投

黄鶴樓邀王白岳先生作

三春雨霽楚江渾黄鶴樓前日欲昏縹緲烟波環大別微茫山色落中原文章早已慚揮灑遲暮今猶憶在門試問中郎琴畔客幾人能不負明恩

過登之宗侯園居

一叩朱門問草堂王孫愛客設焚香繁花帶雨迷芳徑修竹連雲護短墻流水正逼栽藥圃濃陰偏覆讀書床官閒我亦思招隱策馬時時也不妨

贈方子公山人

六月炎歊飛火雲客舟長繫楚江濆東都處士

元工賦南國王孫雅好文篋裏圖書聊自老人間筆硯總堪焚横塘邂逅眞如夢十載浮沉愧見君

黄僉憲邀同薛右丞遊赤壁

楚江霽色莽蒼蒼赤壁磯頭駐夕陽昔日風流傳麗賦此時山水勸飛觴連天樹影迷雲夢對岸人家隔武昌莫認前朝征戰地夜闌零露泣鳴螿

答江進之廷尉

昆明池上暫分攜芳草天涯失故棲憔悴新秋驚旅雁蕭條舊雨憶晨雞書來鄂渚黃山北夢隔桃源楚水西昔日避秦人好在因君爲訊武陵溪

答贈張太史二首時余有郢中之役

三楚豪華早著聲翩翩學士羨登瀛風流上國張公子詞賦同時馬長卿講直金華移北斗班聯玉筍近西清知君剩有如椽筆不忝儒臣在漢京

其二

千里間關入郢來西風江上對啣杯明珠投處光相媚白雪歌成調轉哀鄂渚烟波通漢沔荆門山翠護樓臺當年屈宋俱陳迹今日因君識楚才

登太和絕頂四首

千山羅列擁天門環衛眞如侍至尊仗外星回依北極崖前霧散瞰中原飛巒疊嶂羣龍會絕壑奔流萬馬喧天爲　聖明開大岳累秦封漢時不須論

其二

雲裡飄搖天柱峯紫霄撐出玉芙蓉宸居巳自誇雙闕帝座依然隔九重雨氣迷空埋虎豹日光破暝射黿龍分明指引朝元路辟穀何勞問赤松

其三

十年瘖瘵禮靈山金闕遙階夢裡還閃電光芒翻碧落流霞掩映鎖玄關千層樓閣青冥上一片笙簫紫漢間聞道諸眞能謁帝不知若箇領仙班

其四

文皇一旅出燕都帝遣神兵護壯圖處〻名山頻叙覲年〻內帑罷徵租璇題碧瓦晴飛動紫氣金光夜有無七尺自憐知委蛻欲從天將乞眞符

別三兄

客中相見重淒然惆悵黃花又各天夜半須吟

郎口月秋深鴈叫郢城烟衰年兄弟難爲别未
路功名好自憐我有東山三畝宅憑君先卜板
橋西

禧姪新築園居寄賦

聞女閒居賦考槃城東結搆草堂竟池平好種
魚千石徑斂須栽竹萬竿秋爽登臺青嶂合春
陰閒閟白雲寒阮公早有還山興夢斷鶯花十
二欄

送廖希亮計部還朝

使君搜粟及瓜期寒色蕭蕭歲暮時漢水霜飛
楓葉老荆門雲暝鴈聲悲微求處處仍思亂水
潦年年更苦饑爲乞司農寬責課莫令中谷怨
仳離

贈江茂才從其尊人入太學

江郎年少筆如花腹裏藏書足五車璞獻楚宮
終是玉馬來冀北即名驪三秋雲冷秦人洞九
月星隨漢使槎信是鳳毛堪繼美一時詞賦屬
君家

送孫太守棄官歸吳

五馬東歸郢水寒臨岐珍重祝加餐斑衣幸喜
能將父赤紱何妨徑去官楚澤叢蘭霜後短吳
門芳芷雪邊殘冥鴻未必終高遁且莫逢人說
挂冠

賀鄒大澤先生得子

五月青雲護草堂南天佳氣鬱蒼蒼荆山玉剖
連城直楚澤蘭移大國香選部風流餘素業名
家文藻寄縹緗也知岐嶷非凡品辨字于今日

幾行

送李將軍之清浪

郢上山陵借建牙却移西塞柳營賖勳名到處
堪推轂辛苦平生不問家夜靜千烽光射月霜
清萬馬色團花三苗此日應無戰幕府如今有
左車

胡仲脩山人以曹廷尉書見訪答贈

有客扁舟自秣陵奚囊清比玉壺冰莫言短髮
愁邊盡且喜奇山醉裏登袖出曹丘書一札帆

經彭蠡浪千層聞君五字知名久倒屣還如得
舊朋

答曹能始廷尉

故人書到旅愁開珍重寒瓊手自裁東去幾時
窺日觀南遊應許問天台三年作客迷芳艸十
月還家逐早梅薜老峰前仍結社風流誰繼大
夫才

贈劉尉

華容仙尉漢功曹蓮幕蕭然一布袍湘浦雲開

堪駐馬洞庭湖濶不容舠民窮尚苦誅求急歲
歉應知撫字勞此去循行須努力家温何必問
錢刀

答余道人

幔亭謝却武夷君歸向南岩臥白雲名在丹臺
曾受籙身居紫府早離羣敲來石髓臨谿煑劚
得松脂掃室焚我自風塵乘俗骨浮沉蹤跡不
堪聞

壬寅除夕

臘盡東風散曉寒椒觴曾似故園看十年宦跡
身堪老一夜羈愁鬢欲殘水國繁華還郢澤
帝鄉風景即長安五辛莫問荆蠻俗自喜先生
苜蓿盤

癸卯元日

雞聲唱徹報新年雨霽千門欲曙天官府尚聞
羅雀賦　君王虛說罷中涓梅花香澹消殘雪
楠葉光浮弄曉烟五十將臨歸計晚故山荒却
杜陵田

元夕後一日朱季則水部胡仲修山人署
中觀燈

帝城春色郢西東尊酒逢迎笑語同月影却疑
今夕勝燈光應比昨宵紅笙歌十里通江市星
宿三天繞漢宮謾道陽春今寂寞披襟還憶大
王風

答贈達之宗侯

峴首山迴遠鹿門征途邂逅見王孫已從竹裏
開三徑更向花間對一尊梁苑客誰陪杖屨楚

宮人自愛蘭蓀憑君莫問高陽事習氏池空鳥雀喧

答黃叅知督餉之淮

江頭春晚柳絲長處處鶯聲引別觴雜沓樓船開鄂渚從容征旆下淮陽波光遥射千山翠雨氣微添五月涼此去逢迎無暇日使君直節重崩牀

春日同朱水部胡山人眺徐將軍山亭

東風澹蕩柳籠烟山上孤亭絕可憐鈴閣春閒

堪說劍兵厨酒美不論錢江流西遶荆門斷嵐翠平分漢闕連此是　先皇湯沐邑龍飛猶記中興年

四月一日舟次襄陽士達宗侯出餞

扁舟宛在水雲鄉帝子何來共舉觴隔岸千家迷宿莽連城十里暗垂楊春歸自笑人飄泊雨散誰堪路渺茫但對青山不辭醉風流未減少年塲

送周憲副入　賀

萬年觴

荷花纔放柳條踈使節翩翩擁傳車鄂渚風烟堪自愛長安消息定何如衣冠遙祝齊天壽宮闕新成　上帝居此去應陳金鑑錄稱觴不獨萬年書

送葉時珍鄉貢秋試之京

獨從鄂渚唱離歌岸柳青青柰別何久客可堪殊氣候長途惟有慎風波袖中劍為屠龍出臺上金因買駿多看女横秋須健翮不妨先占孝廉科

送鄒先生之南都

夢澤風烟暫卜居十年蹤跡起樵漁門多弟子紛前席客有賢豪託副車官署雍容三省後山川佳麗六朝餘匡床坐對臺城月除却焚香即著書

答贈周承明山人

懷中一札再經秋芳草依然鸚䳇洲舌在未應嗟落魄囊空何必減風流樓前暫聽梅花笛江上虛縻竹葉舟近日諸侯無揖客逢人且莫賦

依劉

中秋陪直指應公宴明遠樓

棘闈深鎖夜無喧風靜瓊樓月滿軒縹緲清光閒鼓角蕭森殺氣合槖鞬乘槎恍若窺牛渚授簡還如在兎園回首神京西北在五雲高處郎微垣

送孫宗文太史典試歸　朝

帝為西南重楚材詞臣臨發詔頻催誰言草澤雖逢主未信文章不借媒帆外風烟迷漢水賦

中雲雨傍陽臺天涯尊酒悲離合目斷秋江旅雁回

送董見心考功典試歸　朝

漢廷珍重下弓旌使者星馳不計程搜得楚材俱作棟剖開和璞即連城一時文采傾南北十載交情愧弟兄到處探奇能弔古須知屈賈舊齊名

寄劉憲副

干旌出鎮楚關西鈴柝聲中聽馬嘶賓客有時陪坐嘯雲山無處不攀躋門臨芷水千江窄路近桃源萬壑齊我夢游仙曾寄訊俗緣猶隔武陵谿

九日謝生甫計部賓燕雲學憲同眺振衣亭

孤亭晝敞即丹丘暇日同登最上頭雲影忽隨歸鳥沒霞光長覆大江流金沙水漲千家市黃鵠山廻百尺樓海內弟兄頻對酒何勞楚客賦悲秋

送心父四兄入　覲

使君五馬健如龍新領諸侯滿九重遠道清霜聞躑躅秋江微雨濕芙蓉十年空寄風前淚兩地真憐客裏蹤同學少年今漸老竹林尊酒記從容

送女嚴五弟南還

江頭風急柳飛霜望盡天涯各斷腸人有倚閭長繫夢客非彈鋏薄歸裝蟹肥且自過彭蠡魚賤何當憶武昌預拂東山山下石明年待我午

椅莊・

癸卯除夕

八口南來客歲前齋厨三徙跡頻遷官因帶印翮多事名豈諱詩却自憐春入瀟湘遲雨雪俗傳荆楚異風烟莫將簫鼓催殘臘屈指明朝五十年

甲辰元日

朔氣憑陵五夜寒十年魂夢隔長安上都大索妖書急下國頻催逋賦難雪擁朱門圍甲帳春

歸綵勝簇辛盤不知故宅東山外開遍梅花幾樹殘

贈李本寧太史

邂逅箕誇御李來春城烟霧一時開青雲千古名誰附白雪孤調曲自哀南國風流傳郢澤楚臣詞賦重章臺　君王曉闢金華殿還憶當年舊史才

西樓全集卷七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八

五言排律

歸自遼左過陳七吸江亭賦二十四韻
懷李廷煒十韻
同陳女大女翔惟泰幼孺諸子眺玉皇閣
同葉進卿太史登萬歲寺塔
宿惟和綠玉齋同伯孺作
寄心父四兄八韻心父今香山是先大父故邑

高太史潘水部同集北山韜光菴晚歸湖上作
丙申元日十韻
謁海珠寺八韻
董崇相進士南歸暫過潞河言別作此送之
過玎璫嶺
宿大覺寺
冊立　皇太子禮成志喜一首

人日立春

寄宜兒十六韻

西樓全集目錄卷八終

原缺第一、二葉

寶刹摇空界孤標出上方星躔分景色島嶼入微茫鈴逐殘雲落旛隨去鳥長初疑金粟影忽見玉毫光月隱晨曦動烟銷海氣凉何緣脱塵網於此度津梁

宿惟和綠玉齋同伯孺作

入林欣把臂招隱得同心白社吾將老青山爾共尋窓虛蘿月動榻冷竹風侵夢淺斷殘磬情多愁遠砧寒蛩依砌靜宿鳥擇枝深晦跡甘雲卧浮生愧陸沉從來丘壑相不負紫芝吟

寄心父四兄八韻心父今香山是先大夫故邑

一官南海上消息至今踈豈不懷鄉國其如畏簡書崇陰侵榻冷蜃氣入杯虛蒟醬日堪飽椰漿時可茹宦情隨俯仰別緒惜居諸邑自桐鄉舊名仍五嶺餘經綸疑好在俎豆更何如一寄梅花使潸然淚滿裾

高太史潘水部同集北山韜光菴晚歸湖上作

騎馬出江滸徘徊祇樹林探奇攀磴險載酒入
雲深地敞聞香氣峰廻隔梵音天迦三竺迥烟
漲六橋陰竹逕千盤轉松關萬壑臨蕭疎驚墜
葉昏黑送殘禽泉響參禪理旛飛見佛心夾堤
燈火亂平野月光沉山水欣相契烟霞喜共尋
何嘗謝簪紱招隱碧山岑

丙申元日十韻

於越行將半平湖坐復春驅馳容髩改偃蹇歲
華新鳥囀寒初破雞鳴夜向晨梅花何處渡栢

葉異鄉人甲第紛生色辛盤各獻珍風和先送
煖雨細不飛塵舊俗懷南土新班憶北宸感時
多局促對酒謾酸辛衰朽關何事飄零嘆此身
王程猶未已來往更迷津

憇海珠寺八韻

水寺依秋爽虛亭載酒凉蚌開江月白龍蟄浦
雲黃作對疑沈陸何來嘆望洋風傳仙梵杳烟
裊佛旛長重疊千家市參差百尺檣乘空眞蹈
海眺遠欲浮湘潮落摧斂室霜高壯蠣房憑闌

鄉樹外客思正茫茫

董崇相進士南歸暫過潞河言別作此送
之

少小原同學飛騰各一時風塵吾自老書劍爾
何之雪積漁陽道氷堅潞水湄烏饑號凍木魚
冷閉霜池日晏放衙晚天寒下漏遲貧猶堪貰
酒冗不廢譚詩宦況干時失交情閱世知乍逢
眞作喜欲別更成悲鴻鴈春前信雲山夢裡思
十年京洛客愧說鹿門期

過玎璫嶺即博南山

灌木千章合岩花三月深泉聲盤嶺急雲氣結
林陰駐幰方危磴褰帷復遠岑嵐光添秀色靈
籟發清音不盡搜羅興其如汗漫心計程無百
里問徑有千尋臃腫圍奇樹軥輈語怪禽未須
愁擁擕頗已懨登臨西塞狼烟定南天鴈羽沉
嘯歌還不廢聊此散煩襟

宿大覺寺

香臺眞寶地精舍即珠林縹緲旛幢氣微茫鐘

磬音經函度嶺遠僧臘入山深到處還飛錫逢人或布金雲花消暮露貝葉結嵐陰色相夫何染塵緣了不侵偶然參正果聊得證禪心樓迥燈還暗山空漏易沉皈依元自昔墮落到于今借問西來意無言只自吟

冊立

皇太子禮成志喜一首

彤庭開黼座寶冊下青宮衆意歸元子天心啟聖衷岐嶷眞異質仁孝自家風學以承華進人

非恃望通十年虛睿眷此日仰宸聰禮樂鋪張別衣冠拜舞同寵應均內外澤已遍疲癃佳氣時輝映祥雲更鬱葱策無勞四皓計或藉群公九廟歆天表千方想宅中小臣瞻拜切望斷日華東

人日立春

旅舍逢人日江天又蚤春青回堤柳潤香破隴梅新苦酒同兒醉辛盤次第陳三年長客楚八口未歸閩簫鼓閑何事晴明卜此辰形容吾漸老來往愧風塵

寄宜兒十六韻

楚客漂零久殷勤寄女書更無忘告語好自惜居諸適體終宜布充腸不厭蔬田間寬責課縣裏早完儲麴蘗防酖毒樗蒲絕燕胥西樓千卷在東廓一廛餘梅過先披蠹春來急種魚唯當希曩哲愼莫學狂且世路多艱險人情有齟齬交游休太廣問訊未應疎當室非安逸承家要拮据勗哉崇令德行矣樹嘉譽入市毋張蓋之

郊謾駕車澆風何用習豪氣也須除獨退元無競深藏固若虛臨風頻囑付不覺淚沾裾

西樓全集卷八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九

五言絕句
閨曲二首
雨
旗山雜詠五首爲林道翹學憲賦
魏宮詞
竹亭
怨詞二首
自君之出矣四首

宮中怨二首
西湖雜詠八首
馬上逢俠客
長干行二首
古意二首
九冄山雜詠四首
石鏡亭二首
西樓全集目錄卷九終

西樓全集卷九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纘緒仲訂
孫男爾纘天士重刻

五言絕句

閨曲二首

別郎纔幾時轉見儂懷惡空庭風雨聲坐對繁花落

其二

別淚不可揮淫淫似流水怕說黃金臺金臺千萬里

雨

高齋十日雨岩花開復落曉起望西山愁雲黯相薄

旗山雜詠五首爲林道翹學憲賦

肅臺

灌木縈層臺倚杖窮清眺儵過蘇門人便作蘇門嘯

玄亭

寂寂草玄亭日午花陰靜載酒人不來雲掩藤蘿逕

振衣臺

高臺出林杪客來時振衣山翠千萬重徙倚暮忘歸

岳秀亭

亭子在山椒四望清江暝谷鳥時一鳴忽動幽人興

西崦

一逕出西坂徘徊日將夕芳草沒人長唯有牛羊迹

魏宮詞

月照漳江水風吹西陵樹輦路草已荒夢魂自來去

竹亭

亭深不受暑四座浮綠雲但須痛飲酒何可無此君

怨詞二首

西風白露寒江上芙容老繁華能幾時漂零一何早

其二

一夜西風起蛩聲處處愁凄凉霜後葉怨殺洞庭秋

自君之出矣四首

自君之出矣正值瀟湘秋思君如晝且夜夜啼不休

其二

自君之出矣望君無時回思君如風燭淚盡心始灰

其三

自君之出矣不覺羅衣換思君如藕花根爛絲不斷

其四

自君之出矣殘燈照孤影思君如琴絃秋來轉淒緊

宫中怨二首

君恩不一面棄置今如此憤恨大長秋歲選良家子

其二

正苦秋夜長宛轉不成睡只消宮中漏使妾容憔悴

西湖雜咏

龍井

古井砌寒泉畝之不盈勺夜半雲忽來恐是破

龍窟

石屋

石屋深復深白雲在其下別自一洞天誰是棲眞者

蘇堤

散步蘇公堤桃花雜垂柳山色暮復朝猶云昔人有

放鶴亭

草色翳荒墳梅花開復落坐久忽忘歸長天唳孤鶴

湖心亭

會心豈必遠拄杖見湖光纖塵渾不到乃在水中央

十錦塘

春色散芳原繁花爛如綺何處看花人尋春却來此

飛來峰

奇峰失其名但識猿啼處何處忽飛來千年不

飛去

冷泉

溪淺不容刀寒泉瑩如玉泠泠清客心聊以濯我足

馬上逢俠客

相逢易水上惆悵無一言忽然分手去走馬向平原

長干行二首

妾家在長干門枕橫塘水自小慣乘船隨潮采

蘭芷

其二

日高采蓮出日暮采蓮歸西風吹浪惡濕盡綺羅衣

古意二首

水上芙蓉花零落在秋浦芳魂不自持芳心儂獨苦

其二

池上與君別池水清可憐只消一滴淚枯殺滿

池蓮

九門山雜咏

毘盧閣

禪榻不成寐虛疑風雨聲曉起問山僧磵戸流泉鳴

古佛洞

古洞何年鑿現此眞兜率至今山谷中猶自聞天樂

華嚴洞

梵閣拄層巔雲開山銀牓下界聞晨鐘疑是諸天上

玉峰塔

寶塔夜放光塔中藏舍利覓得身外身了此義中義

石鏡亭二首

山頭寒日落樹杪孤雲飛坐對江天晚漁舟猶未歸

其二

落葉響空亭江光翻石壁時聞風水聲似有牛羊跡

西樓全集卷九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

七言絶句

競渡曲二首

觀音閣口號

熊尉祠二首

寧夏凱歌四首

閩中元夕曲四首

三月晦日送人之安南二首

西湖櫂歌四首

宫怨四首

東庄晚眺

邊西歌

西夏歌

懐林熙吉

得家信

燕京元夕竹枝詞四首

送人之徐聞令二首

長門怨

長信宫

青塚

楊白華

馬嵬驛

宫人斜

紅葉怨

金谷園

薛濤墳

蘇小墓

江上重別惟和兄弟

別瀚公

江上別諸兄弟四首

天游觀讀陳价夫徐𤊹陳鳴鶴林應起壁間作悵然寄懐

度分水關二首

嚴陵釣臺二首

西寺訪朗公不遇聞有天竺之行二首

舟中寒食二首

姑蘇別玉生二首
別玉生後風雨大作復成一絶
同彥貽晩至惠山看二泉一歃而去
官橋懐古
郵亭見殘花
春盡
秋宮怨二首
夏日聞鶯
發芋原時振狂追送江滸贈以六絶即席
歌之欷歔淚下舟次楊青有懐賦荅六
首
潯陽懐古
哭張函一廣文六首
西湖雜咏十首
觀海十首
遊仙曲四首
約彭山人遊武夷阻雨大安驛撥悶三首
送閔壽卿山人遊武夷二首

建陽道中
武夷山下作
過呂梁
燕子樓
南旺湖
衰柳
寄陳子巽太學二首
春日雜興十二首
夏日雜興十二首
秋日雜興十二首
冬日雜興十二首
爲林山人悼妓四首
再送士文
黄昭質武部與試還　朝買廣陵羅姬同
載戲贈二首
丁酉紀事五首
壽游子介二首
官詞十首

三月晦日宿安德
荔枝曲十四首
爲林熈吉題冊子五首
張明府貽紫花布
長沙寄家信
阮江道中
入鎭遠
羅憲副署中叢桂忽降甘露爲賦二絶
哭徐惟和十二首

哀牛
平播凱歌四首
寄宜春張令
湧泉寺邀江廷尉孟憲副盧叅戎宴眺五首
昆明署中菊花將放余客句町不得一賞
寄孟憲副
過通海石門
李留後邀宴挹漢亭四首
均陽署中壽朱水部
三月晦日襄陽道中
遇眞宫
柳梅祠
答楚王孫贈芍
答別朱季則四首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終

西樓全集卷十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纘緒仲訂

孫男爾纘八士重刻

七言絶句

競渡曲二首

十里湖光爛不收綠楊影裏采蓮舟歌聲唱斷西山色無數朱簾盡上鈎

其二

昨宵新水入溝河五兩風生水自波二十四橋車馬隘遊人齊唱采菱歌

觀音閣口號

觀音閣前溪水流觀音閣上行人愁天涯汗漫不歸去愧殺沙頭雙白鷗

熊尉祠二首

君是東南尉史才一時保障亦奇哉至今父老還祠廟曾說當年破虜來

其二

一劍功成三十年海門東去淨風烟而今歌罷迎神曲白馬橫戈亦可憐

寧夏凱歌四首

義旗西指落攙搶花馬池頭鼓角聲露布飛來報 明主誰知元帥是儒生

其二

將士如雲歌入關平明奪得賀蘭山軍前一夜旄頭落莫放重圍片甲還

其三

黑雲擁日壓城頭赳赳元戎寔壯猷臧盡鯨鯢築京觀邊人從此罷防秋

其四

軍中饗士日椎牛戰勝歸來盡拜侯自是 廟堂神武在黃河依舊護秦州

閩中元夕曲四首

今宵雨霽動新凉短拍長歌夜未央學得崑山齊按節還珠門外月如霜

其二

遨來女伴轉三橋歌舞叢中落翠翹歸去春閨
愁不寐更無腸斷似今宵

其三

街頭寶炬夜初開一曲新詞怨落梅怪底佳人
好粧束鬪山廟裏看燈來

其四

繡幙珠簾曲宴開梅花影裏玉山頹也知春色
濃如酒可忍燈前不醉回

三月晦日送人之安南二首

憐君匹馬向交州尊酒河橋肯暫留一日春光
應自惜滿天風雨不勝愁

其二

銅柱南頭問去津片雲片雨捴愁人殷勤看取
長條柳明日相逢不是春

西湖櫂歌四首

楊花如霰柳如烟宿雨初收水拍天惆悵西隄
春十里紅妝人在木蘭船

其二

荷花千柄碧層層湖水漣漪散鬱蒸待得晚凉
風乍起不知身在玉壺氷

其三

漾漾波光蕩綺霞滿天風露冷仙槎夜深爽氣
侵人骨齊傍菰蘆看月華

其四

湖上西風吹鬢寒澄瀾閣外雪初殘扁舟暫艤
梅花島縹緲瑶臺十二闌

宫怨四首

金屋花開囀早鶯闌干倚遍綵雲橫東風似解
愁人意傳得晨朝警蹕聲

其二

春風暫到洗粧樓宫柳凝烟翠欲流自笑眉顰
還似柳不知若箇更多愁

其三

采采芳蘭手自紉可堪清怨翠蛾顰仙部别院
教歌舞一度春風一度新

其四

銀漢光澄寶曆嬌瑶臺寒逼紫霞綃但敎月色
長如此贏得嫦娥伴寂寥

東庄晚眺

雲黯郊原萬壑哀淸尊落日共登臺林鴉散盡
愁將夕分得前山紫翠來

遼西歌

島夷橫海躪朝鮮都護提兵出塞年若說奇功
唯議欵何須千騎更行邊

西夏曲

花馬池頭烽燧開黃雲遥掛賀蘭山輕裘自有
羊開府不遣胡兒得近關

懷林熈吉

旗亭別酒未成懽一望青山更渺漫幾對秋風
便相憶長安月色不勝寒

得家信

鄉書半載不曾通夢隔江南回鴈峰今日書來
情更惡沉吟不敢便開封

燕京元夕竹枝詞四首

西山霽雪散輕寒㛹㛹東風玉漏殘齊向天街
逐歌舞五陵春色月中看

其二

東華門外錦層層爭看流蘇百子燈寶炬燒殘
天未曉碧欄干上露華凝

其三

十里笙歌十里春梨花落處度香塵滿城珠翠
紛如綺怪得年年結束新

其四

御苑東頭燈市開游人如在錦雲堆從來 帝
里風光好日日看花㪺醉回

送人之徐聞令二首

送爾單車入海隅石門山色下雙鳧江南驛使
尋常到庾嶺梅花得寄無

其二

雷陽南去路悠悠大海廻風天際流莫道宦遊
非故國衙齋一樣荔枝秋

長門怨

一入深宮暮復朝碧雲寂莫夜迢迢若言衰貌難承寵何必黃金貯阿嬌

長信宮

長信秋風暗綺羅玉顏憔悴淚痕多空將舊恨題團扇不及昭陽子夜歌

青塚

胡塵漠漠暗琵琶寃魄猶憐漢路賒豔骨不銷千載恨隴頭青草蘸黃沙

楊白華

楊花點點逐殘春飛出宮牆踏作塵一望南天消息斷東風愁殺倚樓人

馬嵬驛

羯鼓聲停軍夜呼君王倚杖更踟躕蛾眉宛轉一朝盡猶憶宮中私語無

宮人斜

朔却泉臺無復春珠襦零落暗生塵當時亦有承恩者墓草由來一樣新

紅葉怨

惆悵西風搖落秋多情却寄水東流由來一葉輕如許載得宮中萬斛愁

金谷園

逶迤步障曲藏春歌舞回頭迹已陳惟有河陽山上月當時曾見墜樓人

薛濤墳

三尺荒墳傍狹邪墳前流水遶桃花花開花落東風老惆悵空林棲暮鴉

蘇小墓

油壁青驄不再逢西陵猶有幾枝松傷心怕問錢塘水潮去潮來無定蹤

江上重別惟和兄弟

驛路風吹楊柳枝江雲江雨不勝悲也知遠道終須別借得離筵駐片時

別瀚公

風雨蕭蕭江水渾離亭相對共銷魂知師不作人間別笑指楊枝無一言

江上別諸兄弟四首

舟前握手盡離觴日暮烟波正渺茫疋馬蕭蕭
西去路江風吹鴈不成行

其二

驛樓分手卽天涯一望雲山使我悲客路風塵
從此去故園尊酒是何時

其三

江上流連幾日程隔山愁聽鷓鴣聲天寒日暮
不成醉楊柳依依是此情

其四

久客歸來不盡懽尊前無柰別離難他鄉亦道
春光好恨殺花開秪自看

天游觀讀陳价夫徐𤊹陳鳴鶴林應起壁
間作悵然寄懷

何年採藥入名山玉女峰頭控鶴還今日獨來
人不見白雲芳草水潺潺

度分水關二首

山頭風雪水浪浪遠道其如客鬢霜咫尺關門
分楚越可堪今日落他鄉

其二

馬首西行關吏迎回頭雨雪杳江城出門便覺
風烟隔聽得山歌是楚聲

嚴陵釣臺二首

當時脫屣入青山一着羊裘永不還但說塵緣
從此斷更留蹤跡在人間

其二

風塵作客思依依滄海猶存舊釣磯今日臺前
重惆悵扁舟此去幾時歸

西寺訪朗公不遇聞有天竺之行

春風一棹語兒溪楊柳低垂鳥自啼孤錫不知
何處落白雲遥掛武林西

其二

門前日午不聞鐘師去西湖第幾峰咫尺禪關
不相見更從何處問南宗

舟中寒食二首

楊柳春風綰暮潮姑蘇城外繫蘭橈更堪客裏
逢寒食故國音書久寂寥

其二

惆悵佳辰草色新桃花處處度芳塵画船簫鼓
隨流水目斷橫塘十里春

姑蘇別玉生二首

日暮山深聞鷓鴣可堪尊酒共踟躕姑蘇城外
分携去一片風帆下太湖

其二

襆被西遊一劍開春風吹入道場山憑君莫戀
烏程酒醉臥苕溪不肯還

別玉生後風雨大作復成一絶

匆匆解纜不知愁別去只如雙淚流一夜夢回
風雨惡片雲東斷是湖州

同彥貽晚至惠山看二泉一歃而去

春雲漠漠水潺潺客到應誇嫩玉還昏黑更期
峰頂望隔林烟磬響空山

官橋懷古

官橋故薛地田文食客處也

稷下風流說孟嘗高臺曲沼亦荒凉只今惟有
官橋柳無復當年俠骨香

郵亭見殘花

繁花落盡怨殘春漂泊還隨客路塵縱得東風
好相惜看來終是異鄉身

春盡

客舍蕭條對夕暉更堪春盡野花飛馬蹄欲逐
殘春去不信春歸客未歸

秋宮怨二首

瑟瑟涼風吹玉珂銀屏寂莫奈愁何可憐月落
芙蓉冷一夜秋深墜葉多

其二

露下銀床落井梧捲簾愁聽夜啼烏怪來秋色
淒凉甚知入昭陽殿裏無

夏日聞鶯

綠暗郊原楊柳斜客中倍自惜年華春光已逐
東風去怕聽鶯聲對落花

發芋原時振狂追送江滸贈以六絶即席
歌之欷歔淚下舟次楊青有懷賦荅六首

江頭惜别不勝情一曲陽關黯自驚兩岸蕭蕭風雨惡那堪更聽斷腸聲

其二

勞君相送出江亭水色山光共杳冥今日回頭天萬里扁舟寂莫過楊青

其三

一别江樓楊柳新於今飄絮逐征塵不堪更渡黃河水風起沙飛愁殺人

其四

我客天涯女索居山中生事近何如可憐春鴈歸飛盡不見南來一字書

其五

一室蕭然越水濱山人原是白龍君蘆中何處尋踪跡夢斷江頭千頃雲

其六

聞君欲作粵東遊庾嶺梅花黯自愁但使出山嘲小草可能容易客羅浮

潯陽懷古

楓葉蕭蕭江上秋琵琶一曲不勝愁淒凉最是潯陽水落日無人只自流

哭張函一廣文六首

風雨蕭蕭易水濱圖書千卷盡堪焚淒凉一夜文星殞冷落西山幾片雲

其二

廣文齋冷客偏多岸幘相看只醉歌怪得今朝車馬絶酒壚寂莫更誰過

其三

伏枕經時病未蘇一尊相對謾踟躕花開花落須臾事腸斷燕山舊酒徒

其四

一片青氊宦計疎生涯蕭索更何如篋中猶喜遺編在半世辛勤為著書

其五

醉來白眼太憑陵處處青山與可乘化去定應遊帝所逢山亦有酒如澠

其六

汶水東廻仰岱宗風流還許躡仙蹤君今歸去
迎陽洞衆作長栖日觀峯

西湖雜咏十首

何處飛來靈鷲峯白雲長鎖翠芙蓉坐看東海
扶桑外湧出金光千萬重 鷲嶺觀暾

其二

石罅流泉一派清井痕苔冷露華生渟泓疑是
蛟龍窟試聽夜來風雨聲 龍泓激玉

其三

月隱空山雲亂飛夜凉零露濕人衣梅花開落
春如舊不見湖邊放鶴歸 孤山梅月

其四

靈隱山前風怒號松林遥接北峯高游人馬上
聞天籟魂斷揚州八月濤 九里松風

其五

湖頭春晚草萋萋烟水微茫鳥亂啼欸乃一聲
人不見小舟撑過斷橋西 六橋烟櫂

其六

鍾聲隱隱暮烟油天竺三峯高見海潮一片餘霞
散成綺幾回誤作赤城標 三竺晚霞

其七

桃花亂落水濺濺無數殘紅積水邊自是芳華
人共惜縱令飄泊亦堪憐 桃溪春雨

其八

仄逕懸厓日景微淋漓空翠落簷暉洞門詰曲
深如許惟得雲來逗不歸 石屋晴雲

其九

湖上微風生晚凉舞裙嬌引藕花香木蘭轉入
花深處鏡裏誰知不是粧 彩鷁紅粧

其十

水邊楊柳弱如絲嬝嬝東風不自持十錦堂前
千萬樹宜人最是早春時 錦塘春柳

觀海十首

鹽官城外海雲平烟水茫茫風日晴飛度弱流
三萬里金鼇頂上看潮生

其二

曨曨曙色掛扶桑貝闕波翻紫電光百道霓旌
齊上下金輪湧出水中央

其三

早潮初縮散晴烟極目波光淨可憐海上神山
皆歷歷雲中露出小如拳

其四

蜃氣微茫海市開紫雲千頃擁樓臺波平風軟
澄如鏡親見仙人三島來

其五

朔風吹雪散芙蓉只尺雲開掛白龍千片銀冰
何處落潮來推倒海中峰

其六

雪裏嵯峨秦住山山前流水日潺湲可憐徐福
求仙去一逐樓船永不還

其七

千層巨浪欲西馳駕海橋荒砥柱欹怪得神人
能驅石不教秦帝見安期

其八

海畔諸峰雪未消瑶臺石室更岧嶢罡風吹落
瓊花冷目斷銀河一水遥

其九

憑欄一望靜無波烽燧樓空晝掩戈見說承平
無外事不須瀕海更防倭

其十

長隄百里嬌如虹香火猶傳砥柱功一帶桑田
鹽滷地茫茫滄海正流東

遊仙曲四首

弱水茫茫清淺流蓬萊西是鳳麟洲玄都不隔
尋眞路親見仙人十二樓

其二

金闕崚嶒白玉都紫雲千頃夜模糊丹房不下
葳蕤鎖竊得眞形五嶽圖

其三

彩雲爲障玉爲橋一夜隨風度海遥淸露滿身
雙袖濕碧空何處坐吹簫

其四

邀得仙人蕚綠華蒼虬齊駕五雲車瑶池此日
重開宴飽看蟠桃千樹花

約彭山人遊武夷阻雨大安驛撥悶三首

誰憐風雨路行難百道飛流馬上看咫尺幔亭
何處問洞門深鎖白雲寒

其二

緘書爲報武夷君玉女峰頭幾片雲莫道山靈
能妬客不妨笙磬雨中聞

其三

溪頭水漲欲迷津日斷虹橋彩幄新莫便移文
廻俗駕同遊元有住山人

送閔壽卿山人遊武夷二首

曾向金山結草亭人間聊復託沉冥虹橋却赴
曾孫宴一曲遊仙夢裏聽

其二

十年對客說長生買得靈山隱姓名它日丹成
生羽翰蓬萊鸞鶴坐相迎

建陽道中

宿霧初收散曉霞清溪百里帶晴沙山城却訝
霜風蚤一片楓林二月花

武夷山下作

昔年曾謁武夷君踏盡峰頭千片雲今日幔亭
山下路虹橋仙樂不相聞

過呂梁

水驛蕭條楊柳黃荒郊風急雁啼霜不驚流沫
三千尺薄暮輕舟過呂梁

燕子樓

惆悵芳塵黯舞衣小樓春去落花飛可憐粉黛
成黃土愁見東風燕子歸

南旺湖 汶水至此北流入衛河

榆柳蕭蕭兩岸秋片帆千里下齊州客中欲寄
思鄉淚汶水從今却北流

衰柳

殘枝瘦影不禁秋幾樹傷心湖水頭爲惜婆娑
生意盡更無茂苑舊風流

寄陳子翼太學二首

十年客路太參商望盡天涯各斷腸今日燕臺重攜手不堪惆悵淚沾裳

其二

蕭蕭朔雪暗燕關歲晏風霜凋旅顏莫惜十千同買醉酒壚猶未遜河山

田園雜興并序

宋范石湖田園雜興諸詩大槩寫吳中風土蒸唐人竹枝之流前輩典刑致足念也余夏仲過家偶從居田叔餘得一通讀之

自快因舟次閒暇率爾效顰飯飣吾鄉故事比于里巷之曲分為四景各十二章要令田畯園丁人人可歌而已但范先生時已退居一廛橫塘之上僻如老農老圃無非實際余方逐物役何敢作英雄欺人郎山中故業日就荒蕪又安得此貌言而稱之雖然余本措大起于田間犁鋤斧柯幸自無恙異日山隈水湄此景不乏使稚子每歌一闋輒舉大白浮之罰余炊笑之脫近借以解嘲丙申八月晦日識

春日雜興十二首

茅舍新移近水涯東風送暖到山家不知春色今多少一樹棠梨先著花

其二

犂出郊原計耦耕溪橋獨立雨新晴今年不怕春無水聽得山鳩第一聲

其三

送神未已復迎神午夜堂中花燭新去歲秋田

贏十斛不妨多釀醉比隣

其四

官府行春咽管絃大家齊到甕城邊就中一種田間曲貌出村粧絕可憐

其五

十戶齊輪斂福錢元宵風景樂新年神前燈燭光如許忙殺村童夜不眠

其六

花朝前後是芳辰相約東村賽社神但願今年

田地好再來烹宰共嘗新

其七

土膏欲動雨連綿布穀聲聲催種田試向隴頭
高處望犂鋤都到北山前

其八

春雨霏霏春日遲田家纔及插秧時山歌十里
聲如沸絶勝吳儂唱竹枝

其九

寒食郊行作勝遊桑間處處有啼鳩人家澆墓

歸來晚折取松枝滿檐頭

其十

墟里蕭條三兩家短牆土舍自橫斜居人不解
蠶桑利一片荒山但種麻

其十一

莫道山家生計微荷鋤力作不愁饑春來喜得
多陰雨韭菜長青芥菜肥

其十二

雨後新茶及早收山泉石鼎試磁甌誰知另前

峰頭產勝却天池與虎丘

夏日雜興十二首

四月陰濃梅子黃田家摘取滿傾筐也知市遠
無珍果一任兒童日飽嘗

其二

三耘已了暫從容消息還應問老農但使北風
休作惡今年穩取十分冬

其三

原田高燥不通潮無奈前溪取水遥聽得桔槔

聲未了淋漓甘雨竟連宵

其四

朝來忽聽采蓮歌別浦龍舟競渡多社裏平安
無箇事不須巫媪爲驅儺

其五

門外方塘水欲平短蕪是處有蛙聲不知黽黽
鬧何事一夜嘈嘈聒到明

其六

炎蒸天氣日偏長赤脚蓬頭也不妨記取明[illegible]

應作雨午來田水熱如湯

其七

槐陰茂密柳陰凉石枕方床一夢長直到日斜纔睡覺好風吹送野蓮香

其八

紅綠參差露氣鮮荔枝今歲正當年山居清福堪消受飽食還教樹下眠

其九

平疇百里菜花開勾引蜻蜓蛺蝶來謾說村庄無好景大家看取錦雲堆

其十

山中睡起片塵無獨對南薰草閣孤更喜單方唯一味晚厨清暑有香薷

其十一

買得腴田作越田誰知土產與時遷今年苦熱越槌短聊足家供不賣錢

其十二

小池一畝傍田居半種蓮花半種魚客到不愁供具少打魚沽酒擷園蔬

秋日雜興十二首

東菑一望黍離離却喜旬中風日宜大暑開倉收穫早連延直到立秋時

其二

牛女年年說渡河良宵瓜菓乞靈多天孫賜盡人間巧野性從來柰拙何

其三

七月晡時雨候齊乍晴乍晦鳥爭啼前村刈稻須乘早莫待淋漓水拍隄

其四

秋深禾黍各登場雨後還思插晚秧一歲再收纔得食水田幸不畏年荒

其五

種田得穀亦奔波狼藉其如鳥雀何但得好收從爾食筭來折耗也無多

其六

西風將雨淨泥塲礱下旋聞新米香喚取隣翁

相對飲一杯慙愧老農忙

其七

明月團圝似鑑開中秋好景暫徘徊滿街燈火紛紜甚何處童孫鬬塔來

其八

隴頭風緊日西懸村底兒童放紙鳶看到上頭亦喝采微茫一點隔秋烟

其九

白鴈南翔天雨霜山中風景入重陽鄰家乞得

茱萸酒見說東籬菊正黃

其十

水田十畝芋苗肥下有蹲鴟可療饑爐火煨來還供客農家生計未全非

其十一

紫艶紅英一丈高花開眞足伴持螯客來共醉東籬下莫道微君不姓陶

其十二

風味爭傳佛手柑奇香原自壓江南時人且莫輕題品蘋果楊梅總不堪

冬日雜興十二首

十月山中氣尚溫小橋流水傍柴門隔林煙樹青如染不比江南黃葉村

其二

東風漸漸破寒烟數點梅花着水邊自是炎方剩得暖遊人却愛小春天

其三

採得冬青釀酒香尾鐺煮出更清凉纔傾一盞

陶然醉不減仙人碧玉漿

其四

楓落霜酣柑子黃西風吹動滿林香行人馬上看如繡此是南中橘柚鄉

其五

平楚烟銷霜月高滿庭叢竹共蕭騷坐來不覺衣裳冷添得簑衣當布袍

其六

客到流連且命觴殘燈無焰不禁霜辟寒最有

茱萸飲罷酒還須橄欖湯

其七

颯颯西風雲欲崩荒郊冽氣人憑陵呼童速縕
荔枝火此物由來不耐冰

其八

飛霰紛紛臘巳殘凍雲蕭瑟閉柴關兒童不識
風霜苦爭向溪邊疊雪山

其九

茅舍初成覆草新土炕無火莫嫌貧老翁曝背

前楹暖閱盡人間富貴春

其十

郭外罡風吹帽寒滿空飛雪更漫漫朝來失却
前村路壓壞溪南竹數竿

其十一

閒居無事惜年華玉屑頒來野老家知道臘前
春信到試將消息問梅花

其十二

簫鼓喧闐夜復除村中生事更何如雞豚蔬菓
家常有不待山妻隔歲儲

爲林山人悼妓四首

十季走馬狎平康買得名姬獨擅場一自鳳簫
聲斷絶不堪重覩舊衣裳

其二

妝成金屋貯蛾眉一夕花飛不自持唱罷新詞
更回首愁人無柰月斜時

其三

對面陽臺路巳分傷心何處覓行雲芳魂不逐

蘅蕪夢郤得仙人李少君

其四

琵琶絃絶綺羅灰杜宇千聲喚不回見說孤墳
荒隴上春來依舊野花開

再送士文

滿天風雨怨離群客舍鶯聲不可聞此去亦知
非遠別薊門殘雪又逢君

黄昭質武部典試還　朝買廣陵羅姬同
載戲贈二首

維揚佳麗古名都艷質堪酬明月珠笑向乘閒
彈一曲侍兒元是小羅敷

其二

寶馬香車擁翠鬟滿空風雪不知寒恠來桃李
花如許更買芙蓉帳裏看

丁酉紀事五首

勅使身齎金虎符但言開採足邊需誰知閭里
蕭條甚淚盡中州柱史疏

其二

兩宮新建太輝煌鋪設還須七寶粧却恠海南
珠貝盡不教　天子坐明堂

其三

經旬好雨慰三農　聖主先論禱祀功玉帶蟒
衣兼寶鈔中涓捧出大明宮

其四

琢成玉石巧盤蓮力盡千夫不肯前請看殿中
方寸地算來多少水衡錢

其五

千群緹騎護中宮朱押黃封濕未乾三百店房
都鎮却傍人不敢舉頭看

壽游子介二絕句

金門聊復託沉冥始信東方是歲星乞得大官
甘露酒與君長醉莫教醒

其二

俸錢盡給酒家胡但對青尊不用沽更勅後房
歌艷曲隔屏齊唱鳳將雛

宮詞十首

日侍金輿奉至尊椒風幸有別承恩同來女伴
俱零落含淚花前不敢言

其二

越綺吳紗別樣紅分明繡出百花叢中間更有
飛龍錦御手先頒第一宮

其三

綺閣瑶房午未開侍衣宮監各徘徊醉醒展轉
無人覺鸚鵡傳呼直日來

其四

可憐傾國寵方新花謝花開亦有因夢隔蘅蕪
消息斷武皇還憶李夫人
其五
露布朝馳自海東　聖皇歡宴萬年宮梨園齊
奏平蠻曲竟是何人汗馬功
其六
鑾輿避暑九層臺賜扇含風巧樣裁齊說今年
工製好韶青特勅守臣來
其七

閤門初啓日西沉曲宴流連夜漏深忽報外頭
封事急何方鑛使貢黃金
其八
明堂勅遣大長秋妙選民間第一流且喜婚期
將卜吉朝朝瑞氣傍龍樓
其九
中官走馬捷如飛内監傳宣盡賜緋昨夜新添
第九女大家拱手賀皇妃
其十
永陵宮女白蒙頭却憶當年侍冕旒寂有　今
皇能繼武太平垂拱不曾愁
三月晦日宿安德
客路傷春夢屢驚殘燈蕭瑟臥孤城可憐春事
今宵盡不見流鶯一兩聲
荔枝曲十四首 有引
舟過吳閶彭輿祖以王百谷茉莉曲見示
翩翩竹枝餘響既抵虎林阻雨無可散悶
者戲作此曲擬之閩人伉直不能爲楊梅

左袒恐百谷見之又笑汝高癡乃爲草木
聚訟也彭輿祖客閩中久業品嘗之當助
我口實不妨作鴻門項伯耳
其一
鳳皇山下荔枝園擇日開林市子喧一百銅錢
分一擔平明奔進合沙門
其二
纔交小暑月頻催一夜驚看錦繡堆乔起香風
過城郭人人都道荔枝來

其三

紅如鶴頂大如杯奪取頭籌滿擔回更怕午前日色惡齊將青葉蓋頭來

其四

火山先出試嘗新只好山限及水濱酸沁齒牙形味劣果中比作埽除人

其五

荔枝高樹倒垂簷十尺長竿兩刃尖摘下但憑多少喫飽來還有水精鹽

其六

稍頭狐鼠捷如風夜驀經過樹樹空高結茅樓敲竹夾曉來添得照山紅

其七

麻繩高弔小筲籠上下盤旋西復東且喜今年風雨少荔枝個個不生蟲

其八

千株傍水各成行半是豪家郭外庄最好五更乘露摘啖時猶帶露華香

其九

珊瑚滿貯水晶盤疑是仙人絳雪丹飽食日須三百顆石林無暑夏堂寒

其十

金盆瀲灔碧波妍一道霞光照眼鮮何似婕妤初賜浴玉肌三尺浸寒泉

其十一

綠袖紅綃錦隊齊豐肌甘液壓枝低吳兒可是饒輕薄錯把楊梅共品題

其十二

萬樹搖風翡翠苫不妨對客日千枚城中諸品垂垂盡猶有吳航勝畫來

其十三

海中仙品果中王爭說多情十八娘月旦不知誰第一看來畢竟狀元香

其十四

千林摘盡荔枝殘蜜漬鹽醃更晒乾不分側生能損價可知輸却玉漿寒

爲林熈吉題册子五首

斷橋荒徑草萋萋千頃流雲錦水西石磴如盤
分席坐隔溪番柳聽鶯啼

其二

不待開帆不待潮枯槎聊當木蘭橈也知身外
無餘物只有詩囊共酒瓢

其三

松風颯颯散江臯攜得瑶琴手自操一夢醒來
清病骨不須枚叔賦觀濤

其四

山逕荒凉閉夕陽隔林香氣識僧堂鐘聲隱隱
磬聲寂供罷清齋禮法王

其五

積雪初晴寒未消杖藜獨往意蕭蕭苦吟却得
梅花助不忝風光在灞橋

張明府貽紫花布

雲間細布紫茸花乞自開門令尹家擬作華陽
高士服青山隨處弄烟霞

長沙寄家信

路出長沙秋欲殘逢人再四報平安謾言書裡
多珍重繞過湘沅寄信難

沅江道中

征途千里入湘沅何處看山不斷魂最是楚江
秋色裏可憐獨少一聲猿

入鎮遠

沅江南轉萬峰齊回首愁雲隔五溪只説夜郎
天欲盡單車更指夜郎西

羅憲副署中叢桂忽降甘露爲賦二絶

憐君叢桂小山傍那得金莖露可嘗但向枝頭
聊一吸不須神瀵與天漿

其二

香風颯颯夜無塵幾點如膏露似真欲乞刀圭
消病渴馬卿元是倦遊人

哭徐惟和十二首

鄉音半載不曾來偶到開緘意屢猜忽報徐生
凶信至碧雞昏黑夜猿哀

其二

憶得臨行話別時床前娓娓坐譚詩单車纔指

湘沅路回首南天事可疑

其三

屈指交情二十年高山流水動相憐眼前無復

知音賞對客那能不斷絃

其四

長安慷慨酒人群俠氣憑陵欲吐雲易水只今

寒色甚悲歌千載不堪聞

其五

月鎖孤齋萬竹寒秋風吹斷碧欄杆筆床茶竈

俱塵土一夜嚴霜摧紫蘭

其六

平生結客少年場咳唾如雲語自香玉樹摧殘

人不見凄凉寶玦夜無光

其七

當年三謁武夷君夢入峰頭鸞鶴群便學徐仙

同坐化罡風吹散幔亭雲

其八

十年書劍走天涯五字翩翩五色霞一自玉樓

賦成後彩毫零落不開花

其九

一領青衫未破除誰令曼倩老公車槿花易謝

瓊花死冷落南州孺子廬

其十

寂寂幽居郭外扃憶君命駕坐寒汀年年烟月

無窮恨都向山陽遂裏聽

其十一

浪說犁鋤隱是真眼前丘壑更何人酒壚雖在

河山邈花落花開不見春

其十二

西南萬里乞歸遲他日墳頭哭豈知留取長松

堪挂劍白雲何處更相期

哀牢

馬頭鳧嶂帶崇嵐客路驚逢三月三莫道去家

今萬里此身還在大江南

平播凱歌四首

義旗西指陣雲開親領雄兵百萬來帳下兜徒齊授首千年廟社一時灰

其二

勢窮還據海龍城鼓角無聲馬不鳴莫倚舊時香火約行圍半是水南兵

其三

山後山前百道攻忽驚飛炮火連空城頭萬炬明如晝知是誰人第一功

其四

可憐死士浸如雲樓櫓連山一夜焚自是運籌歸幕府果然西塞勒奇勛

寄宜春張令 本嘉

宜春山水豫章西一夜猿聲過五谿忽憶美人花發處楚天無際暮雲低

湧泉寺邀江廷尉孟憲副盧叅戎宴眺五首

一逕青山十里遥白雲谷口坐相邀不須呵殿驚村女拄杖前頭只酒瓢

其二

山隙流泉激雪飛石巖嵐翠濕人衣旛幢不動柴門閉日暮老僧何處歸

其三

石邊水出忽濺雲飛瀑潺湲曲曲分試向蘭亭問陳跡風流還說右將軍

其四

新釀貞成竹葉青一尊相對共沉冥芒鞋踏遍

雲山路笑倚峰頭木末亭

其五

遊興離披酒興豪醉來白眼闘風騷江山勝蹟應如此可道登臨有我曹

昆明署中菊花將放余客句町不得一賞寄孟憲副

惆悵東籬花事新臨行鄭重託西隣孟公本是龍山客借與陶家作主人

過通海石門

層厓迢遞水潺潺嵐翠淋漓渺靄間客子不知
天萬里裏帷疑作建溪山

李留後邀宴把漢亭四首

漢江如帶柳如烟亭榭新開閣道連上下闌干
三十六分明天際出青蓮

其二

楓林瑟瑟正深秋雲散徐看漢水流日晏轅門
刁斗靜柳營月色度空篌

其三

大旗獵獵馬蕭蕭仗外青山送酒遥一曲鐃歌
人盡醉甲光如水劍横腰

其四

城頭突出小崆峒三楚繁華指顧中莫怪朔來
多氣色林端雙闕郎潛宫

均陽署中壽朱水部

開徧蟠桃春未闌仙人飛珮玉珊珊太和山玉
無供奉乞得玄君九轉丹

三月晦日襄陽道中

一夕春歸柳蹭催天涯遊客自徘徊大堤飛絮
紛如雪并逐東風去不回

遇真宫

真仙羽化去人間鐵杖金衣色尚斑丹竈不留
天樂杳更餘遺跡在空山

榔梅祠

榔梅花老樹凋殘曾耐東風幾歲寒自是瑶池
天上種奇葩那許世人看

答楚王孫贈菊

竹影蕭蕭散早衙滿庭秋色簇黄花南山只在
東籬下愧殺柴桑處士家

答别朱季則四首

江頭飛絮白漫漫客子將歸春欲殘漢水東流
經鄂渚思君不見獨憑闌

其二

萬頃波濤萬斛舟牙檣如戟狎汀流夢中迷却
巴陵道春雨春風無耐愁

其三

挹漢亭前春可憐使君醉態逸如仙酒壚徑作
河山隔明歲相逢若箇邊

其四

五年辛苦逐邊州客况蕭蕭不可留遠道關心
何日到還家龐得荔枝秋

西樓全集卷十終

西樓全集卷十一目錄

序

刻李善文選註序
刻世說新語序
承天府志序
廣東丁酉鄉試錄前序
雲南庚子武舉錄前序
雲南庚子武舉錄後序
雲南庚子敘齒錄後序

雲南庚子武舉敘齒錄後序
雲南歲貢敘齒錄序
雲南貢士錄序
湖廣武舉鄉試錄序
湖廣武舉敘齒錄序
吳明卿甔甀洞續藁序

西樓全集卷十一目錄終

西樓全集卷十一

關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illegible]士[illegible]重刻

序

刻李善文選註序

自李善治文選最稱洽聞其後五臣更爲訓故猜緣其舊而刪潤之不能什一於是六家並列總雜不堪辟如贅疣徒滋詬病乃近世復變爲

詞爲纂省煩蕪而存簡要取于約而易讀李氏之書幾同秦焰矣夫昭明之爲選由春秋以迄齊梁其辭綿麗其義奥僻其字轉借而多奇韋習白紛曾不知其所入李氏廣摉博釆曲鬯旁通貌不必合而脉合理不必合而趣合猶車之有指南也官之有鞮譯也且無論其他即所稱引自六籍而外稗編緯書百數十種皆藝文之所不傳縉紳之所罕覩眞足以備漁獵廣見聞號之日書簏不虛矣夫以撰著如昭明可謂[illegible]鑒而世猶或廣之乃知意見不同各持其是善之中廢不足異也余嘗謂古人未可輕故籍未易議笑前哲之匪工忘已事之已拙豈非畫蛇添足勞而罔功者哉余雅欲爲李氏恢復舊業亦好古者久之行部過袁宗得朱邸故刻既多魯魚又苦漫漶盖以分合屢更或非其質矣乃求別本參互訂之擇工鋟板須之學宮序其梗槩如此

刻世說新語序

瑯琊王氏兄弟表章世說於是人挾一編卽三尺之童無不知有晉故者吾獨惜奉常之批評點竄畧盡而窺豹爲嫌司寇之刪補模擬似工而續貂見誚夫亦好異之累而千慮之失也袁氏善本出於放翁舊物具在贅詞何取輒爲刋其謬誤刻之楚藩夫晉室南渡競習虛浮士以曠達爲宗朝以標格相尚風姿特秀則揖讓而取公卿名理粗通則雍容而躐顯貴及其敗也小者迄以亡身而大者乃至覆國是非人七之

股鑒與顧其中事則誕而多奇辭則婉而有致宅心物外塵俗之態自消壯志山林烟霞之思彌結江左風流於今爲烈吾將引之以資吾舌而更借之以濬吾趣如山之殽也澤之腊也以飯飣八珍三俎間有餘味矣且亦足以愧世之羶慕而蠅集者爲叙其所繇刻云

承天府志序

承天故安陸州幅幀僅僅其後以封建顯制度稍崇　肅皇帝由藩邸入繼始改爲郡割荆門

諸州隸焉比於首善煌煌登三輔而上之矣承天大誌紀龍飛則詳叙文獻則畧盖各從其重也夫王迹所基帝業斯熾文治既起名世相望乃八十年來闕而不宜夫非守土者之責與東吳孫守君流郡之明年蝨賊既去民乃太和爰輯前聞補兹闕典其筆削取於獨裁其義例治於郡國凡五閱月而告成事不佞適入郢則屬不佞序之我　國家兩都遞建辟之豈鎬規模閎遠何論漢京楚當南紀實維侯服今乃以湯沐之故進而與京兆同宮闕不移鐘簴如故是興王之地磐石之宗也王氣欝葱山川拱衛天運地靈於斯爲盛中興而後　聖神代作休養生息亦既有年士嬉于絃誦民樂於畊耘有司循行郡邑坐卧而理之優游覆載之内孰知其功邇者水衡告急利孔四開貂璫持黄紙錯繹於道不采金于山則榷貨于市諸啣命者不深惟德意一切錙銖取之吏不得職民無所聊生毒流于衣冠而亮震于陵寢楚俗慓悍易與爲

亂諸無藉不逞之徒閧然並起漢沔之間洶洶者久之幸　上明見萬里之外亟更置其人鏟其羽翼爲奸者特　勑部院大臣填撫之民以寧息彼一時也中涓四出徧於十五路氣焰無所不張臺臣日告變　上意堅持之顧於楚何汲汲也篤祜繩武持危定傾豈枝葉是庇而縱其斧斤廟堂之上能一日忘根本之慮哉人臣幸而在事值維新之會與民更始承酷烈者易爲恩代湯火者易爲德維持調護與上下相安

期無負　三學在天之靈臣亦藉手以追於潛
責此乾蠱之義也作者之意豈惟紀事之爲哉
兢毋寧使上焉者壓燕翼之謀下焉者奉紀綱
之役庶幾乎有基無壞云爾不然其文則史抑
又何所取裁乎志爲卷二十分數三十有九掌
故具矣地本侯封不足當列郡五百年而聖人
作巍然天子之都志龍飛第一春秋之季諸姬
食於楚漢晉而下遷徙不常卿雲見於翼軫之
分爲之兆矣彼疆此界舊籍可稽沿革第二分

野第三攷古第四疆域第五東由大室西自江
陵江漢朝宗美哉山河之固靈秀與區非　聖
人孰能當之志山川第六城郭第七形勝第八
思皇多士維周之楨況在舊邦宜崇廟貌禮重
美報非有功者弗祀郡縣分轄各有司存鄉有
聚市有集民之所由生也志廟學第九祀典第
十公署十一鄉市十二郢爲澤國群五方之民
獷悍憑陵其天性固然誅求既竣歲有逃亡厥
田下中半爲魚鱉之穴供億浩繁山澤無所出
志風俗十三民數十四田賦十五徭役十六方
產十七河伯爲政公私鮮升斗之儲西北多山
東南多水盜之藪也誰能去兵餙厨傳治橋梁
賓至如歸民不病涉志倉儲十八兵防十九郵
傳二十津梁二十一潛沔之交四顧皆水鄉以
隄爲命脩築無寧歲咫只之地瑕勢且土崩志
隄防二十二漢江如帶岵山如礪分地建國諸
侯非一家政歸岳牧是在守宰庶寮秩秩惟潁
可書志封爵二十三官秩二十四宦蹟二十五

世稱楚材什五郢產也薪之槱之莫非國棟風
流儒雅爲世作程自楚有騷繼美者衆矣志制
科二十六人物二十七藝文二十八二氏之教
與儒者相出入苟可勸善異端何有志寺觀二
十九仙釋三十獨行之士逍遥物表漢陰之野
高風可尋女貞子孝邦之紀也志高士三十一
貞孝三十二清溪傳於鬼谷玉泉著於浩然君
子所過者化何必故都史述九流不拘一概志
僑寓三十三方伎三十四蘭臺丹井陵谷未湮

鳳港石城芳華尚在幽岩遂黎峭壁崇崗三淵七澤可俯而闚志古蹟三十五勝槩三十六妖由人興業不自作五行之應蓋亦不誣朽骨可灰高名未泐樵蘇不禁何以慰仰止之思志祥異三十七古冢三十八傳存外紀好古者所不遺要以後博識廣異聞亦史氏之例也志雜志三十九不佞聞之史有二難無徵者不信不尊者不從是志也稽之故實則聞見足徵裁之主者則耳目不貳故足術也吾請懸之國門與都

人士共之

廣東丁酉鄉試錄前序

皇帝二十五年天下復當論秀于鄉而東粵乃在南服去京師八千里而遥　上先期命臣原岳偕行人臣嘉訓往典試事臣固司農之常隷也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恐不給敢有越思臣朝受　命而夕飲氷簡書是懼既　陛辭而南忽忽不知所爲計入其疆則巡撫御史臣某飭百執事而待之而前御史劉某所禮聘自四方及臨事而推擇者皆集同考則通判臣某推官臣某某教諭臣某某提調則左布政使臣某右布政使臣某監試則按察使臣某副使臣某而御史監臨焉時奉新例加峻簾內外罔或不虞乃合提學副使臣某海南提學副使臣某所簡士三試之臣預戒分校諸臣某毋靳目力以盡士技參伍覆之期無掛漏既得儁七十五人録其文似者以獻歲在乙酉　上始分遣廷臣于天下省試于是臣寔舉于鄉今且一紀矣臣遂以

諸曹郎靦顏從事夫臣既以末藝欺主者劣兒收其敢以臣之陋質爲諸士勸惟是束髮受業斤斤而守之奉爲功令而以臣知學時覆今之文十不得一也以臣應鄉舉時覆今之文十不得五也文章之敝可謂月異無論耳目所及而變易若此臣又安所憑依而題其甲乙乎里婦之嫁也布裙椎髻操作而前異日遣其女即勉强塗澤而羞澀彌甚毋寧劾田間妝乃不失故步耳故臣於士雖不敢爲矯枉之過概收其虛

腐者苟其格不雅馴辭不正經即新鋭可喜姑
且置之何者便辟巧笑非里婦所習也今諸士
羔雉具在籍上禮官稍有不當有司索其瘢而
繩之臣無所逃罪幸而得免而二三輕儁之士
恨臣之見擯直嘵嘵然抱不平其必曰夫夫固
俗吏惡知士且又惡知奇士也夫使臣一身上
不憂　廷議而下憂巷議臣之慮始窮臣之心
良苦矣自　明興二百三十餘年寔唯休隆之
運　列聖之所培植久而始鬯賢才輩出溢而

不可勝收　廟堂之上亦且怯于議用而勇於
議舍即五嶺之間譾籍居半斯皆曩時耳目之
臣　上所自拔而用者也　上既難于一賜環
之命而復歲以壓弓旌之使此夫棄璧投珠而
別尋環異臣愚不足以知　上指然　主上寧
舍已試之臣而求之未試之士斯其瘠瘵焦勞
無所不至而所注意于士者亦良重矣京考之
典　世廟僅一再行未幾而報罷至今　上遂
爲故事一届期侍從之臣乘傳而四出不惜煩

[illegible]得人爲縣官用　詔書每下未嘗不以釐
文體正士習爲言三五申令不厭鄭重以今多
材之世豈乏此戔戔也者而効之而尺幅短長
又果盡先資之言眞能裨于殿最乎况其以誠
辭進也是　上寔重士而士自輕之也盖今天
下之所推爲嚆矢而視以左右袒者宜莫如吳
越閩楚之士其奇險頗僻亦足以駭四方而使
之易嚮粤以隔在海隅聞見無所染猶知繇質
而守其經臣亦得循故步而求之差不相遠今

既從吳越之士程才而進矣夫今粤士與吳越
之雋抳要爭奇未必勝也假令粤士範馳驅而
逐於康莊之途則粤故不後三吳之文繡也豫
章之材也荆揚之金也非粤所產也象之齒犀
之角香沉水而珠媚川天下珍之旅幣無方夫
孰非鉅麗之觀也與哉爾粤士茀易之母悖先
訓毋奪時趣毋鶩險而鬬捷毋含璞而露琢世
有知之者且亟收之曰此南海之寶也異日者
以備任使蔚爲國華乃不負　朝廷所以重士

之意耳且也天威孔赫災異頻仍　陛下側席思審沛然與天下更始士由斯而展采遇合已奇其何以佐下風而宵旰夫翼運回天匡時贊治匪異人任乃士也臣聞古之明君每遇天變輒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臣幸藉茲役庶幾得其人焉而應　明詔臣願借子大夫以待命于公車矣

雲南庚子武舉錄前序

自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當事者率言武功

疆場之外介胄之士爲政其在荒服人騎射而家韜鈐萬曆庚子滇當比士御史劉公既羅諸明經者拔而貢之至十月後開武闈於是中丞陳公久鎮茲土赫赫壯猷無競惟烈一時材官介士咸感激思奮御史約束中令如故事張侯立表杪馬步射闈而問方略焉登其額者三十人士既錄其以職事例有載言我　國家十三司隸滇於西南爲極邊中原冠帶之區縉紳先生肝衡而談禮樂視武事贅疣耳乃若邊陲荒裔夷玀雜處無日不尋干戈其于兵也猶饑食渴飲也則奈何贅疣視之且也　高皇帝先平中原繼取楚蜀已取黔最後取滇皆百戰而後服然既入版圖則安嚮而不動獨滇屢反覆至假重臣而世守之猶曰羈縻以此知滇地險阻夥際易生士未可一日安枕國未可一日弛兵也不佞竊嘆明興養士二百三十年文武二科遞重而不廢計其所爲得士之效則文士十五而麤武士十一而緫試屈指永宣以來名世之

臣輩出內安社稷外固邊圉紀燕然之石勒太常之銘皆拔自賢科卓然可紀而武科以功名顯者大約不能相當至新建靖遠遂以文臣而開爵土乃近日遼左川西之役亦皆儒臣尸之夫爾龍平日挾弧矢而志馬上勳意氣甚壯未嘗不謂此嘐嘐者直于楯鼻上磨墨檄之一有緩急率諉於王者而不敢以雁行則又何用此贅疣之不左視之也今試士於騎射業見其技武士於籌策業見其才文質具矣異日在行間

必不肯以勳業讓人則安所決策哉或者見外
難稍寧妖氛漸息謂爾輩將無所試其奇然遂
左之事識者尚不能無隱憂而西北自跳梁未
已士患無其具不患無竪立時上之分茅胙土
次之專閫建牙出奇制勝爲國家効死力真介
輩事兒置之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夫以中
材之士而當干城則其養之者素也况爾邉士
家世談兵者乎其爲干城何可勝道哉毋使人
謂滇士勇于名而怯于實也升之司馬且有推

轂子者耳

雲南庚子武舉錄後序

凡視學使者法得兼督衛士良家子羽林健兒
與郡國諸生並採擇以備縣官之用云歲庚子
十月當杪武錄旣成其幸而在事宜有言于末
簡我國家文武並用取法于成周屬承平日久
勢不能無軒輊彼以詩禮起家徒持文墨議論
求多于馬上於是介冑之士益詘沿習而靡其
孰能不波識者思所以剤之未能也今以儒學
之俊隱約黌序之中竭力而嘔精無所不漁獵
而或坐槁以死爾介冑稍或穎出輒登壇建節
爲萬夫雄故稱遇合則介冑易而縉紳難士少
隸學宮輒操之如束濕幸拜一官直吹毛而求
之爾井鼃之夫不盡拘以文法使貪使詐一切
得從便宜故論約束則介冑疎而縉紳密在令
甲文臣無世祿而武臣有世爵苐勤尺寸之勳
則子若孫享之勿絶文臣即尊貴乎不再傳而
止矣故較恩澤則介冑寬而縉紳狹國家内治

責之公卿外圉責之將帥雍容坐理賢者無所
見才一旦有警汗馬者重矣故核功實則介冑
急而縉紳緩夫廣其貢額疎其文綱優其恩數
而重其委寄　上於爾輩不薄寧言詘也雖然
士能自伸則詘伸也士不能自伸則伸詘也邇
時名將宜莫如戚少保元敬賢少保南塘倭北
拒胡横草之功勒于五熟之鼎　上至以文臣
之爵爵之而一二縉紳號文章家者亦爭引之
爲重夫使士以功名自奮不以結援爲名高異

日而㽞社稷勳節文士勝也其後如其不然鬧難色變齒齪若轅下駒閼閼逢迎徒以金錢而買寵夫先自詘已何以求伸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豪傑之士豈借貸而後顯鑠乎維今歲文學博士濟濟而稱俊者一之二什九不佞所統治也藉第令入爲名臣出爲名將文武之道交伸以爲重使四方見而艷之曰滇士則彬彬矣使者不佞願徼寵于碧雞金馬之靈以諸生而免于皐盭士謹毋自詘也

雲南庚子叙齒錄後序

萬曆庚子雲南序齒錄成則直指劉公業序之矣而不佞以視學故例贅一言於末簡我 國家招定南土滇最後服輒肆其毒於文告之使憑陵而莫誰何至以大軍臨之而後下盖綏懷若斯之難也明德翔洽無遠不屆自不佞奉璽書而揔治之山箐之間無所不窮歷南至於句町西極於哀牢重峰叠嶂黑水惡溪瘴霧停午不散而衣冠文物在在有之青青子衿絃誦之聲四徹不佞於是益嘆文敎之盛曁於幽遐矣夫以滇越在西南陬中原之人不身履其地以爲遐方絶域氣候與齊想風日之駘蕩則詫爲慘凛聞山岳之崢嶸則辱爲怪僻覩花木之滋秀則指爲瘴厲大率欲抑之而不使與中國伍乃今省錄傳於四海與吳越爭勝于毫釐之間退而省其私長長幼幼儼然鄒魯之舊抑何斌斌爾雅也此豈山川之靈人力所通也乎哉聖化遠被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一道德以同俗重譯可格況爾 聖祖所[illegible]理之國二百餘年受恩承化之深且久乎宜其有禮而文也雖然文已盛者實或衰禮有餘者衷不足士一從鄉薦同升諸公兄弟之好不啻其身迫於子若孫猶遍藉而締世講此眞可謂異姓而骨肉矣他日在事或不盡然不佞且不忍極言以窮人心之變然未可以古道期諸士大夫謂心如其口也故識者憂之謂以今視古名則益厚以古視今俗乃逾薄質之不存文焉用之今爾諸士之

試於有司挾三尋之矛秘抖若風雨終不遺力而讓能既錄名而彙征乃各還其布衣昆弟之心共敦夙好持此而服官同心同德協恭和衷庶幾可以杜求多者之口而滇始伸于天下不然事不由衷以面皮為肺腑不以心競而以力爭至于張陳凶終蕭朱隙末則又何取於是斷斷者之為且閭巷之人不知齒讓為何物然而守望相助患難相恤此非有飾也苟諸士以名讓而實為搆毋論鄙啻所羞稱得無令此輩謂吾黨為面謾徒豪舉者乎則病者乎不佞於諸生不欲以華言相告願以規焉

雲南庚子武舉敘齒錄後序

國家以禮讓為教士莫不凜凜務名高非獨矜紳能也即介胄之夫素椎少文亦且慕說古人而習於讓蓋承平以來文之盛也久矣萬曆庚子滇武士入彀者三十人已復倣文士以齒先後錄而請序焉夫搢紳先生纚趨而尺步磬折而脩容其於讓齒[illegible]天性也御介胄而馳者汗馬挽強棐激用[illegible]叱咤則山岳動搖指揮則風雲變色餘勇可賈唯敵是求此寧有人於五步之內哉亦乃屈其雄心委蛇揖遜講昆弟之雅司馬法不聞乎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史也蓋不佞觀於春秋之際人習於兵戈智相譎而力相戕何知禮讓然而緜上之役范宣子以讓先諸大夫汰如欒黶不敢為忮也迄於數世不失諸侯彼棄禮讓而尚首功貴少而賤老則蠻貊之俗春秋所擯矣故曰軍旅有禮則武功成又曰讓德之主也讓之為懿德德讓也者先王所以相接而不相侵陵者也郤至免胄而趨風楚王以為君子子玉剛而無禮蔿賈策其必敗則豈必瞋目盛氣以無道行之乃為勝其任而愉快乎哉是故桴鼓相聞旌麾相靡陣有堅瑕勢有強弱吾以身當其鋒觸險無所避此以不讓為讓者也至於幕府上功人人自奮退然如不勝衣吶吶然如不出口不道平吳之事不伐江南之勳此以讓為讓者也其不然者過

難而退見利而前暴如虎狠如羊直豪舉耳則柰何拾文士之啗餘而粉飾之爲且爾諸士什九將種也其先世皆一時鵲起於草昧之秋子孫相承以至於今復爲同籍由斯以譚則所稱世好矣異日同心同德立尺寸之勳上以報天子下以報先君則斯錄也庶幾久要者乎夫文士以齒懽其勝質武士以齒懽其勝文要以由衷而出歷初終而不渝則文武異道其揆一也二三子勗之哉如不吾信則有侍御公藥石之言在

雲南歲貢叙齒錄序

今　上廣厲學官搜求雋乂則閒五年合郡國士既廪者盡試之拔其尤於是少年之士莫不競奮而遲暮之士詘焉既又念士久困佔畢不能自拔偃蹇無復之直坐槁耳則爲罷前議行歲貢如初盖　上側身求賢而尤曲體士心至於如此歲在庚子應論州郡士滇東西就試者六十人凡資深而文稍不悖者輒收之使者不佞思所以廣　上德意而不欲求多於諸士取於備貢額而止工拙無論也士既錄則各叙其家世而講爲兄弟甚驩刻成屬不佞以片言弁之夫滇之俗半雜夷僰椎結而居閭閻之間慮無不挾氣而思鬭卽二三青衿號爲雋秀而頗出齊民者亦不能洒然盡攺其俗名相搏而利相傾無復有廪廪德讓之意且無論其他爾諸生投牒而來一正一陪二耳其中各有物相持而不肯相下不佞私心鄙之而今一旦忽釋其爭競之心而敦久要之好得無以故事應而非其實也乎哉夫志同升偕世講此其名甚美藉第令以故事而已要其實曾不如路人又何庸此靡文爲也居嘗屈指諸生旣廪之期其多者且三十年少亦不下十五六年而此三十年間所經升沉榮辱不啻百變屢蹶而屢起屢挫而屢更或者一敗而不復振盖不勝其俛得俛失之心而爭端於是始矣顧爾三十年於此屢蹶屢起屢挫屢更然得者竟得失者竟失苟妄意

覬覦則并其故物而失之勿忘勿助乃底於成此靜躁之辨也故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諸生勗哉毋自畀其格毋自錮其精同心同德各効其奇有禮而無飾有厚而無私庶幾哉無負　朝廷所以廣厲之意而是錄乃不爲飾辭不然　上又何靳於少俊之士而惓惓於若輩爲也

雲南貢士録序

余視學之又明年當會貢之期於是合滇東西

五十七杪之士久次者如故事試之以備貢額大率循其資而收之非以藝相甲乙也覆其文近似者不能什一閱其人少壯而强者亦不能什一余盖有慨於南司成近疏曰國家鄉貢之典本爲遴才今乃不以賢賢而以老老余竊傷之夫周官之法諸侯每歲貢士於天子賓而興之以需縣官之用彼其時建掀揭之業出爲王佐皆老成耆德之士也漢唐而下少雋者前矣夫古今人非不相及而取効異者何也余嘗妄意以爲古之士難於進而厚於積今之士易於進而薄於蓄古之君子明經待用卽紛華無所染隱約巖穴之中卓有以自負者其精內嗇其神內完徐而應之無所不効今之君子自束髮而慕功名其途甚廣其欲甚侈心鐘而不勝其求意欝而不勝其逼盖旣老而精巳消亡矣辟之芒刃藏鋒歛鍔善刀而藏之一發於硎何不快意焉藉第令未成而試不缺則折耳此輕於用者也則今之士何以希蹤古人余猶憶諸生

時見諸曹偶初餙於學宮意氣勃勃久之屢試屢挫不能無耗磨無已則企足而待期未卯而求時夜强拜一官齷齪盤辟亦自見爲意得徒爲少年姍笑資余何忍見此於爾諸生也又安能使當事者肯以老老易賢賢令諸生應貢而上公車其壯者不妨以科第自見卽不然亦且爲人師帥儼然擁皐比於青衿之上指而號之曰師模師模願稍自奮毋爲人口實寧使人謂使者雖老老猶不失賢賢之誼以此爲諸生解

剿是使者之幸也蓋貢士之法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使者貢士至再傲不傲使者無所逃罪其惟二三子之故矣

湖廣武舉鄉試錄序

國家文武並用要在網羅豪傑以佐縣官楚固才藪于今爲烈武昌蓋都會之區如循其名非獨文德茂矣萬曆癸卯士與計偕侍御應公業紀綱而籍奏之亡何而有武闈之役則公爲政楚當刻削之後上下洶洶少司馬趙公受 上

特簡輟樞務而多方撫之中外敉寧作率彌厲於是王公在蜀胡公在郧李公在虔郭公在貴竹節制爲勞風猷丕赫亦多士鷹揚之秋也爰合十七郡良家子材官六百餘人比耦而較之拔其什一儼然足備行間矣自承平歲久率諱武而右文其於武備名爲綢繆豫計若不忘危而實則贅視之漸銷漸滅不使兵勝于食弁而冠者陽若進而與縉紳伍而陰則痛抑之不使得抗顏于二三大夫即武舉於鄉外亦珍重其事精收其頡者而內實弁髦之於緩急無當也毋亦重熈累洽之餘內外安堵邊鄙少警亦旋發而旋罷人情習於惰窳見謂無事形安用此兜鍪爲諸兜鍪之以將才自命者亦錄錄無奇人滋厭之如之何能使武事重也楚則不然夫以 高皇帝威武鞭撻群雄如振槁然獨楚之僭僞號者崛强而不肯服乃至竭方張之力幾失而後勝之其後遂置寵王列藩衛而表湖山犬牙相錯何以故地重故也鑫厲慓悍從古則

然大率好勝而不好名喜亂而安變藉第令中原有故直攘臂而起耳難治易動是宜用威幅幔廣而姦宄伏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奈何褒衣雍容而理之很云偃武解髖髀而去斧斤胡可訓也今爾由騎射而進馬上顧盼自以爲人豪談孫吳策成敗磨壘盾鼻上自以爲無遺筴人且從旁詆之曰騎射一人敵也所稱古今纚纚陳語也爾又何以應之雖然法不虛立名不虛附有如爾輩射能命中貫七札而守楊用兵壹

傳古法運以方畧夫非干城之選與今武事誠輕武臣誠萎薾而不振然　廟堂之上未嘗靳封爵之典金印如斗惟有功者授之當事者固不欲弁髦爾爾茀髴之它日登壇灑然自奮庶幾豎尺寸功卽以杜輕詆者之口而遺推轂者榮施則不佞之幸也

湖廣武舉叙齒錄序

楚武闈既撤所采多武徒知兵之士業藉其名而獻之矣已諸生退而序齒彬彬焉敦世好而

講兄弟懽盖傳文士故事而緣飾之者也夫縉紳名爲以齒而文實不能勝情外締雷陳之交終搆蕭朱之隙高者競於名卑者騖於利此夫不戈矛而噉肌刺骨者也實之不存文將焉用之況於爾輩長鋏大劍思馳馬上勲意氣憑陵逢者披靡寧局促低眉作囁嚅之態且無論其不必由衷茀破陣之樂聞者方嘔吟而思關乃以襜帷之艷語當之不類彌甚雖然吾姑爲子解爾楚之先與晉世爲伉敵壇坫之上甘受晉寳月番涎於王敦之血而不得免而晉之所爲盟主佐者宜莫如士會賢趙文子稱之曰退然如不勝衣而已彼恃二廣之强將狠而無禮夫先自敗也已何以霸諸侯古者軍旅之禮什伍同爵則尚齒盖先王不以武備奪文教也類如此然則行闘之士寧獨以勇勝哉今觀爾諸士少者如乳鷹摩天盪雲壯者如老驥追風逐電亦足以稱雄而張楚矣行當專閫而建牙使少俊能持老成之慮者宿勿忘英銳之氣同心同

德强作功名有敗群者鳴鼓而攻之可也藉令逡巡情縮效文士之伎倆徒委蛇爲國容卽文士吾猶厭之何有於介冑也

吳明卿甔甀洞續藁序

吳楚山川瑰瑋甲於寰區楚以鉅麗標勝而吳以清佳取姸兩地操觚之士往往割其菁華之氣而洩爲文章大率楚取豪雄總雜爲工吳取婉約雍容見則求所以調而劑之未能也嘉靖之季七子雲興楚有明卿吳則元美此兩先生

者皆備光岳之精炳靈孕秀相與俯北地之業雄才大力既不崇其方言而又能交相劘以歸於正於是東南豪傑靡然從之兩先生遞執旗鼓若桓文者將五十年矣予不幸不獲事元美先生既後游楚則吳先生亦已捐館舍毋過下雉爲低回久之已從州刺史馬君得盡讀其續集而求其所謂劘者先生之文本之東京間有規模河東者古風樂府本之漢魏間有出入杜陵者吾不知其於元美何如獨五七言近體最

爲折衷而合律鏗然其音也雍然其度也商引而徵應經往而緯隨可謂兼至而獨詣矣詎肯兄元美而弟之也夫論材於楚不患其不充氣不患其不卑顧才之過也麗雜而鮮裁氣之縱也離披而無所底吾安能諱之先生之才無所不究然必反而麗之於情其氣無所不靡然必要而協之於則易世而後能使博學宏詞者不至輕用其所有餘感激用壯者不敢跳於一切而冒凌厲之戒則先生之功於楚大矣先生故有麗甄洞集行於世此則其季子[illegible]學續編而付之梓者劘刪之費馬君實任之季子名士良其詩得父膏腴刺史名攀龍素著循吏聲而旁及雅道尤足述也

西樓全集卷十一終

西樓全集卷十二目錄

序

康元龍詩集序
昕隱集序
閩詩正聲序
王子培詩集序
徐南璧集序
行卷小序
帝京篇自序
西平圖詠序
政餘蕪稿序
徐惟和集序
皇明十六傳小序
榷楚錄序
攖寧生日州序
題同年公約序
題同門送鄒先生冊首序
張咸叔詩集序

嚴氏詩話序
靖州盧氏族譜序
送參戎李將軍之清浪序
送何尉之武進序
送張大夫守嘉興序
送孫太守之路安序
賀劉直指奏留序
賀御史大夫陳公晉秩賜蔭序
賀直指劉公滿考特詔覃恩還臺報命序
賀司先生貤封大行序
贈大中丞周公擢大理卿序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二終

西樓全集卷十二

閬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天爵纘天七重刻

序

康元龍詩集序

自鄭吏部布衣於杜陵吾鄉人視爲嚆矢一時翕然從之第天質不同波流遂遠初沿開元終入長慶辭達爲宗愈墮惡道傳播四方見者嘔

噦則何以杜吳子之口也反正之功始於袁舍人而風雅之變盡於今日即余二三兄弟極力模古非大曆而上不譚乘方張之勢用不盡之銳所至分曹授簡海內爭下之矣後來之秀厥有元龍元龍本以程書著名僅出其餘而及聲詩大有唐風計元龍之爲詩纔一染指參之吾黨具體而微其意常有囁嚅而不肯出者一發篋而示吳人吳人輒左其袒藉令需之異日當元龍之業成懸之國門安知不有好事如瀟長源者走千里瀕首而稟繩墨者乎則閬山川且徼寵於元龍非獨不佞已

畊隱集序

余從祖子靜先生當　高廟時以遺佚徵不起削跡東郊結廬於竹溪之上即今所聚族而居者也一時名勝如王太史恭陳徵君亮皆航髒自喜先生以老布衣參之每一篇出無不擊節稱善而先生耽丘壑足不入城市其所倡和自數公外泊如也天既奪先生之後而猶靳其名

平生著述都已化爲烏有殘篇斷簡且與蠹魚共之蓋自先生沒可二百餘年世無知先生詩者夫非後死之責與從諸長老得先生集若干卷稍爲汰而行之先生古詩似陶韋有蕭散自然之趣歌行舒徐宛轉高岑雁行近體翩翩由杜陵以及錢劉無所不有亦可以傳矣今噉名之夫持行卷而遊公卿間不蹕而走四裔耳食者亦爭附之風流如先生獨令其湮沒佹與骨俱朽詎嘆吾鄉人之不善爲名也

閩詩正聲序

自新寧高廷禮選唐詩正聲行於世學士誦之勿絶楊用脩以爲出於閩人弗善也盖至於今選者日益衆其取旨日益鑿於是識者始服廷禮之鑒而信其持論廷禮之言曰詩者聲之成文者也情感於物發而爲聲忠厚和平可以被律呂中金石乃謂之正聲一切憑陵忿詈跳浪而不本於情則姦之屬也余閩中之詩唐世僅僅已其在 國朝大較可得而言洪永之間專

譚典趣則林膳部王典籍名其家弘正之時氣格爲宗則鄭吏部擅其譽至隆萬以來人操風雅家掇菁華道古本之建安挾操旁及三謝取裁準之開元寄情沿乎大曆典刑具存風流大邑一代聲詩於斯爲盛矣余不佞尚論先哲文獻足徵取其合者編爲是集大抵本高氏之旨以備一方之風而已既成乃弗能當也夫副墨托之藏山成書或以飼蠹秘者弗傳傳者弗廣求闕半豹先失全牛踈漏之誚寔所不免雖然舉爾所知以俟君子拾遺補闕宜不乏人則不佞以此逃罪矣

王子培詩集序

不佞束髮治經生言意氣勃勃弟恨不得一當王子培角前矛以進也盖久之始定交各盡其技懽然爾女相得矣於是子培益竒而窮時時作阮步兵面孔向人里中兒或謂子培狂生不佞獨謂子培非狂生也子培名精於其業以其餘治古文詞及聲詩麗甚而前里中兒者則又

怪子培經生而安得縉紳先生語往往目攝去嗚呼世方以耳視其何知子培狂子培而不狂余又何用子培哉君家女存固以諸生稱詩乃太倉沔陽二三君子爲之推轂子培所著作不啻什襲藏之而其所與游乃落落穆穆世俗所厭棄如不佞者余且重子培之狂也夫

徐南壁集序

三衢徐裕菴先生行其祖南壁公詩若文而屬不佞其爲序不佞竊謂當世以作者鳴旣卒業

則藏之名山俟所不知者何人然或零落不稱至同於龍威丈人之秘即百世而下有知巳者直且暮遇之乃若殘壁碎金業巳化爲烏有幸而有佳子孫掇其美而張之足令靈鬼骨香文人氣吐無論作者苦心而傳者之殷勤可念也徐公故正嘉時循吏阨於年不得竟其用生平所著述極富又阨於火不得竟其傳先生竭其蒐拮句詩之力於厥棄之餘蓋收者什一軼者什九凡數十年而後成書然亦寥寥矣孫王箴

有言精騎三千何必贏卒數萬哉不佞獨愛先生困於廣文寒氊如鐵而惓惓不朽之業使逝者有知當不寄慨於名山不佞所樂書以附于門下士之誼焉

行卷小序

余旣歸自長安則謝客之竹林舊里携筆床茶竈往也庶幾有賢豪命駕者乎則把臂入林耳更不敢道博士家一語而會屛居月餘足音殆絕孤輿無聊故態復作滔滔信腕便得二十首篇夫巳蹶于拆坂何取縱轡康莊哉不然敝帚而千金饗之是重余之愚也夫

帝京篇自叙

余自甲午夏再至京師僅閱歲而以使事出初入民部火發于臂日呻吟作楚如此者可三月巳榷稅東門拮据狙獪事面目都惡又可三月最後冒風雪走通州餉戍邊諸將士又旬日歸無何而淅漕之命下矣其間非苦病則苦冗欲一脩故業未能也而同年張函一先生與二三

曹偶結社於城西佛寺時時策蹇過從余間往會之日晏爲期丙夜乃散盍猶以冗故杯酒流連篇什間作傳示商榷徐付奚奴久之奚囊中漸滿余馬首且南矣旣抵吳輿受代几坐衙齋無事追憶往昔不覺技癢出故紙而錄之僅得百餘篇夫予所居者討曹耳金穀之不習而以風雅傳名高固未有心討嬴而能歌渭城者因書以志愧

西平圖詠序

滇蓋古西南夷地蠻夷部落錯郡邑而居所轄宜慰諸司取羈縻而已狠心叵測時時䛡文告而謀干戈要以處置得宜審機權而據地利鱗介頑嚚可舞干格也中丞陳公奉　上命撫滇最久公素負文武才又習夷情且熟其要害臨塞毎命將出師授以方略甚悉諸將退而私語公從枕席上度虜不啻身在行間茀按籍而從事如射高墉之隼罔不命中公既築諸關堡於三宜慰司與屯田爲百世利歲入殆千萬計遂

誅多僱礫丙測擒俘猛奉諸酋張官置吏與内地同海外酋長莫不慴服六詔之民是以太和諸縉紳大夫謂是役也制寇息民廣儲拓土盖閫外之奇伐史籍所不能該者也乃各爲詩歌以美之六月之詩曰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夫吉甫之于玁狁僅僅懲膺而扞禦之耳未聞闢尺寸之土詩人尚侈而張之公長駕遠馭版圖及於不毛此之爲功即吉甫無能爲役誠可歌也已不佞不獲與猷至之禮率而從諸大夫後讀其詩而想見其餘烈輒爲序其所繇如此公功高而不伐幕府上狀遂巡而不肯應廟堂之上久而有知之者異日彤弓之錫設鐘鼓而饗之其不斂猶能爲公勒銘於太華之石

政餘蕪稿序

余初入長安時李臨淮惟寅詩名大噪所交驩傾東南余方困公車業不能以前矛前也久之郎計部惟寅老謝賓客而宋西寧忠甫奕奕繼

之余與何公露時時過從諸子侯無不月攝忠甫矣最後余以郎署久次出視滇學始得黔國公先是公守滇界建大功勳名甚著而會意有所不可輒請告以公歸第公爲人方潔所居焚香而坐其視聲色若染之者既無他嗜好則日手一篇側弁而哦不休舍人竊窺之曰公將學佔俾爲儒生也耶所著爲聲詩壯麗爾雅沖然盛世之音今所傳政餘蕪稿其一斑也夫公侯世家雍容黼國不闕雖走馬則蹴踘冶遊爲樂

乃至屈首下帷潛心大業與詩人韻士爭千古之名此其意誠可念也古今所稱不朽非功則言故有志汗馬之勳者快心於狼望之北躭風雅之業者竭精于文藻之場然而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求之作者鮮或兼之臨淮西寧猶不免以文勝若沐公者可謂具體矣公年方四十春秋鼎富以其餘而肆力於文章吾未見其止也故不辭固陋而爲之序

徐惟和集序

徐惟和之起諸生也余方困公車慕之甚蓋猶未定交云又三年余與惟和偕計報罷始以博士業相切劘然余二人不專持其家言時時稱詩恨相知晚也惟和善譚論好結客風流爾雅人擅附之四方游士稍號能操觚至者輒主惟和惟和亦傾心應之不爲忤惟和既不第度於本業不無少廢而其自喜爲聲詩益甚竟以此沒年纔三十九耳其弟𤊹葺其詩若文章合刻之而以書抵不佞曰惟和已矣所不朽者則遺言在維亡兄平生稱契厚者莫如子其所期許以風雅代興者亦莫如子吾子將何以肉惟和之骨而千秋之不佞且讀且泣未嘗不浪浪沾衿也顧不佞何敢當惟和藉令不忘平生之言是誠在我余閩自林鴻王恭輩有名于洪永間海內所稱閩中十子者也歷百餘年而鄭吏部善夫繼之又四十年袁舍人表繼之乃他方之人余閩而持苛論者猶以吏部之寡於情而舍人之窮於變以爲恨今其集具在試取而隱其

名以附於古之作者吏部之古風不以爲曹劉之叅駕乎哉舍人之近體不以爲高岑之雁行乎哉乃惟和稍異是其學無所不窺其於古也無所不濊濯才有所必至則務旁引以盡其才趣有所必合則務根極以窮其趣大抵傅于境而麗于情諧于調而騖於釆出入六代之季而始終唐三百年之間句不累篇篇不累格假之以年吾未知其所稅駕矣惟和居恒喜說善夫先生而其化也亦與之同年蒲柳先零豪華都

嗟悲夫惟和又戲謂不佞吾黨苦心百歲後當有鑒賞者顧安得神遊而聽之蓋没未幾而王生若輒爲梓其集而行世即耳目所及固知異代之後有尸惟和者矣

皇明十六傳小序

自劉義慶之世說稗官家誦之勿絕大要弔詭之譚風流之餘緒而已然玄宗雅義往往藉之以行於世而貞觀初纂修者遂盡蒐獵以成一代之史蓋藝苑之精言而史局之別派也吾友

江進之雅以論著顯居常慕說古喆纚纚不休暇日則採國史中之奇事可爲法戒者大約彷世說之意葺爲十六傳而梓之謂不佞曰秘不易傳也冗不易竟也是編也僻之戎行夫非所謂選鋒也乎哉夫以漢之季也而晉之東即名德不乏微言具在顚傾覆之餘世道交喪言論風旨亦急切而少衷矣　明德方隆士習醇正善無近名惡無隱慝一二澹辭皆可書而誦此盛世之軌也異日發金匱石室之藏付進之以筆削之事此其前矛也夫

榷楚錄序

自稅使毒楚楚事幾不可支　上更命杜侍中代之一切與民休息民有瘳矣侍中既視事輒上三疏縉紳多稱之李留後將軍爲梓行以風諸御命而播雲者余惟　上於侍中之疏固不必一一報可即侍中諷停亦未必盡其意之所欲爲而侍中平生所豔說於名卿大夫者又不待榷楚而名始見吾獨喜其所謂内帑減上供

之稅下臣受孝順之名美哉斯言何其剴切而中窾也侍中故爲　上主藏書好文墨知大體其議論常依名節有俠烈之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由斯以譚信非虛語嗚乎楚爲湯沐之地寔惟帝鄉彼一時也上下皇皇莫必其命勢且瓦解矣一變而今日商安其業民安其居中間更禍爲福如反掌然信安危在所任哉

櫻寧生日艸序

往不佞一遘沈孟威於長安市中而異日之計

其人磊落爽朗奇士也無何而隸事民部則不佞與孟威同曹懽然爾汝相得矣每與孟威譚古文詞莫不抵掌而稱先秦之業語甚辨星斗覆而煙雲流也稍縱而旁及博士家言則又根極理要嚌其胾而咀其華孟威之言曰經義一小技耳王文恪唐中丞至以此而垂不朽學士誦之勿絕其精足傳聖賢之神而其粗亦足以發攄其獨見而騁其捷安得盡土苴之詆謂敝帚無當也又一日而過孟威得孟威所撰著若

而篇大率多二三君子語矣今縉紳先生習古文詞則畢畢經生業而訓故之儒童習白紛則視古文奇字如梵書不可曉乃孟威兼出而見奇遞建旗鼓令此兩家之士各屈首受功令此爲難非養盛宜不及此蓋孟威爲孝廉時雅與焦弱侯先生講性命之學其得雋于南宮也先生實拔之則求孟威者又在語言文字之外也

題同年公約序

歲在乙酉余同郡舉於鄉者二十二人同出師門共敦年好文酒過從晰夕靡間既後先入仕南北睽離尺素空緘寸心終鬱起居之音杳然慶弔之問或闕雖肝膽契分不假寒暄而形跡參商幾同楚越用刱斯議再申舊盟敢托久要永垂世講應行條例具載藉中不佞原岳僭題于首更有剩語且需後期方今二三兄弟宦情方濃游轍未息台鼎可居旂常斯勒稍待成功之日白首相看正値引年之時青山未老杖屨招邀琴尊其適會名眞率社曰耆英乃爲同志

同心有始有卒者耳

題同門送鄒先生冊首序

雲夢鄒先生爲考功時與陝州李先生各以其經分校禮闈錄楊松年等二十二人既於事而竣先生業已轉選曹矣先生一時所建白朝廷著爲絜令斤斤三尺守之於時弊孔幾絕而會先生念太宜人春秋高矣輒上書請告當事者雅重先生章屢格先生愈益堅凡三上而始得請同門諸生旣不能挽先生行則追送之河之

淯至戀戀不忍別夫先生出處之際非小子所知第以鳳麟之在山澤豈不稱瑞如必郊堧而後奇是雉兔之可豢而畜也故出則鳳擧入則鴻冥先生出處之際意念深矣先生既大造吾儕而生成之一旦決絶猶之免赤子于懐江漢之間徒望台垣斗牛之分虛占紫氣乃各爲歌紀別如左而命不佞綴數語以引其端

張成叔詩集序

逢掖之士往往諱言詩非不能詩也彼其越尊

俎而治庖見謂無當將屈首受正業斤斤三尺守之有一二慕古者或不勝其奇而染指焉則人爭曰攝之何用是豪擧者爲也句章張成叔謂否否道一耳訓故則理境之語也賦頌則情境之用也殊途一致安在其相悖耶盖成叔於兩家言各極其所主而兼擅其長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句章固多奇而四明寔仙靈窟宅道書所稱丹山赤水洞天上有二百八十峯毓奇鍾淑賀監風流領袖詩家正始其投老乞休猶勤人主祖道稱詩至今爲藝林盛事今成叔春秋鬥富異日以文章結知　主上如季眞之遇明皇不難夫非山川之助與成叔制義別有刻此一篇則正始之流出於佔畢之餘者要之技不止此也

嚴氏詩話序

詩話之流莫盛於宋由晚唐而五季間亦有之宋人布侯于杜陵議論爲宗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迨宋之將社也衣冠之裔十九化於腥羶鴃

舌侏𠌯於正聲何有盖國統垂絶而詩統亦亡矣獨甌閩之間有嚴儀卿者別具心膂嘐嘐反古稀漢唐而祖初盛慶曆而下禁勿譚從最上乘具正法眼其斯爲先覺也乎哉儀卿之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論詩者未嘗不沐浴其言夫昌穀之爲談也奥而奇元美之爲厄也辯而核元瑞之爲藪也博而麗自三子之書出而嚴氏若左次矣要以功在反正延如綫之脉以俟後人如一葦西來玄風大

邑亦安能竟廢之吾故併其集爲序次而行於世勿謂予閩人知管晏而已

靖州盧氏族譜序

范陽盧氏在北朝稱著姓迄唐不衰其重乃與人主相抗衡欲抑之而不可得今靖州之盧氏不知其所繇始譜自國初由青州而南徙者也盖以軍功賜爵遂世其官食釆而亢宗八世於玆矣夫干霄之木所受蔭者百畝其深根固本歴九曲而入重淵澤地之菌至不知其早晩何

以故無本故也盧氏之先凡三世而死於王事白溝東昌之功載在盟府其初以良家子起家最後輒加至都指揮使與世襲而總戎父子遂三世統兵夫人臣不難捐七尺之軀爲國家捍土士死鼓將死綏偉哉國士名與骨俱烈此之爲蔭豈特百畝而已哉君子是以知盧氏之後方興而未艾也譜創于閫帥君君居滇久歴著戰功幕府上狀所以推轂之者甚力其人倜儻好文譚兵之暇葺而傳之如此異日者登壇建節益侈先祖之美而張之盧之重不獨范陽矣譜斷自始封宗法也庶幾無遠冑之謬云

送參戎李將軍之清浪序

今國家名爲治安無事塞上諸虜海上諸倭皆以次率服惟是西南夷苗時或蠕動負固憑陵跳浪爲梗猶不能不上廑　廟堂之憂要以犬羊抵觸可鞭箠使也滇南李將軍生長西陲最熟夷情先是猛酋作難梜奉氏窺伺蒙永將軍佐幕府征之功次未上餘黨繼起於是有矣堵

之役將軍持殘卒不滿千駐順寧城下寇張甚部伍無固志將軍以計馘其魁俘獲無筭遂連破十三寨矣堵大定將軍功第一葢不倖校士于金齒之間所聞於父老者如此也　朝議錄將軍前後功持節護　顯陵稱留後矣郢固湯沐之邑寔惟帝鄉舊以列侯居守今特命將軍鎮之此其委寄誠重但承平日久林莽無他虞以將軍才武置之散地識者以爲非宜乃黔中自播平後伏姦猶熾疆界未定議論紛紜當事

者思得威名之將控制之竟以將軍治清浪兵叅大將軍事夫清浪爲貴竹門戸苗夷環山箐而居兇悍成習鬬不畏死日禦人於貨行旅斷絕欲大剏之信非將軍不可其風土荒凉兵衛单薄將軍卽才武豈能作此無米之炊要以先聲所震可以奪其魄而制其命不煩兵威守在四境此於將軍可耳國家報功之典謂何不佞嘗嘆國家之用人方事之殷也則賢者常見長至竭汗馬之勞而不得休息及事之緩也則賢

者常見絀投之磽瘠之地使之拂鬱而不能軍其究至使賢者消耗其雄心而不賢者益自爲身計又其弊至使卒伍之脂膏盡於主帥之手而中材之將反轉相倣效而成風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將軍好文喜士善譚兵其入郢也出其橐中裝日椎牛饗士爲樂已又斥其餘治臺榭日結客賦詩說劍爲驩卽清浪之命下于于然安之絕無困拂不樂就之意余以此益重將軍將軍往矣黔中彈丸地有陳大將軍開府於彼且得將軍左右之慮無不雍容奏功者則推轂將軍自此始耳

送何尉之武進序

國家弘薪槱之術期於廣收其用以備縣官其大者爲甲乙科次則歲貢士又次則掾史功曹鱗介羽毛可綱罟盡矣蓋周官有府史之屬隸之司徒而漢功曹率以文亡害至大官至我國家雖稍詘其用而一二頡出者亵然與甲乙科並稱乃今日益何寥落寡當也彼其耗磨於簿

書間玩愒於歲月循資如積薪待次若累黍甚者至三四十年而拜一官靦顏吏民上計畫無復之亦自見其名成亦自見其志效而不知精已銷亡矣夫國家卽詘若用亦何至別開一途急其名而緩其實若是也何君伯端少嘗業儒已棄去習法家言又浮沉冗局無簿書之苦其人少年伉爽一時交游多文學之士縉紳大夫無不推轂何君者何君之謁選銓曹容甚都主銓者固已目攝之及試其文律比精核取成乎

中又老吏不如也輒置高等尋以何君尉武進矣武進固毘陵一都會財賦所聚東南鉅麗緐逾武進者其民雜五方而居獄訟煩興路當孔道冠蓋日相屬爲令若尉不遑七箸主銓者謂何君才足辦試之盤錯耳何君干抓勤愼足以畢其長又少壯將有餘力不以此爲名成不以此爲志效要以自致其用以見奇試功異日推轂君者豈啻爲功曹時也蓋何君之爲功曹也寔涖事學宮不佞猶稱弟子員雅與君善卽選部葉朴齋公時爲令君也每見輒稱之曰安得此快吏然則君往矣一尉固不足以盡君第使人謂閩有人卽椽史多才不獨甲乙科也不佞與有榮施矣

送張大夫守嘉興序　代

漢世多循良之治郡守課最率入爲公卿其權無所不轄而才無所不効故得綜其治行而優異之明興文法詳而事權稍抑吏治始詘矣今江南列郡以百計宜莫如浙之東西列郡以十

數計宜莫如嘉興難治此卽漢之潁川渤海恣雎辟倪恨不得才如黃次公龔少卿者爲之國家不難破一切以酬其功以余覯於富順張大夫庶幾其人也大夫之佐司徒治辦有聲曹郎取受成卽有奇安所用守則專城而居得便宜從事如囊之錐頴且立見矣嘉興蓋吳越間一都會其所産絲枲之利足以衣被天下海濱諸邑魚鹽海錯取之不涸之倉有富厚之名而亦坐此以自困風俗頹竄治淫誨盜猾吏姦民左右爲媾此非潔已率屬凝神勵精又烏能勝其任而媮快乎次公雖用寬和爲名史言其明察内敏吏出至不敢舍郵亭姦人去入他郡少卿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乃躬行儉約期月之間獄訟止息古所稱良二千石類如此余每見縉紳先生言故嘉興守萬安劉公之賢以爲明興無兩者其後劉公卒以才見重至尊顯由斯以譚明雖不盡緣漢法蹤致寵榮久之且積其勞迄以大用今　上益明習吏治修元始五鳳之政

守相有異等者輒加秩或內召爲京堂官大夫行矣海氛甚惡當事者抱不測之憂曩劉公在郡則島夷方蹦浙得公而衽席之然則大夫功名方自浙始第令後世傳循吏者以後先嘉興守取重明吏不遂詘於漢大夫之功大矣

送孫太守之潞安序

先是六卿司屬由甲科起家大率積資至四年有奇輒得出守大郡會　聖天子厲精圖治久道成化雅謂二千石專城而居所轄稍廣柰何

不操刀而使割幸一切之功第令苟且從事其何以撫元元而體余一人憂勤之意則務重其資而積閥閱非五六年不遷章屢上屢格若不得已而姑試焉葢其慎也漢世綜核之主宜莫如孝宣其言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古聖帝明王之盡心民事類如此予總治大司農則楚孫君以進士高等隸事度支度孫君前後所以佐余爲理者非一要以敏捷俊爽勤于其官庶幾漢吏之風久之以曹郎久次竟出爲潞安守矣夫潞安古上黨之地其俗勤儉力本都人士折節而務學以君之才具可不勞而理但山谷阻深逋逃爲梗宗室彌衍供應寔難孫君主計五年固已錙銖校之　上又爲之老其才而試之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予觀地節元康之間朝廷輒選博士諫議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而東海太守又以召入爲右扶風卽君異日以治行聞　上不難效漢法

以褒寵之然後知　聖天子曩所以慎重而不輕授者固將以需其成功而大用之也於其行序以俟之

賀劉直指奏留序

自省方之典不行於是直指使者持斧而四出考吏治所繇奉璽書而紀綱之在令甲御史行部卒歲一更要以震疊四方作新其耳目譬若雷霆迅發不測以爲威何可久也戊戌之秋溫陵劉公按滇巡歷旣遍所部稱平及瓜代臺章

屢格先是滇數苦兵稅額不足逆酋爲梗葢五
年三勤王師軍興時乏餉無見鏹樓括進奉夷
漢騷然當事者以爲憂夫覈軍實定經制安內
而攘外此皆部所事事也無巳則請留御史再
一歲而更疏上輒報可滇之士民以手加額曰
上固未嘗鄙夷吾滇而遐遺之至不難遂借
禁闥之臣而式吾土其頴出者曰固也吾黨小
人饗利則德顧此荒忽者何足以稽我公爲不
佞則謂廟堂誠見萬里之外非小臣所敢知然

私竊度之滇有難一日去公者夫滇非古所稱
荒服也乎哉此未可以中原之治治也魋結之
民束以三尺則憤鬱不堪稍寬之懼慢而無法
斟酌調劑不易其俗時或有所懲勸要以戒百
姓畏其法而樂其便循而習之庶幾至道公之
當留者一 滇在封疆之外僻處一偶吏茲土者
各以意爲官爰書不必麗情徵求不必麗法甚
者倚上爲市外見才而內挾詐公廉其狀亟寘
重典以令四封除其蟊賊民以寧息公之當留
者二 邊徼夷玀素不奈漢法復苦於一二苛求
者原野之獸能豕畜乎彼計無復之則探丸殺
人時或有之公與大中丞計議輒發輒擒又戒
諭諸帥但取渠魁無窮兵爲也迄於今功成而
夷玀安堵始有生人之樂公之當留者三 夫滇
外附富厚之名而中實楛不支邇來礦脉既竭
關征爲暴鬨采之役所入不足以供所出稅歛
無藝而商賈絕不來盈則疲民縮則蜚語入矣
公經畫中窾事事足辦而忠誠惻怛足以感動

其心而使之無不吾聽人但見上下無事啍啍
然安之而不知公苦心有未易以告人者於時
徵公居間滇幾殆公之當留者四 上既推重公
而又知滇之外腴而中憊非公莫支也故屈於
請代者而銳于請留者葢寧暫輟拾遺補闕之
臣而不忍遐方有不周之澤 上之爲慮深矣
藩臬大夫及諸閫帥則謂否否滇即多故病在
四肢朝廷之上不可謂無事使公居中決策豈
一手一足之烈哉不是之重而彼之憂此徒治

共標者耳不佞謝主臣不佞爲滇人地何知遠圖獨計以爲　上念滇不能爲滇久借公公即暫留於此行將竣事而報命唯中丞公茂績著於南服簡在已久銓衡樞筦匪朝伊夕而公侍御史閔閎最深即　上加意西南直以公代陳公建節而鎮撫之於是始貞爲滇人有滇人幸甚不佞預以爲賀且爲滇人賀也

賀御史大夫陳公晉秩賜蔭序

今天子加意邊圉尤推轂鎮撫之臣間有冣功

即賜金贈秩有常式其或拓地廣土是爲社稷勳則賞延於世傳之子孫勿絶此報功之殊典人臣之所不幾者也方陳公撫滇之四年順大之孼作先是奉學據大侯州阻兵拒命其心叵測而猛廷瑞者與之同惡協力以拒我師聲言將襲蒙化而扼永昌辭甚誖戾公集文武將吏問計曰亟發兵誅豎子耳公曰否否此犬羊何知第以威信諭之當解散無窮兵也而逆酋暴抗如初於是有丁酉之役遂馘奉學擒猛廷瑞諸首禍者咸服其辜功狀方上而猛奉餘孽復糾合兇黨據故地爲逆焰益熾公復集文武故吏問計曰亟發兵誅豎子耳公曰否否此犬羊何知第以威信諭之當解散無窮兵也而逆酋團結如初於是有戊戌之役公既筭無遺策而三軍皆發憤爭效死力乃盡覆其巢穴而芟夷之凡得府一州一安輯流亡六萬有奇俘斬者二千餘人鹵其象馬器械無筭前後以捷聞

上爲策勳告廟已下巡按御史覆核具奏　上

嘉其功進公秩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蔭一子錦衣衛百戸世襲賜白金文綺其餘將吏陞賚各有差報至所部驩聲如雷于是三老士民聚族而語曰偉哉公之造吾滇也滇雖用武之國實困不支往嘗包藏禍心無所顧忌非公深謀勇斷滇以西危矣乃今夷險阻而郡之比於内地王命洊錫誓帶礪而無窮邊境之民於是乎知法之必伸與賞之必信也公之烈也公謝曰此山川社稷之靈余安敢賴　天子之寵材

官介士猴纓而告曰古之將將者率指縱為功
公運籌帷幄何論制勝千里之外毎檄下軍前
無不中窾披腹心示情素若抉其隱而觸其私
人人感奮而樂為之用將將將兵公兼之矣猶
然與士人共則公波及也豈士之能公謝曰此
汗馬者之勞余安敢竊諸將校之力藩臬縉紳
削銜而進曰公勞苦功高退然如不出口令茲
功簿踰年所矣顧廟堂之上終不能以議論掩
此功久則議論定而褒賞從之寵之以樞筦予

之以世爵卽　天子之所以寵靈公與公之所
以報　天子者抑何其巧於合也公謝曰此二
三大夫之助也余安敢以尺寸而冐　上恩不
佞小子竊嘆曰嗟乎不佞觀詩而得公居功之
心江漢之詩非成周之盛際也乎哉王於召公
告於文人錫山土田而虎拜稽首也曰天子萬
年夫以淮夷既平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召公不
自名其功歸之天子陳公逡巡者也肖以此自
多為而不宰有而不居　上所為居成功者類

如此不然麓川猶預五等之爵公何讓焉或曰
靖遠有所挾而成功者也故賞格獨異公徒以
赤心結主知何靖遠敢望然則公之功次滇人
能甲乙之封列爵土且有後命矣

賀直指劉公滿考特詔覃恩還臺報命序

直指劉公奉　璽書按滇巳於事而竣當報命
上從吏民便留使者又一更歲諸大夫旣侈
其事而揚厲之矣公自入境盖五閲歲于茲叓
公之車轍馬足於何町疃之間無所不歷

公之惠澤於烟嵐山菁之處無所不漑濯公之
威稜於黒齒雕題豪右閭左之氓無所不震慴
巡歷載周滇之父老且喜且懼懼滇之不能久
借公也　天子果念公久勞於外召還禁闥於
是　聖政方新思與天下更始惟是拾遺補闕
何可無長慮之臣命下而公亦以歷俸九年上
書報滿矣公為令時以高第考最其為御史也
例不得加恩而值　册立大典得改贈父母如
其官云公既受代焉首東矣諸藩臬閫帥屬不

佞脩祖道之辭爲公賀不佞幸而在事其何敢
無言夫御史名爲　天子耳目之司出視行部
得提衡文武大吏而督治之至貴倨矣自兩都
而十三司隸其近者朝發而夕聞遠者旬朔可
覆天行雷厲如臂指之相使何愉快也獨滇去
京師萬里而遥輦下之言既不盡相同域外之
情形又不盡相信故以滇而視諸方則其難矣
自北司爲政滇乃益憊士竄於庠民竄於野威
有所不得伸法有所不得盡主藏者習見其所

入而不問其所出歲額日增誅求益急此之爲
難難之難者也今夫掊擊而霜飛撓蕩而風肅
御史者天吏也顧大剛則折大柔則傭俗或阻
于羈縻法有窮于調劑一切而不知變敗矣公
持其平務歸於至當故其於法不必取深文而
不輕出入於絜令之外其於物不必爲已甚而
不肯枉吾三尺而狥其私故公寛和能使豪者
歸命鷙者輸心而公方嚴至使姦猾之吏怵公
之明而不敢肆即宵小之輩束於公之繩墨而

不盡極其凶威古人爲法家言必正直忠厚爲
本公兼之矣辟之虎狼跳浪安能不縶維調其
情性而殺其怒心則可以馴而擾也藉令强制
而苦縛之毋乃激而滋其毒也乎哉夫公之閥
閱至九年而公之巡歷至再公之恩命至他御
史所不能望者而佹得之此於　高皇帝法皆
不經見而於公則格若屆而寬於恩恩若縱而
溢於格無亦　廟堂之上已熟公之才而悉公
之勞苦故欲積其資而大用之由斯以譚

之注意於公蒸蒸厚也公行矣三事九卿則公
之餘安得如向所稱爲滇人造福得公遂鎮撫
之則滇雖僻遠而虛耗有瘳乎不佞敬以復諸
大夫併以慰二三父老也

賀司先生貤封大行序　代

在令甲京朝官三載滿考則晉其階而封其所
生德意甚厚間有資不及格不得封願輟其階
以貤之者封如故葢國家以孝治天下期於盡
人子之心而極恤下之道故在下者或詘其情

以伸法而在上者或詘其法以伸情夫事有溢於格外而典有出於特恩則人爭艷慕之而況其質行斌斌卓然足術則人之喜稱而樂道者又當何如也予中州有司先生者端方孝友古老之風而自其隸學官時已燁燁有聲一時知名士盡出其門下矣顧偃蹇諸生間以老先生業困一經人謂先生且釋業儌然不屑也嘆曰孰謂司先生竟諸生老哉而大行君少長則日以故業程督之及大行成進士而後喜可知也

先生即苦諸生乎然好施予至不吝傾囊而應之大行君既貴益務爲德傾里閈嘗歲荒富人皆閉糴先生內外屬三百餘人無不待舉火者而其自奉極約布袍魚飧取給而已蓋先生老而慕義愈甚居恒自恨不得一命以畢其所欲爲每戒大行君若無念我惟是一介行李持節臨郡國宣布　聖德問民所疾苦無忝稱王人以此遺老人榮施足矣以故大行君奉使屢稱旨得蒙異數而貤封先生實得之庭訓云先生既拜　上命而同里縉紳大夫樂覩盛典庶幾效一言以壽先生余惟先生爲德於鄉而食報於國即一命不足爲先生重先生方壯盛大行君日益貴計秩而受寵靈何但一命自今以往先生之慶與年俱新異日者天子脩闕事憲德乞言尊先生爲老更陳說善道大約如向所戒大行君者稍廣之以備惇史小子不敏願得載其事而侈談之是爲序

贈大中丞周公擢大理卿序 代

大江以西形勝據上游匡廬之鉅麗甲於天下其扶輿鬱浡之氣鬯爲人文惇厚閎達俶儻愷易盍山川之所醞釀然也當英宗朝周文襄公以重臣鎮撫江南風采赫於一時其所規畫鑿建至于今爲絜令功業具載國史述矣後百年值今　上熈洽之會而得中丞周公周公以名進士敭歷中外爲銀臺納言有聲以薦出撫八閩閩且大治二公皆吉產也其勳業聲望大畧相當云　聖天子威德遠被天下與于覆盂滋

海之民晨出夜歸自適已事而已而太平既久不能無萌蘖公奉　璽書入閩凜然抱先事之戒夙夜吐握思所以敉寧之者甚具甫下車則召父老問民所疾苦飭吏治聚軍實省刑獄與閩人士休息其治取大體而已去歲永暘弄兵姦民爲之窟穴張皇者不勝躁公以爲民愚無知不足煩斧鉞兵革之下其傷實多第布威信明首從反側當自安坐而籌之不煩一鏃戮其魁民以按堵於時微公事幾殆會歲復苦旱米

湧貴至千錢道路嗷嗷公與郡邑吏計便宜巡行阡陌減田租若干已發所在粟賑貸之又爲喻部中豪毋遏糴平其賈所全活者甚衆盖公覘四方利害不啻如其身日求善畫斟酌而調劑之軍門號令嚴重有上書言事條陳失得輒以聞以故處置民間事無弗中窾者閩人士至相與語曰是安得留我公于閩而樹循之爲而

天子念公勞苦于外則　制詔王爵者以廷尉召公　命且下閩人士愀然曰閩方倚重公爲重王爵者獨不爲閩人地乎不佞進曰不然海上幸安寧才臣無所事事卽擁旄坐鎮不重溷公廷尉爲　天子主獄者也郡國有大獄所不得之郡國守相而得之監司所不得之監司而得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得之中丞臺治獄御史而得之廷尉廷尉一平反而無疑獄矣所關繫者天下之生死而所持者天下之平此孰與閩事重　天子重封疆則命公而南重三尺法則命公而北胡不可也公所至用寬和治

辦精心爲讞庶幾無刑民自是以不寃矣周公之居東而歸也東人歌之九罭之卒章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蓋東人不能釋然於公之遺愛者如此公行矣　天子方借公銓衡之地以表率百僚秉鈞持憲雍容端揆之上使天下復見周公之業江以西山川且與榮施焉則公勳名尤在文襄之右哉閩諸孝廉於公有衮衣之愛屬不佞效一言以祖公行不佞耄矣畧志其大者具列爲序

西樓全集卷十二終

西樓全集卷十三目錄

序

壽劉太君八十序
壽陳觀察七十序
陳汝大六十序
壽陳中丞六十序
壽陳長君六十序
壽江太恭人七十序
壽郭太君七十序

壽林母太君序

記

鄢陵令錢公去思碑記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瀾滄江新橋記
新置雲南府學租記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三終

西樓全集卷十三

閬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續 大士 重刻

序

壽劉太君八十序 代

有劉居馨者嘗從不佞講學於道山不佞亟賞之因得聞其母之賢甚熟蓋居馨之父曰劉長君少業儒已罷去爲文法吏廉平無害人人稱

其長者而宦不達性又慕義喜任俠交賓客傾一時賢豪竟以是終劉長君之終也遺二子各數歲耳母則日携二子而程督之曰以是藐諸孤受之夫子吾藉手以報地下孺子也才吾惟子之責不才惟子之戾吾以子聽命於天矣會二子稍長則慕義任俠交其賢豪如長公時母至脫簪珥謝絨素手理絲枲女紅以佐客供具曰吾以成孺子名以故居馨弱冠試之有司輒屈其偶而丹陽西蜀太倉三督學皆雅負人倫遴爲之推轂廩於學宮矣又數年而舉於鄉居馨之舉也稍後而人以母故爭艶之居馨既從其兄率家人稱觴上壽母乃不色喜曰吾幸得藉手安敢代先君子而食其報哉而居馨當東裝赴南宮則又念母老不欲行母謂孺子毋念吾老吾尚壯恃粥而起即孺子勉作功名以稱塞先君之志慰老婦足矣蓋母年八十健走善飯如少壯每晨與羣從問安否穆然領之已上甘脆珍旨人爲進一匕箸食竟輒說故微時事

以訓屬子孫曰猶記老婦脫簪珥時狀否色甚莊以爲常於是人謂母之壽固未艾也余不佞竊窺天人之際嘆其合甚巧蓋天未嘗靳人以有餘之福而寡取者承之天未嘗自愛其福善之柄而緩得者迎之懸之數十年之前而照之數十年之後若券而不爽跡母始終之遇不然乎哉母且無恙居馨駸駸向用毋御板輿從之時致大官之庖以供母母擁膝下三世禕翟雍容而饗之迨于百歲所謂得全全昌者與讀史

至尹先生之母貴其子以善養而不祈祿養每有概于中夫尹先生之遇誠窮使先生而得時遇主奉母以萬鍾寧吐之乎然則母之遭覩尹母猶賢矣屬母垂帨之辰諸縉紳願脩酌者之辭而以不佞之言有當於母遂敬申之

壽陳觀察七十序

天之生人與之以用而不欲盡其用要在養其淳龐貞固之氣而極其含弘博大之量其用恒若有餘而其所爲用恒若不足當其用則究而

張之播爲功業若文章往往有不敢盡之意而當不用則歛而蓄之爲壽考而往往以全收之蓋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如此也乃今得之陳觀察先生先生以名進士起家由縣令高第召爲郎久之出守眞定既以副使治兵淮陽乞歸省墓未幾復起按察使部廣以東於是先生未五十也一有不當意輒投劾歸天下莫不以先生之不得盡其用爲恨先生曰使吾役役于功名以老異日何以見邴曼容吾欲爲德乎何處不見奇效志而必當事之爲快也天旣留先生之用而不能不錫之以難老之福先生旣不欲盡天地之用又不能終秘之而時出其緒餘於閭左宗族之間蓋先生歸二十年里人無不待濡沫者內外屬無不待卵翼者卽有大役又無不待貲費者二十年猶是矣夫松栢生于高崗庇其下且得美蔭松栢之根益深其蔭益廣人無不願松栢之壽且萃者有之以爲利故也先生之蔭遠者及四方近者遍九族百

年樹德其利實多自今以往幸乞先生無疆之身爲邦人造福則先生之用始大矣九月某日爲先生覽揆之辰其從弟鳴鶴輩命不佞脩辭以先酌者夫物不用則形全人不用則神完毀釜戈鋋歲月而更也敦彝重器歷久遠而如新先生之在賓筵十二年今且杖于國徙走善飯卽百歲不難有如天子脩憲老之禮以究先生之用祝噎在前祝哽在後斯之爲壽不亦鉅麗乎哉柰何以一鄉一家爲此徇徇也鳴鶴曰鄙

人何知饗其利爲有德吾子之言其以待他日不佞敬諾

陳汝大六十序

自古稱不朽之業有二脩詞者取今譽煉氣者取永年顧其嘔心竭智或以奪眞宰之巧而壽不必長若夫全眞守一返視收聽足以嗇造化之精矣而文采不必有也乃今屆指道家者言如道德叅同而下往往奇麗膾炙人口又何稱焉吾友陳女大先生少讀儒書隸博士有聲久

之棄去曰是拘拘者何至溷乃公爲改而從俠少游縱情聲伎爲一時風流之冠無何復棄去曰此非名教法也改而從墨客爲文酒會非正始不譚諸墨客尊之爲祭酒乃女大猶不自得曰此猶語障也又棄去而講大丹日與諸黃冠習吐納之法意乃大樂之竟其術若以旦夕可冲舉者女大雖負玄解乎而稱詩不廢亦時時逐俠少爲樂每大會輒據首坐談笑自如技益精而神益王朱顏華髮飄飄若神仙中人矣余

不佞爲道家推轂玄元詞家伏膺道德非不朽之業乎哉玄元旣爲關尹著書騎牛度關不知所終庶幾與天地齊壽女大專精養性竊比老彭不朽之業方自此始今僅六十譬如嬰兒顧女大之業與年遞變今春秋鼎富安得定稅駕也女大謝曰吾逃儒入俠逃俠入老似矣乃老氏所云深藏若虛盛德若愚究歸之于靜篤倘亦儒者養性之旨與不佞唯唯

壽陳中丞六十序

中丞公之撫滇也有保障功先是西南夷情數動迄無寧歲當事者旣不知其阸塞與其變動所繇大兵屢出不能盡要領因循敬護冀旦夕無事耳滇益不支朝議以爲憂曰是安得忠貞不貳之臣假以便宜而敉寧此彈丸地也而晉江陳公實奉　特詔起自楚藩中外相慶以爲得人公旣入滇廵歷咨諏日求所爲安攘計經畫旣定遂西破緬復猛密盡收三宣六慰之地築關堡而疆理之拓地千里且戍且屯夷情帖

然滇乃盍安公督滇前後可八載公之年且由艾而耆而上所寵錫以報公者白金文綺無不下亦且由僉而加副頤公所以拮据求寧者八載如一日也夫以公之勞苦功高可謂筭無遺策矣然豈可不謂揺其形而滑其精也乎哉乃公日調兵食夜治程書羽檄縱横一夕三四起烽火警急輟食而從之而神加王也事有不可爲者隱約而度其宜勢有不能爲者躑躅而伺其間焦勞獨苦若不得已而後應之而貌加腴

也旁觀者與當局者異心耳食者與目睫者殊趣謗言間作朝議不能無異同賴　主上神聖力持之耳及至于今事久而後論定公油油然安之而意氣加壯也蓋古所稱善兵法垂勲名而饗有壽考者宜莫如太公望公望八十而載後車九十而壯鷹揚百年而後賜履布侯於營丘所謂用而不用不得已而姑試焉者也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由斯以譚天爲邦家生賢則必賜之以無疆之福公有大造于滇宜食其報天方奉金馬碧雞爲公湯沐邑不腆南國用作營丘郎由六十而百歲何讓尚父之烈哉不佞又聞之公行兵制勝壹稟武侯居恒所敬事而決策首實純陽先生夫南人俎豆諸葛至今爲烈既越千載而公繼之異日文武之功成將挾一劒而從呂公游乘彼白雲而歸帝鄉世俗悠悠又安能窮公跡矣屬公初度于支始浹諸大夫命不佞修酹者之辭公久勞於外簡在帝心持衡筦樞且有

後命安國家定四海庶幾社稷之役不佞鄙人僥得其一　隅惡敢緩頫也

壽陳長君六十序 代

徃萬曆敦牂之歲不佞被召還京師而玉融陳孝廉共者以計偕來每挾策而謁不佞不佞私之乃孝廉時時爲不佞言其父陳長君最後徵之閩人士乃悉長君高誼也長君父其翁倜儻負氣大有古烈士之風嘗讀司馬家禮向慕其爲人每朔望朝其子督教之以爲常翁子率多

業儒而長君獨佐其父拮据治生身爲參伍業稍稍振而會冠警則與兄弟避地閩中諸兄弟事君甚莊而君諄諄無間諸兄弟食指繁一切倚辦君也蓋自君入閩而慕倜儻名益甚凡貧乏之者視君如外府無不意飽去者里之待[illegible]若而人族指之待卵翼若而人婚而[illegible]采[illegible]匡篚游而待資斧者又若而人而君傾心[illegible]無所靳居恒謂人吾安能白首雕刀壺[illegible]一錢㧊之汗出役役爲兒子虜乎蓋[illegible]

滅故産人或笑長君柰何瘠其身爲人利君不屑也曰吾所爲脩業而息之在孺子耳於是君子俱籍名博士有聲而無何其仲者舉於[illegible]矣前里人濡沫於君者心既幸君而又疑君方豪舉是且爲富貴容於車上儛哉君則務爲醇謹衣其褐衣修故業如故即貧乏之者赴君終無不意飽而去也其天性好施如此歲甲申父老上其事有司遞奏明詔褒錫之越明年君以春秋杖于鄉而鄉大夫豪傑三老咸造長君爲壽謂不佞雅知君而又與孝廉相善也乃走一介行李請于不佞曰幸得一言以備將命不佞非知言者而自昔讀太史公稱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踈兄弟及之陶計且老十九年而始聽子孫息之養生家至傳之列仙然其後無稱矣乃君富而好行其德四方誦義無窮而孝廉與諸文學翩翩韻出以振君未振之緒即今年方壯盛由六十以及百歲其食報無有已時此孰與陶朱公多古者養老憲德納言紀之惇

史如長君者可以憲矣屬公覽揆之旦不佞敬以此申之而因報鄉先生父老也

壽江太恭人七十序

當莊皇帝時武林江陽泉先生以僉事按察廣以西諸部學持三尺廩廩一有所不當意輒投劾歸於是海內咸熟先生名而欽其節而最後久之則先生子太守君者由郎署出守福州其風節大類先生而潔廉豈弟循良聲獨著閩人士固已侈其事而咏歌之矣江先生之以節鬪

也與守君之名循良吏蓋皆李太恭人佐成之太恭人居恒稱說先生前者率多鹿門之誼而其所意授守君為元元造福則何論雋京兆之毋哉曩太恭人之就養郎舍春秋高矣守君昧爽候顏色已出坐堂皇察民疾苦而噢咻之退而具滫瀡奉觴上壽太夫人徐進守君問日所興除者某事守君一一對為特進七箸一再舉觴意殊適也以故守君思孺悅太恭人不可得則益討問閭之故而銳行之屬旱禱雨徒步暴

烈日中黧其容已又疏諸溝河築斗門時蓄洩以通水利春作方殷单車行阡陌課耕者椎牛酒勞之父老聚觀至感泣而閭左惡少年慓猾作姦則輒寘之理曰吾不欲為良民蠹也以其暇行學宮與博士弟子品隲文藝題其甲乙彬彬閩人士習守君善政稍推其指由太恭人則舉手加額祝太恭人長壽會歲庚寅太恭人年且七十閩人不忘守君之德而願徼福於太恭人屬不佞修辭以命酌者不佞則謂守君五年於此其善政可指而訴本之於所自出實太恭人之澤由今以往閩之士得安坐而脩其業閩之氓得安處而食其土之有百世之後孰非太恭人之年哉今　兩宮在上女德最茂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雍熙悠久世躋仁壽之域太恭人際休明之運撫膝下三世禕翟雍容而享之守君旦夕內召入班九列益張太恭人之德閒致大官之庖與上方桐酒承　上餘懽以效太恭人前夫非所謂吉祥善事者與太恭人其尚

頤精神愉快其意志以安我守君守君在郡且庇閩即守君在朝且大庇閩不佞閩人也幸得歲歲祝太恭人無恙則所藉手以報守君者哉

壽郭太君七十序代

郭伯子者與不佞同籍孝廉不啻平生懽蓋伯子之隸學宮時已推為諸生祭酒矣而隱約甚顧其所交游皆大父行傾一時賢豪長者伯子交益進名益高而家亦益落與三弱弟守章句兀如瓠瓜也於是郭太君實稱未亡人日脅過

之太君之言曰老婦無所恃賴荊地下業有成言庶幾能自致使老婦得以藉手是在孺子矣以此持諸孤莊而嚴每夜篝燈熒然諸孤挾一策左右立琅琅吾伊聲夜漏至二十刻猶不休少息則跪之庭下數之孺子不力而忘生者竟忘逝者乎諸孤蒲伏流涕不敢仰視其嚴如此伯子既舉於鄉則率諸昆弟更起稱壽太君特爲進一觴曰老婦非敢恃孺子自爲功亦唯是藉手以報地下耳伯子久困公車而最後謁選

得山東之曹縣亦以母故則太君年七十矣伯子幸語不佞養民勉拜一官即升斗之祿不足以承母懽幾得大夫一言乃足以承母懽願借疇昔之誼而邀惠於吾子嗟乎此孝子之心也世方以鼎鍾謂孝甘旨謂慈以爲非是不足以望父母之腹夫孝在令名於萬鍾何有蜚英騰茂幸哉有子如此其懽可知不然即伯子異日以治行異等捧徵書入侍見謂貴倨矣藉令無當於令名雖分大官之庖母禕翟而享之孰若孝廉時稱觴愉快哉吾獨以太君之賢宜食福於後天所以綏於報之而啬於售之固將以綿郭氏之祚而厚錫母也然則伯子之爲壽且有日矣試以不佞之言效之願太君更爲進一觴

壽林母太君序

林母黃太司徒襄敏公之曾孫也笄而歸於林是爲肖巖君君爲諸生時則已燁然有聲矣而不第有司歸輒發憤下帷達且也母從旁解曰君柰何以七尺而徇所不可知者乎無何竟以

瘁卒母年二十九耳已持其孤絮泣於庭曰吾何愛旦夕命哉顧此藐諸者受之吾夫矣有建立時以報地下不然匹婦之諒溝瀆守之計畫無復之自謂永訣使死者不能慨然釋憾於身後何以托六尺之孤也蓋是時獸卿纔五歲而其姑陳者又以哭子喪明母且泣且奉姑姑忘亡矣而家復故貧徒四壁立日以女紅佐孺子讀伏臘修脯輒取給焉獸卿恒言每夜篝燈則孤挾一冊琅琅佔俾以卒業從容語先君子一

二事至萩萩淚下云於是都人士咸悉黃太君賢無不願交黙卿者會萬曆丙戌則母年五十五而黙卿以其先一年與計偕矣屬母初度之日不佞某以年家子從諸賓客後往謁醴酒既具當僑僻以命酌者不佞進曰嬰杵殺身相勸難于立孤母之稱未亡人且三十年存俶子而玉成之食其報若左券夫天道猶水窪則盈之翕或以張屯或以裕以母始終覩此不亦媮快乎哉客曰未也黙卿博雅嫻辭功名其所自致

者此不足母所藉令黙卿以經術向用雍容著作之庭間致大官供具稱觴上壽母也禕翟享之福履未央庶幾哉色喜乎客曰未也不佞避席曰紛華鉅麗此世俗所侈談也母三十而孀居間關荼苦以有今日惟是黙卿奉母之教振前人之緒卓然樹立于時幸哉有子如此蜚英騰茂貽父母令名則母所藉以報于肖巖君者是所稱完節也以是爲壽可乎哉請以此而聽命閽人

記

鄢陵令錢公去思碑記　代

令侍御錢公初令鄢陵以循良著公既徵邑人誦之勿絕當錢公被召時不佞寔在田間不佞陳人與公所部相鬨也公去其邑之三年而不佞亦起家史局守故官鄢陵父老孺慕公如一日謀所以識不忘者則相與尸祝之業有成事輒走一介之京師徵不佞之文勒之石以示永永其言曰鄢爲中州巖邑隷于都會地瘠而民

貧辟如蝸濡動則立槁公初下車旱魃爲政公徒步露禱暴烈日中輒禱輒應歲以有秋於是流移者多返且作公爲之醫許昌之民是以太和其治獄尤稱神明要於解散之而止一切贖鍰盡蠲之曰吾不忍傅爰書而假箠楚剝民財也每入覲凡道里費皆取辦於家約勅胥史不得受一錢其正身率下如此時時廣厲學官簡諸博士弟子而程督之爲題其甲乙無不彬彬頓化者日坐堂皇延見長老問民所疾苦退即

疏之求善後之筴無憾而後即安蓋五年如是矣故公在則民怙之公去則民懷之余鄙又安能旦夕忘公也嗟乎舉世方務赫赫名以邀上而貿寵朝報政而夕奏功於善後何有即其驁悍武健稱媮快矣月計有餘歲計不足將焉用之乃公徐徐于于與民休息事上必以道拊下必以情安靜之吏悃愊無華去後見思是謂遺愛蓋不佞曩在田間所耳濡目染者大率如鄙父老語矣班史紀循吏每嘖嘖於文翁朱仲卿

有餘思焉考其治行不過仁愛好教化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如是而已乃文翁在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不絕而仲卿至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也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公今爲天子近臣膏澤所及何論一邑惟是鄙人無知饗其利者爲有德即公異日善政遍四方則鄢陵爲之兆不佞所願効一言而因以報二三父老也公名夢得字　爲浙之桐鄉人不佞同榜進士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高皇帝之平滇南也蓋實以重兵臨之于是萬方未遑講馬上之業妖孽時作無歲不勤王師經理既定始圖久安之策郡縣棊置漸以俎豆代干戈久之滇乃益治文風且振椎髻之民率襲冠裳登其賢能而賓興之豈觀中土翩翩乎明德遠矣而路南故隸澂江自成化間始改設流官地絕僻什一依山菁而居閔不知學其穎者稍通章句籍博士往往寄他庠厥後益多道

經路南稍跋涉書生苦之而山箐之民竟不識衣冠作何狀則何繇顧化越人被髮覩章甫猶弁髦何以故不習故也即引而置之通邑大都文物從容赤面而走耳萬曆丙申鍾君應麟來守是邦圖之三老咸以爲建學便上其議於督學使者兩臺疏請于　朝得報可越辛丑而竣不佞受成焉凡所創建者曰大成殿曰明倫堂皆五楹曰尊經閣曰敬箴碑亭曰啓聖祠曰文昌祠曰鄉賢祠曰名宦祠皆三楹泮水戟門齋

佾衛廡莫不備具蔚然鉅麗之觀矣今守史君勲德幸而語之曰是諸大夫寵靈而載德藉手以告成事者也願使君勒石紀之夫古造士之法則莫詳于成周考成周之所爲學者其名曰庠而釋之曰庠者養也養也者作其孝弟忠信之心銷其暴戾恣睢之習六禮三物皆此志也辟之養木者然置之於深山大澤無斧斤之擾至於干霄然後以備明堂之用此寧可以歲月冀効哉　高皇帝養士二百餘年其法禀之成

周而其要乃在伸士之氣而培其節夫士之氣不扶則抑士之節不植則隳廟堂之上威欲行於逢掖之細何求而不得毋寧自屈而伸之凡以培倫常而明紀綱使之有所維持而不壞古聖王所爲長治久安之術其率用此邇者利孔既開盡山澤而錮之卽學宮不免焉遂至右鹽鐵之義而左文學之說薄其所謂養者而重其所謂罰者士之氣節幾抑鬱而不得伸彼都人士且儼然依於夫子之教而凜然習于　高皇帝之約束堅持孝悌忠信之心而盡訓暴戾恣睢之氣夫以荒服反覆之國易動難安曩曰金華所不能縻者而今以非道加之猶不易其素此無他教之所懐上之所作也史言文翁守蜀見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者新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蜀人士化之比齊魯焉今士生右文之世不出戸而得師何論漢德故被服聖教則爲良士沐浴聖化則爲良民毋自卑其氣毋自隳其節以用夏變

夷較然不負其所學則豈惟諸大夫藉以榮施不佞覩學如此有厚幸矣鍾君內江人史君潛山人前後守瀓江者王君祿兆卽墨人程君子侃休寧人皆與有勞者其經費則二刺史捐俸爲大役先而庶官羣弟子亦樂助其成云

瀾滄江新橋記

由永昌北出九十里而近有山曰羅岷其下爲瀾滄江考之漢志有瀾津之歌楊太史用修曰源出吐蕃嵯和深廣莫測兩岸飛嶂插天不啻

千尺峭陡水悍不可方舟其上架飛梁爲橋舊
矣遞修遞燬其詳不得而聞猛酋作難一烈而
焚之主者竭力修建蓋募衆緣而成無何瀰夷
再叛大中丞陳公命率統偏師勦之兵憲杜公
監其軍賊飛走路絕計無所出夜潛出燒橋欲
以斷饟道而困永昌一夜盡爲灰燼惟茲瀾滄
在郡治爲咽喉此北走滇雲道也辟如人心然
扼其吭則手痺矣公曰賊敢憑陵罪在不赦當
滅此而後朝食於是亟檄郡守期不日而告成

功而前募建時頗有羸鏹度不足則捐俸爲大
役先巡憲張公割廩餘佐之二三守相及縉紳
三老亦各樂助其成經始於春二月而畢役於
夏六月矯若長虹翩如半月力將峭爭勢與空
鬬利涉之功於是爲大矣守華君勒石于江上
用示永永則以杜公之命命不佞紀之方春之
暮也不佞以校士來茲江春水始張舟楫大有
戒心今幸覩諸役安敢以不文辭也夫徒杠輿
梁則王政所有事又司險知山川之阻而達其
道路古之行師者亦率用此漢趙營平奏治湟
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以制西
域威行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前史以爲美譚
而魏崔亮治渭水獲巨木數十章取而橋之百
姓以爲便至目之曰崔公橋蓋濟人利物知爲
政者矣况在禦侮是惟要害之區困獸猶鬬何
所不至賊胡逋尾將狼顧不遑前矛慮無若臂
指之相使則茲橋胡可緩也初賊燒橋勢猶猖
獗幕府以爲憂謂賊且困螳臂何足以當車轍

乃懸重賞而構之督戰益急賊窮竟縛其魁殲
艾殆盡蠢賊平而橋亦告竣是舉不煩莞庫之
士民無告勞財無過費垂永利而足軍輿此之
爲功卽趙營平崔雍州無能爲役矣今天下之
津梁稱巨麗者宜莫如吾閩之萬安顧所繇不
朽則以蔡君謨之文君謨不嫌自序其績而公
乃藉於芻蕘之言將毋令茲橋以公重也而以
不佞之文輕乎哉公名華先冠縣人張公名堯
臣内江人華守名存禮輿國人而郡司馬鮑紘

萬戸侯世賢皆爲恤法得並書云

新置雲南府學租記

滇中諸郡邑率有學田計所入僅僅什八爲猾胥乾沒徒具額耳此轍中鮒者安所得升斗之水而活之先是臨川黃君廷寶以僉事巡昆明部中積罰金若干已改治兵爲視學其籍具在曰是美物也而有便計吾以金易粟春而散之秋而斂之藏收其仂而不取盈我則不費而千家可無饑夫母行則不蠹子約則易輸十年之

濟且益廣乃句校會計得粟千石立爲經制貯于衛庾縣大夫總其事名之曰小惠君之意若竊比於乘輿之濟云耳行之一年滇人大以爲便久之黃君遷去守者緣爲姦利市猾逋負者不肯輸官或輸而守者蝕之不以告於是代黃君爲漳浦劉君廷蕙極核之半已爲鼠雀耗矣無已則簡其三之一令之變鬻以佐軍興封其餘以備歳又、年而不佞承乏滇乃大祲四方遏糴無所出民間嗷嗷有稱貸者爲下所司料之額益詘問之則曰此積逋也而前所稱佐軍興者縣吏實匿其書未及上且爪分者蠶食之矣余聞恚甚檄李官孫君治之引繩批根始得姦匿狀比之嚴閱三月僅完其舊他流移不能償者悉赦之諸豪惡吏諭戍有差計得金六百七十兩其充餉者如故實在者四百有奇不佞喟曰法有美而不行政或久而滋弊當黃公剏義時何異古之常平乃在事者秦越委之徒以望姦人之腹善始者不必善終固非虛語雅聞

滇士無恒產往往食貧藉令急黙首而綫青衿詡知務何且民夥而士寡夥則難及寡則易徧與其博施而不足毋寧近取而有餘余辨此矣行求得市舍一區索價四百兩而羸度不足則益以他租充之歳徵租四十金而縮儲郡帑以待貧士不使所爲此者要以終黃君之惠而爲都人士升斗之潤矣既成恐復有如向者乾沒也輒爲記其始末使後人有考焉孫君名台偘橋人才而敏今知和曲州

西樓全集卷十三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四

傳

鄭繼之先生傳
徐子瞻令君傳
王叔魯傳

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小峯李公墓誌銘
陝西按察司副使魯峯劉公墓誌銘
明安遠侯元配李夫人墓誌銘
處士東郭徐公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呂黎令封文林郎陳公暨配封孺人阮氏
合葬墓誌銘
貴州左方伯麓池郭公墓誌銘
張隱君暨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陳卿仲墓誌銘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四終

西樓全集卷十四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纘 天士 重刻

傳

鄭繼之先生傳

明文章至弘治而一變於是作者百數十家而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吳徐禎卿及吾閩鄭善夫先生最著先生字繼之別號少谷山人而

自其初生太夫人夢日墮於懷吞之遂有身先生幼負奇質髫稚隸學官則已厭薄一切經生言學爲古文詞有聲矣二十舉於鄉明年爲弘治乙丑遂成進士而何景明寔直中書相得驩甚益切劘爲古文詞已亳州薛蕙黄州王廷陳吳郡顧璘三衢方豪東平殷雲霄皆一時知名士後先至咸折節而交先生文酒過從靡間也毅皇帝初先生猶在選人纂修蘇松常鎮實錄成隨丁内艱積六年授戶部廣西司主事出権滸墅關譏關有法苐爲潔令是時中貴人方用事亂朝政先生鬱鬱不自得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歸則築少谷草堂於鰲峰顔其亭曰遲清以見志交與鮮絶守令于庭往候顔色先生以一童子支剝啄終無所造請諸公愈益賢之正德十三年先生病良已起補禮部祠祭司主事守員外郎滿三載考贈父母如其官嘗奏改曆元事宜語甚核詳經濟錄中　毅皇帝之末年儲位久虛逆藩素蓄異謀嬖人江彬及

諸中貴人相左右爲姦諸曹郎黄鞏等以諫止南巡語侵彬彬大恨矯　旨杖闕下有死者先生不勝憤挾舒芬張衍慶復上疏切諫彬益怒罰跪午門已杖三十幸不死當先生罰跪時猶草疏數千言納懷中言所以不嘗出狀謂方豪曰死則上之無何而　駕發先生詫曰已矣無所容吾言矣彼地下者其以余牖下非夫哉遂再請告歸山人孫一元故與先生契分不薄先生歸一元且死則間道之苕溪哭之爲經紀其

喪浙東饒佳山水洞天石室多仙靈蟄宅如[illegible]
穴天姥蘭亭雁宕之屬處無不受杖屨者嘗雪
中遊天台褐衣筍輿吟趣甚適時顧璘方守天
台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也亟使人邀之爲盤桓
竟月無何歸閩有終焉之志先生故居南湖去
郡城五十里而遥地稍勝先生與一二曹偶如
林鉞侍御傅汝舟高瀔二山人日觴咏其中[illegible]
守君汪文盛者時時屏騶從從之先生爲具[illegible]
罍食濁醪數斗佐以杞菊汪轟飲至醉也嘉靖

改元先生用薦起爲南京刑部郎中尋改吏部
行至建寧遊武夷山大風雪爲寒所中竟游歸
病遂銑抵家二日而歿年三十九耳病亟猶手
書鄭重以遺文託高傳二子而後瞑目死之日
紫氣勃勃不散葢先生客天台嘗語華玉明年
海上紫氣東來是吾覲化至矣人以其語驗云
先生爲文章沘筆立成渾雄蒼老大抵出入諸
子而本之六經其詩以氣格爲主以悲壯爲宗
古詩樂府沿漢魏下及六朝歌行近體抵掌少

陵絕句藹藹有青蓮之致書法尤入神眞行斟
酌聖教狂草奔放縱橫爛熳顛素而下弗論也
間又創意點染花草叢篠怪石得象外趣然絕
不名其業以此人亦鮮知者嘗一晤王文成於
毘陵慨然有味乎性命之學則從湛氏得其緒
而力行之功取專詣非獨立門戶而已先生每
言經生局迹蟬緌其衣多文辭而鮮實効何益
於殿最乎居恒取國家掌故講其廢置所繇及
利害甚晳每郡邑有大政先生輒爲决策務中

機宜其所莊事者莆陽林俊司空林雅推轂之
謂有大臣之器厄於年而不得售惜也林鉞又
言先生篤於內行婚嫁七弟妹羔雁筐篚無不
自其手指出者葢母屬二十餘喪皆假貸於子
錢家其厚如此汪守君既葢先生於梅亭已編
定其詩文若干卷行於世而子通經世要談軼
不傳鄧原岳曰余小子與鄭先生不相及而於
先生外孫林學憲道茂許覩先生像髯而都若
神仙云其集今盛行世有知者或乃謂峙非天

賀位雖拾遺以無疾呻吟爲先生病夫明正德於唐天寶安取低昂哉而欲呻吟者之必賡歌也惟王元美評其詩如黃河水稜得杜之骨庶幾實錄云

徐子瞻令君傳

往惟和之入燕也與不佞好爲約吾挾駿骨爲爾先驅至則會荆軻市中期擊筑爲信不佞敬諾蓋惟和行月餘不佞始發及不佞抵　闕下聶惟和於酒人羣則徐先生岡問且至惟和徑

歸矣不佞舉酒酹地南嚮哭失聲久之不佞還里先生既祥惟和弟惟起復走吳謁顧道行王百谷二先生爲表若銘歸而屬不佞爲之傳曰不腆先令之骨實藉此以不朽不佞哀而許之徐先生名棡子瞻其字號相坡居士閩中人也徐先生世受賈先生始以逢掖起家凡再爲文學掌故以至令尹先生束髮讀易則從舒紹安御史游御史門墻稍峻每橫經弟子無敢亢者先生一再發難輒踞其上舒大屈謂徐卿嶽嶽欲衍吾角邪其年隷學官遂既廩於是貴谿江于順錢塘田叔禾後先督學名能知人爲先生推轂甚力然終不第嘉靖乙丑僅以貢上春官盖先生屢困省試其文從容醞藉皆根極理窟會卒若不能詳及被放後則又絫不爲徐生由恨者先生謁選得江西南安訓導而守南安者爲林允中與先生筆硯交先生自公庭延接外絕不肯私覿崇義缺令臺檄先生攝先生謝不往也諸生張其赴他郡歲試貧不能具資斧至欲

其子以行先生爲出橐中裝贖還之其守正尚義多類此滿三歲遷廣東茂名教諭守功令如初先生爲人介而和所至身自督課以士行相切劘故諸生每憚其嚴然娓曲情至絕無他腸士以此歸之而當道者久亦廉其賢而爲之延譽竟以薦擢江西永寧令云先生雅不習爲吏又惡聞箠楚聲嘗取唐人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二語榜之座右永寧租庸歲三千緡耳又多逋負令坐此奪俸先生謂民色如

萊寧忍割其脂膏令立槁乎終不加一箠或謂徐令弱不任事先生嘆曰吾有去吾官耳吾不欲以繭絲易五斗也遂投劾歸先是吉州張守君雅知先生屢歷其牒弗以聞至是張以考績行乃得請先生之在邑也無赫赫功其去也百姓思之謂徐侯長者卽先生可知矣既歸買宅鰲峰之麓雲山四封幽寂可愬植花木百十種手自剪剔妙得其候每花時佳客過從出濁醪相對煮笋燒藿雅歌留連客未醉主人已頹然

客散去不知也先生雖逃於酒乎內行尤淳備少事父母以孝聞伯兄無子嫂趙老而盲先生母養之所得俸錢歲分給與諸兄弟隨手盡其學自六經子史以至稗官小說無所不漁獵三爵之後篇什閒作要以寫其所自得而止不求工也先生素強無疾其視履飲食不減少壯俄得病遂卒春秋七十九矣屬纊之時語賓客曰人生駒隙耳其將化也無論富貴功名如夢如幻卽此四大歸之泡影奈何以幻化之軀久視息於世閒也賓客相顧嘆息是安得達者之言而稱之先生所著有徐令集周易通解養生纂要藏於家三子熥爋熛皆負雋才熥卽惟和籍孝廉爋名布衣俱能詩與不佞同社

鄧原岳曰人謂先生治邑如陽道州勇退如陶彭澤任達如王無功篤行如繆羊令庶幾近之余獨怪先生口不談莊老其臨化之言一何懸解也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王叔魯傳

王叔魯者閩人先名元字學曾改今名更字少文云其先故多顯者曾祖士昭以名進士爲叅政有聲叔魯之爲兒時不好弄五歲就外傅日記千言七歲工聲偶每客至命之屬對行觴輒應聲而就客大喜無不爲飲至醉者而葉兆中太守尤奇愛之謂其父亨仲是兒了了且大而宗卜二學書摹倣聖教十得其六七十八隸學官於是楚黃耿子健先生覈收之拔置高等叔

魯雅不喜博士業所爲制義若不經意得者然老文學讀之至咋舌嘆曰安得作爾馨語一二曹偶爭願交叔魯矣已從徐熥兄弟游熥兄弟善詩則叔魯亦善詩其從父崑仲善繪事則叔魯亦自以其意作山水寫生出其表也又時製古印章鐫刻精妙即名其家者皆愧恨以爲不及其人玉立英英獨照於人交恂恂如也口不挂臧否而引大義責人有古烈士之風性尤篤孝侍母疾竟病不解帶居喪擗踊絕而復甦每

號慟路人爲之酸鼻父坐此不更娶鰥居終身家故貧環堵而居叔魯于于安之焚香燕坐左右圖書數卷佳客過從揮麈而譚仙釋之緒纚纚不休居恒善病貌癯然不勝衣又性好客朝夕應接常若不及父始禁其往來而叔魯已坐羸疾不可爲矣方叔魯病時而從林氏學養生家言終日兀坐習吐納之法不大驗日就尫瘵叔魯亦自知其必死賓客問疾譚吐如平時忽一日語其父曰父幸自愛兒去矣擊木魚數聲而逝年僅二十未有室也卒之月弔客雲集皆行哭失聲同時而哀輓者二十餘人不佞自長安歸叔魯已臥病故余不得交叔魯及讀徐熥哀辭而惜之更爲之慟夫叔魯一少年而負盛名奪造化所忌古稱丈夫蘭摧玉折悲夫

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小峰李公墓誌銘 代

萬曆戊戌夏四月二日少司馬小峰李公卒於家越明年將襄大事李公與不佞同榜兄弟相

善也公子錦衣燦陽以窀穸之事來告請爲列其大者勒而藏之幽按狀公諱松字其　別號小峰家世霸州大城人祖祥有隱德父淮以歲貢爲鄢陵導邑人至今思之俱累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皆以公遷左功母繳氏累贈淑人是生公公纔五歲而繳淑人見背其繼者爲王太淑人保護甚至鄢陵公素奇公語太淑人曰孺子也才毋爲他兒所涸吾當自程督之耳以故公經術一切取諸庭

訓無他師稍集諸生則諸博士家業巳心擯之
矣戊午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於是鄢陵公巳不
逮養公泣曰吾父辛苦一經不得售兒幸薄售
乃三釜之饗不以養而以祭何以稱圖報哉初
受得歸安縣持節甚苦以愛惠得民心獨請託
不行即權貴家以事居間公集氣待之不爲禮
以此諸權貴家不能無恨公爭媒蘖其短幸直
指麗公尚鵬力救之得解然竟坐此左遷爲鄧
州判官居無何擢滕縣苦節如初巳擢工部虞

衡司主事調兵部武選司進車駕司員外遂出
爲遼東兵備僉事時虜數躪遼左鎮城空虛滋
不支公至周視形勝規畫便宜拓紅螺山爲內
地鑿山築邊墻逶接山海關連亘八十餘里曰
此遼數世利也墻既成邊人始有固志累陞叅
議副使叅政按察使至右布政俱照舊管事遂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進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巡撫如故公在遼十二年與虜百十
戰斬馘五千八百餘級最後大虜挾五萬騎犯

塞公召諸部先期薄之諸將皆謂虜勢張不宜
輕出戰不利懼喪全師公曰虜勢張吾不出且
逼廣寧吾先自敗遂率勁兵夜馳九十里與虜
遇且戰且前虜見師銳退避數舍相持竟日虜
無所掠饑甚遁去朝議積公前後功蔭一子錦
衣衛副千戶世襲蔭一子國子生予告命巳又
加兵部左侍郎以繼母喪歸遂不起公性篤孝
事繼母王太淑人如所生居父喪幾至滅性自
爲孝廉時好賑人之窮每稱貸以備緩急人或

謂公公去諸生幾何而務博濟爲也公笑而不
答家居置義田三百畝收其租入付族長老籍
掌之即族人婚嫁羔雁葬薶棺槥率視公爲外
府矣公配裴氏累封淑人男子三長即燦暘錦
衣衛世襲副千戶婦段氏次烯暘錦衣衛正千
戶婦溫氏次熞暘國子生婦紀氏則側室羅氏
出孫男二長培寅次培貞女六孫女二公生於
嘉靖乙酉年十一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四葬
于其山公守遼最久功亦最大公去遼遼益坐

困夫遼陽京師左臂國家倚爲安危疆埸之吏非久任無以責成功卯李公可觀矣是宜銘銘曰士初仕試爲令蹶而興氣益振東方之事爾爲政豎閭山高莽相映瀚海茫茫淨如鏡祁連起冢功堪並千百餘年積餘慶

陝西按察司副使會峰劉公墓誌銘 代

憲副劉公嘉隆間名進士由法曹起家積至今官以老致仕歸歸十餘年始卒余里居久雅信公之爲人公喪既除其子繼祧將襄大事不遠

千里來徵余銘以余諭公庶幾循良質行君子也邑有耆舊卽後死者安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宗岱字伯東號會峰其先棗強人也國初有效忠者徙歷城因家焉凡若干傳而爲贈公恭以明經爲鄭州學正諸生嚴憚之是爲公父贈公娶牛安人不宜子公與弟某皆出側室茹太安人公生四歲而孤二母遞襁褓之抱影窮廬更相爲命矣公稍知學日胠篋讀贈公遺書每達旦不休業已成兄弟皆隸博士二母喜相慰

也兄幸俱縫掖吾襁褓不爲勞無何弟某與其婦皆卒牛安人亦殁茹太安人泣語公吾二寡母辛苦持二孤相繼淪謝吾母子孑然兩身耳何以報死者地下乎公亦頓首流涕於時公學益進文日益有名周與泉先生築白鶴書院以招來學公以高弟往諸生折節下之嘉靖壬子公舉於鄉已未成進士時人爲公大器固當晚成一第不足溷乃公也公初授爲河南府推官號能執法伊庶人淫虐日操守令短長既伺公

無所得心怵公而忌公者反搆公爲伊黨造蜚語中之幾不免會南海龐中丞疏薦力甚事得寢已擢戶部主事督代州倉所建白悉中機宜一日虜犯朔川督臣主車戰失利卒大潰主者惡其彰也縛二逃卒欲誅之公謂督臣潰卒尚未盡歸今僇此恐反側何督臣固信公遂釋不誅公治賦也而知兵如此邪在鎮滿考改員外郎得封贈如令甲差竣轉郎中而六安之命下矣公之謫也猶以蜚語故久之公議益白稍擢

沁州知州量移廣平府同知所至興學校修城堡去輒見思尋擢南京戶部員外郎調兵部武庫司郎中出爲山西僉事分部河東盖兵備也公在河東多保障功三年陞浙江叅議以入賀行遂陞陜西按察副使太安人且八十矣公宦遊四方太安人率御板輿從之最後一病垂殆公乘間請曰母春秋高兒備員外臺官不薄願奉母歸故廬毋匏繫爲也遂乞終養旣家居益爲色養太安人喜施予務中其帷内外族貧者

待公而後舉火羔鴈資斧棺櫬布絮人斟而給之家人以爲言公謝曰此太安人指也太安人没時公巳老猶孺慕不衰人以爲難晚治別業於湖南觴咏自適賓客過從流連日暮盖自是不問外事矣所著有漁樂滓言多微詞公素強偶抱末疾迄不起則丙申八月二十四日卯時距生辛巳十二月十九日戌時春秋七十有六配呂氏封安人處士詢女側室楊氏李氏呂氏李氏皆前公卒子一李出即繼祧娶陳氏南京工部郎中可大女女二俱楊出一適潘鳳翼教授于震于一適許恒長史邦材子即李于鱗集中所稱殷卿者也繼祧將以今年十一月四日窆公於濟東新兆而以二母祔銘曰藐藐諸孤孰翼之成煢煢寡婺孰遺之榮怏若徙鶴不隕其名迺如冥鴻益蓧其精歷下之山鬱鬱佳城余爲爾銘嗚呼此賢大夫之塋

明安遠侯元配李夫人墓誌銘 代

安遠柳侯元配李夫人薨于京師年纔三十將

歸葬南都而丏焦弱侯太史狀徵不佞爲之誌若銘李夫人者太保臨淮侯女也臨淮爲先太師門下士與不佞通家契好則不佞安敢辭按狀李氏之先出隴西始祖曹國公尚　高廟姊大長公主主蚤殂　高廟憐之恩賜獨厚再傳爲岐陽武靖王則所稱開國元勳歿而祀于太廟者也　肅皇帝時盱山公出鎮三楚臨淮子舍間實生夫人夫人幼而端凝頴敏數歲巳通孝經列女傳諸書及笄歸于柳侯家人竊議

是貴人女不必嫻於內則而夫人事姑更甚恭且暮上食唯謹至出嫁時裝買田若干畝為供具太夫人安之於是侯弟尚壯未有室侯以爲言輒出私槖爲之納婦其賢而知禮皆此類也居嘗勸侯讀書習騎射與學士大夫游奈何從諸子侯鬬雞蹴踘自鄙薄爲侯深領之賢豪造謁不避寒暑所結交盡大父行知名士矣侯襲封可四月而夫人病病卒不起疾亟猶勑女媼勿令太夫人知毋以新婦故傷病者心蓋太夫人時亦寢疾且阽危云夫人生於嘉靖乙丑七月二十六日卒於萬曆甲午正月十日葬于南都天闕山之祖塋 高廟所賜地也銘曰赫赫侯門厥有姬姜爾年不售爾德則良天闕若堂奕世而昌

處士東郭徐公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東郭徐公之葬也在楓木之原其子孝廉仕櫃謁徐司勲狀而來請曰先襲之封二十有五年矣而銘石尚虛惟是不孝無似不能加尺寸于先隱君也無已則願勸一言于墓門死且不朽余哀而許之公諱滙字宗達別號東郭先生其先有幸隆者為宋河南節度使與金人戰死子大典以蔭為衢州守葬常山遂家焉數十傳而為公父味山翁有隱德爲鄉大賓味山翁年四十而生公少習博士業有聲一旦棄去拮据治生中年乃益饒公既以身起家而諸弟方宦游一切倚辦公也或以爲言公曰但得承膝下歡此錙銖何有蓋味山翁晩益康豫喜公爲能子矣已以其間剏宗祠置祀田若干畝歲時合族訓以大義族人化之内外屬以緩急告者未嘗以無爲辭有不平輒不之公府幸得公居閒立解其爲鄉人所重如此公諸子皆隷學官所以督責之者不獨爲名高於是姚江錢緒山先生得王文成之傳講學於武林公遣諸子從之游語之曰此學者第一義也諸子稟公之教率尚躬行郡邑守相每下車聞公名咸折節下公公為祭酒每當蜡賓欲致公爲重公固謝不往也

晩年築一室於郊引泉種樹爲游息之所顏其堂曰師古人謂公出入不悖人倫卽不拘繩墨而闇與之合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公生于正德庚午八月七日卒于隆慶十月二日年六十一娶鄭氏爲給事鄭公林孫女和順孝敬實稱内助大抵公所爲德于鄉孺人多贊成之生于正德丁卯閏正月七日卒于萬曆庚辰四月二日年七十有四子三長卽仕櫝次仕棻爲連江丞次仕陞爲郡學生孫男六孺人之卒也後公十

餘年祔葬於公禮也是爲銘銘曰謂公隱邪爲政于鄉謂素封邪示我周行有美碩人君子偕藏石室旣封百世其昌

昌黎令封文林郎陳公曁配封孺人叚氏合葬墓誌銘

余聞齊督多循吏盖陳公其一云公名良輔字鳴治别號念齋御史勗之父也世爲齊之莒父人代有聞者公父眞爲文學有聲母曰崔孺人鴟公髮未燥則已失怙恃矣文學病革則持公

穉襁中泣曰而父竟以迍掖終他日成吾志者孺子也公雖幼已心識之舞勺而通博士業終日守一編側首吟哦群兒嬲之如弗聞也者二十隷學官試每屈其偶嘉靖丙午舉明經試南宮不第至庚戌危見收矣亡其策格弗録自是而五上皆報罷嘆曰此亦儻來者安能繫此而貌爪爲乃謁選得眞定之靈壽士民安之可一年而調繁改昌黎昌黎城惡山水漲圮其北隅虜倏至居民皇皇公戒嚴誓以死守虜衆薄而

攻旦暮且下公念北隅缺益厚集旗幟設木柵拒之虜疑有伏不敢進相持三晝夜度不能破乃引去於是微公事幾殆初入犯時民爭出城避寇城且空公馳至北門過走者具言城可守狀民稍稍來歸而備兵使者中訛言謂公無固志坐是得論劾人方爲公不平而公竟倦遊拂衣歸矣旣歸不問外事益務爲德於鄉歲租入輒隨手盡邑有大役捐貲爲士民先士民化之時御史君已多貴徵公程督甚厲萬曆癸酉御

史君舉省試第一人十年而成進士公喜可知也吾庶幾藉吾子以見吾父及御史君令襄陵公所以語襄陵令者如治昌黎御史君奉命唯謹三載考績封公如令甲公笑曰吾爲循吏孰與爲循吏父樂哉公去昌黎幾三十年父老猶思慕之爲尸祝特祠歲時伏臘不廢其得民如此公生正德丙午年五月二十日卒萬曆甲午九月廿五日春秋八十娶段氏贈太孺人有婦德生于正德辛巳十二月十四日卒于嘉靖丙

寅十月十六日春秋四十五合葬于某山負某抱某以某年月日窆男三長卽御史君娶蔣氏贈孺人繼李氏封孺人次勸娶劉氏先卒次助娶左氏孫男六元胤元受元敬元度元賓元復曾孫男二勸功元受皆諸生元胤以諸生旣廩君子謂陳氏固未艾也是宜銘銘曰公爲士有厚養而困一第阨公者天公爲政有保障功而有不得售阨公者人又胡爲哉阜昌而戩穀耄耋而歸眞蓋天人之際有不可逆定者或豐而嗇或屈而伸𦵏父之丘蜿蜒而嶙峋碩人與偕爾子孫振振

貴州左方伯麓池郭公墓誌銘

郭方伯者萬曆間名臣也歿十年而不克葬久之不佞入滇搜諮闕事始悉方伯公行誼而公婿朱中丞者遂以唐孝廉堯官之狀請不佞爲志其墓而銘之夫方伯敭歷中外幾三十年一再専藩而以貧死其賢可槩也按公狀諱斗字應宿別號麓池其先河南封丘人國初有諱福

者從征雲南以功授右衛前所百戶遂爲其衛人三傳而進副千戶又再傳而進正千戶是爲明威將軍諱彬其得明威稱也以公故配汪恭人生丈夫子三長卽公公生文弱不類將家子嘗私謂所親曰儒子當以經術起家耳安用兜鍪爲乃盡屏去孫吳書不讀讀毛氏詩日下帷毋問寒暑塾師避席屢矣而諸紈絝子率目攝之此戔戔者當以槁死公夷然不屑也十四隸郡庠而建安太宰李公絕奇之試輒冠諸生丙

午舉于鄉庚戌之南宮而明威公埸訃至公徒跣歸哀毀甚癸丑成進士除湖廣之孝感令民敬之如神君邑有殺人者獄已成公疑之有嫗而丐於前者公曰此探我也下之獄則真殺人者使嫗爲偵一訊而伏庭吏皆驚屬歲侵民多殍庾穀百千石業請于臺矣而未及報可公曰是且溝中瘠何能待久弟發倉給之有不可令坐其辜後事聞吏謂郭令知便宜慰薦之竟以高第徵拜南京戶科給事中初莞庫卽條陳十

二事汰其冒濫者人稱便一夕有數人伏堂下出懷中金爲壽則皆以公條陳故而受公惠者也公怒呼吏卒縛之踉蹌走免三載考績得封贈如令甲尋以汪恭人喪奔歸服闋補戶科給事中尋遷兵科轉左巡視京營於是協理者爲大司馬蒲坂楊公公爲之佐所經畫多合　肅皇帝以此知公有白金文綺之賜會操江都御史其藉權相爲忮多不法公疏糾之權相爲之與主得不罷而公竟出爲山西副使當是時公

直名大著而前都御史者亦遂鎮撫其地咨爲公懼公顧益自發舒不爲阻公之分憲也主驛傳先是民困馬戶歲費不貲公議官置馬給諸傳甫一歲餘羨以兩計者七千負郭居民甚夥日苦剽竊不休公議建外城盡護之民藉以完相率於城西立祠祀伏臘卽都御史欲脅郄於公卒無以中也久之擢四川左叅政已改貴州按察使值安國亨之變督撫議剿撫之宜未定公謂此狂酋家自仇殺不足煩王師撫之便督

撫以爲然則又請曰黔故滇孔道關嶺以西路險陋往來病之久矣國亨罪當罰粟計可得萬石藉第令修之平爲大道此百世利督撫以爲然下令如公策非久擢浙江右布政尋轉左公素熟于國計又持廉不取一錢漸鉅藩財貨出入以萬計公別爲勾校法著爲令宿蠹若刷服日則與僚從日游西湖諸寺且觴且咏詩成輒手書榜之人多傳誦者謝御史其鷙而張初報謁諸藩司欲撤去堂座公以舊規不許謝嗛之

中以蜚語太宰仁和張公知公廉意不直御史然被調去去之日僅圖書數篋耳則杜門謝客有終焉之志而中外論薦可十餘牘强之過楚而江陵相公有父喪還里弔者櫛比公獨不往江陵滋不悅時山西貴州俱缺左使部議欲以公補山西江陵持之竟補貴州公之貴州無幾歲當入覲而諸酋長以故事餽遺累千金公悉卻之已上計以老勒致仕蓋江陵猶以前恨云公既懸車服居士服盤桓山澤間甚適去城三

十里有進耳山者最幽寂公結菴其下讀易焚香不復親世事昆明名剎如妙高羅漢華亭員照之屬皆峭蒨可遊公每經旬杖屨一還性與衲子問難疑義而已公性好施與醫藥衾雁及棺槥之費歲無虛日諸衲子有所營建率倚公爲大檀越顧公宦而挫產橐中如冰皆死轉應之耳公內行惇至居家以孝友稱痛明威公之不逮養刻像事之每晨興爲具衣冠肅拜老而不衰公既推世廕於仲弟科累官至都護而卯

翼其季弟熙以鄉薦爲令尹公什九居外俸入盡以付季季所置產皆上腴公歸絕不問季季亦竟不言公老至不能具饘粥季若罔聞也者公謂諸子曰吾入仕久不能爲女具升斗之儲然女能自致何必待成業不然雖山積何益蓋季死而產乖盡公子顧能以清白世其家人以爲天道云公素無疾飲噉不異少年無何示微疾而卒蓋萬曆己丑八月某日也距生正德戊寅正月二日春秋七十有二元配汪氏封恭人

先公卒次李氏葛氏吳氏子七維城維邦維寧維疆維國皆業諸生多既廪者而維城尤以文名爲予所奬拔維省維民尚幼女四壻皆鉅族而中丞運昌其最顯者也孫男四孫女四以某年月日葬于歸化寺之祖塋公詩法錢劉時時出奇語其登岳陽樓酒酣放歌有影分疎樹方池月光瀉銀河不辨天之句膾炙人口所著麓池存稿十二卷藏于家銘曰公有口忌公者箝公口使不得逞公有才忌公者屈公才使不得

竟不忮不求毋躁毋競知公者號公爲貞爲白爲恭爲清鬱鬱新阡佛廬相應公也窀穸𦒘子孫之慶

張隱君暨配鄭碩人合葬墓誌銘

張隱君名圻字孟京别號少石山人其先世由固始入閩有諱楙者以鄉薦爲周王府紀善爲人方嚴周王憚之語其郡志中楙生濬濬生廷器凡三爲令長著循良聲也令君娶于唐而生君君才數歲而唐沕其繼爲賀孺人君所以

事之毋不如唐孺人者賀孺人亦憐愛之如所生君自幼有至性歲時伏臘及唐孺人忌日未嘗不涕泣汍瀾然至上膳賀孺人許則言笑自若柰何以此傷生者心令公固已異之矣已令公謝羅田縣事歸君實爲家督拮据家人產坐此不能竟學嘗循其項嘆曰張氏數世衣冠自我而中廢乎且丈夫不仕則當爲德於鄉名布衣之俠令四方慕義耳於是益務施與趨人之急不啻其身每遇歲饑倡義發粟以食餓者所全活甚衆又一日於篋中得遺劵若干悉聚而焚之至其所自奉一皂絺不掩脛藜莧之食取給而已君雖少文然其出入必本於人倫居令公及賀孺人之喪君且老矣猶哀毀踰禮嘗分箸故取其薄者及若鰥者人多稱之葉氏寡妹貧無依君竭力周給之終其身其孝友醇至多此類也公既好爲德而鄭碩人復時時從臾之碩人爲太守時佐孫女弁而歸君君從令公游宦四方碩人秉家政不妄費一錢惟以貧乏赴

愬者宛轉應之無所恡其事二尊人尤極色養賀孺人祝曰無以報新婦願新婦得婦如新婦耳君壯未有子碩人勸之置媵碩人晚舉勲絶憐愛之然持之嚴勲素醇謹所與遊皆一時知名士化碩人之教也隱君生正德乙亥年三月十六日卒萬曆辛卯年十二月十二日春秋七十有七碩人生正德戊寅年二月初八日卒萬曆乙亥年八月二十一日春秋五十有八男子四長即勲郡諸生婦王氏碩人出次𩊋婦陳氏

繼陳氏次杰娶朱氏次黙婦周氏棆少出爲仲叔後女一適陳文湛俱媵出孫男三孫女四其葬也在雲林山之陽坐乙向辛鄧原岳曰張氏固多賢志稱紀善公貨藥得數十金追還之而羅田公在海門嘗白一寃獄而不使人知皆斉行夫孟京隱者也猶抱畎畝之義乃其偶儷任俠夫婦同德知其流澤遠矣吾聞之徐燬云銘曰有丘墳如在坎畢如是惟張隱君與鄭碩人之居爾子孫食其餘福屨只耳

陳卿仲墓誌銘

余不佞之游於婦家也而友壻陳卿仲就木垂十年遺二孤數尺耳其奇似卿仲其窮壯於卿仲在時盖又若干年始克葬屬不佞自遼歸則二孤以狀請曰惟是先茂才之不及事先生也有不肖孤在惟不肖孤之不足以辱先生也有人瑞翁遺愛在不肖孤敢徼惠於人瑞翁而圖不朽人瑞翁者太守林德敷先生也先是人瑞翁於諸壻中獨奇不佞而憐卿仲今卿仲巳矣不佞則何敢無辭陳氏之先世有顯者至中丞公逵盐張中丞公廉吏與人瑞翁殁皆祀于鄉賢卿仲父中丞公既以清白遺子孫僅餘薄田數畝破屋數椽如蝸濡矣無何而鳥夷躪閩併爲煨燼則就方丈於都城以居坐益困至不能舉火卿仲夷然不屑日取藏書讀之自媮快也婦兄司徒公方治漕河念卿仲折簡邀卿仲欲爲之地卿仲謝不往督學使者司徒公同籍司徒爲居間卿仲避弗肯就試也久之始隸學官

不甚守其業時時學古文詞側弁而哦若聲詩也者諸博士耳之不知作何語率目攝去獨今梁山令趙仁甫與相倡和促剌不休然以其間就博山試又輒屈其偶以此名籍甚公卿間而前日攝者亦遂折節卿仲矣卿仲孝友天植内行醇備其避寇往山中挾女弟俱行道雨澗水暴發婦溺深澗中漂㬠許卿仲不問也巳間道走玉融病五日不知人猶諄諄問女弟安在其篤誼如此故人郭生無子老且死謂人曰陳叔

予且收我墳之卿仲至營其喪如郭生言乳媪佘辛卿仲哀毁如所生曰與日以祔我後世予孫省墓必分媪一盂麥飯幸無相忘居恒念張太孺人之不及封願得以身當之則發憤下帷申旦乃止一日大劇嘔血數升遂不起年僅二十五耳婦林氏卽人瑞翁仲女二子長卽价夫爲郡諸生次薦夫甲午鄉貢進士俱能詩孫男四國禪國杼國柷國枋孫女八卿仲生於嘉靖巳亥九月一日卒於嘉靖癸亥九月十二日塟

于萬曆某年月日塟在某山坐某向某卿仲名朝鉅字輔之以字行稱其別字云小史氏曰陳氏父子俱負儁才卿仲厄於年而不得售夫天既與之矣而又奪之既屈其身矣而又永其名有不可曉者嗚呼無涯之智結爲大年卽使壽如宾靈人與骨俱吾何取於卿仲銘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報視其履石室既扃君子攸寧陵谷變遷徵余斯銘

西樓全集卷十四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五

墓表

明定國小侯徐公墓表

光祿寺大官署監事陳君時應墓表

行狀

大中大夫江西左參政海洲陳公行狀

封承德郎吏部文選司主事黃公行狀

明登仕佐郎大理寺司務雲門陳公偕配林孺人張孺人行狀

保昌丞吳公暨配劉孺人側室陳孺人行狀

王茂才知守行狀

先大父行狀

先考文岩府君行實

丘嫂林碩人行狀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五終

西樓全集卷十五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纘天士重刻

墓表

明定國小侯徐公墓表 代

嗚乎此明定國小侯徐公之墓按狀公名廷輔字君渥別號葵軒今太師西亭公元子也　高皇帝既平天下裂土而封功臣於時中山武寧

王功最大褒寵甚至王既薨子世其封未幾文皇帝起北平王次子復用靖難功封定國兩公竝建二百餘年勿絕南北秉樞爲諸侯長癸自定國始封迄太師公凡八世太師公娶王夫人爲成山伯女禱於神而生公公爲人玉立沈毅寡言喜讀書善騎射列侯爭下之今　上丁丑駕幸山陵公以勳衛護行賜一品服甲申駕幸玄宫復命公隨侍賜賚尤渥先後管理紅盔將軍及叉刀圍子手皆出特　旨公謂此古緻衣虎賁之士朝廷以備非常者奈何凋敝至此乃爲清占役杜朘削禁衛一時改觀每大朝會金甲成行趨蹌甚肅公之教也公內行醇備事太師公曲爲恭謹務中其懽居王夫人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太師公恚曰我在女何得爾乃勉進薄粥猶蔬食經年雅言吾祖提十萬師橫行沙漠繫元孽如雛兎眞男子事吾徒鮮衣怒馬日逐少年場此爲圈中豕耶方海上告警羽檄紛紜公每慷慨欲請一旅効行間曰吾當纓

奴虜酋其背耳識者咸謂公智力足辦非獨說言乃年未及強齎志以歿命也公生卒詳具墓志中初娶張英國公女繼娶湯靈璧侯女子二希皋希夔墓在賜地之次　其曰明勳舊封公者五人中山之後居二可謂盛事徐小侯負才而多奇氣竟其所之庶幾武寧餘烈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兆而未殺有遺恨焉

光祿寺大官署監事陳君時應墓表

嗚乎此明大官丞陳時應之墓按狀時應爲閩

著姓系出光州五季之亂徙居閩至贈公姓乃滋大贈公諱其以鄉貢爲如皋學官用子貴贈戸部尚書郎贈公生柯是爲參知公嘉靖中名進士兵備贛州有大功載郡碑中娶于林寔生時應時應甫襁褓而林恭人見背稍能言參知公謾語曰識而母否時應跪對曰父在卽母在耳言隨淚下公大奇之十九補邑庠生屢試不售已以參知公敎入太學非其志也時應挾一蒼頭襆被往至淮揚河氷已合時應布袍皂帽

策蹇驢而北再旬而抵長安太學諸冑子挾厚貲而明得意鮮衣怒馬出入狹邪之間騶從甚都時應絕不與通日與一二窮交閉戸爲文酒會葢時應客居三年自言不識邯鄲倡作何狀儕輩多姍笑之時應持之自若久之聞參知公病急馳歸曰吾奈何捨晨昏而萬里也而參知亦念時應甚已相見大驩益健食如常時應恂恂色養參知公安之文善治生拮据家人產歲租入倍參知公時已斥其餘爲公治丙舍築臺

榭以備遊觀公每爲引滿參知公歿時應已逾艾哀毀過禮人以爲難其居喪造次皆有法程旣塟猶經年居廬其孝如此服闋謁選得大官署先是時應單騎北行旣抵都蕭然旅泊人無知其爲貴介公子者時應又能勤於其官諸公愈益重之然時應終不自得居恒扼腕謂大丈夫不能自致功名乃以貲郎終乎每鄉里宴會輒謝病不往人頗怪之而時應亦覺憔悴不耐勞無何遂病病卒不起年五十九耳時應已失

恃依繼林恭人恭人愛之不啻若已出時應亦奉之如所生參知公有庶弟杞少時應二歲時應莊事之出入必偕闇闇如也時應自甘澹泊服御取布素無華至事參知公及奉賓客皆極豐腆不爲量與人交愷悌率易不設城府人有過不憚面質之褊心者或不能容惟不佞素知君信其爲篤行質直君子也憶在長安時時應命駕杯酒流連余謂時應人生適志耳時應家幸不乏何苦以七尺而殉一官時應深頷之乃

未及決策而溘先朝露豈非命也時應卒時爲萬曆乙未年五月一日配鄭氏侍御鑰女男子二長女修次女存皆隸諸生女修娶於鄭而女存爲余壻孫男二志道女修出弘道女存出女子五婚嫁皆士族其塋也在鼓山下岐之陽

行狀

大中大夫江西左叅政海洲陳公行狀代

嘉靖中不佞與陳公君則爲同舍郎雅相善也久之後先歸浮沉里社時時文酒過從又久之

則公不余鄙以其女女子子稱姻家矣公之卒也不佞哭之慟既除喪其孤鳳鳴深衣練冠垂涕洟而請曰唯先君子之習於大夫也願丐大夫一言藉手於作者不佞哀而許之蓋陳之先由汴固始入閩聚於南郊之臺江其後於郡城之金華里居焉故陳氏遂爲閩縣人有諱粤者好爲德於鄉閭鄉人多之粤生紳紳生塋塋生源清是爲贈戶部公娶馬安人爲贈尚書石岳公女實生公贈公嘗一領鄉薦顯矣乃僅爲如

皋教官以卒其得稱戶部也與馬之得稱安人也則皆以公貴公幼就外傅已刺促博士業有聲林梅西先生一見異之妻以女稍長籍弟子員益自力爲文章而湛邃於理旨每試輒屈其偶矣王御史瑛者名能知人按閩校郡邑士得公奇之爲延譽遂以庚子舉於鄉於是贈公以謁選之京挾公行明年贈公埸京邸公搏頰叩天哭日夜不絕聲已策一馬篳扶喪歸也而馬安人以哀慕贈公亦埸公固柴毀幾不勝喪日

絮泣曰天乎不使吾以升斗逮吾父母蓋又十年爲嘉靖庚戌始以進士高等授戶部主事戶部弊竇如鼠穴而公之督京倉輒摎剔其積蠹若而條曰吾不能共猾吏治也未幾監督淮漕則蠲貧民之歲租輸廛錢者而民尸祝之矣滿三載考奏最稍遷員外郎郎中頃之出爲杭州府知府公之爲郎中也當京察尚書方公鈍署公考冠諸曹郎名藉甚而吳公鵬爲太宰吳固浙人雅識公於漕運時適欲得公爲浙地重浙

首藩而杭直孔道簿書山積諸冠蓋相望所非時報謁者至不遑寢食公曰使吾奪諸令尉權屑屑期會則有所不暇抑豪右持大體召父老問民疾苦爲興利除害吾宴坐堂皇猶掇之矣郡勢家割西湖旁隙地淤爲葑田耑其利湖益塞湖旁田數萬頃皆坐困公按籍而核之疏水所由溉田乃大饒卽勢家憾公然卒無以難也以共餘治郵傳供張甚設賓至如歸最後島夷躪浙船主王直爲之導窺杭鉅麗甘心焉羽檄

旁午與胡總督宗憲計誘直降磔之市事聞賜白金文綺會流賊入江西憲臣有死事者朝議擢公爲江西按察司副使兵備贛州得便宜從事公愈益發舒布威信明斥堠水陸皆有備軍聲大振乃嚴師期冠一韎韐而馳之先定太和破賊百餘艘俘其魁賊殊死走萬安公乘勝趣萬安逆戰於谷口伏火器魚榜中盡殲之所鹵獲以千百數賊無噍類詳具陳符卿昌積碑中而賊酋林朝曦梁寧等復時時起爲亂公復贊

幕府擒之部中悉平遂晉其省參政公之有功於江西甚大度且不次遷矣而忌公者方貴公苛禮公不爲屈則爲蜚語媒孽公公笑曰彼豈謂吾怙功難於棄一官邪吾不欲効褊心者嘵嘵然以尺寸自白竟拂衣歸年方四十七耳公爲人方嚴威稜可畏目閃閃如岩下電與人交絕不設城府內行尤醇至念贈公及安人之不及貴每歲時伏臘涕泣汍瀾與其庶弟杞極友愛庶毋邵二十三而寡公所以事之甚莊暴其

節於有司表異焉杞少長悉推贈公產與之佐以橐中裝別置田若干與羣從兄弟而貯厚其額者內外屬咸倚公如外府纂譜牒葺饗亭立祭田以供祀事人倫備矣既老治第舍耑陽傍開別墅精廬中啟鑿方塘亭之五柳雙桐觴咏自適郡國守相素嚴重公每延爲鄉大賓公爲一再行不竟往也而其病欲盍猶以鄉飲不勝瘁故卒之年爲萬曆丁亥年五月二十九日距生正德丁丑正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一嗚呼

公以名進士敭歷中外至三品而縉紳學士猶惜公之用未竟其才既退優游家食二十餘年撫膝下三世受命考終而縉紳學士猶惜公之享未竟其福此不佞所以哭公而慟者也公諱柯君則其字別號海洲配林氏贈安人先公卒學諭泰女即前所稱梅西先生也繼林氏封安人男子一贈安人出即鳳鳴太學生孫男二女脩女存曾孫男一志道女二孫女五鳳鳴以萬曆庚寅四月初一日塟公於古山里古岐鄉祔

贈公兆坐辰向戌鳳鳴之居喪也造次必以禮有孝稱而諸孫皆朗秀世共家公可以瞑矣不佞不文不敢侈其詞以誣故人地下故述其履歷如此

封承德郎吏部文選司主事黃公行狀 代

黃氏先世家錫山有諱士賢者實遷寧陵自士賢遷寧陵族始大然亦多隱德士賢生六老六老生欽欽生宣宣生緩緩生榜娶於楊生二子而其次爲封吏部公吏部公諱卷字文仲學者稱東陵先生公五歲而孤族中豪謂是藐諸孤者易圖也爭齮齕之母楊度無如之何則日抱二孤泣於庭公引裾問故母且泣且告也公指天自誓異時所不報若者有如日發憤下帷手一編矣十歲通周易大義爲文泚筆立成十三籍博士既廩而學使者見海翁公東溪徐公東原朱公皆名能知人後先推轂之然竟不第最後以諸生久次應鄉貢公嘆曰吾逢掖三十年十上報罷今且老奈何與兒子輩犄角乎遂棄

去或謂公即不愛一官獨不念引裾發憤時邪公謝曰主臣吾有孺子在是能畢吾志蓋通政君少而多奇徵公以此自負業已日夜程督之矣隆慶庚午通政君舉於鄉遂成進士公謂所親曰吾嚮者固言之以身見奇孰若以子見奇乎而先是齮齕公者咸蒲伏請罪公不問其長者如此通政君初授內黃令公輒舉古循良吏以諷之謂唯惠可以得民唯廉可以律身當官者以爲格言已君擢選部公來京師則申飭之

勿務進趨勿徇權力辨官材持公道庶幾乎勝
任耳以故通政君所至治辦有聲而公亦再受
封如其官初通政君念公與王太安人春秋高
請告還里有終焉之志公促治裝曰吾幸壯善
飲孺子當服官思報効毋吾二人以也公既轉
員外郎中益杜門不通書問約束中外無得以
私請郡國守相往候顔色公謝謝不任拜謁至
相語曰吾郡中都不知有吏部郎父鄉飲大禮
迫欲得公爲重公強起應之後遂謝不往也通

政君遷太常少卿改右通政竟以念公故因冊
封蜀藩遂過家而邸報轉左則君已疏乞歸矣
歸無何而太安人卒公有痰病遽發遽愈既緜
居忽忽不樂已復發遂不可支通政君遍求異
方終不効病革遺命無作佛事喪葬一視文公
家禮執通政君手嗳語而逝嗚呼公所謂得正
而斃者哉公性篤孝事母楊幽爲恭謹母持孤
子甚莊公所以孺悅之者無所不至侍疾衣不
解帶藥非親嘗不以供居喪毁瘠幾滅性與伯
兄相處五十年尤極愛敬通政君稍貴盡推故
産與之曰此母志也馬氏老姑與母黨諸楊兩
家中表公待之如兄弟歲少侵輒散粟以贍宗
族病則挾醫視之與之藥貧不能喪爲之衾歛
與之材四方人人誦義矣公爲人方嚴人有過
面斥之及與人言破赤心相視無他膓人益親
之生平無嗜好獨喜古圖籍積至百千卷庋之
一小樓坐卧讀之經史百家以及稗官小說無
所不漁獵客至抵掌而談今古纚纚不休惟不

喜釋子書曰其語妄不足溷吾目也公於訓故
尤精根極理要執經問難者屨嘗滿戶嘗刪定
蒙引存疑二書至今傳誦之晚年更著四書宗
旨研精極思殆忘寢食書未就而卒余唯中州
多耆舊之士往往以奇節稱乃若德行文學較
然不悖所聞則吏部公爲之嚆矢今書具在文
獻足徵即俎豆尼谿之側其孰曰不宜公初封
文林郎以通政君内黄報政故再封承德郎則
以大婚禮成覃恩云公卒以壬辰二月十五日

距生辛巳十月十日得年七十二配郎王封太安人子二長克念郎通政君娶張氏繼李氏邵氏贈封俱安人次克燒鴻臚寺序班娶王氏孫男五維城維封維塀維基維垣通政君以七月四日奉吏部公與太安人合葬於城東七里之原將乞銘以圖不朽不佞屬在肺腑知公質行獨詳撮其大者具列爲狀

明登仕佐郎大理寺司務雲門陳公偕配林孺人張孺人行狀

萬曆甲午不佞初入計曹於是廷尉屬雲門陳公與鄉里十數公同官京師者朝夕過從甚懽也而公年又最長每聚會輒推公爲祭酒偶不至則惝然不樂如是者久之旣不佞以使事出閩問稍疎比余再入京師脩故事如初然覺公貌少衰輿亦漸減旬日而公病病卒以不起矣公子勲扶廣柳南還將襄大事則徵不佞爲狀而邀葉太史爲志若銘公元配林孺人者先大夫中表兄弟也公於不佞爲尊屬不佞沭浴戒德久矣敢不供命公諱樂字九成別號雲門其先爲光州固始人宋戶部侍郎德剛者爲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遂家焉其聚族於今之藤山也則自公大父垖始垖生銑弘治乙丑進士守太倉州太倉公生道沂贈登仕佐郎娶于鄭爲少谷先生女次生公太倉公官旣不達則日督諸孫力學而公自爲童子時以穎異稱嘗從塾師受書一日師與其徒講易公從旁竊聽私爲訓故嶽嶽出師上塾師大驚太倉公聞之心獨

喜比寢疾則手其袍笏而授之曰繼吾志者孺子也時公已籍諸生名大譟隆慶丁卯始舉於鄉而太倉公不及見矣未幾登仕公亦歿初登仕公得奇病公晝夜入侍不解帶忽見有物舉床者三侍者皆走匿公不爲動卒亦無他居喪哀毁踰禮有孝稱服旣除時當計偕以方營兆弗行公念鄭孺人且老願得祿養終餘年與辰下第遂謁選得南靖學官蓋猶以便養故而鄭孺人亦竟不之官公乃身往而留其配張孺人

侍鄭孺人安之居南靖五載所成就士類甚多尹共者驕貴甚欲公有所降禮公不從又時時以他故齮齕諸生公持之強尹日伺其短無所得乃已歲時學使者下教曰部中有不檢宜懲者悉以名聞公遂巡謝無有奈何毛舉而誣諸生先是新進生必贄具然後許廟見公嘆曰此市道也吾不忍人以狙獪面孔相視立命廟見且勑其貧者勿用贄以故諸生咸愛而親之先後部使者亦無不爲公推轂者已擢南雍學正

可一年而以鄭孺人憂歸服闋補北雍兩都人士咸願出公門下爲幸公旣久次當轉司務時有他部缺而大理稱冷局愛公者欲爲公道地公不荅吾寒骨固習爲之吾不爲誰爲之者人謂公慕恬退而甘寂寞有古老之風公又不肯浮沈其官時佐廷尉有所建白務持大體大理歲決獄中璫奉詔往視供帳甚盛費不貲猾吏緣之爲姦公覈舊籍爲之中制事事治辦人不得侵漁減公私費十之四廷尉以爲能欲倏爲

令會公病不果公性儉約服用無紛華布袍疏食取給而已所居環堵之室幾不蔽風雨卽寒士不能堪公于于然安之在大理已再滿考人冀公且遷而公逝矣死之日至不能殮葉太史進卿與諸同鄉經紀之僅得歸柩視其寢室蕭然如逆旅傷哉貧也平生所著述皆零落不傳僅存易說六卷往往多微言詩歌翩翩有獨得之趣書畫皆不經意而各名其家又嘗輯古今應變事蹟爲一書曰經世要畧識者謂公負奇

而不行試厄於閒曹命也夫公生嘉靖壬辰四月二日卒萬曆丙申十一月二十五日年六十五初娶卽林孺人早夭無出繼卽張孺人生子四長勳以選貢入太學有才名娶詹氏次烈郡庠生娶林氏次杰娶葉氏次然娶何氏孫男六維城維域維垣維墀維　女二一適倪廷　一適胡琬林孺人生嘉靖癸巳三月十七日卒嘉靖甲寅十二月十三日年二十二張孺人生嘉靖戊戌十月十五日卒萬曆丙申八月十九日

年五十九公後孺人幾三月耳林孺人奉舅姑極孝謹張孺人事公久尤稱內助皆賢媛也塟以其年其月其日墓在其山坐其向某不佞謂公土木形骸而風流不乏與人交絕去城府而中實方嚴其行誼流品要當於古人中求之耳不佞不文姑撮其大者而爲之狀

保昌丞吳君暨配劉孺人側室陳孺人行狀

先是吳氏諸孤將塟其父保昌君于郡城之西

郊而以其配劉氏貳陳氏祔焉一日維鎬衰絰而墨其容造不佞曰唯先君子之以文法起家也而縉紳大夫推轂之歸而不鄙夷於縉紳先生也與之游令襄大事敢徵狀於吾子而徵惠於作者不佞敬諾蓋不佞竊見乎今之習文法者齪齪守其家言不能引於一切之外幸循資得一官不自貴重纍纍捆載歸以爲是固然耳乃今觀於吳君其進退一何潔廉君子也君先世出延陵不知其所由入閩有諱郎者登宋淳熙進士爲上虞令凡四傳而爲崇仁公諱真以篤行舉爲崇仁簿轉徙于長樂之十六都家焉真生富富生鑾鑾生法靈法靈生宗泰皆不仕宗泰娶於劉而生君君少業儒已廢去曰男子何所不見奇又何事佔俾而匏瓜之爲於是稍習書獄傳爰書得推擇爲掾文無害矣即訊牒移者輒從輕比不肯爲深文以故人人稱吳君長者久之謁選吏部試其文高等超授廣東保昌縣縣丞君爲人勇有幹力公廉不通饋遺人

謂保昌饒君幸自爲計君謝曰吾弁髦其官弁髦其節邪卒不變無何翁源大饑姦民挾衆爲亂君奮然請得身當之而兵憲劉公穩者雅亦才君檄君置幕下悉以兵事委焉盜尋平上功狀則兩臺交獎之矣令其有賄聲劉公廉其狀以屬君君逡巡不敢當徵風令令反疑君搆已嗛之南雄守周公思久愛君甚則亟行縣奪縣印授君君固辭不可令迄罷去君既攝縣益自力爲苦行日供具不過一二簋噐食衣一短後

衣蠹穿欲行金錢者望君貌皆咋舌去故事樂
戶每置伎則饋常例若干君抵之地罵曰豎子
敢以此汙乃公立叱出之邑有淫祠黠僧倚爲
姦利君毀其祠斧佛像焚之聞者惕息已署英
德署翁源其苦行自力大率如保昌時邑尚書
譚公大初少許可每見君輒呼淸白父母云然
君性訑不善作婐婀態而骩法者心害公會劉
兵憲謝病歸而周守入計君嘆曰微二公誰復
明我者即日解印綬去職而周守抵南康聞君

行慰留之不得則邀君具賓主爲文祖之且爲
言于藩司得以致仕歸橐中裝僅僅耳君睨笑
曰吾有孺子在視橐中裝孰多蓋公在保昌固
已私奇維崧兄弟禮明師敎之矣既歸則益治
丙舍勤督之斥買書至千卷庋而授維崧等居
恒語云而父不難棄一官歸守一空囊貫惟孺
子才得以經術自致以己見奇不若以子見奇
耳及二子業既成君喜曰兒幸且貴是橐中裝
不薄君以此益務爲德傾里閈矣憲副蔣公以

忠侍御陳公奇誅後先爲邑令聞君名數存苦
于家君一再報謝遂引避不見吾下吏安敢抗
禮於縣大夫其恭謹如此君始負氣矻矻不可
下然不爲城府君恂恂不能言至抵掌論事髯
盡張每晨興揖其子孫嚴若朝典而對賓客接
之温然日治家人產取自給而貧乏赴愬者未
嘗以無解無論君大節皎然即其他質行庶幾
不倍人倫者邪君先娶劉孺人有婦德佐君爲
儉勤雖貴無絲枲之奉而陳孺人以側室侍君

三十年無幾微忤事嫡劉甚莊皆足述也君諱
臻字希舜別號平岡卒萬曆戊子五月初七日
距生正德己卯二月十一日爲年七十劉孺人
卒萬曆己卯八月初三日距生正德己卯四月
廿六日爲年六十有一陳孺人卒萬曆丁亥七
月十七日距生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六日爲
年五十有一墓名獅山坐辰向戌葬以萬曆庚
寅三月初一日子五長夢岳即維崧候官廪生
劉出次夢京即維鎬舉乙酉鄉薦次夢斗次夢

旭俱陳出次夢桂則繼李出也女四孫男四應兆應碧應璘應珂孫女六婚嫁皆士族維鎬者不佞同年兄弟也故知君者莫若不佞不佞具列其可傳者備史氏採焉

王茂才知守行狀

王茂才諱中式知守其字別號靜虛系出太原渭子晉之後五代時入閩遂爲閩之候官人世有顯者至明而可訓公鑛始著嘗以三禮領鄉薦兩爲校官稱良師鑛生贈公謨謨生君爲刑

部郎中有懿行詳具郡志中實君父云母張封宜人生丈夫子二君其次也君少秀穎每從塾師問難疑義進退若成人里中兒稍已目攝之矣刑部公以春秋顯君則亦受春秋學刑部公奇愛之無何而刑部公見背君哀毀骨立讀禮之暇發篋徧讀所藏書每至丙夜不休服除籍博士弟子於是錢塘田公爲督學馬平王公爲李官爭推轂君也君名籍甚一時然每省試輒覆落客謂君不當釋耒耶君嘆曰良農能爲耕

不能爲時穫當預我鎡基耳益下帷發憤至丙夜不休及伯子庭桂舉於鄉君而後喜可知也以爲吾可以報刑部公矣君既耽學晚病足不能出戶獨臥一小齋齋頭古書數百千卷且讀且乙一二佳客過從商榷古今作箏藿食泊然相對自諭快也君與人言諄諄如不出口其內行醇至有古長老之風事母張宜人以色養宜人老而亡恙宜人以天年終猶孺慕不能已已伯兄中立卒君收其遺孤子視之伯母藍早寡

而無子君養之終身伯父某貢入太學卒於途君走千里外經紀其喪歸葬之備禮已其嫠若孤相繼卒君所以喪之如初卽內外屬視君爲外府君竭力應之無所悋其天性也伯子既計偕無何坊責逋者日噭噭客爲君歎君姑徐徐而子既不幸柰何一旦取辦於若君謝不聽吾終不以貧故使吾兒負他人金地下覩其籍若干舉聘金償之諸子錢家各意飽而去以此人愈益多之林宗伯之脩郡志也開局芝山寺中

一時脩纂皆知名士而君與焉林少許可顧獨
稱君行誼卽君之爲人可知矣君以正德戊寅
十二月十二日生以萬曆庚寅年六月十三日
卒春秋七十有二卒之月盥櫛如常手一卷而
絕配林氏子三長卽庭桂娶於張次庭槐娶於
朱繼娶於葉次邦楨諸生娶於陳女三孫女七
婿嫁皆士族其顯者爲進士林紹用君積學有
蘊藉足以自見猶然老文學而不得售諸子翩
翩玉立足以償君之志而不必盡效卽效而不

得享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塋在某山塋以某
月日余不佞與邦楨交最久故不辭固陋爲述
其槩而使之請銘

先大父行狀

先是大父文林公卜兆於官峰起冢甚壯既若
干年大父卒啟之有蟻徵先府君改卜得吉壤
去故窆高可數十步而以大母林太孺人祔倅
不能爲備禮其後五十年余小子將脩闕事稍
爲封其土立豐碑表之於是敬敘次其遺行以

示永永大父諱忠字誠夫學者稱思齋先生蓋
余鄧氏由淬光而入閩也代有顯者及高曾而
下抱畝畆之義終焉曾大父繼明公娶於陳而
無子繼娶於張有丈夫子三人繼明公之卒也
張孺人年二十四耳日撫諸孤而程督之又能
以儉勤守其家適有天幸田數穰業乃大饒大
父既少孤事母張益爲恭謹甘旨之暇下帷讀
書至丙夜不休而時洪鹿溪先生講二戴大義
大父與長公文夫往受業於是大父與長公皆

以諸生既廩長父任俠而大父侃侃長者同舍
生咸目異之矣其最高弟則太守林公德敷亟
謂大父奇士也每有所著述人人爭授簡名籍
籍起至其試於鄉輒不利嘉靖初以貢入京師
羣公聞其名邀致之久之謁選得廣東饒平訓
導而長公先亦以貢訓合浦矣大父性操切居
恒以禮約束諸生故事學使者出行部則校官
率諸生越境謁大父至則戒諸生不得越境謁
曰此令甲也學使者誰何之具以名對而學使

者愈益重公無何府君舉於鄉而大父亦遂改廣西賀縣教諭府君謂廣以西道惡竟不欲大父往大父嘆曰孺子何知即吾爲儒生師視爾於今也是謂不得於身於其子而吾何以道惡爲解使謂弛負於子而丘園自高爲又何可謂不得於身於其子也且吾幸未老稱爲儒吏作率譽髦惟是稱圖報耳非久卒於官而長公罷合浦歸後十餘年始卒初張孺人坳大父猶困諸生早起挾一冊治家人產課耕者日昃反舍則健闢琅琅佔俾聲以爲常其御子弟甚莊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每居庭無敢以綺纖進者與人交驟即之廩如徐而察之溫如也蓋不佞聞之府君云大父生成化壬寅八月十六日卒嘉靖戊戌九月初七日年五十七林太孺人生弘治乙巳八月二十三日卒正德丙子十月二十三日年三十二大父之稱文林也與大母之稱太孺人也皆以府君令香山時奏最得封三子長府君其嘉與府通判爲太孺人出娶葉氏

封孺人次遂娶高氏繼娶袁氏次遲邑庠生娶黃氏早夭則媵嚴出也二女一適鄭林出一適謝嚴出有孫原德大秋原錫原遇原岳

先考文岩府君行實

先府君之棄諸孤也且十六年矣於是不肖弱不曉事其懿行盡軼弗傳而所爲狀若志亦寥寥不甚稱及不肖少壯益習諸長老時稱述先府君一二事輒志之而粵人則已列府君名宦傳中尸祝之矣其敘致甚詳以爲古循吏卓會之流會林宗伯修郡志不肖始摟其本末具上之林故嘗與府君論詩不合罷去事遂寢不肖日怔怔怦怦懼先德之就泯無以藉手地下謹摭其遺事輯爲行實附之家乘云府君諱遷字世喬別號文岩其先由浮光入閩聚族於閩之遂勝里竹嶼之陽鄧氏之爲閩人也自宣議公始著宣議公諱典仕宋爲宣議郎譜所稱一世祖者也數傳而至文正公生七子一子誠洪武間以明經薦爲黃州太守著聲一子定徵遺逸

不起能詩與王典籍恭相倡和有耕隱集行于
世而第四子祐者亦能詩徵辟俱不就嘗舉百
金裝爲鄉父老獨重科鄉人德之祐生光光生
卓卓生珩珩生亮亮生三子次爲思齋公忠以
鄉貢終賀縣教諭娶於林是生府君府君之爲
兒時則已危行長者矣思齋公嚴持府君急嘗
夜讀久燈燼削松木繼之傷指豬其衣也然不
使思齋公知無何大母卒柴毀殆不勝喪思齋
公既司訓之饒平而府君用禮經籍弟子員卽

當家給政役顧業益進嘉靖戊子府君年二十
五舉于鄉下第歸築一室於東山之文殊寺刻
曰文山人讀書臺則文岩所繇稱矣已入太學
遊諸公間盡傾其偶間以其經授諸生屢常滿
戶外府君既博闗其爲經多獨得不盡沿陳氏
故久之大父卒於昭潭凶問至府君哭幾絕馳
一衛而南哀慟驚一路人時人稱之又明年爲
甲辰上春官復不第乃謁選得廣之香山香山
孤懸海島中號盜藪難治府君甫下車則謁故

黃大司成得鄉禮頒行之每朔望朝其父老爲
講說大義又捐俸買縣地之仁山剪棘立書院
與邑弟子設俎豆稱詩書不期月羣盜解散邑
故貧而順德新會豪據其產十之四稅各歸其
邑而轉輸之稅屢詘卽武健吏安能越他縣侵
吏權一日府君召其豪詰之好爲約籍其首者
一視士著不然吾且以藉籍而朋豪相顧稽首
唯府君命逋負始息新會豪趙恒脩匿三竈腴
田千五百畝多椎金錢與諸用事左右爲姦府

君以督府檄往視核出欺者爲儒學義田還報
督府以爲能移文十邑爲守令勸已復薦之於
朝而乇治行疏亦可十餘牘庚戌考最進階文
林郎得贈典如令府君既撫其民而敎之又以
其暇從黃公講誠明之學黃少許可獨推轂府
君爲延譽名益振擢判嘉興且行屬春作輒出
俸金四十兩市牛酒勞諸耕者民大悅爲立碑
于石岐頭紀其事至嘉興島夷方蹦浙中府君
則請城嘉善曰是松江間一喉舌地哉人或難

而時詘不便府君曰往者盜起而長矛之䊸爲新予弟憂印所焚蕩奚啻一城之費居則又以大役難成不事事非計也乃身往行城及城成而郡丞仰功禦馬嘗一攝海鹽適寇攻海鹽則守海鹽攻乍浦則馳守乍浦府君疲兵事稍困欲投劾去會章慶格李冢宰之再被召也道由浙府君以病不往迎李謂府君鄉人薄我又攝海鹽時鄭少宰舍人怙爲私府君無所假貸鄭滋不悅竟以丙辰大計歸而胡司馬在鎮論府

君城守功得賜帑金十兩府君嘆曰吾奉職無狀固罷一田間老叟朝議猶序其績邪既歸立義田百金供族人之死喪及婚嫁費時出橐中裝助之常苦不及歲治棺若干皆美材遺人家人忌惡以爲不祥府君行之自若其自奉甚約賓客過從不算器食杯酒流連談藝而已而以緩急告者宛轉應之無所恡府君尤負人倫不肖鬈時府君奇愛之則於童子中得林雋卿陳用吉使從孺子遊曰吾不欲使狡者溷孺子而

最後得從兄心父器之所以督課館穀有加不數年雋卿用吉試諸生高等而心父舉於鄉遂成進士令府君故邑人咸服府君知人府君於書無所不讀至老嘗不釋卷其於方藥相塚星卜往往以其意爲之即名其家者皆出府君下於詩好建安陶杜下及長慶文好眉山父子汪洋自恣不爲鉤棘語晚得冉陽山大樂之築精舍其旁鑿洿池環其外堤上皆植梅柳肩輿獨往一平頭負書囊先驅時藉草坐側弁吟哦與

至泚筆成十餘首意殊適也所著有禮經講義及山居存稿藏於家其餘散逸者尚多府君生以弘治甲子九月初七日卒以萬曆乙亥十一月三十日年七十二配葉氏封孺人而不肖母王氏則卒業太學時娶爲側室者也府君莊蒞孺人迄於白首揖諸子如賓不冠不見庶幾萬石家風諸子長原德郡庠生娶林知縣以穀女次大秋邑庠生娶葉知縣繼熙女次原錫娶黃長史仲暘女繼娶黃次不肖原岳娶林知府懸

澤女大秋葬出原德原錫原岳俱王出諸孫長慶善娶田茂才萬方女次慶禧郡庠生娶鄭溎官日休女次慶宣郡廪生娶楊國子生道華女次慶衆郡廪生娶翁翰林院脩撰正春女次慶寵聘吴知縣萬全女孫女一適陳汝存邑庠生叅政柯孫男一適陳士寵國子生太常卿聯芳孫男餘尚幼府君葬冉陽山伐山得坎偟容槨而二毋皆不得祔

丘嫂林碩人行狀

丘嫂林碩人之歸伯兄也不佞猶在襁褓碩人子畜之不佞於碩人不啻毋也不佞稍長益莊事碩人及不佞成進士過家碩人喜且泣曰小郎且貴矣老婦戔戔將且暮塡溝壑恐不能待則願以弱子屬小郎不佞謝不敏益不佞未起家而碩人病病卒以不起年僅五十七耳不佞即無以報碩人而會猶子禧爲碩人襄大事則爲述其婏節徽惠名公乞一言以志之林碩人者故揭陽令以穀女也毋曰谷孺人弃而嫁女得君在先大夫爲冢婦於是嫡毋葉孺人始衰而吾毋王孺人善病碩人處兩姑之間皆得其驩心滫瀡旨甘手而進之無不親幸碩人者女得君雖爲家督乎顧碩人嘗居閒幸毋欺即碩人稍不與聞又輒困於是家政一切倚辦碩人若操丈夫權矣而碩人事女得君愼甚不敢以褻見人愈益賢之女得君守諸生不得志輒發憤下帷至嘔血碩人從旁解之曰是悠悠不可知者奈何以七尺殉乎而會先大人坳一二不

逞者復起大訟齮齕之女得君邑邑不自得碩人復爲之營解不使女得君知也然女得君亦竟不起遺孤二俱幼無何其少者復殤碩人抱禧絮泣曰吾不難相從地下也奈此如綫者何禧始勝衣則日程督之學至一歲再更師已隸博士弟子碩人嘆曰兒庶幾能讀父書地下有言幸不辱命矣初女得君既廢箸買宅或以爲凶君病革閒語碩人必徙居吾魂魄不安此故碩人既爲君營塟即謀徙宅費皆不貲無不自

碩人手指出者又以其間杼柚獲力作刻期紡
功季年業乃大饒歲租入倍於女得君在時人
謂碩人何讓寡婦淸哉碩人幼通孝經及內則
諸書慷慨知大義揭陽令死無子所遺貲鉅萬
碩人謀之宗老爲立後世其祀每歲時必之墓
所哭盡哀以爲常奉一寡姊相莊迄於白首碩
人卒姊哭之慟不旬日亦卒其孝友惇至多此
類也碩人旣勞於家秉季年精神益衰八月之
日夢與人以女得君之命逆之與之期遂以逾

月月朔下世嗚呼碩人之稱未亡人也十有六
年其心豈一日忘女得君地下哉碩人自謂得
死所矣惟是碩人以一婦人爲吾家持門戶四
十年非直不佞有生成之感其自先大夫以下
寔饗之則安得使之泯沒而已也女得君名原
德郡諸生與不佞同出其塋也鄭法曹曰休爲
之志若銘碩人生嘉靖丁酉四月一日卒萬曆
癸巳九月一日男子二長慶禧郡諸生娶鄭卽
曰休女次慶祚早殤孫女一塋壇下山祔女得

君禮也古云女德不出中門不佞且不敢誄辭
以欺大君子敬舉近似者而爲之請銘

西樓全集卷十五終

西樸全集目錄卷十六

祭文

同年祭蔡青門先生文
祭林少司徒文
祭别朝鑾文
祭同年陳德見刺史文
同年祭吳毋文
同年祭吳丞文
祭黄孝廉文

祭陳大叅文
同年祭盛太淑人文
祭徐孝廉唯和文
祭李封君文
祭亡女文
祭陳封君文
祭劉封君文
祭賈中丞文
祭黄老師文
祭張年毋文
祭劉沈丘老師文
祭湯年伯文
祭同年黄元甫文
祭同年熊國亮文
祭大宗伯馮公琢菴文
祭洪方伯心菴文

西樸全集目錄卷十六終

西樓全集卷十六

閬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纘天士重刻

祭文

同年祭蔡靑門先生文

嗚呼大江之西匡廬秀結扶輿鍾靈寔生人傑溫然者容嶠然者節爲家國禎爲文章伯江陵秉軸涖事西曹于時巨姦勢沸且驚侃侃大議以摩在濤用謫鹽官氣乃益豪重明麗天鴻漸于逵公論始鬯薦剡四馳即擢武部風裁獨持出視楚學去吏而師亦既積勞爰陟東藩捧表入賀載馳載奔溘然朝露罹此煩寃德不必壽天道寧論中空散雲半壁墮嶽奎宿無光滄溟乍涸萬里聞喪且疑且愕元龜何寄典刑何托乙酉之役主試於閩猗與百士濟濟恂恂布列中外凡若而人如彼大造萬物陶甄某等牛渤馬溲物情所棄援枯就榮不厭憔悴生我覆我亦復何異令德令儀一朝永閟古人之義哭之寢門長路依阻徒勞夢瑰惟我同儕永矢弗諼勉思報塞毋負明恩

祭林少司徒文

維翁偕計世廟初年於時先人附驥周旋亦越三載翁寔登庸猗與伯父躡翁遺踪異姓骨肉合志同方不佞無良翁乃父行不佞之妻於翁兄弟翁之季子余視猶壻年誼世好久而弗渝朝夕畔援休戚與俱去歲之冬奉使南還拜翁床下奉公權顏嗳語從容殷勤惜別豈期一疾便成永訣長君持憲新命載頒翁忽長往鶴馭難攀高山墮雲長夜流星扶輿喪魄河嶽收靈燕翼貽謀百不失一富貴考終近代誰匹翁今歸眞蓬萊方丈吾儕小人猶懷几杖一束生芻視翁遺像翁也臨之如在其上

祭別朝鑾文

唯翁忠厚醇謹道固委虵隱約恬澹而托於醫方中取聖意外見奇起骨加肉扶顚持危人罔

有言國醫爲上其次醫人厥功亦亞手摩指按活者無量杏花橘林流風可仰如翁之德宜壽于天如翁之功宜稼于田八十考終若委蛻然生寄死歸復何憾焉翁有二子次子循聓受翁禁方亦名其藝善醫之門久而不替子孫振振以大而世

祭同年[illegible]德見刺史文

嗚呼君自丙戌釋褐迄庚寅卒於新都蓋壽不逾四十而位止於下大夫中間升沈悲喜與若

白衣蒼狗變態須臾其可喜者業已忽如石火而可悲者則安得不動人之嗟吁初君束髮入庠下帷卒業辛勤憔悴幾忘故吾既而領鄉薦魁南宮其應制諸篇傳之天下天下珍之如連城之璧照乘之珠無何捧檄無爲分符百里蔫君者列其治行第一以爲水鑑之與氷壺一時貪墨之徒惡君節而議其激姑息之吏忌君嚴而病其拘然君竟以此積勞中腹心之疾至於外罷而中竭神耗而骨枯及其以考績入朝二三兄弟視君于邸怪其色甚萎而貌甚癯然猶流連款洽慷慨欷歔乃文學之命下而君病已不可支蓋踰歲而殁矣噫乙酉偕計諸兄弟謂君風神爽朗昂昂千里之駒不難然爲名卿則儼然爲鉅儒豈期一疾遽先朝露乎生意氣如斯已乎廣柳南來竚立踟蹰黄腸黯淡漆燈饃餇寸心盡折惆悵世途悠悠蒼天視君遺孤

同年祭吳母文

古稱女德不踰中門而賢行昭灼在人耳目則

多顯于後昆故其令儀淑問微乎不可指數而其大者固可得而論孺人早事保昌君歷三十餘年無微忤而膝下林立皆丈夫子矯然而鳳鸞翥即立訓厲辭無改於沫濡之愛而雍容燕喜益深其鞠育之恩及伯子以孝廉起家聲名日大人謂孺人且貴倨而言不出口至性彌敦蓋世所稱周伯仁之母亦以其子重而迨今方之嗣徽比之懿典異代同源顧獨惜其福履未央溘然逝矣使伯子徒負風木之痛而異日所

以貧錫孺人者不於人間而於九原某等與伯子疇昔偕計休戚咁援與兹腓依哀愴何言而庶幾以慰孺人之靈者有伯子在則寵光未艾精爽長存

同年祭吳丞文

吳航舊族稍徙于閩脩業而息義動比鄰居不易度處不讐仁化俗息爭有廪廪德讓之風排難解紛則慷慨任俠之倫及其以文法起家公卿推轂稱其長者無何以循良佐邑豪強屛跡

謂之神君夫惟大雅卓爾不群飄然解組青山白雲人生適意富貴何云教子顚年朝館夕㲉愛而知勞拮据佐讀矯矯伯仲如玉斯琢已足徵其義方之訓而貽之以無疆之福矣某等之與維鎬寔同偕計交相定省有若兄弟意公之年不億其麗豈謂一疾溘然長逝也何以奠之生芻是將何以報之寵光未央不於其身其後則昌葢公之生也七十年如一瞬而公之殁也則千百世而不忘邪

祭黃孝廉文

嗚呼天或成人以名而不竟其福或予人以才而不永其年葢造物有不可曉者卽賢聖所不能全唯君幼挾駿聲負奇氣昂然而虎躍乱矯然而鳳鶱及戊子領鄉薦魁多士天下固已耳其名而傳誦其態制諸篇爾乃獻策闕下一不見收白璧弗售果貂欲穿君且倦游而歸歸而病且死矣葢君之精神已耗於下帷之日而一有不當意輒骨立而僊朝菌薤露電光石烟

高堂垂白遺孤可憐或謂君貌不勝德骨相迍邅皮相之言予不謂然受命於德貌何尤焉君今已矣二三兄弟疇昔周旋哭君奠君有淚如漣生芻一束薦以寒泉職此良人嗚呼蒼天

祭隙大叅文

國倚老成鄉稱耆舊名德所當歸於不朽皎如太白傍倪列宿又若高山俯視羣阜唯公早歲登朝載主度支從容轉餉紀綱列司出守杭州敷政維宜祗公席公左視右尸兵備贛州振刷

爲期遂泰其省政而大體是持斯曰立德立功
效志見奇及夫拂衣歸來隨物卷舒結客談藝
掃軌著書卽問俗者化於其德而從政者式於
其閭際下三世爲龍爲駒隆施厚積代食其餘
惟先大人疇昔周旋勿謂小子而甘棄捐引以
通家視子姪然余女公孫遂結禰焉如公篤誼
胡不百年公不百年光彩常鮮

同年祭盛太淑人

天之生賢以翊 明主有開必先爰篤其祜儷

無姬姜孰光申甫古今如斯耳目可睹惟太夫
人太行孕神克配君子爲國虎臣累功積德歷
夕伊晨含幽韞秀以裕後人載誕我師以大而
世眷注者天簡在者 帝出則秉銓入而典制
版輿臨之優游勿替方期大拜邦家襲慶上尊
未御婺星掩芒黍雲黯淡隴日無光奪我所天
盡號盡傷人孰無死哀榮爲福惟太夫人受天
百祿流蘇輜軿六珈象服耋耋考終胡云不淑
其等不佞獲造師門想蔭獲根飲泉知源與茲
厮伊哀愴何言薦以生芻敢告九原

祭徐孝廉唯和文

嗚呼三山秀結作者雲蒸十子旣往吏部代興
隆萬之間舍人振響建安以降大曆而上南風
不競瓦缶雷鳴舉世嘈嘈誰知正聲東海徐生
超超玄著蚤歲登壇千言立吐雅言丈夫不朽
爲期尚論古人如覩見之翩翩吾黨匪朝伊夕
立挽頹波牛耳遞執乃馳赤幟以令四方前兮
所至吾軍益張子之談鋒前無堅陣子之風流

領袖後進長篇短牘古體新詞矯若龍虎怪如
蛟螭口爲雌黃筆代衮鉞凌厲詞場勃窣理窟
人或忌才天或忌名蘭摧玉鈌大運隨傾兮也
二人寔惟臭味子倡兮和兮經子緯高齋共卧
別墅同遊無言不盡無語不酬兮歸自燕旋復
西邁子已卧病寤言不載臨發告別問疾寢門
子猶嗄語努力中原造次分携竟成永訣雙眼
欲枯寸腸盡裂嗚呼曹謝少年累困人言兮幸
免全播于鑾天女大老子忽爲異物陳七貧病

亻存皮骨予復長往舍我同曹厄在陽九傷如之何予嘗謂予毋忘歲晏蚤返初衣山巔水畔予且倦游解組不避予先朝露予復疇依想予平生景慕先哲烏山之麓新祠業業今併祀予以繼微音龍樓鶴髦遂予素心嗚乎爾母既衰爾子尚稚門戶蕭條後事誰寄不佞惟友謝客惟甥兼有雋弟內外經營千秋者名三尺者土先行爾集後襄爾墓萬里之外魚鴈沈浮爾肉已寒當歸荒丘別有哀辭聊以當哭殲我良人

百身莫贖

祭李封君文

嗚呼天眷名世有開必先凝祉發祥或爲之前猗與我公天之所授國倚老成鄉稱耆舊厥有賢胤奕奕名卿文武爲憲方內敉寧朝望既崇帝心益注翁剖其禁輒承異數蕞爾播州巨憝作讐敢肆憑凌爲西南憂　帝念專征誰可與者乃咨卿士以命司馬司馬建牙節制諸軍連衡四省虎旅成羣惛彼先聲殲此小醜遂覆其巢亦授之首攄茲宿憤㕊我威靈凡諸反側莫我敢承幕府上狀司馬之績露布未馳忽罹凶戚大澤藏寶高山出雲不有名德孰開元勳玉魚金印且膺後命公也九原與茲嘉慶其守在四封羽檄相聞賀未出境弔已在門敬遣材官緘辭入蜀何以將之生芻一束

祭亡女文

吾今年六月由昆明移鎮臨安得家報見女手書諄諄知女誠心宛至如在目前也越三月而

女凶問至且痛且駭愕不知其由女自幼婉順聰慧吾母嬌而憐之襁褓不去手女未許嫁而吾母逝矣吾每見女未嘗不痛念吾母也吾喪母之後家事蕭索每飯不過蔬菜頗安所得鮮美者黃虀粗糲臧獲之食耳女甘之不言貧及于歸吾已獲第猶不能脫貧藉粧奩取給而已女安之不言薄女嫁未幾吾遠宦都下女毋從之弟妹盡室而行女書信頻頻惟以不得來顏色爲恨不及私也吾謂女賢淑寬和孝順恭謹

皆宜受來福而享年乃未三十而死也聞女病風寒既非死候又非急症女母朝往視而夕告絕此何說焉婦人愛女悼亡傷逝無端怨尤之語吾不欲爲女道唯有呼天愴地而已吾去年夢女似産後服藥熱極攻心大叫楚毒若爲火所薰灼者曾與十伯道之以爲不祥今一年所矣遠而見夢久而後驗眞不可思議也嗚乎痛哉吾既倦游亦圖歸計今年四十有七髮如牛尾近有頭暈病壯者溘先朝露衰者何能久延

幸得乞身看女墳墓骨未朽而肉已寒門長扃而草已宿此冥冥者又何知即女夫異日以一命寵榮女女兒異日以五鼎供養女終不能返女魂而附之魄也則今月何以慰女地下而解我一時之恨嗚乎萬里羈人寄豆羹之饌命女弟與女告女父子之情於茲決絕言不能文有淚如血

祭陳封君文代

和氏之珍寔惟楚璞不顯其光渾乎未琢猗與令德守一含眞韞而不試以俟後人赫赫哲嗣爲名御史出按三秦曰綱曰紀總憲專藩爰陟中丞開府西南乃用軍興入長西臺特由 帝簡不剛不柔不竦不戁子拜寵靈公亦承恩服不改素老而彌敦位視列卿年登大耋得全全昌完名高節公今羽化歸白雲鄉海天鶴馭夌風而翔其撫鎮茲邦高山可仰典刑凋喪徒懷几杖昔佐司馬令子同朝榭之草木臭味相投鬱鬱祁陽決決祁水薦彼溪毛公其鑒止

祭劉封君文代

國倚老成鄉稱耆耋慶鍾後裔名掩前哲惟公早歲登朝騰茂蜚聲官雖分臬重於公卿未壯辭榮有才弗試祿不酬能德浮於位天惟戩穀人亦留餘伯仲競爽以大公閭重則秉銓貴而掌制八座崇階公家有二章服遞進恩綍薦加簪紱蟬聯萬石君家公也逡巡聞命益悚微臣不佞敢席子寵公之名德士林所宗公之閥閱官籍誰同即今考終譬如乘化上爲列星熒熒

不夜某于伯子幸辱同時閩公至行懷公令儀
不腆之奠緘辭千里北望燕雲有淚如泚

祭賈中丞文 代

漳河以北萬山盤礴篤生令人洸洸嶽嶽惟公
起家茂宰直入諫垣孤忠自許慷慨千言出守
大邦治行斯最既擢落臬扶搖而上遂由光祿
開府贛州閩海江南遍敷令猷秦關百二晚乃
為政自陜以西邊塵不競內外歇歷垂四十年
爵及上卿四方稱賢受命考終豈曰不壽沒為

明神于帝左右昔在留都曾憶周旋節鉞所臨
或後或先尺素殷勤蒙公之愛公今已矣手澤
尚在薊北燕南弔唁無從一束生芻以告於公

祭黃老師文

嗚乎天降名世式作周楨辟如符瑞為鳳為麟
唯師早讀秘書遂典國制虎觀橫經簡在者帝
乙酉之役主試于閩內外布列亦若而人桃李
陰森映帶南北匪以營私實惟為國讒言傾輿
蚊聚成雷才高取妬位逼見猜師既辭榮爰立
懿已四海蒼生猶望復起師雖暫退有子登庸
九載行河以佐司空簪紱盈庭後先繼美為萬
石家為道德里胡不慭遺溘焉歸真朝野悲悼
有識酸辛師之文章蔚然世寶師之行誼由古
之道壽不副德爵不副名茫茫天地孰知其情
某等陶鑄師門枯株朽質或仕或隱報恩何日
關山寥遠聞訃參差日月逝矣魂去何之稽首
陳詞有懷莫吐決絕一時淒凉千古

祭張年母文

睠茲南紀是曰名都厥有女德非獨丈夫天岳
逶迤洞庭所滙或以人靈或以子貴猗與賢淑
作嬪于張相彼夫君為珪為璋夫既龍潛子乃
鵲起母也雍容亦受帝祉爰自民曹綱紀晉州
赫赫憲臣翩翩令猷蠢爾播酋跳梁無狀 帝
命徂征護軍以往惟此播功護軍之勞拓我版
宇戢我弓刀護軍上書乞恩歸養有子承懽母
氏無恙定省幾年母棄杯棬禕翟考終復何憾
焉某等辱與令子同曹通籍十載于今瞻依自

吾天低夢澤雲黯瀟湘麥宿掩芒娥月沈光兎首可羞生芻以薦靈之歸來鑒予菲奠

祭劉沈丘老師文

唯師積學嫺辭時名籍甚用繼前脩以開後進既入南雍一經自娛遂與計偕高步天衢鉛刀爲妖鏌鋣見頓師也安之氣乃益奮爰以選人捧檄而南青氈獨冷白璧何慚擢令中州沈丘爲政五載於斯甘棠可咏長君登庸師乃賦歸尋我舊隱返我初衣翩翩賢胤芝蘭相映惟師雍容胤此餘慶歲在乙酉分校于闈嗟予薄劣亦荷陶甄十年偃蹇浮沈中外辟如生成都忘覆載叨忝楚藩馳問起居師已坐化嗚呼噫嚱其於諸子馬齒差長今亦倦游臨風獨愴顧茲朽質見拔師門徒佩明德未報明恩千里椒醑聊以當哭楚水通淮寄淚一掬

祭湯年伯文

雲夢大澤惟周職方扶輿鬱結山川相望乃有耆舊夫婦同德爲里之模爲家之則何以貽謀

教子成名何以戢穀亦剖其榮翩翩比部廉平不劌三尺持平爲文無害寔逢具慶庶幾全昌君子偕老其樂未央胡不慭遺後先乘化適去適來唱隨地下省覲過里覯此閔凶朝夕在側含殮從容某義忝通籍情若昆弟匪怙匪恃與茲出涕典刑既喪名德不留生芻一束以告諸幽

祭同年黃元甫文

惟靈質謝荊山氣吞雲夢矯若祥麟肅如威鳳英資天授逸矣寡儔兼通墳典能讀索丘摛藻春華調高白雪興趣不羣風流自別公車射策通籍金閨翩翩楚材爲璋爲珪乃隸冬官考工之署閎閎益崇聲聞亦著同榜兄弟結社賡詩牛耳逝執誰爲白眉君入水曹余司通庾尺素相聞平生未吐既忝楚臬寔惟鄭鄉忽聞凶信掩袂自傷中空墜雲半壁摧嶽吾道何寄典刑安托代割郢中往奠無繇薦以寒泉中心若抽

祭同年熊國亮文

嗚乎古士君子孝以成忠匪直國華居然儒宗
惟公壯歲登庸芳名籍甚進退自如得失無競
於時伯母耋耋而康公也陳情再疏君王菽水
承懽斑斕自喜曰溫曰凊左甘右旨母旣考終
永慕不忘浩然長往景山之陽四海賢豪願言
勸駕一命是膺以光泉下惟公謁選例當美除
靳而出守于例奚居人益妬才天亦助虐凶信
何來聞者錯愕忮夫索瘢借公爲名遂犯衆怒
而蒙惡聲某等同籍弟兄承乏茲土睽違一時

隔絶千古顧卿南還漆燈模糊絮酒炙雞以問
諸孤

祭大宗伯馮公琢菴文

嗚乎天生碩喆爲國家楨下爲河嶽上垂列星
惟公東岱儲精風流縕藉發爲文章班楊齊駕
綺歲登朝讀中秘書旣窮萬卷亦足三餘再秉
文衡士歸陶鑄桃李清陰惟人所樹遂陟春坊
並重巖廊參佐銓部中行朋亡　帝簡忠貞晉
大宗伯爰立之命匪朝伊夕公所著作居然宗
工公曰小技辟則雕蟲經世大業戔戔何有立
德立功庶幾不朽如公一身安危繫之公亦慨
然旋轉爲期云何一疾萬事長已　君王輟朝
商旅罷市某輩懷疇昔實幸周旋愛而不見於
今三年忽聞流訃無由奔謁嗟我良人臨風哽
咽絮酒炙雞千里緘辭生芻一束魂其格思

祭洪方伯心菴文

嗚呼清源衍秀龍首儲精篤生哲人維周之楨
蚤歲登庸玉潤金英翩翩茂宰奕奕名卿直道

危言朝野肅瞻典試于黔多士作程敭歷中外
猗與蜚聲遂長雄藩漢水方城除奸剔蠹曰公
曰清虐璫播焰南土震驚公也雍容獨持其平
殲厥短狐坐制長鯨不有君子誰秉國成人猶
戀公公忽辭榮生爲豪傑沒爲神明爲茲方嶽
映彼列星某等同寮伯仲同榜弟兄十日不見
公歸冥冥旣失元龜安寄典刑臨風一奠以迓
公靈

西樓全集卷十六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七

啟

請撫臺入簾宴啟
請按臺入簾宴啟
請正考入簾宴啟
請副考入簾宴啟
請撫臺鹿鳴宴啟
請按臺鹿鳴宴啟
請正考鹿鳴宴啟
請副考鹿鳴宴啟
請各撫院鹿鳴宴啟
與佴侍御啟三通
復陳弘宇憲副啟
復張蓮濵憲副啟
壽劉直指啟
壽羅存冲憲副啟

西樓全集卷十七目錄終

西樓全集卷十七

閬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爾纘天士重刻

啟

請撫臺入簾宴啟

伏以漢水波澄三千里鰕鵬噴浪衡陽日出十五城鷹隼横秋代是文明時當燕喜恭惟臺下中朝元老昭代儒宗德洽賁逢功成樽俎更恢天綱楩楠杞梓兼收不膩方城琰琬璠璵並列洞庭張樂湘浦開筵特徵菄戟之臨併借鈞衡之重鳳凰山下彤雲擁映當尊鴻鵠峰前紫氣飛來滿座百寮承式多士具瞻

請按臺入簾宴啟

伏以栢臺霜肅風行棫樸之鄉桂苑秋高化啟鯤鵬之路覃敷文命獨朗奎光恭惟臺下大猷經遠正氣匡時允中朝執法之班適南國多材之地金衡廣度元資師匠之功玉鑑高懸並受

王明之福賔簾載毖天綱斯張開四照於文林導百源於學海澄空璧月光含桂後之冠拂漢高飈氣稟雲間之仗敢藉綱紀之寵仰承貞肅之儀所望儼然不辭賁只

請正考入簾宴啟

伏以文苑持衡夙仰人倫之鑒明庭額俊共驚帝簡之難寧慎重而擇官故逡巡而降命均瞻北斗肅拜下風恭惟臺下河嶽炳靈文章司命家傳忠孝世擅勳名惟茲荆楚之邦實曰湯沐

之地恭承明詔廣取眞才不辭水陸跋涉之勞毋廢朝廷寤寐之典幸子大夫之夙駕慰都人士之彈冠敬開薇省之樽敢屈蓬山之馭楚材堪採元資匠石之能荆璞可收終借卞和之識高山仰止多士具瞻

請副考入簾宴啟

伏以　帝簡天曹式重銓衡之寄地嚴材館寔推藻鑑之司降命匪輕遭時非偶恭惟臺下天真朗徹位望高華起造化於毫端握星辰於掌

上益衆意獨嚴弓旌之使而　上心尤注湯沐之鄉故屢請而乃俞竟兼程而赴命雙旌閃電萬里馳風不辭七尺之奔勞用慰諸生之饑渴璠璵是寶何須三獻之勞杞梓可材豈靳千金之價湘潭借色江漢生輝邀大別以開筵對高樓而張樂萬惟臨况曷任光榮

請撫臺鹿鳴宴啟

伏以轅門晝靜營前千居千層賢路秋開境上弓旌四出騏驥並收天廐參苓都入藥籠秖仰

龍光同茲燕喜恭惟台臺力扶綱紀身寄安危天眷西南草野人人自慶風清江漢萑苻在在無喧卽朝野之具瞻信文武以爲憲萬流仰德庶士傾心網羅廣被于遐陬陶鑄適歸乎玄象肅肅其羽瞻熊軾于星橋菁菁者莪列鴈行于雲路伏望彤騶是賁繡虎斯臨式覯南紀之人文共慶生成之禮樂

請按臺鹿鳴宴啟

伏以栢府懸衡允副斗山之望棘闈撤鎖盡收

江漢之英祗候乘騶齊誇得駿恭惟台臺文章司命象緯元精秉風而麟鳳呈祥攬轡則豺狼避跡觀時髦以登天府盡楩柟杞梓之材持憲節而蒞帝鄉肅棫樸菁莪之化百寮承法似漸羽之鴻儀多士趨風若凌霄之鳳彩伏望感臨豸繡寵賁龍光紫微炎道以迎軒丹桂飄香而度樂

請正考鹿鳴宴啟

伏以玉堂承詔詞臣稽古之榮金鑑掄材 聖

主得賢之慶力追大雅再見淳風士欣遇合之奇人嘆文章之盛恭惟臺下金書玉簡家臨禹穴以探奇天祿石渠世際堯階而抽秘新銜綸綍會剖璠璵文星適度於江津奎壁正臨乎郢甸竊喜拔茅之會恭逢撤棘之辰潔彼芳樽儼然珠屨肅候鳴鑾之馭祗聆祝蝶之音請看三楚之楩楠盡屬一時之桃李

請副考鹿鳴宴啟

伏以衡雲標瑞一時龍馬呈祥漢水涵靈千里鯤鵬競化士歸陶鑄人慶遭逢祗候台臨共瞻奎聚恭惟臺下清融水鏡峻峙斗杓 帝簡文衡珍重東曹之選名高月旦搜羅南國之英并特為一時之光兩欲備異日之用冠裳耀日雍雍鷺序之班桃李如雲濟濟龍門之坂迓仙旌于郢渚聆天樂于洞庭共際休明均瞻景運

請各撫院鹿鳴宴啟

伏以文當啟運於昭大國之風道重作人式侈嘉賓之頌惟龍光之遠照適燕喜之分臨幸際

昌期聿觀盛典恭惟台臺中和合德文武兼材節槩凜冰霜士歸欽式風猷光日月人惕威嚴即樽俎而功成信弼茲之望重楩楠杞梓慶匠石之兼收琰琬璠璵多方城之作貢子大夫之權衡不爽都人士之意氣方新共聽鹿鳴喜看鴻漸遥借干旄之指恍瞻棨戟之臨不腆承筐帨幣祗將乎明德有懷駐節乞言更切於周行

與佴侍御啟

台臺殿中法從柱後勳名皂蒞遥臨癘氣全銷

百粵花驄西首霜威直繡三湘官儀快睹于荒陬使節驚傳于夷服動搖山嶽鼓舞風霆長寒賤墨之心永簡 聖明之眷顧葑菲不遺于下體乃斗箕時取其虛聲翩翩尺一之書戀戀故人之意寄情良篤念舊何殷某昔受事名都代匙上國久沐洙濡之愛更深饑渴之懷量移以來痞寐何已乃歷遠札鈞來雙鯉猶鮮更拜多儀擲下百朋逾腆寸心獨結九頓為慚豈臭味之能投乃神情之特契衡陽雁斷空懸琰琬之

思佳嶺雲迷敢後瓊瑤之報輒馳冗役敬候台禧鱗鴻之使已遲蘋藻之將彌褻仰惟鑒納曷任悚仄

又

伏以昆明浴日標形勝于西南點蒼出雲[illegible]躔于翼井古稱仙宅今作材藪自揣顓蒙[illegible]巨麗恭惟台臺人倫師表盛世羽儀東壁[illegible]天上青藜借色西臺法從人間白簡生[illegible]德輝便觸宿垢更歷容接益佩鴻私某[illegible]

離性徒木強横經非易敢秉鐸而稱師持憲自慚懼張羅而失士尚冀模範不遠好而示以周行典刑在茲憐而垂之末照忽贈溫札獎慰過情兼捧腆儀綢繆溢格拜嘉匪報感悚交并秪有心藏末繇躬叩

又

伏以白簡叩閽共倚回天之力繡衣行部還高貢海之功志在澄清職司獻納非藉朝望曷振臺綱恭惟台座越嶲鍾祥昆明衍秀讀書中秘

人驚手筆如椽執法内廷 帝謂威靈似鐵山川動色節鉞生寒馮翊遥臨天上一星作使潞河暫駐雲間孤隼横秋偶接清言輒欽高誼某八閩男子四十腐儒秉鐸名邦濫竽重地髦服幕而霜肅仰止末光捧竿牘而春回瞻依厚眷未操刀而使割更稟繩墨於大方登習水而知津願借楫維于先覺戔戔蹄節罔報瓊瑤耿耿私衷徒勞饑渴伏惟台鑒慰此下情

復陳弘宇憲副啟

恭惟台臺中州碩德南國儒珍茗水專城眞覺一時春盎吳山持憲遥臨萬里風清爰陟楚藩遂參省政弘猷益著芳譽彌高不佞舊幸識荆今叨御李浙江烟樹猶懷杯酒流連湘漢波濤更想干旄掩映片鴻飛到藹藹紫氣擁千峰雙鯉投來燦燦丹霞明五色顧起居之未致何金玉之載臨九頓爲懈寸衷徒結

復張蓮濱憲副啟

恭惟門下節鎭瀟湘綏懷荆楚允矣星懸一路

悠然雲覆三江春滿湖濱此日豺狼斂跡霜清海甸當年鷹隼橫秋憲節如新清風益著　聖主恩深侍從賈生寧久長沙清時望屬俊髦張相何甘楚澤不佞某七閩男子下里編氓曾隨竹馬以逢迎尚憶花驄而至止兹者崎嶇入楚叨冒參藩慚尺素之未投感雙魚之遠擲長箋忽啟翩翩彩霧當門雅覩藏須燦燦朱提滿篚臨風寄謝對使登嘉徒佩私恩曷勝感戢

壽劉直指啟

伏以一陽啟泰日景初長三壽作朋歲華斯茂億萬劫共當震旦八千歲以爲春秋恭惟先生大人抱壽國珍爲瑞世寶滇池暫駐雲間孤隼橫秋洱海遥臨天上一星作使惟兹暢月正值昌期瑞已叶於雲祥神尤徵於嶽降繡衣日暖人歌有脚之春皂蓋風高壽衍無疆之筭某初承陶鑄夙賴帡幪占紫氣于中天戴清輝于北極依懷徒切尚阻鳧趨祝頌何辭敢稱燕賀伏惟台鑒俯賜涵原

壽羅存冲憲副啟

昆池春蚤正值花朝南極星懸又當震旦泰階可指奎宿遥臨草木借輝光憲府開尊歌麗景神仙餘氣色外臺列宴祝長生喜晝夜之初分卜春秋之禹盛輒效華封之祝長符嶽降之祥共慶稱觴仰邀脂轄

西樓全集卷十七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十八

尺牘

上舒開府
上劉豐津座主
上黃葵陽老師
與門人舒孺立編修
與翁肇震脩撰 二通
與葉進卿少宗伯 二通
與陳侍御彥莊
與鄒恐谷先生 二通
與陳伯孺茂才
與陳用吉茂才
與惟起
與惟和 二通
荅同年李子璞孝廉
與徐惟和孝廉 二通
荅李廷曄東莞
與王百穀 二通

與同社
與陳奉常青田
與陳振狂山人 二通
寄徐興公
與王玉生山人
與唯和兄弟
與伯孺兄弟
與陳汝大
與陳汝翔唯泰
上季老師少司成
荅沈伯含進士
與韓仕廣民部
與鄭翰卿山人
與屠緯眞儀部
答黃白仲
與顧道行學憲
與公朗和尚
與顧世卿

與林熈吉
與林熈工 三通
與王百穀 二通
與張幼于
答江繢石中丞
答鄒大澤老師
上陳瓻台中丞
答李本寧太史
與王彦貽鴻臚
答孟穀餘憲副
寄徐惟起
寄林雋卿
寄屠田叔辰州
寄吴子脩明府
寄薛鳴宇廉憲
與蘇弘家民部
上趙大司徒
與盛太史

上孫栢潭少宰
與錢象先
與强善長
與同年江進之廷評
答舒中陽尚書
與心甫兄
與曹能始户部
答鄒愚谷老師
與舒中陽大司空
答耿巡撫叔臺
與黄肖源太僕
與馮慕岡年丈
答李斗野大叅
與臧晋叔國博
與柳山人陳父
答門人曾璇石侍御
與同年竇燕雲學憲
與曹能始大理

與葉少宰進卿
答同年袁六休

西樓全集卷十八目錄終

西樓全集卷十八

關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陳開泰侯亮訂
孫男天階 天士 纘 重刻

尺牘

上舒開府

某不佞自奉武林手書三僕于茲及明公進僕卿無何而開府黔南竟不獲一起居臺下唯是謭劣無似謬蒙賞識遂以末技爲主者所收此

孰游揚之哉客冬得貴省賢書知公子偕計卽所錄應制諸篇天下傳頌稱快焉不佞某而後喜可知也由是以窺明公渥德左券在人隆積厚饗益未有旣矣初抵燕風塵勞苦次公輒携公子過存雙魚叠素從天而下開函捧讀光儀咫尺奬借太過雅睍鄭重不佞某何以有此於公豈謂夫夫也者業已置之門下而公子曩時屬有一日之雅遂溢許焉慚感慚感卽審撫茲貴竹風猷赫然當宁方借公以表百寮秉鈞軸

而持衡之不佞某者庶幾得望下風重承大敎則拜厚貺布鄙私尚有日也

上劉豐津座主

自別老師則策蹇而行買舟至淸源改從陸委頓風塵行李憔悴抵家則以病謝客凡閉關三閱月視廬江如隔天末久不聞問疚焉於懷某無狀自惟一椎魯諸生偃蹇田間謬蒙賞識借以虛聲而踈庸僻廢重負雅敎時時效博士伊吾勉強卒業握枯管愈覺才盡以此益很顧自

哂矣老師雅抱碩望當道者且破格以待何嘗不見奇效志一第當奈老師何而況有公子仁兄光弘鴻業而老師雍容享之亦何嘗不見奇效志也

上黄葵陽老師

某主臣某不佞無所短長於世蒙老師不棄管蒯而收其瑕纇此自老師湔祓之豈其能以北郭之伎濫竽齊門而天幸至是乎第其中實無有而虛聲未敢卒令見放傷老師知人之明而爲宫墻玷奈何哉旣歸杜門則捧老師所示程義頫首揣摩曾不得其所入間不自量妄有所稱述而乍合乍離旋復廢去政恐終自墮落無以奉慰至指致足媿也老師方以文章潤色鴻猷郎太平之業雅已有端復得長公以嗣家學赫然交映此不亦吉祥善事而榮施於門下士者哉近作數首併呈左右更乞一指示之則又老師所以終敎不佞者矣

與門人舒孺立編修

盍不佞別足下携一襆被策衛行矣舟抵淸源乃得報爲頓足起舞不知身在羇旅也足下儁才挾三尋之矛摧鋒陷堅搏秘若風雨郎一日而名重天下薦紳先生無不願望丰采者乃猶不棄憔悴而萬里問訊情悰委至儀幣爛焉不佞一下里狂生何以有此於足下不佞一何幸乎不佞旣罷歸則謝客之山中老大自蚩偃蹇無狀貺三寸管輒欲嚙破柰足下高誼何足下且以文章覩幸雍容著作之庭顧問之暇不廢

披覽由斯而勒成一代之業爲不朽之盛事此足下饒爲之顧安得拓其餘以波及不佞而指示之也小兒生巳十二周歲頑鈍懶散酷似其父迥再舉一男厲人生子政恐其復類我也

與翁肇震修撰

陳士文過家得奉手教甚慰士文舟次寶應幾不免陽侯之厄瑶函危作殺洪喬益渤多水怪足下制策在彼得毋令蚊蜃旁睨哉不佞十月抵家苦尚平之累作一牛馬走無須臾之隙計

選期尚早就道猶未有期外扇頭小詩少致下私亦冀懷袖之餘不遂棄捐耳

又

去歲過家苦王程殊迫跟蹌西邁不獲更致起居憶老年丈讀禮之暇益習天下之故行將即吉副廟廊側席之思政且及子鄭重鄭重弟本疏懶無所短長今幸承乏于西南夷荒忽之區藏拙可也萬里之外孑然無侶獨與兒子相依退食焚香蕭然有髮之僧矣

與葉進卿少宗伯

一別台儀便再改歲足下旣領春官兼有爰立之命其卑冗外臣遂不敢以猥名上塵清覽欲問起居逡巡未敢也乃孫廣文舍人還家忽拜遠教誨諭勤督兼以詣諄始知天上貴人未嘗忘故耳留都風景佳麗晏起大樂然朝野望殷恐不令足下長有此樂滇南絕徼某只携一子而西旅况蕭然無可適意今年得藉大庇幸不中考功循資暫轉便圖歸計想足下悉此微衷

非浪說也外致戔戔少抒遠念更一札及薄物問曹郎者幸爲轉送如其得請還家便寄鄉里南行者亦可蠻天寥廓夢寐爲勞臨楮凄然寸心都斷統惟台鑒不盡所言

又

承役歸自白門得拜台札加以佳章厚幣鄭重如許感激高誼何日忘之明公折節酬生不自知其辭之過矣不佞井居夷凡再閱歲校閱之暇焚香讀書亦足散懷而中貴人日與青衿爲

搆每波及不佞某不能以七尺殉之然既覥面諸生上那得忍氣坐視甘爲此輩所魚肉也日來閉門謝客具文乞休而都臺宛轉留之且復中止第光景如此要不可久羈彼將磨牙俟我食而寢處之智者詎宜臥豺虎之側而以爲安乎金陵鉅麗山水清絕門下日眺勝大樂然念及鄉里後進跼蹐至是得無黯然憐之否

與陳侍御彥莊

自明公入閩閩人士無不沐浴厚德而飲其醇

乃衰宗尤百倍常情二三兄弟荷陶鑄之恩感無已時不佞奉教六年於茲遂得拾咳唾之餘濫竽獲雋此孰提挈之哉客歲冬初假道南還屬明公捧徵書而北道路莽宕遂爾相左竟不得一睹光儀慰此區區典刑猶存徒懷饑渴聞台駕當以春暮入留都雨花石屋之勝淋漓馬首間綏轡徵吟與趣甚適於今罷事稍寧明明在上大雅君子豈樂毛舉鷙擊以爲捷此明公善息時矣

與鄒愚谷先生

某記自胥陵載奉手札便至京口風雨渡江回首白雲依依在望既驅車北行委頓殊極然時時於懷袖中沐浴佳什恍然如奉杖屨都忘勞鞅也某自起家而北所歷閩楚吳越齊魯燕趙之墟七千里而遥舟車作勞篇什間作然皆無聊之詞呻吟侘傺之聲故曰越吟不便棄去彙之成帙且以正於師門老師肯爲某玄晏乎哉老師人倫師表此道正宗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況某在門下士之末豈其靳咳唾之餘而不以假其毛羽也是以忘其穢惡布之郵筒幸爲寬削而重以片言百世而後所不覆之瓿而投之溷則某拜如天之貺矣

又

某極寒劣無似老師收之門下而過意慰存某不知所自致矣既與王彥貽遊惠山昏黑返舟遂不及再叩玄亭遲明解纜走一老蒼頭候道左乃老師復屢一介而馳之手教鄭重墨妙盈

箧服膺高誼能不潸然即老師曲庇門下士何至屈月旦之評而濫許至此老師人倫師表四方思一奉顔色而不可得某既辱接引又辱金玉之音登龍剣屣方斯爲快矣舟抵毘陵幾百里而遥勞使者遠須益增慚悚外邑閣詩一錄扇頭請政某此道僅一染指耳望老師憐而指示之不敢護其短也

與陳伯孺茂才

既與足下別則走翠旌山椒望二仲小榜飄然

見紫雲擁舟如染者豈足下奚囊在耶不佞以次日卜舟風日清美露坐蓬上科頭長嘯兩岸人疑爲江神矣

與陳用吉茂才

跡狂窮措忽仗劍而從羈旅遊行李依依僕夫催道辟如野馬就銜更成荼酷矣廿年聚首一旦阻絶綣戀同袍秖有永嘆計不佞髮初燥得交足下足下矯矯不群前矛勁甚不佞者乃得賈勇先登即足下何患焉

與惟起

伯子行恨不得一面極惘惘昨得薦夫報山人逝改初衣奈足下何第五之名果勝驃騎乎

與惟和

日苦梅雨兀坐一小樓如枯蝦也林熙吉陳伯孺乘漲西行別時訂約再三不佞許以六日往峴山山靈掃石待我攻恐足下寒盟又添一臥游故事耳

文

山齋小雨輿玉生兀坐風景淒然門無剝啄恨足下兄弟不共此輿耳明日稍閒能杖短策過松林逐麋鹿芳草間乎

答同年李子璞孝廉

長安羈旅不自意得從足下爲俠者游每一開尊相對兩腋習習風生豈所謂臭味者乎被放以來潦倒奔命視七尺如一枯髏廓落兮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時於落月停雲想見顔色耳足下自雋才一第當奈足下何即相國折

節下士足下據右坐稱上客醉則擁陳姬挾一
冊高臥風情固自不惡孰與不佞兀坐書空咄
哉荏苒歲月束裝在近爲問郭隗先生黃金臺
上猶有收駿骨者乎則不佞且至矣

與徐惟和孝廉

不佞抵吳則已聞足下北矣爲之躑躅於橫塘
烟雨間意極惆悵既入燕便訪足下於酒人羣
絕無蹤跡也居一日而何尉來乃知素車白旐
翩而南者卿耶爲之絕地太叫髮上指冠也尊

君素強無疾何以遽至此且天既不憗遺又何
巧令與足下左使足下抱終天痛神理荼酷豈
眞有不可知者乎不佞日買苦酒三十銅錢潦
倒燕市中恐終成一薄劣相幸勑從者掃齋頭
一片石待不佞歸也惟起骨立如少年絕粒僧
不至號慟滅性乎

又

數日乃得簡出然亦苦酬答每一挾冊不能盡
了已復投書起矣蠹魚殊酷欺先生久客將西
樓藏書飽啖無餘昨乃撥其極聚族而焚之恨
不能極吾兵威也恐復竊發耳惡詩書扇頭奉
惟起當爲吾緘之箴笥不敢怨也

答李廷煒東莞

自北歸一切酬應苦惱計未得一日高枕卧耳
毎吟遊酒次輙思我廷煒愀然于懷想據案治
爰書作辛官面孔眞覺勞頓然聞李令君政聲
甚著一二猾吏畏三尺如氷賢者豈可測乎不
佞弟無似與惟和兄弟及諸酒狂結一社於烏

石山下篇什不少今且付梓秋末可得成書當
寄郵筒一求證印也香山君曾會面不此中望
其半札如鵰尾上天書乃知茂宰自貴倨令人
氣盡

與王百穀

曩過虎丘蒙長者傾蓋之誼已解攜而西也回
首吳門少微星如隔河漢唯是大雅方執牛耳
而號中原凡在行間敢不共命不佞至猥雜無
閩乃長者不棄而辱收之不勝菅蒯之感耳不

佞由閩入燕間關水陸以日計者三月有奇以程計者七千里而遥寄悰寫懷動至盈帙大約多懐土惜别之什故題之曰越唫聊以比于作勞之歌庶幾於記里之鼓耳不便敝帚而且以灾木百世之後所不覆之瓿投之溷浮沉之水則寔借資於金玉之言蒼蠅飛不百步附騏驥而千里矣是以不揣迂疎妄求賞譽願長者以咳唾之餘稍拂拭之不佞沐浴盛德感無已時亦知足下廣大教主必不惜此齒牙而假我毛

羽也

又

長安羈客偃蹇而拜一官乃得計曹作此面孔西山寂寂笑人百穀先生已在生天奈何不一手援之也不佞於先生卽無問傾蓋但寤寐在十年之前高山景行懷之已久豈可謂不如故矣不腆小集曾寄一尉而南願受繩墨且乞金石之言亦知惡物不足辱齒頰但不可當吾世而失先生若曰敢名則吾豈敢

又

駐吳與時徐與公過衙齋知足下猶不忘疇昔之言念高誼無已且云足下將游道場一醉烏程酒也不佞私喜得借杖屨爲山靈光寵久之不至則暫之長興視漕而謝在杭乃以手敎見示貌陋於無鹽飾之以珠玉足下假借不佞不知其言之過耳不佞良苦日問諸水濱今行部抵秀州矣盈盈一水脈不得語輒走一介致起居

與同社

姑蘇驛與玉生别意乃太惡以此竟不能修尺一訊二三兄弟不佞非人哉不佞既舍玉生而北至京口渡江卽從陸間關委頓殆不能堪至滁陽復失我舊物益令行李無色知我者當一助僂惋耳一入都酬應亦自不少選期更須秋冬之間早知爾恨不且浮沈里中無事衝寒跋涉虛索長安之米也自三之日起家計程七千里而遥梭其囊中可百餘首已錄一通寄王百

穀乞序序到便當入梓又作梨棗之灾預以報足下社中想修業如故獨令不佞騎一駑馬僕僕塵埃中言之眞自氣盡玉生游道何如無愁饘粥否謝吳興不辨如南越尉佗治陸先生槖快意耳同社兄弟欲人人致數語才短不如陳驚坐安得十吏逝供欲令侍史者一槩作寒溫幾字性又惡之輒布尺二牘統茲寄憶也

與陳奉常青田

其家食載周曲荷台眷溯行復辱祖道耿耿至

今藉庇以六月謁選濫竽計曹某常蒙人也授之握算不知縱横乃苦錢穀簿書之役眞不知所自致矣明公養高林壑聲望卓然在朝公卿無不承其風而願爲之下況今東夷窺伺西虜跳梁非藉老成何由安輯明公亦安能以東山老也

與陳振狂山人

吳維鎬抵燕道足下客越消息甚惡弟固知臨卭令不辨此乃令馬卿幾與鷫鸘裘奈何奈何向嘲足下如山中鹿不肯跬步出闠右今當畚就長林老白龍江上矣北征稿已竟今便傳一部去試科頭讀之澆以斗酒亦覺耳後風生何必陸大夫千金裝哉陳氏小孺已下車病後頭顱兀然頭髮茸茸如還俗僧眞可憐也二月八日寄聲

又

芋江上辱祖餞遂握手不忍別依依此情何可爲喻既發舟東風健甚樓船西走如騎快馬南

望釣龍臺僊僊欲大吸江亭乃在雲霧中而紫氣勃勃襲人知陳先生詩囊固自無恙即東登日觀峰北登黃金臺恐此紫氣長在眼耳

寄徐興公

別後凡得手書二紙如見故人也開春十又一日阿和抵都於是不佞方有通州之役與阿和劇談丙夜遲明而別心甚恨之旬日始竣事歸阿和已移居東邊時時跨蹇馬過從各出近作繁聲歌之覺易水悲風不減荊卿時狀此亦何

必綠玉叢竹中哉衲得幼孺書謂病甚不果來令人無色一日與曹能始共飲阿和樓中忽見幼孺使者風雪中至云以前月二十三日抵彭城矣計程三日且至爲狂躍不能自制此君來便成鼎足但不知執牛耳者何人耳不佞夏間恐有搜粟之役則荔子丹時又得一聚首也

與王玉生山人

不佞以五月二十六日抵家始知足下竟遊燕惆悵者久之長安諸貴人畏山人如蝎覩書畫

如贅疣王先生不餒死亦大幸八月之望入吳與受代日醉謝客郡齋旅懷稍不寂寞耳足下當以何月歸不佞明年三月渡淮暫復還家不知得聚首不今因報代人便附布區區割一日之廩政得如許爲我買酒肉弔荆軻先生也

與唯和兄弟

不佞萬里風塵神骨俱俗然每憩綠玉齋便如華胥之國君家兄弟風流爾雅人士所宗以不佞黍之則臭味矣湖上重辱祖道相對黯然至不能出一語而別旣登舟則出贈言作曼聲歌之何必曉風殘月哉唯起當以秋暮入越不佞幸先至且勑道塲山靈邀杖屨也因溪舟次寄聲

與伯孺兄弟

峴山幸與伯孺日夕然不盡所懷擬都下相聚當不落莫耳幼孺書來乃得伯孺病狀令人黯然踪跡參商再見何日行時辱幼孺祖道重以金玉之音挾之而西偉然朶雲之贈也行矣且

入太湖眺道塲蒼弁諸山則幼孺舊遊之地題名未湮風流可念當無惆悵於尊前而欷歔罷酒也舟過因溪改而從陸風塵莽宕驅七尺而殉之足令達人齒冷矣

與陳汝大

弟以四日發舟東風甚勁乘餘皇如馳快馬是日夾遂宿白沙新月可憐江清見底黯然思我汝大疑在尊前矣長篇綺麗有盧駱家風挾此而從長江水怪辟易何論壯我行色哉旣入因

關攺而從陸殘暑未銷客途殊倦覩我汝大浮白痛飲擁如花而歌落梅頃成隔世人回敬布尺一不盡欲言

與陳汝翔惟泰

西郊辱君家二阮以瓊瑤爲祖道函致巾箱覺紫雲滃勃不散既解纜猶依依帆檣間也六之日次困關復從陸西邁燕里馳歸堪此委頓計社中二三兄弟修故業如昨眞千載勝事雅俗殊途竟成風馬但柯斧無恙想不令風流獨擅

耳

上季老師少司成

某向在都下得老師南中信知尊體暫違和且以告請諸門下士竊議廟堂注眷方殷計日內召老師壯盛之年何恙不可已而輕於去就也無何而某以餫運之浙行至涿鹿則老師疏再至矣既倉皇不及一訊已觸熱輒由江州而南整過家道路奔蕩無緣趨候玆以八月之晦入吳輿受代便欲徑走留京致起居又迫漕事不得西想老師日益調攝安勝如常鍾陵大江之勝淋漓几案間致足樂也某謭劣無似竊在陶鑄今乃濫役此邦未習水而操維楫傾覆是懼老師亦何以鞭而策之耑役馳尺一仰候台履惟老師宥其辠而炤存之幸甚

答沈伯含進士

曩在燕市一再握手知仁兄爽朗自是風塵表物既過武林晤楊思說先生乃悉仁兄風流儒雅是我輩人則又爽然自失矣不佞弟謭劣原

非吏材與之握算不知縱橫不得已而托於此道以文其陋詎可傳之作者以貽誚大方惟是兄弟之誼或憐其蹤昧而指示之是以忘其醜而以近刻二種請命焉弟既株繫於此不獲面稟繩墨而手敎鄭重弁辱厚貺令人益滌惕息敬拜卷一扇一奉以爲餞筍之珍且於仁兄得一斑矣

與韓仕廣民部

曹能始南還以手書見存讀罷如見面孔也西

庚無事應酬少澹挾冊琅琅且讀且乙庶幾兼
隱者乎弟駐武林凡三閱月湖山之勝未及染
指夙興奔走望塵投刺且終日蔬食割廩餘以
供過客眞堪冷齒也

與鄭翰卿山人

不佞曩在長安謂足下具俠骨而已入武林而
得足下詩稍已異之然一斑片羽不足盡英雄
之技未敢便謂臭味把臂入林忽然别去遂令
六橋三竺寂寂笑人邇再過苕溪始盡讀足下

塞上諸稿音遒調雋在王維李頎厲行披覽未
終欣然獨往始恨西湖之上不得各挾三尋之
矛以下駟相敵吾鄉雅道方㐫二三兄弟狎主
齊盟傳之中原人馬辟易願邀三山之靈引鄭
先生馬足而東雞壇未湮牛耳可執窮羽徵於
中宵極才情於暇日豈不快哉人便附布尺書
寫茲夙意外扇頭小作願處君懷袖之中

與屠緯眞儀部

不佞髮未燥則已聞東海屠先生矣無緣一奉
顏色徒懷饑渴而會摻粟入越蹔過武林握手
黃白仲知門下客遊天竺無何竟發也爲悵恨
者久之江以南作者如林自王廷尉汪司馬旣
歿先生代與執牛耳而先驅敢不供命不佞齷
齪小生伏膺此技殆將十年不獲師承終墮惡
道今且乞靈于天幸屠先生在五百里之内豈
可當吾世而失之則不諱其醜願以近刻二種
求印證于大方比征業已有序之者不敢重煩
先生帝京一篇剞劂初成特乞一言爲玄晏先

生行爲衆生說法普度十方寧謂其無因至前
而金玉其音哉

答黃白仲

京兆卷得跋乃益隹當并阿明而二矣屠先生
望海歌置之行李中覺波濤洶湧天吳立而馮
夷舞也武夷茶久欲致小許澆磊塊今送一觔
不佞謁武夷君命一羽衣於接筍峯頂得之非
浪語也

與顧道行學憲

明公向泚閩中不佞曾不獲一奉顏色已過吳門又苦栖栖未愜意極悵惘今年幸約王山人策馬籃而西庶幾一叩緒論乃弭楫江干明公復有省墓之役竟尒相左桃花流水杳不可攀有式閭翹注而已小詩書扇頭少致仰止之私明公方建旗鼓號召中原不佞儻在行間願禀麾下則奉令承教尚有日也

與公朗和尚

不佞聞公朗舊矣風塵游客曾不得一叩上座

穆如清風徒懷夢寐每宿徐壯孤齋頭輒讀隹什食哀家梨爽不可言想師風韻都不減支遁今年弭棹河干咫尺禪林但不佞舟行不便與地主相見無緣獨望精廬坐自參商乃知凡骨終隔佛地矣新刻一部并扇頭小詩一首願求印可粗箋一柄乞作小草爲懷袖之珍普度法門豈惜此腕毋謂檀越落第二義也

與顧世卿

不佞往在謝郎許聞顧公子甚習昨入吳江約與王玉生共過諧賞園伏謁尊公兼得與公子還往既復相左遂悵皇發舟亦以尊公不在不敢輒與公子相見玉生歸口公子不置風流儒雅直逼古人令人又爽然自失矣之吳門訪王百穀王亦且往惠山乃知風塵夙習到處爲山靈所妬柰何柰何敢附一書于玉生道此耿耿它日繫舟垂虹橋毋相避也

與林熙吉

客歲過家席未溫而北輳風雪間關抵都已是

殘臘矣今夏移官政得通州弇曹長屬漕運方始酬應不遑日食廩給五錢節饔飧以待過客要挈怨詈若不聞也者而過之不得已遣大兒南旋署中少安又覺寂莫乃知旗山下自有真人宅何必走此火宅自取苦惱也老母晚景健食爲慰視膳之暇詩編想且盈篋幸一寄示不佞髮鬚日異而貌亦惡特持三寸管覺尚捷如風雨耳

與林熙工

不佞竟作倉曹老吏矣屬漕事方輿耳目疲敝政如坐火宅中思得甘露水一灑之合眼見芥子菴具種種妙相七寶蓮花非人間所有借此神遊袪此困魔矣計洞王功果日大飛昇在近普度衆生不佞當先登寶筏幸無相忘二茂才日益精進如挾三尋之矛無所不靡不聞達磨有此隹兒洞王猶似勝之署中寒儉兒子不能消受苦欲求歸洞主有何慧力爲不佞一護持則大幸耳

又

不佞弟以王春十日發昆明閏月六日入楚受事益楚爲滇孔道既入其疆例不得過豫章而還里也面壁洞天握手何日花徑落英眞成夢境矣弟雖有三男兒總不好紙筆因思足下翩翩隹兒政如雙璧足令人妬也伯孺貧困應如故幼孺病眚竟當何如恐上池未有効異日更作何計郎國語可傳世上無枵腹左氏文人厄運乃至此乎玆寀兒以姻事回令之上謁舅氏并致戔戔土物微小勿罪

又

弟近過郎陽得謁玄岳縱遊太和山頂其宮闕之壯擬於皇居山川奇麗烟雲變態信非玄武不足以當之恨不與足下共躭賞耳若黃鶴赤壁其戔戔者絶不足道弟冗骨勞軀不敢與洞主靜修者較獨得遍遊名山自謂視卧遊者稍快何如老母襄事不獲執紼爲恨敬布區區用伸醻道幸賜麈存

與王百穀

自丙申九日酌菊南有堂忽忽三載不佞且北走燕南走粵馳驅數萬餘里馬足不休而王先生安然一蒲焦之上冷眼坐視此何啻千劫哉不佞今復出鎭潞河日鹺鹹米鹽瑣細坐席未煖而朝議復欲置之烏蒙金齒之間幸且留中苟且旦夕之安耳謝將軍承教不敢不善視之然不佞與此輩皆勉強卒事不欲苛求葢其天性疎懶不能與人爲耩也明春尚恐爲考功法

所中幸而得免當乞南邊一斗大郡計必取道吳門陪王先生杖屨石湖一眺了此夙願如何如何

又

自横塘解纜宵不相聞一入滇池覩吳門政如天末耳每吳人至輒問王先生起居無恙已舊吳令江君以讞獄至更悉足下平生云且杖於國與諸俠少樂伉浪不減壯年相與嘆息者久之然則先生信異人也滇中靈秀者山川耳其

奇譎眞十百東南至如雞足山雲津洞竟是佛國都非欲界所有孤栖窮谷足自豪矣校閱事竣猶憶足下贈章刻木無墳典之句思爲昆明一洗之則爲求得李右率文選一部擇善工梓之已完其半驟見之決不以爲滇技也俟卒業或得郵致請政耳因京口王廣文東還附布起居

與張幼于

自寒山寺一別再奉手書卒卒不及裁答政爲風塵俗物不能三月膠坐且燕且粵車旁生耳故然每翹首南顧未嘗不在横塘烟水間也不佞今出鎮潞河日逐米鹽勾校耳目爲敝明春藉庇或得免於考功法當乞南方一小郡計必取道吳門冀得暫奉淸言耳外割廪金不腆附謝輕車致供門客一餐

答江纘石中丞

恭惟明公赫赫壯猷震於南國不動聲色暨社稷之勳卽功疏所列令齷齪書生悸怖欲死此

六籍所不能譚者廟堂之上且虛台席以俟四方欣然企足掀揭之業甚休甚休不佞越在南陲不得一賦軍樂以當鐃歌而明公乃不棄菅蒯千里寄示不佞其卽孱劣安不獵纓氣壯也孫淸愍大節爽爽古今爲烈明公優恤其子若孫丁寧再四此眞古人之誼不佞敢不仰承台指苟可以卵而翼之又何愛焉西湖志曾於曹大理許借閱實未奉副墨或浮沈易水不可知明公秉如椽之筆一經刪削便足名世又何藉

飄生而窮其短哉

答鄒大澤老師

其待罪楚藩受事且半歲老師台駕過漢口其以候人無狀不獲馳謁江次悵望紫雲低回久之㝡寔不揣謬戾妄以末技上投請政師門乃老師不棄菅蒯惠然以珠玉責奬借過當非薄劣所敢承也愛忘其醜政恐爲月旦之累謹百拜稱謝辱示新刻種種瓊瑤璀璨某且讀且乙應接不暇方今以文章名世者惟吳楚二三大

夫緯真逃虛應酬爲累老師與本寧先生遁跡牛耳政如衡山在楚卓爲羣望之宗玄嶽後顯而踞其上吳于是避楚三舍矣冗刻奉政舊稿遲當續上某屈首此技垂二十年不知可有從入之路否幸老師明指之其雖耄猶可折箠使也

上陳毓台中丞

某備員滇中罪狀非一所以得逃于罪責寔荷帡幪唯是由曹郎出守藩臬事體未諳舉動涉率而台臺念鄉里後進曲護其短而奬掖之㝡在宇下恬然不知自覺乃今知之顧圖所以報答明恩未能也更承手札遠頒讀之更爲泣下台臺坐羽檄中猶不棄菅蒯斯眞古人折節之誼矣滇東西夷警計復勞台慮沙儂侵擾跳踉釁端已久緣西塞未寧且置之度外蠢夷遂謂我誰何肆無忌憚耳今誠使盧泰將率真卒五百調附近諸土兵一大創之且可貽數年之安台臺從枕席上度虜如在目中又何幺麽之足

慮也其道務稍簡過從亦稀輒蒐舊稿盡付之剞劂并餘刻四種呈政

答李本寧太史

某束髮脩詞慕說明公甚迫恨無繇一望顏色而頫首禀繩墨不自意隸事郢中幸聞高誼殊悉顧方困于簿領未得通姓名致起居乃臺下不難以金玉先之觸目琳瑯令人心折於今作者零落獨明公巋然如魯靈光四方人士願乞一言之贈不可得乃不佞口尚乳臭何足掛明

公齒牙而札䫉鄭重曲加拂拭恍然不知所置對也

與王彦貽鴻臚

盛山人入楚曾拜手書旅次忽忽未由欵敘門下啖食甘酒如少年時計今當益壯老景強健可樂也弟客秋代割於襄郢間既苦簿書夏五歸武昌復不耐奔走固知風塵之吏永無安枕之期彼十畝閒閒者何人哉以此益懷山水之思長動麋鹿之性矣張元春無恙否今耑一介

乞妙染爲齋頭之玩此非門下從史不能得亦不能速希似不隹不知長者能爲我別搆否萬萬留心附致戔戔備老蒼頭最炊耳不成亨也

荅孟毅餘憲副

不佞其謭劣無似隷司農者四年而贏勾校出入耳目爲敝今且抗顔青衿之上作此衆止不勝羞澁之態矣恭惟台臺碩望雅抱人士所宗不腆海方固巳沐浴盛德幸而在事得共朝夕左挈右持庶幾免于辠咎不佞引領西望何啻饑渴乃辱台注先一介而存之推與過情慰諭鄭重開緘捧讀不知所置對也不佞其候代游河閱月者再巳買舟而南夏五劣得抵家曾未息趾又催上道半載之間馳驅萬五千里孱弱之人堪此消鑠政恐碧雞金馬寂寂吠人耳行次平夷漸邇光儀點蒼出雲亭亭在望輒附來役用布腹心晋謁在近披襟非遲統惟台存臨楮耿耿

寄徐惟起

旣與足下別遂徑西然私心未嘗不念阿和慮其弱不任病淚雲過夜郞數千里馬牛不相及魚鴈何有前寄鄉書一再問訊都不得報入春步寐殊惡食息不寧無何凶信至矣爲之慟哭幾絕阿和聰令韻徹風流神儁吾輩中戛然寡儔此宜爲造化所忌蘭摧桂折有識同悲況不佞骨肉兄弟相期有素而足下以友于兼師資稱手足者乎平生遑遑爲啖名計顧名是何物形乃先化此子桓所以與悲季鷹因而致慨也

今遺言具在後世必有知者決不與七尺同盡即使百年垂老亦不過令與代知有徐生而已幺麽功名更不足道卿相而朽也與孝廉而傳也孰軒輊哉阿和地下固無恨獨後死者不能不痛人琴之亡悵河山之邈耳更望足下珍攝節哀以理自遣外哀辭一首挽章十二絕句托足下讀而焚之靈床致悠悠之懷見平生之誼也先後諸稿稍暇一一葺錄不佞倘得善地當爲鏤行二尺新阡徐乃議之耳

寄林雋卿

不佞既別足下而西也初冬纔入益部坐席未溫便復東校凡五旬而盡六郡弟子曾人或以爲敏政於無佛處稱尊耳窮埏萬里烽火關心夢寐故山不勝憂生之戚計投閒不遠乞身在近丘壑自穩何必奔走爲快乎足下與用吉自劇長安幸有主人輒索價不出今不佞去國乃翩翩而往誰復爲酒人羣者今先致戔戔爲酒資擊筑燕市中當一和歌也

寄屠田叔辰州

自辰州別後遂長驅入滇不復聞問矣常武有郡役歸曾寄一札時方有東巡之役匆匆不知作何語也窮冬校東南六郡逼除抵舍發鄉書乃得徐惟和凶信爲之慟哭幾絕蓋不佞起家時惟和與振狂皆病振狂近療惟和似瘧途中頗慮之然意忘其便登鬼籙遂爲不起之病乎此君風流爾雅邈然寡儔令其少延必有以垂不朽者乃奔走不遑中道殂喪琳瑯權謝士林

悲詫剝不佞結同心之誼託山水之契那得不顧影自憐閩歌隕涕也陳女大先卒遂併祀於烏石新祠則此君於使君可謂千秋之誼矣老母在堂遺孤未壯生妻嬌苦愛妾去帷令人思之不勝荼毒之嘆使君夙結金蘭情逾骨肉何以慰地下之靈敬錄哀辭一首輓歌十二絕句情苦鼻酸不能成聲附郵筒請教非徒傷逝便以當哭也

寄吳子修明府

去秋之役迫于王程長驅就道大覺匆遽瀕行知台體向平今當益壯更乞葆攝慰此遠懷北園謝客枕席自高南風徐來池水微皺恨不使不佞弟得一岓憤其間商略風雅如何如何弟以初冬入滇中月東巡抵除返舍又以春盡西歷夏五回都蓋五閱月而盡句町哀牢之境又以其間登雞足山叩尊首門是佛弟子迦葉授衣處亦大奇觀又不得與足下同此玄趣也萬里荒徼子然七尺之軀退食之後與兒子焚香相對眞如有髮之僧矣

寄薛鳴宇廉憲

自台駕東行再奉手札諷誦答贈諸篇麗如鼓吹矣尚不知軺車竟得抵鄉否萬里風塵馳驅不易懸念更自心折也不佞其罪業多端兎全玉碎都未可必第世路險巇光景近夕恐還山之期亦自不遠矣長者閥閲已深内召孔亟從此一别承教無期北望燕雲何以寄相思也事之際也爲滇士標一指南校梓李善文選於此

剞劂頗工計歲餘方得告成以圖歸之人作此長計亦大不量耳

與蘇弘家民部

少别如許大覺濶絕悵望楚天我勞如何知巳涖江關視事寢與無恙想匡廬鉅麗時時落官舍中致有西山爽氣也十月之朔弟承乏權稅東門日作狙獪面孔向人今且竣矣俗氣猶在眉睫間足下何以洗滌我潯陽故白傅舊治琵琶老伎風流不惡足下少年自賞豈作青衫濕也使還附此寄聲

上趙大司徒

恭惟台臺淸朝秉衡内臺持憲寔惟周翰用作商霖某幸蒙覆露雅荷生成乃以菲才承乏秉鐸而出此孰游揚之哉顧其中寔無物靦顏稱師涖事以來不勝氷兢之懼西南夷遠在萬里外文風尚鬱士行未孚自愧子然之躬不足作程因循卒歲則私心有所不安一以法繩之或又以荒徼之治未宜苛責也台臺化俗宜人禮

樂所宗願乞繩墨之言俾作韋弦之佩于今海甸多故豺虎四馳庚廪空虛朝不謀夕台臺主計于此勤勞不易廟堂之上且虛揆席以待相公業益弘否運斯泰願國是未定人情尚搖安得挽狂瀾而東之使天下復見太平之世也滇雲視京師政如天上翹企台垣徒有耿耿

與盛太史

長安馬蹄間竟不獲一奉顏色既不佞其有潞河之役未幾而走滇南萬里遐荒視京師政如

各天安所得尺素浮沈而問起居也者惟是仁兄雍容著作之庭文采炳蔚四方望之以爲威鳳祥麐居然國華異日秉政紆老師未竟之業爲同年二三兄弟榮施何不可也某本薄劣辱老師謬收之玆且強顏博士之上不任是懼此中虎視耽耽日與青衿爲搆不佞某既不能輕七尺而與之鬪則有投劾乞身山林自快而已迷陽習足何地可投三楚且棘林四方必有尋釁者政將及子何以策之

上孫栢潭少宰

某無似晚辱明公傾蓋之誼不鄙其粗踈而辱收之斯高風卽古人何加焉已亥之夏既抵敝廬隨踉蹌西邁十月劣抵南中嵐烟瘴雨草木蒙翳眞所謂各天矣心儀台光關山阻之安得以尺一問起居也明公以身係天下輕重林臥已久方今國是未定時事益惡非得大力何繇挽回梁溪山水自佳願謝傅安能獨樂藉令明公在朝一埽而更之日月若闢而朗者豈不快

哉不佞某下才承乏徼外卽投荒不以爲困而是椓人者時有齟齬作耽耽虎視其海濱一男子那能低首相奉以此輒動歸與烟霞痼疾殊不可耐矣家有薄田足供饘粥一丘一壑則不佞事但使明公持衡不使有額外誅求者又何知山林之不可也

與錢象先

過足下窮巷中蕭然寒士然冷冷清絕令人骨爽既別而南便踉蹌西上僅携一幼子行辟如

一苦頭陀僅免行脚耳南中竅穴之秀入眼所無如雞足山是佛祖受衣處洞門扃閉如故云有專精人便可令開僕頂禮半日恍然如見未敢爲足下道之僕且圖還山如得請尚欲枉過吳門縱數月之樂而後別外小詩書扇頭奸割酒資少許不知足下酒度比曩日能長進否也

與強善長

石湖之遊念足下鄭重別後音問絕矣僅携一子萬里入滇校閱之暇過從都罷燒香烹茶亦

足度日此中山水奇絕而花事猶勝杜鵑至三十種山茶至五十種春日風煖大足媚人時時把苦茗相對不知其十二釵也恨無如強山人者共賞耳足下殊壯無塵俗事不知日醉青樓幾回更可盡幾斗苦酹也

與同年江進之廷評

曩吳門一過從藐不聞問藉天之幸台駕讞獄於此私心獨喜以長洲地劇令長不遑七箸台丈猶得買其勇霏霏譚風雅之致況此昆明斗大荒徼刻期可了願五華之靈與年丈角前矛而竟千古之業不可謂非三生之幸矣第恐楚銳甚二廣前驅遂無堅陣弟悉索敝賦詎堪借一乎聞使節遂已入黔弟不獲負弩候迎則爲布區區於執事者如此

答舒中陽尚書

某頓首春初蔣廷尉自長安繇置明公手教及嘉幣開椷如奉清光矣某自唯瓠落之質寔無所短長而明公於格外收之使之不自厭棄佩

服私恩二十年於茲顧浮沈偃蹇落落如初寢興隨人不能自見則何以報答知己之誼而明公猶不遐遺曲爲拂拭存問再三委曲情至此薄俗所未有也某覗學于此不及考者期月不意藉台庇濫竽楚藩本一老學究而今之拮据吏事政恐無以免於鼻盤今安得金石之言比韋弦之佩乎後官就館者幾人佳氣充閭者幾度以明公碩德茂勳當世世饗之固無庸鲰生贅矣時令眞寔雅樸爲當道所知不佞某又惡

能令重

與心甫兄

武昌隔姑孰盈盈一水耳不得一相從十五年闊別心緒棼如無繇面訴弟歸自西南夷游輿殊倦山林之趣無日不思城中一區尚未經理城外五畝不免就荒痴兒既不了事窮交時復過責但使林園足備燕遊宮室劣蔽風雨桑麻足供衣履粳稻可給饔餐雞豚不乏蒸嘗酒醴時待朋友山巔水澨月下花前五斗易賒雙屐

猶健家食優游亦何不可大丈夫年已半百智亦漸昏安能隨俗寢興闞人顏色坐爲不知己者所描畫也兄倘有意乎則請以十年之後待長者於東山之下曩在昆明僅携一子亦自安靜茲者家衆紛紜官舍狹隘餅罌滿案令人嘔噦乃知薄劣之相自合鰥居寧爲有髮之僧竟作無生之想二子尚未定師長者更欲爲完娶而歸期未決咄咄計無所出也兄入討事竣尚取道過家否

與曹能始戶部

燕市分携絕不聞問既發潞河凡三月而後抵家馬首旋西形神困憊只携一少子入滇可知寂莫也窮冬遂校迤東諸郡十得其六無大瑰異此眞不佞弟藏拙之地足下當笑我作夜郎王矣播患未息東路已絕鄉信不通宦情更惡足下畫省雍容擁小姬痛飲易酒豈復念及不佞耶徐唯和遠作異物令人喪氣此君博雅多聞假之以年必有以垂世者中道摧折不勝云

亡之痛生人難再得不可謂非風流永謝也校文之役知必借重昆明郎不腆足下得無意乎此中得一釀法清如竹葉青軟如金盤露時共一醉亦不惡也外薄具酒資幸令少姬收付酒家胡

答鄒愚谷老師

不佞其去年以殘春入楚便拜老師手敎及扇頭見贈佳章日寘之懷袖辟之羹墻矣無何承乏代劄於鄖襄鄖沔之間隔武昌又可五百里

復以直指西巡桔据為累欲一致起居未暇也仲夏劣得代返舍而沈茂才曲祈陽東歸始以瑶函見示洞庭玄岳名勝甲于寰宇何昆明敢望願自才短不足以仰慰山靈耳沈生年少雋才情釆足術且受詩師門當為國寶其父令君善政在漢循吏間父子翩翩各當孔門四科之一奕奕奇事即其言非重當為游揚于二三大夫

與舒中陽大司空

其滇中一再奉台札未繇耑致款悰去年春仲量移入楚無何承乏代割鄖襄鄖沔之間恭十晦朔得代返舍屬直指西巡桔据從事即七箸不遑矣桂林與衡陽接壤豈眞片鴻不到閒問闃然西望雲山能無凄斷明公功高不賞四方豪傑扼腕至今河臣屢失績用弗成廟堂之上能無求舊之思乎哉其謭劣無當覥顏備藩才短鼻多慮不免于考功初意欲借捧表之役暫且過家徐圖進止今既不成行徘徊江上聽人穿鼻耳明公何以指其迷而牖示之後庭爾來曾有將雛消息否孺立兄遺稿曾成梓否便間幸乞相聞

答耿巡撫叔臺

某不佞久辱老公祖罏錘之中方璽書視學其籍孝廉以形跡自嫌不敢求識面于門下長安咄咄馬蹄乍出乍入又不能伏謁一問性命之旨此其之罪也更不自意假靈于江漢得自西徼量移大邦即米鹽開局未嘗不顛覆是懼此

去白門盈盈一水間尚不及走快足而致起居乃老公祖不鄙儼然以一介存之貺札爛然非不佞所敢承也鎮撫以來江濤淸晏彈丸之地安所藉寵于元老而久羈於此乎惟是國是紛紜人心怨憤餉詘于邊才竭於野腹心方潰咽喉可虞非大君子主持於上何由挽昃輪而中之材官回草率勒謝

與黃肖源太僕

三千里之外瑶函直北作鵠尾上天書百拜捧

讀涕淚俱下前過貴陽謁郭公謂平涼固自善地不意其荒涼乃爾也但塞外無事天氣早寒長者擁愛姬彈琵琶夜飲自樂何必武昌魚哉葡萄酒出自西涼笛中有折楊柳曲勸學者恐未誤當由解詩者未審耳陳君已久去楚聞已改選尚無入楚理弟去秋承乏代割於郞襄鄖沔之間時一走謁玄君登太和絕頂下看七十二峰如展旗視黃鶴樓一撮土何足辱長者問此益復見妬第不佞歸思亦不可奈青山芳草

時厪夢思安得北乞薛老峰南到涕源片石從長者作汗漫游良足樂也

與馮慕岡年丈

得年丈手書知年丈在困阨之中且夷然無牢慅拂鬱之感此非有涵養大力安能雍容若是如不佞弟碌碌隨人巾幗而冠者當媿死矣楚郡人士方日夜祝天願馮使君賜環復蒞茲土爲三湘七澤造百世之德　聖明在上不難一金雞之命然則年丈幸善加餐諒赦非久也弟去秋代庖鄖郢去武昌已六百里而遥北鴈南鴻消息永絕欲一致橐饘之餽而不可得茲于夏五得代返舍適有捧表之役敬附戔戔統乞麾存今年楚中既澇且旱水陸俱困賦歛殊棘盜賊煩興地廣民頑更難料理年丈念茲舊土何以策之弟雖散局敢爲二岳徵一言之惠而轉致之當事者草次不備

答李斗野大叅

襄陽古蹟甚多游覽非一文選樓巍然闤闠間

高明爽塏時酹一杯足謝靈晃出郡城三十里則武侯所居隆中在焉台下公餘試物色之倘有恍彿卧龍者乎習池事雖不足言然非政平訟理與士民相安卽欲日醉而歌酩酊胡可得也哲人舊事在在可師台下車轍所臨有神明之稱千載嗣興居然競爽矣鄂渚倉卒無以爲歡乃復辱遠貺何以堪之

與臧晉叔國博

茗雪解攜闊問永絕十年之間不佞方北走燕

西入滇歸復於荆楚偃蹇歲月所至無狀計台
下望日益重著述日益富四方望之以爲教化
主視不佞猶蚤蝨耳白門佳麗之地無所不快
意臧先生風流不減少壯日逐五陵豪佳事種
種非乏獨恨酒趣稍欠耳胡仲修孟浪游楚幾
坐槁于黄鵠磯頭幸朱水部爲之居間得免窮
途之哭然以其間得登覧玄岳盡七十二峰之
奇其沾沾自喜者以此今且東還輒附致起居
併戔戔爲候惟莞存之

與柳山人陳父

潞河一別陳父倐忽五年聞且倦游閉關自樂
老來詩律自當益細安得緘致江流盡挾唐處
士之奇也不佞客滇馬跡遍于西南其洞壑山
林往往勝絕非中原所有也今客楚踽踏一城
之内衡岳去郢渚千里而遥翹首雲山政如夢
境客秋因鄖陽之役蹔過太和秋雨淋漓七十
二峰時在雲霧中信宿而下僅當染指耳不佞
將返初衣便圖歸計歸則迂道過白門從栁先
生作方外遊先生許我乎西游具碧雞集中今
因胡仲修寄訊門下併薄俸戔戔聊備晨飧酒
價

答門人曾璇石侍御

自潞河一別倏忽四年滇之南楚之東再奉手
書欣如面對也門下由中秘出按河東威望赫
然豪猾斂跡行且徊翔九列勒勳旂常不佞戔
戔隨人食息計典在近願備埽除自惟五十將
臨鬢髮毿毿如艾一丘一壑意甚廿之但無彼

惡名得潔身以去幸耳三晋去武昌若風馬無
繇走候足問典居門下乃不遐遺耑使而存之
嘉貺鄭重視恒百倍不佞九頓登嘉有愿面目
矣令祖老師教澤在閩諸生建祠于金粟山之
下想已落成聞林叅知封君身拮据爲大役先
從弟曾以其事相聞不至落莫否丁酉一榜應
南宫者寥寥獨借重門下爲不佞壯顏色名世
信不在多然披砂揀金奇寶不乏何不偶如是
孰知其解乎

與同年賓燕雲學憲

自年丈之出守也弟方南走粤北走潞河又西南走句町哀牢人跡所不到之處竟不能遣一介相聞也弟已自甘疎節矣夫滇陵去三山僅三百里許信使隔絶而滇楚各天殆同異域顧瀟湘衡巫之閒星若聚而雲若合者不可謂非天之幸也辱手札遠臨欣然獨笑計披襟不遠當各帥左右廣以相從正忽謂米鹽俗吏敢侵陵上國也

與曹能始大理

薛觀察入滇覽足下贈詩及梅花帖種種奇絶如坐孤山庾嶺中清香入脾矣不佞去荒徼而忝楚藩其名似美顧滇夷服也山水實奇秀覩學使者無所不賓杖屨楚則畫地而守跬步不出戸如衡嶽太和皆在宇下實若殊方不聞所朝夕游宴自黄鶴外無奇者初由岳陽來三宿樓上風雨經旬視君山一拳隱隱雲霧間安得學曹先生有山水緣吏而仙者乎此去白門一水而近信使可時相聞新梓滄浪詩話及玉臺篇各一冊附政

與葉少宰進卿

某頓首某居夷者二載視中原不啻各天然此惓惓私衷無日不在燕磯牛首之間也徼明公之庇量調内地既脫虎口漸近龍門從此可月致起居時詢動定不可謂非觚生之幸矣恭惟台下簡在巳深爰立在邇於今國本幸正邦本尚搖非借大力何由挽旻輪而中之宗社有靈

假明公以端揆之地中興之業企足待之矣某浮沈外藩覆露非淺即恐虗山澤得安食其土之有夫孰非明德哉某邇來大覺衰謝每欲移疾以去而饑寒無計且復叨升斗之祿究竟雞肋難戀鷗盟可狎一丘一壑自其分耳明年捧表竣役尚圖暫過金陵一問顔色且定出處之策也

答同年袁六休

年丈暫寄丹丘烟霞自快耳計東南形勝當盡

錫杖屨中何許匡廬一指掌乃弟所沾沾自喜却在荒徼夷服之外人所不經見亦所厭見者如雞足山南明萬象諸洞志所稱爲佛國天都仙源福地使者以全收之此眞夜郎王敢與漢爭大年丈得無笑其言乎方子公羹於吳門邂逅今十年往矣新詩亦奇進袁中郎門固無庸物媲簿書面孔向俗無以仰酬清誼耳少脩脩和諸什氣骨大屈其偶六六難弟此黃鬚郎乃爾秀雅人安可貌定也新刻四種奉上覽政尚

圖嵩問起居

西樓全集卷十八終

西樓詩選卷上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纘緒仲選
孫男爾緝天七編次

五言古詩

短歌行

驅車歷遠道客思浩已盈勸君且停車聽我短歌行徒御慘不歡語短歌無聲芳春二三月黃鳥鳴嚶嚶君子慕于役盡室逐北征遲回不忍發去住頻自驚風雨戒前途孤鳥避寒旅送子一尊酒握手心怦怦豈不惜離別敢復稽王程去去但努力黽勉樹令名客子加餐飯用慰故人情

初發芋江別諸子

曉出城西門莫宿芋江湄嘆息七尺軀徒爲名利羈僕夫催上道征馬鳴聲嘶行李既蕭瑟驪歌愴以悲零落秋氣凉寒風吹我衣酌子一杯酒行行與子辭猶憐東山雲黯黯西南馳人生

重意氣諒不為此移慷慨發長吁雙劍光陸離
勖哉各努力芳名長自持

登鼓山絕頂還宿靈源洞作

步出東廓門已識巒阿面行行百十里山迴翼
宮殿石罅響流泉百道如飛練矯首岁巔峯可
望不可見歷覽稍忘疲玄象摎羅遍賈勇陟其
巔頓令心目戰蒼茫大海流三山雲外見天風
颯然至寒燠忽已變歸宿靈源洞空翠落如霰
山嵐日夕佳几席爭葱蒨幽鳥向我鳴浮雲自

舒卷借茲清道心坐使塵慮遣朱門何足榮末
俗豈能眩

塞下曲

秋高胡塵飛萬幕悲笳起驅馬入雲中諜報隨
遷徙腰間揷寶刀熌熌明秋水風吹大白旗飄
飄西北指殺氣暗邊城斜日照殘壘

舟過武夷遊九曲歸宿冲祐宮有作

稅駕風塵中泛泛若萍梗隨風度南關忽入神
仙境寥帷意豁然山水夙所秉亭亭大王峯蒼
翠遥可領九曲路逶迤桃花川原永輕舟小如
刀探歷亦俄頃秋高山益峭溪澗水逾淨分明
天外奇詎止盆中景歸來臥玄宮心清凡慮屏
恍惚武夷君神采光炳炳起來發長嘯悠然動
深省

塞上

九月塞草衰秋高風逾厲中夜聞舉烽胡塵忽
而至結束行負戈甲光爛照地嚴霜侵人骨寒
泉漾殘骴男兒志裹革生死心不二按劍髮衝

冠瞋目血流背殺人豈顧身偉哉漁陽騎

遊西山宿碧雲寺

杪秋天氣清風緊林烟霽杖策入西山日晏聊
小憩化城殊輝煌淨土亦幽麗諸天法象奇夾
道松蘿閟夕陽駐西嶺新月掛雲際如來放光
明長空屏纖翳澗水響淙淙下方人語細坐久
聞經聲層軒出香氣更深夜寂寥息心生妙契
明鏡原不染虛舟誰能繫何當謝塵寰一澄無
生諦

擬春泛若邪溪

泛泛溪上舟茸茸溪畔草春風吹微波淡雲綴晴昊魚行若乘空縈流翠如掃鏡湖既已湮蘭亭亦枯槁對景且自怡欣然豁幽抱

同曹能始進士憇石屋

艤棹西湖邊來往窮清眺杖策過叢薄石逕轉幽峭開門忽若堂赤日互迴照四壁寒蕭蕭虛空自生耀陰洞不可測疑有蛟龍竅或云通江湖荒惚誰能料曹生烟霞姿居然我同調遊探

天外奇坐對人中妙莫將簪組羈而使山靈誚招隱懷古人悠然發長嘯

秋懷

青陽能幾時會見秋風靡昨日園中花今日憔悴矣芳華不自惜少壯亦難恃對酒徒傷悲嘆彼遠遊子

晴川閣

暇日出行游秋江正新漲擊汰隨所如揚帆忽西上傑閣俯晴川暉陰各異狀山水信奇絕俯

仰一何壯風色晨夕佳黃鶴儼相望攬景趣殊叙開尊意彌愜日晏澹忘歸臨流獨惆悵

滄州偶咏

久客倦長途侵晨櫓聲發天際澹微雲帆前掛新月沙岸樹如烟水次楊花落遥望滄州城孤懷幾超忽

舟夜

客舟夕暫休日落河流急遠火滅復明烟樹濛濛濕荒雞半夜啼雲氣船窓入鄉夢忽已醒凄

然憂思集

七言古詩

哀寧夏

國初環邊十三鎮寧夏在昔稱繁華何物么麽能啟釁遂令平地生龍蛇中丞駢首罪固當闔門塗炭如枯蝦當時禍起只頃刻豈料套虜坐紛拏可憐城中十萬戶深閨少女顏如花白刃驅出嫁胡子飄墮斷梗隨風沙哱劉瑣瑣叛卒耳勾連出沒禍豈賒花馬池頭金鼓震天陰日

黒闇悲笳　廟堂督戰何太苦士也不力奈何邪　天子深居赫斯怒軍前賜劍飛鏌鎁此輩皮毛本相類肯以一矢相遺加曾聞北軍苦剝削無衣無食仍無家平時怨氣已滿腹一朝變起何足嗟土崩之勢旣如此旁皇首鼠成叉牙輦上君子多石畫勿憂拱把憂萌芽

燕市七歌效杜同谷體

丈夫生來轗軻身已老十年三走長安道欲歸不歸無柰何黃塵滿面色枯槁六月炎風飛火

雲五侯冠蓋日紛紛此時跨馬逐官長令人心折越江濱嗚乎一歌兮歌始發兀坐書空愁咄咄

其二

東山墓木日已大一水回環曲如帶平生魂魄思此山老樹菁葱聞天籟悠悠一別今幾時黃沙碧蘚埋豐碑山頭杜宇啼紅血游子天涯知不知嗚乎二歌兮歌聲急天陰雨黑愁雲濕

其三

有兒有兒生計微薄田不收常苦飢辛勤憔悴已半百更兼人事多是非去年別我芋江上九月霜前菊初放今年消息不相聞使我淒凉坐惆悵嗚乎三歌兮歌獨苦荊樹花開飛夜雨

其四

婦生六子四子殤兩雛啾唧何人撫壯夫不作兒女態但覺中年情易傷大兒僅能弄紙筆小兒只解覓梨栗我今汗漫天一方向平婚嫁何時畢嗚乎四歌兮腸九迴中夜瑟瑟悲風來

其五

少年白眼不相下肝膽稜稜向誰寫論交却愛高陽徒風流便結高陽社邇來握手二十年一旦分飛北海邊昨日封書寄遠道天長地濶心浤然嗚乎五歌兮懷故人思繁調短不得伸

其六

我有古宅在竹林蒼梧翠栢高十尋偶然獨往便經月焚香趺坐淸素心主人出山忽已久流水潺潺怨楊柳長安埃塵幾尺高笑殺人間牛

走馬嗚乎六歌兮歌欲斷蛩聲唧唧夜將旦

其七

我今行年三十餘頭顱漸老骨節疎書生意氣太無賴手持寸管高稱譽邯鄲才人厮養婦蛾眉入宮還見妬長門虛却千黃金淚說相如解詞賦嗚乎七歌兮歌且休不如歸卧南山頭

挑河謡

徐淮河決水滚天十家九家無人烟黑雲壓城風颯颯平陸化作魚龍川昨日帖下挑河道瘦

骨伶仃不自保官司督促安敢辭其奈生涯已如掃不恨河伯爲民災但怨公人横索財

俠客行

結客不交游冶郎使酒不挾邯鄲倡一片雄心貫白日披肝瀝膽天茫茫尋常殺人只寸鐵杯酒殷紅化爲血壯士借名仍借軀不似君卿但脣舌

宋硯歌

宋家石材馬肝紫鳳咮龍鱗無乃是傳來人間五百秋古色淋漓汗流泚漳臺破瓦那足數端溪堅珉差可擬中心鴝眼浮精光四足勾連在其底菸菸奇蹟無不有前輩風流今尚爾萬事遇合豈偶然茵席龔涵皆有以寶墨含風飛彩雲一片瓊瑶冷秋水感君提携爲君使莫教棄置落泥滓眼中之人吾與汝

古别離

飄風自何來吹我連理花隨風倏相失各在天一涯挽君衣酌君酒君今忽作萬里行賤妾深

閨難獨守控君馬加君鞭丈夫意氣在四海别離豈爲婦女憐出家不如在家好執别河梁何草草但將相思寄夢魂與君同上關山道

廢居嘆

誰家古宅大道邊敗垣廢井生秋烟花開花落長太息春去春來空自憐當時富貴盛豪華繡戶雕楹雜綺羅急管嬌歌日向暮朱絃寶瑟漏初斜世間反覆無不有白衣倏忽成蒼狗秋雨何堪燕雀棲夜深但見狐狸走君不見咸陽宫

闕化成灰瓊樓金屋亦蒿萊只今唯有秦時月夜夜清光照綠苔

孟嘗君墓下

滕陽城南三尺墳行人云是孟嘗君平生俠氣歸何處寂寞荒阡空白雲戰國爭雄志未已縱橫策士隨風靡公子門前車騎多三千賓客盡珠履珠履翩翩殊可憐高臺曲榭入雲烟出關幸不爲秦虜此日終須食客賢雍門一說涕如雨富貴繁華那足數當時已懷亡國悲何况於

今一抔土陵谷銷沉知幾回墓前石虎變成灰徘徊往事那堪問禾黍西風鳥雀哀

將發潞河得家兄消息

潞河三月水初半客子瀕行鄉思亂吾兄結束欲出門約定今春來相看萍踪反覆那定居顛北滇南萬里餘客路花開空有淚故園鴈到竟無書兄弟衰年頭各白塵世何能長作客君去但耕南畝田吾行已辦東山屐

河上行

黃河水淺不盈尺官府樓船寄如織商舶望風爭引避伐鼓鏜鏜皆動色牽纜驛夫疲且餓十箇完衣無一箇白頭老叟噤不言日日河干倚門坐

垂柳篇和楊用脩太史 真蹟在楚雄捨資驛樓

滇南二月春風暖處處濃陰青不斷長條拂水雨新晴短葉籠烟日始旦萬縷千絲繞岸齊飛花飛絮畫橋西雲來晻藹章臺路月落凄迷灞滻堤章臺灞滻風光好燕語鶯啼惜春老無奈

閨人怨別離更令戍客傷懷抱成都才子玉堂仙萬里投荒年復年馬上逢春多感慨酒邊對景倍留連韻華倏忽不相待回首風流六十載惟有春光似昔時楚雄山下烟如黛

聞鶯曲

楚江新柳綠如染三月花飛春荏苒芳林處處語流鶯籠烟罩日晴光艷日出烟銷暮復朝青樓紫陌景初調淩晨霧裡音猶澀停午風前韻轉嬌嬌啼宛轉聲聲好憐春強半爲春惱思婦

心傷隴水邊行人腸斷關山道却憶鄉園春暮時小堤流水柳揺絲千聲坐對春風軟百囀鶯看春日遲而今老作瀟湘客客路逢春更蕭瑟潦倒詎堪醉一尊風塵何處尋雙屐春去春來草又青鶯聲漸老柳漂零不知馬上流連處何似山中自在聽

五言排律

懷李廷燁十韻

山水清佳處憐君吏隱兼官閒長閉閣訟簡日

垂簾海入龍江闊天開越秀尖烟雲連别島空翠落前簷宦拙詎邊幅名高豈米鹽雅懷眞不忝清操獨無嫌一别悲離合三時變冷炎非關鴻鴈少頗畏簡書嚴人是金閨俊才寧瘴海淹要知　明主意好爲活窮閻

宿徐惟和綠玉齋同陳伯孺作

入林欣把臂招隱得同心白社吾將老青山爾共尋窓虛蘿月動榻冷竹風侵夢淺斷殘磬情多愁遠砧寒蛩依砌靜宿鳥擇枝深晦跡甘雲臥浮生愧陸沉從來丘壑相不負紫芝吟

董崇相進士南歸過潞河言别作此送之

少小原同學飛騰各一時風塵吾自老書劍爾何之雪積漁陽道氷堅潞水湄烏饑號凍木魚冷閉霜池日晏放衙晚天寒下漏遲貧猶堪貰酒冗不廢譚詩宦况干時失交情閱世知乍逢眞作喜欲别更成悲鴻鴈春前信雲山夢裡思十年京洛客愧說鹿門期

過玎瑠嶺 師博 南山

灌木千章合岩花三月深泉聲盤嶺急雲氣結林陰駐幰方危磴褰帷復遠岑嵐光添秀色靈籟發清音不盡搜羅興其如汗漫心計程無百里問徑有千尋臃腫園奇樹軥輈語倦禽未須愁瘴癘頗已愜登臨西塞狼烟定南天鴈羽沉嘯歌還不廢聊此散煩襟

寄宣見十六韻

楚客漂零久殷勤寄女書更無忘告語好自惜居諸適體終宜布充腸不厭蔬田間寛責課縣

裏早輸儲麴蘖防酖毒犒蒲絕燕胥西樓千卷在東廓一廛餘梅過先搜蠹春來急種魚唯當希曩哲愼莫學狂且世路多艱險人情有齟齬交游休太廣問訊未應疎當室非安逸承家要拮据勗哉崇令德行矣樹嘉譽入市毋張葢之郊謾駕車澆風何用習豪氣也須除獨退元無競深藏固若虛臨風頻囑付不覺淚沾裾

五言律詩

立秋日憇龍岡庵

絕壑精廬秀空壇落葉稀曉烟迷鳥道秋水照漁磯野客探奇至山僧乞食歸西風莽蕭瑟天際片帆飛

初過陳振狂山亭

十載憐才子平生阻笑言玄成人載酒賦罷客過門歲月還三徑風烟自一村從來眞隱者老不厭丘園

劍浦舟中

南浦經行處風烟正暮秋魚腥溪口市燈火水邊樓黃葉翻飛急青山相對愁腰間有龍劍莫向夜深遊

景舟道中

寒色黯高原關山非故園人家蘆作屋驛路柳爲垣草白霜風苦沙黃凍日昏漂零愧書劍馬足信乾坤

奉使至山海關

被命古榆關秋風草漸斑黃金出塞去白馬度遼還漢障乾坤外秦城榛莽間羽書日報警翻

使劇愁顏

九日遊金山

江山兩奇絕形勝壓中原塔影東西映濤聲日夜喧秋風吹客夢柳色斷鄉䰟去歲重陽日黃花別故園

謝陳令君

借爾雙鳧舃緘書報武夷曾孫重到日玉女卷衣時水凋溪流澀山深木落遲題詩貽茂宰吏隱亦相宜

四月三日飲元徵宅

勝日開詩社芳樽對酒人驚新綠入夏柳暗已無春細雨京書愧流雲爭角巾狂來還縱飲潦倒見吾眞

山中有懷

颯颯風吹竹凄凄月在松閉門無一事對榻有千峯野火明樵逕泉聲響夜舂悠然會心處但少求羊蹤

咄咄

咄咄悲雙鬢栖栖愧此身風塵長作客食息竟隨人歲月窮炊桂功名老積薪故園書不到鴈去更傷神

早秋雜興

客思方蕭瑟蹉跎又早秋凉生虛榻冷暑退小堂幽白苧思南國黃雲望薊丘著書吾豈敢述或類窮愁

其二

客裏厭逢秋秋風客倦遊雨兼殘日下月帶斷雲流落葉催歸鴈淸霜濟戍樓寒砧中夜發偏動漢官愁

其三

肯顧尚書期塵纓黥自疑尋僧時間偈對客或談詩拓落身堪老栖遲鬢欲絲城南楊柳色衰颯不堪吹

送茅平仲還京口

長安攜手罷短劍傍天涯殺氣方摧柳秋風忽憶家殘雲京口樹細雨廣陵槎想到鄉園日猶

堪醉菊花

遼陽虜警

如何肘腋郡歲歲苦刀兵大帥徒分閫書生淚請纓金鉦喧列障鐵騎蹦孤城瀚海留遺蹟惟傳漢將名

武林贈黃白仲

削跡西湖上幽居絕世喧經時惟伏枕一月不開門避地家仍破爲園道益尊平生耽寂寞相對更何言

出塞曲

羽書來絡繹萬騎出居延列帳朝吹角移營夜控弦鴈聲沙磧月馬色柳營烟恠得烱烽急單于巳近邊

其二

孤軍循轉鬬千里赴師期立馬胡塵暗磨刀隴水悲腥風吹虎帳朔雪壓龍旗却笑漢飛將無功緣數奇

買舟從安德水驛北渡

末路難如此浮生轉自悲出門眞有礙策馬竟何之雲暗聊城道風吹濟水湄所嗟漂泊久鼓枻更遲疑

明妃怨

玉顏翻引妬金屋巳無緣忽見胡塵起猶驚漢月懸塞雲愁漠漠隴水去濺濺馬上琵琶絕何由續斷絃

擣衣曲

惆悵經年別沙塲未解兵衣裳難寄遠碪杵若爲情響逐鳴蛩絕愁隨落葉幷可憐今夜月偏照海西營

入燕

北上風霜苦南來歲月多三春變楊柳一葉渡滹沱客況驚蓬斷年華倚劍過長安何處望對酒不成歌

渡江

作客日巳遠渡江春欲殘濤聲高枕過山色掛帆看風急魚龍舞天低楊柳寒雲山從此隔回

首更漫漫

流河阻風

客思正無賴流河日夕風柳迷津路合雲散驛樓空鼓角心堪折關山信不通平生蕭瑟意半是道途中

初冬同徐輿公甃龍井

爲選南山勝欣從初地遊峯廻疑鹿苑泉湧卽龍湫雨散雲歸峽天低風滿樓山僧能送客一過虎溪頭

送曹能始調留都

吾眞憐小友人或姉狂生偃蹇廿違俗牢騷不挫名花明江上渡柳覆石頭城別後勞相憶中宵有鴈聲

徵江立春

春光忽已到旅思動相牽綵勝傳官舍辛盤簇客筵寒多因近海風急況臨邊故國音書斷驚花又一年

高墝吊楊用脩太史

斯人已淪沒此地餘風流野日山山暮江雲處處秋玄同揚子宅賦比仲宣樓欲採蘋花薦臨風黯自愁

安鄉道中

春半安鄉縣荒田草未刪天空惟有水野曠更無山榆柳依村落牛羊曝日閒遙遙洞庭濶烟靄杳難攀

其二

邑小苦流亡民貧歲屢荒春遲槐葉短風暖麥花香野店茅編屋村居柳映墻閒南農事早立馬憶吾鄉

過鄭吏部繼之墓

吾憐鄭吏部慷慨說時艱一日看長夜千秋識此山詩名杜老後書法晉人間寂寞西州路悲風損客顏

送尤秀才

共作滇南客相將入楚來鄉心愁對酒春色悵登臺路入黃陂折江從赤壁回離家忘歲月三

見隴頭梅

西樓詩[illegible]終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纘緒仲選

孫男天士附纘編次

七言律詩

冬日過徐唯和孝廉綠玉齋

風流且莫嘆漂零獨向青山結草亭花下開尊空翠落竹間岸幘凍雲停人家殘日堪蕭瑟仙觀疎鐘乍杳冥怪爾公車方待詔行人錯指少微星

揚子江

颯颯西風江怒號蕭蕭寒色上征袍天晴無數黿鼉出野闊徐看鸛鶴高樹影青連揚子驛波光白湧廣陵濤六朝踪跡隨流水斜月舟前首重搔

秋興

邊城緊急羽書飛海上烟塵未息機南北紛紜何日定廟堂籌策亦多違疎楊葉短霜初下旅鴈聲悲客未歸鄉思逢秋更蕭瑟山中苦憶薜蘿衣

送同年黃明立南還

長安客舍雨如絲送女南歸惜履綦山爲兼秋兩岸惡鴈因近塞數聲悲天涯楊柳勞相憶故國煙霞去不疑同是漢南門下客報恩定擬在何時

薊門

上谷東連古薊門黃沙漠漠暗中原遥天衰草

依殘壘落日荒山隔斷垣八月烽烟應未息十年征戍更堪論秋風到處催砧杵愁絶關河非故園

煬帝行宮

龍舸東巡竟不回白雲空鎖碧崔嵬江聲已逐繁華去月色曾經歌舞來遼左軍容愁駐輦淮南王氣悵登臺淒凉往事隨煙滅落日芳原烏雀哀

無題

微雲黯黯雨瀟瀟楊柳陰濃鎖寂寥白苧歌殘眉黛淺金爐香燼暈紅銷夢回猶憶中秋月書去還驚半夜潮錦字如新人不見隔墻妬殺鳳凰簫

旅次石頭岸

秦淮爲客動經年目斷南雲接楚天楊柳風多迷夜雨蒹葭水漲鎖寒煙六朝草色青山外八月潮聲白鴈前無奈鄉心正寥落獨將雙鬢老江邊

送何稚孝儀部謫桂林

暫從建禮卸朝簪萬里投荒惜別深放逐非關明主意憂危自信小臣心九疑風雨迷藤峽五嶺雲山接桂林君過江潭多感慨懷人莫遣二毛侵

陪祀　山陵

西山龍象控崔嵬檜栢蒨葱輦路廻雙闕忽從香殿出五雲偏傍寢門開風傳野次霜鐘杳月落峯頭騎火來盡說祠官多侍從賦成誰是子雲才

落花

飛花歷亂滿晴空陌上溪邊處處同寂寞正當二月雨漂零無奈五更風疎林煙瞑銷殘翠小院苔深襯落紅百囀鶯聲今漸老不堪愁絶畫樓東

春興

客裏傷春嘆式微長安楊柳正依依漢廷自咲功名薄叢省應憐日月非風雨北迷千嶂合關河南阻尺書違萋萋芳草天涯路爲問王孫歸未歸

賦得白桃花

一枝幽豔晝含光爲愛繁陰正壓墻色比何郎原傅粉嬌如合德自生香冰肌嫋嫋飛殘雪玉皃亭亭帶曉霜便是武陵人不到可教老却白雲鄉

同葉進卿陳振狂袁無競集越王臺

西風載酒共登臺萬里寒光照舉杯江上煙波

雙鳥下天邊雲樹片帆迴疎林歲晏飛黃葉古殿年深鎖綠苔今日尊前須盡醉不堪惆悵霸圖灰

雨中同王玉生憇天遊觀

仙觀岧嶤入杳冥千盤鳥道敞雲屏虛疑天鏡懸香閣似有虹橋落幔亭檻外溪流春更碧雨中山色曉逾青到來不隔尋眞路偃蹇人間笑客星

西湖贈楊思說先輩

六橋春色正芳菲尊酒邀歡興不違楊柳却尋天竺去桃花如在武陵歸斜陽寂寂湖光遠平野蒼蒼樹影微聞道丈人耽勝事扁舟到處即漁磯

送林叔度山人歸莆

若爲飄泊老風塵却喜還家及早春馬首千峰殘雪路天邊獨鳥倦游人孤齋酒熟誰同醉三徑花開不是貧招隱詩成能寄遠更堪南望柳條新

三月晦日舟宿安德憶惟和兄弟

西風一葉滯黃河古渡寒煙向晚多別後青山惟夢到天涯芳草奈愁何客心已逐殘春盡夜思還隨逝水過海上故人相憶否年來雙鬢笑婆娑

哭舒孺立太史

濟上悲風吹素車側身西望更躊躇空聞詞賦傳天祿不見文章典石渠萬里疑煙丹旐遠千山落日白楊疎桂林處處猿啼慘極目愁雲繞

故墟

其二

淮陽別去幾年餘尺素時時慰索居百粤川原眞憶女七閩風雨更愁予碧山已謝焚魚後綠鬢還驚賦鵩初蘭玉蕭條無可問中郎空復有遺書

武林訪黃白仲

故人相見各依依客裏秋風木葉飛但說窮來還有劍誰憐病後更無衣山將天竺供遊屐水

借西湖作釣磯知爾盡忘人我相不須惆悵世
情非

過表忠觀

一缽荒祠即故丘越王香火此湖頭水犀獨擁
三千卒裘馬横行十四州畫栱秋風棲鳥雀空
山夜雨冷松楸英雄已去殘碑在山下寒泉空
白流

謁岳武穆墳

星落轅門鼓不鳴誰從四海問干城金牌晝[illegible]

甘和虜鐵騎宵馳竟罷兵淚盡屬鏤猶帶血夜
闌刀斗尚聞聲孤墳獨對西湖水春去春來草
自生

元夕宴集煙雨樓

蕭蕭宿莽暖空洲傑閣平臨湖水頭火樹正當
春夕永星橋還帶暮雲流疎鐘月落僧歸院平
野風高客倚樓此地相逢拚一醉良宵寧沮暫
淹留

寄陳子翼

三年襆被客長安短劍應嗟行路難慟哭只今
憐阮籍悲歌何處弔燕丹漢宮棄置蛾眉老易
水淒涼馬骨寒莫向市中頻擊筑風流寧作酒
人看

同臧晉叔博士康元龍秀才游南湖

東風邀客泛雲槎十里平湖抱郭斜梅爲凝寒
遲破萼雪緣漏日不成花鐘聲隱隱它山寺樓
影層層近水家我欲涉江采蘭芷前林昏黑已
棲鴉

三日同王彥貽鴻臚顧子開太學張元春
茹懋集山人遊惠山

泰伯城邊新柳黃梁鴻溪上故祠荒一時風景
春如舊三日招携醉不妨別浦烟迷葭菼亂名
園水遶李花香未和勝事那堪問回首蘭亭亦
渺茫

三月晦日同王彥貽顧子開王太古彭輿
祖集鄒彥吉齋居

笠澤湖邊問釣磯堤頭楊柳正依依鶯聲已逐

東風老草色空憐客鬢稀三徑雲迷踈雨過前林日落野花飛一時傾盖須拚飲莫管春光歸不歸

江上別諸兄弟

勲業蹉跎鬢已絲更堪短劍傍天涯十年聚散憐兄弟千里風塵惜別離解纜正當春漲後懐人况值鴈來時閩南薊北傷心地回首東山有所思

十日泊舟寒山寺張幼于追餞寺中同王

百穀曹以新黄道元分得臺字

楓橋水漲客帆開送爾輕舟破浪來但説白衣兆送酒忍看黄菊更登臺風幡寂歴寒燈暗霜葉蕭踈候鴈催此地悲秋仍惜别一尊相對不勝哀

對鏡

霜風蕭瑟歲將陰小邴官階嘆滯淫秖爲旅顔愁對鏡其如短髮不勝簪懐人却憶枌榆社處世空悲荆棘林自是微名銷傲骨可憐墮落到于今

過庾嶺

層厓叠嶂鎖崔嵬使節翩翩擁傳來越徼烽烟銷漢戍庾關壁壘變秦灰山從故相祠前斷（嶺下有張曲江祠堂）水到蠻王墓口回遊子可無詩興動傷心不見嶺頭梅

送戴給事謫百粤

平生孤憤舌空存咫尺風沙晝日昏焚草豈能忘納牖種蘭元自忌當門雲蒸八桂無歸鴈地逼三湘有斷猿屈指賜環非遠事不須惆悵更銷魂

寄陳堦仁祖

八口羇棲潞水濱鬢毛蕭瑟老風塵移官竟作倉曹長對客空餘草澤身南國商車征歛急東方軍檄輓輸頻干戈滿地雲山遠雙鯉何由寄所親

送柳陳父山人還廣陵（時山人扶弟喪歸葬）

西風吹斷鶺鴒羣永夜悲歌不可聞北地秋深

單袷冷澼河天闊片帆分荒城野店難爲客落日寒山此送君莫道維揚纔一水相思已隔萬重雲

謁留侯廟

先生已從赤松游寂寂荒祠傍楚丘樊巷草迷屠狗宅泗亭雲起斬蛇溝一時韜畧逢眞主千載衣冠識故侯王氣霸圖零落盡圯橋春水亦東流

旅懷和張肖甫大司馬

十月陰寒不奈愁南中有客獨登樓山川隔斷哀牢國烽火連綿慶甸州北極朝廷頻遣使東方將士盡封侯書生肉食眞無補感事長懷漆室憂

過華亭寺 碑文方子及製

載酒尋僧席屢移春山何處不相宜琉璃影散天花落金碧光摇法鏡垂地近西方開竺國烟銷下界瞰昆池栖霞片石應堪語苦憶南朝江總持

送黃太僕之平凉

平凉西去即邊城近塞風高萬馬鳴座上葡萄春宴客笛中楊柳夜譚兵擁旄自昔推分陝司僕于今擬列卿咫尺崇階恩不薄秦關元是古咸京

別諸生

一官潦倒罷譚經且向江潭問獨醒臘盡雪消滇海白春來雲破楚山青風塵荏苒虛王朔道路馳驅老客星爲語及門諸弟子行藏吾已愧

鴻冥

送宋兒南還

漢水春來漲綠波將歸無奈別離何江津直隔閩山遠楊柳空憐楚澤多長路逢人須問訊寸陰是處莫蹉跎親知應憶爲官在生計終當付薜蘿

過登之宗侯園居

一叩朱門問草堂王孫愛客設焚香繁花帶雨迷芳徑修竹連雲護短墻流水正通栽藥圃濃

陰偏覆讀書床官閒我亦思招隱策馬時時也

不妨

登太和絶頂

千山羅列擁天門環衞眞如侍至尊仗外早回

依北極崖前霧敞瞰中原飛鑾疊嶂羣龍會絶

壑奔流萬馬喧天爲　聖明開大岳泰封漢畤

不須論

其二

雲裏飄摇天柱峯紫霄撑出玉芙蓉宸居巳自

誇雙闕帝座依然隔九重雨氣迷空埋虎豹日

光破暝射龜龍分明指引朝元路辟穀何勞問

赤松

送心父四兄入　覲

使君五馬健如龍新領諸侯謁九重遠道清霜

開躑躅秋江微雨濕芙蓉十年空寄風前淚兩

地眞憐客裏蹤同學少年今漸老竹林尊酒記

從容

癸卯除夕

八日南來客歲前齋厨三徙跡頻遷官因帶印

翻多事名豈譚詩却自憐春入瀟湘遲雨雪俗

傳荆楚異風烟莫將簫鼓催殘臘屈指明朝五

十年

五言絶句

振衣臺

高臺出林杪客來時振衣山翠千萬重徙倚暮

忘歸

魏宫詞

月照漳江水風吹西陵樹輦路草巳荒夢魂自

來去

怨詞

一夜西風起蛩聲處處愁淒涼霜後葉怨殺洞

庭秋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望君無時回思君如風燭淚盡心

始灰

其二

自君之出矣不覺羅衣換思君如藕花根斷絲
不斷

蘇堤

散步蘇公堤桃花雜垂柳山色暮復朝猶云昔
人有

馬上逢俠客

相逢易水上惆悵無一言忽然分手去走馬向
平原

古意

水上芙蓉花零落在秋浦芳魂不自持芳心假
獨苦

其二

池上與君別池水清可憐只消一滴淚枯殺滿
池蓮

石鏡亭

落葉響空亭江光翻石壁時聞風水聲似有牛
羊跡

七言絕句

宮怨

春風暫到洗粧樓宮柳凝烟翠欲流自笑眉顰
還似柳不知若箇更多愁

其二

銀漢光澄寶曆嬌瑤臺寒逼紫霞綃但教月色
長如此贏得嫦娥伴寂寥

燕京元夕竹枝詞

西山霽雪散輕寒嫋嫋東風玉漏殘齊向天街
逐歌舞五陵春色月中看

其二

東華門外錦層層爭看流蘇百子燈寶炬燒殘
天未曉碧欄干上露華凝

長信宮

長信秋風暗綺羅玉顏憔悴淚痕多空將舊恨
題團扇不及昭陽子夜歌

紅葉怨

惆悵西風摇落秋多情却寄水東流由來一葉
輕如許載得宮中萬斛愁

薛濤墳

三尺荒墳傍狹邪墳前流水逩桃花花開花落東風老惆悵空林栖暮鴉

蘇小墓

油壁青驄不再逢西陵猶有幾枝松傷心怕問錢塘水潮去潮來無定蹤

江上重別惟和惟起

驛路風吹楊柳枝江雲江雨不勝悲也知遠道終須別借得離筵駐片時

江上別諸兄弟

久客歸來不盡懽尊前無奈別離難他鄉亦道春光好恨殺花開秖自看

舟中寒食

楊柳春風綰暮潮姑蘇城外繫蘭橈更堪客裏逢寒食故國音書久寂寥

春盡

客舍蕭條對夕暉更堪春盡野花飛馬蹄欲逐殘春去不信春歸客未歸

夏日聞鶯

綠暗郊原楊柳斜客中倍自惜年華春光已逐東風去怕聽鶯聲對落花

發芋原振狂追送江滸舟次楊青賦荅

江頭惜別不勝情一唱陽關黯自驚兩岸蕭蕭風雨惡那堪更聽斷腸聲

其二

一別江樓楊柳新於今飄絮逐征塵不堪更渡黃河水風起沙飛愁殺人

西湖雜味

何處飛來靈鷲峯白雲長鎖翠芙蓉坐看東海扶桑外湧出金光千萬重

其二

月隱空山雲亂飛夜涼零露濕人衣梅花開落春如舊不見湖邊放鶴歸

其三

湖頭春晚草萋萋烟水微茫鳥亂啼欸乃一聲人不見小舟撐過斷橋西

約彭山人遊武夷阻雨

誰憐風雨路行難百道飛流馬上看咫尺幔亭何處問洞門深鎖白雲寒

衰柳

殘枝瘦影不禁秋幾樹傷心湖水頭爲惜婆娑生意盡更無茂苑舊風流

田園雜興

茅舍新移近水涯東風送暖到山家不知春色今多少一樹棠梨先着花

其二

春雨霏霏春日遲田家纔及挿秧時山歌十里聲如沸絕勝吳儂唱竹枝

其三

槐陰茂密柳陰凉石枕方床一夢長直到日斜纔睡覺好風吹送野蓮香

其四

紅綠參差露氣鮮荔枝今歲正當年山居淸福堪消受飽食還教樹下眠

其五

小池一畝傍田居半種蓮花半種魚客到不愁供具少打魚沽酒摘園蔬

其六

茅舍初成覆草新土炕無火莫嫌貧老翁曝背前楹暖閲盡人間富貴春

宮詞

閤門初啟日西沉曲宴流連夜漏深忽報外頭封事急何方鎭使貢黃金

其二

中官走馬捷如飛內監傳宣盡賜緋昨夜新添第九女大家拱手賀皇妃

過通海石門

層崖迢遞水潺潺嵐翠淋漓渺靄間客子不知天萬里寨帷疑作建溪山

爲林熙吉題冊子

斷橋荒徑草萋萋千頃流雲錦水西石磴如盤分席坐隔溪垂柳聽鶯啼

西樓集十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鄧原岳撰原岳字汝高閩縣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湖廣按察司副使明史文苑傳附載鄭善夫傳中是集詩十卷文八卷卷首謝肇淛所作小傳謂原岳爲詩初學鄭善夫已又學七子旣而一意摹古要以唐人爲宗末年益復宏肆今閱其詩功候頗爲不淺惟未免有摹擬之痕也

繁露園集二十二卷

〔明〕董復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張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繁露園集二十二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忍令湮蔑而不傳也余自垂髫
時即受知元仲元仲愛余
不啻羊棗菖歜之嗜元仲
時執牛耳嚮牢理震趨
趍之著譚論剖析如列國

霸儒詞壇氣高多不解順
折角其文如雲青水碧時
刺凡目故鎩羽者再而元仲
自謂非戰之罪也其嗜古文
辭尤甚于制義壬辰舉進

士館邑符簡奇拔異之外輔
之以彰教化俗齊魯之士
彬彬翕風晋擢天曹即典楚
文衡未幾恭知政事命甫
下而元仲卒矣元仲卒而集

入于黄京兆雲蛟又轉而入于
門人梅吏垣長公魏太史道
冲始收其散逸付之余余奉
命往權吳闗遂捐禄為元
仲梓而誇以元仲為知我

昔咕嗶制義而元仲為余
序謂余倒横直豎多施不可
叩哦聲詩而元仲又為余
序謂余直舉胸情非傷詩
史然其詞固多淫美而一

段脉脉神情則千載知己也住太玄玄之傳者宜獨桓君譚一人已耶元仲春容博大不峻城府居恒不問生計而戶外之屨聲常滿

拯困恤急一洗葛藤沮洳之風當新安入相屢物色之而不一就新安高其誼招之以詩曰於陵自書灌園高尺尺平崖不可招乞得小園

堪避暑薰風莫恬馬歸遲其為所重慕如此宦遊十餘年剛腸直道所至有聲即執炎柄未嘗藉韡自潤迄今朝紳咸曰長者長者猶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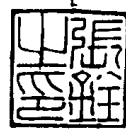
巳之秋元仲假歸省墓拉蒼頭控款段出宣武門口占曰我有一片心欝欝未獲吐忽而為道傷心灰口自杜已後撤髩曰乃今得脫衆招地抵繁

露園載酒頸新釀與二三
心知共酬擊唾壺矣詎云二
豎孱羕輒儘焉朝露也獨
怪元仲才品度越一世其知
覽博物而圖不朽者僅讀

龍屏而挾風雲具鑪錘而樹
山斗乃任不足而生有涯豈
魏々地力徵抑元仲々靈
秀盡耶元仲々先仲舒下
帷蕭憤潛心大業史稱其有
王佐才而終于膠西々相生
平不治家產以修學著書
爲事甚敎元仲々似仲舒
也繁露々業其清明竹林
々劉墨歟余稱々々以當延

陵々劍而彩附于太玄々知
若玄晏先生則有本寧氏
在

壬子七夕五鹿居士張
銓書于虎丘山下

董元仲集序

董元仲自少善古文辭其為舉子業亦以古文辭緣飾之歲丙子應京兆試文甚奇謂可者謂不可者亡半獨吾友郝惟順爭之強此文章大手筆不可失也榜出戴輔歸為知人許文穆遜謝曰此郝廣文之功惟順數與余談其事余心識之辛丑元仲復除東阿令余得見之穆而史所談邈如平生歡分韻賦詩而別已元仲入為吏部郎典楚試負冰鏡之目而有嫉娼

之者請急歸尋出叅知政事則元
仲先卒矣友人張民部平仲行
其遺文屬余序之蓋
本朝人文極盛成弘而上不暇遠引百
年而外約有三變當其衰也幾不
知有古德靖間二三子反之而化

裁未盡嘉隆間二三子廣之而模
擬遂繁萬曆間二三子歎之而雅
俗雜糅矣一再變觴于師古之變
觴於師心元仲折其衷而矯其偏
不拘攣以為格不奔放以為雄不
儇薄以為逸不摭拾以為富不杜
撰以為新不陳絕以為奇不穿鑿
以為巧不隱僻以為深不艷冶以為
色不妖浮以為聲其書破萬卷
而約其言爲一家其體該衆作而
適宜各而傷無論三代二京六朝
三唐即宋與近代名家未嘗不

輻湊並進而操縱在手曲暢旁通
如郢之斤僚之丸梓慶之鐻輪扁
之斲師古可以從心師心可以作古矣
厲為神奇而嬉笑怒罵悉成章
矣昔吳季札觀魯六代之樂為之
歌魏曰大而婉儉而易行大者病

不能婉儷者病不能行惟魏兼備而
用之元仲之文顓此豈得之士風耶
今公卿大夫賢且多為
國家柱石為人倫冠冕莫如魏而
文章之業若穆敬甫魏懋權兩君
子皷吹六經笳鑑百氏佐明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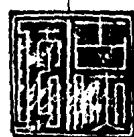
元仲嗣足而立環覩方兩人才之盛
未有此也之人皆為吏部郎仕不
達而元仲懋權皆年未五十敬甫亦
非上壽讀其遺文光明俊偉之度
温厚和平之氣縱横揮霍之才鋪
張潤色之猷堅忍峻拔之操未敢

於聞世而可以傳世不朽何斯讓於
諸公卿魏之為大名也信哉天下論
文事方舂走東南而西北諸君子
起而角之未知鹿死誰手往者江
東獻步是為弇州与穆魏有行
縞交惜不及見元仲耳平仲游

吳吳復有弇州其人者否謂元
仲矣若即不然俟之後代有吳
季子必以元仲當魏風無疑也
余附名集中竊此喜叟之知元仲
有餘榮矣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甫撰

紫陽山樵汪從乾書

繁露園集目録

卷之一

序一

送兵察雲間滬海陳公調最河南督學序

郡守揆宇塗公以治最超遷光禄少卿序

王郡理考最序

大名令鄭心緝治最榮封序

郡佐蔡易菴致政歸里序

洹令王萬川治最受封序

送郡守懐劬劉公遷冀南兵察序

送廣平郡守劉際明入覲序代

廣武郡理胡懐南治最承恩序

卷之二

序二

元城語録序　番休録序

朔方奏議序代　古交編序

少岷先生拾存篇序　逍遥園集序

張平仲詩序

卷之三

序三

壽大司馬繼津王公七十序
壽鹿門茅先生九袠序
壽黄丁澤先生序　壽但少洲序
壽方毋王太夫人七袠序代
壽張太夫人文　海代山蒼翠圖詩序
海屋添籌圖詩序　縣圃高公壽圖小序
卷之四
序四
山西武舉録序代　甲午山東鄉録序
山東丁酉鄉録序　山東歲貢鄉録序

章丘縣志序　内黄縣志序
卷之五
序五
尹昺衡歸楚詩序　送于褒甫歸試白下序
黄中五登順天賢書序
竝玉序　登樓雅倡序
但少洲詩卷小序　王節婦受旌序
王毋存孤卷小序　翼城史氏族譜序
野菜圖說小序　饑民圖解跋
卷之六
序六
近科衡文録序　齊鋂觀風録序
叙李若蒙稿　序劉百世山中草
横槊餘編小序　叙陳澹叔四試草
玄雲洞制舉義選序　楚魏兩生制舉義序
木犀香自序　王信卿四書稿序
序三造士匠意録　王信卿四書捷解序
王信卿詩經捷解序
卷之七
序七

方氏族譜序
楊太宰二山　覃恩存問序
送賈少蘭之荆州教授序
壽儆韋先生七十序　壽陳太恭人序
陳伯倫登儁序　繁昌王舉子序
卷之八
序八
陽平二雅序　三事忠告序
宋祭酒過元故宫并客北平詩引
重刻太白山人漫稿序

王徵君琴鶴館集序　委巷録序
馬曹集序　程中權詩序
穆仲裕湖山覽勝詩序
陽宅真訣序　序郭應璜稿

卷之九

記一

大名縣修學記　齊東縣重脩儒學碑記
七忠祠記　鳳翔府東橋記
滑縣南關橋碑詩有引

卷之十

記二

騂異堂記　重脩龍泉寺記
新立三清殿碑記
郡守永嘉暘谷王公生祠碑記
郡理魯岳方公去思碑記
王氏新仟記

卷之十一

誌銘一

明承德郎黃州府通判東漁張公暨配安人趙氏宋氏合葬墓誌銘

明大中大夫陝西叅政大名椿巖張公墓誌銘
明遼東苑馬寺卿豫齋吳公墓誌銘
明封户部主事雲峰鍾公暨配安人王氏陳氏墓誌銘
明户部山西司郎中大名晉石賓公暨配錢安人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二

誌銘二

明西安府教授勑封刑部主事小嵈董翁墓誌銘

明濟寧州知州仲白張公暨配劉宜人錢宜人劉宜人墓誌銘
明迪功郎筆峰高仲子暨配謝顧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待封壽官後村陳公墓誌銘
魏新菴墓誌銘

卷之十三

誌銘三　附　墓表　行狀　傳贊

明勑累封張母劉安人墓誌銘
明文學王公暨奉　旨旌表節婦何太孺人合

葬墓誌銘　孟孺人墓誌銘
明郟縣丞兩崗董君墓誌銘
宗姪以通暨配崔氏合葬墓誌銘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忠菴耿公行
狀　賓郎中傳
詹山人傳　連節婦賛 有序
卷之十四
誌銘四
大學士對南山陰王公墓誌銘
敕封周孺人墓誌銘

明處士荊亭袁公暨配董夫人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五
表狀記文
明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后墅張公墓
表
明誥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故慶府右長史廣
平棘亭王公暨配都夫人趙夫人合葬行狀
比識會館就日堂碑記
滑縣重脩畫舫齋記　程君房墨賛
卷之十六
祭文一
祭鳳洲先生　祭陳玉壘老師
祭馮大宗伯　祭穆少春
祭魏懋權考功　祭韓見雲駕部
祭張賁川刺史　祭肥城令卞九芝
祭王益吾年兄及　敕表烈婦畢年嫂
祭蒲年伯毋暨蒲年兄
卷之十七
祭文二
祭封大中丞魏年伯　又祭封大中丞魏年伯

祭趙封君　祭梅太翁
祭顏封君　祭崔處士 文學瑛父
祭許公子　祭陳太學
祭王夢槐 名承烈東封參軍也
祭仲父龍田翁　祭宗姪席珎
卷之十八
祭文三
祭王太夫人 荊石相公毋 代
祭盛太老夫人　祭王安人 陳兵憲滄海元配
祭王年伯毋　祭史太孺人

祭石年伯毋　祭王太夫人雷化令之臣毋
祭吳太夫人　祭張毋太宜人
祭吳夫人

卷之十九

五言古詩

喜雨
夏日同高茭之李若蒙毛茂新張若恂楊茂弘
讌集張平仲南園　弔宋鶴池投海
周節婦詩
怡怡堂爲史五陵伯仲也

送李本陽明府之祠部
送畫手侯生歸陽丘　賀小梧蘇舉子一律
卓錫泉同林志睢年兄小酌
懷陳汝威社文　出都門感懷四首
自清源經陶山毎日逆風家人且報糧絕矣感
賦十二韻

七言古

飛六亭歌爲陳澹叔賦
送雷學博之永寧　繁露園歌送景時應文
學歸陽丘兼寄張允升先輩

三鳳吟　送若蒙茂宰之聞喜
敬菴兄樓成爲賦一歌行志賀
陳生行陳自新　送曾封翁編脩曾長石
之父　書舫齋歌
黃鶴樓歌留別鄧汝高竇燕雲二年丈
楊村北舟中中秋　天津阻風用栢梁體
渦口卽事戲筆

卷之二十

五言律詩

衛輝道中望蘇門　詠懷十首　弔劉伯世

先輩　宿彌陀寺
弔張叔廣　過唐山
送李本陽之祠部　雙壽卷
爲人壽毋　南和道中
同閔獻明用壁間韻二首
普照寺十首　卽事
九日校射二首　碧雲寺小憩
題盛大叅卷　送宋季方山人歸西屏
弔李北山尚寶　高孩之明府席上以陶
句心遠地自偏爲韻分得自字

夏日同湯太史嘉賓沈職方伯含集劉先輩百
世北園水亭分得煙字四首
立秋前一日共賦前字
少司馬趙公招飲黃鶴樓
渡河二首
題關壯繆將軍廟
謁大復先生墓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
送康光祿之留都　送沈伯含年兄歸越
陶山道中四首　送魏玄之歸樂昌即用
玄之重九前一日八韻

卷之二十一
七言律詩
送劉厚吾年兄兵察之關中
陽丘滸侯考最　送大中丞孫藍石之任
送郭孟愚之樂陵楊德潤之齊東令
敖公子猶龍初度　送魏見泉中丞
送賀伯闇奉毋南旋
夏日同沈武選年丈王車駕寅文飲劉百世先
輩齋頭用燕字
賦得沈相公宅秋日牡丹二首

春日同考功王冏伯職方朱仲成集穆仲裕內
史宅聽周山人彈琴以高山流水為韻分得
山字而石少尹以亂調冏伯云如今方啓事
山濤得意時故末及之
謁　陵恭紀　香山
送南玄圃太僕罷歸關中二首
寄題陳汝威北郭樓　棲霞樓讌集一首
輓張仲白刺史
送郡博蔡益吾之成均
壽于宗伯穀山先生　登蘇門

寄題韓中丞山莊　即韻答宋季方布衣
即韻奉答陳汝威觀察
寄懷張元平考功留都二首
送朱半石年兄奉使　顯陵便道歸雲閒
送夏鶴田奉使琉球
送李少麓茂才歸陽丘
穆仲裕齋中侍讌李本寧得相字
春日詠懷八首 有引
不佞居里頗聞時政意傳之或妄入都月餘
乃更異于前間觸事感懷未敢于廣衆訟言

而孤耿有遠不能不形之篇什因賦七言近
體八章匪敢托于風雅之遺聊以寫余心之
隱憂云爾燕有客如雲倘亦有意乎好音之
懷者乎譬如草木吾臭味也不佞無難爲糠
粃矣　穆仲裕別業分得相字
送冏伯世丈歸吳　即韻答尹行衡下第二
首　送張太史出使襄藩
題杜史際宇崔老世兄九載考最
元城南樂兩邑　明興二百餘年無曠中秘書
者即概一郡亦斷自戊辰迄四十陽秋矣顯

伯中五一時並爽余聞而喜可知也賦以志
之政不必論其工不工耳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　送可大馮年丈
次倪爾淡年兄春日寫懷十二首
壽朱佩孺太毋併其孀毋兩毋皆節婦其存佩
孺　十六日同遊延壽菴遇
雨次丁泰來年兄韻得八首
送岱晟朱年兄出餉漁陽因便歸省二首
送張平仲之平陽節推
即韻答魏顯伯太史送別

登舟　天津高倉部塘　賜宴
賦此志謝
卷之二十二
五言絕句
衛河汎舟遇雨十首
七高詩　右韓茁宇德高
右吳符宇貞節　右元繩宇次山
右陜岵先生姓邦遺其名
右張澄宇仲經　右李從今明卿
右李宗木繼仁　座中聞吹笛又長笛一

聲入倚樓爲韻賦七首
安德舟中逢誕日八首
七言絕句
定興逢李若冢二首　憶張叔廣
贈七十翁胡公　壽高封君縣圃明府父
也四首　登蘇門阻風
又阻雨　昌平道望山陵
賦得高山流水四絕穆仲裕宅同王冏伯朱代晟
右高字　右山字
右流字

元夜六絕　應蘭臯招登黃鶴樓二
絕
又一絕過恨這關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四首
送黃叔相按部江北十絕
送同卿李絕之出使江北四絕
清源即事四首
繁露園集目錄終

繁露園集卷之一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一

送兵察雲間滬海陳公調寂河南督學序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之不啻程以六藝漢雖有博學宏詞諸科而建元下詔亦惟明當世務習先聖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唐楊綰亦以進士搽文明經塡帖爲無用請依古察孝廉與進士明經並行獨宋王臨川改科舉爲經義晚年乃大悔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葢士君子自有眞經濟眞學問而墨書帖義果不足以槪爍景流鍾之英含經味道之儒也

國初功令有孝弟力田人材徵聘歲貢進士諸科後諸科漸廢惟進士科與歲貢科竝舉後歲貢科亦漸落寞不振而進士科獨二百年來名臣大儒趾接而出然迄于今濫觴極也議者咸謂廣厲轉移權在郡縣諸博士與督學使者夫郡縣諸博士皆白蠏明經日暮途窮輩學人其何賴之若督學使者則諸學人所望爲嚆矢要非蘭薰雪白之行鳳質龍變之文不

能與其選吾魏兵察使者滬海陳公垮節道文江東
獨步以今
上丙子舉于鄉其應制諸義珠圓玉潤海内人人尸
祝以配震澤毗陵無間言後一紀舉己丑進士高等
海内益推轂之起家郎署浮湛中外又十年來鎮吾
魏纔數月主爵者以公文行高又玄菟樂浪間戎旣
稍息區區三郡不宜久稽海内大賢中州黃河太室
故材士淵藪於是移公督中州學公治裝有日而吾
魏搢紳先生私向不佞語曰大樸必琱大白必采公
用江左之藻緣中州之朴將無令濟之有比應德鱗

萃仲常鴈行師道臚列乎不佞曰綮黍小義恐未足
以悉公則又曰大雅不作新聲代變公生陸謝之鄉
建左馬之鼓將無令獻吉不死仲默復生子業骨肉
仲鬼枯華乎不佞曰文章卽不朽盛事經國大業恐
無當于用則又曰麟鳳瑞世牛馬負重公于經義之
外不時誨以古名世之業將無令洛陽持衡鈞陽秉
樞韓富司馬左提右携而濟兎角龜毛之運乎不佞
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請更有進焉則又曰異學日
新正道久晦公于本業内不時提醒以諸儒先之教
將無令伯淳爲鉤正叔爲繩堯夫公揆規趨矩步而
息葱嶺苦縣之熘乎不佞遽然驚曰美哉至矣公于
此道恢恢爲之有餘刃矣然不佞又聞之中州安危
關天下理亂而中州人才盛衰又關國家隆替近日
中州卽不爲無事而公爲國儲材立言則言立功則
功立德則德無之不可庶幾周禮三物賓興遺意而
不屢屢課士以韻滑曼衍之詞如三季之末世則公
是役也寧獨中州士習藉之楷模其自
高文以下九廟神靈寔托重之因次第其語質之公

郡守揆宇塗公以治最超遷光祿少卿序

聞之兩漢蓋最重二千石云其有茂蹟渥澤治理異

等者輒用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
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如黃次公以太子太傅徵
朱仲卿以大司農徵龔少卿以水衡都尉徵召翁卿
以少府徵劉文饒以太中大夫徵宋叔庠以尚書令
徵皆懸不次之擢待非常之吏故當其時綰銅弄綬
稱二千石者人思滌奮循吏輩出史不勝録何其廩
廩多德讓君子也
明興洪永宣成之間猶存兩漢遺意何文淵徑遷少
冢宰王端毅徑轉左方伯此類最多未易指屈嘉靖
間僅一王德明有太常少卿之擢以後遂寥寥矣循

資計歲沉淪方臯幾二十禩纔敢望京卿開府之命繩墨束縛𠷔臆約結即有奇亦亡所施此而猶望二千石人思瀝奮如兩漢國初之時是以數金之直而欲易粹白之腋恐亦數之所必不得耳日者
主上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期登政平訟理之化意謂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故不時舉殿最以示誠勸而閣臣上疏亦欲重外吏破循資常格以待卓異是時郡守挨宇塗公歷任已四載恩信徧滿十二州郡所謂懸廬江之魚返合浦之珠秀漁陽之麥渡九江之虎者公悉有之會當入

覲公遂以治行第一留佐光祿蓋百餘年特典云按百官志光祿于周爲膳夫屬太宰掌王之食飲膳羞所謂六穀五齊七菹三醬者要以節嗜欲而益聰明其職寔爲喫緊
主上以公玄心道氣故允閣臣言復二百年
祖宗特典則夫奉衛揔署辨魚執經陳德人義士之箴述九重八珍之規清明
主德而強固
君身者公固饒爲之有遊刃矣然不佞又有進焉兩漢國初其吏治之盛與所以馭吏之典後世誠莫敢望然霸位至丞相文淵位至大冢宰功名視治郡時稍減其餘即皆以功名終然獨王端毅差強人意餘已鹿鹿無奇矣致令兼材通儒盱衡而嘆謂此數君子者廩廩于治郡而不必煩煩于佐主豈天之生才眞有宜有不宜毋亦盛滿難持晩節末路猶令人見而左嗎乎公平生作用悉從赤心片片流出而其才揮霍閃鑠如神龍然能大能小豈其異日當台鼎之寄期許注厝或遜稷契而謝韓范乎必不然矣公滇人也滇中土厚山奇停而爲人多磊落可備緩急如
先朝楊少師近日嚴太宰寔號名臣公嘗向不佞慕

說兩公之爲人故不佞敢私與公屬下令李君輩約曰異日滇中當有三名臣少師太宰之後非異人必公也李君輩皆爲不佞首肯曰知言知言因書而致之光祿署中

王郡理考最序

漢武帝末酷吏蠭起民益作奸扞罔大獄煩興鬼薪城旦赭衣載道昭宣因之下功令郡國所舉用多蒸蒸廩廩之吏而是時雋不疑于定國兩曼倩最有名不疑守京兆每行縣錄因徒還其毋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多即喜咲爲飲食語言異于他時不

即怒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而定國學法于父
于公公故決獄平肯辨東海孝婦之寃以此定國爲
廷尉民自不寃然不疑名聲重朝廷赫赫貴顯定國
代黃霸爲相封西平侯不聞昭宣兩帝所以寵異雋
毋獎拔于翁何似也豈漢法簡佚自便卽神明廸喆
如昭宣不能破格榮其所自出耶異日者
主上深惟海內樸雕瓠圜卽趙魏股肱郡最稱慷慨
椎魯質無其文者不能不波巧僞相蒙莫可究詰儻
非明察之官忠信之長鮮不蹈巧足覆盆之慮於是
命琴川王公來理郡事公發奸擿伏如神而中固長

者決法讞獄務依忠厚不爲武健嚴酷之行以故有
司不能決質之當道當道不能決委之公者公片詞
立辨時時以治最聞
主上聽然色喜而公時向郡人士稱曰余何能爲惟
是二大人在堂余小子侍寢食餘暇二大人數相囑
曰沒不復生斷不復屬孺子勉之若縱舍非良民而
組織非奸吏弗稱吾子矣余小子奉令承教庶幾追
于皐戾不余何能爲蓋三載大冢宰上公治狀
主上益聽然色喜業已授階文林郎而又封太公如
公秩曰是自安三徑之居肇啓一經之緒者封太母
爲孺人曰是勞多贈佩愛篤和丸者然則公之治獄
何減不疑定
主上之知公何減昭宣兩帝獨雋毋不能得之于昭
于公不能得之于宣而太公太孺人得之
主上公之遇視雋于兩曼倩尤奇也已而
主上授公制詞且曰天雄畿輔郡志稱崇禮讓號易
使今且浸浸獄訟煩興爾尚惟良折獄求協于中以
稱朕嘉師至意朕將顯庸爾嗟嗟
主上益以魏風諸郡以公風諸吏不疑定國之業旦
暮遇焉太公太孺人白首相莊彊飯健步百歲而上

不啻余又安能究厥榮施然後世有操筆如班孟堅
者附太公太孺人于公傳如雋毋于翁故事則或有
取于余言矣

大名令鄭心絅治最榮封序

聞之范蔚宗賛循吏曰政畏張急理善亨鮮一夫得
情千室鳴弦而先臣唐應德之詠名宰亦曰無言似
桃李有志咲鷹鸇多暇卽開卷長貧不受錢蓋庶幾
庶應德讓君子之遺意不必赫赫務矯虔乃稱高第
異等也余嘗持是以槪郡縣長吏未有當者而獨貴
鄉長心絅鄭公可以輩前世良吏如蔚宗應德所云

貴鄉故吾郡一彈丸邑其城郭戶口租賦俱不能當
他邑之半先是吏茲土者意不盡屬厭亡何卽謀調
煩劇公晉江人晉江故才藪公對公車又藉甚諸進
士初謁選得貴鄉諸進士相與目笑公曰鄭郎柰何
得一城如斗大乎公固大喜曰先大人澹先朝露太
夫人春秋高矣令不佞典劇邑牛馬風塵日不暇給
卽欲且晚從太夫人稱觴歲絲寧詎能乎第獄易讞
租易辦薦紳先生易悃愊相與貴鄉固宜不佞不佞
其何不宜貴鄉也蓋三禩于茲皭然不滓而家無逋
租囹無滯訟娭嬉里士鼓腹出則于旄龍丘任棠之

門訪民疾苦入則問太夫人無恙外焚香讀古名臣
事蹟于俗吏所兢兢毛摯新束爲名高者一切抹撥
而于祥鸞馴雉之理二三父老于于安之卽直指
使歲終上諸長吏治狀無不首推轂公
上唯是嘉嘆爾四贈太公如公秩太夫人封孺人
旨曰政迹茂異令名顯聞感物行化貴鄉令其足以
風矣於是諸薦紳先生儼然造不佞謁辭不佞自惟
少讀蔚宗之贊應德之詠幾二十年妄謂仲謀之爲
新都叔方之爲雍丘殆饒爲之非近代所有不謂有
如公者而生當吾世公之以治最顯又當吾地也然
仲謀叔方遇章帝寬大長者留心民瘼故新都用政
化蒙褒雍丘用禮讓蜚譽
主上英明靈爽遠過章帝郡縣長吏浸務標奇見異
博踔絕之名公獨用寬和恬漠受知蒙眷此其數尤
異諺曰惡在火浣木綿止寒惡在海錯脫粟消餓則
公乎則公乎

郡佐裴易菴致政歸里序

余家滇南去蜀不千里許然聞其中峨眉之勝甲域
中每誦陳拾遺詩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與趙清
獻公蜀山天下奇三峨厭岷右之句輙神馳久之然

又意其中必有異人拔起卽不能踞絕頂覽岷江一
快平生誠得其人者與之上下一堂左提右携匡所
不逮平生志願或不至消歇都盡也旣浮沉南北無
所遇今歲從留都郎來守郡而佐郡者寔惟易菴裴
公公十年前嘗倅是郡有能名故當道者輙復以公
來余因是不喜得郡喜得佐郡如公者庶幾追於罪
戾耳每杯酒閒談及峨眉之勝洋洋纚纚若河懸風
生余益神馳不能已已公爲人儻宕簡佚不立城郭
又剛腸忠實心絕不善俗吏俯仰態余嘗嗟嘆峨眉
之秀其盡在公矣然公竟以不善俯仰嘖被人言詮

貲議欲別用公公力請於大冢宰懸車而去余率二
三僚友向公啗曰積羽沉舟聚蟁成雷奈何哉公之
不免也公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公等試視僕面孔
豈沾沾以五馬牢落終身乎南山之南壯山之壯奚
非男兒事業也且嚴君在堂僕稱觴上壽畢拉二三
朋好訪葛仙之洞弔楊雲之墓拜武侯之像尋桂背
之宅令人呼喊眉洞天主人足矣紅塵赤日關人何
事而快快不作耶余益嘆公有古人之風於是爲圖
送別而二三僚友各系詩於下方余閱古志稱陸通
隱峨眉山採桂櫨餌黃菁不知所終而昌黎有慕於

李愿盤谷之歸亦欲膏車秣馬從之徜徉余飽紫株
守媿不能從公家桂櫨黃菁想應無恙公歸矣幸不
時寄我無令余逐逐牛馬中徒側身西望而咨嗟也

洹令王萬川治最受封序

近日吏治毋右卓異而左循良進刀筆而退勸課以
故海內銅墨之長人思赫赫見奇即以此希遷寵陟
崇階顧于國家元氣生靈命脉不無稍損不佞竊意
廩廩何必減赫赫也趙張之弔詭何如龔黃之致平
郢甯之蒼鷹何如卓魯之祥鸞班孟堅范蔚宗所傳
循吏在此不在彼要其中非鹿鹿無奇者假令今之
世而有治亂民如亂繩若龔用寬和爲名若黃教化
大行若卓蝗不入境若魯即以此悶悶于于不受主
知不佞且爲執鞭所忻慕焉而况其仁心實政叢民
譽而荷
主眷若洹水長萬川王公者乎公家東牟起家乙未
高第初除吾郡之廣晉廣晉城如斗大公弗屑時時
卵而翼之幾二禩于兹政平人和境內嘖嘖頌之曰
明府吾儕衆人母也公治狀遂冠三輔而兩臺使者
以公治行高此彈丸黑子地不宜終屈大賢上之主
爵者公遂用最調洹水洹水去廣晉五十里而近其

戶口幾何錢穀幾何訟獄幾何較廣晉皆倍之公治
之若烹小鮮斟酌寬嚴寔稟佇養不浹月而洹水境
復喁喁頌之曰明府吾儕衆人父母也亡何公以今
洹水治狀合前廣晉治狀滿三載考兩臺使者復緣
主爵以
聞遂晉公秩而贈大翁大母具如公秩太翁故嘗爲
臨城令治狀最有聲不及竟其施而發之于公彭門
桂林無蒜施麟洲無豺虎益是謂乎于是洹水薦紳
先生儼然致賀詞者填門溢巷而廣晉與敝邑一二
薦紳聚族謀曰吾儕僭辱明府疵㢈更先洹人十誼不

得獨後洹人士致賀詞不佞竊睹
主上神聖蔦出尋常時施不測恩威以鼓舞百官而
其于州縣之吏特故苦之斬不與臺諫之選望如異
他日選諸所表以次用者葢絶寥寥也不佞妄意亦
州縣之吏大都赫赫見奇如不佞前所云右卓異左
循良進刀筆退勸課無足當上心耳故甘心廢閣公
不爲世俗一切治狀而獨仁心爲質如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特蒙而亟寵之此于
聖心有深契矣今日褒公爲良有司異日何渠不登
公爲名臺諫公今日循循于民上異日何渠不諤諤

于闕下國是政體日非一日政藉公輩一洗之苦鸞
箋鳳詔恩及所自一歲兩下不爲少公寧不用是爲
榮然公所以報主
主上所以榮公寧董董此余葢旦晚以俟矣
送郡守懷朌劉公遷冀南兵察序
漢中古益州部秦子敕所云帝以會昌神以達福布
治房心決政參代卽其地也毓爲人多沉雄寬博砥
礪世風蘊概名誼濟當世之用若張光祿猛李太尉
固樵平章德輿葢其選巳以概今世卽郡守懷朌劉
公公蒞魏凡五載外寛内明務去太甚似黃次公廉
平不苛以愛利爲行似朱次卿不拘文法一切便宜
從事似龔少卿勤力方畧好爲民興利似召翁卿以
禮訓人不任刑罰似秦伯平簡除煩苛禁察非法似
劉祖榮郡父老具能道之無俟不佞獨其崇好儒雅
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朔望拜謁則進學宮僮子爲
講說經術與古名賢行事無不人人味其言而學人
或有婚葬不能舉與爲鄉里之豪所武斷者公輒損
俸金之餘且不時爲處分諸學人又無不人人各厭
其意退而喜相語曰吾師吾師曁公今歲以治最遷
山西副使兼少叅分守汾遼諸郡魏人士相與愀然

若免赤子于懷曰誰而更督誨我乎困孰恤我而憤
孰釋我乎則皆詣不佞懇請曰吾儕學人荷公如天
之庇卽摩頂踵不足報欲殫精竭思頌公功德則心
悵悵若有失而口期期不能出敢徼吾子一言不佞
輩公于前世諸循吏獨漢河南守吳公謹身率先居
以廉平且憐才好士嘗薦賈太傅爲漢才臣蜀守文
翁選開敏才士張叔等詣京師受業每行縣益從學
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卒得司馬長卿爲一代詞
人冠此兩公者興學好文雅纔堪配公諸學人椎魯
少文卽不能疏治安賦上林如賈太傅司馬長卿而

披肝析膽誓世世子孫無相忘不知當時吳公去河南文翁去成都所郡弟子員能頌德慕義無窮如今日不公徃矣風采猶措且過三晉爲雞白龍之間可以安枕無憂矣諸學人誠不能報公不佞誠不能代諸學人報公則願公疊膺節鎮蕃移江漢手張國是匡濟時艱以副張光祿李太尉權平章諸鄉先達之後則或兒撫公生平亦或于諸學人私心尸祝之願不負耳

送廣平郡守劉際明入一覲序代

吾郡古廣武地當昴畢之分東至漕北倚常山襄國

南達魏西踰太行稍折而南郵置往來所謂走邯鄲道也其民椎魯少文其俗微重而矜節其土產五穀梨棗桑麻滏洺交流㵎漳近且入焉荷稻菱芡之利在所有之每歲直指使者纔一至每三歲督學使者纔一至塗僻訟簡遊吾郡者可卧閣而理故都下爲之語曰南廣北廣語樂國也日來天災流行時政紛挐曲梁天臺苦河伯平干雞澤斥漳苦䖑蟘邯鄲臨洺間苦鴳鵝使者昔時臨閤而理今不無蓬心而憂矣客歲陳留際明劉公始來守吾郡公先在臺中稱名御史後以言事與時忤出守溫州已移吾郡郡人士聞其來如赤子之望慈父母公呴喻調劑一切奉法循理與民休息民無弗于于安之葛藟列人平恩普樂之間不復知旱潦之爲災與礦稅使者之縱橫矣居亡何

主上將以明年庚子正月闢明堂受諸郡國成事而公以今歲假裝北上于是公之僚某某走一介都下問贈言于余余自惟冢

主上渥恩拔管戎政每從諸大老後伏闕上疏爭時事紕漏十不能得一嘗自媿殊負古大臣之誼公今且入矣公故爲御史藉甚有聲公所莅郡固

國家股肱郡而公今日治行又海內異等

主上聞其狀將必聽然色喜曰是昔不難謗謗于臺者今果不難廪廪于守其爲朕亟條時政以聞公于時必具對曰臣先在西臺日侍

陛下交戟之中㬎時波恬風靜臣猶慮過憂大切抱火厝薪之懼今卽南北盜平東西無警而榷稅採金與詔逮緹繫者日甚一日此如火之燎原不易嚮邇當事者方將焦頭爛額爲撲滅之計

陛下柰何泄泄憲憲以祖宗二百三十餘年之天下爲戲耶明主可與忠言臣在外久亟知海內嗷嗷狀

伏惟
陛下聽臣一得之言臣不勝主臣死罪死罪
主上聞此語能勿愀然變文采下詔罪巳舉今日新
政一切報罷乎果爾是余與二三大老力不能得而
公得之公之功德又不專在吾郡而波及海内也公
入矣余且于光祿寔上遣一介私問之

廣武郡理胡懷南治最承　恩序

世人率以吏治有別材非文章之士可辦故往往岐
吏治文章爲二余謂文章顧眞與不眞耳左案右牘
較晨經暮史更易而謝華啓秀籠天地而挫萬物者

其人必非握齪無當于用故夫文章政所以緣飭吏
治也余往待罪陽丘則今廣武郡理懷南胡公業巳
裒然譽貴諸造士間余間請公所爲制舉業讀之其
沈辭佛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其浮藻聯翩
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其函緜邈而吐滂沛又
若風飛猋竪芳甤馥而靑條森也蓋亟賞鑒以爲異
日必能用經術經世務亡何卽舉乙未高等進士除
廣武郡理廣武故河北一都會土廣俗𥙷以風勢相
高而公從直指使者巡行諸郡縣足跡徧畿南其所
部獄訟錢穀儼然大府有過無不及公一切立辦而
仁心爲質毋有疑獄輒求其生以故三郡方千里間
藉公平反者甚夥間以其暇進高等諸學人爲談說
經義擘畫本業諸學人無不人人得其所欲曰吾師
吾師云余益于公益信文章吏治果不可岐而二而
世儒竊訾文人無用信非知言之選也公三年治成
爲三輔冠兩臺撮公治狀以聞
主上嘉嘆再四下之天部封公文林郎并贈故太翁
大母各如秩畿南諸郡無不舉首加額曰吾儕小人
荷公無量功德無以報微
主上其孰能爲吾儕小人報公而曲梁牛生映奎等

若干人則嘗從公譚說經義而擘畫本業者來謁余
言往賀余辱在公知巳不忍以少文辭替嘗歷覽陽
丘山川之秀長白繡江盤錯其間孕而爲人多風流
文藻瑰瑋磊落能自致于用若員半千劉文簡張文
忠文穆並用文章宦業光爛史册
明興二百餘禩卽顯赫後先不乏而尚未有追配古
人者公豈其人乎且天步多艱國是漸非
主上方深居高拱日持籌商財賄伏蒲批鱗近益寥
寥公行召入大拜儻如劉文簡之疏陳十事張文忠
之切諫張燈半千文穆之禮化大行名聞四裔一振

二百年之靡且今海内人士推爲嚆矢曰陽丘胡公有先輩典刑不若晚近文章士握齱無用不佞且藉手永知人之鑒區區今日恩典𨚫賁泉壤光閭里要自公等閒事烏足概公或公亦不以此自概也

繁露園集卷之一終

繁露園集卷之二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二

元城語録序

元城先生當宋哲宗朝高節閎議能令權姦膽落艱關新恩瘴癘間頻死弗死晚年居亳士大夫相謂過南都不見劉待制如過泗水不謁文宣王歿纔二年而北猶南渡宋遂不支然則去就存歿先生葢宋一代安危所係非區區取直名去也而朱文公名臣言

行録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閲宋史然後知文公所以不録先生者大都有三葢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且與蘇文忠交好又好譚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又心薄力距以爲夷狄之法者以故不録然周公留相召公不悅游定夫胡康侯皆大儒亦與秦丞相善正叔豈過周公文忠豈不及秦丞相先生寧至不得從召公定夫康侯後議從末減耶至談禪一節則先生遠竄嶺南時意非絶欲鮮營不可故稍讀西來語有概于中以外泊世緣内完眞我夫用之忠君孝親不用之離[illegible]倫用之褆躬養性非用之

立教貽訓正語所謂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歸正者奈何日爲異學而令不得與韓范文富關濂伊洛琬琰千載耶嗟乎宛矣宛矣余待罪天雄天雄即先生故里間召故老問先生墳墓已前化爲烏有已及子孫則不知何許已及祠宇則湫隘頹廢僅遺像存耳余因低徊久之最後乃得先生所爲盡言集數卷并語録三卷行録一卷者受而卒業盡言集本頗善語録輯于馬大年行録輯于崔子鍾爲解者所攻且多魯魚之誤余暇乃即其解正訂其誤稍掇遺事附其後而列本傳于首命外黄令刻之昔蘇文忠嘗上疏神

宗朝乞校勘陸宣公奏議當是時神宗求治大鋭信任非人故文忠緣此感悟神宗神宗不用卒爲臨川所誤釀成靖康之禍今之時世視宋未諗何似而先生師司馬君實傳陳瑩中學自不妄語入或于宣公無不及其于近日士風人才尤對症之藥詩曰髙山仰止景行行止雖未能至心殊嚮往之嗟余于先生蓋嚮往深矣

垂休録序

余童子時每聞鄉先達稱
先朝王端毅劉忠宣韓忠定既少保陶恭介立朝大節至比于漢之汲長孺唐之裴晉公宋之韓范富歐無間言余時心已嚮往及長稍私習
國史間覽名臣傳記則端毅忠宣忠定歷官顛末俱爛然可述而獨恭介公行事不少概見以致居恒區區嚮往之私未獲盡酬壬辰余與公之曾孫某同對公車癸巳同謁選天曹已又同除令令又同隷濟南南北相望僅七八十里而遥時特杯酒歡勸不啻骨肉余一日問及恭介公時事而某因出一編視余曰此先曾王父少保公垂休録也
朝廷之制敕葬祭與諸大老之碑銘贈答具若臚列

蓋先少保歿之四十年而是録始授之梓梓又二十年而更無有爲是録玄晏先生者不佞敢以浼足下余唯唯退而卒業蓋公領成化省薦第一登辛丑進士始仕刑部主事洊至大司馬加少保謚恭介余按公其登第之歲即視端毅忠宣忠定稍後然躬歷中外所至有聲爲
累朝所倚重同其進退辭受皭然不滓雖兒女童豎皆知爲真君子同公又遭逆瑾之構幾擠之死又與忠宣忠定同獨
世廟中興端毅忠宣忠定皆前已老而公復用廷臣

荐固卽家起督漕務輙起輙告輙告輙又起佐成嘉靖十年之業今去公已踰一甲子而海内論公者或曰范文正公或曰司馬温公余不敢謂從史聞昔蘇長公平生不輕許可人而獨幸其其爲文正公序集不輕爲顯貴人作墓誌而獨自負爲温公作碑無媿色余何敢望長公而獨私念有文正温國其人如公者得以幺麿晚進挂名其間以比于執鞭之誼以酬此居恒之嚮往此其榮幸又寧減長公哉公之父諱詮正統乙丑進士官陝西叅議兄諱璽天順甲申進士子滋正德甲戌進士兵部郎中以議

大禮謫戍榆林後贈太常寺卿皆有宦蹟藉甚公卿間是録獨爲公設故曰少保附恭介公乘休録云

朔方奏議序 代

不佞嘗謂聖王禦夷常道盡于班揚所以來禦去備慕義貢獻接以禮讓數語而歷代以來得筴者少非其繡袷綺襦餙帶犀毗絡繹不絶奉之若驕子則其頓足攘手侈口後稽撫然之伐以快雄心夫示弱則敵滋驕見强則我半耗約之則費賂而見紿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兩者並譏若其不茹不吐倏操倏舍時嚴處女之守時奮脫兎之捷時而玄甲朱旗揚威沙漠之外時而息燧卧鼓收功尊俎之中惟今大中丞小林楊公之鎭朔方殆饒辦之公自甲午由陝西行省右轄以材望踔絶特擢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已改鎭朔方後先議兵議將議餉與報捷乞款諸疏亡慮數十萬言大都悉横槊守馬之間口占立就一洗鈎棘茁芽語而洞悉虜情曉暢軍機洋洋纚纚自成一家語識者卽脂中摸索亦知爲賈傅陸相輩中人顧不佞所最心折公者不在款虜而在以朔款虜不在朔虜而在以款備虜能制虜之命令不爲梗何者朔方古靈夏地東隣河套北接賀蘭與虜僅一障固其

飲泉牧馬之地較諸邊尤重而自哱劉搆逆挾虜爲變鎭之子女玉帛盡輦而北舊時健兒利兵半死鋒刃之下遂不能軍著牢諸部落擁衆控弦不時侵軼輙入輙得志大將以下用敗褫職者纍纍相望葢至甲午乙未尤甚公以丙申三月涖鎭是時諸將當殘破之餘救死扶傷不暇爭咋舌不敢言戰而公卽向不佞咨筴之曰虜驕矣不一折其鋒不可且不佞在行終不令虜以春秋耀享吾地于是申飭諸將惟謹曰不能破虜與爲虜破者同罪而諸將亦各秣馬厲兵以待至秋月果大破著牢二虜于平虜城外斬首

四百餘級以大捷聞
天子嘉悅謂此二百年未有之捷因進公副都御史
蔭一子讀書國學賜白金文綺而諸道與諸將亦各
進爵賜金帛有差于是著辛二酋恫心塞氣泥首請
罪是時諸將席新勝之威人人自以爲禪姑衍臨瀚
海可剪滅朝食之時而公又向不佞籥筴之曰虜懼
矣顧吾兵力不能滅虜即力能滅虜而開釁邀功人
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于是上疏請受虜款如宣大
故事然虜情形叵測即交臂于此不無揚塵于彼而
公益飭諸將惟謹曰寧備不虞毋虞不備建樓堡築

邊墻勸耕牧練士馬蓋踰歲虜果望風遠跡紅花黃
草之間男耕女織馬騰士飽鎮人士無不頌公福德
如天無量而至今歲春虜稍荐食甘肅諸鎮制府任
丘李公移檄朔方爲犄角之勢公義在急隣因與甘
肅撫臣合筴破二酋于水塘佛兒等處嗟嗟虜負戎
馬足懷夷獸心狡猾桀驁自三五帝王來難以德化
力屈朔方當大兵之後死喪未葬瘡痍未起又非有
鷹揚貔虎之士可以星流電埽也而公洞若觀火迅
若決溜始能轉弱爲彊終能摧剛爲柔玩之股掌之
上收之頷盼之間此其保境息民安國全軍眞禦夷

長筴固不須立馬狼胥之巔鳴劍伊吾之北斬溫禺
以釁鼓血居逐以染鍔纔足銘旗常而勒鼎彝也蓋
自昔鎮朔方者如魏元忠董遵誨輩雖稍以軍功見
奇然皆不能當公惟周之南仲唐之張仁愿與公可
配爲三周雅稱仲之執訊獲醜自采蘩之女以至卉
木倉庚亦皆恬然無恙而唐史書仁愿築三受降城
歲損費億什減鎮兵數又不置喜曲敵賞格蓋古大
臣事業滿邊陲者要在愼封疆利人民不耑以犁庭
絶漠爲多如此不佞叨公宇下知公最深嘗卒業公
奏疏如所云戰而議款款可久款而脩備備可堅向

背任虜而操縱自我直得南仲仁愿遺意獨不佞椎
魯少文未及述公功伐俊之歌詠書之史册以垂不
朽然獲操筆爲公疏序以附執鞭之誼豈非生平一
大幸今且竊公餘緒用之海岱淄萊之間異日者儻
庶免于負乘矣

古交編序

余讀蔡中郎正交論輒欲折節把臂與海內賢豪遊
既覩朱公叔劉孝標絶交論則又欲書門謝客兀然
爲馮几據梧之人夫砥礪行誼則曾史乃提携之良
追琢風雅則曹劉乃黼黻之彥商搉道德則思孟乃

斧藻之秀馳驟勛猷則管葛乃鐘鼎之傑而必一一
謝絶之誠過然世澆道斵無論翻雲覆雨落阱下石
者貽世姗詬即揹天誓日批根引繩者亦莫不内金
蘭而外薰蕕始膠漆而終氷炭夫安所得石交也者
而正之最後覩北山先生古交編而始爽然自失曰
斯友道之折衷乎按編有上下二卷上卷始擇交次
忘勢次知心次體信次責善次引咎内引咎卷二餘
各一下卷始念舊次濟艱次死難次處喪次保孤而
以鑒戒終焉内鑒戒亦二卷餘亦各一皆引古人事
跡而末附已意寥寥數語善則輙令人解頤惡者輙

令人扼腕諺曰不斑白語道朱先生少年以詞賦妙
一代今已踰耆耋於世間所競鞶帨雕琢之技久
已抹撥而獨有意乎古人之交蓋其人情世態爛熟
胷中故發憤著書欲陳往事之瑕瑜垂來喆之法誡
假令中郎與公叔孝標見之論可無作矣余家去先
生鄄城僅百里而遥即未趨杖屨然時辱先生忘年
之雅是編先生從宋山人寄我曰老夫耄矣不朽是
編惟在董生余安敢食前諾負先生先生自有序余
因述其大都山人名賢趙人也有詩名與先生相善

少岷先生拾存篇序

拾存篇者故建昌守少岷曾先生所著也先生蜀之
瀘産早慹岷山之勝繼易瀘安樂山曰少岷因自主
之故稱曰少岷先生當
武宗朝先生才名藉甚與峨眉錦江並平生所撰次
溢目盈耳幾于車弗載棟弗庋顧雅志聖學不欲以
辭賦名家而先生棄世時諸子尚幼以故文多散佚
不存及少子少沂公長而成進士按覓先生遺藁始
板行於浙然亦十存其一耳故用拾存名集少沂公
今為山東行省叅知政事不以亭椎魯少文一日出
拾存篇觀余曰足下於文事似稍窺見一斑幸為校

而叙之亭退而浹月始獲概先生之大全古歌在靈
均廊廡間襍曹植傅奕四言出常武江漢五言古學
陳伯玉時出入六朝七言古詩視老杜五七言律幾
奪王孟之座五七言絶太白以後遂無敵手序記誌
傳諸襍著規步昌黎廬陵而集外有河圖洛書解春
王正月考與樂律諸論發自靈心妙悟中又非兩家
所望大都謝朝華啓夕秀拮据百氏馳驟一家盡洗
飣餖詰曲之調而粹然一禀于正信乎先輩大雅之
作也余按蜀志其用文章起家者如王子淵楊子雲
司馬長卿之于漢陳伯王李太白之于唐蘇明允父

子之于宋並以繡虎雕龍之藻泣鬼驚風之技領袖一代標榜千秋然諸家集具在不過流連月露之景掇摭騷莊之餘穆叔所稱三不朽者僅得其一先生少與楊用脩齊名晚歲結爾汝驩詩文往復外商畧諸經思繼服鄭之業而海内講學譚秇之士如呂仲木何仲黙鄭繼之輩悉與先生引繩批根稱莫逆交當先生守建昌時值寧藩變先生提一旅之師直磨其牙後先斬首七百餘顆王文成公極多之業聞于朝竟以功高不賞且緣此中蜚語罷歸而相羊瑞鹿賁江間沒齒無幾微形于色然則穆叔所稱三不朽

者先生饒有之假令揚馬諸君子而在不當鴈行而兄事先生耶余又按王文成十一歲賦金山寺詩有打破維揚水底天玉簫吹徹洞龍眠之句楊用脩十二歲擬賈誼過秦論亦膾炙士大夫口後兩公果以功業文章顯而先生七歲時見隙光即呼爲野馬丈虹因足一聯曰明透屋山光似玉影浮書案氣如龍嗟乎名世之士相出而撐持宇宙未有不根于夙慧爾爾故夫先生之集眞天授非人力也

逍遥園集序

吾魏即負大名名顧南未盡黄河西未盡太行北未盡廣武東未盡博昌其境宇不能當海内百分之一山僅太伾浮丘鮒鰅鳳皇川僅雕馬鸕鷀濁漳百泉其名勝不能當海内萬分之一靈氣慧業即稍遜他方而一片莽宕渾灝之氣孕爲人文歷代以來亦靡不斌斌足述焉倉帝開跡卜生接武漢有楊子雲王子淵而京房杜鄴與之偶晉有陸士衡潘安仁而成公綏束廣微與之偶唐有陳伯王宋延清李杜諸詞人而崔日知沈雲卿與之偶宋有王元之歐陽永叔與蘇黄諸文士而柳開宋白與之偶即明與宋祭酒可偶劉宋王襄敏可偶丘謝盧次楩可

偶王李安在夫魏人士之少文而史傳乃以微重矜節剛武尚氣概之乎寃矣然次楩用背起家又貫三木者十餘年即負三都兩京之才而流落不偶老死田間不獲執牛耳壇坫之上於是吾邑敬甫先生出先生與次楩于鱗同時生稍晚不及相遇中原居甞祭酒元美先生即元美亦推轂先生甚曰請以大江爲鴻溝晉楚之役交相朝也葢抗旌建鼓狎盟中夏者幾廿年當今

上庚寅辛卯間先生與元美先生相繼脩文地下文章之柄始散而不能收或曰雲中或曰甬東或曰沛

水或曰中山猶夫周之後有七雄漢之後有三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嗟嗟假令先生與元美先生至今存寧渠紛紛至此元美先生故有前後集千餘卷流傳海內而先生逍遥園集秖刻之家塾海內仍未覩其大全不佞故先生門下侯巴而先生又不佞家甯氏安忍私先生集不公之海內於是先生之子內史仲裕以選定屬新太史南子典以序屬舊太史李本寧而殺青之役不佞則以屬部下其不佞不能詩然的知先生詩出工部間出高岑絕不為晚唐人語不佞不能文然的知先生文出司馬子長間出左氏國

策南華鴻烈與呂覽文選絕不為前宋人語大都書罔所不搜才罔所不擬思罔所不冥法罔所不符藻不至靡逸不至蕩博不至猥精不至削慷慨悲壯洸洋爾雅杰然自名其家者也先生初為工部郎繼為吏部郎方浸浸嚮用而以剛腸直道不容于時歸而恬澹落穆得以耑精肆力于學故其詩若文頗行七子為海內犄矢逍遥故南華篇名吾邑舊名漆園又南華災為吏之地故先生取以名集若其平生任俠行義解官擁石大司馬歸里與輸三千金助賑則元美先生與趙夢白志傳已詳不待余喋喋矣

張平仲詩序

凡為詩不必由門入由門入猶落第二義也青蓮錦心繡口既多仙氣長吉神工鬼斧亦罕人造別才別趣此兩人者寔三唐之冠友人張平仲余郡異人也所為博士家言業已闖虎豹走蛟龍洞駭海內而間以其餘力為唐人詩絕去蹊徑惟恠奇奇如登太白絕頂鴻鵰廻而王孫愁泛滄海尋方丈鯛鰈天吳髣髴而閃屍也沈休文所云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曾由門入者乎余嘗亟嘆謂是青蓮長吉復生近代作者所未有昔李陽冰叙青蓮詩天有雲霞山有草樹杜

牧評長吉詩牛鬼蛇神不足奇荒墳冢鼻不足古讀者賞其知言余媿當塗樊川之識然于平仲之詩當亦云云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三

壽大司馬繼津王公七十序

大司馬繼津王公者順天之霸州人也公蓋與楊忠愍公同舉丁未進士忠愍感慨悲歌慕說龍逄比干之爲人而公好抵掌談時務風生河懸不效俗儒齷齪自將也是時兩公名籍甚後忠愍公上疏論咸寧繼論分宜爲分宜所搆陷竟罹大戮天下寃之公由郡理爲司馬郎歷臬司拜太中丞晉少司馬所至有能名再起家拜南大司空攺大司馬最後由大司農拜大司馬以直道忤中貴人竟上疏乞歸歸而天下高之至以劉忠愍公比揚而以劉忠宣公比公然忠宣受
敬皇帝之知時與平臺煖閣之對公受
今上之知時蒙剛介忠誠之褒其遇
主同忠宣公任司馬郎時余肅敏亟呼爲大器公任司馬郎時楊襄毅亦稱公緩急有賴其爲名公所推重同忠宣公搆于泌陽忤逆瑾公搆于宜黄忤江陵

其遭譴同忠宣公以孤卿致仕舉國供祖帳公亦以孤卿歸里盈朝舉贈言其去國同獨忠宣公遇洛陽餘姚凡所言十行八九而公古道孤立凡所行十不抒一二忠宣公歸而遭大獄流離酒泉敦煌之鄉公歸而逢熙時倘徉莫金巨馬之間其乘除消息微有同異至稱孜孜利國知無不爲卽謂公爲忠宣後身無不可矣公今年政七十其月日乃其初度之辰而公家長君又與不佞爲同年友於是里中二三兄弟謀稱觴壽公乃委言于不佞不佞嘗觀自昔達官貴人赫赫稱顯重者幾不少然或如曹蜍李志氣息厭厭此卽千百爲羣竟於國家理亂之數何益故古人稱社稷臣者獨歸之招不來麾不去公雖勇於任事而於世味頗澹機有可乘進若爲呂勢所難行退如丘山此豈招之可來而麾之可去者乎今卽嚴居川觀而海內無論識與不識至語大臣中有氣節風裁者必推公第一故一起大冢宰一起大司寇三起大司馬公皆固讓曰
主上見臣少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且七十老人豈能復聽長樂之鐘乎海內益高其風至呼公之里爲綠野洛社若曰晉公再拜中書入相出將溫公

起晉僕射旋乾轉坤欲以此望公耳不佞又惟方今
前星未定外難方殷悍卒驕將在所脫巾此亦非老
臣茹芝之日而高枕之秋也公聞之將無徧袒搤腕
慨然有中立君實之志耶不佞嘗問長君公邇來作
何狀長君言公強飯健步不減少年時於是不佞偕
二三兄弟南向灑酒曰惟天祐社稷無恙惟天祐社
稷之臣亦無恙

壽鹿門茅先生九衮序

鹿門先生名藉甚海內舊矣方先生由勛部郎左遷
武安倅余時未及舉既先生由粵西調大名兵察使

者余時舉幾踰歲其後十餘年從塾師習本業而先
生所爲公卑義先流傳海內余始知有先生又數年
而顧孟先先生來理郡余同魏懋權趙子克輩讀書
署中孟先先生故先生家魏舒嘗出十二名家與白
華樓諸稿令余二三兄弟竟業余乃益知有先生心
切切嚮往不啻文舉之于元禮長吉之于退之也余
落魄造士餘十五年先生之仲子先成進士令陽丘
余從張洋州繼其後意先生當爲異代人嘗馳一函
問仲子茗水天目之間先生則飛詩數千言寄我余
益嚮往不能已今歲辛丑孟先先生季弟仲先計偕
來都門余乘燕間先生動定狀季子則言先生生以
正德壬申而以嘉靖甲午舉浙省戊戌舉南宮茲過
戊戌又三歲蓋歷四朝行年九十矣而耳不減聰目
不減明飲沐起居不減健輿至有所揮灑撰次不減
三二十歲英銳少年也足下有意乎請校之以爲先
生壽余益嘖嘖嘆謝靈運嘗言證道出世要須慧業
文人始訒虛語乃今于先生信然先生少年爲文章
下筆千言意不可一世而竟阨中秘之選壯歲扼腕
時事抵掌談經濟有意破浪請纓爲
國家暨瀚海燕然之烈而竟爲讒口所中罷歸林下

益天若有所靳焉而不肯以其胷中磊塊盡抒爲名
世之業獨其批風抹月之[illegible]雕龍繡虎之才先生所
雄視一世代與千古者即天亦不能爲之靳故其白
華樓諸稾洸洋跌宕不可闚逷余嘗譬先生文如星
宿一派來自天上九曲百折奔流到海又如太形綿
亘千餘里中歷封龍蘇門天門王屋總成奇絕先生
嘗自信太史公千年後有歐陽子歐陽子五百年後
有鹿門子許少傅亦稱先生工于用長能衍一二言
爲數百千言嗟嗟先生之工于用長固其所以久于
住世而能衍一二言爲百千言乃其所以鶴髮童顏

幾百歲而無恙也先生之前以文章名家者亟稱北地信陽信陽寂寥壽未及強仕北地吽噪不雅馴未周一甲子先生與唐應德王道思有意變北地嘗目之曰草莽而竊卽近日歷下新都名固出先生上然歷下詰曲少恬愉新都釘餖鮮神情以故壽皆不能當先生而其所爲業異代之後且如樊宗師劉幾幻爲烏有先生文本六籍而風神氣魄一洗江左近代之弊習異代之後文章家當尸祝之如子長永叔先生之文千百世不朽卽先生之身千百世不朽矣余生晚不幸不與先生同里幸與先生同時嘗自許知

先生之文與海內文士殊異故特緣顧仲先之請而藉手供一言之祝若夫閱百刼倒三松則吳下詞人效之先生者業如牛腰無俟河北傖父爲也

壽萬丘澤先生序

葢人間世名能不朽者非其繡虎雕龍裒然自成一家言卽其躍馬鳴劍膚貴人名王爲天子揚旌萬里之外然是兩者其一文雅近儒其一慓悍類俠各不相兼故長平冠軍至於清瀚海徙焉支而柏梁一二語外無他奇龍門茂陵史筆賦才昭昭揭日月以行竟不能與樓船衛尉論功取侯然則介冑力屈鉛槧而搢紳功謝汗馬也豈眞天之生才固實未盡耶而非以槪我丘澤先生先生卽文事起家乎然故將家子嘗自言其少年騎怒馬走兎逐兕高高下下能令耳後生風鼻端起火而閒以其暇操觚爲文高者木難火齊次亦皆璚玗琅玕息夫躬所云羽檄輻輳軍書狎至承當幾何人與馬汧督所稱山有草木樹有煙霞先生固並掀眉當之無媿顏焉假令衛霍復生欲傲先生以出塞之業而不能或起兩司馬與先生分席而揮先生寧詎鴈行而兄事乎葢先生往歲嘗從大司馬鄭公經界河西先生横槊賦詩倚馬占奏

虜聞其名齧指遠徙大司馬上先生功于朝

主上嘉嘆謂先生緩急可屬於是遷先生懷來觀察使者葢懷來去京僅百里而逕去虜僅數鄣故不以先生東支倭西支冦而摩笄桑乾閒隱然倚公如萬仞之城千丈之壑矣先生時集材官騎士挽弓角射間亦呼客命酒用鐵如意擊唾壺自度鐃歌鼓吹之曲虜習公名久益不敢近塞今秋某月日乃先生懸弧之辰而先生同年友邸君雙松謀稱觴壽先生且謂不佞子亦先生門下士其一言以往不佞謂邸君余兩人爲先生壽何如先生爲

國家壽解在詩之烝吉甫矣吉甫文有蒸民崧高之
雅武有太原涇陽之捷其功可以佐天子匡王國故
詩人歌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明興二百年唯王新建可以繼之彼其文行勛伐至
今才臣推爲前茅誠功德于
國家甚娫遠也先生盛年壯心居嘗有意乎新建之
爲人與他日而文不揆琓琰武不豎旂常如吉甫不
佞爲不知言矣故曰予兩人爲先生壽不如先生爲
國家壽也邸君曰閎鉅哉子之推本先生之壽也請
書而致之先生幕下

壽但少洲序

不佞閱古圖經得所謂洞天福地者亡慮百餘許然
海外無踰崐崘蓬萊而海以內無踰匡廬崐崘即太
史公所云日月相避隱爲光去嵩高五萬里蓬萊則
列子所云隨潮波上下未至望之若雲及到山反居
水下風輒引船而去者其山皆在縹緲杳茫之鄉非
神人莫能至而獨匡廬近在赤縣神州內當荆揚之
交爲南斗分野匯岷潴彭代有眞人主之周則萬輔
晉則葉千部唐則譚紫霄
明則周顛自周顛幻後二百餘年曠然無主而日來

青牛黃龍閒嘖嘖稱少洲但翁雅不娩此山之主翁
之主此山也非必跨萬輔之驢役千部之鬼繞紫霄
之室持周仙之瓢蓋翁故星渚高文學居家孝友精
毛詩周易善講貫後進開斂之士一經指授半取高
第去而獨數奇不利有司日課長公今濟南別駕與
次公孝廉季公文學并諸孫胥成名士浸浸嚮用甲
申曾用長公勞最進封文林郎而翁意嘗恬澹落穆
若不知人間世有軒冕事者自鄉飲賓席外足跡絕
不入城市每入白鹿洞汲雲液泉飲柴桑酒烹陸羽
茗飄然若神遊于閬風方丈之間以故里中人士以

江州義門許之且曰五老可襲而六三隱堪拉而四
閈者無不人人信謂非從史云翁今歲某月若干陽
秋矣而鶴髮童顏強步健飯不減四五十歲時別駕
公將圖歸里稱觴上翁壽而其屬下吏居恒微別駕
公如天之庇者匏繫官守不獲從別駕後效封人之
祝于是歷城令張子遥致雲毋之石歌入公青城令
王子遥致玉井之蓮歌終南齊東令陶子遥致晉澤
之參歌陟岵德州守劉子遥致齊安之鱘歌嘉魚濟
陽令黃子遥致桂海之桂歌芳樹長山令馬子遥致
上蔡之著歌枸杞陵縣令李子遥致玄精之石歌崇

斤其餘各以其方物致祝而不佞亨與商河譚子因西採玉葉之李北釣橫公之魚南折如何之樹東鬻瓠白之柤歌白雲謡丹霞行凡數闋是日也側身西南而望香鑪瀑布之墟紫氣翩翩若芙蓉若蓋上干南斗之傍者經宿方散占者又無不人人相詫以爲少洲翁當之也

壽方毋王太夫人七袠序代

往余癸未分校禮闈則中涵方君蓋裒然先鳴彼蔣繼蒴冠美秀而文見者望而知其爲九眞之麟六象之鳥矣中涵有毋曰王大夫人嘗佐封編脩公督誨

中涵經術行誼具有矩矱以故中涵用文行高晉讀中秘書兩與會試再司成均門生半天下請望貴學浸浸顯用後封編脩公仙逝獨太夫人在堂中涵百方圖所以承太夫人歡家故都門休日月光水陸龜脆所輻輳中涵不惜鸞坡花塼之賜悉致之太夫人太夫人亦時爲舉觴而娣姒子姓之親且近在跬步中涵又不時折簡佐太夫人舉觴太夫人輒大歡中涵且慊然以祿養不如善養自其掌成均時即上書丐休沐且莫侍太夫人起居兒啼斑舞靡不周篤太夫人益爲舉觴歡甚色彌澤神彌王廣陽析津之間慕其風誼相率而稱中涵曰斗中王蓋斗主孝中涵事太夫人孝養有過無不及故用此相推獎耳客歲十二月二十日太夫人春秋政七旬諸凡與中涵生同里舉同籍仕同館併門下士若干人罔不獻詞稱觴上太夫人壽是日也衣冠彬蔚歌咢激朗一堂慈孝呴喻相樂洵天倫之盛事人世之美談即神仙家所稱拊八琅璈擊五陵石吹雲和笙鼓震靈鼉未渠遠踰于是少詹明龍郭君率同門諸君暨余壬辰所録職方王君輩復向余請曰中涵固先生門下士而正域等二三兄弟又後先辱中涵世講之末唯茲太

夫人初度誼不得無一言往祝先生獨無意乎余因究諸君何以祝太夫人郭君則曰余楚人也請獻江臯之芳杜以比太夫人德安君則曰余鄭人也請獻發鳩之泉以擬太夫人福牛君則曰余秦人也請獻終南之蓮以裨太夫人壽王君則曰余東海人也請獻海上金光之椹以頌太夫人子其餘陽平董君以墨山之茯苓獻皖城金君以司空之常春藤獻連然朱君以侐晟之仙女稻獻稻以頤和藤以扶老茯苓以衞生無非願太夫人錫美長年永永無巳之意余曰是皆然矣然太夫人之壽且在中涵中涵之壽太

夫人余竊識其與尋常世俗異世方競奇衺之行中
涵醇謹如處女有曾史之誼世方工詰亢之調中涵
蕭雅如純錦有韓毆之風世方藉僥歲之良稷徼寒
年之纖纊中涵胷中富有絲綸如武庫有姚宋之望
夫中涵爲曾史則太夫人爲曾史母中涵爲韓毆則
太夫人爲韓毆母中涵爲姚宋則太夫人爲姚宋母
中涵之行能勛業爛焉不朽卽太夫人之福祿康寧
引之弗替矣然則太夫人之倒三松而都九嶷具在
中涵諸君試持此以往祝太夫人且致聲中涵幸努
力毋寧令人謂曰是我門下玉筍班故爾從吏也

壽張太夫人文

蓋張於廣吾猶吾董於沙麓族相望也科名門業無
不相肖然張不獨士行茂卽其婦德毋儀亦足多焉
如今陳太夫人是巳太夫人出自望族爲故茂材后
泉張公之元配幼相后泉公克咸一德如少君之于
鮑宣德耀之于梁鴻卽不大顯貴而隱德徽行爲郡
人士所推轂督誨諸子斌斌質有其文武既后泉公
歿太夫人業近七十後又二十年踰耋望耄精神不
減少壯時諸子侍膝下而太夫人又含飴和熊視諸
孫怡怡如也郡人士咸嘖嘖嘆太夫人賢且壽獨諸
子孫未卽致身通顯以稱太夫人撫育之意余謂善
養何必不如祿養菽水之驩何必不如鐘鼎之奉假
令太夫人諸子孫拖金紆紫宦遊在數千里外動定
休沐一不與聞太夫人樂之不耶卽樂之而太夫人
健步加飡精神無恙能如今日不耶易曰盈虛消息
天行也有所挹損于彼必有所眷注于此故知天之
嗇諸子以通顯正侈諸子以奉養而麟趾鳳毛蘭茁
其芽謂非太夫人鶴髮雞皮錫羡上壽之佐佑不可
也子于太夫人仲子祐叔子沂皆同研席特緣郡人
士之請而代爲之詞余將逐風塵往矣不能究諸太

夫人之壽請得更二十祺而後共仲子叔子爲太夫
人舉百年之觴可耳

海岱蒼翠圖詩序

海岱蒼翠圖者何圖之以壽震南孫公也壽公矣何
以圖海岱余聞海爲百川之委輸包乾括坤天吳罔
象無奇不畜而岱爲五嶽之宗盪胷決眥呼吸通帝
座可以摘瓠瓜攀織女機蓋山川之最號鉅麗者公
風神倚拔于霄拂雲類岱而胷中空洞無物瓌磊百
出似海又公所賜之履寔南逼岱北盡海間歲來礪
務島氛相聞于境公先幾設權綢繆補苴動中緩急

蓋二十州縣之長城砥柱比不在海南不在岱而在
公之一身恢恢有餘矣今歲子月其日寢兵息鼓政
公初度之辰於是商河令譚子其率屬稱觴因畫海
岱蒼翠圖爲公壽併繫之詩意若曰庶公之福德無
量有如此海岱耳夫古稱牢島不夜之間茅公葛仙
往往而在石閭梁父爲異人所窟宅其言固幻渺難
信然海之弘往納來不知幾閱清淺而岱之隆嵸岝
崿從渾沌剖鑿來更無缺陷亦其造化所鍾神秀固
自長久廼耳然公陽秋方盛且以材品繫海內之望
政造化所鍾神秀也今茲之觴繞岱之趾海之涓涓

始入耳自今日往聲猷日茂福澤將日新謂海不減
深岱不減高而公之祿位名壽或減于海岱之高深
余不敢謂知言也

海屋添籌圖詩序

東方不有巨壑哉含三河納四瀆朝五湖夕九江果
如木玄虛所云天吳乍見蝄蝝暫曉孫興公所云巨
鼇冠山烏鰻吞舟張思光所云湍轉日月似驚浪動
星辰如覆洵八寰之巨觀百谷之一尊矣乃方趾員
蹻有神人者閱壑水之清淺無異彈指轉盻故滄海
一變桑田則海屋爲一添籌遡洪濛迄晚近滄海不
知若干變海屋亦不知添若干籌也萊陽震泉高令
者産玄聖遊化之方長靈仙窟宅之所葛天無懷結
其形龍樹閣夜宅其神通玄叱虎忘機狎鷗明乎其
非風波之民乎天帝所佑篤孕今廣晉縣圃明府道
亞黃中照隣殆庶猶之琿渠剖于老蚌鸑鷟來自丹
穴蓋以相吉士而償德門矣今歲翁行年已耆中和
節後五日政其懸弧之辰而縣圃明府業于客歲之
秋馳一介昌陽迎養廣晉官邸鳴琴堂上雅勤舞袖
之驩馴雉境中競謌祝嵩之款翁方童顏兒齒長卿
晩翠筒子秋紅嬉嬉如也於是温籍名士裒展少年

以翁生丹崖沙門間去三神山不跬步疑爲東王公
後身寫海屋添籌圖以獻人各賦詩繫之左方靡不
沈鬱澹雅繡虎雕龍匪惟嵩嶽降神抑亦文星助彩
矣蓋昔錢鏗嘗問白石先生曰何不服藥仙去先生
曰天上至尊奉之至難更苦人間余謂滄桑之於古
今旦莫耳神人者之於滄桑一變一添籌亦旦莫耳
彼卽碧霞爲觴白雲爲輿搆不死木爲牀採如何樹
爲糗而枯寂寥落寧無如白石先生所苦豈與翁享
幻海之榮登大椿之筭優游恬愉爲萬口所祝稱人
世蓬萊富貴神仙之爲婾快哉縣圃明府號一時仙

吏試舉而質之當聽然大噱謂海屋一籌一添籌争似我膝下百年百進觴也

縣圃髙公壽圖小序

昔宓生單父子奇東阿䇿掞異蹟于齠齡蜚鴻聲于弱冠卽𪐴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儒未渠過也風神藻雅一往不還臭味氣類千秋未爽東海縣圃髙公天挺神駿生握靈虵行不須于橋梓體故謝乎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黄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連取甲乙之科出宰股肱之邑案牢停牘庭鮮積獄懸以祖龍之照楊以彦伯之風民應如草吏懾若神而

性託夷遠剪去糾纏自非可以弘奬風流佐益標勝末之留心焉恭半載而政行踰紀而最聞許移廣晉載莅曲梁彼深竹馬之懽此切嚴慈之慕兹者日次實沈律中仲呂政公生申之辰而廣晉父老覩森森之棠廕效藉藉之嵩呼千百成羣于焉二三友好則皆荷虚左之上賓列食魚之末席借圖五嶽共禱三松走河陽之境登葉縣之堦稱觴上壽庶諷殷勤不佞行能無異宿奉名節竊謂公斂悟似昃半千慧異似元微之經奇似李長吉捷警似王子安而其功名壽考則李長源蘇廷碩之流小䟃數子恐不足方鹿鹿如不佞且藉公陶鑄請書之以祝公今日且以驗公異他日

縶露園集卷之三終

繁露園集卷之四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四

山西武舉録序代

歳庚子十月山西復當大比諸介士而郡國騎士材官來者凡千餘人始騎而試之差去者半旣步而試之差去者又半終鎖而試之則各娓娓談兵家言閒搵擊時艱若欲以身當一面差去者業十之七而留者纔十之三凡得數十人登之録録成不佞辱與諸

執事從直指公後宜有言以諗諸介士差

國家自庚寅壬辰十餘年來不爲無事矣洮西遼左結虜白草黄花結賊玄菟樂浪結倭夜郎結楊酋近且以次削平卽揭竿持梃號呼草澤者亦靡不㳄首就鼎鑊孽牙弗滋而在宥曰卽此亦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無所事兵之時乃廟堂諸臣不㒺私憂過計竊抱隨會之懼

主上爾復張皇儆戒不憚循故事物色諸賢豪以備異日登壇推轂之選而山西去

神京不數百里號右輔飛狐句注而南太行姑射而北又名將淵藪諸介士登雋者業無不穿楊洞胷挾策談兵事天下無事則已天下而有事微山西諸將恐不能慰

主上之思矣不佞又恠儒者東于尼父俎豆軍旅之對諱兵不談見仲由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援枹鼓立矢石之志輒目爲兵子言不雅馴讀息夫躬羽檄輜轅軍書押至承當幾何人之語又咲爲奸亂樂禍不祥之人嗟嗟承當于羽檄輜轅軍書押至之日而不避枹鼓矢石其人豈易及哉柰何以兵子不祥語咲之也昔者晉武平吳山濤方懼而王衍衛玠輩且以

清虛曠達爲高卒釀劉淵王彌之亂唐文宗平河朔諸鎮蕭俛　文昌倡爲銷兵之說河北遂無寧歲夫談兵于雲擾鼎沸之時則易取重而談兵于波恬烽銷之日則易取輕然安不忘危治有其亂與其于雲擾鼎沸時倉皇求之孰若于波恬燧銷時從容畜之也　國家如天之福過晉唐萬萬

主上英明神武過武文二帝萬萬奚么麽之足云顧

聖主不以時平忘拊髀名將不以世平遺枕戈且晉卽表裏山河而與套虜僅隔一障嘉靖中石州之變惧不忍聽諸介士豈其忘之乎夫不忘桑梓之憂則

宜不忘爾桑梓諸名將郤鄰智瑩之于晉衛青霍去
病之于漢尉遲恭薛仁貴之于唐楊業孟宗政之于
宋其雄風排山可萬夫莫敵其義氣揭日可百折不
回至今談之猶覺有生氣諸介士共以爲桑梓而寔
恭且敬則異日者風塵稍驚庶可不時備緩急如臼
時方休恬而第希
朝廷豢養之恩優游聲伎毋論非
國家物色至意即諸介士其何辭以謝桑梓諸名將
也

甲午山東齒錄序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山東鄉試循故事拔中絫黍者
七十五人以獻主者業已歌鹿鳴醮而命之不翊詳
矣而此七十五人者復各出其家世門第與其生之
歲月日時藉手殺青氏錄成儼然造門謁詞于余余
乃進七十五人于庭問曰二三子之錄序齒也夫非
以循故事乎衆皆唯唯余曰二三子錄序齒而僅僅
循故事也則固無所謁余詞二三子而必欲謁余詞
則請先陳序齒之誼而余試擇焉於是七十五人皆
前稱詞曰
明與二百餘禩吾鄉不翊幾十試亦不知幾十錄矣

當其翼奮肩摩之初莫不志狹金石義薄雲天自謂
雷陳尹班再作然始相傾慕終多背戾二三兄弟心
竊耻之自今日往吾二三兄弟而儻不侑異姓之歡
終同榜之雅者有如日余曰是世講之好也第不諗
涉世云何于是七十五人復前致詞曰貧約而相呴
沫宦達而相剌謬人情乎吾二三兄弟或不其然儻
徼吾師之寵靈與二三兄弟並驅一時寧與處休而
家都華左提右携不敢遺餘力余曰此能相剪拂矣
不知進之古道云何于是七十五人者更前致詞曰
濟以南爲鮑山叔牙敬仲分金處後兩人以位讓顯

名天下光照鄰國博昌千乘之間孤山亭亭有墨胎
氏二子之遺跡在焉去今日所葢四五千年而縉紳
父老猶時時譚說不離口二三兄弟不勝高山景行
之思敢不[illegible]焉余曰偏伯名卿一介姱節余不
敢爲二三子願[illegible]有溢于此者不而七十五人者乃
前稽首曰命之矣洙泗之間談詩書習俎豆雍容揖
讓而不見謂從史虞廷之上濟濟彬彬更相游揚而
不見謂標榜此太上之風至聖之遺二三兄弟未之
逮也而竊有志焉余乃作而言曰至矣盛矣雖有他
辭蔑以加矣然以明讓耳而要以廣讓若猶未也夫

時平主聖而番胡曼纓慷慨而赴者過世變風移而
褒衣慱帶容與而談者亦過今夫峽江龍鍾水洛石
出寂然如無暨巴水西來風波倏起而後鏗鎝呟噌
山鳴谷喁應之夫其寂而無聲與其感而有聲皆未
始非鐘之靈響也乃士政猶是耳故非必推轂遜席
而乃謂之讓非必盱衡扼腕而乃謂之不讓非必衆
人炎炎一人漠漠而乃謂之讓非必衆人諾諾一人
諤諤而乃謂之不讓方今
主上神聖時運休隆荃宰有寄寮寀無側固不至有
城狐社鼠之奸天驕款塞日本奔命固不至有封豕

長虵之横年偶小侵歲仍大熟固不至有支祁肥遺
之憂二三子猶得以紓徐揖授敦兄弟之盟浸假萬
分之一而
主德微闕曲士忽乘名王外訌天災内尋如異日者
臨鞏之變寧夏之變釜山之變中原流離之變三吳
任俠之變吾不知補牘者何人請劍者何人繋頸破
浪者何人拯焚救溺者何人二三子當此之時其將
左橐鞬右鞭弭以與海内賢豪矢心戮力乎其亦故
相遜辟務小廉曲謹爲耶夫左橐鞬右鞭弭以與海
内賢豪矢心戮力非録重二三子二三子重録若第
故相遜辟務小廉曲謹非録負二三子二三子負録
負録惟二三子重録惟二三子故凡指天誓日余豈
敢見謂堅披肝瀝膽余豈敢見謂貞子子孫孫世世
勿相踰越余豈敢見謂永惟其紆居嘗之抱而滁
縣官之急乃足術焉余聞海岱之間土奇水秀淮而
爲人多深沈蘊藉能自致于用如夷維瑯琊諸君子
指屈可數安知二三子之起家不出于此不則每試
必齒每齒必録是録也三歲一帙幾不少矣

山東丁酉齒録序

歲丁酉山東鄉試業録士七十有五以獻而諸士還

而各録其齒板行之造不佞謁叙夫叙齒録曷昉乎
蓋唐同升録遺意且士伏輿滐含黎糗散處州郡井
里卽望人一識其姓名弗可得一旦聽鹿鳴脊秩而
與勸駕之列祖父卽至微細無不挂名録中迨子若
孫猶然哆口呼世講此其誼豈不甚重諸士而當此
時亦豈不甚重榮顯休暢而不佞顧不仭竊竊懼焉
非想其貌合衷離也非想其始比終睽也又非想其
謝蘭莚之鬱郁娓塤篪之婉孌各自異同不相能也
情埒青松好終白水而志儻不足相成道不足相濟
僅以數十紙所魚貫鴈行者謂足光賢書侈盛典不

傒之想乃滋甚故曰物之相物不如我之自我夫士居嘗在膠庠時有不娓娓講鄒魯之業乎有不斤斤脩曾史之行乎有不慷慨自命抵掌李郭韓范之鴻伐乎有不灑濯自新希龔黃召杜之芳躅乎然此政其內竇方閉外涂方淺時也及其離蔬釋蹻都要乘華則居嘗之心始消歇都盡鄒魯之業不難爲牛蛇曾史之行不難爲鬼蜮慷慨之士不難爲繞指之柔灑濯之士不難爲剖腹之汚同視平生之所期許慕說具若畫餅空花夫江南名橘江北名枳處爲遠志出爲小草物之隨地變化或無足異乃士固海內望

爲嚆矢者不蘊義生風礪世磨鈍而頗隨俗雅化至幻爲枳爲小草果爾卽七十五人而如一人七十五人之心而如一人之心

國家竟何獲其毫毛之用乎雖然橘枳異類亦直橘枳異耳若瑯琊之稻則越南冀北無異味小草遠志異耳若徂徠之松則叅天拂雲無異節爾諸士自今日往其爲枳與爲稻其爲小草與爲松不傒俱不敢知然叙齒者序同舉于鄉之齒也故事録成之時諸士各登壇誓曰非其互相標榜之詞則其各相提携之誼不傒又不敢爲爾諸士慫慂夫爾諸士不各有爾鄉先達邪衛河而東爲聊攝有汲黯馬周張詠憑岱負海爲歷下有伏勝羊祜張養浩太山以南爲瑕丘有孔孟柳下惠折而東北爲北海郡有諸葛武侯管寧房玄齡又折而北而東爲東牟東萊有甯戚晏嬰鄭玄劉寵是諸君子者並玉質金相蘭薰雪白風雨急不輟其音霜雪零不渝其色彪往映來先達中所最號負鄉譽者殊方僻壤聞其議論風旨且願北面豈以爾諸士而獨無耳而目之者乎然耳而目之不如尸而祝之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爾諸士其望諸先達爲桑梓而寔恭且敬步步趨趨罔少渝越

令海內人士重之如球琳琅玕而不傒竊竊之懼亦藉是少紓不者跡膠漆而心燕越情尹班而行暱由鵠峙于家食而不免徬徨于宦遊駿發于筮仕而不免狼狽于晩節同録之士不詬以爲非我臭味卽麾以爲非我族類不傒之竊竊懼不足惜不知爾諸士其何以自解脫也

山東歲貢齒録序

高皇帝取士功令有徵聘有薦舉有歲貢有鄉舉有進士徵聘最上薦舉次之次則歲貢而進士鄉舉循在歲貢下歲貢卽漢歲察法與周禮所云鄉舉里選

以六德六藝六行著聲者也故當
高皇帝時用歲貢起家者三公八座若取諸寄後先
相望稱名公卿幾與徵聘薦舉埒然徵聘自吳聘君
薦舉自陳檢討後寂寂無聞而獨進士鄉舉與歲貢
並道而馳故士之歌鹿鳴計偕而入也人比之桄榔
鞣鞠而其對公車題名釋褐也人比之九鼎大呂至
歲貢則人方之欲夕之日已秋之卉其衰頹不振至
今日甚矣假令
高皇帝而在寧能無思改弦易轍返之至亟乎故事
進士鄉舉歲貢齒各有錄錄各有序進士齒錄序則

大學士其主者而副以宮詹或少宰鄉舉齒錄序則
直指其主者而副以督學公至歲貢齒錄序則藉手
守者而余守濟南之三歲督學四明鼎石周公合齊
魯既廩之士試而拔其尤者貢于廷曰雖不敢望瑆
琨璣組亦庶以當漆絲織文松石檿柘之選矣而諸
士之得儁者退錄其齒謀之殺青氏儼然造予謁序
予乃前諸士問曰二千石無狀敢問子大夫束贄遊
黌歌舞青衿其幾何也曰少亦不下二十餘許矣曰
然然則子大夫挾牘射策秏燥白鬚其又幾何也曰
三四許有之更有進乎此矣曰然然則子大夫之齒
至矣其雄心能無耗磨而精氣能勿消亡乎曰然二
三子之少也尚不如人髮今如此種種其何能爲亦
聊以了吾伊而竊升斗耳余曰毋也甯子有言使臣
登車射獵臣不如少使臣坐而筴事少乃不如臣士
君子筴名璧勛掀揭寰宇顧論才之能不能無論齒
之至不至也且子大夫非齊魯間所稱儁茂騶雅士
乎當百年太平之日沐
累朝作養之恩其于先輩之行誼諒繩趨尺步不或
至背馳其于先聖之經傳諒蠶絲牛毛不或至決裂
而積年累歲竟不能取前茅以進毋亦飭行誼太過

不欲染脂粉以袪俗信經傳太真不欲圖魍魎以警
衆遂淹滯至今日耳今且脫泥塗而見日月去鄉校
而對
大廷矣
主上方厲精銳理慨然脩
高皇帝之烈而廟堂諸公亦無不破例超格思得經
明行脩之士夫經明行脩誠孰如子大夫而
高皇帝功令所最衰頹不振者亦誠孰如歲貢一途
則夫破例超格非次而用子大夫吾不知子大夫宜
何如報效也即不然而子大夫亦上者可望甲乙之

科次者可望州縣之長最下者亦不失爲諸生師夫
不肯馳于居鄉而背馳于在官不決裂于繼晷窮年
之日而決裂于食庚乘騶之時他士則能齊魯之士
恐不能于大夫其自愛無寧令人曰夫夫也誰謂其
髮短而心長猶世所稱方夕之日既秋之卉已耳則
余言其幾爲贅旒矣

章丘縣志序

章丘巖邑也舊盖有志自楊君譙之志行而舊志廢
矣君譙吳人有史才當弘治壬子以儀部郎投劾歸
里而其同年友陸侯希遠敦請爲志浹月而成有徐

文穆李文正序其後二十年餘爲正德癸酉吕侯性
之續脩有邊尚書序後又二十年餘爲嘉靖丁酉祝
侯宗周續脩即今所板行者相傳出一學究手蕪累
冗腐而君譙氏善本遂墮惡道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云今
上癸巳冬余奉除書來令茲邑而邑中薦紳父老不
量余之不文輒以志請余固謝且案牘旁午日逐逐
道旁塵未暇也盖又明年爲乙未秋民稍安余之拙
更退食有餘晷而薦紳父老再申前請余遂不能固
謝因乞得君譙原本一帙典則爾雅稱作者然覺
其紀事徵畧弗致詳摛詞徵質弗致文盖是時風氣
欝屯士悉敦本尚實不甚馳騁於辭采以故即負史
才如君譙亦常有所蘊積不盡如其意所欲出然業
已始有基矣於是折簡進三五老更于庭面相約曰
志弗厭詳弗詳挂漏志弗厭文弗文椎鄙椎鄙我爲
政挂漏若爲政若爲我詳我爲若文務成一家言一
洗六十陽秋之厄諸老更咸唯唯受約逷月餘各具
所聞見上之余乃乘衙[illegible]之委蛇姿居恒之漁佃攤
椽燭摩隃糜刊削煩冗緣飾固陋盖迄丙申夏纔能
脫藁爲考八曰沿革曰建置曰星野曰山川曰祠宇

曰古蹟曰災祥曰物產爲表三曰王侯曰官師曰選
舉爲志四曰條編曰姓氏曰風土曰藝文爲列傳十
二曰名宦曰人物曰
國朝人物曰忠臣曰孝子曰義士曰文苑曰隱逸曰
流寓曰列女曰仙釋曰奸雄而以襍録終焉內藝文
志六卷人物列傳二卷餘各一共三十四卷約十三
萬言有竒殺青甫就客有過而詫余曰子知志乎夫
志史也古今史家以龍門扶風爲嚆矢龍門之爲史
記曰紹明世正易傳本詩書春秋禮樂之際扶風之
爲漢書曰旁貫六經上下洽通吾視子沿革建置諸

考不純爲地里志郊祀志天官書貨殖傳吾視于王侯諸表不純爲年表月表百官人物表吾視子條編姓氏諸志不純爲平準書世家藝文志吾視于人物諸列傳不純爲伯夷屈原蕭曹等傳而間襍出山海水經爾雅風俗通博物稜神等不根之書事離挂漏不離瑣襍詞離木椎不離偶儷吾不知于易詩書春秋禮樂旁貫洽通之誼何似假令世挾龍門扶風令子子其靡耳余曰何哉書弗須蒼頡史籀要以載道画弗須探微僧繇要以肖形史弗須龍門扶風要以紀事矧余所爲志也非史也稗官下里之私識非天

祿石渠之實録也吳歈巴嚁而子概之朱絃䟽越乎且余卽才謝墨兵博謝神縅然赫胥以來上下七千餘禩歷山而東方圓二百餘里而宦業鄉行土俗人情名山勝水高文大篇無不一展卷而瞭若覩火也龍門扶風余于何與儻亦堪以追邑人士日落月稀之嗟乎客柰何望余深也客乃大怍而退因次第其語置于志首

內黃縣志序

董生讀禮繁露之園閉門埽軌謝客屏觚以遊濊漠之埸黃侯項子王君信卿宰黃未期年雅意文學枉駕及門向董生請曰唯黃名在春秋歷代相沿以迄明與隸在股肱郡而舊志草野踈漏無當大雅君子之觀且遡

世廟丁亥至今歲庚子近八十禩矣文獻棼如故實靡證儻輶軒使者有問奚以報塞敢執故牘以請唯先生留意焉董生曰是惟明府與黃邑二三賢士大夫之任不佞敢從他邑弁本縣賢士大夫權乎信卿固請余乃受命此春夏之交也蓋又三月祝融退舍少皥司辰爽籟清發寒潭澄碧董生乃始取澶淵太宰王公所裒舊志與君所輯新志旁參錯采又獨力

弗勝左賢良右文學佐之一二胥史討閱繕録經浹月乃成卽鮮文采庶逭挂漏部凡十有七卷凡二十有六效諸信卿信卿因屬博士文學校讐鋟梓至冬告竣且屬董生叙叙曰維室壁之野有邑僻在西偏古爲觀扈今爲京兆中間離翕源委森如不論其世可乎志沿革第一博望在左泉源在右纖不稱斗鉅不名巖與洹繁相伯仲志地里第二建侯樹邑高高下下公私位置則政化之自出志建置第三荒城禾黍孤塚荆棘有心者過之灑淚揮毫今昔同焉志古蹟第四千里異風百里殊俗食貨所緣物土制用移

易殖滋是在良有司志風土第五遠邇殷姬近訖今
皇明群與除抵掌可譚志編年第六令乂民師聯士
相扳而理境內晏然志官師第七周曰進士漢曰孝
廉明經帖義途立而三封崇恩應此焉波及非我族
類鬻官輸粟志選舉第八先王因土列貢則壤成賦
昔胡織耿今何倍蓰反裘焚林余不知其底極志田
賦第九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耳先聖名賢玆焉尸
祝萬分之一淫瀆弗經信巫好鬼何必三楚志祠祀
第十奉法循理與民休息四境于于安之二三廣文
不悉潦倒亡賴有口碑在士民志宦蹟第十一大河

而西大行以東靈秀所會蘧生君子聖人所急漢晉
以來李唐趙宋亦各有材不宜湮滅無聞志歷代人
物第十二　昭代之興寔當半千名卿鉅公光奕後
先豈黃蔑爾而獨乏人志
國朝人物第十三五倫之首百行之原昧昧我民亦
各有心割股廬墓竇渠非孝聊述梗畧以勸偷俗志
孝行第十四事君有死無二天之制也伯當從亂然
慷慨丈夫哉烈烈公晦進于中郎侍中矣志忠義第
十五富貴易歆榮樂止身未若文章之無窮焉生鷹
揚沈郎鵠起昂霄後出亦咸彬蔚志文苑第十六黨

錮之既賢者胥爲戮民子龍矯矯其頻水商山之流
亞乎後有作者難以繼矣志隱逸第十七季主相士
君平市卜廢興祥祲如懸秦鏡欒巴傳珏輩豈不或
然志方技第十八女無非儀所貴從一石亦可化腸
亦可斷余以是媿二心焉志列女第十九天道恢恢
豈不大哉一行之曆圓琛之讖雖儒者何加焉志仙
釋第二十男兒桑弧蓬矢東西南北之人也詎云洵
美而非吾土志流寓第二十一凶人戾德譬彼豺虎
倏廢倏興易如反掌念哉念哉天所不與其疇克有
終志奸雄第二十二煌煌帝典洋洋臣章伐山麗牲

之紀登臺含毫之詠單辭隻字並皆光華地靈神贊
人文豈輕也哉志藝文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
五第二十六終焉董生曰余往爲陽丘志不浸浸近
誣且靡乎乃今爲黃志而始免此二累云與誣寧雅
與文寧質與汪洋恣肆而靡鏡寧典重該允而有稽
先臣唐應德之言曰家之有藉本以治生非以觀美
邑之有志本以經世非以博物嗟嗟余葢竊其意乎
嗟嗟余終媿其語乎敬以是報信卿

繁露園集卷之四　終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五

尹昴衡歸楚詩序

尹生昴衡者翩翩公子郁郁可人家傳二戴之宗悟微三提之妙手如揮刃青萍飛舞雲間口若懸河黃馬立傾座上綺羅五臟珠玉千波目輙成行文非加點弄柔翰于楚野大別喪精掞麗藻于魏園小巫奪氣余等猥慙甕盎之知謬托金蘭之雅即材有鉅細

人或雲泥而臭味之同千秋不爽風雲之契一見已深乃者謝綠水千天雄指青旌於地胏鴛鴦湖上䰟銷宋玉之臺鸚鵡洲邊筆閣禰衡之賦時也朔風半冽郢雪欲飛紫氣如雲重把河梁之袂青尊似海輕浥朝雨之塵莫挽驪駒誰扳楊柳君家江表應懸北首之遐思我輩鄴中敢廢南皮之高韻以華行者各見志焉

送于襃甫歸試白下序

余甚畏襃甫襃甫亦甚嚮往余每有撰述輙示余評余讀之未嘗不心折曰可人可人陳玄素時向余言襃甫爲文如游魚墜深淵翰鳥飛層雲厥之彌廣按之愈深其爲人拔新領異如孫子荆稱其土地人物嵯峨沖渫磊砢而英多風流軼宕司馬長卿李青蓮而後恐未易一二屈指耳余謂玄素知言于是襃甫將儆裝待舉于鄉而余約二三兄弟賦詩送之漳水之上是時柳色如黛鳥聲似訊遏雲振木逸興飛越不知蘇李河梁之別曹吳南皮之讌曾有此光景不勉旃襃甫秋月之夕余登銅臺望東南有紫雲赤霞翩翩垂天下者此襃甫得意時也余將露袒狂叫三舉大白遲觴襃甫

黄中五登順天賢書序

黄生中五自其爲童子時已能讀漆園龍門昭明諸家書間發爲舉子業如春葩秋英見者競擊節掌謂一第可旦暮遇竟落落近十年餘造彌深意彌下文彌如天下馬若存若亡若滅若没令相者與與疑半而今秋果以諸生第一人領解額名在第三里中人始翕然頌黃生不飛飛冲天不鳴鳴驚人矣黃生從余遊久余知黃生亦自其爲童子時蓋斌斌乎文質兼被士也即今裒然高舉余猶惜其晩何足爲黃生重余所爲重黃生者他文學掜齵自將稍眉目展即

坐平生悉置不理翩翩裘馬日醉狹邪巷中擁如花之姬曰此為足耳歲暮龍鍾出而服官又日浚民為筐篋計若然者十人中不啻八九黃生獨一切謝去之曰彼胡為者男兒自有所為不朽耳登儁後彌復恬澹落穆見里中人最下者亦不肎傴僂與之抗禮余以此見黃生之意淵乎遠矣蓋自昔掀揭磊落彌天塞地者不甞剛心猛氣為馳逐亦其小心醇謹不至蹷負而凷折耳故曰不為有為又曰眞正英雄悉自戰兢惕厲中來劉越石陳同甫才寧不高氣魄寧不大然於國家事何如哉生明年且對公車幸守此

一念初末以之謂恬澹落澹而不能掀揭磊落不然矣時生社中諸生問贈言于余余以是勉之

竝玉序

南國佳人字莫愁爭飧秀色西園公子名無忌願接芳塵玉骨氷肌錦心繡口伊婁河上間來鸂鶒之奇甘露寺傍幻出夫容之麗潻紙而龍蛇走案當筵則蠡蝶盈頭聊解佩於江妃輒斷腸于刺史尋芳杜牧不怨春遲折柳章臺正歡秋蚤非煙非霧為雨為雲鴛鴦湖裏浴鴛鴦玳瑁堂前堆玳瑁亦解名姝傾國其如尤物移情卓女憐才長卿更憐卓女藥師惜豔紅拂業惜藥師精授驚鴻幾欲貯來金屋魂馳含具恍疑錯入瑤臺自信同心人誇聯璧而春朝秋夕倏爾經霜潭樹江雲杳焉千里生涵青樓之妓彫零白鼻之騧儂義如山空寸腸以百結歡情似海覺一日而三冬於是寄意校書托詞毛穎追合而幽巖囘碧叙離而芳草生淒愁絕鍾情色飛苦語程山人領爽狹褢之巷陳文學狎盟花月之場同賦無題一揚有美績會眞之盛事成絕代之佳談余夙效冶郎未離傖父媿大方而弁首抒小藻以續貂碧玉飛瓊儻避紫鸞之舞陽城下蔡休張白雪之歌

登樓雅倡序

余友陳咸如觀察裔望穎川姿標戶牖秀無先覺慧有宿根濯濯畸人恂恂雅士衛玠之體含蘭雪玉樹堪憐李膺之氣蘊風雲龍門獨掞蒻冠工雕蟲之技里羨龍超壯齡飛接漢之章

朝推鳳舉刃遊中外固已右而右有左而左宜宇曠昔今則嘗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紫茄白莧操遁氷霜黃菊青松境勞魂魄當尤泥封函谷之日政嚴椿還造化之時讀禮之餘博遊才義奉萱而暇大肆歌吟咲拂神鬚力餐鬼臼總澄河之可俟寧若遂衣誠苦

海之能抛無須誓墓揖梟䕫于身外著巢許於胷中
卄心十畝之園棲跡九玄之館面城避市睥晲當六
六之峰靠圃倚塲花鳥緣三三之徑重樓縹緲落星
真可聚星飛閣参差捫月雅宜抹月神恬似水衆望
如仙閒尋夢筆之佼人共晤淒風之妙榭此唱彼和
朝往暮歸揮麈彈碁追風流於王謝焚香按柱想天
際于羲皇請把臂以入林盡握瑜而懷瑾或中郎之
前世或金粟之後身或高視於上京或鷹揚于河朔
更有下帷之客兼升懸榻之堂幾陟雄樓頻抒雅什
家盈片玉疑黄鶴之仍存人矜寸珠覺白蓮之未遠

蘭亭禊上同此高朋金谷園中媿渠艷質方駕曹王
者誰耳壓倒元白者卿乎詩聖酒狂詫一時之佳事
鵬摶鴻舉流千古之美談不佞深慙蒹葭久托杵臼
忝帥同于臭味邇竟纓乎垢氛狂脩彊項之名終難
馴雉雅慕登壇之誼尚滯鳴琴日因計而歸枌榆天
假緣以接杯酒乘庾公之興恃惠子之知誦其詩焉
驚秀篇于康樂登斯樓也分傲氣于元龍轉令眉低
翻恧形穢敢揮玄晏先生之序試表邯鄲幼婦之辭
何時憑百尺之闌任貯囊于銀鹿有日携千旬之醽
應落帽于玉山先用寄聲後當如約

但少洲詩卷小序

少洲但翁者生原太乙之精家世豫章之野玉京標
骨眉間秀出芙蓉鏡水澄神胷内滌成浩宕人同懷
葛行埒瑾瑜孝格慈烏絶石心於夏統誼高翔鶴結
蕙帶于綺園兼之書破五車學窮二酉尤邃田何之
理特解匡鼎之頤覓白鹿于山腰誰云世遠拉紫霄
于洞口自許人存從者如雲淡然似水芝蘭盈户軼
八龍五鳳而前爐竈當牀遊三島十洲之内年近耆
耋貌返兒童法授白羊紫泥頻染青霞色期傳碧落
赤覓時來朱鳥聲時惟弦海之辰正値玉枝之誕龍

塘張宴門多貫月之賓彭蠡開樽座滿解雲之侶木
公錫羡金毋獻花六五老而交驩中九江以度世巢
雲窩裏行看壽倒三松折桂庭前幾見翼摶萬里洵
人間之樂事作寰内之名談亨南國腐儒東方下吏
倖微枌榆之社與聞佺偓之籌特首瓊瑶頊忘穢秕
望香爐而下拜即媿瑶笥玉舄之遺坐滇海以致詞
遥抒華祝嵩呼之款

王節婦受旌序

莊定山之詠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凝
小舅姑貧又曰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

羅一峰評其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余每讀一過未嘗不酸鼻流涕也夫妻之事夫比於臣之事君國破君亡委裘莁忽則臣何難刺心刎頸明節見志若夷齊之於周龔鮑之於漢陸秀夫張世傑之於宋是已假萬分之一天未厭國家藐爾斯孤若斷若續當是之時殉死何如存生立節何如暨業故公孫杵臼語程嬰曰吾爲其易者汝爲其難者而荀息卽有送往事居耦俱無猜之誓終不若諸葛武侯鞠躬盡瘁猶得以延漢家數十年之血食也故自古守節殉國之臣代不乏人而托孤寄命能不媿伊周二聖者獨諸

葛武侯守節殉夫之婦亦代不乏人而保世亢宗能不媿孟曾二母者獨今王母何太夫人太夫人南樂人余友造士君道午之母也造士君生數月而父茂才公見背家無立錐室類懸磬既無舅姑又尠兄弟堂上惟太夫人膝下惟造士君零丁孤子形影相弔太夫人時時撫造士君呼曰吾欲從生者乎難爲死者吾欲從死者乎王氏此一塊肉竟置何地兒哉兒哉我不負若父兒可負若母後造士君稍成立就外傅習吾伊頴秀特異微有媮志太夫人至色動曰若不念數十年老嫠婦獨不念若父地下朽骨乎造士君唯唯奉令以故憤發淬雪稱名文學居無何又稱名造士人謂太夫人色可少解而太夫人督造士君益加嚴斷機和丸無異在童子時也往歲督學使者上其事於

朝

主上嘉嘆再四賜内帑金若干兩旌表其門於是邑中士大夫持酒登堂上太夫人壽太夫人對衆向造士君言曰

朝廷爲若報我厚不知若何以爲我報

朝廷言罷泣下不能止造士君亦泣諸士大夫皆泣

不能終飲嗟乎假令定山聞之不知作何語而一峰讀之不知作何語評也然余操筆時酸鼻流涕一字一淚視居嘗讀曾節婦時時不啻倍之矣

王母存孤卷小序

余友黎陽王子長虛每爲余言其母某太夫人苦節事輒泣數行下不自已已也葢王子方三歲王子之弟方數月而阿父太學君見背是時太夫人年纔廿餘慷慨欲决者數矣已而悟乃呼天痛哭曰天乎未亡人而死死者誰爲未亡人而不死死者聞之曰死節易存孤難未亡人終不忍置此一綫之緒以從先

太學于九京居亡何而王子病王子之弟殤或爲太夫人危之曰藐爾斯孤才不才未可知何自苦爲太夫人復呼天痛哭曰天乎此兒也才惟未亡人之任此兒也不才亦惟未亡人之任未亡人所苦者無此兒有此兒未亡人殊不苦已而王子病果愈太夫人撫摩督誨弄丸斷機不啻焉而王子補弟子員果有聲藉甚諸學人客歳且以第一人選入太學與海内賢豪遊太夫人撫之且悲且喜曰兒毋不負若父兒洒不負若毋王子亦跪且泣曰兒今日往而敢負阿毋者有如日余聞之心怔怔欲動昔賢嘗以妻事夫

比臣事君臣事君死生以之無二妻事夫亦死生以之無二然君亡與亡何如君亡而不亡君之所遺夫亡與亡何如夫亡而不亡夫之所遺君亡而不亡君之所遺惟商阿衡尹周冢宰旦與漢武鄉侯亮夫亡而不亡夫之所遺雖史傳襍見而以余耳目所睹記則惟繁水王道午毋何太夫人既太夫人耳其少而失所天同其子幼同幼而病同病而愈愈而教之成立爲世聞人同余嘗心高此兩王毋之誼而或謂從頌終世不如感奮一決嗟乎存孤之難視死節百倍彼夫程嬰之後死寧渠下公孫杵臼哉故誠如兩王毋之存孤山固不須化石而草固不須斷腸也何太夫人之節督學吳公業請於

上表其門余嘗爲詩與文志其始末而太夫人之事自郡人士外少有知者王子將乞言海内名人而余適從計吏後入京王子乃向余絮涕言曰惟阿毋不朽不肖孤惟吾子爲不肖孤不朽阿毋余憐王子之志因顧不律序而歸之

翼城史氏族譜序

翼城介烏嶺羊角間即古絳縣老人疑年之地所稱臣四百四十五甲子者也地故隸晉晉有史氏如蘇

趙龜墨皆周太史佚與之苗裔其後子孫繁衍分離或稱太史氏或稱史氏亦猶宗氏之出自宗伯氏師氏之出自太師氏原非二氏也歷漢晉隋唐以暨宋元代有聞人顧世代遼邈莫可稽徵入

明太史絶不見而史氏獨著江淮齊魯燕趙魏晉之間多有之居晉者即余同年友翼城史惟良三晉相呼爲東河下史氏惟良之先人義軒公嘗補邑弟子員有文雅聲刱脩族譜若干卷未竟而病病且殊呼惟良囑曰兒所不卒若父志者父目且不瞑地下惟良且跪且泣曰敢不如阿父言葢又十年餘而惟良

成進士初令咸繼令滑繞取義軒公舊譜秉公燕續脩馬源總派分部凡八曰世系黜非族也曰三宗明宗法也曰世畧述祖德也曰附傳存内助也曰幽棲妥先靈也曰王言彰
主恩也曰藝文識文獻也曰祠堂祭田尊祖敬宗聚族合食也斷自六世祖從善迄惟良昆季圖悉而說辨體赅而事該蓋仁孝之經而譜之善物矣惟良向余稱曰孤以竟先君子之志焉耳敢言譜余讀之慨然曰余往為吾家譜未脫藁而廢余葢非人哉且隋唐以上不官有簿狀家有譜系乎鄭夾漈曰取士不

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衰世則然盛世否即未必盡然何事哉未及來耳而詰其先世名字嘿無以對或有遺言餘行任其湮滅無聞後禩耶古葢有姓望衣冠譜惟良之族于三晉最稱高華而惟良用文章起家能光大祖父之門自今日往且濟濟登庸即以稱姓望衣冠譜奚不可者余家姓望衣冠即不敢望惟良異日且藉手譜内諸例以成吾譜又按惟良自序推族之千萬人其初固兄弟兄弟之初固一人而欲相收相卹相勸相讓以附於姑蘇浦江江州番陽諸名族嗟夫海外有扶桑其下蔭三千里星宿一派飛流旁潤不知其幾十百折而已無所私之惟良幸果是志又余異日合族之一師矣

野菜圖說小序

余嘗謂今世有司須用老吏手大士心徵是兩者猾吏乘之舞文而饑民不免懸罄此于有司之道殊憒憒耳崧毓李公為清亭令業已斧斷霆擊猾吏膽落矣而又居嘗深惟曰天災流行
國家時有耤令水旱不時蝗特為災如近歲中州之饑當此時而第資稀庚以活此一方命其濟幾何乃聚野菜若干種爲圖而附之說下令家各蓄若干數

公亦自蓄若干數于是野菜之積若崇墉然因刊布與我二三有司共焉余猶記家藏二書一野菜譜一救荒本草野菜譜成于申瀊石先生救荒本草成于陸夢洲先生夢洲中州人魏令瀊石魏人固始令皆嘉靖間名臣可見忠實仁愛之吏即一草一木悉以利民無不善圖者莫能圖何哉公與兩先生臭味可謂異時不爽者也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嗟嗟寧惟禦冬自今日往清亭四封之内而或茍目憂饑者無所用余言矣

饑民圖解跋

往歲省垣晉菴虞城楊公上中州饑民圖解最可悲
涕
天子覽之至終宵不寐業已俞允議賑而會直指唐
山陳公復上疏言中州饑民狀更可悲涕欲絶
天子益感動因諭大司徒大司空各發白金若干兩
復遣寺臣仁和鍾公兼御史往賑假以便宜行事于
是中州之民稍得離溝壑而即安粒其事皆自二公
發之然非
天子枕席民瘼所膈國本則兩公之言未必如以石
投水若斯易易也當楊公上圖時自言臣之圖尚不

能盡其委曲而陳公疏中復有十餘條未載楊公圖
中于是長清令崧毓汝陽李君即其邑刻楊公饑民
圖解并取陳公疏中十條圖而解之附刻左方落成
余取讀之不能終冊淚輒淫淫下葢自昔國家天災
流行非不代有而至形之圖繪感悟
主上者則唯宋熙豐時監安上門鄭俠嘗上流民圖
于神宗神宗閱之不過反覆長吁兼罷新法數事鄧
呂之徒且目爲狂身幾不免夫以嗷嗷待哺之民不
知則已知而不能大加賑貸反罪言者則當時國是
眞刺謬可恨矣中州往歲之饑與熙豐時何異兩公
感嗙陳獻與俠何異獨其諫行言聽至沛
九重浩宕之恩救數郡瘡痍之命則
天子仁聖遠過神宗又奚啻萬萬哉李君板而行之
豈惟足愧當時鄧呂之徒葢亦深有意乎兩公之爲
人矣

棃露園集卷之五終

繁露園集卷之六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六

近科衡文録序

匠氏作室不讀木經室成則棟宇鬼煥終爲王爾公輸所咲夫業舉者亦有木經衡文諸録非歟而世多束之高閣是易凌雲臺也魏有凌雲臺樓觀精巧衆木輕重無錙銖相負後明帝懼其傾覆扶以大木而樓隨壞嗟嗟學人之業舉有不類是者亡幾矣予奉

按臺于公命爲選近科衡文諸録大率前塲取其馴雅有矩矱而後塲則不厭該允博通共得若干卷至開闔操縱甘苦疾徐之法公又一一拈出業舉之士固不須別搆異書更弔詭語而亦步亦趨或不至瞠乎其後也然此法耳下士陸陸頭出頭沒多爲法所束縛上士亭亭始能化臭腐爲神奇而悟精蘊於醩魄蓋昔實晉臨智永帖字形弗類如風馬牛不相及而岳珂評其神合志通惟妙惟肖嗟嗟業舉之士而於是編也儻有實晉之意庶無負公嘉惠盛心不則吾懼其叢書奴之誚也

齊魯觀風録序

余觀兩漢諸文章家如相如枚乘工爲形似之言鄒陽王褒工爲駢偶之言揚雄張衡又工爲艱深隱僻詰亢不可讀之語而齊魯諸學人獨墨守師說不浸淫他奇巧余間取伏生申生梁丘康成諸箋疏讀之卒業抑何馴雅典則不詭於正也太史公曰齊魯於文學其天性夫所貴乎齊魯之文學者非以其雕龍繡虎能爲諸文章家之文政以其明經信道不能爲諸文章家之文耳

國家取士功令最重經義士微經義亦蔑由以進然

嘉隆以前帖括森嚴士自本業外絕不旁及他書間有一二拔新領異之士稍稍嗤棄本業初猶掇拾添園鄭圃語欺人耳目已苦縣巴雞園以洎今日牛鬼蛇神幾半海內余爲蒿目久矣客歲乙未余奉

主上簡書按山以東山以東卽齊魯故墟於

國家爲左輔地近在衣帶河汾餘姚兩大儒後先宦遊其地士寧不視而肖第不知有能耑精本業不畔經倍師如伏生申生梁丘康成其人者不有之則請以齊魯士爲海內嚆矢以償此生平夙願於是東而上丹崕望蓬萊遵勞山披河而西問俗臨淄渤海之

野又西南入聊攝濟陰稍東涉負瑕因比而謁闕里登岱宗遊朗公嶺駐節濼水函山之間每聽讞計吏暇輒進高等弟子糊名校文已拔其文高者面加賞

命余嘗覆而案之大都有隆隆蔥蔥如岱之岩嶨者有洋洋纚纚如海之澎湃者有濃郁藻煒如臨淄博昌之饒益者有莊嚴都雅如洙泗鄉射之雍容者卽言人人殊不得廢其奇杰倜儻之氣而其原本經術發揮聖蘊粹然不詭于正者固略無異同也心因竊竊喜伏生申生梁丘康成以後齊魯之間果不爲無人藉令海内治博士家言者誠洗牛鬼蛇神之語而

或望齊魯爲嚆矢又何須軟玉之鞭集翠之裘拂雲之箒駭雞之犀繞堪閫壞瑋哉余旣揀其尤者付之殺青氏而名其録曰觀風蓋古者天子歲有採風之使巡歷郡國每歲終録其人才土俗與其民間歌謠

上之天子其副本則付之文學掌故以待異日史臣之採而齊魯負岱履海俗多重經術好文雅故昔夫子刪詩採駉牡諸篇列之頌採雞鳴諸篇列之風以此世盛推轂齊魯士非鄭衛秦晉所敢望今

上紬石室金匱之藏開館分局欲襲六爲七以成

明一經余不佞行且返轡入朝

上御臨軒而問山東使者爾所採風於齊魯者何似則是録也卽博士家言哉余且藉手以當駉牡雞鳴之獻矣

叙李若蒙稿

余嘗私謂古今文章士雕蟲繡帨或人人能而其一種仙風道骨飄飄然御風憑虛而行則皆造物所獨

授定非世間刿心嘔血輩所能髣髴而尺寸故杜少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迺推轂青蓮曰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歐陽永叔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而一見長公卽曰數十年後海内當不知有老夫蓋青

蓮長公皆天縱之以控鶴鞭石之才其所爲詩若文種種如絳雪瓊英竝非從人間世來以故少陵永叔不覺心折首肯不彼其倔彊傲睥固睚無千古何至取其所並驅後起者反置之上坐弘獎不釋口也余于博士家言卽未到彼岸然上下二百餘年頗有所商榷獨見余友李若蒙所爲博士家言則亟呼以爲李青蓮蘇長公輩中人若蒙之生似有青龍黃鶴之瑞其胷中似有神瀵幾石冊砂幾百粒其筆底似驅虎兕龕喚龍挾舟與余共研席幾二十年余未嘗不心遜若蒙旦晚當乘霞往而竟後余三禩纔得雋於

是海内人士爭購若蒙文幾乎紙貴若蒙乃盡發其篋中槀板行于世而走一介陽丘曰海内知不佞不如足下知不佞足下知不佞二十年而海内知不佞纔今日耳余唯唯間取其槀覆而案之雖出入經史指揮莊騷而其一種仙風道骨爲造物所獨授者固自不容磨滅也因益竊竊自負知言昔葛仙公搗藥西峰石臼之中誤墜一粟偶一鳥食之至今月白風清時猶作丁當聲余謂若蒙之文葛仙公之藥也居嘗竊其遺墜不知幾粟許然則余之月白風清時丁當不絶聲也固若蒙以耳固若蒙以耳

序劉百世山中草

余居嘗爲舉子業鹿鹿無竒語第稍能了畧題中意素心玄風之士或時有味經竒弔詭者遇之掉臂不顧曰此夫世間蠐螬男兒耳百世于海内最所號經竒弔詭人矣顧時時味余言余嘗惟問百世足下爲文非丹青之樹麒麟之錦䴂蚣之珠雲吉之草芝煙之劍不以橫楮頡何事哉取鹿鹿無竒如余文而置之案頭邪百世咲曰此不佞所爲有味乎先生文也不見登華坪者乎鴈蕩須愁其思得平原曠野一休歇更快暢耳余大咲不止先是百世王父念菴先生與余忘年稱爾汝交百世少余若干歲余亦與之忘年稱爾汝交伯喈倒屣仲宣文舉折節正平覺旦晩遇之百世方以詞賦馳驟千秋出其波餘爲舉子業沈鷙矯悍亦足肩溙擅而轂育腐嘗寄其業伯固鄴下伯固亟加賞鑑爲訂而行之伯固楚人前身闇是楊子雲李長吉平生最愼許可輙賞鑒百世不置耳卽百世之業其于睥睨日來作者有餘矣

橫槊餘編小序

舉業小技卽非周之德行道藝漢之孝弟力田唐之詩賦宋之射策然以闡繹理道發抒性靈吐五内之磊落印千聖之精髓要非眞正豪傑之士弗能造閫而嚌胾焉吾師大中丞丘澤先生道亞黃中智隣殆庶挾八斗之藻思窮二酉之厚藏文經武緯無能不妙固已縱轡班揚之圃遊神韓白之壇矣而未割雕蟲時勤游刃橫槊之暇不輟吟嘯揮毫之隙波及舊業析理則程朱遜精摛詞則左馬謝藻着世則窮情極態匠心則嘔血鏤肝掩王錢之孤高𨚗瞿唐之道奥馳驟往哲模楷後學信一時之作家也亨蚤及門牆雅傳衣鉢卽步步趨趨而奔逸絶塵終覺瞠後今歲春先生廵行海上亨以守下吏晉謁先生棣州携

手道故杯酒之驩殊加平生因手是編命亨評隲亨
目恫神恔應接不及珠玉在側恧然形穢因歸而諆
之梓人殺青甫就輒題篇竭抱侯芭之雅志左甘蜀
郡之玄謝皇甫之高名借序臨淄之賦聊當一劍用
托千秋世有鑒賞家當知亨言非慫慂耳

叙陳澹叔四試草

余日與澹叔論舉子業須婆娑詩書枕藉洛閩澹叔
意否否不佞必南華眞人祇桓空王函谷淮南道德
風霜語佐佑筆端而纔脫吾穉余不能屈於是澹叔
盍信其筆之所至洸洋自恣山鬼夜嘯海颶晝舞顧

愷傳眞張旭淥楮覽者怵心破膽不能自持昔樊川
評李王孫詩稱其陣馬風檣鼇擲鯨呿柳州讀昌黎
毛穎傳謂其搏虎豹捕蛇龍急與之鬬而力不敢暇
余於澹叔之文亦云澹叔弄奇弔詭意㪍可一世不
屑斤斤爲經生語假令澹叔斤斤爲經生語將必取
青娩白如世之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者寍渠不博一
第然非澹叔甘心明矣是時澹叔之四試草成余誡
澹叔毋挾以望燕山涉易水恐幻龍而去澹叔大抃
曰不佞泥蟠久矣敢儌吾子之言以俟異日天飛

玄雲洞制舉義選序

余童子時叔廣業已裒然稱有名學人郡舍晤語驩
然莫逆恨相得晚也余前叔廣稱先輩十年許叔廣
莫厭余叔廣前余成進士三年許余亦莫厭叔廣葢
二十年爾汝交文舉正平不覺爲千古上人耳余兩
人竝有制舉義爲識人士所推轂余以實實虗幾嘔
出心肝叔廣以虗虗實泠然御風而行叔廣葢亟推
余似杜少陵而余亦目叔廣以李青蓮想其胸中不
知食如何之樹若干株服不死之草若干莖也叔廣
制舉義初板行于長平繼板行于淮陽今以才望擢
膠東刺史而成爲蒼復選而板行之曹南名曰玄雲

洞制舉義選玄雲洞葢叔廣家食讀書處爲蒼于叔
廣爲年家子才名藉甚生平最少許可卽其傾倒叔
廣耳耳世或訮余慫慂叔廣何哉

楚魏兩生制舉義序

漢江自嶓冢來碧波洄瀾緣岸上下芳蘭杜若英英
照人心目而漳水一派自長子發者飛雲蔽日幾與
廣陵之濤浙江之潮爭勝毫釐則意其中必有匠心
師古遒文麗藻之秀足當之者乃余所睹尹張兩生
制舉義何閎鉅也尹生姿雅神澄如西子澹埽却扇
一顧粉黛無色張生倒横直豎無施不可如走駿馬

於康衢追奔逐逸倏忽千里兩生者才不相能而其匠心師古遒文麗藻有當於漢江漳水之勝等耳余又聞漢陽故楚地而漳水屬魏卽晉所封畢萬故處當十二國時迹熄政力晉楚皆大國迭執牛耳狎主齊盟秦晉吳越絕無有與之並驅中原者亦足媮快哉日者舉業之弊月異歲不同畢者效顰學步見之掩口高者牛鬼蛇神白日行市迹熄政力正惟今日兩生者儻亦有牛耳之思乎余髮如此種種其何能爲然竊悉敝邑之賦以役于下執事矣

木犀香自序

余讀禮里中不能廢書不讀時課兒輩本業而里中諸有好士又不量余少文妄推爲祭酒執業請者戶外之屨常滿然未能人人盡如余意所欲出不伢技癢稍甜筆和墨爲之久之得若干首卽不能與諸少年角勝塲而匠心師古于此業秘寄義幾抒洩無剩采昔山谷道人與晦堂老子在黃龍寺共詮釋吾無隱乎爾之義時暑過涼生秋香滿院晦堂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言下大悟嗟嗟余此業不諗于木犀香何似然有其意矣因名曰木犀香蓋歲在商横困敦日躔實沈之次也

王信卿四書稿序

博士家言雅推江以南江以北遂無擅塲者岳季方許道中而後更寥寥矣慶曆來廿餘年纔有握靈抱荆者先之爲馮用韜邢子愿及余友魏懋權趙夢白李于田近之爲余友李若蒙陳澹叔張平仲旣成爲蒼無不悉賦執鞭與江以南諸名士抗衡江以南諸名士亦無不驚相語曰此皆鷹揚河朔而振漢青土者其稍頹行辟之最後而得北海趙季卿東萊高荄之項子王信卿而江以南諸名士盎心折矣季卿錦心繡口如天有雲霞山有草木荄之鬼斧神工如尨

棺篆鼎風檣陣馬而信卿一洗時文詰亢茁軋之習出之恬愉其命意如象罔之深珠其行文如駿馬之走坂其生色惠秀如方春三月滿目皆青黃碧綠其音調響亮如赤城霞起瀑布飛流時時作金石聲也譬之詩家季卿則青蓮荄之則長吉而信卿則摩詰青蓮詩之仙長吉詩之鬼摩詰詩之聖試取信卿博士家言與輞川集較之其孤情絕照而直戀獨上有不一一相印證者乎故謂信卿爲舉業之聖奚不可者余河北傖父于此物本無了曉而後先諸友好左携右提時復窺見一斑信卿以文高兩試皆名在十

一顧悛悛如不出口余住過黄池時信卿不以余非
解人酒閒語余曰張茂先見左太冲三都賦曰此二
京可三然宜以經高名之士後太冲詢求皇甫玄晏
玄晏嗟異爲作序洛陽紙價遂貴不佞此業寧渠敢
當三都賦足下儻有意玄晏先生乎庶不至如顧長
康以後出見遺耳余唯唯因序而歸之然信卿此編
自足貴洛陽之紙余言恐不免佛頭著糞也

序三造士匠意録

三造士者余友馬茂學致道李若蒙養正楊踪僑惠
民三造士也三造士爲文無所因授虚其竅而出之

自成一家言故余取而名之曰匠意總之茂學饒於
材春卉秋稼種種具足若蒙豪於情海濶天空鳳鳴
鶴唳踪僑湛於思高者蒼天深者黄泉故余嘗譬之
兵茂學則項羽呼聲動天無不一當百若蒙則武侯
綸巾羽扇筭無遺筴踪僑則淮陰背水囊沙背若從
天而下又譬之山茂學則太行蒼童樸硬延亘數千
里大觀哉若蒙則天台鴈宕洞天福地非人世所有
踪僑則二華奇峰削壁鴻鴈嬾而猢猻愁也蓋先輩
中稱方山博雅理齋風逸虚菴深湛余謂我茂學若
蒙踪僑寧詎出三先生下乎然是録出海内必詈余

阿其所好輒愛魔成癖也夫三先生談何容易嗟嗟
不知言者見謂余愛魔成癖知言者不見余愛魔成
癖余任之哉余任之哉

王信卿四書捷解序

國家取士功令人分治一經而四子則共治之分則
易爲豪而共則非衆尤之尤不能稱雄海内然要非
離本業而自爲雄也前輩如王濟之蔡介夫陳仲實
董伯玉唐應德雖名冠海内然其平生精力秖于大
全或問鑽研得透以故發爲文章醇正爾雅如太羹
玄酒朱弦疏越傳之迄今其遺音餘味猶堪快耳爽

口十餘年來新説盛行其始倡之一嘉興士夫後遂
浸淫恣肆罔所底極初第厭前輩諸講説既乃厭新
安註疏後乃并尼父而厭之如李禿翁者而鹿苑雞
園之教公然揭日以行子輿氏所云離窮詖遁今皆
有之心術政事安得不壞而人才安得盡如古乎第
令濟之介夫輩蹙眉地下耳余持是論久而新説入
人膏肓一往不返獨内黄王明府信卿于余有概信
卿自其爲諸生業于新説心知其非是惟本註及大
全或問諸儒先説不悖聖經者方敢尸祝謁日窮年
蓋久之悟神奇于臭腐收魚兎于筌蹄筆而爲捷解

得心應手片語單辭無不若與聖賢面相印證介夫蒙引猶覺煩複仲實淺說猶覺簡澹而此則疏朗通暢眞一洗新說之謬而集前輩諸老之大成也昔荆公當國刱爲新學以扇動海內國是人才遂至一變而不可返今之新說視新學更甚獨幸其人未當國而信卿又中州名家連取兩大魁又易爲海內標幟紛紛諸新說當非久化爲烏有先儒譬攻異說如攻敵嗟嗟信卿此一部捷解賢于百萬超乘之師遠矣

王信卿詩經捷解序

六經唯詩可歌可舞可弦可誦意嘗在言外譬猶竹

然非草非木絕不見聲色臭味而一種蕭散檀欒之致自令幽人高士戀戀終日不能去故竹以聲色臭味求之則幾無竹詩以言語文字解之則幾無詩嚴滄浪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斯眞善解詩者也兩漢儒林傳如申培韓嬰轅固王式匡衡毛萇鄭玄之流蓋皆有箋註洋洋數千言然不能闢宋人之口宋儒善說詩者無如程先生即新安詩傳令代尸祝不啻日月然不能服馬端臨諸人之心蓋漢儒工訓詁而嗇見解故義逼而旨不暢宋儒精議論而過洗吹故理洽而義或背寥寥千載詩之難解可以概已

明與自震澤毗陵諸大家壘守新安罔敢異同後來新生纔出新奇可喜之說與儒先抗行而漢宋以來三百篇之意彌復浸微余蓋嘗私心痛焉每欲著一家言爲說詩家嚆矢上下風未畢忽以懶廢原草又爲一從遊者持去業廿年往矣乃今獲信卿所著捷解然後纔心折首肯也信卿因諸生十餘年許漢之訓詁宋之見解與夫震澤毗陵諸大家之講説無不悉其大全會其肯綮而又能于言語文字之外自出一段意見直截徑省既不苦牽纏汗漫平易正大又

不墮穿鑿附會令讀者一展卷恍然遊二南歷十五國生商周之世而親領鹿鳴卷阿清廟倚那之什信夫葩經之總龜而本業之正印也昔服虔著春秋解以康成名高裹糧往詣出所著春秋解相示康成多合康成因舉巳所著佐之名服氏春秋信卿中州名家連取兩魁方現宰官身爲黃人禔福余媿康成不能出巳所著佐之獨幸以序見屬唯當與海內人士共推之信卿信卿此解自不妨獨行天地間稱王氏詩箋也

繁露園集卷之六 終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七

方氏族譜序

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此族譜之始也隋唐以上族望特重故官有簿狀備選舉家有譜系定婚姻而又設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其事凡百官族姓有家狀者悉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于秘閣副在左戶當是時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來取士

不論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以故氏族之學不傳獨士大夫之賢而顯者叙其家世顛末藏之家如宋歐陽永叔歐氏譜蘇允明蘇氏譜近日李獻吉李氏譜喬景叔喬氏譜之類即義例小異而要各成一家言不欲其後湮沒弗彰令來耳下噤無以舉其高王父名字也新安居烏聊黃墩閒古稱三天子都累世不見兵革隋唐以來高門巨族往往而在如汪如吳如程族大以蕃近千不啻而柱史岱陽方公之族寔與之昂立稱四望族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他族莫敢望焉公雖籍占清源而封公某寔自歙來系出西巖鎮關住公苗裔與蓮瑞西陳村西信行相錯而居蓋自漢晉唐宋之代世有聞人而其昭穆有等慶弔相及生卒隱顯歷歷可抵掌者則自蓮瑞之琪公始故柱史公之伯兄士榮所圖譜牒亦斷自琪公止公間持視余都下繩繩秩秩各歸於宗數百餘年湮源斷續之典燦然如雲歸山水歸淵日月星辰歸天百穀草木之歸土元本可遡支派可明祖考可光雲仍可貽古有衣冠地望譜此寧渠遠讓假上之圖譜局不堪爲秘閣左戶重耶柱史公且向余言往奉
旨按浙時至嚴陵訪始祖僊翁墓建石勒銘僊翁即

儲公以僊術稱神明封縣侯廟食柳亭者也蓋當漢魏之間世代寥邈在柱史公必有証案余閒又按應邵風俗通云方雷氏之後鄭夾漈氏族畧顧云周大夫方叔之後以字爲氏且云閩中爲多望出河南乃譜中祇云雷讓之後以封方山故姓方其淳安臨河茆田與西巖等鎮後先不出嚴陵新安二郡夫雷讓之後曰方而方叔之後又曰方以字爲氏者曰方而以封爲氏者又曰方宋以前閩中多方而
明以後新安又多方余寡聞款啓固皆不能究詰獨譜内所云河南太守紘避地江左三世生僊翁則方

之望均出河南固決乎其無疑者敢私以請於柱史公柱史公與余二十年前筆研交相得甚驩嘗按部吾畿南有攬轡澄清遺風而是譜之作不惟見伯仲仁孝之經且教人閒世子孫以水源木本之思余嘉其誼高不敢以弗文誒爲序而似之

揚太宰二山　覃恩存問序

前太宰二山揚翁無棣之海豐人南去泰山趾僅三百里而遥海岱靈氣翁寔盡鍾之自嘉靖丁未對公車給事掖垣言事務正直忠厚不搏名高剔歷中外所至如慶雲景星家戶戶祝

主上以翁材望器宇有古大臣風簡拔諸卿中俾掌部事力以銓鏡流品平均衡石爲任毎一啓事如以石投水涇渭玄黃靡不稱

上意時比翁以東西兩漢之左雄南北二晉之山濤聞者無有違言也翁在部几二十餘年

主上所以寵遇恩禮有加等最後引年乞歸

主上温旨留之不能爲　賜金幣馳傳歸歸而隱于龍灣馬谷之間翁先未歸時種桃花數千株其上業已成林名曰桃花嶺海内詞客如雲爭操筆爲詩歌侈其盛以當聞喜之緑野贊皇之午橋莊翁毎春時

和輭扶杖往角巾野服拉舊時一二布衣之交盤桓吟嘯意甚適而又間以其餘暇東汎蓬萊訪扶桑摫求所謂飛翔立虛作金光色者南走泰山採如橘柱實與青腰玉女相往復如此者又近二十年翁陽秋已踰耋毬骻而健餐彊步如四五十歳壯年人望而知其仙風道氣翩翩乎將挹浮丘拍洪崖矣往歳

主上以

儲宮覃恩念及林下舊臣翁與吳縣太倉山陰三相君華亭陸大宗伯霸州王大司馬竝遣行人奉

温詔羊酒存問盎一時

主上特恩亦諸老奇遇也聞　詔至翁里翁稽首受

命因感極涕下曰

上不忘敝帷波及老臣老臣豈敢一日忘

主上於是手草疏數百言謝

上如天之福祝

上如天之壽而復勸

上廣如天之仁罷新法數事爲

祖宗社稷計

主上嘉悅將一一見之施行蓋君臣魚水無論當鈞懸車終始如一日也余後翁餘二十年纔入仕竊徼

天幸從翁掖垣後又從翁太宰後獨翁事
主上十不失一近頗十不能得一毋一念至未嘗不
嘆人之材智相越遠甚乃耳余猶記翁在部時六卿
之長脅稱民譽間有與翁語不合者其人負海內名
藉甚微侵翁翁唉曰公等欲用申韓治世老夫自有
青牛公道德諸語可師今其人後先沒世家皆敗滅
無聞翁獨優游餘年享四海太平之福荷
九重浩蕩之恩于此見正直忠厚之報而翁于道德
意彌深遠矣掖垣新舊諸僚咸向余稱
主上嗣大歷服踰三十禩翁以純德不二心之臣年

彌高神彌王有萬年
聖主則有百歲元老應之近聞壽星見昴箕虛尾分
野豈其祥乎吾輩生晚誼不容無一詞往敢請于公
余聞之楚丘先生曰使我投石超距乎吾誠老使我
設精神而決嫌疑乎乃始壯翁年雖至然其精神智
計固不減少年禮言九十者天子有事則使人就而
問焉夫就而問政何如起而視事益昔宋文潞公年
九十起同平章軍國重事蘇長公指以誇示虜使虜
使至拱手嘆服曰天下異人翁綜理庶務貫穿古今
非今之潞公乎

主上知翁深翁須之旦暮且召翁如宋召潞公故事
余未及去猶將藉翁誇示虜使請以此放之翁翁受
主上知幸爲 國家計慎勿曰臣精已消亡不能舍
吾桃花生事而從諸君更聽長樂鐘也

送賈少蘭之荊州教授序

語曰尺有所長寸有所短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令與
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
服翼矣辟閭巨闕擊石不缺刺石不挫令與管槀決
目出眯其利未必能過管槀矣驊騮騄駬追電逐風
萬里一息令與貍鼬試于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

貍鼬矣此無異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蓋余于
賈先生有概乎中云先生其才於馬則爲驊騮騄駬
于劍則爲辟閭巨闕于鳥則爲黃鵠白鶴而守訓守
諭與諸學人相周旋者幾十年餘諸學人爭以爲錦
郡花縣直旦暮遇之而僅僅遷荊州教授以往豈其
堂廡廬室而黃鵠白鶴真不能與燕服翼比便決目
出眯而辟閭巨闕真不能與管槀比利釜竈之間而
驊騮騄駬真不能與貍鼬比疾也耶嗟嗟非其質矣
然荊州當翼軫之分鶉尾之次其山有龍山虎山其
溪有玉湖桃源七澤三湘洞庭之波漢陽之江瀠瀠

洄洄如在几榻以故昔之名賢高士仙子慧人往往願涉足寓目而不可得而間有至焉者亦恍若身遊乎星宿方壺之境發爲詩歌益復經奇不經人道焉故張曲江之咏曰東彌夏首闊西拒荆門壯白香山之咏曰漢水照天碧楚山插雲青姚合之咏曰江村竹樹多于草山路塵埃半是雲韓退之之咏曰江陵城西三日雨花不見桃惟見李武元衡之咏曰簾幕青山巫峽雨煙開碧樹渚宮秋果爾則其雄渾窈麗之奇縹緲澎湃之勝固足以極達士之遐覲而發騷人之藻麗者先生往矣將無有臨秭城過南陽起傅

相武侯于九原而與之談舟楫鹽梅之業講寧靜澹泊之學矣乎將無有尋湘潭弔長沙庶幾屈宋唐景賈大夫嚴夫子王侍中其人者時時與之若泣若訴而爲之賦遠遊懷沙九辯惜誓登樓哀時命已乎將無有飲習池泛洞庭唱銅鞮之歌倒白接䍦之巾詠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之句而爲之徘徊徬徨唶然一咲已乎將無有登岳陽之樓探桃花之洞見昔之飛仙靈妃猶有存者與之時出時沒餐玉露服金丹飄飄焉凌雲而往而十洲三島若堂奥已乎余固知先生之深有意乎荆州也蓋先生排山倒海之氣駭虬駕螭之思非荆州無所渫而荆州雄渾窈麗之奇縹緲澎湃之勝不能盡發之于昔人者或于先生乎盡發之耳若夫畫簿較課此先生所厭爲亦先生所厭聞也余安用喋喋爲哉

壽傚莘先生七十序

吳興傚莘先生以四十成進士政當合上甲戌之歲其歲之冬來理吾郡初下車即問小董生安在蓋先是余嘗受業毗陵吳崑麓先生彼時在成均與先生言董生汗而血異日似可千里故先生亟欲得余既余出童子業數首先生讀未竟更加嘆

賞曰崑麓公知言因館余於衙齋而先生季弟仲先冢子孺欽後先至與同筆研稱莫逆交是時魏懋權趙子充席正甫皆在焉每一篇出先生彈射鑒賞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繼巽川桂先生守吾魏循暘谷王先生元城書院故事羣十二學高等弟子員每試輒委先生較閱其彈射鑒賞又無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蓋吾郡文事之興前惟暘谷與崑麓繼則巽川與先生先生恢廓大度憐才好士與人交一片熱心腸余猶記丙子督學使者試不利先生極力緩頰始得入闈幸而有今日每一念及之感未嘗不次骨

也先生理郡六載以治高　欽選御史才如太阿之出匣光采陸離不可抑遏初按倉繼按順天獨冐中山柳州之嫉爲妒口所中已遷南康守已謫平谷尉後數載竟用是罷先生計即無復之而意殊不用是介介日灌園種花暇則策杖躡蹻徧遊名山勝水隨地揮毫賦詩以取愉快孺欽之下連舉三子益歸又二十餘年爲甲辰之歲先生春秋七十高矣神仍王步仍健易曰消息盈虛天行也豈其不得之仕進而得之山水於功名富貴有所挹損而於子孫壽考遂無所涯際也邪仲先是年方謁調咨事署謁余先生

老門生可惜一言往壽余蓋於辛丑之歲嘗因仲先之請爲鹿門先生壽先生鹿門先生之甥也其負才名同其揮霍不覊同其仕途不終而盛年懸車同然鹿門有二岑輩爲之子咸以科名起家先生諸子皆崢嶸露頭角孺欽更有老成典刑鹿門先生壽至九十餘始歸造化舊物先生纔七十據其精神稱力相等耄耋而期頤饒爲之所謂事事酷似其舅也仲先行矣敬藉手以遷祝先生之壽

壽陳太恭人序

昔尹彥明不對新法之問請命其母母曰吾知子以善養不以祿養余讀之未嘗不再三嘆彥明之高而其母又能成彥明之高也近日礦稅之毒較新法更慘而士大夫當其熖者激則禍烈隨則名敗委曲調停則又薀祟養癰釀成異日不忍言之禍若其遠識冥舉不以拖金拃紫易問寢視膳之驩者求之海內蓋寥寥焉余友陳汝威由癸未進士起家西曹郎出守開封稱循良第一巳晉秩觀察副開節潼關恩威並著關內外山川草木靡不生色歲甲午居太翁憂尚未閒彌天極地採金権商致山靈夜號關津晝閉也禫除以後鴟鵂絡驛豺虎縱橫海內嗷嗷十室而

九思亂矣汝威即蒿目時艱而念太恭人在堂未肯以身試不測之淵問請於太恭人曰兒以鐘鼎養何如以菽水養太恭人爲聽然大喜曰兒能爲彥明吾獨不能爲彥明母耶是時太恭人年纔踰七汝威於是絕意仕進杜門掃軌日率諸弟子袖舞兒啼太恭人益喜頻爲舉觴進七荅又近十年太恭人巳踰八望九色彌腴神彌王冢孫伯倫且用文高登順天癸卯儁吉祥善事萃際一門太恭人撫之而喜可知也余典楚試過里里中士太夫與汝威善者向余言太恭人以嘉平月五日爲設悅之辰敢乞一言以壽余

惟太恭人鶴髮雞皮百歲可無恙汝威志曰堅名曰
高王爵者毋欲借一節鎮以佐海內蒼生之急旦暮
命下汝威安能於五鹿兩河間長有長林豐草之樂
太恭人或逐汝威安養官舍異日封萬歲鄉君則祿
養何渠不同善養乎余與汝威少相慕好余家兩尊
人與汝威家太翁太恭人年亦相頡頏獨先封主事
公半百見背先太安人壽纔近八余又未獲躬與於
綿歛之儀即備員清切而陸沉無所建豎不能自引
去華事不如則祿養與善養一無所得操筆爲役時
蓋不知幾囬解頤爲汝威太恭人慶又不知幾回赭

顔自爲媿也

陳伯倫登雋序

伯倫陳子少中五黃子一紀名相亞也中五如幽燕
老將氣韻沉雄伯倫如出水芙蕖天然可愛皆舉業
射鵰手後先與吾家阿咸阿戎遊吾家阿咸阿戎各
自歎不如卽不佞亦云然然吾家阿咸先中五不次
貢阿戎先伯倫擟既廩耳食者謂中五伯倫何必過
之不佞竊謂冲天之翼追風之駿寧渠用此斤斤掞
勝場耶先是庚子中五果登第三人今歲癸卯伯倫
亦裒然高等里人捧鄉書奉爲千佛名燈而吾家阿
咸阿戎落落猶昔也於是伯倫之社中友中五十數
人向余乞言謂吾輩皆公門下士而伯倫又門下玉
筍班蒻冠登鄉書公可無一詞以勵前途夫伯倫乃
觀察汝威公當戶子與不佞莫逆好其高王父治狀
文學藉甚　先朝曾王父王父斌斌質有文武家學
淵源伯倫又麓山衛水幻成美秀而文者不佞何能
爲一言盍毋已則以陶朱公所稱二白璧進色相如
徑相如澤相如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側而視之千
金者厚倍於五百金伯倫將爲五百金之璧乎將爲
千金之璧乎諺曰墙薄亟壞繒薄亟裂器薄亟毀酒

薄亟酸伯倫勉之往而著述往而建豎往而居鄉表
里往而涖官行政徵厚之一言其無可者若垂天凌
漢或九萬飛或六月息如晉人所稱瓊林一枝崑山
片玉此自伯倫饒爲之不佞不敢用此從慂矣

繁昌王舉子序

鄭國靖王以正統三年移郡覃懷沈靜恬夷兢兢奉
祖訓繩趨尺步罔敢溢越諸宗子分王郡中者亦各
受王約束傳今數世矣家法益嚴大著東平河間之
譽若今繁昌殿下其尤表出者先是各郡王雖循禮
守法頗崖岸自高與郡中縉紳不肯具賓主禮以故

諸縉紳亦爭避去不肯見曰王不樂好士吾輩何至趨勢亦非所以成王也至王獨折節好士凡郡中縉紳請見王者焚香倒屣抗賓主之席而坐於是王之賢聲益高於諸郡王而願王世世子孫保家亢宗者人同一辭矣王年近若干歲至今年某月日果誕生世子即纔彌月而頭角崢嶸已知異日爲　王家英物無疑余歷閱往代如漢之德向唐之皋勉白賀宋之許愚蔡范悉用文章功業爲時顯人獨　明禁例甚嚴不獲與海内賢豪共甲乙之科以此宗室子即負才名挾天揭日者亦白首牖下近巳議設宗學令

諸宗室子有茂材異等者俾與郡國賢良文學共春秋二試王世子固有世爵厚祿不區區與寒素競一日之長不佞竊願王抗法習善教以義方謝去一切驕貴富勢之氣令異日可備　國家緩急之用如皐勉之于唐許愚蔡范之于宋即不然而如德向之文學白賀之詞賦撰次時事歌咏盛美以彰我
天潢之有人不至遠落漢唐宋三朝下豈不甚休暢即不佞且藉此以少抒私祝矣

繁露園集卷之七　終

繁露園集卷之八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序八

陽平二雅序

陽平二雅者束先生廣微與郭代公元振二人之詩若文也束元城人郭則貴鄉人貴鄉即大名相去跬步耳俱隷陽平郡郡人士故亦髣髴聞有代公名然不聞其能詩郡東五十里許有束館即以先生姓取名且有祠居民旱禱輒應以問郡人士則憒憒如夢

無問詩若賦矣余客燕邸偶憶陽平文獻爲檢晉書得束先生傳檢唐書得郭代公傳併其詩文散見文選品彙者一一拈出名曰陽平二雅夫束先生當晉武帝時文學藉甚以茂先博雅傾今古乃竹簡科斗微先生不能決且是時潘陸特秀先生尚薄不爲取千年前殘帙斷簡如由庚南陔諸什矻矻補之此其意淵乎遠哉代公邊功當在衛韓二公伯仲似不宜以詞賦論然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之句能令山鬼避鋒至寶劍篇中所云精光黯黯青霞色文章片片緑龜鱗浸假王楊草擬燕許潤色能加之乎無異

予妖后之聳聽也說者猶以東先生勸農𣪘賦詞不
雅與代公盜鑄掠買行不檢押少之然此亦文人戲
謔豪士任俠常態先生不應趙王倫之辟代公不附
宗楚客之炎此其高風遠韻又有溢出詩文之外彼
渺小者又烏足爲二公訾哉嗟嗟郡人士寓目斯集
者其知吾郡風雅自晉唐已然更尋前輩所不易及
處毋寧斤斤捉竪弄柔落文士結氣以貽前輩戮辱
也

三事忠告序

元濱國張雲莊養浩由令爲御史參議中書最後起

家大中丞救荒關中竟以勞勸成疾不能起謚文忠
迄今餘三百年名猶在人耳余往令陽丘亟訪其子
孫則皆單弱不甚振祗得童子名大任纔十五六歲
許稍能曉句讀因力請于督學使者予奉祀生員供
公香火而公所著三事忠告家故有藏板余間取卒
業三事者一曰牧民二曰風憲三曰廟堂牧民始拜
命終居閒凡兩卷令時著風憲始自律終全節廟堂
始脩身終退休各十六卷則御史中書時著凡立朝
居官與夫涉世行已言言可奉爲蓍蔡模範余蓋未
嘗不欣然有味其言大任仍乞余一叙以繼貢陳林
靳之後亡何奉先安人諱不果今歲余在驗封署中
大任重躝入都下申前請余稽古名臣如謝安石范
希文史冊所載詳哉言矣然安石雅望非常淝水之
捷晉祚不至丘墟希文志在濟世參中書與經西夏
俱與安陽相公並公生非其時惓惓以天下蒼生爲
已任關中一殂元亦竟虛無人不能如晉宋兩代稍
得安石希文之用然公生平天日之心瑜瑾之履寔
無媿安石希文此三事者亦其一班矣公又嘗著雲
莊樂府數百闋大抵吟咏性情領畧風雅以抒其所
自得不效馬東籬貫酸齋輩淫哇亂聽大雅埽地也

嗟嗟安石東山遊賞識者服其與人同樂必與人同
憂而希文記岳陽樓亦曰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
而樂然則公之樂府與三事忠告亦公之所爲憂樂
也余蓋益以此驗公之不媿安石希文矣

宋祭酒過元故宮并客北平詩引

祭酒元進士吾郡之白馬人元末隱居不仕今邑中
有白雲窩即其隱居地也
高皇帝龍興聞其名徵自田間歷閣學出掌國子師
道尊嚴
高皇帝所以寵禮之有加没而與謚文恪更應一奉

祀生員廪於　縣官不侵里中後進心竊鄉往舊矣涿園穆考功敬甫嘗選明七言律中有祭酒過元故宮詩數首余讀而異之既從前白馬令大史史君乞得祭酒西隱集故宮詩盖十九首悲壯沉渾言言工部中如土木窮奢過楚臺如仙裳宮袖擁龍舟如十六天魔金屋貯如螢燭夜遊隋苑圃羊車春醉晉嬋娟恐與妥歡帖睦爾紀所載演揲兀該龍舟宮漏天魔等戲合余又聞覽草木子載世祖築大都時得紅頭蟲數萬劉秉忠謂此異時代國家之祥然則妥歡帖睦邇之出奔固天祚　眞主使然亦其三十餘年

間荒淫無度自速滅亡也嗟嗟麥秀傷殷黍離悲周勝國之社千古同慨祭酒此詩雖爲元作然前車覆後車戒讀祭酒詩者儻不徒高其詞而怒然深惟諸凡胎禍階亂者一一懴謝則亡國麥秀黍離之歌謂非　熙朝鹿鳴魚麗之什不可矣客北平詩亦故宮遺韻故附之

重刻太白山人漫稿序

明布衣以詩名者三人孫一元太初謝榛茂秦宋登春應元茂秦清源人客於趙應元新河人客于楚而太初則關中人客于吳越余髫年猶及晤茂秦於吾郡之道觀高自標榜亟口罵于鱗元美詩不置且云吾詩法非徐中行不足與傳應元終始則余友邢子愿序致甚詳盖嘗徒步訪徐大宗伯吳中意稍拂即挐舟放海曰毋悞我潮信因翩然波逝其事甚經奇獨太初世與地去余稍遠間從元美卮言中識其遺事一二盖孺子幼安之流心每嚮往至世所行漫藁則二十餘年枕籍案榻不離手者盖茂秦穩應元雅太初律何必盡穩而意則高句何必盡雅而旨則遠余嘗譬其詩華嶽玉井鴻嫩猿愁子休之夢蝶冲虛之御風似不食人間煙火彼茂秦與應元豈其詩不

堪睥睨作者以視太初恐不無仙凡別耳余友黃雲較按部宣雲嘗寄聲余曰足下篋中豈有異秘足供談助者乎余以一元漫藁致之雲較獎賞更甚余適同年友黃綺石計部亦督餉上谷更自旁慫恿謂舊刻漫漶甚且多典與陰陶之譌因一一讐正重爲行之綺石雅負海內詩名其批評字字月旦余何人祇用一二粃語挂名其間盖用是負媿然令海內覽者知一代風雅之盛即布衣如太初輩亦後先鵲起不減浩然龜蒙余即負媿固甘心焉

王徵君琴鶴館集序

王徵君爲誰故造士北沙先生也曷以稱徵君先生
當嘉隆閒學行藉甚海内兩臺使者高其誼將聞于
朝欲以造士不次徵如
憲廟徵白沙先生故事會有所格不果聞因顏其門
曰席珍待聘故稱曰徵君徵君矣然則曷以稱琴鶴
館先生嘗畜一琴一鶴琴則得之漳河古廟幾千中
郎焦尾趙王遣使購之百金先生因謝使者曰王愛
吾琴吾不敢愛王金竟以殉葬鶴則與先生相狎二
十餘年每花朝月夕先生弄一曲鶴爲舞一廻先先
生一月逝先生憐而爲文瘞之後月餘先生亦不起

今集中所載調高泣山鬼塵世少知音與池開萍影
魚吹靜松護月明鶴夢開蓋先生于琴鶴若其魂魄
然故稱曰琴鶴先生爲諸生時與申考功嬔劉别駕
循竝以古文詞相友號洹水三傑考功别駕各有集
行世而先生更少年警敏爲兩先生所推轂諸生時
有泮遊集太學時有雝遊集造士後又有續集三種
各不下十餘卷泮遊雝遊已有刻本而續集則先生
冢君茂才藏于家余時時從里中長老聞先生居恆
狀輒驚歎以爲憐于古之不媿衾影者最後獲交茂
才君因卒業先生集從頌酒閒言先生集不無足商
榷茂才君首肯因舉先生集屬余余携之陽平署中
稍汰其凡爲五七言古一卷五七言律一卷五七言
絕一卷襍文一卷共四卷板行焉余猶憶爲童子時
曾侍先生郡齋見先生古貌奇骨言議英發類數百
年前人物業心異之第彼時少年童心不敢盡叩前
輩底蘊至今以爲恨先生行誼甚高郡人士業收入
郡志中是集不過先生土苴然讀其集敦倫常明道
術曠然如覩前輩風裁傳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余
謂先生近之先生名永壽以貢中嘉靖壬子鄉試茂
才君名致和今爲臨朐訓

委巷録序

嘗讀李漢序昌黎文至於日光玉潔虎豹蔚豉龍翔
而要之曰卒澤於仁義道德淳如也蓋再三嘆謂知
言夫爲文而不澤於仁義道德總才盈一石學饒二
酉亦詞人之豪止耳非大雅君子所爲不朽也槐村
周翁者蓋達菴忝知公之太翁以文名關中舊矣關
中故秦地山川雄深多經奇幻爲文章之士亦類其
山川無論往代即　明興如李獻吉康德涵趙景仁
王允寧輩皆才名蓋代然其詩忼慨激烈不脱駒鐵
小戎遺韻其文嬌嬌自喜往往與衛公子李丞相變

法逐客諸篇相馳逐夫秦人而爲秦之文固無足異
鎮不詭於仁義道德有概不夫秦之先周也周不有
鹿鳴卷阿七月二南諸什立政周官旅獒無逸諸書
乎何哉不探星宿窮玉井甘心繆襄昭文以下如九
折之委削成四方之足爲翁産獻吉允寧之鄉賦筆
甚麗儲材甚博其爲詩若文即編貝貫玉然不耑耑
學步先秦人語而議論詞釆粹然務出於正先是蓋
有槐村集憶昔一蔓歸來三藁業登壇作者李本
寧先生爲序而行於世自枚鄉以後又二十年所吟
咏著述日以富美多不煩繩削而自合詩如野離襬

貓朔方行清明雪文如辨三子言性與貽叅知公諸
書勃窣理窟發揮時務且家庭骨肉間不廢師友箴
規信其澤於仁義道德而關以西文人雄風猛氣要
不得而囿之也諺曰不斑白語道失翁蚤歳講藝至
老不勸何失之與有槐村集以類分此集名委苍始
乙酉終癸卯以年紀意若挹損曰此衰年下里之言
非敢傳之通邑大都其人也余謂世不患無作者患
作者不根性靈關理道翁嘗駁嚴滄浪詩有別趣非
關理爲無當且評王允寧之氣勝理不如喬景叔之
理勝氣此其於性靈理道淵乎遠矣委巷何渠非大

都會所謀責花鳥與頌述盛美者將同歸於不容虛
滅然則翁豈獨其系出周之苗裔即其集亦堪傳周
之衣鉢所謂大雅不朽君子翁政其人委巷云乎哉
翁由已酉造士初仕爲李繼入爲郎非久即歸後以
覃恩封如叅知公余客歳楚役過里叅知公持是録
向余言家大人一生精力盡費於此君獨無意爲士
安乎余唯唯取而卒業不覺欲北面翁又嘗著困言
與字考啓蒙海内推服至比於論衡說文無間言蓋
翁於文事事事精博乃耳余即彊項欲弗北面亦不
能自持矣

馬菁集序

詩與史豈其相蒙也與哉獨杜工部於唐三百年詩
人中號詩史何故余間覽其集若兵車彭衙等行王
孫江頭等歌覽鏡送遠秋興諸將等律刻畫精嚴儼
然顧虎頭寫生固不須覓劉熙宗祁之籍而天寶開
元數十年事燎燎如見此豈六朝以來流連光景課
責花鳥者所能望哉然要非自工部始即二南十五
國風與夫大小雅之正變鋪張盛美紀述亂離抑何
其婉篤周至哉故知詩者時也感時觸事而出之以
聲律令讀者且弦且歌且悲且涕如生同其世而與

之比有其事則詩之善物也工部所繇超出三百年而獨號詩史者意蓋以此余本業固詩嘗竊尸祝工部而才力綿薄卽時形之篇什亦如侍婢學大家粧東塗止且不仍羞澀況竊風雅之變以與工部相頡行乎益近覺況伯含馬曹集而始心折欲北面云伯含本業亦詩獨其秀出武林錢塘間饒有靈氣少年雅標黃童之譽江南前輩諸大家如李本寧屠長卿皆名傾蓋代一見卽把臂邀入林曰我輩中人既壬辰對 公車而其好爲詩益甚自水部移職方武選凡都下稱詩者必推轂伯含爲祭酒每晤必分韻刻

燭久之紙書長安伯含夷然不屑也遇時政小有瑕釁輒上疏白不可狀而疏不能盡狀者輒又托之詩以見志先是有亦適草行世而茲馬曹集更多感時觸事之作余間取一寓目五言如蜀兵則云峽爲屯戍壘巴作洗川兵又云燒荒蔽山黑戰血染江紅如武闈校射則云四海消兵日三年角技秋又云縱橫天下士輕薄五陵豪七言如內苑龍舟則云劍捧金人臨壁沼梭傳宮女弄銀河又云樹杪褰帷青雀動波間銜吹白魚飛如送王給諫歸田則云愁雲滿地寒生檻痛哭當庭血染衣又云卻坐稍聞移寢殿賜金不爲賦長門實事名言沈着痛快其餘北鎮撫逮繫南太僕謫官七高五哀等作靡不雄爽確尤類一時時政記唐三百年而子美稱唐詩史明二百餘年而伯含稱明詩史則馬曹集又河渠出工部集下哉然工部生非其時遭安史亂間關辛苦居嘗所期許雙南金萬間廈者僅托之筆札吟嘯間伯含當不諱朝危言篤論上下信嚮至比之韋弦琳瑯異日者且一一見之行事則伯含固能同工部之詩矣工部安能同伯含之時哉余與伯含登同籍仕同署獨不能同伯含之詩然極知伯含詩非流連光景課責花鳥

之詩故亟推服似工部而又不願如工部僅竟其平生心力稱詩史也敬先之以驗伯含異他日

程中權詩序

凡學求似耳弗似弗是雖然似之而亦弗是也夫學又各自有眞也眞者人之精神血脉也似者人之面目皮膚也學之而似是舍己之精神血脉而借人之面目襲人之皮膚也烏乎眞弗眞弗是矣而詩道更甚三百篇者三百篇詩人各自寫其精神血脉之所注嚮也漢魏似三百篇乎六朝似漢魏乎唐似六朝乎卽唐人中青蓮拾遺長吉樂天文房子厚各相似

平不似也不似所以爲眞詩近之爲詩者學三百似三百學漢魏似漢魏學唐諸家似唐諸家夫似曷嘗非詩然而非詩之眞也無論學步效顰祇益之醜卽優孟爲叔敖胡寛營新豐似矣然是眞叔敖不是眞新豐不故曰弗似弗是似之而又弗是也程中權者新安之詩人也其爲詩近三十年余嘗取其詩與一寓目求之唐弗似矣求之六朝弗似矣求之漢魏弗似矣卽進而求之三百篇弗似矣惟肖題巳耳不牽旁門物料寫情巳耳不旁古人生活沈着而不必爲俊爽之響辨博而不必爲高古之調綿密而不必爲

枯寂之思的確而不必爲形似之語以行役詩者則中權行役之詩也以贈別詩者則中權贈別之詩也以寺觀詩者則中權寺觀之詩也以俠邪詩者則中權俠邪之詩也可莊可狎可淡可濃可近可遠可大可小而不可令似古人一語卽古人亦欲似中權一語不可余謂此中權之詩中權之眞精神血脉也世之爲詩者猶其面目皮膚也夫面目皮膚又何足言詩非不足言詩之眞也余友顧太史嘗與余論史謂太史公列傳每於人紕漏處刻畫不肯休益紕漏處卽本人之眞精神所以别於諸人也余嘆謂知言噫知史則知詩知太史 公之所以爲史則知中權之所以爲詩

穆仲裕湖山覽勝詩序

西山神京右臂太行山第八陘圖經亦名小清涼而湖水自玉泉山發荷蒲菱芡與夫沙禽水鳥出沒隱見於天光雲影之中其境勝甲海內 明初三王公俱有詩所謂松厓寒逐春風散雲嶠晴含夜月重秋光渺渺連天淨山勢亭亭繞岸多曲島下通鮫女室晴波深映梵王家皆警句也予十年前曾一拄杖寓目焉然才力綿薄不繼僅得五言選體若干首每取

讀之輙大媿余鄉穆仲裕內史宦遊都下凡數陽秋每佳節良辰必往遊遊必有詩今歲春夏之間更持其勝具搜奇窮險不啻康樂之在東陽子厚之在柳州後先得五言律十二首七言絶十首五言如莊嚴窺寶相空色悟禪機島鷺翻雲白菰蒲送棹青七言如百寶粧弓金作彈逢人先問五陵家何處香生芳渚上采蓮人下七香車清遠惠秀襍之王孟集中不復可辨昔唐都關中其興慶香山昆明終南龍池玉霄諸景被雲卿延清摩詰諸君題咏幾遍顧皆侍宴應制之作仲裕詩才如此警敏又去天尺五迺不能

侍宴應制以古魚藻柏梁賞花釣魚之後而僅以其齊中磊坷者寄之乎吟弄山水之間不似乎宋人不愧于之樂乎然湖山諸勝千古長新異日者好事家倘續古圖經安知不以仲裕諸詩繼三王之後余緣是益媿前十年諸詩無當湖山而且貽咲大方不淺也

陽宅眞訣序

江以南不解宅法且以葬法解宅法宅法更不可解矣解宅法相傳始牛禪今世所傳照水經益牛禪秘密藏也照水經或云出黃石公或云出九天玄女要

之都誤益唐宋間精宅法如曾楊廖賴輩僞托之耳中多不可解且多銀根帝虎之訛獨其以八卦定八宅以九星定八卦本造化自然之理而爲著經者偶勘破以故應如影響余習之幾十年許然不能解卽解亦不能家著而戶蔡也既宰陽丘過歷下訪少司徒未齋周先生與之談宅法始媿汗淫淫欲下不自持先生匪獨解經又解經所未解以之試吉凶如泰越人治病洞見人五臟應手立効余與元平嘗疑先生定挾有秘術宅經特強借之耳元平亦不謂不然今歲夏余與元平過先生飲酒間因問先生果于何處生活先生咲曰老夫更于何處生活還出陽宅眞訣一編視余兩人曰老夫半生精力盡此編矣余兩人受而卒業纔廿一則精微透徹曲盡宅法之變未益以廿八門圖正中有偏偏中有正各附層數備造之法則又經中所未覩余與元平益媿服向疑先生挾有秘術者果妄也因謀行之先生精禪理善談兵奇門遁甲六壬大乙之術無能不妙顧不能如范少伯張子房輩師帝定霸而第以其倜儻幻耿者退而之乎作畝之宮數椽之屋此與以珠彈雀何異然先生方盛年海内又浸浸不爲無事　廟堂行且物色

先生先生即欲一丘一壑終能之哉

序郭應瓚稿

繁露子曰世塵世也塵世中薰天眯目夫亦何事而不塵乎塵而文則粉澤飣餖之文塵而官則刀筆筐篋之官塵而人則聲華富貴之人夫文期關世耳官期經世耳人期名世耳假令文不必關世而祗以粉澤飣餖官不必經世而祗以刀筆筐篋人不必名世而祗以聲華富貴則亦塵世中薰天眯目之心耳夫男兒烏可有塵心也古之眞人芚兮如太乙之未分潒兮如嬰兒之未孩未分故分卽四象八卦以至種

種色色之化育皆從此出未孩孩即因端爲善以至磊磊落落之事業皆從此出惟無塵心也無塵世所有之心而後能有塵世所無之事彼頭隱頭現日在塵世中焦焉没者夫亦於世何當乎余往歲校士楚闈得蘄春郭應璜卷奇之亟置第一人既目曰揆天之藻倒海之氣又目曰神龍幻化不可捉摸且意其人必瑰瑋倜儻恢廓而多奇既榜出亟呼其人語果瑰瑋倜儻恢廓而多奇而中更饒恬澹落穆之味余益沾沾自負知言今歲應璜對　公車高等海內益慕嚮應璜名如希有之鳥應璜於是出其居恒制

舉義行之長安市上余取一寓目則其藻信揆天奇信倒海幻化信游龍一一如余場中所目超然能不墮落于塵者也自可獨行天地間雖然爲文而不墮落于塵易爲官爲人而不墮落于塵不易未對　公車前猶塵以外也塵以外者而爲塵外之文易既對公車後則塵以內也塵以內者而爲塵外之官之人不易前代名臣如諸葛忠武侯與范文正公後先稱百代殊絶人物別無他奇巧惟澹泊寧靜與先憂後樂二語夫澹泊寧靜固自不暇於聲華富貴而果能以先憂後樂爲心彼區區刀筆筐篋於我何事哉夫此二公者真能無塵心者也應璜今日往離文而爲官與人矣余將持二公語券應璜異日若祇以制舉義不墮落塵世能獨行天地間猶其淑小者應璜勉之幸勿訝我以塵中人而爲塵外語也

繁露園集卷之八　終

繁露園集卷之九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記一

大名縣術學記

昔者嘗怪蜀當漢時僻在西南垂去五丁之開纔百餘歲然有司馬長卿王子淵爲詞賦而嚴校諸詞人無偶有楊子雲爲法言太玄而田叒諸經術之士無偶有嚴君平李仲元砥節礪行而龔薛諸高士無偶則意或天姥峨眉錦江綿水之勝所謂別爲乾坤者

寔始基之及讀班孟堅循吏傳然後知蜀人才之盛所由超漢一代者大率發之於文翁故孟堅以冠循吏其他龔遂黃霸卽所至民富所去見思廩廩德讓君子然不能不爲行而兄事翁由斯知循吏之治在此不在彼大名固魏郡一彈丸邑耳境狹地夷無所謂峨眉天姥之奇絕異日漳衛交流士斌斌相望近漳水徙魏縣入館陶獨衛水直其南數里而迤無所謂錦江綿水之窈窕諸秀特開敏乘時起者幾不少至今經味道沈鬱滑雅矯然以古人名世者似尚有待于是晉江心集鄭公來公爲政壹本禮義科指不斤斤爲刀筆筐篋暇則立諸生堂下時爲擘畫經義諸生無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已又曰沐彈冠浴振衣吾當爲諸生任之乃鳩工聚材飭舊補漏徙泮池于學宮外東南築一塔高數丈許突如霍如亭亭一新識者以比文翁之治蜀葢庶幾焉然蜀離長安葢三千里外非如大名冊股肱邑去

天尺五

聖天子綱紀豈弟所振作而變化也蜀沿望帝遺俗去齊魯文學之鄉恍若隔世非如大名當室壁分野東望曲阜僅三四百里而西河黎陽故趾又近在衣

帶也漢經秦火六經十不存一非如今

國家當濂洛關閩之後

列聖表章二百年來家詩書戶禮樂而大名屬在輦轂又被服最深也文翁卽好文興學未必深于經術之旨成都子弟異等者猶遣受學京師非如公生新安之里用文章飭吏治旦暮督誨無勌怠也抑有長卿子淵子雲君平仲元而蜀重文翁亦重[illegible]而處不倚顏閔思孟之屐出不豎臯夔伊傅之伐[illegible]高足闊步闖長卿子淵子雲君平仲元之林仍爲負公且負魏矣剏于侈靡華甜勢厚用狹身肥家爲功

課加世俗所詹詹者豈柰何稱大名士大名士必不其然工始其月日終月日尉杜君諭游君訓趙君董君均與有勞焉因伐山而書之爲記

齊東縣重脩儒學碑記

去濟南東北百五十里而遥有邑曰齊東本古鄒平地其地西接長樂東鄰青平北迫無棣南望陽丘戶口田賦風土俗化較諸邑可伯仲獨人才寂寥無聞無論對公車者渺若登天即望一造士四五十年間稀若晨星也歷黑書帖義厭厭待歲世或持宋人焚香埰進士瞋目待明經之謗相訴病邑人士皆噤不

敢應耆邑人士亦以此自訴病久矣癸巳之冬絳州雲階陶侯來爲令侯故恭介公當戶孫家學淵源能用文章緣飾吏治慨然謂文翁守蜀得長卿昌黎令潮得趙德此邑也誠椎故齊魯文學之鄉何至不得比蜀與潮哉乃時時進諸生問狀諸生曰人文鬱也莫之暢也敢有他冀巳問諸生學宮狀諸生曰地氣屯也莫之振也敢有他冀侯曰是而諸生本業也而諸生爲政非而諸生本業者余代諸生爲政諸生谷前嘖嘖頌明府愛我因擇高等弟子聚之學宮曰課月試稍稍加獎其讋笑而彈射其紕謬者諸生業業

巳精進侯曰可矣于是捐俸鳩工飭一新之殿若干廡若干堂若干祠若干齋舍若干周垣若干纔三浹月告成事諸生復前嘖嘖頌明府愛我而學博先生焦其孔其其遺楊生其周生某張生某某千生某走陽丘謁余碑記侯余同年友又同官又雅同志此一役也暢人文振地氣功德誠姚遠顧侯恬澹落穆不自見德諸生柰何而以此一卷石報侯楊生等又前謁曰諸生而不以此卷石報侯柰何報侯余無以難楊生等乃碑而系之詩詩曰長白之陰太清陽中有巖城齊之疆閈閈簇簇殷相望含樸斲雕似混茫文章

一派屯不揚旁郡往往肆蜩螗低眉結舌空彷徨消息否泰代熾昌有美君侯麟邪凰中說晉問猶雁行手持麈柄課王唐來與齊民埽秕穅滴滴池水付長桑士也飲之如回瓩侯弗巳巳勤劻勷殿堂祠廡齋垣廊孔曼且碩㧈顒昂地脉人文道大光東海從茲見泱泱青青子衿神逾王一洗百年舊怯恇君侯功德何無量我記且頌麗牲旁千秋百祀志不忘

七忠祠記

濟南有七忠祠舊矣七忠祠爲誰蓋靖難時死節之臣南陽鐵公鉉寧國陳公迪榮陽胡公子昭遂州高

公魏吉水王公省臨海鄭公華滁陽平公安七人也
靖難死節之臣上自方黃齊練下至補鍋匠雪菴和
尚無慮數十百人悉不祀獨祀七公者何盖鐵公由
叅政尋陞布政使進兵部尚書始終濟南陳公曾爲
山東布政司左叅政胡公曾爲山東按察司僉事高
公平公與鐵公共守濟南王公以濟陽教諭死鄭公
以東平州吏目死皆嘗官此郡故于郡祀之也祭法
不云乎法施於民祀以死勤事祀以勞定國祀能禦
大菑祀能捍大患祀當夫齊黄起釁姚張建筴北兵
日競南國可圖縣石抒鐵板之畫保兒奮長鎗之武

景通陳大計之疏仲常賦正氣之歌不危借漢爲喻
子吉登堂伸節思孝割愛勤王當是時神器之不于
而孫王氣之不北而南者幾希矣而事至不濟均繼
以死是非法施于民耶是非死勤事勞定國耶是非
禦大菑捍大患耶談者乃謂此七公者于建文君誠
忠臣于
文皇帝不免爲頑民生而磔裂沒而尸祝恐非
文皇帝意余曰是
文皇帝意也
文皇帝靖難後人有言錢習禮爲練子寧姻家者揚
文敏爲白
文皇帝帝曰令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何況習禮夫
其釋然于子寧則必不恢然于七公不以在爲可棄
則必不以死爲可仇矣談者又謂平公之死視六公
稍後不得稱忠余曰平公亦不失爲忠也昔南霽雲
與張許二公俱被賊執巡嫂罵霽雲獨無語巡曰南
八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曰雲不死欲有
爲既公有命敢不死乎公之隱忍強顏意或出此及
天命有定不難慚愧自經是猶知有君臣之義者彼
增壽景隆輩責君辱國靦然面目以視平公不又當

媿死邪嗟嗟靖難之事難言乎難言乎余嘗傳記若
龔勝程義死漢卞壼嵇紹死晉張巡許遠死唐文天
祥張世傑謝枋得死宋其事偉且烈矣然其所抗節
不屈者非問鼎改玉之逆臣卽整居厲食之驕虜而
其受累朝養育之恩遠者三四百年近者亦不下一
二百年猶易感奮壬午之師去
高皇戊申所才三十年餘耳建文君文弱不振
文皇帝親
高皇帝嫡子英明沉毅人人皆望以爲君向令此諸
公者委蛇遷延稍緩須臾則佐世翊運之勛何必減

胡楊褰夏乎而諸公卬武吠堯甘死若飴以卯當山以䧟當車至解其肢體戮其妻孥甚者充鞍轡局發教坊司畧無顧慮以此視前代死節諸臣更烈之烈

而

高皇帝三十年振作之功過漢晉唐宋數百年之養育遠甚也余少從里中長老好問建文時事壬辰承乏茲郡又七公經畧宦遊之地每春秋展謁覺英爽奕奕如生內鐵公死節事甚著郡人士共能道說其餘六公或未及知余因援筆并記之非第表往政以風來云

鳳翔府東橋記

鳳翔古岐陽郡禹貢雍州域也郡治東有河一受雍水及雞冠諸山之水每秋時至百川灌之茫然不辨牛馬舊葢有橋而非材非法輙壁輙欹輙又壁輙又㪲水潦不時車轍馬跡之是虞猶然故耳郡守和宇汪公涖政之初每過輙低徊其上慨然嘆曰是河也東安西西洮隴南與元北朔那四達之衝[illegible]若鹵莽徼倖任其條成條壞石卽隆如天何莫一勞永逸余敢不爲政於是鳩工聚材水之中實以石右之上葢以木木之上覆以巨石而旁以闌干衛之縱若干武橫若干武葢不數月告成事既堅且好行旅嘖嘖居人嘔于於是鳳翔令李君飛書數千里謂不佞公素交其一言以勒碧落不佞嘗疑夏令與周先王之教一則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一則曰雨畢除道水涸成梁夫橋梁道路乃至瑣屑何與王政而聖王言之娓娓不釋口何與葢王道經緯纖悉不遺倘一民未濟一務未周則其境之蕪穢不治可知故澤無陂川無梁襄公以占陳亡而輿梁徒杠子輿亦謂平政之一端公爲政與利釐奸無能不有是役也暫費永寧又深得先王遺意余遠在數千里外不知此橋

與燕之五丈楚之水蘭蜀之夷里升仙吳之朱雀白虎何似而入其境者望溴梁履鴈齒探石縶跡蹲鴟則張或所云虹野霓拖虎步雲就庾信所云春舟鸎鵲流水桃花者穿渠遠遜乎工始于春二月訖于夏六月公名某淸源人丙戌高等進士

滑縣南關橋碑詩有引

先是滕陽樂吾侯公分赤縣之符涖白馬之津措目時艱焦心民瘼業已政通人和登閣浦陽之善接跡中牟之異而百廢具舉四境維新道人不輟於道第草頫戒於行嘆溴梁之多圮鄙畧彴之罕濟赤雀朱

蘭慨想名跡鴈齒鹿角力脩勝果治之南郛有橋曰久時代緜邈絙絶覽歎公駐輿低徊謀所架造故中丞忠菴耿公仰體雅意躬率捐助萌俗趣役踴躍弗勸岐山之赴周文富平之供元凱無以過也於是跨虹連岸浮鼇續舫平堤浪擁春浮鸂鶒之舟高堰柳長香泛桃花之水謝吳江之張換媲清河之呂冊百官七星不爲麗蹲鴟石鼇不爲奇車轍馬跡有夷其行矜連袂舉履馬如砥崇功厚德洵不減造七級之圖沛千里之霖也滑人德之比于單父宻縣既公去爲都諫而父老扳卧不獲於是築館採虹之側肖像

鑲柱之上尸祝庚桑社稷次卿歷歲彌堅麗石尚闕而中丞公冢孫某載採黎陽之石用勒碧落之文走幣五鹿見丐于秋亭郎椎魯夙沾都諫公餘潤且辱中丞公神交敢辭駑鈍敬綴蕪累系之碑碑以詩曰

大河而北巖邑曰滑轂擊肩摩人物勃窣有嶚其埤勢隆以高埤之南郭有橋如鼇歲久而頽[illegible]官爲傳舍孰是飭之曰惟侯侯侯寔樂只[illegible]謀于中丞中丞率止庶民子來何云發徵[illegible]鞭石架黿輕重應跡遠近隨轅虹野電拖虎步[illegible]力將岸爭勢與空鬬民弗病涉惟侯之勛侯弗自功曰惟民錫民之懷矣曷云其極念我慈父俎豆是力中丞冢孫猶尚如天採珉勒詞誓埒丘淵侯碑如琳侯澤如新我記我詩千古若塵

繁露園集卷之九終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記二

駢異堂記

凡儒者著論要歸于道其常而不必于立異然人間世亦自有非常可喜可愕之事如齊諧虞初所云寧宜存而不論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余謂天亦人耳人間世之異亦人間世自爲之耳忠可化碧孝可蓮蒲貞可連理廉可返珠若夕寄物而朝取之

故士君子誠無慙衾影而有光瑾瑜則種種奇異之事悉種種尋常之事而烏以之駴視聽爲嘉與故周介石先生今先輩周彥雲從龍父也先生少年負才名類賈太傅歲舉而訓於潛學勤懇作人類胡安定晚而歸田里中尊其道推轂爲祭酒類陳太丘王彥方乃其種種諸異如子死復來風回滅火墜蛇援死饘糕託生里中無不人能道之而識者已謂其類儞況之非熊羊祜之探環江陵之火桓壁之蛇矣既先生沒而先輩君思先生不置顏其堂駢異曰不肖不敢忘亡者敢忘亡者之遺乎此堂之所以志也余固知嘉與有先輩君久今歲辛丑入燕過君舘主客郎欒之律許一日于銓部郎賀伯闇許相見不數語灑若平生請朝即以堂[illegible]請而兩君且從旁史之余遂不能謝按志傳稱先生家世忠厚至先生又篤行長者不欺屋漏一門之中雍肅恬穆彼夫種種諸異固亦報德與善之常無足深異先輩君用駢異顏堂亦豈其志惟爭詭以駴里耳一見先人因常以致異一願後人即異以思常總不當于渺茫不可知者而別希保世亢宗之術也余因此更有深感焉先生誼即至高然官不過廣文德不出[illegible]閈且然來惠廸之吉

而褒作善之祥況宇宙在手而鬼神爲徒儻不難設誠而致行之則入津于呂凝條觸石侵枝歷草玉羊文鏡紛紛諸異豈足爲國家道哉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妖風厲鬼嗟嗟請以是志余感而且以是報先輩君

重脩龍泉寺記

陽丘直南而東袤三十里近有泉曰百脉泉一名百脉水蓋濟水伏流也麗龍泉寺其味似甘露其色似碧玉其澄似疋練其響似鳴琴其自底而上浮又似萬斛之珠從神龍頷下片片濯出故曰百脉泉寺以

泉得名故曰龍泉寺泉之左曰東麻灣右曰西麻灣靡地不泉靡泉不佳冬冽而腹弗堅秋深而節弗解灌瑯琊之稻給糟丘之釀魚藕碓磑民利孔博余往憑欄一憩呼童汲飲驚以爲帝漿神瀵或仙女醽不減云夫秦之温泉之慧京口之中泠臨安之虎跑天台之瀑布如圖經所載信奇秀哉然彼丁都會之區此值閒寂之鄉彼經名賢之鑒此辱傖父之玩且毘盧閣廢香積廚殘垣缺成衢僧顛之他敗瓦墜地亂砌盈苔夕夕朝朝自烏雀悲鳴兒童汲沐之外餘無所睹譬猶高人大賢生不逢時而餬口魚鹽之場混跡牛馬之許假令此泉有靈不將胡盧哄人俗乎余因進父老與商榷父老爭鼓舞輸木捐粟若自築其家余亦捐俸贖之餘爲父老先益不數月告成事泉之周欄以石欄之周圍以墻泉北十步許爲釋迦殿殿南步許爲萬斛珠璣亭亭頗爽闓可拉客小集又置閒田若干畝付僧其供釋迦香火父老採石請余爲記余記之未嘗不輟筆而歎嘆茲泉之無遭也既遭余而又僅追于樵採耕牧不至與尋常汚瀆伍已耳終不能如有力者移之通都大邑潔滌群穢潤澤諸夏令茲水爲無量功德水則遭余如弗遭耳雖然

泉之在通邑大郡者豈無雅負潔滌群穢潤澤諸夏之望而或雨露防潰橫發直衝萬頃之禾幻爲一川之潦仰尼焦傍見之不詬爲盜即呼爲狂而茲泉獨若沉若浮寄跡淨土涇霖漂石弗爲溢大旱爍金弗爲涸時與幽人傲吏把觴稱賞于驛此其所得多矣故夫茲泉之即遭余未爲遭即遭余而弗遭亦未爲弗遭也因付父老勒之石

新立三清殿碑記

三清殿故在萬壽宮歲久圮毀先是郡守孫宇塗公銳意興作郡之綽楔寺觀一切維新而郡之東北維故有玄帝廟其奉香火道士與萬壽宮相埒玄帝廟之北有隙地一許相傳爲東嶽遺址公因斥俸贖之餘移三清殿居之凡數日纔落成盍萬曆十九年也既塗公以治行高等入爲大官丞而碧落之文仍缺於是廟之道士教朗者發願豎石紀塗公功德而謂不佞故塗公知已請一言鐫之石余按三清之名義古無所考獨瓦釜漫記云元始天尊居玉清清微天靈寶道君居上清禹餘天太上老君居太清太赤天故稱三清而道家者流又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其位置之悖戾僭

道莫此爲甚余竊謂道教之有三清猶釋教之有三身也法身以語釋迦之性報身以語釋迦之德業肉身以語釋迦之眞身道家之三清疑卽此義故陶貞白論仙以精靈瑩神以和氣濯質以善德解纒合則乘雲駕龍離則尸解質化要歸于不滓不染以還造化清虛自然之體耳倘如道家之說則玉清元始天尊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三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太清太上老君此豈可通也哉故不佞斷謂三清之義悉從此身本來者得名而區區巍哉其宇金璧其像者

皆攻之妄也雖然上智得道忘象衆人緣象覓道棲眞透宗之士父道德毋神明師清淨友太和如黃初平司馬子微之流超形度世何假于象而愚夫愚婦不假半畝之宮丈六之像恐未肯皈依而傾動者故聖人有神道設教之術塗公之意安知不出于此教躬俗姓張道教中最善弟子與不佞好因述蕪見付之恐彼教中別有茅葛議論也

郡守永嘉暘谷王公生祠碑記

余猶憶隆慶之末萬曆之初蓋康穆之世乎是時
敬皇德澤
肅皇法度浸灌固結仍未甚遠而部省諸部出而總二千石者悉凜凜德讓君子又海內殷富民諄訟稀鴝鵒之使僅奉埽除不至如今採金榷稅在所如埽元元小民卽微有疾苦二千石得緣撫按具文上聞朝上而夕報可閒以其暇俯文翁吳公之業士之生其時者無不斌斌典文敦行以備異日
縣官之用當是時與天子共此政平訟理令民安其田里無愁苦歎息之聲者史不勝書余竊謂無如我郡守暘谷王公最公爲人風流澹雅絕俗吏刀筆筐篋之態而事關小民利病則壹意直行不稍阻抑嘗

爲魏題兒馬地餘銀與爭執協濟其定銀每歲約省五六千金而賦役一冊卽奸民猾吏不能以意侵牟影射百姓至今賴之又念魏地水不勝土士皆椎魯少文於是卽宋儒劉忠定公故址闢元城書院群十一庠諸學人稍開斂者後先不下二百餘人敦延長垣學博武進吳先生主其事吳先生文名籍甚卽嘉靖中海內所稱昆麓先生者也日有課月有校餼穀之費悉斥俸贖爲之暇則躬詣書院坐諸生兩旁爲談說　舉古名臣大儒之業相誡勉諸學人無不逌然有味其言退而下帷映雪人人感憤曰吾異

日落落何以見我暘谷師以故本業日益進癸甲丙丁以來連取元魁如拾芥而魏郡文章科第遂擅八郡矣余彼時方總角菽麥未辨公一見奇之曰此兒霜蹄汗血可一日千里余每感歎荊璞之逢卞和越劍之遘薛燭寧渠遠過魏大中丞懋忠李少司馬于田與故魏考功懋權嘗向同門言公神識似吳公拳拳興學作人似文翁然文翁以司馬相如吳公以賈生名益彰公門下士如司馬賈生者不啻倍之柰何泯然蕲此半畝肖像之宮三尺麗牲之石哉同學輩胥唯唯曰是在我二三兄弟會懋權物故懋忠于田

各歷宦四方而二三兄弟或坎壈功名或浮湛中外不及舉行客歲余讀禮山中而陳觀察董觀察武計部各家食未起余曰此可爲公脩缺事矣會採金榷税之使足跡徧海內民皆嗷嗷如坐湯火而丁酉歲登儁之數十減四五於是父老向余輩泣曰誰如公而吾儕小人每歲題免數千金邪其諸學人則又向余輩稱曰誰如公而爲吾等學人日省月試令科第甲于八郡邪敢以庚桑之事請余乃與二三兄首事而士民樂輸者如水赴海子趨父余辱公特知祠成誼不容辭碧落之文蓋今海內築祠豎石者如林立

云然皆其蒞任時以意授所私成之不則其人遷爲達官貴人有力者相率築之以徼恩澤者也又不然則其子孫之賢而顯者欲爲祖父不朽父老迫于不得已強而尸而祝者也公居常恬澹落穆先輩時嘗累科不上春官自吾郡遷爲大倉兵憲使者加參知政事以憂歸時方盛年即不起與黃童白叟日相羊于鴈蕩之領永寧之涯不知世間功名爲何物又無子孫仕在朝者而魏人士沐師之德念公之功至于三十年而始相與社稷之不置政李獻吉所云王之功忘久則思者也此豈與世間林立碁置者同乎哉

公名其字陽德登壬戌申時行榜進士浙溫之永嘉人以隆慶庚午冬任以萬曆癸酉春遷祠在郡治之南街西向始某年月日訖某年月日

郡理魯岳方公去思碑

漢時吏有功德于民者去而民思之相與肖像豎石以報其功德如頼川之黃渤海之龔桐鄉之朱中牟之魯並見史傳爲後世所豔談然皆郡縣之長綰銅剖符與民相親近其郡縣丞貳以下即名跡冠世落莫無聞焉

明興吏治大都彷漢遺意溫州束鹿之外指屈可數

然郡縣丞貳以下亦未有尸祝及之者曷以故豈守令之職尚丞貳以下之職稍分守令于民親丞貳以下之于民稍疎尚且親故我易見奇民易見德分且疎故易蘊藉不見奇即見奇民亦等閒視之不見德與余謂領人自標樹謂何耳誠有惠露仁風之實政即一尉一候猶將社而稷之誠歔解繩馴雉之治聲即大官大邑且然掉臂不顧夫郡縣諸丞貳余無暇論若郡理則與守更何軒輊哉守職一郡之事理兼諸郡之事守不浚民之生理能出民于死比權量力理之功德于民姚遠不減守之功德于民姚遠也郡

理魯岳方公理吾魏凡八載有餘今歲春纔以治行第一徵入而魏之父老視公之去若免赤子于懷于是聚族謀所以日月公向余乞記余前父老問公所以理魏狀則皆前稱曰公恬澹無營州縣問遺一切謝杜且案無並味衙宇頹圮悉斥俸補葺君其謂何余曰此胡威吳隱之清也則又前稱曰公衡鑒無私貴要于請雅意理遣且門無冠虎檢審聽斷悉依律裁處君其謂何余曰此釋之定國之平也則又前稱曰公慧識絶出一掣鹽兩查關委按各州縣錢穀者史僕難數皆不苛不縱秋毫必析君其謂何余曰此

安世劉晏之敏也則又前稱曰公仁心爲質嘗署府篆申行約保至夕無吠犬朝無飲羊十一封内閭閻如也君其謂何余曰此召父杜母之仁也則又前稱曰公文章緣吏治魏諸士英鋭者不憚督誨經義之外間用行誼相誡勉君其謂何余曰此文翁吳公之理也則又前稱曰公精明寓平反凡遇直指録囚使者至必細閲審册求其生路自殊死以下與城旦舂鬼薪白粲藉以全活者八年凡百人有奇具在讞獄録君其謂何余曰巳矣父老之言公之功德至矣盡矣雖有他狀無以加矣且魏人士所嘔喻不置稱名

郡理者非蘇黄門也耶然志祇著當官論事不肯諂附巳耳未有殊尤絶迹快炙人口若公者公清如玉壺平如澄江教如春雨照如破膽之鏡而仁如返魂之香有一于此尚堪繫思而況其兼之乎是宜與古循良吏同堂共饗不靨靨郡理之望也請如父老言勒之珉公名某字某舒城人巳丑進士

王氏新阡記

世儒多鄙堪輿家言不信以爲巫祝卜筮之流何當大雅余謂不然夫世儒所最尊稱者非洛陽建安諸大儒耶乃洛陽亟稱人子不可不知地理而建安紹

輿山陵之蹟儼儼言之則蔭生貽死固忠臣孝子所以奉君親之大者烏可置之不講乎余友繁水王道午文業玄風一時獨掞其先固望族至道午之父文學公蚤夭毋何太孺人撫道午成立爲海内名造士至勤

主上旌表其閭道午就廣文擁奉太孺人板輿侍養寶坻亡何太孺人病不起道午奉廣柳車歸余以年家子往哭太孺人因唁道午苫塊之次先是有術者爲道午卜葬地道午向余請曰孤不能決煩足下爲孤決之余因拉道午同往出繁水治東南可四五里許龍脈自西北隱隱起若長堤狀東奔數里從艮轉震入巽而穴結焉穴前有故河道亦從西北逶迤而來灣灣曲曲亦入巽作廻環狀余爲扦一坐寅向申去祖塋不數十步背高俯下凡堪輿家所云龍穴砂水官鬼樂曜無不具備道午爲首肯久之因奉太孺人柩與先文學公合窆焉而道午復請余請記蓋祖塋坐丙向壬前山後水族人士多有貧絶不利者即道午登高第籍甚一時而冊世肇傳長君文學蘭茁其芽業已溢然長往可盡歸之命數邪道午是舉貽死者以安而蔭生者于後昌胤亢宗異日當爲瑯瑯

太原諸王寧渠如繁水之王止乎余因悉而記之以附于洛陽建安諸太孺之誼且以破世儒之鄙堪輿家言不信者

繁露園集卷之十 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一

陽平黄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誌銘一

明承德郎黄州府通判東漁張公暨配安人趙氏宋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師伊字子任別號東漁始祖遵道自山西洪洞徙居大名東漕水之涘因名張家漕道生敏府拖丞多惠政敏生智智生珩中成化庚子鄉試沛令有能名珩生澤即公父也公生而穎異日十行下總角時即好古文詞爲諸生聲華藉甚既中庚子解額而其好古文詞益甚文章亦日有名然數奇竟七上春官不第時二親西山迫矣公愀然曰是尚可復作童子吾伊耶乃以巳未春選授浮山令僅五月丁太公憂服闋補項城歷三載丁李太夫人憂服闋補浙川公凡三爲令大率好古教化如古鳴琴蒔花以移風易俗爲事不齗齗效俗吏刀筆筐篋伺上官風旨博名高也最後由浙川倅黄州黄州故屈宋唐景之鄉賈誼王粲禰衡蘇軾之故蹟在焉公寘搜旁覽題咏殆徧暇則拉二三僚友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揚搉騷雅討論墳索當是時公之氣幾吞洞庭絶衡湘而楚之使者後先有大著述輒屬公公一屬草輒又驚謂任彥昇劉孝標復生矣然竟用不善俯仰爲時所忌一日讀歸去來辭有味其言即挂冠歸歸則即其故張家漕者搆一室庋今古圖書其中杜門謝客吟哦不輟曰此吾安樂窩也暇則勸耕課子間春日秋月荷笠披簑與父老坐茂林話桑麻娓娓不休即父老亦忘其爲張別駕也而府道使者擁旄遣廬輒避不肯見即見輒一赫蹏往復耳府道使者益高其風至比于王彥方郭有道不知孰軒輊云公於文好兩京六朝于詩好初唐于書自十二國以暨明興稗說野史無不吮其腴而筆其精者以故公有詩若干卷文若干卷劄記若干卷藏于家公于郡人士尠許可而獨好稱說黎陽盧浮丘澶淵王玉溪晚年稍稱說魏氏伯仲而最後與余暨李若蒙爲忘年友余兩人時時執榼飲公公亦時時折簡呼余兩人命酒商秇余兩人見公鶴髮童顏強飯健步則竊喜東漁翁百歲不啻也而公竟以一病溘然不起公卒之前一夕猶爲余兩人草下第詩余兩人方滯燕中未歸歸而聞公訃大痛已見公詩益大痛嗟嗟余兩

人將飲誰誰又將折簡嘑余兩人命酒商称耶公生于正德七年壬申閏五月十一日卒于萬曆十七年巳丑三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配趙氏名家女孝謹雖貧卒於項城官署生正德七年二月十五日卒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四繼配宋氏生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九月初四日卒萬曆九年辛巳七月十七日享年二十五子五長濂如改名振穎邑庠生次韓如次歐如俱早卒次蘇如邑庠生俱趙出次瑛如宋出女一孫男五將以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合葬于祖塋之側而振穎以狀來且曰足下先

君子小友不朽先君子是惟足下乃系之銘曰

公不死漳水澈公不生漳水竭豈不實聲未揭豈不文質未泄履映瑜歌迴雪退若愚進若拙我自冷世自熱百千秋億萬劫張公銘永不滅

明大中大夫陝西參政大名椿巖張公墓誌銘

大名大中大夫陝西參政椿巖張公以萬曆庚子十二月朔四日卒于家時伯子少尹鎔羈如皋仲子孝廉銓羈都下獨季子文學鏡侍含歛亡何伯子仲子後先奔喪歸將以明年辛丑十二月某日葬公祖塋之次因介公從子燦館甥劉生汝欽兩文學請不佞請隧道之銘曰先大人宦蹟鄉評所不即泯沒身後者唯公一言之辱公之不朽先大人即不朽孤兄弟也不佞固卻不獲按狀公諱孔脩字允治先世居遼之興州

明興數中虜　詔徙其民散處燕山瀛海大名之間瀛海則故大理靜菴簡燕山則今博令又玄玄極其苗裔然皆不如大名族纓組蟬聯即公家也公之父曰希賢希賢之父曰珂郡檢校俱以公貴封參政珂之父曰倫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太守倫之父曰如宗起家明經由光祿丞歷官參議以子倫進階中議大

夫如宗之父曰原政以如宗貴封光祿丞即從小興州徙大名者也封參政公持三官齋居嘗謙謹不好與人競里中服其雅量曰昌張宗者必此翁有子四伯氏受耕季氏早夭獨仲氏與公美秀而文封參政公乃呼仲氏及公語之曰吾家三世二千石而室如縣磬天不泯廉吏之後意在今日兒輩勉之仲氏名孔時後爲襄城令里中稱曰西河公西河公嘗苦年文名藉甚每試輒爲祭酒公執經從講嚴事之如師十二補邑博士旋分縣官廪米封參政公不時舉七爲色喜曰兒輩不負我亡何卒公居喪柴毁讀禮之

譙彌肆力于本業篝燈吾伊夜分不寐西河公卽深沉好讀書而忼慨悲歌頗遊酒人閒嘗漏渺歸歸則猶呼公談說經旨揮灑制義狀中所云在西河公愛弟如手足雖醉不言醉在公嚴兄如父師嘗休不敢休有小究相勉相戒之風眞實錄也嘉靖辛酉舉順天鄉試明年壬戌下第先是西河公業由明經授山西祁縣訓公貢笈千里候起居歸益下帷自奮乙丑與宗兄后野公同舉進士都下驚相語曰大名彈丸地乃產此雙璧乎丙寅除扶溝令壹意拊循丁卯秋入闈所得多名士西河公亦以是歲舉于晉戊辰不

第轉襄城令去扶溝僅百里而遙王太夫人往來宦邸殊甚適也既以優調確山確山隷汝寧郎太守公故所宦遊地公益月夜氷檗自勵輕徭緩租戢盜禁暴壹稟于奉法息民確山人號曰慈父而適鄉官某惑形家言欲求民宅爲塋民靳弗與某怒一日三上書必欲公箠殺之公固執弗肯曰吾寧犯鄉先生怒敢得罪百姓乎某益怒竟以飛語中公僅量移登州同知登州濱海蓬萊碣石之勝不時寓目見海濤澎湧慨然有宦游之嘆已署守萊之膠州萊州守者驚而險公與爭仰送二字竟相左此已巳秋也大名遭大水西河公業解襄城符歸省王太夫人里中公聞之卽還篆歸登遣力至家悉太夫人飮沐無恙而後卽安萊守因以年老性迂謾公于撫院竟被劾公年纔及彊仕既過省辭撫臺驚且悔曰萊守悮我旋請于主爵者祇以地方不宜量調延安之楡林鎭名曰城堡廳楡林爲邊關阨塞而是廳又詞訟錢穀軍屯棼叢之藪公繕城障清委積政聲暴起撫臺部公深異之曰罷鎭得此一官不勝十萬超距之師遠甚邪自隆慶庚午至萬曆甲戌薦剡俱名在第一而互市防秋界蒙 欽賞三載績最贈公父封母妻具如制

癸酉入秋闈所得亦多名士亡何遷本府知府未期年調西安西安古關中地廣袤千里所管轄州縣三十有六其民豪猾勇悍佐吏而治而吏併以其耳目智巧用之守一守晨朝撫察藩臬亭午還坐堂皇諸齋璽書乘傳者交相望于境且同姓諸侯王食湯沐屈指不可數土力計無復出而封浸尋未已邸祿惟守是司公日夜經營寧爲上不爲下寧得罪上勿得罪下卽訟如蟻案牘如牛腰靡不迎刃而解郡錢穀約八十萬四千有餘稍一染指叢槖無慮數萬公不惟捐其羨更較其權秤少加秋毫則重鞭主庫吏吏

亦畏法秋毫無犯丁丑入計
天子嘉其清廉賜宴第一　主爵者奏遷天津兵備副
使天津東接遼海北控神京公極力振刷練兵秣馬
甫三月卽改觀忽王太宜人訃至公奔喪哀毁一如
喪封叅政公時服闋謁補漢中由棧道入兒山谷險
峻天梯石磴句連而上上立縣崖下臨深淵豺虎盜
賊縱橫逋逃被篋被劫靡日蔑有公至則捐俸開闢
視昔加廣亡何主爵者以公久歷西方熟諳邊事千
是調補西寧河西五郡惟西寧孤縣千里番虜雜居
當丁丑歲虜以迎佛爲名當事者誤允其請遂借道

海上利其水草留孽子火酋居寧西以後歲有虜患
公至則明示　朝廷厚款之意陰蓄兵待變虜坐是
不敢大逞且烏斯藏索金貲貨幣日益月添公曰虜
溪壑也何厭之有悉減去萬分之十虜亦凛凛奉約
東較疇昔省費百倍時有西番盜虜之馬者爲沈仲
族虜覺旋師圍其城番告亟請救公試以兵援之則
虜方納欵而救其所必攻虜且移兵于我不救則番
稱我屬國萬一挺而走我三邊鐵駟又無足當番公
因與叅將共謀之以我輕騎三千悉番衣冠爲華絡
藍縷狀介馬而馳一大創之番圍卽解虜與不知其

爲漢兵而沈仲得以保全以故防秋畢屢蒙　欽賞
已陞太僕寺卿駐劄莊浪兼兵備事莊浪河西首郡
虜衆不時出沒時有別駕某不厭衆心公始至廟謁
道拾一紙云某日殺某通判心甚訝之及明日衆軍
擁通判府前衷甲鼓噪殲其門者通判亟匿之他所
公聞之单騎往且垂橐以示無他衆軍見公至擁道
泣訴叩頭流血公曰無畏活爾也卽日門倉放糧歡
聲動地衆皆潛散去時諸部院深嘉其事而通判旋
被論去後撫臺以河西五路馬政皆轄于太僕衙門
不宜偏在莊浪又疏移甘州鎮城以控馭諸路列在

藩臬上時值考績加陞布政司叅政仍管太僕寺
誥贈檢校公珂中大夫陝西叅政祖母蘇氏淑人先
贈同知公加中大夫陝西叅政王太宜人加淑人甘
肅歲有督稅中貴物故諸僚欲裴軸往奠公曰豈有
搢紳而儼然陳牲旅滑爲閹宦僕僕拜耶時有孫都
督異其言爲罷奠而諸僚吏頗不懌又撫臺某病諸
僚建醮請禱欲公書名公曰禱之名臣子于君父則
可屬吏于上官則不可獨不見爲江陵禱者至今傳
爲咲柄耶諸僚弗聽撫臺亦不懌會省中以賑濟事
疏公年老蒙　恩致仕夫始佐登州公未及四旬以

肆謔之故而䟽其年老終為大耄未及六旬以責脢之故而䟽其年老世間公論安在乎公去而河西五郡窶民無不泣下歸里結數椽于漳干塲圃築前䟽果樹後明農課子之外惟與二三兄弟觴咏于長林豐草間絕口世事遇鄉飲禮郡邑爭禮之為上賔此外郡邑不得其面諸大夫雅重焉更好施濟有求輙倒囊賑之毎春夏則呼郡瞽匝坐或談野史或持獨絃琴隨意唱和公執板隨之歡咲而罷各有賞予曰彼以滋吾樂吾以周彼貧不亦可乎公善飯素無病偶一病侵尋幾二載惟步艱舌彊庚子秋值七旬初

度孝廉率諸弟子羅拜階下見眉睫間有爽氣無不競喜謂過此且躋上壽顧未數月前病大劇竟至長逝傷哉公為人豁達慷慨剛腸直道面不能容人過以故宦途二十餘年往往見迕于薦紳獨軍士氓隷所至頌德平生未嘗一問生產見人持籌兩子毋便作攢眉態居恒好讀東坡淵明工部詩及鶴林玉露且性至孝友事兄如父終其身與王淑人結髮偕老不蓄一媵妾此雖魏俗之常而公天性恬澹寡營又可見一斑矣繁露生曰吾郡仕宦之盛葢亟推張氏如襄城濟寧按察公與公踵接肩起不佞生即晚背與之交襄城濟寧豪爽風流稱一時冠按察公醇謹長者公即醇謹然生平磊落多大節葢皆郡人士推轂弗敢望乃十餘年間襄城先歿濟寧繼之亡何及按察公又亡何而及公人望幾何能禁彫謝不佞緣此又不仞龍蛇遁歲之感焉公生于嘉靖十年八月初十日卒于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享年七十配王氏先封宜人繼封淑人有子三長鎔如臯主簿次銓舉人次鏡庠生女三長適元城廩生劉汝欽次適同邑增廣生李翊龍次適魏縣庠生郭紹裘孫男三延禎娶元城貟外武揚女鎔出延禧聘元城舉人

董樾官女延祺俱銓出孫女八銘曰

繁而昌者族些頎而偉者貌些廉而方者宦績些仁而靜者鄉行些多而才者子孫些安而吉者兆域些

明遼東苑馬寺卿豫齋吳公墓誌銘

吳公姓也道明公名也行甫公字也豫齋公別號也山西之潞州公原籍也大名之元城公五世祖思恭所遷而家也思恭生伯敬公高王父也伯敬生端公曾王父也端生子五鉞欽釗鎮錫鉞公王父也鉞生子四敏效枚畋斂公父程氏公毋敏以歲舉遊太學後緣公贈中憲大夫廬州知府程則緣公贈恭人也

嘉靖壬子公舉于鄉之歲也後十四年乙丑公對公
車之歲也開封府鄭城縣知縣河南道監察御史南
直隸廬州府知府山東按察司副使視河濟寧遼東
苑馬寺卿兼兵備僉事駐劄葢州此公之所閱官也
華上戸均馬政減封錢與一切牙行鋪戸轎馬柴燭
紙幣米菜之類量行蠲除父老伏臘尸祝監麗牲之
石以表去思此公之爲鄭城知縣也彈劾撫臣其至
跡再上旬日不下臺中諸僚無不爲公危公神色自
如必罷免乃已當時嘖嘖有獨持風裁不畏權奸之
聲此公之爲御史也用寬和爲名佐以嚴毅有指揮

其賞罰餉窩宿合肥官舍夜亡千金風公取償巨商
公固不動且禱雨立應父老連袂歌公見三應編壹
雨碑此公之爲廬州知府也濟寧故曹兗間一大都
會商賈輻湊紈袴少年闘雞走狗裘馬自喜俗漸奢
靡而裁冗節費以身爲率俗輙少變且歲旱漕河涸
滷條濬復咽而停課佐役挑河築堰以便漕運此公
之副使濟寧也虜未至繕城濬池督將練士屑至操
甲登陴爲士卒陳大義士悉感憤衣不解帶凡五日
會援兵至虜乃解去又設計擒雀苻盜三百餘人事
聞　欽賞銀十五兩遼帥懾服因進百金爲壽固辭

弗納此公之苑馬遼左也臞小又弱循循如不勝衣
者公之貌也陽秋涇渭豪毛不爽而出之以寬厚郡
邑守令仰其風賓友親戚孚其誠邪旹妻妾習其恬
夷而終始纖儉堪爲子孫師法者公之素履也識公
於諸生者仁和冢宰元洲張公瀚拔公于春秋兩試
者大學士安陽東野郭公朴新鄭中玄高公拱宗伯
天台華峰秦公鳴雷少宰餘姚日門胡公正蒙胥一
時名臣也嘉靖六年丁亥十月二十二日公之生辰
也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七月十二日公之卒辰也甲
子四百有三十公所享年也郡治東北之長屯村公

所葬地也萬曆二十九年辛丑某月某日某時葬公
之年月日時也大名處士劉某女封恭人先公十年
卒大學士頴陽許公爲誌且銘者公之元配也張氏
馮氏宋氏朱氏公之側室也初舉男一人壽祺馮氏
出由諸生以貲補國學後授鴻臚寺序班也晚舉男
三人壽禎壽祥壽禧禎與禧宋氏出祥朱氏出而次
室張氏無出因撫禎爲己子也壽祺初娶濟寧知州
張崇雅女繼娶郡庠生楊仁風女壽禎娶魏縣主事
崔謙亨女而壽祥壽禧俱幼一聘冠縣監生周倠女
一聘確山知縣栗維垣女也邑庠生齊之附妻大名

武舉靖養性妻郡學生陳振妻邑武生周用易妻大
名庠生張淳妻邑驛丞劉汝輔妻邑武舉李華春妻
公之女俱劉恭人出而朱氏出女二一許字余季男
爾尚一幼未許字也孫女三長許字李輔元次許字
任勤蓀俱壽祺出也持狀請銘者壽祺也論次其生
平而爲狀且爲書石者公之壻陳振也按狀而爲誌
與銘者同邑黄復亨與公有朱陳瓜葛也銘曰
士而彬彬也吏而斤斤也臺而斷斷也鄉而悛悛也
子而如麟如萠森森而振振也天之所爲報施善人
也

明封户部主事雲峰鍾公暨配安人王氏陳氏
墓誌銘

雲峰鍾公者今山東行省叅知礪山公之太公而王
安人其太毋陳安人其繼太毋也公卒以萬曆甲申
八月十五日距其生正德四年已巳五月十三日享
年七十有六王安人先公四十五年以嘉靖十九年
庚子十一月初四日卒距其生正德六年辛未十月
二十日享年三十陳安人後公八年以萬曆二十年
壬辰二月十二日卒距其生正德六年辛未二月二
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王安人之卒礪山公方九歲
公之卒礪山公方守常德陳安人之卒礪山公方叅
知浙省而皆不及含歛礪山公心毋憾之嘗一日絮
涕向亨曰非人哉不佞其也生我者先君子鞠我撫
我者後先兩太安人而某幸而出入稱
天子内外吏分大官之祿顧存不與養歿不與歛山
可摧海可竭此恨殊不可消非人哉不佞其也惟是
墓道之銘敢徼吾子一言之辱亨聞之亦淚歔欷欲
下不能止退而按礪山公狀公諱楨字兆卿雲峰其
別號先蓋南雄人有祖南山公者上廣州之東莞吉
三遷至北栅遂定居數世單傳至公曾王父來世系

始咸曾王父諱商隱曾王毋王氏王父諱英王毋張
氏父諱廷偉毋劉氏封氏生丈夫子五人曰奇曰裕
曰禧曰祥公行在三公生而倜儻磊落不受世間齷
齪約束初習舉子業將成久之棄去曰黄金滿籯不
如教子一經余即不做兒子必做倆至沾沾以博士
吾伊終乎是時礪山公纔六齡公即延師授經每夜
必躬自篝火促之以故礪山公業日進因補博士籍
公益督誨不倦曰男子繫學若繫絲也安有斁時又
道之會城從張印岡先生遊礪山公卒用文高中隆
慶丁卯本省解額又三年辛未舉南宮公笑曰余曩

所教子一經者今不食其報哉於是寄書礪山公勗
以立朝居官之要曰寧直如弦毋曲如鈎寧澄而清
毋淆而濁礪山公奉其訓任陽朔任戶部任常德彰
德鹽運至後任浙江參政與今任山東參政始終一
節以清白正直著聲即礪山公天性然哉然公平日
庭訓固多也公爲人好義樂施家即貧不問家人生
產朋友有急輒罄所有給之里中人無不呼雲峰長
者性獨好飲曰吾甚有味乎醍醐二三知好不時就
公遊遊輒飲飲輒醉歸而頹然偃卧若羲皇以上人
嘗首倡族黨築祠堂一所位置祭品悉手自糾正公

雖忼慨自負節其中恬澹落穆絕不知世間有榮辱
事礪山公辛未與同邑定菴陳公同第報至公方與
陳東山先生飲外舍初云不第公飲自若繼云第公
飲亦自若而礪山公任陽朔不及期即内召公未與
封公自若既礪山公授戶部主事封公如礪山公秩
公亦自若其寵辱不驚蓋如此拜命後益傴僂如弗
勝衣優游里中足跡經年不一履城市里中人讀王
音潛德篤行懷才抱義雍穆著家庭長厚聞閭里語
驚嘆謂
王上知人明見萬里外而礪山公守常德時纔二年

又遇 恩詔晉公四品服色橫金拖紫蓋異數亦公
積德累行之報云嗟乎世之用子貴顯赫赫稱封公
者寧少哉迺多責其子以身爲壑睍筐筥之盈虐不
則褒衣博帶綏頰有司之前乘之取利不則武斷豪
剡爲鄉里所嘖嘖而公禔躬不媿月旦課子不懟衾
影朝堂知名鄉里誦義此其視尋常赫赫封公寧啻
汚瀆之與清流乎金牛鰐湖間而有若人誠足以風
矣王安人厚街望族弁而歸公孝敬勤儉稱公內佐
以礪山公主事治狀貤安人陳毋赤嶺屯人賢不減
王安人撫礪山公與諸弟俱至成立王安人舉子三

長即礪山公名其娶篁村房氏封安人繼娶赤嶺何
氏次旦娶黃公坑葉氏次昇娶同里陳氏陳毋舉子
一名昇娶烏泌蔡氏舉女二一適溪頭王孟綱一適
同村陳子尚孫男曾孫男俱十一人公葬松栢塘之
原王安人先葬松栢塘去公墓二十武陳毋葬于底
下浦各自爲壘鬱鬱相望焉因奉礪山公命誌其大
者暨之石門系以銘銘曰
龍舌之涯虎頭之側靈秀所涵神鳥焉息兩峰佐之
後先于飛日明月偃無忝德輝顧翔千仞以自樂樂
信彼紛挐守我寂寞冊穴莫遐特篤鳳雛九苞六像

高據周梧太公泊如救以始末竟奉義方為世蘇藉
帝命載錫皂蓋黃金寵優德茂履薄臨深里人馴化
相目林宗歿而不朽山高水溶葱葱鬱鬱有顯者三
我誌我銘山斗實瞻

明戶部山西司郎中大名晉石賓公暨配錢安
人合葬墓誌銘

郡人士推轂望族無踰大名之賓乃其用鄉行宦業
為郡人士所尸祝者則自晉石公始公名蘭字子化
配錢安人錢亦元城望族賓之先不知何許人而公
之高王父盛曾王父廣王父紹世業農家郡治內父

逸菴翁諱寶用文學補邑諸生以公勞
勑封承德郎戶部主事逸菴翁雖恂恂諸生然善居
積家最號饒益初娶陳氏
孝潔皇后從姑繼娶范氏俱以公勞進安人公與弟
如桂如芝皆范安人出公生而孝友醇謹又敏捷甚
其于文事若其夙慧然舞象之歲諸有名文學見之
無不心折曰賓氏子汗血龍種我輩即藉甚諸生間
須顏行避之是時安人新來嬪安人長公一歲閑婦
道又精梱內之業逸菴翁與范安人堂上樂𢞁賀得
婦公以故益崙精本業每試輙居第一然過[illegible]試輙
不利困諸生幾二十年公意稍灰嘆曰天乎賓生竟
白頭明經終乎安人從旁臾之曰力田不如逢年雖
然誠力田亡慮不逢年君之年將逢矣甲子果舉鄉
試高第明年乙丑成進士授湖廣石首縣知縣縣故
稱刁悍豪家猾吏在所作奸公痛心蒿目力為小民
任勞怨而適均田之奏下公仰天自誓卽貴勢不為
撓履畝抽丈弊絕風清民皆舉首加額曰明府甦我
明府甦我然竟以催科政拙積貯數少調襄陽石首
父老泣留不能得至襄陽治如石首狀客或勸以稍
貶損徇時公固不肯曰居恒直如弦乃中道曲如鈎

乎踰年轉南京戶部主事襄陽人為甘棠遺愛集以
贈至謂叔子元凱與公而三公在部三載凡兩司鈔
初江口繼揚州公纖毫不染曰古人酌貪泉而覺爽
我竟不解此是貪泉秩滿歸部祇挾一奚童入留都
人至今侈談以為二百年僅見公滿三載考北上便
道省逸菴翁范安人于堂是時公病已委頓不可支
逸菴翁與安人業為公心危之公亦自量必不起囑
其子生光等曰噫爾父歸矣廉吏而可為爾父為廉
貪吏而不可為爾父不為貪兒輩舉謂天道沈沈哉
然爾父以清白遺若固什伯于金帛遺若也已又囑

安人曰勿以我逝故不終二親歡安人與生光皆泣不能對亡何卒卒之前十五日已報公轉北京戶部山西司郎中是時逸菴翁已九十餘范安人已六十餘皆痛哭欲絕而安人遵公遺命率生光等事之有加禮以故逸菴翁與范安人色少怡又時時督誨生光等與諸孫勤學禔行曰兒輩而忘爾父牀搦懊憹語乎以此生光等與諸孫皆感激自奮彬彬世其家逸菴翁後公三年戊寅卒范安人後公十七年壬辰卒安人素無恙其年月日偶中痰痺不能起病凡五年餘至今年四月竟溘然卒矣初逸菴翁槀中裝頗

不貲公爲諸生有名即請于逸菴翁曰我自能爲子孫餬口計不須此及貴盡推以與二弟後安人見食指衆生光等僅能舉火亦竟絕口不言析箸時事以故二弟德公與安人不減逸菴翁與范安人云公卒以萬曆二年乙亥四月初二日距其生嘉靖七年戊子正月十一日享年四十有八安人卒以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四月初七日距其生嘉靖六年丁亥十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公始葬祖塋繼隨逸菴翁遷葬瀛村之新阡甲午郡人士舉公行高入祀鄉賢又節其行事大者收入郡志中生光等將以某月某日啓

公窆與安人合葬而走一介椷書報不佞曰孤兄弟無能不朽先君子與先安人敢乞明公一言之辱爲先君子與先安人不朽不佞唯唯按狀公有丈夫子四伯氏生光仲氏生輝叔氏生彩季氏生明俱庠生生女子一適元城庠生董引生光娶劉氏有子四昌昇昪昺昌郡庠生昇邑庠生昺郡庠生生輝娶王氏繼娶李氏張氏有子一昱生彩娶黃氏有子二現玥生明娶劉氏繼娶馬氏張氏昌子二燕山二燕昱子二英胤二胤系之銘曰

玄乎蘊白乎履溥潤躬厚留祉家由是官由是夫由

是配由是瀛村之東鬱鬱壘壘以大厥其孫子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誌銘二

明西安府教授敕封刑部主事小噇董翁墓誌銘

蓋漢陰丈人之言曰機心存于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余嘗誦之至再三嘆爲知言毋思獲一抱素煬和者與之還先進大雅而淳雕樸斷鬒眉毛孔動皆機竅即趙魏古號椎魯亦往往蹈之獨

封主事小噇董翁則否翁諱用威字菜故河南別駕古噇翁之長子也古噇翁伉慨磊落爲里人所推服而翁恂恂悛悛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里人無不畏古噇翁之風裁而愛翁之忠純翁爲諸生時負儁聲直芥視一第顧連不得志于有司而會古噇翁不祿家計勢蛸與諸弟析箸輙取其最下者又不善治家人生產以故中年家益落拓不振翁視之泊如也居亡何用歲舉入太學尋從御史某公巡歷四川御史某公亟稱翁長者竟以家貧故改就博士職初分教安平繼掌教保定與諸學人皆曲盡教愛翁居保

定時次公憲副君已薦鄉書久之遷西安教授益勤其職會憲副君對公車翁自念七十老人不宜久宦異方因力請于當道致仕歸歸覘槖中裝不數十金咲曰有佳兒在不萬倍槖中裝哉自是益不問家人生產日拉舊瓻爲香山洛社之會即田父野老與之話桑麻量晴雨亦輙刺刺不休以故里中人益慕愛翁曰今之王彥方郭林宗也已丑以次公勞封刑部主事前守淦公與今守劉公仰翁高誼每春秋鄉飲輙踵門敦請翁爲首座恒慮翁弗赴臨無以光盛典客歲余過里共翁杯酒咲談無異居恒亡何里中人

走陽丘介余詞上翁八十觴稱翁鶴髮童顏不啻少年時余私心喜以爲百歲而上可饒至乃今歲春忽淶一疾不起余聞之竊不仞虎賁中郎之感翁爲人醇謹坦易與物無競寧人侮我無侮人寧人負我無負人寧人謾我無謾人其庶幾乎純白備而神生定者耶何論機心假令漢陰丈人而在亦當把臂入林矣翁初配劉安人王相璣之女安人性嚴整顧孝于舅姑妯娌姊妹無不得其驩心當翁與諸弟析箸時雖翁自能友讓然亦安人從臾之力也撫諸兒女備歷艱辛先翁二十一年卒于安平署中後以憲副君

贈安人繼娶李氏卒于西安署中翁生以正德其年
其月其日卒以其年其月其日得年八十有一安人
生以其年其月其日卒以其年其月其日得年五十
有幾丈夫子二長晉筆縣學生員次宋儒癸未進士
江西按察司副使女子三孫男五國俊國禎國彥晉
筆出國霖國望宋儒出國俊國禎俱縣學生曾孫男
六人國俊出者曰瑀曰璠國禎出者曰璽曰琚國彥
出者尚幼曾孫女五人晉筆等將以十一月二十九
日合葬翁與安人于祖塋之側而走一介余亨所曰
先君子知公公宜不負先君子知敢丐銘余乃銘曰

道世交喪橫宇機械余所嵩目玄風抹撥有懿董翁
苞孕元氣未雕未琢如醍醐味里閈慕之曰古之人
何以喻翁儀鳳祥麟宦學克能家食家理晩緣子貴
益削其滓踰八望九飄然布鄉爰邇厥配亦維德行
于彼西郊草欝松尨億百千葉德耀伯鸞

明濟寧州知州仲白張公暨配劉宜人錢宜人

劉宜人墓誌銘

仲白長余近二十年許其稱先輩先余近十年許顧
不鄙夷余忘年結社號孔禰爾汝交家食時靡三日
不會飲宦遊時靡三月不通刺客歲春正月余寄一

豐貂于仲白仲白書謂我曰秋後扇雨後簑自後絕
無消耗心覺有異然竟不意其病病而不意其竟不
起也十月終伻持狀來始知仲白業先于九月初旬
溘然長逝豐貂竟無用矣秋後扇雨後簑之語竟成
讖矣余爲腹痛鼻酸淚下殊不可止且有遺言屬余
銘其墓嗟乎余弗銘仲白墓誰而銘仲白墓者按狀
仲白諱崇雅號貫川晩又號囘海道人仲白其字也
仲白之先爲遼東小興州人五世祖原政徙伍大名
之大名原政生如宗官四川叅議如宗生信信生璀
舉明經官伊陽教諭璀生自西號前川卽仲白父娶

步氏生丈夫子二仲白其次也仲白生而警敏前川
公奇之曰是兒嶽嶽露頂角異日定亢吾宗而是時
伯兄今按察使後墅公業已藉甚諸生間仲白遂比
面受學攤書篝火時至達旦於是業日以進出而應
童子試三試皆第一爲諸生屢列高等隆慶丁卯用
文高中順天解額戊辰辛未計偕俱不利歸而吾伊
沉酣益大肆力于文章甲戌文已中式而會有減額
之例僅得巳榜仲白拊膺嘆曰造化小兒播弄人乃
耳吾安能復作博士家哝嘈語乎將擬丁丑謁選而
會前川公以丙子冬病卒仲白哀毀柴立若不欲生

而讀禮暇則又與余二三兄弟爲文社不輟曰吾不
及吾毋或及吾父吾不及吾父之生前或及吾父之
歿后耳庚辰試又失格遂謁選得彰德之林縣林故
山邑夙號頑敝且多逋租仲白委曲勸諭林人化之
又發奸擿伏如神最聲暴起而旁邑令妒仲白治狀
高不時爲飛語騰上當道者即置不問然竟量遷仲
白開封捕盗别駕非其質矣仲白不以此介介益竭
心計拮据廳務于是豪宗巨盗無不讋伏按臺廣平
王公已具揭銓曹留仲白守信陽亡何濟寧之命下
矣濟寧當水陸阨要賓客往來館穀之費不貲部院

府道交綏駐節動輙掣肘里中豪少年又多影射公
門不奉州令仲白才即遊刃有餘然不能人人各如
其意所欲出蓋守濟寧纔二載而所在夤緣騰謗仲
白遂不免因掀髯作大扑曰渠能罷吾官寧能罷吾
故吾哉已謁闕里登岱宗循漳滸歸里蓋庚辰之歲
也歸而闢園種花時拉郡中朋好爲詩酒會毋會必
拉聲伎曰吾非敢任誕縱滔雄心不堪牢落聊藉此
耗磨之晚乃雅志玄脩余乙未計畢歸里仲白道服
迎謂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吾已易號回海道人矣
余因調之曰君欲脫苦海而不離愛河奈何因各撫

掌大咲別後時時尺一問寒暄每得仲白無恙狀輙
色喜曰異日猶可狎主吾郃香山蓮社之盟乃今已
矣仲白爲人直腸快口不立城郭所至與賢豪長者
批根引繩若平生驩歸田來與邑人兩泉趙公東濰
田公旦晚碁酒相娛號貴鄉三老天性孝友事父前
川公與兄野川公俱存歿盡禮獨念前川公與步宜
人不及霑一命言及輙蹙眉移時又忼慨好施于親
識中或貧不能舉婚葬輙給粟給棺嘗曰士大夫分
縣官祿而一毛半菽不以及人直握齱守錢虜耳吾
甚耻之以故里人德仲白如春陵原嘗歿之日至有

泣下者狀又言仲白委頓時遍召諸朋好訣别曰人
死事事帶不得惟有自家家事可帶得去耳自家家
事蓋謂本來性靈也因索筆草訣世歌數首草畢奄
奄而化果爾仲白即不敢望古仙遊羽化如古赤松
白玉蟾之流然于死生之際亦不可言不了了矣仲
白先娶劉宜人沈靜婉娩善事舅姑得其驩先仲白
三十九年卒繼娶錢宜人勤儉孝敬前川公晚年好
手談與客對局輙忘寢食宜人輙羞甘滑享客前川
公歿宜人擗踊極哀仲白令林倅亦宜人俱與俱嘗
勸仲白功名長物無自苦仲白呼曰吾益友先仲白

十一年辛于開封署中繼又娶劉宜人余亡妻弟之也恬靚温惠内外無間言先仲白一年卒仲白生于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卒于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享年六十歲劉宜人生于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卒于三十八年七月初七日享年二十歲錢宜人生于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卒于萬曆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享年四十一歲劉宜人生于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卒于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享年二十五歲子四長淵劉宜人出次洵次汴次洙俱錢宜人出淵例貢生洵選貢生汴邑庠

生洙夭死女一孫三仰載仰孟仰灝孫女六曾孫女一因系之銘曰

士名士耶而命命之宦名宦耶而格格之即色入空即儒入玄耶而限限之消息乘除天道若此鈌陷世界從昔爾爾三舉國器三配名媛豪爽風流一甲子止嗟嗟誰謂仲白可死嗟嗟誰謂仲白不可死

明廸功郎筆峰高仲子暨配謝顧二孺人合葬

墓誌銘

余嘗惟司馬相如與直不疑其文章行誼洵足冠冕一代而皆用貲爲郎豈貲格眞足以限士而豪傑或計畫無復之則不能不由他途以進乎盍余于高仲子益信之仲子濟南之章丘人字仲純別號筆峰故元城丞也仲子丞元城時余時補博士籍嘗識仲子仲子之子士乃持狀乞余志銘按狀仲子之先世棗強人祖有諱子成者始徙居章丘曾祖溥祖寵父能俱有隱德稱邑中素封當龍沒時仲子纔十歲即柴毀如成人毋劉憐且慰之日兒足大吾門兒足大吾門已延塾師授書日誦數千言操筆爲時義輒多經奇語嘉靖丁酉晉江王公來督學政王公者即遵巖先生與毘陵唐先生所稱王唐兩大家者也奇仲子

試文補博士籍是時仲子纔十五居亡何奉母劉命輸貲遊太學事竣歸里值中麓李先生致太常家居以詞賦狎主時盟仲子遂棄博士家業北面師事焉唐人之詩元人之曲無不玅得其解先生亦奇仲子可傳吾衣鉢又以其暇日倣歐蘇例爲族譜譜成藏于家仲子即翩翩詞人之雄乎顧有心計善視家人生産家故世賈仲子以逐末非本業即繡江之傍置腴田水磨若干久之家日饒益自公課私費外鄉隣有不能舉婚葬者仲子傾貲施予鄉鄰無不人人慕誦仲子曰吾輩原嘗也隆慶戊辰謁選除元城丞仲

子咲曰昔人號丞為哦松吾今其哦松矣至任郎條
陳時宜八事上之當計當計者大奇之曰齪齪小官
何處得此人名遂㬥起邑東有小灘鎮河南山東兊
米一大都會也鎮故多遊民狡猾難馴當道計以為
非仲子不可任捕務仲子亦覃竭心力不數月民皆
廩廩不敢犯名益大起歷任五年凡再覲篆三奉使
十二激奬直指使者將推轂仲子令大名而竟以資
格不果仲子曰吾可以賦歸去來辭矣文起即单車
就道元城士民扳留不得往仲子撫諭良久乃去因
聚族勒碑于小灘鎮兩院高其誼至比于五柳先生

歸而即其舊廬葺一室曰卧雲日拉故知交結詩文
之盟絶跡城市惟縣官敦請鄉賓纔一赴優游丘壑
幾二十禩萬曆戊子六月偶感脾滆卒距其生嘉靖
甲申得年六十有五公為人孝友居毋丧遵新安涑
水家禮與伯兄應璋叔弟應珂始終相慕愛又恍慨
不侵為然諾以故所至交遊皆海内賢豪長者居家
與袁布衣崇晃華文學鰲𢊍茂才子方張行唐國爵
相友善而余師宗高吳國博余友懋權魏考功咸與
仲子稱傾蓋驩仲子又嘗上詩王元美張肖甫兩先
生亦亟加賞命曰如高丞者可與言詩矣所著有小

隱溥遊與醉鄉諸稿歸田後又有歸田稿始娶謝氏
引禮舍人九鼎女貞順孝敬有婦德卒于嘉靖癸丑
得年三十有一繼娶顧氏濟南衛百戸詩女撫育諸
孤不啻自躬卒于嘉靖庚申得年三十有幾又娶孟
氏子一即士謝出邑庠生女四孫男四長雲拂次雲
楫次雲漢次雲霄孫女二曾孫男一曾孫女三俱幼
系之銘曰

行篤乎弗以行舉文高乎弗以文揚何物資格乎銷
壯夫之氣而掩懿士之芳嗟嗟乎此高仲子所以以
貲而為郎

明待封壽官後村陳公墓誌銘

今夫豫章輪囷離奇于百仞而直上則必于窮崖絶
壑人跡所不經之地鳳皇決浮雲蔽蒼天上擊九千
里亦必海外仙洲卵而育焉故神木不托根於平野
靈鳥不孕𡖖於九巢物誠有之人抑且然余友陳濬
叔先輩恢廓多奇豈非所謂神木靈鳥哉乃概其太
公生平抑何其敦篤賢豪長者也公名禴字天賜號
後村少學儒不就棄而學賈賈不卒業乃營江南復
不利歸而買酤買鹽晩乃業農中間所歷廢興者屢
矣獨其慕義好施若其性成然不少易慮嘗還高尚

信鬻牛銀若干兩里人哄之曰陳天賜貧何癡公聞
之誚曰吾以癡媿夫不癡者商江南時所獲息以付
同賈康廷仁轉徙于家而自以輕舟之仁和與諸族
人懽飲道故廷仁後匿其貲有之公竟不問公故有
子錢七十餘金爲債家所負是時澹叔方讀書縣齋
而縣君爲東海原公奇澹叔甚澹叔力能得之里人
又從旁臾公公固不肯舉債書悉焚之曰非敢市義
終不忍見若等貨田産鬻妻子償我也最後壬辰歲
有駔人李希舞醉遺富人買鹽銀若干兩公視稼拾
歸希舞醉覺方冤一同行者欲甘心焉公召與之後

開于令君江陵田公高其誼給冠帶聘爲鄉賓公固
却不赴田公度不能彊額其門曰方來大老公雖蕭
然食貧哉篋中稍有餘貲即不靳施予而遇諸弟尤
厚兩尊人之喪悉傾貲治辦不責諸弟即諸弟不能
婚者皆公爲拮据其孝友篤人倫如此公爲人朴茂
澹漠而襟宇超曠性好吹簫以鐵爲之時時蓬頭跣
足倚月吹吳歌聲四發幾遏行雲聽者如堵無不爲
絕倒澹叔少即負儁聲頗數試不利公每解之曰蘭
春菊秋兒慎勿以此介介澹叔又好客狎酒語及世
事不平虖瓿攘臂瞪目公正色戒之曰牛飲虎酣損

身破德兒不幸類是且國家事豈兒輩書生所與聞
金人三緘是兒師也澹叔唯唯受教澹叔爲諸生每
試輒冠癸巳以不次貢名在第一丁酉舉順天高等
公慨然曰唐生之言今其驗乎然非吾家五世積德
唐生亦無如我何兒更當益樹德以滋之唐生者蓋
公貸江南時所遇嘗推公支干與澹叔支干以爲公
必晚榮且以澹叔榮者也公累歲積微拓田至七百
畝榆柳桑槐數百株聽人樵採不問里中有好訟者
公每爲好語解之輒心折而去[illegible]戚東地一區祠
關漢壽亭侯己亥夏公以憂旱禱雨過勞遂感疾委

頓澹叔七藥以進公卻之曰壽數已定總淳于意孫
思邈復何益竟以七月二十三日卒距其生嘉靖己
丑得年七十有一 公之先蓋杭之仁和人
高皇帝時有爲大名通判者坐同僚罪及其季子方
幼弱乃竄魏邑蒲園營康靠山奇其貌委以女名曰
貴即公始祖也後靠山卒而貴于永樂初始徙居北
皋鎮家焉貴生政衣巾教讀政生子四美善義美義
子四季本潔公父也豪酒嗜博賭多負進人嘩爲四
員外而族中富有力者相與目哄之公生即慧敏而
父以博故家計日微遂廢學始娶高氏亡何卒繼娶

王夫人卽舉澹叔者也王家故饒而王翁又愛公甚王之族人遂合謀搆公凡五年乃解王夫人性勤儉善調停中外以故舊槖卽盡而猶不至大落寘以嘉靖壬戌舉澹叔又十年以隆慶壬申五月二十三日卒距其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公又納李氏亡何卒已乃娶崔夫人王夫人舉子二長卽澹叔名所志娶某氏次某娶某氏女二澹叔狀又言公與人有親無仇里中少年或語侵公子弟輩多不平公曰吾視之如水上泡耳且歸西來大義若嗔戀慳貪終身守之不敢犯委頓將殊時異香滿空若有神下迎者而里

中人或見公衣白衣一蓬頭軃鬖或見六七十人迎公或稱公爲神此卽幻冥不可究詰然公生前行事不媿如來法門殁而果超輪廻栩栩焉結西方淨土緣耶澹叔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葬公北皐之新阡余與澹叔爾汝交乃掇其行事大者誌于石且系之銘以報澹叔銘曰

浙水折陳氏咽洹水澈陳氏烈公行而潔公名不滅公後而杰公福不絕嗚呼時之愚道之喆天之巧人之拙吾將恃公以概世一切

魏新菴墓誌銘

余友魏懋通兄弟毋爲余言其世父愷家狀甚詳又言其世父子四獨季子德甫最賢其人雖布衣然是余家磊落男子也余業已心識之葢已二十餘陽秋矣懋權懋誠後先脩文地下余仍未識德甫面孔何似既余蒞陽丘近二禩一日有衰經剃鬋者問之則德甫長郎太學君也太學君出其從弟顯伯先輩君狀向余絮涕言曰孤兄弟寡昧力未能不朽先君子不朽先君子是在長者長者儻賜一言之辱先君子不朽孤兄弟亦不朽余固辭而太學君固進曰孤兄弟固不敢徼福長者惟是長者與孤家懋通從叔兄

弟生死交情長者卽不念孤兄弟獨不念從叔懋通兄弟乎余聞太學君言亦悲不自持曰君家先大人豈二十陽秋前君家嗣宗兄弟所向余稱磊落男子者耶乃受先輩君之狀而爲志且銘按狀君諱隣字德甫號新菴君子兄弟行中最少長兄郊次兄野三兄都都與君同毋而效與野則前毋馬氏出君之王父卽早逝顧遺産頗厚而君父愷以任俠廢居著故郊兄弟猶不廢學稍補博士弟子員至君則家業葢蕭條不能自振遂棄儒而晨風餐露居艱辛萬狀已娶徐孺人孺人家故饒里中人無不臾君依孺人家

脫饑寒君曰我男子也終不食婦人家食已食指日衆君承二親命携徐孺人自圖餬口而徐孺人亦微廉君有心計畫脫簪珥以資君君于是習董糟丘之業親自洗滌酒乃大售息稍入即不時市佳酒肉供二親驩及自用惟脫粟一飯孺人亦躬操井臼勤紡織以佐君君親乃大喜曰孝哉兒與婦居亡何父卒君自辦喪具又迎其毋就養已室稍稍家饒裕置田百畝又以其餘贍諸兄既姪輩之不給者徐孺人亦不起難色尋孺人病卒繼娶楊孺人楊孺人之賢更不減徐孺人君于是始去酒肆事農桑間術少伯白

圭之術息子毋而出之闘智智勝競時時會息乃十倍入而君與楊孺人益折節為勤儉久之家乃大饒裕君即起家勤苦精家人生產平顏篤倫誼輕貨財不侵為然諾嘗養兄遺子可大至成立毋卒亦自辦喪具如父卒時當君與徐孺人鬻酒時邑大戶劉經世醉遺五十金肆中醒乃大泣欲死君促其來持余橐畀之經世泣拜欲割半謝君君曰吾不愛其全寧愛其半趣入不顧又有里人劉秉奇一日客飲君肆遺十金几下秉奇方索償同飲者君亦持金畀之里中人以故多君又好士憐才邢生蔡石生繁皆少年

而才獨貧徵骨至不能應郡試君各給幾若干緡兩生至今德之不衰君性慈惠正直里中人有不平輒待君決曲直或向君借貸不以囊中羞澀為辭没之日里中人無不痛哭流涕曰天道無知乃令魏季子死其為里人所憐愛如此嗟嗟世之山挂銅陵家藏金穴號稱素封者豈少哉然親戚閭巷至欲齎其半菽落其一毛亦不能此政馬伏波所鄙為守錢虜耳豈與君之輕財好施千里誦義者同哉君生以嘉靖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卒以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有六徐孺人生以嘉靖二十一年九

月二十日卒以隆慶四年四月十二日得年二十有九楊孺人先君四年以萬曆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卒距其生嘉靖十八年七月初一日得年五十有三舉子三長即太學君名可期次可望次可受俱邑諸生女二孫男三孫女五太學君兄弟擬于本年十月窆君城南新阡余乃系之銘曰

貧也好持其節富也好行其德誰也佐之節誰也佐之德是惟魏季子且也二孺人之節之德

繁露園集卷之十二 終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誌銘三　附　墓表　行狀　傳贊

明敕累封張毋劉安人墓誌銘

大中丞仁軒張公配劉安人以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六月二十二日卒于家而中丞公有子曰濟美介弟婦朱夫人所舉不佞同年友也朱夫人舉濟美財念日卽感蓐風不起臨革抱濟美嚙指囑安人曰以是藐爾孩辱在兄嫂安人飲泣誓曰此子也才惟吾任

此子也不才惟吾任吾所負姒氏狀撊懊惱之言者有如日而適安人舉女尋殤因乳濟美子之倍加恩勤故濟美毋安人而安人委頓將殊時濟美方任內黃安人亟嘑曰程程程蓋濟美子安人念濟美不及訣故抑情割痛拳拳其子云訃聞濟美痛哭欲絕者數四歸而柴毀骨立若不欲生痛稍定乃始手狀謁不佞陽丘再拜且泣曰不肖其生而零丁閔凶微安人之力不及此安人卽非生我者然安人之恩實不啻生我者家中丞宦晉陽長安時不肖某寔從師授童子業家中丞督課嚴甚安人則陰謝師曰兒非俠扶者及不肖其辛卯壬辰連舉進士安人爲順解曰吾鄉固謂兒非俠扶者後得內黃除目安人迎謂曰此而父起宦兒第矢志清白不患宦不而父若也吾于試以爲卽生我者有如安人不安人逝而不肖其不及一訣以用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敢徼吾子一言之辱不佞聞濟美言亦泣不能止因再拜受狀而志之狀稱安人蓋鄒平著姓父曰少野公邑學人少野公舉安人五月而逝安人育于王父東野公許東野公故許州倅有人鑑是時中丞公生十一禩矣公一見奇之曰張家郎童而神異日必貴老夫欲爲孫息

得快壻無踰是者而封君太翁亦微聞安人婉婧有令德因委禽焉蓋又八載始歸中丞公里中人咸私語安人少孤或驕貴不閑婦道而安人顧恭孝惠順事太公暨孫太安人唯謹井臼檕猎間則緋緋統無不躬自操之每獲一甘味輒以羞太公太安人次及中丞公太公太安人中丞公不食安人不敢食于是太公太安人莫不色喜曰新婦賢而里中人轉相嘖嘖頌安人曰張家郎安所得桓少君也者而婦之時中丞公業隸博士籍籍甚諸生間而安人益脫簪珥購書鬻膏佐中丞君吾伊中丞公以故于本業益崇

精甲子舉省試辛未舉南宮試俱高等授山西陽曲縣令有最聲以吏部考功主事徵歷驗封郎中安人凡三膺　恩典進令稱安人卽貴顧其恭孝惠順無異爲新婦時孫太安人晚年病痿安人宵衣侍湯藥浣牏廝不時問嗜好進飲食太安人卽不欲食未嘗不爲舉七箸而後屏去曰吾不忍辜孝婦心後太安人出素所服御令安人宰分之安人爲宰分各有差無不如太安人意所欲太安人沒安人踊泣幾絕乙酉中丞公以太翁艱讀禮里中偶乘馬過別墅墮而染恙危甚安人則晝夜以身禱曰世可無我不可無

公與其危吾天寧以吾代吾天中丞公竟愈而安人業許冬衣單葛衣絮中丞君聞而固禁之安人固不肯曰吾鄉豈以是矯誣神明乎竟三伏臘如所許後中丞公再起家晉官太常已塡綴中州安人悉與偕甲午值中州大饑中丞公與同事者議荒政不相能乙未卽投劾乞歸安人從旁慫慂之曰君素抗直固宜爾耳長白醴泉之間何可不著吾兩人吾當馳歸爲君治隱具乃先四月歸道出内黃過濟美署中見署中四壁惡圖書無長物喜曰吾謂兒能讀父書不謂兒亦能父廉輒解槖中數金給濟美曰以是佐廉吏薪水時天旱戒殺而濟美閒市乾脯以羞安人怒然曰兒憂民吾獨不憂兒憂哉而以是溷阿毋爲固擊朴聲輒攢眉曰此昔晉陽時所聞聞之輒心動兒獨不能爲阿毋稍寬假濟美唯唯如安人教以故濟美内黃治狀稱三輔冠安人體素羸居嘗善病時衂血初逾抵里又勞勩過甚遂漸增劇不任治卒距其生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二十一日僅得年五十有二安人慈愛貞靚待諸臧獲有恩馭諸婢媵尤均適無所督過性不好私蓄顧獨多施予中丞公歷官所至以廉名安人卽數從宦遊絕無尺寸絲粟錢

刀之積而中表姻族凡有婚娶輒不恡稱施衣裾稅之安人有姑東野公女也爲趙氏婦安人憐而重之毋歲時女奴相望然僅脯飩漿酒之類問之則曰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趙氏姑卽骨肉然非父母家人其識大義又如此安人子一延登卽濟美濟美子二長萬程次萬鍾萬程纔十齡爲安人所鍾愛嘗携以自隨及萬鍾舉而安人手摩萬程頂咲曰而父卅舉子吾膝下得長有若矣故易簀時連呼萬程不絕口嗟乎世間石窌封丘珩琚簪佩稱顯貴人婦者寧少哉而孝謹饘酏敬閒本穗義周斷機惠逮流黃如

安人者指不二三屈假令更生起而更傳列女安人其一矣濟美將以四月朔日葬安人于大峪山之原不佞爲志其大者因系之銘銘曰

孰而令中丞公稱名卿者非安人也耶孰而令外黃令稱循吏者非安人也耶孰而令媵哭于室厮哭于階中表姻族哭于庭者非安人也耶嗟嗟安人大峪之阡鬼神所珍高高下下牛眠虎蹲其安安人以安安人之後人

明文學王公暨奉　旨旌表節婦何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同年友王道午以戊戌之某月迎養何太孺人于寶坻廣文署中居亡何而太孺人病已稍間已復病竟以庚子之某月某日病竟篤不起道午氣絕久之已躃踊嘷曰天乎一廣文斗升之祿竟不令我毋終享耶於是奉孺人柩歸里痛稍定乃持狀走向余絮涕言曰惟先孺人保不肖孤爲先君子不朽惟足下念不肖孤爲先孺人既先君子不朽余聞之不覺心怔怔動已淚簌簌下也葢太孺人守節狀余友魏懋權嘗爲文序焉暨太孺人以孀節被旌余亦嘗爲文記其事皆極刻畫淋漓令人讀未竟篇而爲之嗚咽倒極者乃今懋權已矣黃腸之銘余不任誰復任之

按狀公諱一蘭先世爲山西潞州屯留縣人國初有祖諱順者奉毋路氏徙居南樂順舉衛衛舉傑中弘治乙卯鄉試授河南光山令傑舉維卽公父也公少穎秀而文爲邑侯葉公所賞鑒侯故浙中名家不輕許可者年十六補邑博士弟子員毋試不屬草一揮立就有司見其文靡不嘉嘆曰此渥洼汗血種取道千里無難耳而太孺人又從旁吏公以攻苦舉業顯親揚名爲孝葢公二親相繼卒故太孺人以此感動公而公益憤發映雪下帷旦晚吾伊不輟卽南樂諸

高等弟子員已心屈公矣公好鍾王帖不時臨摹忽瘖發右手公仍以左手習之而瘖竟弗愈遂卒是時道午纔襁褓孺人抱之日夜泣曰妾爲死者而死誰爲妾而令死者不死乎妾之義在程嬰矣家故四壁立而道午少年又病痞踰年不痊太孺人每夜焚香祝曰天乎竟令王氏絕此一綫之脉乎兒也生妾不敢死兒也死妾不忍生天乎忍令王氏絕此一綫之脉乎忽一夕太孺人似夢非夢若有神語之曰兒病愈兒病愈詰朝起視道午則痞已化爲烏有矣里中人咸謂太孺人精誠所感故耳太孺人卽家如懸磬

乎而精女紅尤工刺繡毋夜至四鼓不停手以此用
度稍不之而少又從父兄習孝經小學諸書道午稍
長卽親爲授句讀後就塾師猶毋夜歸必篝燈火相
對以作其急稍有媮志輒色動曰吾不敢負若父兄
忍負若毋耶至泣下爲不舉箸久之道午以故策厲
于本業日精進
今上丙子與余同舉順天鄉試太孺人聞之而後喜
可知也丁亥督學吳公以太孺人守節無玷教子有
功上其事于朝
主上嘉嘆發帑金若干兩豎坊旌表而道午捧旌劄

爲太孺人誦說太孺人且拜且泣顧道午曰
朝廷爲若報我厚不知若何以爲我報　朝廷道午
亦長跽泣曰敢不卒阿毋之志而數奇竟屢試屢蹶
至戊戌乞恩得實坻教諭而太孺人從家至署中猶
誡道午曰兒謂廣文氊冷苜蓿味薄耶無地非朝廷
官無官不可報朝廷眞儒名臣悉自廣厲一[illegible]出兒
勉之無媿諸生師卽無媿朝廷官矣道午唯[illegible]方以
仰事太孺人府課諸生稍慰平生而孺人[illegible]長
逝報文學公地[illegible]太孺人性雖嚴峭[illegible]
佐文學公殊婉愉衣澣[illegible]而不時以毳[illegible]

之衰出奩治具甚辦其節孝蓋天性然也嗟嗟昔[illegible]
文毅公毋自爲節婦詩曰兒能讀書妾辟纑空房夜
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余讀
之未嘗不一字一淚也太孺人苦節存孤何減章毋
道午異日名位勛猷不知于文毅公何似而玄風素
業似無不及文學公雖死何嘗死而太孺人雖後文
學公數十年死又何殊同日死哉太孺人父名脩邑
庠生子一名指南卽道午娶邑庠生虜子諫女孫男
二長勉亮次勉昭孫女一曾孫男二長元擢亮子次
元抱昭子曾孫女一亮出文學公生以嘉靖三年十

月二十七日卒以嘉靖三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得年
二十七太孺人生以嘉靖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卒以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年七十有六文學公先
葬于城東南之祖兆距縣治五里道午今將以孺人
卒之年九月二十一日合葬文學公于祖塋東之新
阡余既爲誌復系之銘曰
公才天生耶毋節天植耶天摧公才顧不能摧毋節
耶天完毋節顧不能完公才耶豈眞憐公才而以毋
之節報公才耶豈其憐毋節而以兒之才報毋節耶
孰謂天道乎而沇沇耶

孟孺人墓誌銘

孟孺人者余友魏考功懋權之元配也懋權用文章節行高一時先以萬曆乙酉卒于京邸海内惜之後一紀爲丁酉孺人以疾卒于正寢益皆夢雞之歲云又明年爲己亥仲子持狀泣請曰伯父與先考功稱爾汝交唯是先孺人之喪葬有日矣敢以隧道之銘請余猶記爲童子時過懋權講貫至夜分未休孺人不時出精飾餉之且語懋權曰此君少年英氣真君友也所不及君者識耳余與懋權亟服孺人有韓夫人穿墉之鑑孺人往矣則銘孺人宜莫如余按狀孺

人姓孟氏父一召太學生也孺人生而聰慧肅雍婉㶣不苟太學公與母杜甚愛重之曰此兒必貴不宜配田舍翁既懋權聘至則喜動眉宇曰眞快壻也三載歸懋權纔及髫卽閑婦道事舅封中丞翁姑楊恭人能得其懽心庚午楊恭人病委頓孺人侍湯藥寢食俱廢及卒飬殮治喪具甚辦懋權家故無長物而居恭人喪益寠落不支孺人晝操臼夜篝績紡懋權自吾伊揮灑之外毫無掛礙以此聲華籍甚三輔間丙子庚辰兩魁多士固懋權文高然亦孺人佐佑力居多也懋權初除太常博士太常清署俸故薄孺人毋飾分爲二以精者進懋權而自食其粗糲者曰妾食寧可與夫君食同哉然計俸猶不勝費懋權意欲向貸孺人亟止之曰君廉于宦而顧貸于里乎且君志節瑰磊素爲權貴人所不喜一旦中蛾眉挾平頭奴出神武門歸稱綮水布衣妾終不忍見債家盈門也無已有妾簪珥可脫耳懋權高其議竟不貸辛巳以　恩封孺人甲申懋權用材望遷司勳郎尋移考功孺人佐之壹意庶乎乙酉懋權病將殊孺人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曰世可無妾不可無君懋權竟不起孺人痛絶者屢矣已忽曰妾而死死者誰而不死

死者天乎妾將以是藐爾諸孤報所天耳於是同伯子廣徵扶櫬南歸明年七月葬懋權又踰月而伯子復卒孺人哭之慟曰天乎殲我良人又殲我冢子乎巳頷仲子曰若兄繼若父逝矣所不隤若父家聲者獨若若幸努力亢宗之業兒爲政治生之計毋爲政于是耕督奴織督婢舊僅田百五十畝十餘年拓至六百餘畝仲子稍勝衣卽遣就外傅數使人偵伺之聞其講習輙色喜不則歸必哭責之曰兒不念若毋堂上獨不念若父地下耶仲子以此發憤下帷閉學日新業以文高稱既廩而孺人仍督誨不置曰毋以

此升斗快意自有若父門風可嗣武也丁酉孺人以
食少事煩遂感病篤遺囑仲子曰吾獲從若父九京
亦復何恨第若王父過九十若外王母過七十若兄
歿過一紀仍未植嗣若必卒吾志不者吾與若父九
原且不瞑目仲子雪涕跪受曰敢負阿母言畢而逝
此萬曆丁酉十一月十六日也距其生嘉靖丙午九
月七日得年纔五十二舉子二伯曰廣徹仲卽廣循
廣徹邑庠生娶田氏鄖陽同知田則眞女早夭無子
廣循邑廩生初娶王氏國子學正王廷俊女繼娶張
氏府學生員張濬女女一歸魏縣廩生張思默孫男

一名玿廣循出仲子狀又言孺人性方正然遇諸姑
姊妹極爲婉愉居嘗儉素歲時伏臘祭享必致腆潔
且慈悲好施于丙戌丁亥間饑民載道孺人煑粥餔
之多所存活此卽衿裾流然有古仁人長者風天道
所宜陰隲而中道慭權天繼廣徹夭卒併其身亦不
免至不獲下壽湛湛天道何知哉然仲子爲人博雅
澹穆望之如汗血霜蹄異日定大究厥施以卒考功
未竟之業孺人之服寵地下將無已時天道之陰隲
孺人誠姚遠矣仲子以其年月日祔葬孺人于慭櫂
之壙余既爲誌乃系之銘曰

徵是偶些〻徵是夫些〻徵是毋些〻徵是子些〻兩鳳棲梧
雄者隕些〻雙珠出海大者沉些〻守雌弄遺照十二些〻
倏然來些〻倏然往些〻繁城之南隱隱隆隆丹穴些〻滄
海些〻

明郟縣丞兩崗董君墓誌銘

董氏之先爲眞定藁城人當勝國時以佐命功封壽
國公俊其祖也入明而壽國公之苗裔散居河朔瀛
鄚之間莫敢名其祖獨元城內黃兩族猶稱藁城之
董卽余家與郟縣丞兩崗君也兩崗君諱勵字子勉
其先譜牒莫可考相傳自永樂初遷居內黃之東莊

君之父諱國用舉丈夫子四伯氏界仲氏勸叔氏策
君其季氏也少而穎異能文年十六補博士藉受知
郡守仁和張公以文高補增廣生邑人士咸籍籍目
君神駿可一顧取千金價無難而父耄子孱不無廢
本業於是輸貲讀書太學亡何隣人之獄起凡三載
纔獲解君乃心死輟讀而耕家計遂日饒裕而間以
其麤莠之暇課子時同時舉曰毋效而翁半五十里
也久之謁選天官得河南之郟縣丞郟故頑邑而君
又剛腸快口不能俯仰非久卽拂衣歸曰黃池淇水
間吾自有田可耕有子可教耳安事此斗米尺宅曰

日哦訟爲盍歸而相羊里閭與父老話桑麻較晴雨若將終焉而時同于本業日益攻苦前後受知邑侯荊璞徐公華東張公爲高座弟子稱旣廩君聽然咲曰吾可以了生平也偶督家過勞因感風症凡數年不愈至今歲某月日溘然往矣距其生某年月日得年七十有一先配劉氏繼娶　氏劉擧子二長時同邑廩生次時燦女五按時同狀稱君斤斤自守勤儉出自天性卒能積纖成鉅且遇變故知椎守雌壹意濡忍此其于仕道深矣顧竟不耐其官何哉豈其逐逐牛馬不如良田廣宅足以樂志乎抑造化乘除于

此有餘必于彼不足耶時同將以某月日奉君柩葬于祖塋之側不佞辱在同宗旣志某平生復爲銘曰

才耶不起才而起貲宦耶不盈宦而盈富仕非仕耶隱非隱耶且誦且讀或耘或耕夫是曰落穆之似而饘粥之遺

宗姪以通曁配崔氏合葬墓誌銘

以通名邦器不佞族子也以通之父曰東川公諱進選兵馬指揮使東川公之父曰濟封兵馬指揮使濟之父曰秉歲貢生秉之父曰鰲鰲之父曰庭蕙庭蕙之父曰志能封主事不佞盤堤之董之始祖也東川公擧子四以通行在第三伯氏邦教仲氏邦政俱業農以通顧業儒儒已成會東川公棄世伯氏仲氏各析箸以通獨與其季弟邦寧侍張太孺人養邦寧年纔毀齔張孺人鍾愛特甚而邦寧之婦胡又以病死太孺人泣不進匕箸以通仰體太孺人旨百計貸盖爲邦寧拮据婚事又不時稱觴太孺人前曰有兒在阿毋亡慮小弱弟不成立也太孺人稍解盖兩兄弟同擧火者計十二年最後太孺人捐舘而以通所配崔氏亦繼之家難國租紛挐而至以通應酬不暇以故不能無十五廢業而勢又不能與邦寧同曰各立

門戶吾第取其苦窳者可耳邦寧德之至白首相友愛以通爲人恬澹平易善調咲遇宗鄰無不人人得其驩心晩歲宗鄰盖推爲祭酒顧居恒自嘆不能用文章起家與海內賢長者鴈行而前茫茫造化寧獨無意乎吾之後乎盖先輩君稍知小義時以通郎督誨不勑曰男兒累學若累系毋效若翁中道棄也先輩君緣是感激力學凡七入秋闈繼中甲午應天解額而以通業于壬午用　皇長子誕恩[illegible]冠帶壽官以通他誼甚著先是郡守揆宇淦公廉其行高躧門敦請故事與宴者非顯宦郎巨家至以通用白

衣應之而郡人士退無後言也戊戌先輩君下第欲乞一博士迎養繼不果歸以通見之喜曰得吾兒長在膝下足矣蓋九月而病作十月而病委頓至十一月初三日遂卒卒之前數日若有神來迎者綿惙時所囑先輩君語皆琅琅古人大誼其臨危不亂爾爾較昔易簀結纓豈相遠哉以通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四初娶崔氏婉娩沉靜事張太孺人孝敬備禮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二十有二繼娶韓氏子一懋官卽先輩君娶平氏繼娶錢氏女四先輩君將以某月日啓崔夫人與以通合窆

盤堤村祖塋之東南隅而持狀泣視不佞乞銘曰此先君遺命也不佞重以通生平不忍辭乃銘曰

業弗儒竟而農覓耶顯弗身遂而子遂耶官不貲拜而恩拜耶寵弗存被而歿被耶偃耶僂耶夫耶婦耶我誌我銘而不死耶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忠菴耿公行狀

萬曆辛卯十月十四日中丞耿公卒于家明年壬辰十月其子如璘持幣遣伻謁不佞曰不肖孤將徼銘于大司馬不朽先大人然不得足下狀大司馬亦無憑以不朽先大人大司馬者東泉石公也石公有人鑑故如璘將乞銘不佞自惟新進晚士無能爲公役然憶爲造士時曾辱公知則狀公宜莫如不佞蓋公諱隨卿字子承別號忠菴滑縣人自其髫年業負豪儁聲與從兄敬菴齊名敬菴馴謹雅士而公昂慷不羈公居嘗言蠶絲牛毛繩趨尺步存宜祭酒沒堪立社我不如敬菴兄若水流雲行斧斷霆擊轉盼俄咄功成晏如敬菴兄不如我敬菴公聞之亦咲謂家弟自知且知我也癸卯同舉于鄉丁未同舉南宮戊申除授休寧縣有能名壬子以治最轉工部屯田司主

事癸丑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甲寅轉本司員外郎是時公雖居閒曹然自銓擢而下無不雅意大用公矣居無何轉遼東開原兵備僉事先是開原頻歲大祲斗米千錢觳觫皮皆高其價軍士至有脫巾操戈而呼者公諭以大義軍皆解散乃設計誅首亂者數人委官盤驗鎮人餘糧按月賒與軍士復給糧王印信執照候軍糧到日照價扣還軍士感泣而又嘗用屬夷累以首功賞賚己未轉陝西叅議分守商洛道丁外艱癸亥起家補河南叅議分守河南道而伊王典模者久蓄異志怙勢不悛毋假接奉 睿旨恐喝

洛城士民人情訩訩憂亂計不知所出公謂漸不可
長遂發其逆
祖訓抗
明旨等項大逆不道密事皆數十年來所司容忍不
敢言者曾按臺沖宇顏公與公筴合于是多方愚誤
擒之股掌之間廢爲庶人洛人至今能道之甲子陞
蘇松兵備副使蘇松者倭衝也而是歲四月內果有
倭奴六船突犯崇明界公督副總兵郭成叅將出應
山兵船圍賊于牢心港乘風載葦縱火焚燒船壞倭
死漂溺無數斬首一百一十七名生擒日羅駁楚新

瓢十五郎三八郎等三十六名復搜斬一十五級賊
遂無一生還者捷聞賞銀十五兩轉山西布政司左
叅政兼按察司副使仍管分巡口北整飭懷隆南山
戎務尋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丁卯
虜犯薊鎮公督兵血戰追至棒槌崖斬首無[illegible]以大
捷聞論者指爲僞功倉皇被[illegible]且不測會[illegible]帝
川劉公撫臺貞菴曹公抗疏白公功謂九[illegible]之
捷宗何用文法相繩如漢繫雲中守故事乎[illegible]上
疏請將功級駝馬盔甲器仗解赴京城九卿[illegible]曾
驗人言始息而論者竟以公潰牆縱虜先公[illegible]

虜自是大挫不敢窺薊鎮左右矣公優游林下幾三
十年撫按使者後先薦公雄才壯猷可稱萬里金湯
九邊鎖鑰業已奉
旨起用會當國者啇意互市欲罷兵相休息遂不果
用公往歲虜犯河西今歲倭破朝鮮
廟堂方銳意用公而公已不可起矣嗟乎開原之鼓
噪則嘉靖大同之變也典模之暴横則正德巳卯之
變也滸東之侵畧則也先俺答之變也崇明之傳警
則王直徐海之變也而公重如持弩應若發機不動
聲色功若太山公所謂才大臣者非耶而竟以讒去

令公今日而當虜嚙噱烏鼠之間必不至荼毒令公
今日而當寇黄草紅花之間必不至虔劉令公今日
而當倭木葉白雲之間必不至猖獗天不數生才生
才又不數用用者又未必天所生之才竟令東鹿黎
陽餘姚三王公寥寥二百年也傷哉公矣公生于正
德十二年丁丑十二月二十六日距其卒得年七十
有五高祖端曾祖表祖潤贈戶部員外郎父騰[illegible]
察院右僉都御史毋郭氏贈恭人配某氏子一如璧
光禄寺署丞孫光覲光陞光陞

竇郎中傳

公諱如蘭字子化大名人幼負儁聲天性醇謹篤行
勤學望之知爲國器以故每試輒冠諸文學郎諸文
學人人自以爲弗及曰竇氏子年少有奇才政是我
輩祭酒也然遇京試輒不利如是坎壈者幾二十年
甲子始中順天鄉試明年乙丑登范應期榜進士除
授湖廣石首縣知縣石首刁頑罷病稱不易治而公
仁心爲質濟之以清勤敏幹民咸于于相安又邑故
苦徭賦不均豪家猾吏干孔百瘡舞文作奸公雅欲
改絃塞竇而適均田之奏方下於是矢神約民躬履
抽丈凡均徭水册支應等役照稅徵募立爲定式自

是增減漁獵之風絶矣邑中無論達官貴人與嫠婦
稚子同聲頌公曰竇侯慈母神君也然竟以催科政
緩積貯數歉調襄陽石首父老卧轍泣留至軍不得
前公撫諭良久乃馳去至襄陽人有勸以稍裒損狥
時者公咲曰吾舊稚之性寧有易辛時哉其治襄陽
復如治石首狀踰年轉南京戶部主事襄陽人爲甘
棠遺愛集以志思公入部初司鈔江口再司鈔揚州
兩地財貨如藂故司鈔者皆滿橐而去公至悉以委
從官曰古人酌貪泉而覺爽吾寧不酌已耳秩滿辭
歸僅挾一平頭奴入留都郎琴鶴圖書無有也萬曆

三年考績北上便道省覲是時公病已委頓嘗向子
生光等言也兒輩怨我乎且世人以錢財遺子孫我
以清白遺子孫政所以功德兒輩無已時也病凡兩
月而卒卒之日郡人士爲之出涕曰天道無知乃令
竇郎中死叢公未卒前十五日已轉北京戶部山西
司郎中督餉雲中矣嗟乎伯起四知祖榮一錢藉甚
今昔余以所覩竇郎中始末大節何減伯起祖榮乎
余友魏懋忠爲荆州司理嘗過石首民有五家立一
廟者有十家立一廟者問之則曰竇侯祠懋忠爲低
徊不忍去久之嗟乎非公忠實心流在士民惡能令

之世世奉香火勿絶邪余不及識公然公委頓時曾
索余試文亟口賞譽之亦不可謂非余知已矣因傳
其行事大者以備異日脩國史者採覽焉

詹山人傳

山人名某字某徽人也山人於吾魏閒敫之士無所
不交往獨未識余余不佞四方君子苟至魏者亦無
所不交往獨未識山人山人未歿時石帆先生時時
向余稱山人余不異以爲山人猶人耳既山人歿後
石帆先生向余言山人客死狀至再三嘆息余不憐
以爲山人之死猶人之死耳乃石帆先生去魏而山

人之子希周書山人詩一卷視余且索余傳山人余讀山人詩乃知山人有異始憐山人之死恨余不與交往因又恨山人不交往余而所交往者歷歷吾魏開敏之士耳山人蓋嘗與汪伯玉吳明卿遊甚歡兩公稱山人詩不容口今卷中有訪伯玉詩曰交情穩柚風雲合行色芙蓉秋水深陪明卿飲九江曰江湖吾自尊詩伯天地人嘗愛酒星其送人督學楚中曰不霜鸂鶒碧知草多雨瀟湘香見蘭又有送石帆先生告歸曰客有煙霞千里與人同湖海一尊情警調秀句種種間出置之王孟不知何似然以視日來任

耳和吻不啻霄壤矣古人云詩窮而後工山人奔走風塵牢落江湖至客死不能棺不可謂不窮然第令不窮亦不過致通顯稱名公卿已耳烏能忼慨洗發出其奇以與海內名公相倡酬即窮而第令不奔走牢落客死漳衛間亦烏聊松蘿間知有山人耳余何至與且憐而為極力摸寫其生平以傳諸後然則窮何病山人窮正所以見山人矣或曰山人多技能妙鍾王書法精兩漢諸篆隸此淺之乎知山人者故不具

連節婦贊 有序

嗟乎慾海游人愛河牽世蛾眉易墒鸞鏡難塵故三月入胡唯見爭新之餙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女節不貞從昔共慨間有自拔流俗無忝風教如桓之女陜之婦荀之息王之發並皆名懸青史事範紅顏金石不磨天壤同敝以視懷二棄一之輩不厭厭心死即滛滛汗下矣連節婦者今太僕卿少嵩公之愛女也白水凝神青松標志奉大家之懿訓佩南郡之嚴箴言自德門千歸望族少君之鹿車並御德耀之玉案齊眉偕老長唫纔快潘楊之睦未亡忽遘輒分秦晉之懽兼以堂匪慈姑膝鮮愛子翩翩素帳華屋

空存寂寂黃腸泉路永隔而節婦痛九原之長逝傷百歲之無期誓曰呼天甘心碎首倒極明絕至再迄三每髙刑耳之風願附投棺之誼獨以二親之敦諭稍淹歲時其如五內之飛揚終懷窀穸人將化石空餘奄奄之形草欲斷腸猶灑盈盈之淚太僕公憐其孤苦義其堅貞携之都中俾侍膝下百方供[illegible]輟痛于黃壚壹意卻除竟嘶哀于玄壤當[illegible]之日政婦絶脰之時哀聞都門誼傾燕市邯鄲才子[illegible]黃絹之詞蓬苑仙人喜勒清流之碣其[illegible]父河比陳人總輸秖于千秋寔負心于一片風[illegible]易水[illegible]

俠骨之仍香少痊荊山想芳魂之未殁聊陳梗概以
俟表揚乃知嵩洛名邦未盡泯泯之侶閨房蒋質雅
多烈烈之英云爾

贊曰栢舟風微陌桑誼歇波隨芹靡倫綱疇揭大河
以南高接伊闕中產閨貞爲世日月名家血胤曰嬪
豪閥成禮之初巳甘白髮忽爾所天蚤世病髓入鬼
雖分溝壑自矢郤華謝甘屢起屢委魂魄飛潔骨削
形毀竟抉長安何烈爾爾古昔如林今世獨此明明
千秋猶月在水海竭嵩頹吾文或死

繁露園集卷之十三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四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誌銘四

大學士對南山陰王公墓誌銘

萬曆三十一年歲在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前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對南王公卒於家訃聞
上爲輟朝震悼曰此朕舊學骨鯁臣
敕賜祭葬加一品禮遣行人往營葬事
特贈少保廕一子尚寶丞予謚文端公先是雖以備
議忤
上旨然
上素重公爲人意公年未至旦莫 召用故於公之
殁所爲褒䘏録廕有加禮云巳公冢子濬初孝廉以
其與公後先讀中秘書意氣素相臭味持狀乞銘按
狀公諱某字忠伯號對南先世太原人後徙鳳翔
國初有長眉王者以南京龍江衛士從
文皇帝北征留屯塞上遂卽大同之山陰家焉七世
祖顯生文秀文秀生得林俱種德弗顯得林生冲仕
爲邑尉冲生縉仕爲臨邑令縉生黃坡公朝用朝用

生石溪公其卽公父舉明經不仕配韓淑人以嘉靖
丙申閏十二月二日舉公而石溪公當公舉之夜夢
仙仗擁玉童自雲中下覺而心獨自喜曰必大吾門
公生而警敏絶倫頷端凝不好弄戲七歲韓淑人見
背繼母梁再繼景皆子公如其所出髫歲隷博士籍
才名藉甚甲子舉本省鄉試乙丑禮部試不利歸丁
石溪公艱又三年隆慶戊辰成進士　廷試讀卷原
擬一甲二名旣傳臚二甲二名葢
穆廟偶有所錯綜故然公亦若爲固聞也已選庶吉
士高第庚午授翰林院編脩與脩

世廟實録尋教習内書堂辛未分校禮闈暨萬曆改
元又與脩
穆廟實録甲戌陞脩撰乙亥建復　起居註佐以史
臣六人公首與選會日講員缺公又以翰撰先補時
上冲齡嚮學日御講筵公從諸耆宿後開導剴切音
吐高亮
上改容傾聽親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已退謂左右
曰王講官大是端士葢已識公爲公輔器有意用公
矣居一年所以病謁告賜金幣許馳驛行已卯仍以
翰撰召充日講官同脩會典又三年壬午陞洗馬諭

月陞庶子明年癸未主考武場進少詹兼侍讀學士
掌院篆明年甲申春解院篆教習庶吉士尋陞禮
部左侍郎兼官如舊已改吏部左踰月詔兼東閣大
學士入閣辦事與大倉王公同日宣麻麻下都人士
動色相慶
上聞之喜甚曰宋相文富朕相二王當俱賢于夢卜
矣公旣受
上知遇黑頭大拜毎感奮思報遇　召對煖閣或偕
同官議處章奏多所籌賛乙酉從視　壽宫賜一品
飛魚服風霾爲災公同閣臣條上寛卹四事大旱扈

上步禱南郊召對面奏俱蒙嘉納明年丙戌景淑人
卒于京邸　詔賜賻布銀幣給三代誥命祖父俱贈
如公官公旣奉景淑人喪還山陰而
上猶虛位待公有以推閣臣請者
上不允已丑公服方禫除卽家
詔進禮部尚書趣還内閣遣行人往迎凡三疏辭俱
不允踰年至是時
上御朝漸踈公入數月猶未及面於是上言臣非敢
希一覲　天顔爲恩寵但邇來　朝講久輟　儲位
久虛　郊廟久代章奏久留似於　聖德朝常關係

不細請以　聖節出御卑發章奏以慰海内喁喁之
望
上覽疏感動遣中官諭旨曰已悉卿忠愛翌日為出
御門延公進見庚寅元日
上御便殿召閣臣入對因出　元子見之公同長洲
新安太倉面請諭教退復再請　冊立久之公自以
受
上特恩起用踰年諸所靖獻多鬱結不得申乃累上
疏自劾大畧謂日來灾異頻見疆圉弗靖重以議論
紛拏風紀漸壞臣伴食中書一籌莫效更

皇子冲齡中外繫心不宜延稽大禮以開羣疑又禁
庭僕御之臣喜怒過當訶責太嚴恐上累
聖德下滋危懼臣雖私抱隱憂而才誠綿薄不能動
主請如漢用灾異策免三公例罷臣以應天變
上未允　温旨敦趣至三乃出視事公既不得請而
私念建　儲一事乃　國家安危一大機括若大小
臣工以去就爭　明主可為忠言當不難轉移十月
公復同諸閣臣請　冊立而大宗伯東阿于公亦合
九卿三請　詔諭候旨行且譙讓廷臣激聒奪禮官
秩于是長洲新安太倉三公各惶恐歸第引疾謝而

新安太倉奉　諭旨陳謝疏中語涉　冊儲
上復持不下公居中調劑
上意稍解詔趣三公出旋遣中使李浚諭公　冊儲
之禮當明年舉行若廷臣再有奏擾直過十五歲方
行公見　聖示有期喜曰此宗社之福也乃擬傳札
以進請宜示百僚且曰十五歲之諭容臣密示恐不
宜入之帖中又度未必下以便先録馳報大宗伯于
公即具疏覆并隱十五歲語而科臣亦具疏面話如
公旨
上復遣諭公浚所傳原不許宣示柰何令禮臣知之

且部科疏是何等語然雖不悖而無柰中外公論何
僅奪部科俸儲議遂決公居閣七日疏凡七上於是
長洲新安太倉亟推公有定策手各自以為不如公
公方且杜門請罷累　詔趣公始出明年辛卯八月
工部郎張有德以造辦錢糧請時太倉歸省長洲乞
告獨公與新安直閣恐有德言入激
上怒因具揭署三臣名引前　諭旨請
上果大怒責輔臣朋黨比下長洲欲于中委曲調劑
因密揭前疏臣不與聞而
上怒竟不解乃更期三年新安策免長洲亦銜言者

罷免公力引罪言國今日所請本臣前歲所宜臣實
悞國且悞部科諸臣稽宗社大計請留國併留時行
獨罷臣還不報而　手諭公携藥餌扶掖入閣公乃
擬　敕請趣太倉入侍而是時蘭溪業以長洲薦同
公直閣辦事矣明年壬辰正月科臣李獻可等以豫
教請　嚴旨降罰公封還且力請寬宥獻可等不報
而他會收科臣者更得重譴甚于杖於是公力請求
罷疏中大畧謂臣竊不自揣妄希古人但道臣沆以
爲不可之意輙敢封還　御批不謂致激
上怒譴訶謫榜株連累累是諸臣之得罪皆自臣始

且詢之同官知奉
旨責臣希名臣所希之名不過期
上爲堯舜之君而臣得附堯舜之臣若棄名不顧將
阿諛苟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爲是乃
九廟神靈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駡也
上不省而公復疏言臣大馬微誠不能感廻　天意
至建　儲大典冊立或可少待豫教委宜亟圖科臣
所言未爲差謬譴訶一出遠近驚疑使臣復依違保
祿淟涊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陷主不義貽辱
朝廷者也願亟賜罷歸以全晚節

上復不省已遣中官諭卿洗沐數日其亟入閣辦事
公去志益決復上疏言臣不能委曲調停從須緩解
而封還　御批咈
上取罪誠萬死不敢辭但　皇子于
皇上父子至親　冊立與豫教典禮至大言係至親
事關大典有何宜怒既荷天言切責又兼　温旨慰
留兩露霜雪靡非至教但臣以孤忠自立之身抱下
愚不移之疾偷循沈痼既非數日可痊仰冀生全實
以一穢爲幸仍不省公堅卧不出至三月　廷試公
辭免讀卷乃　尋告賜乘傳歸公具疏備條君德時

政安攘大畧末猶及建　儲事且云情依依而戀主
猶同棄婦之頭心惙惙以憂時橫灑孤臣之淚讀者
皆爲隕涕當公之去或有以書挽之者曰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謂止而不諫也公大臣也獨不能濡忍以
就大事而悻悻如言官取一決自快爲公咈然曰漢
有胡廣中庸今乃有公論語乎且古之人主惟所欲
爲皆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耳假大臣不
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尚有濟聞者服其確論公
雖去而
上素重公竟思公言默定萬世之策以甲午年

元子出閣講學又七年辛丑　册立公聞之仰天舉
手加額曰
上幸用臣言臣死可瞑目齋沐具表賀壬寅
上亦遣行人羊酒存問官一子中書舍人公具疏謝
疏中猶及視朝勤政罷礦稅起廢佚諸大事而入奏
者爲削數言公大慨恨明年癸卯公病病中夢同司
馬文莊公應制詠獻芹獻曝詩寤猶能舉其詞及委
頓瀕危語悉君國事一語不及家公體貌魁岸器局恢
弘雅負經濟才而悾款悃愊力以天下爲已任居常
喜慍不形至遇國家大事與關生平名節則斬斬嶽

嶽卽賁育無以奪之方公纂脩時適新鄭當國見公
所書其兄中丞事恚甚諷改之公屹不爲動江陵病
劇盈朝爲建醮于時目公咲曰古人爲君父禱今禱
爲相耶因約不往旣江陵敗
上怒不測禍且及泉壤于客與公約謂其人功過不
相掩公卽慨然屬草將以經筵日同疏面奏會有
旨從末減乃已其不隨人炎冷固如此又公直閣時
胥少卿乾亨有條陳汰武弁疏未及上以閱邉行而
各衛官聞之因遮少卿兄尚書同亨於朝大呼譟欲
甘心焉公聞狀亟出遣人傳諭曰若曹無狀敢于禁

庭窘辱大臣獨不畏赤若族耶衆始解散已下兵部
欲責不問公曰恐啓奸雄窺伺之心元魏張尋事其
前車也因行五府詰主名者置之法聞者莫不多公
鎮定之功先是蒲坂張公繼江陵爲政以同里故數
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發舒而一二新
少年務詭激射名爭求多于當事者公正色中立不
稍假借獨以大義擘解之卽一二新少年又靡不嚴
重公也公於書無所不窺下筆風發泉湧千百言立
就自戍一家獨不喜聚徒講學曰學貴躬行標榜何
爲敦倫砥節内行純備奔昇淑人之喪號擗過毀人

尤難之與人交有始末居鄉豈弟寬和人人自謂親
已然非意相干輒以理遣愼取與一介不苟宗族親
友窘急不惜傾貲賙之嘗大書客座有橐裏金錢揮
已盡枕中軒冕夢皆空之語沒之日幾不辦葬焉大
宗伯于公業草公傳稱公守城深堅招不來麾不去
有古社稷臣風蓋以汲長孺況公也余謂公風度鑒
裁似張子壽忠誠體國負海内重望似司馬君實然
文皇于子壽生不用其言沒始思之遣人祭乎曲江
公以議　儲去位而卽以建　儲蒙
上存問錄廕遇若過子壽獨君實起家入中書變熙

豐爲元祐史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數餘年來礦稅
使者四出殃民不啻熙豐之新法余輩碌碌郎叩閽
泣血無力回天公
上畏相也海内望公如望歲旦暮且冀公再起同心
協力拯濟一二乃公顧澹然先往不及如君實一奏
旋乾轉坤之功嗟嗟
上卽用公而不能終用公　國家卽得公之用而不
能竟公之用人之云亡可勝痛悼然
上之終始以禮遇公與公之生死以道事主眞可云
聖主貞臣百代一時者矣元配霍氏封兵部主事宗

獄女未廟見卒累贈淑人繼配李氏處士松女累封
淑人貞靜勤敏善事舅姑饗客供祭事事精辦然性
朴素既貴猶綦縞過諸戚屬諸戚屬相視而咲不顧
也曰吾自安之公課弟璽或過嚴淑人輒從旁解之
至龎責諸子輒不少寛假曰我子豈同先姑子哉遇
霍氏有加禮至李氏外家竟不肯私一錢以公歸之
明年卒公每念之輒泫然泣下公生嘉靖丙申閏十
二月初二日卒萬曆癸卯十二月二十一日霍淑人
生嘉靖丙申七月十三日卒嘉靖甲寅五月二十五
日李淑人生己亥閏七月二十八日卒癸巳十一月

初二日子男八濬初乙酉舉人娶大理寺評事霍廷
楠女湛初中書舍人娶兵部主事孫訓女繼娶陝西
兵備按察使李楠女沛初廩生娶陝西兵備副使薛
綸女汲初廩生娶湖廣布政使安嘉善女俱李淑人
出淪初庠生亦娶綸女側室林出演初聘山東兵備
副使薛鑰女灝初未聘俱側室徐氏出洞初幼側室
門出女二長李淑人出適國子生郭煥然早卒次徐
氏適庠生李昌時孫男六濬初出者泰庚娶戶部主
事焦承光女泰筴娶舉人鄧應元女泰符聘張進士
爾基女泰崙聘郭文學璘女沛初出者劉寄尚幼孫

女七濬初出二一適施應圻一適郭震祥湛初出一
沛初出一汲初出一淪初出二俱幼曾孫男一泰庚
出卜以甲辰十一月安葬桑乾之陽銘曰
雲弁之間昴畢分野七寶五峰盤礴南下人文苞孕
千年未吐宋惟畢公公今繼武公之心事日白天青
公之器宇川靜岳停賈董文章富韓經濟講筵侃侃
受知於
帝
帝曰良弼侍于左右先後匪躬謇諤匡救　儲位紛
紜公獨款悃雖忤

帝旨終定　國本歸休山右人仰東山新法嗷嗷日
望賜環繼拜　儲詔陰舘之里仰天號呼臣死可矣
踰歲告灾星流雲淡黃鳥有悲青史無憾
帝念魚頭吾之舊學襃䘏錄廕禮崇恩渥于嘗目公
殆庶王佐文端易名千古不磨鬱葱佳氣桑乾之陽
挾兩淑人于馬倘徉拖及子孫永世匪懈石馬秋風
望之下拜

敕封周孺人墓誌銘

周孺人者默齋郭先生之配也默齋先生以文行高
一郡由歲舉仕應天府經歷歷平凉鄜州推官用治

行高等封徵仕郎因封先生之配為孺人故稱曰周
孺人云孺人與先生同邑邑文學周公汝礪之次女
周於邑稱望族又椎於貲而孺人視之泊如也顧獨
嚴守女誡且頴爽曉書史大旨年十七歸先生夫婦
相莊識者謂不減少君德耀之風是時姑没已葬獨
舅躋山公在孺人每私憾不及躬事姑歲時[illegible]輒
嗚咽霑襟而事躋山公飲食衣服必親酸鹹時寒暑
躋山公大喜曰吾不第得孝子且得孝婦居其行跡
山公歿家故無厚遺孺人日夜畢謁相先生辦喪具
卒成禮孺人即女笄流乎顧其行誼有烈士風每聞
古人莊節偉行輒詫嘆以為男兒當如此當先生為
博士時性故嗜學而孺人每夜必篝燈火或紡績或
縫紉相伴吾伊往往有至旦者先生處稱名儒出稱
名宦即天性醇懿然本之孺人為多以故先生每對
執友言必曰吾有孺人如桓公之得管仲昭烈之得
孔明不者吾幾不自立矣孺人居家儉約凡米鹽瑣
屑之務必程量多寡即值歲祲不至匱乏又性好施
予見人有老且貧者輒相賙濟待奴僕有恩人人感
德教二子甚嚴有方小有過舉輒呵責不少貸嘗居
毋張夫人喪哀毀骨立凡三年酒肉不入口其孝友

蓋天性然也又遇其叔仲娣姒最有禮叔弟可立之
喪貧不能葬默齋先生方遠宦平凉孺人即遣二子
周旋賻贈季弟可志壯而未室孺人即出橐中裝代
為舉婚嗟呼棠棣行葦之誼鈌廢所由來矣歿者自
歿鰥者自鰥吾於何有此皆世間磊落丈夫所不能
免而孺人無吝心無德色推而不留成而不居丈夫
聞之不當媿死耶孺人生於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
三日卒於萬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
有七子二長文明府廪生篤行能文先孺人五年卒
次文光乙酉舉人女二長適同邑封主事童某男晉

筆次適大名盧生范如松先毋卒孫男四茂才育才
遴才俱文明出曾孫女三文明出者二長
適大名縣舉人劉導憲一尚幼文光出者一適邑庠
生任和男道統系之銘曰
相厥夫妻道乎友道乎訓厥子母道乎師道乎孝以
睦儉以勤女子乎丈夫乎閑姍訓作壼儀朝典乎家
乘乎嗟孺人死乎不死乎

明處士荆亭袁公暨配董夫人合葬墓志銘

處士袁公名銙字公虛號荆亭兖之曹南人善治家
人生產好行其德閭里義之先以萬曆乙酉卒漆園

穆考功少春業為銘其墓蓋素封而仁心為質篤行
長者也又十九年為萬曆癸卯公配董夫人復卒而
其冢子指揮僉事一康持狀請余銘曰先處士既徼
穆先生不朽九原矣惟是所為不朽先慈者敢徼師
門一言之辱先慈不朽即一康兄弟不朽余按狀夫
人故為同邑龍岡公之季女董固曹望族龍岡公家
訓又嚴以故夫人幼即守女誡不喜嬉戲惟日與諸
姊妹行敦孝讓龍岡公每撫之色喜曰惜兒非男男
則必亢吾宗既笄而歸處士克脩婦道事舅姑以孝
聞初處士與諸兄弟析箸時產不能踰中人夫人因
脫其簪珥佐子毋家以是日饒裕又為處士納側室
周氏善遇之而撫周氏所舉子若女更不啻已出即
周氏子若女亦不知其非夫人舉豈其服泰室帝休
若干許耶處士捐館時夫人與一康等計曰食指轂
矣江門番陽同居之誼不能效也獨念汝兄弟才不
才即弗同母然同汝父血胤稍有輕重無論外議紛
紜謂此心何而處士臨殊又有遺囑附郭田約值五
百金為一夔太學資斧益一夔與一康同夫人出故
處士藉此以慰夫人夫人至是召問一康及弟夔云
何則同聲對曰寧失五百金不敢失諸兄弟驩夫人

喜溢眉宇曰此吾志也吾為有子矣因四分之夫人
與處士即起家勤儉然好施予有貸輙應貸而或不
能償輙焚其券凡待以舉火併婚葬者亡慮若干家
戊子癸巳曹歲大侵夫人不時嘆一康輸粟賑貸族
子袁一行嘗因貧鬻女為倍其值歲稔復還之令自
嫁里人有向一康兄弟鬻產者則諄諄戒之曰寧值
溢產毋產溢值今月我負人他日人得無負吾子孫
乎嵗延明師督誨一康兄弟里中有貧而願學者一
切館穀脯粟之費不惜傾橐給之以故一康即由太
學攷授指揮僉事然筆下刺刺質有其文亦夫人平

日督詩力也壬寅河工大典太夫人走一力語一康
都下曰家有積粟千石吾不忍私請輸以佐河工一
康即伏 闕上疏成夫人志癸卯春一康奉
命歸里夫人適邱疾不起一康欲留侍夫人彊起促
之曰而毋旦夕塵恭何計其不祿誤公家事乎一康
因含泣北上甫一月訃音至矣一康痛極欲絕曰吾
不及訣吾母之存歿及永吾母之殁乎痛稍定因草
狀請銘繁露生曰太史公嘗言入宮而妬入室而仇
以余所覩董夫人狀則太史公不幾虛語哉至恩沾
里閈義急公家又非素封家所能望龍岡公固曰爲

男定亢吾宗即爲女曷常不多慷慨丈夫之氣然則
袁氏之宗藉之以亢者多矣彼其委瑣時異香滿室
移刻乃散毋乃淨土極樂世界往耶生以嘉靖九年
庚寅二月二十八日卒以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十一
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五舉子二長即一康以太
學生改授衛掌僉事歷陞神樞九營中軍[illegible]劉
廣女次一夔鴻臚寺序班娶生員劉日省女[illegible]
舉子二一中太學生先卒娶嚴氏一泓生[illegible]
女二太夫人出者一適生員田自新周氏出者二一適
王標孫男四明潘一康出明翰明垣一夔出[illegible]長

一中出孫女四一康出餘皆幼系之銘曰
景山荊澤幻而多奇寧惟士行亦有母儀士也伯鸞
女也德耀倉庚鳴鳩恩周仰頫施及其後質有文武
我銘我誌與世厥睹

繁露園集卷之十四終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表狀記文

明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后墅張公墓表

嗟乎此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后墅張公之墓公於本年五月卒正寢曾不佞以憂歸而公之子茂才瀠持其壻憲副君廉狀雪泣視不佞曰先君巳矣大司馬心齋張公業銘諸幽惟是墓道之石敢藉吾子一言

之辱不佞不敢以服爲解按狀公諱崇功字惟志先爲遼之小興州人至六世祖封光祿丞諱原政者始遷大名之賢相里鄉行宦業累葉不乏具見大司馬誌中公祖曰伊陽教諭璀父曰自東俱以公貴累贈叅政生而奇慧年十四補邑諸生前後督學使者艮齋王公函峰阮公松里馬公皆名冠海內閱公試文亟加鑒賞曰此瓊林一枝俱置第一公淹滯諸生凡十餘年至嘉靖乙卯衡文者爲槐野王公元峰袁公公中葩經二卷又十年爲乙丑公復中葩經二卷分試則李大史文麓主試則高相國玄胡少宰日門也是年宗弟孔脩亦舉進士海內目曰張氏雙璧云丙寅除陽信令賢聲藉甚迎封叅政公與郭淑人養于官邸朝夕上食問寒燠丁卯入秋闈得士六人後先成進士者二是年從弟崇雅舉順天鄉試宗兄訓導孔時舉山西鄉試孔時與公諸生時名相鴈行崇雅從公授博士業者戊辰入　覲歸叅政公與郭淑人留養于家暨冬郭淑人訃至長號奔歸柴毀幾至滅性襄事一禀新安家禮己巳漳河決破邑城公奉叅政公移居郡城居亡何叅政公復卒公柴毀加喪郭淑人時壬申服闋除定陶令定陶充之斗城公治陶

如駕輕就熟甫六月欽召入都據公治狀非省郎臺竟爲讒所中僅得户之四川司視之泊如也轉餉寄雲廉聲益著會遼東督餉使者侵年事覺大司徒夙重公名即推轂公往公至遼砥操釐奮軍士雖若挾纊萬曆甲戌遼酋王杲就執公以督餉功蒙　賞至平虜堡大捷復蒙欽賞是年考績叅政公郭淑人與公元配楊氏繼配錢氏封贈各如制丁丑陞山東僉事分巡遼海駐節廣寧公悉心經畧鎮人倚公若長城戊寅以土蠻之捷蒙欽賞二次尋陞山東叅議分守遼陽己卯以養善木大捷欽賞白金文綺尋陞山

東副使庚辰紅土城鴨兒匱後先大捷蒙欽賞花銀
加陞一級尋陞山東右叅政辛巳科臣大閱荐公功
除蒙欽賞外加俸一級癸未古勒寨大捷與前曹子
峪大捷兩蒙欽賞是歲
天子以　皇長子大慶覃恩臣庶於是敎諭公贈中
大夫山東叅政祖毋王氏贈淑人先贈郎中公加中
大夫山東叅政郭安人加淑人錢安人加封淑人六
月陞山東按察使去前計部時纔十年許公威名奕
奕虜人望風懾服如羌戎之畏段張元昊之畏韓范
朝野僉謀且暮開府為神京保障會有大獄起公爭
之不能竟以是挂誤議調公畧不以介意歸而焚黃

祖父墓前竪石鐫制以廣
主恩旋出舊所欽賞花銀擊鮮灑醴聚族而餔之族
或婚喪不能舉輙捐俸餘相賙給且不時儲藥寘棺
以醫邑人之疫及疫而不可醫者監司郡邑非大慶
賀不輕詣後先宦魏者無不嚴重公獨明農課子與
二三執舊結社把酒彈棊復偕弟晴巖大叅貢川刺
史會侄孫輩約天倫會間月一行一門孝友雍雍如
也或諷之出公咲謝曰吾白首嫠婦豈能更作少年
妝哉乙未翁壽躋七衮郡人士繪百壽圖祝公明年

丙申冢子冢婦相繼物故公不忉卜商之痛鬱鬱成
疾延至戊戌五月竟不起去公生嘉靖五年丙戌得
年七十有三嗟乎士平居後口而談莫不自謂挾管
葛之畧挾曾史之行乃進多循循容容至不能效尺
寸退即赫赫巍巍用宮室妻妾誇耀鄉里求如窮之
得我其人者且萬不能獲一談何容易乎公歷官所
至有聲遼左十年左提右挈殲虜幾盡既非鹿鹿無
奇者埒退而居鄉恬漠寬厚睦族周急里人德之至
比于晏平仲范希文且讌絶聲伎室鮮姬姜又足以
媿搢紳輩之荒淫無度不自知其不可者矣公有丈

夫子四已夭其三沉沉天道似不可究詰然潔與諸
孫各蘭茁玉芽昂昂露頭角異日保世亢宗大公門
者方未已孰謂無天道哉因付茂才君表之墓

明誥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故慶府右長史廣
平棘亭王公暨配都夫人趙夫人合葬行狀

余郡去廣平僅六十里而遥而故慶府右長史棘亭
王翁之里去余里更近余自燥髮時業聞鄉父老道
翁之廉既配趙毋能以勤儉佐翁之廉未嘗不心嚮
往之既長而與翁子次公大司馬同舉丙子順天鄉
試是時翁先已即世十五載矣獨趙夫人在堂既大

司馬丁丑連第累勞至今官翁累贈資政大夫兵部
尚書毋累封大夫人封又三載而大夫人以疾終里
中大司馬聞訃之夕拊擗欲絶者數四已哀毀稍定
則從苫次中向余絮涕言曰先慈自先嚴見背後毋
子相依者近五十載不意其一朝而吾毋亡又不意
吾毋之亡而孤生不及侍藥餌没不及視含歛也不
孝之罪終天靡解葢先嚴没二十餘年孤任棘垣時
始脩缺事乞隧道之銘與墓道之表於余馮雨入宗
伯唯今先慈之變將徼
主上寵靈啓先嚴窆而合葬焉且非藉如椽大筆不

能爲先慈與先嚴不朽柰孤昏憒中毋能爲先慈先
嚴狀柰何君儻有意乎敢固以請余不文安能代公
狀然生同里且辱年家子又安忍不代公狀翁諱允
武字德毅號棘亭先世本山右人有諱貴者始徙居
廣平之李白營貴生柔柔生玘玘生友皆累世種德
友生臣卽翁父爲諸生文譽藉甚竟以數奇鬱鬱而
卒娶於張舉二子翁其次也翁生而惠敏能讀父書
爲文多經奇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毋試輒冠諸生且
言動起居一禀於檢柙諸生人人爲心折曰吾輩非
獨文學遜棘亭翁卽棘亭翁之行誼亦吾輩祭酒也

額數試數不利晩乃用明經帖義擧入大學翁咲語
人曰咄咄王生乃以白蠲終乎宋人稱明經爲白蠲
故翁云云嘉靖庚戌翁謁選銓部是時大宰爲夏公
邦謨閱翁試文奇之曰千佛名燈中柰何失此人特
除南康督儲通判南康於江右最號瘠薄先是督儲
者不能無所染指以故賦逋至七八年翁曰此易見
耳我不受人餌人逋我租敢乎哉苞苴請託一切謝
絶有犯者輒繩以法苐條列新故緩急期而遣之及
期竟無敢逋葢不踰年而賦畢輸部使者爲上翁功
次最蒙

璽書褒奬會東南倭警起　詔調粤西狼兵往勦狼
兵故獷悍難馴又以急徵所過卽抄掠賞犒稍不如
意輒大噪行次南康人人震恐意謂必罹其荼毒也
翁時政攝郡符乃先諭百姓曰無恐兵狼兵也固耳
帥亦豈其狼帥乎因移檄讓帥謂
朝廷徵爾兵勦倭豈其教爾兵自爲倭請與公約賞
犒弗時罪在我賞犒時矣而爾兵不戢罪在爾余卽
弗類決不忍聽爾兵之魚肉吾民嘿無一言也帥業
聞翁名見翁檄戒勑其下曰此翁淸硬爾輩謹避之
而翁先已預戒屬邑爲治具比至犒㢘饒且均竟南

康境無敢譁者撫按監司廉翁狀亟馳檄褒奬之檄中有不獨優於守官且長於濟變等語郡濱湖多盜先是有哨船逰徼歲久壞守備私其直不爲葺撫臺未與知也徵舟於郡翁持不與撫臺怒爲停翁月俸翁徐條其狀上之撫臺忸怩曰令我媿見王倅因推翁治行爲諸郡第一饒萬年令以浚削機兵月糧爲機兵所訟讞者受令囑右令重繩諸訟者衆兵怒遂歃血稱亂郡城内外爲戒嚴者數日時直指五台徐公方行部倉卒未知爲計而翁適以查盤至徐公喜曰王倅必能了此即面委翁往按其事衆兵聞之亦輙相語王青天來吾輩不寃矣向讞右令者亟請翁請如原擬翁正言沮之曰下固不宜犯上即上亦寧可陵下哉重繩一二戎首亦竟論令某如法郡城内外始解嚴徐公益奇翁因委翁署萬年翁至剗除前令弊政更爲約束省一切煩費米鹽瑣屑悉取給於南康之薪俸壯兵其訟其隊長所株連甚衆公廉其寃爲爭之御史竟反其成獄萬年民爲歌頌之署僅六月以考績赴京諸父老相與泣送石頭街因寄肖翁像尸祝焉詳見金翰編去思碑中入部太宰吳公鵬嘗開府江右雅知公考翁强幹不挫練達有爲因

踰閏以最考遣郡未數月兩臺檄管景德鎮陶事鎮水土雖宜陶然工費苦不足陶用故主窯者直多不能半給而豪黠者又多窟穴其間造濫巧賂遺權貴人窯戶苦甚翁任勞任怨槩從禁絶歲省工費數千百緍窯戶稍得蘇息焉鎮隸浮梁一日尉某以捕盜至鎮弗戢其隸人隸人乘機搜索至鐲釧在婦人臂腕者亦强掠去鎮民不勝忿遂大譟圍尉館尉踰垣避燒造署中鎮民猶求尉不已尉大窘幸翁自饒回鎮爲慰諭鎮民民皆鳥獸散去尉泣拜曰翁活我翁活我庚申陞兩淮鹽鹺司副使淮當南北都會號陸海而鹺司又利藪或勸翁稍實槖中爲子孫計翁曰吾孀婦也垂老乃塗粉澤作倚門態粧乎勸者慚而退揚皂戶有監生其家甚豪富被訪逮獄監生有二子長某唉次揖黠而狠監生獄病委頓召揖屬後事次日監生死揖矯父遺命恐長子唉破家因勒死而掇其産長子婦薛訟於官前後讞者受揖金錢無算反坐薛薛因訣於當道請批鹺司王青天問理翁讞得殺兄狀竟論揖如法揚民稱快焉會都御史某奉璽書覈鹽政其分宜相私人也所至以賄聞商賈某醵金數萬將行賂翁廉知之怒曰諸商賂即王某賂

寧有賄權貴王其者乎即置黄其於法郗御史至見翁一無所遺遂大望翁及翁遷慶府右長史猶嗛翁未巳嗛所厚善御史某劾翁老疾落翁職翁時纔五十有七湏行謁軍門劉公景韶公見之惻然曰清白如君而以投劾去乎如公道何然造化從來不負清白吏聞君有子能讀父書是造化所以報君也君其勿用介介乎即大司馬翁歸而居不益廈田無加畝布袍蔬食除課子明農外都無所與明年壬戌七月以疾卒距其生弘治甲子得年五十有九初娶郗氏同邑都公郛女以大司馬前後兩遇

覃恩初贈宜人繼贈夫人有婦德嘉靖壬寅從翁遊大學卒於京邸繼娶趙氏以大司馬貴累封太夫人丘縣鄉耆趙公奇女以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歸翁於時翁方肄業太學家徒壁立無擔石之儲太夫人躬操井臼而姑張夫人性嚴重太夫人委曲承懽張夫人頻爲解顔既得南康除目是時大司馬尚少太夫人携之官翁終歲止服布素而太夫人日紡績不輟以給翁翁歸以廉故家大窘及沒而家益落寔太夫人毎不時戒勉大司馬曰吾聞廉吏之後必昌兒父廉吏也昌爾父是兒之責也毋浸游歲月負汝父地下既大司馬第進士筮仕大行即述翁水蘗之操相勸勉曰我婦人也不與知他事惟知貪酷二字爲居官第一戒且顯親揚名政不在官顧立身何如耳大司馬長跽受教而又時率甯夫人料理女紅中饋且曰爾夫婦貴顯比我初爲爾家婦時誠懋然勤儉稍衰則子孫効尤驕奢淫佚非所以保家也甯夫人亦佩服惟謹大司馬嘗曰先慈非但勤紡績即場圃亦目料理其於余與亡荊非但毋之親實父之嚴也大司馬任督撫迄後協戎政去家僅千里毎歲迎養至二十八年庚子冬太夫人忽中風手足不仁大司馬

屢疏請歸省不得　俞旨迎至京覺較往歲有異復疏請假送歸又不得　旨因於五月内遣次子照磨三聘君扶掖板輿歸廣平至十一月忽病下不數日告終蓋二十六日也距其生嘉靖某年月日得年七十有八子二長對揚郗夫人出娶胡氏次某即大司馬趙夫人出娶甯氏女一亦趙夫人出適肥鄉武生龐熈敬孫男四三省三樂對揚出三槐三聘大司馬出三省大名訓三樂庠生三槐選貢昌樂令三聘官生戸部照磨孫女二一適邑人楊三省一適肥鄉李寧儉曾孫男某某子姓森森蓋天所以酬翁姚遠矣

太宗伯交河余公誌稱翁廉而有為北海馮公表稱
翁廉而才異夫世之敝車羸馬斤斤自將者拄史馬
公先為翁狀又稱翁天性孝友善事張夫人兄其將
軍重辟翁哀號力訴卒得解其居官常祿之外分毫
無私如屬縣脩理與萬年油燭銀悉貯公帑須上司
檄強之始受非節令及宴客絕不御酒肉惟蔬菜脫
粟是給宦邸有園翁為蓺禾綿其中歲時衣服無問
主僕悉出太夫人紡績毋出導從尤極敝陋不治故
郡人一見前騶卽知為翁翁雖清肅自矢顧其中博
大長者事有干人命或前程務委曲周全必法不假

始從重議至遇大事與關民間利病則毅然以身爭
之卽忤上官蒙詬讓不為動歸田來茅屋數椽薄田
數畝無異為諸生時沒之日篋不能名一錢尺帛眞
可謂實錄余謂翁於鄉稱樸茂君子於官稱廉能吏
業用鄉評宦蹟入祀鄉賢名宦而邑令江夏陳公又
採翁行事大者入邑乘中翁自可不朽乃太夫人以
勤儉佐公克昌厥後有子都則必有桓少君有梁伯
鸞則必有孟德耀是夫是婦豈偶哉豈偶哉

北畿會館就日堂碑記

文皇帝定鼎北平畿內之履東至海西至太行南至
河北至居庸州則幽并冀國則燕趙魏星則尾箕昴
畢室壁參皆去天尺五之地先是丁酉戊戌間畿內
諸搢紳先生聚族謀曰各省直宦於朝者靡不置有
會館以備休沐讌饗豈以輦轂日月之鄉枌榆金蘭
之雅而緊獨無於是醵金若干兩衛柳中貴宅一所
為館館在宣武街西堂若干間廊若干間高敞譽寍
且山石峭嶨松檜蒼蔚諸凡送往勞來主觴賓酬靡
不於斯成禮近十年許矣而堂名與記迄今缺然於
是諸搢紳先生復聚族謀之余余謂館坐兌向震政
楚辭所云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者堂宜取

就日為名且日君象也君有盛德則臣下仰之歸之
故史臣稱堯之德曰就之如日
主上福德綿延若日未午吾輩幸生其時數年來東
南一尉西北一候又鮮風起塵飛之驚終日靡大官
俸紆青拖紫揚揚長安市微
主上之寵靈渥矣微就日宜無以名此堂諸搢紳先
生咸曰唯唯因復請余發就日之義余聞之日者實
也從囗從一太陽之精也或名陽烏或名大明或名
朱明皆語其高朗臨照之義是以君取象焉日大光
則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君大光則海內熙洽王臣俱

美然日不能自爲光而責在羲和之御后亦不能自爲光而責在輔翼之臣試問諸君子豈謂印纍纍綬若若登降周旋之爲就日也乎抑豈謂酒如澠肉如坻徵逐歌呼之爲就日也乎夫就日而僅止此則第被其餘暄竊其遺照已耳殊不其然蓋就日者固將不媿此日者也不媿此日者固將赤衷白意致此日於五色重暉照四極行九州而終古常新者也傳曰食時爲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曾一官可媿此日乎又曰朝而考職晝而講政夕而序業曾一刻可媿此日乎畿內先達如岳文肅石文端之剛毅也而當幄

如王忠肅雒莊敏之方正也而當銓如馬滄州張安平之深沉也而當樞如宋文恪傅文毅之端雅也而當詞林如王竑遠王襄敏之材幹也而當戡定如曹文忠楊忠愍之忼慨也而死虜死諫如朱沙河張通州之清正也而稱名中丞稱名御史皆運捧日之心標揭日之行殫揮日之力畢浴日之勛必如是而後能不媿日而後能就日

上雖神聖時雖承平而天意人心瑕釁萌矣挽而迴之惟今日波而靡之唯今日諸君子誠有意乎就日請以諸先達爲尸祝而憂盛危　明杜漸防微覃謁無餘乃可出賀勝而擢之允明古歌曲曰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諸君子幸努力毋第聽其歲晚時斜而猶嘖嘖侈就日之名也是役也必京兆聚所喬公寔任其勞而余與諸搢紳因樂厥成云

滑縣重脩畫舫齋記

畫舫齋蓋宋歐陽文忠公官滑時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齋制一倣於舟而舫又宴嬉之舟故取以名公嘗自爲記見集中去今且五百餘年齋已幻爲烏有好事者每至滑訪其所爲廣一深七穴上摳旁者了不可得輒彷徨久之蓋陵谷之變屢矣先

是令滑者亦雅有意獨邑於魏號巖城戶口租課與鉅鹿廣武兩郡埒政繁訟滋鞅掌睞月時作牛馬風塵不暇也辛丑項子王公信卿用黃池治行高等調最茲邑信卿風流文藻居恒慕說文忠公之爲人而以茲齋又名賢勝跡顧聽其荒沒湮滅不一表章令標千古乎將後來者地主之謂何蓋又踰歲治行就緒訟簡盜息士民安之式歌且舞信卿曰衆可用矣乃即學東南隅均二百武鬻地若干畝築齋其中顏以舊名齋之北又築一秋聲樓亦以文忠公集中有秋聲賦故名既落成不時拉境內賢士大夫與二三

廣文或藉甚諸文學盤桓觴詠意甚自得且曰此邑於十一城中頗稱冠冕何事哉文章起家者寂寥如晨星耶堪輿家多言巽峰不振以故落拓乃耳是役也成滑人士斌斌嚮風盧文成王文康自此踵接肩摩矣余往令黄池業有左驗諸君幸湏之蓋黄池自壬午後二十年亡舉於鄉者信卿稍一藻棁庚子即舉一人故信卿以此自信於是人士益德信卿聚族而謀豎石頌信卿功走某生都下介紹主客郎祁君伯裕問記於余余謂近時州縣之吏所旦晚拮据者刀筆筐篋簿書期會爲能止耳絶不解禮義科指令

民移風易俗回心向道之術至於名賢勝跡反詬謂人與骨朽已久矣我于何與而動民耗財以填無益之發蓋局文牽俗難與度外行事類此信卿獨于俗吏所詬不肯爲者鋭精畢力爲之不惜勞費片瓦尺木悉出俸鍰之餘俾文忠公五六百年遺跡不至落寞荒凉爲好事者所咲而且藉先覺以膺來喆緣勝跡而開人文此其功德姚遠寧與俗吏局文牽俗僅僅稱治辦同乎哉余既草記將藉手主客君以報信卿繼又檢文忠公年譜公凡兩入滑一爲康定元年庚辰自襄城赴滑僅三月召充館閣轉太子中允一爲慶曆二年壬午以應詔陳弊事判滑僅五月明年召轉太常丞知諫院書舫齋記蓋壬午判滑時蔡君時公陽秋纔三十餘與信卿之年合又記中稱最有謨善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題於楹噫公書最有聲不自書而乞之君謨信卿於文章亦最有聲不自記而余爲之記事雖偶同然余獨私疑信卿豈其文忠後身乎敢介詔主客君以問信卿知信卿必啥然失咲不止也信卿名某戊戌進士工始某年月日訖其年月日

程君房墨贊

黟歙之造紋犀堅玉千秋未泯君房繼躅靳髓刳心隃糜嗜酷碧松精含金壺光矚倏化道士臨池蹐跼何物千金一丸莫購我欲注易思澀如束願得二螺以解桎梏

繁露園集卷之十五 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六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祭文一

祭鳳洲先生

古來文士各自殊古先生兼之上下千古古來詩人
各自成家先生集之出入百家
敬皇帝時汝南北地手闢草昧先生接踵一埽秕糠
師心自肆
肅皇帝時歷城與化力脩謨雅先生比肩大洩秘藏

牛耳獨把他人之才旁瀾名泉眼界易窮先生如海
蒼茫千惟江河成空諸家之作秀峰峻嶺應接易周
先生若似芙蓉萬仞雲霧倒流雄文代興奇節或否
何哉先生左揚右沈義薄千古麗藻世逢顯位或挫
何哉先生跨吳越徐榮登入座不聞曹劉術妙佺僑
獨有先生課空覈玄灑灑千霄不聞莊左嗣響遐囧
獨有先生孕龍毓鳳翩翩當阼先生生前飛揚跋扈
俛首趨風先生歿後小巫下乘偏伯自雄嗟嗟西北
雲浮東南天折疇起九原為世模軌嗟嗟虎丘可夷
震澤可涸弇州之名終古弗削我輩門牆寧至阿好
千里陳詞聊用褭告

祭陳玉壘老師

盈乃基虧缺或兆全虛盈消息天行則然於惟
朝家二百餘禩名世代興相種未易于何霏靈峨眉
天姥眷茲德門世篤黼藻緬昔
肅穆帝賚股肱于時大翁釣軸以登魚水絲綸今在
人口我師繼之西極北斗早窺木天養望勝譽晚抽
金續遂同中書九重倚柱四海瞻霖寄勿荃宰時藉
調斟三載績最寵錫紛沒胡天不憖竟爾長客嗟嗟
殷惟伊氏世弼阿衡漢惟韋氏再持國平兩許競唐

雙韓美宋以及于
明橋梓繼統人不數代代不數家寥寥千秋僅此世
娉獨時多艱如塵方歘人之云亡孰是滌祓其幸厚
門牆夙荷甄陶一聞凶息寧仍痛號匪哭我私寔惜
大廈敬遣不力夙流獨瀉

祭馮大宗伯

青海雲門名世淵藪梁國唐霖沂公宋斗既我
朝家靈秤秋口大小馮君纍纍印綬公更間氣鳥中
希有中葳磊落雲夢八九當
上丙丁宿霖賢豪公時弱冠摩天昴霄文高試館日

塼夕膏緑經丹史靡取餔糟三五同心左携右招粉黼絲綸雅志　本朝芳名茂實蜚滿寰宇海內望之千兵旗鼓典試佐銓士踊吏舞録文啓事家快未覩繼司秩宗春規秋矩衹緑纫海良工心苦兼之時政頻著于胷元良朝建二豎夕訌床榻懊惱經歲彌留秦越淳于刀圭罔功憶昔妖星紛紛雨下占在大臣舉朝驚訝雲中廣武相繼長夜洊及高安天譴庶謝餘公一人以支大廈胡未悔禍竟不稍假嗟嗟公之智圓公之行方公之年壯公之慮長可爲砥石亦可曲江可爲廬陵亦可安陽補天女媧救時長桑再殊

遺草語語膏肓洛陽傳寫淚迸黃腸慈毋號兆纫子徙倚門生魂斷搢紳心死百身可贖九原莫起文章盈箱不朽僅此窮天之英絶世之識半塗而往終古何適某等鹿鹿舊荷陶鑄藉手指南庶無愆步方竢大拜作　帝八柱天不祚國翩翩飛素不腆椒糈以告虔誠寧哭于私寔爲蒼生

祭穆少春

大河以北全魏承馬水不勝土梨棗柹栗衣食遠近無當粉黼長孺器之肩摩踵接標柱曠字何知大業譬如希有非姍而侮蒼帝之字佺期之詩東晳之補雅道麗藻杳矣悠哉誰闢玄圃以洎朝家文皺威寧亦有撰吐顧時草昧左右奔走人文仍杜盧摘孟思鼂瑮申旝指屈可數然猶偏伯夜郎自雄未掞盟主於惟我公纫名宛庶握珩抱瑀浮沉閒署侃侃正氣世莫與伍時大司馬給事抗疏氣怒如虎權璫秉瑕天子改色廷榜血縷公也感激齒裂目張訟詈奴豎司馬復甦公曰幸矣吾可解組杜伯救亡田晝責善遠未或愈繼起銓曹餙叟清通吏舞以鼓一不得意拂衣長往李吾千古漆園之濵梁臺攤書亦足仰頫

何必紅塵三孤絲綸九塞刀斧下筆未休文出邯鄲賦雜鸚鵡寥寥中原步驟王李咸七續五余生也晚竊志此物不脫稚眘感公高誼時時赫蹏相要肺腑深慙平生踈懶成癖毋冀星聚春谷秋英三五良宵咲談風雨余今一第公巳九原神留形腐三王溘然公獨何心人世栩栩麟鳳歸穴虵龍嗟年門生哭撫天未喪文儻在後死敢不力努

祭魏懋權考功

懋權居約與李于田趙子充王道午席正甫暨余二三兄弟相往復而我輩生懋權死懋權箴砭與未靳

水頒無錫趙高邑劉漳浦相倡和而漳浦死懋權又繼漳浦死當江陵在時薰天翳日懋權爲小官時時犯其鋒而不能死吾懋權及江陵敗後風恬波靜懋權居吏部赫然稱貴重將大有所建樹而迺死吾懋權懋權之文直步昌黎接眉山厭薄乎今之拾漢晉之糟魄者而不及竟文之才以死懋權之詩直窺彭澤闖襄陽芻狗乎今之談六朝而襲三唐者而不及竟詩之才以死嗟嗟懋權比之文考子安則有餘比之李嶠張說則不足比之昌穀子相則太加比之獻吉于鱗則太減不諗誰令之生誰令之死誰令之享四十二年之名誰令之齎萬古千秋之業豈彈尨黑子地鍾一懋權而不終耶雖然有太公如仙有兄如虎有弟如玉有諸子如麟鳳有余二三兄弟如方春之卉種種色色無已時則所以慰旣喪之魂而緒未成之業者尚有待也懋權素稱達者死而有知將無聽然來臨而曰此非淺之乎知夫子也耶

祭韓見雲駕部

東明古漆園東昏地成化後始割澶淵蒲陽諸鄉建今邑固吾郡蕞爾地也自嘉靖末年石司馬鳳舉于前穆考功踵接于後趙叅知劉大理盧襄陽李右轄崔李兩柱下相繼代興而公更以落穆長者叅錯其中衣冠文物遂掞十一城乃不十餘年間喪我叅知已殞我考功已又獄死我大司馬公由少府進車駕郎方浸浸嚮用胡天未悔禍波及于公一病十日不出竟死長安市與考功叅知大司馬溘然同爲千古人然叅知考功俱有子大司馬有子卽在萬里外猶不至忽皋陶之祀餒若敖之鬼公先有子病死後竟舉子不育白雲長往青騾難憑堂餘張邵之舟空待巨卿滕鮮趙盾之孤誰爲杵臼中郎有女伯道無兒自昔共嘆嘗爲不平詎期今日乃見之公諸凡宦遊長安者聞公之卒罔不招魂哀逝揮涕嗚䘮而况某等藉附枌榆臭同蘭茝覩黃腸之永湊念玄夜之綿新拜𢽥殊之慈顏撫踰髫之羸息素帷絕藐爾于外堂紅顏泣薄命於內室蓋不知幾廻斷腸幾廻酸鼻矣第人鬼異路無香返魂無術肉骨與公傾瀉一番獨醵金合奠憑龜兹一哭而以生平區區之情𦘕見乎辭死者而有知知不以後死者言爲弗然矣

祭張貢川刺史

哭君少年雲勒霞控三試三超羣雛孤鳳哭君先輩帷下雪鋪五上五抑滄海遺珠哭君遊宦隆慮神君

汴倅任刺竝著能勤哭君歸田貴鄉盟主洛社香山
獨張旗鼓此其澇者君齒與我譬猶孔禰廿年相左
君絕形骸我猶臭味結社登壇努力競氣婚媾之求
寔緣夙藉姪息君婦君遜寻姻自斯日往風期益親
或曰王貢或曰朱陳君官我家我仕君巳周急念故
了無彼此每有良朋庶善始終我將釋組君亦懸疃
兩河之野共此逍遥今歳天中寄君豐貂君且調我
秋扇晴簑數月以後一字未過此心怔怔微疑有異
使者秋來果爾長棄六十而化甲子繞周奪我執友
竟不甦留想君靈心想君辨口想君昂藏想君擔負

生存華屋零落山河愛子蹁躚寵姬婆娑終古窮劫
永無還日素帳白楊風流頓畢君夙知我輙忘余醜
痳榻懊惱浼余不朽余腕有鬼寧副君懷余胸有心
寧忍君乖卒業來狀涕淚縱横誓竭才力以了生平
宿草之哭仍須異時情長辭短恨恨何其

祭肥城令卞九芝

傷哉九芝不死于裘馬翩翩風流賞命之時而死于
鞅塵鹿鹿鞠瘁入計之時不死于脩柳邗濤煙花濃
郁之地而死于軒臺燕市秖桓蕭瑟之地青輿而至
素旐而歸一日闔棺萬事都捐傷哉九芝誰更企維

揚之俊人誰更鶩磩之異政誰更領批風抹月之
襟懷誰更賞揮麈披氅之掩映生存華屋零落荒原
澄河望日朝露促年寵婦驕子生離死訣有胸無心
且然痛絕況其等同事東土右携左提夘庶阜魯曾
幾何時遂分人鬼望此龜茲腸斷聲侵憑棺賦些聊
當驢鳴生友死友終媿巨卿

祭王益吾年兄及
敕表烈婦畢年嫂

自昔慧業文人不盡駐顏長世翛然扶漢而來亦或
翛然乘箕而往自昔明德淑女不盡齊眉偕老儵然

曳霞而至亦或儵然完節而歸然兩者恒不相值故
文考子安不必兼蘭性霜操之偶饒姬陜婦不必述
錦心繡腸之英蓋一則黼藻皇猷一則維持世運一
則洩山岳之靈脉一則鍾扶輿之正氣卽造化亦若
默有所妒令之不相值而相左者嗟嗟詎謂歷歷萬
古而得之一日茫茫四海而得之新城一塊土也惟
兄有敉叔長卿之才以館試第一人入而稱太史惟
嫂有少君德耀之行以尚書之後息來而稱太史妻
蓋皆陽秋二十餘幾耳豈非自古所稱慧業文人明
德淑女者哉而一厤青藜一厤紅顏一望白玉之召

如歸一赴黃泉之約如飴至于外方屬纊内已絶脰此初盖棺彼纔瞑目奇節四溢于長安芳聲上徹于閶闔暨楔表閭海内豔談而説者猶屑屑焉惜懿人之弗淑傷高門之不幸而不知沉沉天道政以節義禅文章以缺陷補全感以比翼連理之佳事昌七貴五公之華宗也予不倿曽識兄于少年又與兄同對公車聞兄與年嫂之訃即欲撫棺痛哭而俗吏匏繫經年未便故特遣力致不文之詞兄侑文餘暇其能翩翩然挾畢嫂來爲弟聽然一解頤不

祭蒲年伯毋暨蒲年兄

嗟嗟毋之節不以殉死而以殉生兄之孝不以生孝而以死孝節如毋而有兄爲之子稍足償敬姜之勞孝如兄而更無有爲兄子者不免餒若敖之鬼沉沉天道似可憑又似不可憑者雖然地下之冥漠何必不如世上之紛拏魂魄之相依何必不如形影之相弔標樹之種種不朽何必不如尋常之陸陸無聞尚饗

繁露園集卷之十六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七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祭文二

祭封大中丞魏年伯

惟翁皇覽之辰寔當正德丁卯按歷書丁之言壯也卯之言茂也丁又爲彊梧卯又爲單閼皆休鬯康彊之義且是歳去

敬皇帝登假時纔踰一禩恬愉在宥之理方醠涌未艾翁旣全受天地之融昌又政值

國家之休明以故生而淳龎博大内甚暘秋外甚渾噩才甚綽裕德甚純懿士稱名士而不必登儁吏稱廉吏而不必逼顯積善之慶不自掩遏造化亦不爲之限制晩而三鳳翩翩後先用文學起家稱一時名臣即仲子考功季子比部無祿即世未竟厥施而伯子中丞公且緣文章節氣塡綴三晉爲河山表裏造如天之福翁歳躋大耋秩封如伯子曽一板輿入晉卯安中丞公之養海内鸞龍之彦操觚而祝羡者若干人里中香洛之老秀髪而稱觴者若干年庭前蘭玉之英塗鵶而承歡者若干輩爾大彌謙彌高彌劭

徙履彊飯浸浸期頋大中丞歸而經歲將作萊子班
斕之舞娱顏膝下今歲徂暑之月翁忽乘雲長往矣
嗟嗟以翁之名實具茂齒德兼尊福祿紛襲子孫昌
熾葢寔天地之間氣

國家之上瑞而區區趙魏間陽平一郡樂昌一邑中
丞一家所不得而私之者然翁沒而天地之運似覺
漸澆

國家之治似覺漸否豈喆人大老生既不偶須乘盛
而來死亦不偶須乘衰而往耶其等握齪皆世所云
蹐跼龍楓柳質者獨幸與中丞公同擧于鄉居嘗仰

翁松栢之姿龜鶴之算驚謂大羅之仙故聞翁之沒
糊不仍侘傺而直述其關于天地淳漓之氣

國家盛衰之理以告吾哀翁而有靈其亦聽然知其等
非阿所私矣

祭封大中丞魏年伯

頡臺之𡍐繁水出焉靈芬勃窣特篤高賢憶昔
武廟丁卯記年協氣未歆翁寔翩翩弱不好弄古訓
是力行乎曾史文追𥳑軾非次入廷英豪傾識
帝留有餘朱衣偶抑謁選主爵休徵見委始鎮少陽
武斷切齒㶚移朱圉疲瘵色起俗吏握齪噂猶泥滓

九載竭來索空若水有子爲龍泥蟠天飛三試三第
民譽共歸翁獨偃僂似不勝衣里閈誦義冠帶式靡
年高德邵望猶彥方
王三錫命茁芽滿堂香山洛社詩酒相羊加餐健步
髮秀神颺意庶不死閱世清淺八千春秋以勸爲善
望期踰耄賓客忽遺應悔生前嘯遠杖遲嗟乎身歷
五朝羨晉百齡金章在篋玉樹在庭存未堇堇歿不
寘寘榮生哀死卹典駢輧即此九原儘可瞑目我輩
區區何事私哭國喪元老里失大廈枌榆無分香山
誰社聊致椒糈因風遥瀉翁神不朽霏霏來下

祭趙封君

岱宗東指海若西包秀色靈氣會于齊郊雲門之旁
篤有畸人上應虛危爲世名臣當宋惟王入明則馬
黻藻絲綸並標大雅寥寥百五疇其似之獨見封翁
樹德務滋起家無害爲鄭爲平一官似水萬禩力營
風角主客無媿輅璞兼採術家往還駁榷因獲菟丘
用妥先骨左右沂公鬱蔥勃窣彌好行德亦步羊求
里閈喁喁誦義弗休仁心佳氣揭日干霄篤育太史
追電逐飈太史之生定當半千幼服庭訓長傾芳荃
繼王馬蹤添岱濵色片玉一枝與時皐稷蒔禾而食

種木而材翁聞掀髯吾顏庶開咲謂太史可쨱温飽努力前脩寧蘭勿鮑若給黎閣我狎香山各自爲政以待大還是時眉宇儼然始童長年住世錫彝喬松胡厭紅塵竟乘黃鵠倏爾逝歸返魂金粟洞井泉咽焦原草枯廣固雲黯瑯琊紫孤百身總存疇贖九原計聞太史心折聲吞黃腸永隔白晝長冥千呼萬叩終古弗惺某等區區夙令東土慕翁高誼不啻瑾瑀詎意一朝失我祭酒佗傺房星卽欲東首獨慙匏繫素車尚稽敬遣一介以附炙雞指窮火傳何知其盡翁應有靈聽然委順

祭梅太翁

憶洼水之神駿兮瞬息焉其周萬里鶱騫而來自冊穴兮望阿閣以倚徙夫微獨馬有駿而鳥有鳳兮造化于人亦爾耳彼道高如太丘兮有元方與季方若允明之麗藻兮軾與轍彬蔚其相望自昔固莫不然兮迄于今而琅琅彼諸孫之競爽兮豈忠烈之遺芳維太倉之恢奇兮當其後而有二王孰躅模之堪儷兮近在乎方城漢水之間緊龜峰與虎泉兮紛岝崿其潺湲靈氣霏霏其不自抑遏兮猝而集之乎德門伊太翁之幻起兮嘗太樸之方屯紉九畹而息三芝兮頻韜韈而破樊本仁心以爲質兮閈干謫[illegible]原學天道之親善兮剖符而生二珠伯仲殿[illegible]澤兮一日而名溢乎寰區惟伯氏之慷慨兮當圓[illegible]而獨驅披戎服以先登兮破淮蔡如拉朽枯威震乎賀蘭與紅花兮輒上千乎

帝眷羌雲中上谷之藉福星兮屈驕厲于不戰恩煌煌其紛襲兮翁于于其安之方鶴髮而童顏兮指百歲以爲期胡溘然而流亡兮應悔夫嚅遠而杖遲媿余生之寡昧兮辱伯氏之臭味總浮沉與遲疾兮閱廿載猶一氣感大翁之長往兮竊不伋其歔欷遥陳

詞以告哀兮聊比于賈人之納費衣倘翁靈之未亡兮庶聽言以自快慰

祭顏封君

擂鼓之山白浪出焉爰有眞士履澹食玄不蘭而芬匪浴斯新繩師古武絕康成壓譬如神窟麟郊鳳窠輙發異人爲世觫翔教之義方八斗十七箱先覺特秀千里昂昂挺起海岱譽高玳瑁超對公車兆符夢帝念股肱茂宰是膺克勤其職最狀飛騰翁寔偕至觀厥吏事退食稱觴手姿穆睟外黃民庶如沃春澍衆同一詞祝以永住胡天鄙夷奪我師帥波及所自

竟至留彌丹河澤竭孤山靈剖淇水湯湯哭聲震邇
誰誓贖身誰熱返魂誰洞民瘼誰叩天閽乘莽耿烏
載壙垠旐悠悠何之長夜不曉肯歲之秋我慈歸休
終天餘恨風雨爲愁惟茂宰公弔我苦桐曾幾何時
亦罹鞠凶同病相憐轉切鳴咽聊脩芻束抒此纒綿

祭崔處士 文學瑛父

處士之先來自洹水扶杖荷擔于陽平里剪荆艾蒿
克開殊軌延及處士波羅佛子孝弟力田姱脩無似
混沌數極文明蔚起篤生廸喆翩翩國士何物能齊
灃蘅沅芷玉樹掌珠灑之色喜食魚觀彩七十餘紀

方期通顯榮名未已胡天不留一病耳耳非龍非虵
逢兕乃死孝子纒憂鄉人罷市我輩同心敢忘賦壘

祭許公子

嗟傷哉伯上死矣以伯上其才氣不亦風胡之湛水
斷陸剸卞刃歃鍔矣乎何事哉未試卽折以伯上其
手采不亦會稽之嶺岡巒嵐簇諸峰避秀矣乎何事
哉未久卽裂以伯上其閎覽博游縱横風生不亦星
宿之川漫衍天稷倒挂龍門百折必東矣乎何事哉
初發流竭以伯上其道文麗藻翩躚神王不亦渥洼
之種追逐奔電陵駕逸風萬里一息矣乎何事哉始
御卽蹶方不佞三人與伯上別各各自嘆以爲我輩
旨東西南北崎嶔不利之人一旦受知黄閣結盟白
日陪吾伊之末奉筆研之鄰庶萬一乎攀鴻翮而高
翔附驥尾以遐越胡儵轉爲南北之風塵卽伯上所
爲賦河梁歌陽關愴然傷神亦不過謂倏而一揚倏
而萬里倏而管鮑倏而燕越差足徘徊而侘傺寧詎
期爲人鬼之關津嗟傷哉玉成多壘蘭生不茸文考
齒短子安墓封鏡伉早逝昭明夙卤咄咄今日乃遘
其逢嗟傷哉師相韋傳玄成早夭師相稚圭忠彦先
凋番楊曲凋而人寂寥松樓花月而風蕭條嗟傷哉

造化如戲人命似蜉馬塵滾滾陸海悠悠豈其斅蒽
嶺之縹緲步漆園之洸洋糠粃世故也而一去兮千
秋抑亦挾文通之彩筆括長吉之玉管揮灑記室也
而九乾兮持牛嗟傷哉伯上有知其亦颷然風至乎
不如

祭陳太學

嗟乎高明之家鬼神所瞯清閒之福造物所靳君以
陽平望族又干
孝潔皇后爲從姪生長富貴鮮衣怒馬持粱刺肥内
饒如花之妾外多頤指之奚豪華馳騁如是者六十

餘年葢亦高明之家而清閒之福也而一病長逝滕
無藐爾之孩豈消息盈虛天行之數于彼有餘必于
此不足果爲鬼神所瞯而造物所靳哉然世非無富
貴之家而守錢藏珠一毛半菽不肯給人即有子孫
不一傳而流落蕩覆爲鄉里所快君好客樂施與人
交披肝折膽無城廓死之日搢紳大老哭之至有泣
下諸阿咸又斌斌多文學能亢宗而保世此其所得
亦已多矣孰與夫生不見德歿不見恩泯泯然枯柳
敗葉同銷沉之爲愈哉又聞之古有取精多而用物
弘者死而其遊魂靈氣定不渠散而爲有君好酒任

俠暗啞叱咤千人自廢者當不蕭然俱盡夜臺有神
或遇劉伯倫王無功與近代盧次楩諸名士把臂入
林浮白而大呼未可知也

祭王夢槐 名承烈東封參軍也

呼子畸人衆弗口唯胥子俗物子未耳弭裘馬王孫
游冶公子綦事琴心翩翩自喜歷術平生行居清濁
憶昔少年咲詬娓娓席廕矜憐不肯覓學聲伎邪俠
邪以度晦朔貌短心長肯饒志灰結客任俠翁伯見
推一喪所天家難遘罹覓子陽秋未離髕頹丁戊之
間天降訟伯繼以貪李望爲金窟沉獄嚴楚亡命自
脫雄心未降來佐　國策西討繞訖東封忽及介子
隙湯庚逢異世喑喑小侯奔竄失計駕禍於隣萬里
被縶緹騎如風榜掠爲雨寃血斗千無天堪吐囹圄
六載家蕪蕭索旅山旅入羣鬼朝莫獄久論定微見
天日待人舉火一禩僅溢花塢画譜不乏斗室我輩
兄弟頻過促膝庭永無恙共度甲乙何疾作祟萬事
忽畢嗟嗟子之遘訟吏怒如虎榜血淋漓而子弗苦
子之討賊士死如麻豺狼虓闞而子弗呀子之出使
風濤萬里鯨鯢山立而子猶嬉子之入逮閶闔九天
魍魎夜窺而子猶全塵息浪消夕月花朝苦竟甘至

福反禍招嗟嗟子之巧心子之黠口子之慧眼子之
妙手茫茫何之竟幻烏有寡妻癡兒誰爲托倚區區
麥舟寧敢愛費魂兮留燕襯也歸魏憑楷陳詞以代
戲欷子或不没起能聽未

祭仲父龍田翁

昔我王父杖鄉以前舉女丈夫者五膝下猶錯薪衍
之孩當是時不絕葢如綫耳至年七十而以正德庚
辰舉我考暨我仲父又三年而以嘉靖壬午舉我季
父男女兄弟凡八人不仍克聞之慶又十餘年乙未
而我王父纔即世内外鄉里之豪利其產易其幼弱

競相魚肉藉我考旣我仲父季父左撐右持幸不隕越貽我王父戮辱顚亡何而我王家姑不祿亡何而我季父不祿又亡何而我考不祿出閣之姑後先不祿而我仲父獨無恙及不肖亨稍展眉目稱先輩者幾年許稱進士爲
朝廷外吏者又幾年許而我仲父又獨無恙甲午之秋迎來陽丘之舍乙未之春送別陽平之野仲父強飯健步不減少年不肖亨心竊竊喜以爲生平不幸抱恨于我考獨幸謌款于我考之所同生如我考也詎期一別而我仲父嬰病病而輒不起生離之日卽

死別之期叔叔姪姪永無見邪仲父爲人磊落曠達嘗語子姪輩曰人言死可怖我殊不怖死此言在耳庶幾裴晉公所云生勞病死遇著卽行矣獨不肖亨貪升斗之祿戀戀弗忍割致生不及侍仲父之醫藥死不及共諸兄弟之苦塊于罪萬衍擢髮難數亨雖靦然人哉固禽獸也亨猶記爲童子時侍我考側我考一日語亨兄弟曰昨夕忽夢一神贈墨三笏一書四一書五一書壽亨是時不解其故以爲夢幻之事不足憑乃季父卒以四十我考卒以五十二仲父卒以七十八又奉恩例拜耆老官一一驗如左券死者有知仲父見我考我季父及諸姑或道此語定作地下一場酸辛傷哉言至此亨寧忍道仲父又寧忍聞邪雖然不肖亨所用痛我仲父者不第叔姪之情抑且有師生之雅仲父每有書至任絕無他語第曰願姪做好官傷哉人間世師之教誠弟子有踰是乎自今日往卽欲更聞此語其將能乎然日來時勢詭異不肖亨業已無心人世旦晩一轉卽俶裝歸里與同堂兄弟叙天倫之樂歲時伏臘不時炙雞絮酒澆我仲父之墓仲父其必聞之矣卽不聞而仲父之靈其必于于安之矣傷哉心折鼻酸情不能生文我仲父其尚憐我原我而右享我

祭宗姪席珍

余猶髣髴見吾席珍喑啞叱咤氣廢千人者而索之竟無有余猶髣髴見吾席珍悲歌慷慨目無萬古者而索之竟無有余猶髣髴見吾席珍浮白呼盧敲筵擊缶倏然而驩倏然而哭者而索之竟無有席珍少時超距騰驤昂昂焉可一日千里矣而學不符才席珍壯時六博蹴踘庶幾古任俠大豪之風矣而聲不中實晚節末路雄心衰瑟俠氣耗磨稍稍讀騷選之書習隋唐之業自謂一丘一壑可以終老矣而年不

酬志余生即稍晩乎然道義相規氣節相砥席珍余
老姪亦余老友余席珍少叔亦席珍少師余毎至鄉
必飲席珍家不飲席珍家即不驩席珍毋至郡余必
飲席珍酒不飲席珍酒即不驩詎知席珍竟不至郡
余竟不飲席珍酒余即至鄉即飲席珍家酒而竟不
見吾席珍也耶傷哉席珍明日窆矣業猶覩汝柩而
將并柩亦無覩矣余固剛腸睜目不等閒墮淚人也
然獨哭張仲友則痛則墮淚哭魏懋權則痛則墮淚
今哭吾席珍則痛則墮淚仲友淚以山林無人故懋
權淚以薦紳無人故席珍淚以宗黨無人故而于吾

席珍又若心摧肝折不自持者然席珍有子四人昴
藏稱丈夫足以奉香火有田數百畝足以供先人蒸
嘗有鄉人之思曁余之哀詞志碣足以垂不朽嗟嗟
鄉人之思不思未可知而余之哀詞志碣足以概席
珍矣席珍亦可以含咲於地下矣

繁露園集卷之十七終

繁露園集卷之十八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祭文三

祭王太夫人 荊石相公母　代

三江之澤九洞之峯太陰之秀婺女之手會於婁野
蓬蓬蓯蓯幻成王母聖善特鍾洛而蘭湯紉而芳芷
懋茲溫惠曰嬪君子君子孰誰愛翁之以案舉眉齊
仰于多祉冊穴渥水苞鳳毓驎伯嶽其骨仲玉爲神
桄榔靺鞨絕類離塵茁緣天賚爲國名臣或云兩蘇

不睹要妙或云二程未聞光耀協載機雲小工詞調
疇若伯仲嗣徽周召伯起天祿仲歷春郎文章氣節
爲世所望仲終學使伯立巖廊還士鄒魯致主虞唐
愛翁返眞毋仍未替健步加餐飄然人世洛日補天
永享
帝葬其如孝養四牡暫詰承顏幾何忽爾恩割增城
虛席化國望薩訃音朝奏
天子色奪輟
朝于祭恩賚緜觴余生稍晩竊髙下風徼寵仲子第
同署同尸祝長公不啻喬崧形遐心邇千古自躬猶

如草木余臭味也仲兮行孤余亦合寡伯兮道高余所心寫暨余起家寔公知雅余未報恩公不任德公當政府竟廢遺力公掉仙舟竟蒙謝織余受公憐公諒余臆紛紛世交眞如糠粃公困苦塊余阨哆俢遂我初衣寧言譽毀獨念區區未酬國士聞毋卤問驚不自禁敢荐蘋藻繼之哀音感念平生淚欲淫溫毋定不沒鑒此寸心

祭盛太老夫人

緊喆懿之自出兮當井鬼之分野孕肹浮之秀佳兮仍涇渭其濯灑鑒名族而降止兮匪蘭芷以芳雅配

窈窕于河洲兮孰淑女之可買曰來嬪于伯鸞兮羌一德以咸且符賓遇乎闈閤兮衆頌室之于于伊和德之速祥兮帝錫祉其孔殊夢長庚以入懷兮洵麟郊而鳳梧幼脩姱以拾瑶兮且澡雪而翫伊吾何夫君之不祿兮忽中道而見背獨喆懿之康強兮矯菌桂以紉佩念保孤之艱辛兮時涕洟以督誨竟致身于木天兮聲藉甚乎絶代入講幄以師帝兮出騰材品之醇類留赤白于皇鑒兮指可屈而咼爲譽詎革之追崇兮長紛襲而浸淫咄造化之不卒兮倏剖灾于斯今朝發履乎終南兮夕税駕乎崑崙之岑瞀如何而遊無有兮其若吾師乎之傷心旋素車與白馬兮涕從横其霑襟二華忽而減高兮黄河忽而損深海内無不酸楚兮矧吾輩之恧在門墻聞不諱之息耗兮寧自禁踧踖與房皇側身而盱衡于函關兮幾欲叩虎豹以問蒼蒼柰匏繫而塵羈兮阻脩乎天之一方遣不力而陳不文兮繼之乎牲犧與椒漿尚喆懿之不殁兮幸逍遥而相羊

祭王安人 陳兵憲滬海元配

雲間大良道風秀世寧惟内德亦藉淑儷憶昔竒齡女誠早礪來嬪名賢蘭湯濯綴牛衣勸學鹿車嗜澹

氷清玉映閨秀何慙少君德耀咸二登三羽翼仲舉驪珠特探東箭南金文熾標揭子丑續登爲世甩傑機雲鴈行協載結舌在所歷歷嚳高冰蘖左右寔德琳第非情兼之樂只恩建施平詠樛歌斯勿須鶬鶊閨闥肅穆殆庶小星魏博新命淑儷未偕莫雲春樹頻著于懷方期白首詎意中垂卤耗倉柏來漳之涯白苧城隕青龍澤竭玉鏡照塤鸞鈫耀奪繐帷空懸黛馬巳閟雪香魂銷銅臺苛遂贖身有意返魂無香哀逝泣岳鼓盆歌莊生離死訣倒極黄腸終古畢世疇解倀倀吾儕小人叨竊宇下聞卤張皇涕淚盈把

登堂弔慰莫挽大冶寒水乾飯朔風一瀉

祭王年伯毋

世之所謂節婦者我知之矣所天見背不能濡忍稍須或感激自奮一死豈不稱烈然而死事易成事難死則死耳祖宗一綫之脈子孫百年之祧竟無關盍則亦何貴于死乎古人以妻之事夫比臣之事君臣不貴死君難而貴保君後爲杵臼不如爲程嬰爲王蠋不如爲武侯爲龍逢不如爲伊尹周公婦亦宜然唯太孺人當文學公之生有少君德耀之風既文學公之没慕陶毋湛虞毋孫之誼遺孤藐爾誓不改節躬自撫養督教備至終始五十年竟成子爲名士賢師不媿如保如姆如潭此奚論埽娥眉嫁別人者見之當媿死即陌桑栢舟有靈亦當心折于太孺人矣

祭史太孺人

惟太孺人婦道之脩相封君爲梁伯鸞毋訓之嚴成心源兄爲陶士行雲中無不人人頌太孺人賢既心源兄出守獲鹿太孺人隨養無恙入郎司馬太孺人隨養無恙雲中又無不人人頌太孺人福乃去京未數日而恙作歸家纔一日而恙不起毋子臨岐之地即人鬼分路之關三牲歸養之際即九京永訣之時生離忽爾死別斐隔輙成千秋此亦咄咄怪事而心源兄所爲號天踊地皇皇若不欲生也然太孺人蒙恩渥矣享年永矣與其齎志客邸寧其瞑目正寢與其素車白馬馳驅五百里之遥寧其玄夜黄腸翩翩一堂之上枌榆無改魂魄有依生不負首丘之願死不含異域之悲即太孺人可自慰地下心源兄可勿痛苦次獨令余二三兄弟與心源兄骨肉相與而心源兄又入部日久通敏豁達爲余二三兄弟左提右携幸追罪戾乃今太孺人溘然逝矣心源兄匍匐奔喪歸矣不知誰更爲余二三兄弟左提右携令追罪戾耶區區不腆之奠匪第弔死抑以唁生匪第痛心源兄之免慈毋亦以傷二三兄弟之遠良朋也嗟嗟

祭石年伯母

大凡命世文章之豪間出循良之吏不獨其內德茂天授亓蓋亦本之陰隲厚督誨勤然後一出而恫心駴目爲世所欽羨仰嘆不可及惟老伯母有恒孟兩淑媛之風佐佑老伯爲鮑宣爲梁鴻又有曾陶兩賢母之德訓誘四如兄爲子車爲士行凡四如兄之在朝而以風雅鳴燕闕在郡而以治行擅海岱悉老伯母之以顏不稍須百年溘然長逝霞珮纔加而繐帷

忽懸綵衣方舞而黃腸繼遞令恒山若爲之色奪滹
沱若爲之氣寒東萊六七邑士民若爲之奔走皇皇
如喪者是皆造化之不可知而亨辱在年家子與四
如兄有莫逆之好文章道誼無弗臭味獨以居廬杜
門謝絶賓客既入京而始聞訃謹遣一介供不腆而
侑之詞唯老伯母之靈不死其或以亨爲知言而颷
然風至矣

祭王大夫人 霑化令之臣母

二華九曲不自掩遏時毓賢豪爲世鞅韝有開必先
肇基積濊毋惟德門世匹懷葛以迄今日大亢厥宗

伯鸞德耀千古再逢舉案相莊協氣春容仰千造物
異人寔鍾生而神奇爲鳳爲鵷八乂讓筆七步閣思
兼之義方映雪下帷文章暴起籍甚一時蚤薦鄉書
繼對公車出宰花縣底抱畢攄神君慈父歡滿比閭
迎侍渤海情色邁邁退食委蛇舉觴舞斑治成卓魯
旦暮溫綸駕言旋旆紫氣騰關踰耆望耄底永承顏
胡毋不留竟遘危厲訃音之來政當入計秦雲慘色
燕市泣總擗踊號跳恨不同逝其等弟兄寔同臭味
右挈左提庶追慣慣兩載報政巳見經緯儼爾弁歸
祇餘蔽芾嗟嗟瘁上誥係偶罹陽九言念存亡痛心
疾首死我碻磝憂我般陽祝阿將陵胥被中傷斯亦
奇矣各各相訝厄運未脫及我霑化尾全而歸僅如
晨星既悲喆毋又念良朋五內摧裂若不自禁捉筆
草誄涕淚淫淫

祭吳大夫人

往嘉隆季文星入吳延陵之野更擅大巫應德亭亭
仲常嶽嶽横海絶塵攬柄迭握當時門下文士如蔡
祭帷登座獨有麓翁麓翁特秀寔天生德寧伊生翁
喆配作則翁考伯鸞毋考德耀杜若蘭湯以資人照
敬鑑佐膏吾伊靡措克相夫君配古儒者一鳴濬京

屢蹶宗伯海内傾寃翁亦嘆惜毋曰毋爾力田逢年
劉蕡李廣從古則然何如祠仕以傳衣鉢翁因于于
羣縉悉劄屆首博士在蒲之陽講經課秇師道大昌
晉佐成均衆推安定忽中蛾眉官路蹭蹬郡倅何物
吾有青山挂冠神武返旆江灣毋同臭味相與鴻鶱
和允斷機以須後昆帝報德人名世蔚起文武憲邦
鷹揚麟趾賀者在門玉樹朶朶翁顧謂毋兒傚亦我
舉觴相賀了此平生翁忽騎鶴毋方含飴錫羨服寵
紛襲無涯踰八望九歲月方賒萬歲鄉君指屈可待
胡疾弗瘳長歸冥海黛馬摧芳女婺奪色總帳空懸

晉闈已路計聞于齊長公氣咽苦月酸風幾度嘔血
其等鹿鹿辱在同寮左唱右喁不啻管簫既悲異變
又戀良友白馬素車寧忍南首敬附古誼寒水乾飯
縹緲靈神庶鑒繾綣

祭張毋太宜人

穎汝之涯二鳳清發懿行髙文摩天揭月亦有本元
爰自毋窟繄惟太毋婦功婦德少君德耀克咸而三
葅裙荆布澹泊是甘以相夫君鮑梁作對隂騭顯佑
簫干勃窣後先髙第瑋璪鞅鞨東西種花咸峻恩崴
兩地將侍貌瞍神暁伯陟留銓仲仍晉陽善養色事

既壽且康方擬大年作世金毋永覲千仞竹嗑梧儀
胡厭塵粃蹤躧遐步朝歡萊綵暮返瑤圃堂繞懸繐
里巳歌蒿九原冥漠兩地號咷其等鹿鹿稱通家子
獲交雙珠如佩蘭芷驀聞計耗驚難自把黃腸無憑
清淚空瀉乾飯寒水遥申下款幸念世講鑒只忉怛

祭吳夫人

女誡不行婦道久湮諸識識者履剛秉乾悍妒驕樂
千殃萬眚中流一壺惟恭人賢恭人之生實自名門
來嫁夫子荆釵布裙善事舅姑湯液躬親鷄鳴簪脫
勤儉離倫佐成大儒鵬摶鴻飛花縣繡臺聲蜚紫微
一麾出守霞冕褰帷濟上遷左大布恩威人謂名臣
孚曰令妻衣錦帶金稍酬閨閫竭來漳水躬操眉齊
捧御諸媵不啻玻瓈有女非女非子是子五内九竅
若共爾爾大小僕御在春風裏白首相莊人幸不死
胡天匪純姤茲蛾眉三尸牽纏萬古別離女須墮鞿
月德殲姿孀婦長往鴻妻永哀嗚呼悲哉閱水成川
滔滔日度歷人爲世冉冉行暮何世弗新何人能故
野春必華草朝必露杜蘅摧枝疇爲繼芳秋菊落英
疇爲嗣香披披靈衣寥寥神堂魂消玳瑁心折流黃
嗚呼悲哉

繁露園集卷十八終

繁露園詩集卷之十九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五言古

喜雨

經年旱若焚禾黍悉已仆一夕忽沉雲暴雨傾如注
流泉瀉萬家飛濤溜千疇林蜩驚不定部蛙鳴更怒
須臾雲霧收朗朗還空素詰朝起科頭呼童料農具
秋風雖已迫庶免涸轍鮒

夏日同高荄之李若蒙毛茂新張若恂楊茂弘
讌集張平仲南園

公子敬愛客拉遊塵外嘗勝地別有天廠筵生氷雪
境絕車馬喧爐焚生熟結朱花映錦苔綠樹障金烏
座客俱名勝食飲亦甚設酒酣擊唾壺各吐霹靂舌
會心何拘礙譃浪恣懽悅天公忽見妒崩雲來窺竊
乘夜步高臺秋響破炎熱明月墮酒卮菱歌四坐徹
驅馬漏欲殘平生信癡絕

弔宋鵝池挍海

世士何握齪眼中獨宋叟生平不偶世番揚生兩肘
酒德頻中聖詩名滿人口宇內不自容甘與海若友

乘潮如康莊南面樂何有俠骨應不化夜夜作鯨吼

周節婦詩

吾觀風波民抑何媿三五節義千古事弁之如塵土
鬚眉負丈夫不無事二主況于粉黛流敢望栢舟武
嗟哉楚澤嫗貞一繼淳古髫年歸所天牛衣卧相許
十年忽見背自矢靡他苦奉姑撫遺孤空房淚如雨
不時和熊丸政慮落踰窳慈毋兼嚴師輙爾闖玄圃
飈起漢江濱一鳥驚寰宇名立憐鳳凰詞客媿鸚鵡
通籍金閨問絲綸飾粉黼毋也聡然喜庶堪報死父
父老扶杖來一一明廷吐　聖王方孝治嘉嘆應表
戶以茲勸偷俗永作閭閻踽揮毫為賦詩翻覺摧肺
腑

怡怡堂為史五陵伯仲也

兄弟一體分友于未易覩周公弔不咸唐風刺杕杜
賢聖且媿嘆何況尋常伍寥寥花萼懽悉棄如塵土
合荆復何人池塘枉自詡洵美澮川英雅稱獮公譜
麗藻出時流篤行還元古少年背二親務弟幾失乳
俯仰摧心肝縱橫淚如雨覃謌躬撫摩誓報恃若怙
內亦同此情夙意鄙轑釜兄領循吏名弟亦成第五
鼎愛猶爾孩永不析貧斧題額標怡怡常目寓堂右

三晉誦誼高九牧憐心若吟咏盈篋箱以當歌且舞
我亦續吟篇世教諒有補

送李本陽明府之祠部

歲晏夫如何飛雪擁潼嶠冽冽冰為梁河陽雙鶴叫
行李鮮長物圖書映遠燒送客屯氏濱玄風栗以嘹
把酒盡一觴開顏聽然咲七年赤縣吏淹留不得調
玆日忽龍超奮首列清要詢美秩宗郎行行佐廊廟
其如去思殷載路泣叟少慙余嗣宗狂寂寞寄清嘯
努力崇令嘉永永心相照

送畫手侯生歸陽丘

君來春草肥君去秋露滴離思不可道西風共析瀝
君是張僧繇雷轟金陵壁携此丹青手定勝愈風檄
別意誰短長衛水挂雌霓留得百尺綾對之破岑寂

賀小梧蘇舉子一首

誰道眉山英不在平千里咄咄有好士萬石家風似
四十缺當戶星星憂移晷天公祚德門忽夢蘭花紫
墮地聲若吼驚睹長庚李他年亢厥宗定符充閭喜
我媿寶誌僧摩頂呼麟趾

卓錫泉同林志唯年兄小酌

泠泠山下泉潺潺齒白石愛此濯纓流暝襟聊盥釋
呼我同心友把酒相傾瀉酒行響愈幽笙簧覺咫尺
咲語風生巘習習入兩腋慙無濟勝具况復日云夕
歸來夢寐間猶疑留魂魄明日長安道依舊風塵客

懷陳汝威社文

昔年辭故里落日雲山紫今年憶故人西風吹易水
把酒對黃花低徊頻坐起道路阻且脩誰與共酌此
豈無新所懽念舊不能已碣石宮月凉北鴈忽南徙
脉脉平生心聊復托雙鯉

出都門感懷四首

市寶貴市玉買馬貴買駿何者琿璪流亦同荆山鎮

何者款段乘亦同汗血信所以孫卞輩一見反遭擯
忸怩省生平遲疑不欲進寄語荃蓀人鑒賞何嫌慎

其二

我有一片心鬱鬱未獲吐忽爾委道旁心灰口自杜
經年賦初衣秋風纔得主一咲出門去憑人話市虎
家園酒十千半酣揮玉麈

其三

五鹿昔嶽嶽朱雲析其角我何如五鹿啞啞亦見剥
人心似人貌譸張不可捉鉤弦既殊途詘信定足數
自矢硜硜節居恒厭握齪長安多知音諒茲未剖樸

矯首望五雲慙負　主恩渥

其四

秋風七八月涼飈掠我鬢忽傳省墓疏飄飄下紫闕朝出宣武門夕向潞河發冠蓋傾都門離別嗟倏忽相問歸何急山中採薇蕨採蕨胡不愉戀茲泥滓窟喀然咲深源書空呼咄咄

自清源經陶山每日逆風家人且報糧絶矣感賦十二韻

何事風作祟雙帆日打頭春糧已告罄甕酒更難求喜得香作供剩多書解愁有時澆壘眼無計潤詩喉

沙白星星散樹丹葉葉秋黃昏憐呼鴈青晝想鳴騶采菊節方迫題糕事恐休滿家須咲語諸好政夷猶不遠煙霞墅尚稽汗漫遊徐徐飄一葉漸漸豁雙眸偶起呼毛穎非關詛石尤歸期遲蚤定豈必嘆淹留

七言古

飛六亭歌爲陳澹叔賦

元龍傲氣除未易腹中磊落世寡二我亦河朔倔強兒逢之輙爲避頭地憶昔蕭寺同吾伊新詩字字強人意一第偶爾先著鞭千秋更誰識紀字去年公車不見收霜毫生額頭生刺歸來誅茅涯水涯飛六亭前樹樹花朝呼美酒十千斗夜攤奇書三五車東山携妓屢及春北海開尊不畏貧鹿葱鼠姑生彩筆江鮑庾徐何事人君不見東方月高日漸下鵷鸞之使徧函夏河枯山赫幾年休龜角魚毛處處愁世變須張彌天網時來定用濟川舟只恐飛六一區卧不得中原還汝添氣色

送雷學博之永寧

九溪有士綵蘭芝斌斌質文何葳蕤窮經牛毛與蚕絲聲名籍甚西南夷八蕃豪俊社纍纍蕃跡一舉若拾遺挾策北走扞神奇汗血偶失孫陽知要爲斯文

滌嶮巇翩然來儀五鹿師潛心發憤獨下帷頻爲學人剖難疑季長握齱難數比蘇湖安定殆庶其間者風雲忽遣時柱史飛荐多芳詞神劍會合昔雙離萬里之行足下基從今王路還驅馳天禄他年遲撚藜

繁露園歌送景時熙文學歸陽丘兼寄張允升先輩

繁露齋頭花簇簇黃鸝新來集雙木柱門廓落有餘閒呼兒細檢文選讀晨起到午猶科頭池前堦下狎猿鹿蒼頭踉蹌報客過長松遠映風謖謖喜極開門倒屣迎相逢一咲慰幽獨兒子滿前爭灑掃黃鷄白

酒任傾倒十日平原醉不殺登臨到處留詩草憶昔我宰陽丘時門下種種多文藻就中名士誰最奇汝與允升張子好張子飄飄氣欲仙汝文彤繢更潚前霄漢泥塗肯自分扶搖九萬仍須君桂子紅黃香樸鼻願借秋風吹入雲無奈相逢即相别臨岐不覺寸心裂殷勤寄語張文昌功名可待頭似雪

三鳳吟

天有靈鳥鶵火精千爲若翼蕭爲聲九包六像產丹穴歸嬉提扶結百舌世衰竟從姬文徃千有餘禩此種絕窋霆不息風雨搖何人爲來玄扈音河東薛氏

曾飈起伯仲翩翩如昇峙明與盛德過虞唐三鳳復在項子里項子王君不可當少年領異宰河陽濯錦纔爛黃池水食報又分朱雀光東方有發明西方有鸝鶵南方有焦明北方有幽昌濈小何足奇鸑鷟獨中央逝崑崙兮飲璇圃負蒼天兮絕雲霧自歌自舞擊九千鴻鵠鶺鴒胥竄注我自凡鳥卧搶揄矯首共目瑯玕樹揮毫爲草三鳳歌他年記取阿閣路

送若蒙茂宰之聞喜

陽平市上北風號一夜雪花尺許高大白頻浮寒較可壚頭猶自烘活火春深那更睹此異應是離愁千天地城西我友李王孫詰朝出爲聞喜支聞喜城中十萬家竹馬紛紛待君至君行甚華我心惻造化爲爾動顏色陽春將遍趙武鄉白雪先飛畢萬國太行王屋空嵯峨一片行旌留不得君不見郭璞里中雲半遮趙昇祠前日欲斜湯山近接箕山影涑水遥通汾水槎我友清惠政耳耳那數安仁一縣花

敬菴兄樓成爲賦一歌行志賀

我董族望本高城徃朝幾勒河山盟一從　眞主起淮泗風塵歷落走陽平迄今二百三十秋衣冠猶自傾時流吾家大兄磊砢落者抆筆力耕壙埌野幾載刼

傳倚頁書半生慣宰陳平社築樓縹渺十丈餘紛紛燕雀爭賀廈等閑躡屣一攀躋八風四面來清灑大兄大兄眞陶朱三致千金可並驅嗟余嬾問家人產縱至九卿何爲乎祝兄時讀貨殖傳富好行德人彌羨他年蒙　恩賜歸農願借飛樓貯萬卷

陳生行 陳自新

陳生陳生吾好友行年今已四十九老驥伏櫪未肯降胷中磊塊頻澆酒昨宵痛飲忽狂呼座客滿堂盡杜口朦朧仍寫元和詩踉蹌肯輸松雪手眼中吾自千秋人世上浮名信好醜陳生陳生何軒輊轉恨古

人未見汝我亦河朔偏強者生平隻字不輕假詩才
酒態似君希眉目雙雙頭欲下韓孟才名幾播揚留
陳肝膽願傾瀉狎盟齊晉更阿誰中原牛耳好共把

壽曾封翁編脩曾長石之父

郢中老子名家者為曲彌高和彌寡懷内頻憐璞玉
真眼底長咲麒麟假已付行藏隨繡林且將事業屬
金馬扁舟一日泛滄浪煙霧時時生足下勝具踏窮
燕市塵興酣吸倒木天學城闕漢家天上如五柞昆
明恣揮灑滕前太史舞嬋爛清夜華燈酒盈把咲問
兒曹枉纈榮何似阿翁慣三捨雲澤洞庭樂有餘誰

能長而長安尨桑乾明日驅蹇歸劉郎浦口結洛社
回首春明雲若屯總輸醉劈蘆服鮓白鶴黃牛何處
尋千秋一味櫂宗打我聞高誼幾低頭捉筆聊此抒
傾瀉

畫舫齋歌

家韋國與崑崙通星宿一泒經其中瓠子宣房歌未
歇玉璧白馬逐流空千古遜他歐陽子慶曆之年來
刺史如椽大筆靡所託畫舫齋成記終始文藻風流
彼一時迄今半沒蓬蒿里河伯南去護真龍秋風乾
盡黃河水頊城王子大雅流人疑前身故姓歐黃池
已製天孫錦白馬將尋帝子丘太息畫舫今安在幾
向遺編託文彩風流沉埋六百年忍使今朝仍有待
買隣乘閑開勝場齋成熣燦更爽塏父老色喜薦紳
懽滿城爭歌神明宰君不見鄴下洞雀今為土又不
見醴泉梅塢久已傾獨有名賢勝亦住人間千秋萬
歲無今古雪香亭仁風樓百里嶙峋鬱相繆君今已
復畫舫齋誰能更問水堂酒

黃鶴樓歌留別鄧汝高賓燕雲二年丈

我憶黃鶴久其如越千里今我使三楚凉飇吹汭水
臙脂山下雨不歇鸚鵡久沒長江月磯頭那復儼人

踪波上虛疑神女襪獨有飛樓百尺竒豐碑仍題崔
灝詩西山返照供圖畫晴川芳草各參差帷來地主
頻折簡江濤入立星墮盞憑欄醉酒發狂呼千年黃
鶴去將反我欲乘之凌三島大別為拳漢為沼回頭
試問同胞人樓頭幾許白雲繞

楊村北舟中中秋

去年今夜雨浙浙太僕齋頭酒漫設今年今夜甕頭
空舟中明月何皎潔有酒無月酒不濃有月無酒月
還鈌低徊移時甚絶倒呼兒且沽村酒熟子勸妻酬
各數杯船頭聊此了佳節明日挂帆到天津京蔡

酒恣驩悅去歲中秋飲李百泉齋中大雨如注故云

天津阻風用栢梁體

封郎心事似弦直休沐非關六月息秋仲初旬抛鷄肋扁舟南下潞河側恨不破浪生羽翼其如淹留心鬱抑行行維舟津口北牘有司嚴張供億移坐促膝消柴棘宴罷船頭繞拂拭三老忽報石尤逼颷颲噫氣在晷刻天地四方爲昏黑折木飛濤翻鰲極天吳蜩螗爭頓踣日月空懸光爲塞妻子相對無人色蠻肥酒醱誰能食去年定有爰居即此時故作奇厖慝葛公枉喝野廟蜮宋玉難賦大王德洗硯細磨喻糜

墨展紙橫掃問埏埴我亦平生焉一得何事飛廉相迷惑安得遠寄崑崙國威靈借把卷舌㢟詰朝擢檣驚未熄仰面咲少回天力

渦口即事戲筆

渦口上下水碧綠千艘百艘東南栗艘中能事貌猙獰我艘遇之魂躋跼朝苦漕艘夕苦風那知更有督漕翁隨翁軍牢勢虓虎鼓柁南來駛於鴻我艘欲避急難措豈謂唐突此翁怒號令雷震呼動天縛我艘人等縛兎遣力投刺剌難逼須臾肉飛血如注餘怒未消仍獅吼何物書生敢相搒搒者回艘涕淋漓向余指血唯叩首爲問此翁何譜㽞對云陽明後枝葉黃口舊襲徽侯章白簡新彈尤物姿即今督漕焰莫當睚中何有天官郎余聞咲扶艘人起陽明當日何如此歸去杜門習兵符閒來細參良知旨運至功名上用青子子孫孫或爾耳

繁露園詩集卷之十九 終

繁露園詩集卷之二十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五言律

衛輝道中望蘇門

纔過善化嶺又到朝歌城桐葉新封地鹿臺異代名
千峯分共國一水入燕京矯首蘇門道山花處處生

詠懷十首奉答劉伯世先輩

少年不解事高氣凌曹劉未許公侯貴偏矜詞賦遒
嘗遺五色才忽盡千秋燕市尋同調風期訂白鷗

其二

名緣拙宦著禮覺上官疎星戴潘郊雨燈翻鄴架書
盤山霞可拾繡水芰堪裾傲吏吾無忝憑呼下澤車

其三

此生終幻影吾道亦醯雞閱世眼雙白逢人眉半低
閑揮鋟不律静對墨猨猊宦況真如水從教百里稽

其四

生被浮名悞憐兹千古身一從分赤縣竟日逐紅塵
愛客虛常左買山甘故貧不如歸去好龍性總難馴

其五

擔簦隔司馬倒屣我臨邛幾醉如澠酒頻聽竟夜鐘
微名媿繡虎絶技羡屠龍小阮吾同調臨風想嗣宗

其六

吾鄉多茂士翰墨幾登場譞譞李元禮翩翩陳孔璋
寸心千日月片語挾風霜得爾今成四相期作惠莊

其七

魏萬吾之友王喬爾石交後先臭味合生死等閑拋
令尹香新歇考功木舊巢黃壚回首處淚滿白楊郊

其八

國是不堪問言之傷肺肝流人半五嶺殺氣滿三韓

庭茂蓂莢草世多鵷鸑冠皇天未悔禍永夜倚琅玕

其九

十日平原飲追陪信幾回弾碁破午睡列讌倚秋槐
雲液隨人酌玉山任自頹長安逢夜月寂寞照金臺

其十

女郎山上酒那道郎天涯遠别枌榆社聊乘李郭槎
還尋尼父鋅先惹奉高霞爲得蓮華咏偏生字字葩

宿彌陀寺

滹沱問渡罷投宿到空林風定來清梵鐘鳴應遠岑
諸天何灝渺萬劫幾銷沈坐久渾忘寐蕭然淨客心

弔張叔廣

不復見張衡車過淚滿纓一官憐落魄五字憶長城
累革功纔就叩閽事不平南州一滴酒生死見交情

過唐山

曾與山靈約松筠共結盟如何牛馬走又上鳳凰城
芳杜迎春發孤猿向夜鳴幾年塵事了隨意斸黃精

送李本陽之祠部

五鹿有安仁種花別是春龍門民譽舊鳳沼主恩新
攬轡趨金漏臨岐灑玉塵秩宗原妙簡何似守官身

雙壽卷

木公長住世金母不知年兩兩成黃髮雙雙食紫煙
有兒稱傲吏無事惹塵緣功行還應滿相期歷大千

爲人壽毋

無恙北堂樹百年未有期自惟舉案後都是斷機時
蘭映庭前秀恩從天上移承顏戲舞夜恐動麻姑窺

南和道中

西來泉活活南去麥油油白鷺啄芳藻綠楊漾碧流
老農不慮歲稚子但乖鉤化國茲焉是何須極樂遊

同閔獻明用壁間韻二首

勞勞終日事昏黑忽西方以我塵爲面憐君嘗作變
探幽頻踏徑禮佛一焚香何年塵世了身名只業殘

其二

如爾仍先輩媿余稱大方共參佛子座一解奚奴囊
得句翩翩秀爇爐片片香半生未悟道虛負此昂藏

普照寺十首

三伏炎蒸日諸天縹緲間時來依法座共去理禪關
入世火爲宅吾生雪作山只疑葱嶺外秋近不知還

其二

記得藥山偈青天水一瓶金鍾空色界貝葉幻真形
雲淨龍函鉢夜深虎聽經浮生億萬劫何處問風鈴

其三

小小蒲團上相傳度世津十年吾似幻三乘彼如塵
了了無生滅惺惺有妄真還持最上諦欲訊西來人

其四

相携老衲衣白晝話禪機色到空王淨法從庾嶺歸
芙蓉天外落霹靂坐中飛日暮山光紫重將玉麈揮

其五

慧日照仍照恒河沙復沙大庚纔一鉢下士自三車
莖草身身幻菩提樹樹花不須更望礙日供紫香茶

其六

借問登壇者何如四果羅寸心含舍利片語證頭陀
飛錫明光大落花因果多何煩千萬卷早已悟三磨

其七

倦來不肯眠吾意愛逃禪欲了風塵劫試張山水絃
按徽飛夜月撫柱咏人天曾結無生契悠悠翻自憐

其八

昨日白蓮社花開片片香風來笙弄竹露下鶴眠霜
誰了薰心業獨愁眯目糠何時都不染夜夜禮空王

其九

上上毘盧閣飄飄嘆白鷗千珠開法界片葉度滄洲
幡舞朱天日蟬鳴白帝秋傳燈人不見枉日賦登樓

其十

方丈亦何有昂藏百尺松雨翻天吠鶴風定日蟠龍
偶涉招提境幾經晨暮鍾好乘明月夜兩兩話三宗

即事

昨宵中旨下讀罷淚沾巾豺虎當關橫龍蛇遘歲屯
榜嚴因濯鼠讙重爲批鱗悔禍知何日秋風憶釣綸

九日校射二首

選士存周典乘秋列漢禖黃花經雨秀白羽逆風驕
短後誇馳駿當先負射鵰書生莫浪咲恐有霍嫖姚

其二

西瀕臨燕市北郊敞澤宮言徵十道士爲覔百夫雄
插羽拂霜冷飛塵遏漢宮其如烽火靜無事挂長弓

碧雲寺小憩

作入祇桓路相携過上方攀巖拖瀑布登座禮空王
水竹環香積松風響屧廊恠來稱福地不媿小清涼

題盛大恭卷

門望來瓜步幨帷駐井陘滹沱氷作雨熊耳福爲星
主恩榮三世　王言等六經金甌名籍甚屈指佐
天廷

送宋季方山人歸西屏

故人久不見倒屣喜相臨白首俠仍在青山興轉深
半生甘落魄五字苦沉吟一入西屏路茫茫何處尋

弔李北山尚賓

平生未御李書札幾相聞人已千秋往才誰六代分
墓前幾宿草地下政脩文無限龍門恨蕭蕭賦斷雲

高孩之明府席上以陶句心遠地自偏爲韻分
得自字

炎日下長堤好風颯然至淡雲低遠林蕭寺來繁吹
對局更輸誰談詩各印自會心類促膝殊有濠梁意

夏日同湯太史嘉賓沈職方伯含集劉先輩百
世北園水亭分得煙字四首
折簡集名士乗閑敞玳筵呼盧仍帶俠結社自忘年
水綠晴添色山青晚更煙諸天去咫尺吾醉欲逃禪
其二
此地塵囂隔茫茫一水煙人間又白社席上半青蓮
得句驚三謝酹杯懷八仙亦知炎日苦移坐爲流泉
其三
巷絶疑無地境幽訝有天髙城連紫閣芳樹點蒼煙
魚爲澄潭遠花因返照妍相看聊一醉莫恠語顛顛
其四
天漿無處覔神瀵此中偏通畦澆菜甲避市理牙籤
邀客同霏屑臨流一釣鮮酒闌人未散遡莫夕陽煙

立秋前一日共賦前字
別離行謝柄西顥預當筵江冷楓垂落月斜針欲穿
詩談六代後輿寄一尊前世事不堪問塵心頓覺捐
其二
詰朝當暑後今夕尚秋前小有青精飯聊吟白紵篇
露深衣帶潤雲淨月生妍傾倒渾忘倦秋風若箇邊
少司馬趙公招飲黄鶴樓
黄鶴雲間往飛樓天外浮長帆挂漢影大別送江流
司馬開華讌征人愴晚秋憑欄一呼酒波動紫沙洲
渡河二首
混茫天上下半晌見黄河下馬拂塵面登舟發棹歌
帆飛驚鳥雀浪起失鼋鼍何地還同險洞庭掀白波
其二
工自龍門鑿派原天稷生千年流禹澤一脉護神京
去歲桃花漲今秋瓠子横斗泥總堪忝吾意想澄清
題關壯繆將軍廟
玆閣何險絶遺廟此山嵎氣猛原吞魏時窮翻中吳
松杉巢鶴穩畫壁倚雲鋪未了當年恨西風拂紫鬚

謁大復先生墓
北地特雄視先生自擅場芙蓉秀渌水飛兎度康莊
後輩推風雅前脩竟淼茫白坡山下墓草木藉霏芳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
西國新文伯北曹舊秩宗行行九曲道望望一丸封
得駿須留盼逢山好溢胷遥知搔首處青天落鴈峯
其二
我尚山公署君今五柞宮探奇雙華嶽問道一崆峒
鑑別驪黄外犀懸涇渭中應憐知已在莫惜寄詩筒

其三

西風正廓落送子出春明地擁青牛氣人依白馬生龍門原北海帝里况西京多少三秦彥都從絳帳平

其四

銷魂惟是別况復隔燕秦何處尋知己如君最可人終南添秀色冀北憶芳塵校士有餘咎揮毫定愴神

送康光祿之留都

光祿非常品門都長者遊揮杯燕市月鼓掉衛陽秋踪跡聊江左風流寄石頭鍾山餘王氣客易賦登樓

送沈伯含年兄歸越

抱玉理宜刖鑠金事可疑有懷惟報主無夢不憂時把臂詩千首臨岐酒一卮西湖煙月好遲我語襟期

陶山道中四首

久決冥鴻志乘槎忽問津五湖憐地主一葦度波臣總道裴王遠覺於嵇阮親陽平煙月好誰憶京華春

其二

五鹿尋嘗近孤帆咫尺賒風波穩一月身世悟三車業海憑無際浮生信有涯升沈勘儘破不必算恒沙

其三

繫章乞魏闕一棹下滄千休沐緣除櫳行藏非挂冠浮雲連大陸落日澹長安骨肉明朝集柴荊細細看

其四

潦倒題材署沈埋似水心紅塵疑白璧騄耳自黃金五畝徵君徑千年逹士林朝朝梁父咏遮莫二毛侵

五言排

送魏玄之歸樂昌即用玄之重九前一日八韻

猶記題糕夜相將燕後堂紫頭無異物坐上俱同鄉燭爲敲棋短杯緣戲菊長舊懸孺子榻新卷令君香

趙魏氣原合孔禰年自忘媿余稱酒聖得汝若詩狂番露來殊與看雲促別觴北風明日道知復[illegible]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鉁平仲父校

七言律

送劉厚吾年兄兵察之關中

三秦使者出長安祖帳傾城夾道看戀　闕經年燕
市酒揚涯千里惠文冠暮雲回望蒼山合飛蓋遥臨
白帝寒見說榆關新借寇不知何計款呼韓

陽丘游侯考最

漢庭循吏日來希治狀如君堪繼徵百里春雲頻帶

雨一簾冬日徧含暉賢書連歲聞　丹闕　恩詔不
時下　紫薇遥想繡橋扶杖處歡聲應傍女郎飛

送大中丞孫藍石之任

中丞鎖鑰近長安漫作尋常節鉞看　帝念股肱專
賜履人高夢卜共彈冠桑乾蚤度千關靜雪浪遥臨
六月寒秦鏡由來能照膽幾多封事到　金鑾

送郭孟愚之樂陵楊德潤之齊東令

飛蓋雙雙辭　未央齊州爭待令君香風流近日推
河朔才調當年自洛陽馬度太清春帶雨麾揺厭次
月凝霜曉衙排雅澀無爭寘坐裁詩日幾行

救公子猶龍初度

公子翩翩天上人瓊林崑圃若爲塵從知大雅傳家
學未許輕裘酎醉茵金殿欲驚雲五色玉樓先報壽
千春登堂珠履如雲士總媿庚郎雖甲辰

送魏見泉中丞

容崴涼秋飄桂花中丞千里擁歸車清涼嶺外憑遊
道松鶴堂前自煑砂愛日風光隨綵袖憂天心事付
蘭芽東山政繫蒼生望未穩青門五色瓜

送賀伯闇奉毋南旋

仙郎奉毋挂帆還知入横塘第幾灣塵世何人同愛

日華堂有頌畫齊山紫霞觴舉應來鶴絳雪丹成好
駐顔最喜謝庭饒玉樹年年繞膝舞衣斑

其二

題材久借山公啓拜　慶忽將潘毋歸春色九重隨
茜浦薰風萬里送萱闈知經海上三千劫可道年來
七十稀聞說麻姑新作伴　主恩仙籙政霏微

其三

季眞將毋依蓬萊玉綬霜袍（上元夫人所服）玳宴開南極有
星隨婺女北堂無子不仙才加餐毋進千秋栢閱世
應經萬劫灰况是　主恩深似許綵衣官誥政遲徊

夏日同沈武選年丈王車駕寅丈飲劉百世先輩齋頭用燕字

家世憐君尺五天齋頭松竹鬱蒼煙青尊邀客渾忘暑白社論交不問年一代詞人原屬鄴千秋王氣總歸燕劇談永夜煩襟洗醉看雲霄明月懸

賦得沈相公宅秋日牡丹二首

露下風高萬木蒼平章宅裏見花王秋陽總比春陽暮青帝爭如白帝芳為傍絲綸纔放蕋肯緣清冷不生香何人解識回天手浪說尋常紫共黃

其二

潭菊叢篁未足誇幾聞秋日吐春葩種分上苑頻沾雨色借平津忽染霞艷質自堪輝紫閣芳心端不媿黃麻憑教落木蕭蕭下自向闌干障日斜

春日同考功王冏伯職方朱仲成集穆仲裕內史宅聽周山人彈琴以高山流水為韻分得山字而石少尹以乩調冏伯云如今方客華山濤得意時故未及之

地主陸沉金馬間乘春聊爾共追攀因貪穆醴纔投岸為愛稽琴轉破顏一曲廣陵仙客在千秋燕市酒人還相逢同是舊司馬客事何勞更調山

謁 陵恭紀

寢園春薦遂諸郎車騎如流出廣陽馬鬣久稽丹鳳輦烏號毋億白雲鄉年深風雨千靈護地隘河山九葉光王氣由來天北極千霄松栢政蒼蒼

香山

閒山深處萬山巔翠合嵐重覺勝偏為借仙梯窺實相轉於塵世見諸天老松拔地丹霄立飛閣凌空紫霧連莫訝桃花殊爛熳慈雲慧日度年年

送南玄圃太僕罷歸關中二首

直矢曲鉤難具論送君易水黯傷魂轉環未遂批鱗願鑠骨翻成投杼冤總有回風驚白日豈無滄月照

青門悶來漫把離騷嚼爛醉新豐亦 主恩

其二

太僕憂 天鬢欲斑春來莫訝罷官還丹心一片空懷 主紫氣千年又度關寄傲不妨臨渭水採真且自卧商山雙魚鱳罷渾無事回首風塵幾破顏

寄趙陳汝威北郭樓

飛樓縹緲萬星移幾向春風倒接䍦無日不呼坐隱客有時自咏謫仙詩總緣白髮出山懶翻為蒼生攬轡遲世事浮雲吾已决他年應許共襟期

棲霞樓讌集一首

臥閣仙郎一事無與來小隊忽清娛斜頭自近竹林逸促膝休教蓮社孤夜靜遠香生玉案天空明月上氷壺夜闌潦倒棲霞館遮莫人呼舊酒徒

輓張仲白刺史

秋盡白楊草欲枯傷心幾憶黃公壚魂招屈子娄全楚劍挂徐君人半吳夢䆣有時來五馬才名何處覔三都生平我亦香山老燕子樓高今似無

送郡博蔡盜吾之成均

中郎爲令有嘉名寥落青氊歲幾更晉秩纔稱秦博士及門半是魯諸生身依日月元枌里夢繞雲霄忽鳳城衛水燕山應見憶可能無意慰懸旌

壽于宗伯穀山先生

黃石山頭紫氣軒山中宰相壽觴繁千年禮樂南宮舊一代文章北斗尊偶罷絲綸歸綠野肯將蹤跡老青門當年同學多牢落獨念綈袍戀戀恩

登蘇門

策杖蘇門第一層飄然輕舉若飛騰採眞未換千年骨說偈先尋六代僧半世行藏羞阮藉此生心事問孫登想聞天外鸞凰響白石欄杆獨自凭

寄題韓中丞山莊

萬山堆就百花莊何似當年李贊皇未老乞身江鴨綠非時襆鼻酒鵝黃家隣方丈堪題署秋近芙蓉好製裳海內風塵仍未歇豈宜長臥綠沈槍

即韻答宋季方布衣

老去刀騷不問家惟將詩句寄生涯一時詞客憑虛席五嶽行蹤自帶霞媿我無緣同市隱憐君有意泛仙槎卅山碧水年來事可使風流似永嘉

即韻奉答陳汝威觀察

幾年杯酒共相依忽漫西風素願違夜雨頻驚遊子夢秋塵偏上故人衣譚兵老應難武啓事山公敢繼徽才畧憐君堪濟世那能經歲戀庭闈

寄懷張元平考功留都二首

當時共現宰官身灤水盤山共幾春憶別黃花秋正暮懷人白社夢還頻近年礦稅先憂楚何處湖山堪避秦爲問金陵張吏部交情能復似雷陳

一別天涯驚歲徂函山杯酒憶狂呼齊門乍散青雲氣燕市新投明月珠借箸魈余新夏省題材念爾尚留都何緣更問青烏業伎倆年來一事無

送朱半石年兄奉使　顯陵便道歸雲間

天涯杯酒餞狂歌忽漫西風吹玉珂總爲楚園勞挂
久非關吳市鱠殘多騎川度罷憐鸚䳇芳社凋時泣
汨羅　王氣年來應未改憑君一問洞庭波

送夏鶴田奉使琉球

時平眞箇海通津萬里星槎出　紫宸諫草久傳光
日月祖筵新　詔授麒麟梅花島外天閽遠馬齒山
頭旅夢頻彩筆縱橫行處滿知君歸篋未全貧

其二

東南氛盡使星懸西北雲高蜃氣連一札十行　新
主詔孤天萬里舊郎船乘風欲下彭湖島躡笈先尋
石乳泉聞道海波平似掌歸期何必更經年

其三

幾年補袞動京華奉使新浮博望查辭　闕近分仙
掌露抗旌遙挂海天霞花明柳媚王程迥水宿星移
旅夢賒久識中山能慕義莫愁清夜起悲笳

送李少麓茂才歸陽丘

征鞍迢遞一詩囊燕市相逢笑語狂仙里當年曾地
主名家先世亦天郎漫誇巖邑花爲政幾憶平泉石
作莊歸去秋風應得意春來還待倒鷩黃

穆仲裕齋中侍讌李本寧得相字

燕山春色鬪芬芳詞客如雲共舉觴座上總緣太白
老齋頭慙負令君香披襟久想蘭爲社傾盞翻憐玉
作相潦倒縱談千古業儘教人咲次公狂

春日咏懷八首有引

不佞居里頗聞時政意傳之或妄入都月餘乃
更興于前聞觸事感懷未敢于廣衆訟言而孤
耿有遺不能不形之篇什因賦七言近體八章
匪敢托于風雅之遺聊以寫余心之隱憂云爾
燕有客如雲倘亦有意乎好音之懷者乎譬如
草木吾臭味也不佞無難爲糠粃矣

大行滄海護長安錦繡乾坤萬里看近日重開甲乙
帳頻年幾遣鵕鸃冠鑿山未許唯神禹榷市曾經笈
孝桓更有龍舟銷歲月莫言容易御金鑾

其二

莫捲龍髯漬夢有期春風郵得　圭恩私沉香亭畔尋
芳地長信宮中覽鏡時寂寂茂陵空作賦蕭蕭紈扇
欲題詩年來惟得王給事萬死批鱗意未移

其三

春深河畔柳青青落盡梅花歲屢經處處田家思十
雨時時漆室望三星天高雲鎖鴛鴦殿日暮香銷翡

翠屏獨幸　君王饒樂事西園歌舞幾曾停

其四

太平天子在昭陽飛詔時時出建章邀海將軍總五嶺金吾緹騎又三湘九關虎豹盆難照　萬歲笙歌夜未央多少臣工頻墮淚抗言今見紫薇郎

其五

雞鳴晨起待朝敞萬朶紅雲捧至尊詎意西臺新諫草翻令南土半驚魂轉圜無日空啣淚憂國何人更扣閽醉把離騷倫自酹寸心能不繫芳蓀

其六

苦憶先朝張永嘉中興獨力解紛拏一封曾罷金貂使五校無煩驛路車世評書生頻誤國　帝憐中貴幾開牙　君臣魚水當年事廻首風雲日欲斜

其七

一從宮殿化為塵歲歲金錢供紫宸可信祝融驚　聖主更教貂璫作良臣朱提但得如山積赤子何妨徹骨貧九廟有靈應擁護憂天無事重傷神

其八

燕山宮闕似蓬瀛一望愀然感慨生臺迥黃金寧問駿殿開白虎祗流鶯夜郎酋長新成縛海外名王舊乞盟最是山濤多過計我　皇神武願持盈

穆仲裕別業分得相字

別舘春風笑語香座中觸目盡琳瑯最憐詞賦三湘客共話心期一夜長呼酒休辭頻潦倒拈花莫厭細端相感時幾下憂天淚說到千秋興轉狂

送周伯世丈歸吳

彌天妖禍幾時清株及波連事不平賣法徇私　明主詔薦賢為　國古人情冠從神武門前挂帆向姑蘇臺下行歸去故園春政好弇山草木倍葱菁

即韻答尹昇衡下第二首

十年魂夢此襟期何事荊山更抱悲才調豈關人共妒文章不與數爭奇滿看得駿聊開眼忽覩遺珠鄙皺眉紈扇西風休怨冷龍飛會合直需時

楚士如雲莫並驅風塵何意尚泥途誰知和氏璞中玉人嘆鄒生暗裏珠價失黃金名轉重歌揚白雪調原孤卧龍魚水他年事特向江邊問草廬

送張太史出使襄藩

三楚王孫新立社入塼學士暫辭班揚旌旦指中山道立馬宵呼九折灣風暖習池堪命酒雲深襄水屬題斑採風問俗還公事　聖主當軒佇解顏

題州史際守崔老世兄九載考最

原稜柱史鎮臺端九載功成賜大官到處幾懸倉吏綬何人不識惠文冠埋輪事往心猶壯攬轡名高氣尚寒旦暮　主恩虛八座不知誰更拊琅玕

元城南樂兩邑　明興二百餘年無讀中秘書者即概一郡亦斷自戊辰近四十陽秋矣顯伯中五一時並爽余聞而喜可知也賦以志之政不必論其工不工耳

江夏黃童原磊砢信陵公子自翩翩同時名姓推千佛一日清華到八塼金馬玉堂堪步武麗山紫水幾

登仙歎余潦倒裴王舍喜極狂呼未欲眠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

斜日孤雲九折灣春郎捧　詔出燕山三峯舊傍金天座多士新成玉筍班秋杪行蔵隨衛水夜深車馬度函關乘驄我昔三秦使媿汝文星映鑾鑣

送可大馮年丈

秋杪金雞夜夜鳴纍臣萬死一還生好將湛露歌明主無用飛霜吊客卿黑獄經年惟注易青山此日暫歸耕莫教生澁張華劍留向人間擬不平

次倪爾淡年兄春日寓懷十二首

紅塵颺起信朝昏咲倚琅玕叫　帝閽傲吏有心尋蝶夢騷人無事問蛇吞歸家儘費東山屐去國聊傾北海尊聞道陶園秋色好入門松菊喜猶存

其二

從來世路多崛崎一付東風肯自悲但識塞翁失馬意還教隣父竊鈇疑如君清白還三至似我疎狂終習癡衛水巴江天萬里衡門何日共棲遲

其三

壯心偶與世情違白晝驚聞霹靂飛紫霧疑時爭道是青天見後却知非山公尚憶題材用屋子聊存杜

德機莫問峨眉山月好　主恩未許鑑湖歸

其四

元白肝腸事事同交情爾汝幾譚空興來燕市三杯酒歸去琴臺四壁窮那更千金酬走馬好將雙目送飛鴻紛拏政借匡時畧恠我蕭騷兩鬢蓬

其五

溫綸轉覺　主恩寬可道人間行路難滿目荊榛都貝錦平生臭味半芝蘭齋居久厭太常婦市隱何嫌曼倩官千載高名還自許風塵遮莫惠文彈

其六

莫以人言首重搔從來豪氣屬吾曹掾津且箇無訛
少開謗何如不辯高兄弟功名雙白眼天涯踪跡一
綈袍且將往事隨流水扁飲何妨誦楚騷

其七

茫茫宦海任升沉巖得江村十畝陰涙盡荆山終璞
玉名成天署故渾金縱談漏夜不妨午預算歸期政
在參此去休言文莫用等閑風雨伴龍吟

其八

甦予潦倒鬢毛疎魚雅憐君玉不如韓子文章穿月
脇倪郎生計帶雲鋤僊橋路近曾題柱石筍山空欲

著書只恐神龍潛未穩風雲早已護芧廬

其九

眼中君最可憐人一疏歸尋自在身園近三巴堪獨
樂家藏萬卷未全貧朝朝拄杖普提嶺歲歲稱觴竹
葉春如此生涯休道惡可教容易負綸巾

其十

巴江東去是重湖詩酒徊徊一葉娛何處人間尋祇
詭起看腰下獨昆吾敞筵幾戲庭前綵課讀頻儀掌
上珠世路羊腸都莫問回頭辛未遂迷途

其十一

飯顆休言不易逢新詩裁就秀芙蓉才名媿我稱雕
虎湖海憐君學卧龍折坂莫驚仍鳥道山靈應喜洗
塵容黃梁一枕俗緣斷豈效丁郎漫夢松

其十二

蜚語喧傳事不平鑠金未損奉常名染毫字挾風霜
氣拂袖胸藏丘壑情秋晚黃花桑落酒春深白社子
規聲年來交態雷陳少努力鄒籛須報程

壽朱佩蘭太毋併其孀毋兩毋皆節婦共存佩
蘭

為憐拚媿共存孤列女千年足畫圖教就里推雙孟

毋名成人羨一徐雛　國恩兩兩雲邊鳳家慶重重
掌上珠莫怪春郎還好事開筵歲歲進麻姑

十六日同遊延壽菴遇雨次丁泰來年兄韻得
八首

當年結社故人稀乘興同來款舊扉休沐原拚僧作
供出遊不謂雨沾衣有無山色隨雲合多少塵心入
座微淌寺春光同領畧何妨更倒接離歸（丙戌歲曾同許公子輩讀書白石橋即此地）

其二

上元予假自公稀禁例森森不啓扉放飲昨宵逃玉

溯尋幽今日聽金衣濛濛莫厭千林濕滑滑須防一徑微撲鼻雲花香片片轉令身世欲依歸

其三

望月西郊車馬稀題材仙吏覓山扉本期晴日恣清賞詎意浮雲幻白衣雨洗青山塵欲淨春寒芳草綠仍微登壇獨喜支公在昏黑無妨緩緩歸

其四

西郊春色柳依稀夾道人家白板扉仙客叩關尋六淨老僧登座話三衣樓樓埴覺塵緣少茶供偏宜酒力微鳴雨淋漓憑不歇其如遊子澹忘歸

其五

老衲山中塵事稀何緣冠蓋擁禪扉案頭饒供青精飯座上新傳迦葉衣嵐氣經春添翠靄村煙入暮轉熹微要知無限西來義洲路慈霖撲面歸

其六

清暑年來幽興稀行春特訪老僧扉慈雲爲護空王座法雨偏沾遊客衣生事已甘隨二酉宦踪轉媿度三微故園青草王孫路應念天涯歸未歸

其七

如絲春雨逐塵稀車蓋翩翩同款扉細縕憑教送野馬風流且共解　朝衣夢魂久覺依滄海踪跡今仍傍紫微別有蘇門山下道黃鸝飽聽不知歸

其八

春來更覺鬢毛稀忽憶人天一叩扉逐隊聊參師利座抽簪未遂與公衣此時主爵連清署異日占星映少微回首上方憐慧雨枝頭頻道不如歸

送從晟朱年兄出餉漁陽因便歸省二首

看君奉　詔出燕日何似長卿入蜀時金馬碧雞人萬里長城易水酒三巵憂天事秋頻來夢愛日情深幾繫思歌罷驪駒踪漸遠臨風無柰贈將離（將離芍藥名古人用之贈別）

其二

黔巫南盡是滇南恠得春明別宴酣禊事脩時經易水蘭湯浴罷度湘潭入門松鶴迎人舞扶杖雲山信步探　聖主憂邊還借箸家園莫戀徑開三

送張平仲之平陽節推

春盡燕山與半關出門送客一尊催抗旌欲問夕陽度折柳先驚朝雨殘路入太行應按轡衙當姑射好加餐尋常多少求士意莫待霜飛六月寒

即韻答魏[illegible]送別

經年幾得好懷開子假春明雨色催行李暫隨奇[illegible]往離魂唯傍素魚來局開君自八埤手秋杪誰稱九辨才近覺皇天殊悔禍尋常莫賦仲宣哀

登舟

十奏封章徹紫霄秋深南下木蘭橈傾都冠蓋百壺酒隨意江湖五石瓢帆動似聞華表唳風行如逐廣陵潮燕雲回首眞天上夜夜船頭一洞簫

天津高倉部滄塘賜宴賦此志謝

挂席南來木葉飛天津津口蟹螯肥司農特念枌榆好敞讌爲稽薜荔衣坐上談天傾玉屑年來對月憶金徽悲昔一話長安事蒼狗白雲有是非

繁露園詩集卷之二十一　終

繁露園詩集卷之二十二

陽平董復亨元仲父著
同郡張　銓平仲父校

五言絕句

衛河汎舟遇雨十首

此水百泉水斯人千古人呼艇聊共汎一醉洞庭春

其二

樂事何容易主賓況二難恠來風雨妒點點濕盤飱

其三

爲問河朔飲何似蘇門嘯任是雨翻盆酒船不肯掉

其四

鎮日清無事開來放舴艋須臾三十里傲殺石尤風

其五

水深深幾許恰長兩三尺座有高陽徒狂呼浮太白

其六

天台有瀑布飛瀉陽平路片席挂秋風忽驚雙白鷺

其七

漁郎把釣往槎得縮頭鯿烹供盤餮味不知是濔天

其八

雨罷近黃昏漁火遠明滅酒醉發高吟霏霏苦木屑

其九

莫道使君狂聊茲寄雅意前身定孰誰無乃漆園吏

其十

逐雨消炎暑迎風生晚凉歸來路滑滑撲鼻荳花香

七高詩

商山一片雲散入郿城陌何似王仲宣去爲江漢客

右韓嵩字德高

吳郎大雅人避地甘寥泬剥落空王啤姓名幾曾減

右吳鈞字貞節

次山王佐才著書力追古何必問商餘遺編堪不死

右元結字次山

胡沙滿中夏逃世兼逃名如何册崖側猶說陜岵生

右陜岵先生姓邦遺其名

龍山即鹿門菊水映芳草時有高人來領畧檣軒稱

右張澄字仲經

別駕淸強吏囊不名一錢歸來須酒德白衣頻往逷

右李從今明卿

先輩自名家蕭然泊世味文章猶土苴伊洛有深懟

右李宗本繼仁

座中聞吹簫又長笛一聲人倚樓爲韻賦七首

明月墮胡床相將宛似霜搔頭髮已短把臂意何長

右長字

其二

秋光濃欲滴拉客聽吹笛何必落梅花聊此破岑寂

右笛字

其三

幾年嬾折腰今夕共促膝爲憶龍門人憑鴻繫尺一

坐上懷及李若蒙右字

其四

逐逐亦何事無官似覺輕香柑與斗酒飽聽黃鸝聲

右聲字

其五

但是我輩人不妨結醉茵忽聞歌白雪驚落屋梁塵

右人字

其六

語次及三都明霞低徙倚不須玄晏名自貴洛陽紙

右倚字座中談及兩都世慨然有意賦之故及

其七

月中何所有玉宇與瓊樓安得僊人楫乘之汗漫遊

右樓字

安德府中逢誕日八首

朝度峭帆亭暮經安德里搔覧何蕭騷茫茫一秋水

其二

吾生本浮宅況復水上浮細數陽秋幾憑人喚馬牛

其三

千秋事若何一棹歸已晚鬢髮苦蒼蒼惟有加餐飯

其四

百年元大夢回首夢今半憒憒不覺非枉把騷經爛

其五

鎮日憶家園秋水繞得假客路無與觴船頭酒自把

其六

記得出都時冠蓋如雲沓此際逢予辰凉颸空瑟瑟

其七

齒至髮多素秋深葉半丹故園松菊好兒女倚闌干

其八

庚甲記逢辰今年政值巳三朝臭腐人半生狗馬齒

七言絶句

定興逢李若蒙二首

旅店逢君爲解顏刀家緑酒共相攀含情欲訴經年別行色催人去住難

其二

君向家鄉我向燕歸心別意總悽然憑君幾夜思鄉夢遥寄清明花雨前

憶張叔廣

女郎山下千杯酒繡水橋邊一片雲詞客至今猶在眼騷人何處更逢君

贈七十翁胡公

戎衣着罷着禪衣戎事禪關總悟機昨日與君相對處頓令身世欲歸依

壽尚封君縣尹明府父也四首

廣晉城頭煙霧濃花開樹樹玉芙蓉令君新敞靈椿讌遮莫樓頭子夜鍾

其二

主人家住大崑崙絶勝青城老子村昨夜麻姑曾獻酒相將咲語坐春温（登州有大崑崙山即麻姑成仙處）

其三

昌陽仙子應龍沙歲歲參同意未賒開宴何勞尋異味舉匙隨意飯胡麻

其四

春鳥家家二月鳴滿城父老聽吹笙爲言明府神仙

吏舞袖翩翩似羽輕

登蘇門阻風

爲辟紛拏來訪眞山中花鳥正逢春無端却被狂雨妒滿目紅塵愁殺人

又阻雨

平生罪業信無他每到名山興轉多昨日狂風今日雨山靈何事苦相魔

昌平道望　山陵

草緑鶯啼柳半遮軒轅臺畔石橋斜　九陵佳氣知多少鬱鬱葱葱片片霞

賦得高山流水四絶禝仲裕宅同王陶伯朱仲戒

相逢各負元龍豪況是當年舊馬曹最喜主人偏好事梅花深處坐琴高琴高古善琴者

右高字

別館花香堪解頗相携從事此偷閑廣陵不是人間調可惜尊前頹玉山

右山字

秘書剩有晉風流酒態琴心事事幽吸盡桑郎與韓劇不妨醉典鷫鸘裘

右流字

齋頭冉冉春煙紫簾下客來弄緑綺一曲松風萬壑飛爲君更覺心如水右水字

元夜六絶

燕都人士競豪奢燈燭黃昏千萬家休道今年春事晚滿城煙樹遍開花

煙霧葱曨上苑東花坊綺陌禁城通春光欲放千林碧燕市先開六道紅

徹夜霓裳驚漏遲御溝殘月照流澌天津橋上翻新譜盡是宮中行樂詞

千炬圍城光爍月九華照夜影連天踏歌盡是淸平樂不比開皇禁夜年

明月高樓碧宇澄競遊踏盡六街氷西山雪擁如來相比闘雲弄不夜燈

燎地喧天此一時詔姬夾道闘蛾眉　君王親放金吾夜快殺長安輕薄兒

應聞臯招登黃鶴樓二絶

雨過秋深催暮寒飛樓縹緲倚江看憑風高咏落霞句轉憶當年王子安

山光水色日將斜沙羨洲邊片片霞有意欲揮鸚鵡賦年來彩筆夢無花

又一絕題恨這關

一去函城閉此門號吳無復漢河山歲時吞八經千
載猶說當年恨這關

送祁念東督學關中四首

南省仙郎辭鳳闕西秦才子想龍門應君一片氷壺
鏡照徹黄河萬里源

長安風月許誰分把酒談詩獨見君此去嵯峨山上
望不堪魂斷廣陽雲

嵩旌到處惹明霞說是仙人貫月査從此三秦得證
果為君咳唾半丹砂

天馬西來嘶問休黄金柱自覓驊騮而今勝有孫陽
顧汗血霜蹄一日收

送黄叔相按部江北十絕

籍籍都亭日半斜人傳柱史奉星槎抗旌未灑千家
雨攬轡先恭萬樹霞

其二

勞勞亭畔午風炎夾道回驄幾下簾底是簫威涼沁
座滿堂遮莫酒頻添

其三

草木江淮符漸深隱岐辭劍思難禁亦知不是千金
直聊見生平一片心

其四

先驅風采動隋隄冠蓋傾城送碧蹄寄語蛟螭休浪
喜使君原有照妖犀

其五

送客春明酒巳醺聲聲黄鳥𠮷離群劍頭纔挂蒼滿
月柱後忽生瓜步雲

其六

主聖時平休問豺埋輪心事付長淮等閒幻出汪洋
度消盡人間無限乖

其七

皇家湯沐是中都雲毋石膏入畫圖謁罷園陵仍四
望鬱葱佳氣世間無

其八

威名上谷水澄渟便道黄池車暫停遥憶淮南山色
好先秋叢桂巳青青

其九

憐君此去即登仙泗水荊山榻上懸爛醉八公無倆
事可能不憶子雲玄

其十

當年意氣等豪曹半世相看各二毛別去雄心應有
寄廣陵八月政飛濤

送同鄉李純之出使江北四絕

橫金飛蓋度滹沱淮海邗江半激波立馬彭城尋故
事里人猶唱大風歌

其二

憑君染翰賦長楊誤我經年憶草堂歸到平泉在上
問淇園寥落舊漁郎

其三

梅雨空濛出 帝京臨岐不語重含情年來多少還

鄉夢憑寄潼于聽雨聲

其四

薰風無奈贈將離歌罷驪駒思不支傲吏滿園蝴蝶
夢可能無意仲舒帷

清源郎事四首

曾遡源頭到百泉北來忽聚萬家煙何如二月蘇門
道別是人間小有天

其二

惟來鎮日簇浮槎酒可沽兮魚可乂歸去生涯仍不
惡研硃夜夜點南華

其三

鮮紫菊黃酒帶碧滿城蹴踘更吹竽船頭日出還高
臥真箇乾坤一腐儒

其四

二十年前結社盟相逢各各話平生片時杯酒雖無
限誰似汪倫送我情汪和宇舊社友也邀飲

紫露園詩集卷之二十二

繁露園集二十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董復亨撰復亨字元仲元城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外轉布政司參政未上而卒是集凡文十七卷詩五卷復亨没後其同里張銓序而刻之其文喜剽掇詞藻如廣武郡理胡懷南治最承恩序曰間請所謂舉業讀之其沈詞怫悦如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其浮藻聯翩若翰鳥嬰繳而墜曾雲之峻其涵縣邈而吐滂沛又若風飛猋豎若芳蕤馥而青條森也割裂文賦以入散體古今有是格律耶詩尤非所擅長矣

袁中郎全集四十卷

〔明〕袁宏道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武林佩蘭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袁中郎集四十卷》提要

袁中郎集序

雷思霈曰六經之外別有世界者蒙莊似易荀卿似書與禮左丘明似春秋屈原離騷似風雅皆楚人也古之人能於六經之外崛起而自爲文章今乃求兩漢盛唐於一字半句之間何其陋也而道學先生更自酸腐見獨䎹神情之句

郎推而遠之曰文士家語見根極理道之譚輒三讓而避之曰異端家語於乎何其小視六經耶眞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

人强笑者不歡强合者不親夫惟有眞人而後有眞言眞者識地絕高才情旣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

言言人所欲言有心中了了而舉似不得者其筆之妙與舌之妙令人豁目解頤鼓舞而不能已言人所不能言雖千古未決之公

案與其不可摹之境難寫之情片言釋之如風雨數千言不竭如江河言人所不敢言則世所幾乎忽作神聖世所神聖忽作幾乎

理不必古所恒有語不必人所經道後世而有知其解者人證我也後世而無有知其解者吾證我也石公詩云莫把古人來比我

同床各夢不相干能作如是語故能作如是詩與文如山之有雲水之有波草木之有華種種色色千變萬態未始有極而莫知其所以然但任吾眞率而已昔人見先輩質其文曰兩漢也復質其詩曰盛唐也夫兩漢之文而已非我之文也盛唐之詩而已非我

之詩也石公之文石公之自爲文也明文也石公之詩石公之自爲詩也明詩也設有一人焉稱之曰子眞兩漢子眞盛唐其人爲

喜又復有一人焉稱之曰予文一代之文也予詩一代之詩也直超漢唐而上之矣其人更喜萬倍由此觀之不能自成一家言而

藉古人以文其短是强笑强合之類也使其必古之人而後可則號爲一代作者遂掩前良何以其喜更倍也石公胸中無塵土氣

慷慨大略以玩世涉世以出世經世姱節高標超然物外而涇渭分明當機洸定有晉山眉山之風諸所著作或古人所有石公不

必有或古人所無石公不必無出入兩君子之間而要以性命之學證大智慧具大辯才鵝王之測水乳罔象之探玄珠則石公總

知之契恐古人不多及卜
石公楚人也今所刻集若
干卷倘所所謂蒙莊屈宋之
外又別立世界者耶

新刻袁中郎全集序

湯汝楫曰昔王武子與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一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一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雖一時調謔辯給之詞

天下降靈鍾秀理亦良然楚之在方輿內山川曠衍爲天地之襟腹當必有坦蕩宏肆其人者出往哲無論矣

我

明樸棫作人楚材實盛然求其出入雅足睒千秋者闃無其人公六

中郎少領賢書推爲行稱白眉甲科稱經笥亦三湘七澤間一代英偉可謂人以地重地以人靈矣既意骨帶烟霞心棲丘壑覩青雲如浮漚輕緣綬如秋葉把酒以吟其太白之逸才登高而賦發相如之藻思探鹿苑

之宗菩提無樹闢漆園之肯蝴蝶非虫定飛觴律恨不踢倒醉鄉汪種花書直欲贖回金谷詩擅眾長文無定體倏而鯨翻碧海倏而翠立蘭苕倏而長劍曳纓倏而玉壺騮馬倏而走石驚沙倏而曉風殘月倏而淺黛長

紅倏而牛神蛇鬼變化縱橫不可物覩人謂其字句中自有一段逸氣挾之而行一種靈心托之而出說得破道得出自有宋坡老以後惟中郎有焉景陵鍾伯敬博雅嗜古豈遠搜百代近舍名公度其必有手閱特苦

咨問無從而同楚譚友夏先生爲海內主持風雅者適來武林亟往候焉而先獲我心已矜得鹿出冬襲示予命付剞劂何異象罔玄珠哉於是偕二三友人捜羅諸刻互相參訂誠全帙善本矣讀古者鑒之

新刻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緣起

中郎先生集爲百品衣梨奇識者特所珍嗜吳擧六集嘉禾十集各爲繡梓不相統一購者憾爲至金陵梨雲館袁集類編便于採新然先生遺稿八卷未見梓行今悉補入以供世賞旨

崇禎貳年歲次己巳刻於武林之佩蘭居

秋青月在季穪甲申後學陸之選平林識

參閱袁中郎全集氏籍

曹勳 允大　何允中 熙恭
胡徐慶 香叔　江若鏡 平含
沈士濂 公亮　牛士星 仲明
趙景和 萬有　張玄 天生
趙林翹 梓木　陸之選 平林
袁大器 若虛　趙德遠 公銓
鍾人傑 瑞先　張燧如 道先
趙宏繹 贈金　梁之甬 公調

朱錫綸 言如　陸之遇 齊明
邵國鉉 玉波　鄭宗周 季野
趙世杰 開奇　虞之棨 漢若
張煥如 文弱　梁之詢 駿仙
陸之遠 習之　湯汝楫 濟生
吳瀚 青若　邵國鏡 玉輿
吳恩 係尼　尚緒昌 文若
陸崗微 湘秋　沈國仿 蒨人
虞士聰 季獻　沈商書 玄錄

張文嘉 仲嘉 張燁如 [illegible]
茅泰徵 君嘉 趙梓桂 雲木
張文宏 叔度 趙王駿 能交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第一冊

卷一 序

敘陳正甫會心集 敘小修詩
雪濤閣集序 敘姜陸二公同適稿
敘四子稿 敘梅子馬王程稿
敘竹林集 八識略說敘
時文敘 顧升伯太史別敘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浮山九帶敘 敘呙氏家繩集
敘曾太史集 監司周公實政錄敘
郝公琰詩敘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卷二 序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送劉學博序
送潘江浦明府伯和入計序
送葉使君還朝序 壽洪太母七十序

壽李母曾太夫人八十序
西京稿序　傅艮鄉入試序補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補
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補
壽劉起凡先生五十序補
壽鄒南皐先生六十序補
壽存齋張公七十序補　送黃竹石還江陵序補
雷太史詩序補　劉元定詩序補
送覲蔡侯公序補　陝西鄉試錄序補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第二册
卷三引
張茂才時花小引　吳長統行卷引
壇經節錄引　賞心集引
金剛證果引　陶孝若枕中囈引
謝于楚歷山草引　照樓孫引補
竹素園存稿引補
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補
題初歸龍官冊
卷四傳
徐文長傳　醉叟傳
王氏兩節婦傳　拙效傳
卷五疏　全
錄遺佚疏補　請黜石侍郎疏補
查參擅去諸臣疏補　摘發巨奸疏補
告病疏補　和者衆之所由生論補
卷六策
第一問策補　第三問策補

第五問策 補

卷七 疏文

聖母塔院疏　板橋施茶疏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廬山募緣小引
梵路疏　補藏疏
衆香林疏　募建青門菴疏
諸天寺募疏　題王路菴疏
公安二聖寺重修天王殿疏
募作板橋疏　普光寺疏

菩提寺疏　南岳宮修路疏 補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募修文村眞武廟引　募修吳氏橋小引
禪堂募參引　青檀度和尚草菴引
題當藏疏引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募修瑞雲寺小引 補　爲僧鑄塔冊
衆香林冊　雙田寺冊
題光中鳩材小冊　題永天寺募冊
題龍堂寺僧募冊　題供僧籍

卷八 記述

虎丘 上方
天池 靈巖
光福 陽山
橫山 穹窿
岝崿 楞伽
天平 西洞庭
東洞庭 錦帆涇

百花洲 姑蘇臺
陰澄湖 荷花蕩
歲時紀異 園亭紀略
西湖一 西湖二
西湖三 西湖四
孤山 飛來峯
靈隱 龍井
烟霞石屋 南屏
蓮花洞 御教場
吳山 雲棲

卷九 記述

湖上雜敘 湘湖
禹穴 蘭亭
鑑湖 西施山
六陵 五泄一
五泄二 五泄三
玉京洞 天目一
天目二 齊雲

石橋巖 釣臺
遊盤山記 遊紅螺嶮記
遊滿井記 遊高梁橋記
抱甕亭記 文漪堂記
遊崇國寺記 良鄉三教寺記
入東林寺記 雲峯寺至天池寺記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由天池踰含鄱嶺至三峽澗記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第四

卷十　記述

識廬山記後　遊德山記

由河洑山至桃源縣記

由淥羅山至桃源縣記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華山記

華山後記　華山別記

嵩遊一　嵩遊二

嵩遊三　嵩遊四

嵩遊五　遊驪山記

遊蘇門山百泉記　閱袁殷善詩

閱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

卷十一　記述　附雜說

塲屋後記補　壘畦補

卷十二 廣莊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十三 麈談
德山暑譚
卷十四 觴政 附酒評

一之吏　二之徒
三之容　四之宜
五之遇　六之候
七之戰　八之祭
九之典刑　十之掌故
十一之刑書　十二之品第
十三之杯杓　十四之飲儲
十五之飲飾　十六之歡具
卷十五 瓶史
一花目　二品第
三器具　四擇水
五宜稱　六屏俗
七花祟　八洗沐
九使令　十好事
十一清賞　十二監戒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第六冊

卷十六 雜錄

畜促織　鬪蟻
鬪蛛　青尚
題出世人字冊　題澄公冊
識雪照澄卷末　題寒灰老衲冊
雲影字解　紀夢為心光書冊
識通禪冊後
為寒灰書冊寄鄖陽陳元朗

辨小僧習之說　明教說
題鄭節婦傳後　識篆書金剛經後
題汪以虛羅漢卷後　識張幼于箴銘後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題潤州寺疏文後
識周生清秘圖後　題江進之城隍疏緣
記藥師殿
書經羅漢贊為黃竹石題
題寶方卷 補　書念公碑文後 補
題湛寂菴藏經碑後 補　跋蘇白今壁卷 補
題陳山人山水卷 補　題石刻金剛後 補
題如賢淨社冊 補　題石頭募冊 補
題冷雲冊 補　題寶公冊 補
題義堂寺募修佛宮冊 補
書念公冊後 補　識伯修遺墨後
綠端硯銘 補　破宋硯銘 補
四樂精舍銘

卷十七 碑記

荆州修復北城碑記　東門護城堤記

新修錢公堤碑記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天皇山護國寺白米佛碑記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祇園寺碑文
十方院碑記 補　新建泉香林碑記 補
安鄉縣重修琴堂記 補

卷十八 誌 銘 文 贊

余大家祔葬墓石記　少溪袁公竹石銘

詹大家壙記銘　勅封孺人龔氏墓石銘

支陵羅子華墓石銘　司馬孺人墓銘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墓石銘

舒大家誌石銘　慈谿錢君墓石銘

明司戒陳君墓石誌銘 補

程母義行述 補　鄭母節行始末 補

淮上告河伯文 補　告洞庭君主文 補

祭李安人文 補　告李安人文 補

李安人小祥文 補　祭楊少宰先生文 補

祭周隆之侍御文 補　萊陽張廷尉贊 補

汪兩海像贊 補　張元平小像贊

卷十九 啟 書 共[illegible]七首

答蹇督撫 補　上孫立亭太宰書 補

與劉雲嶠祭酒 補　乞歸稿一

乞歸稿二　乞改稿一

乞改稿二　乞改稿三

乞改稿四　乞改稿五

卷二十 尺牘

寄同社　寄散木

家報　龔惟長先生

丘長孺　毛太初

王子聲　蘭澤雲澤叔

江長洲進之　麗丹徒

楊安福　吳因之

湯義仍　徐漢明

沈博士　瞿太虛

李宏甫　龔惟長先生

伯修　王以明

答人　陳志寰

羅隱南　龔惟學先生

管寧初　梅客生

湯義仍　管東溟

沈學博　王百穀

龔惟學先生　王以明

李子髯　沈廣乘

劉子威　潘去華

徐少府　朱虞言司理

方子公　小修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第八冊

卷二十一　尺牘

家報　朱司理

曹魯川　張幼于

江進之　李本建

吳曲羅司理　伯修

皇甫二泉　聶化南

與友人論時文　陶石簣

陳志寰　孫太府

陶石簣　吳曲羅

朱司理　沈何山

何湘潭　董思白

朱司理　龔惟長先生

欽叔陽秀才　張幼于

伯修　李健翁

羅郢南　張幼于

馮琢菴師　丘長孺

湯閔蹉　陶石簣

王聞溪　江進之
董思白　曹以新
華之臺　管東溟
孫心易　王孟晉
顧紹芾秀才　何常熟
朱司理
諸學博　錢象先
王伯穀　朱司理
徐漁浦　范長白

江進之　倪松山
王瀛橋　江進之
黄綺石　李本建
聶化南

卷二十二　尺牘

張幼于　馮其盛秀才
陶石簣　湯陰陸
朱司理　江進之
梅客生

龔長孺僧孺　孫心易
羅澄溪　與仙人論性書
陳正甫　伯修
趙無錫　沈廣乘
徐崇白　王百穀
錢象先　華中翰
王百穀　朱司理
吳敦之　管東溟
徐冏卿　張幼于

江進之　李季宣
桑武進　錢象先
江進之　與王給事書

卷二十三 尺牘

答陶石簣編修　答梅客生開府
答陶石簣　答梅客生
答梅客生　答梅客生
與陳正甫提學　答朱虞言司理
答陶石簣　答范光公水部
答梅客生　孫司理
蘭澤雲澤兩叔　與陶石簣

答樂之律　與李龍湖
答張東阿　答張東阿
與沈伯函水部　與李子髯
與江進之廷尉　答謝在杭司理
答李元善 附子髯　答毛太初
答王百穀　答梅客生
與郝仲輿　答沈伯函
馮侍郎座主　龔惟長先生
答王以明　焦弱侯先生
李龍湖
答王則之檢討　答吳敦之司理
答梅客生　與無念 補

卷二十四 尺牘

與謝在杭 補　與潘景升 補
與張目觀少參 補　與陶祭酒 補
與黃平倩 補　答劉雲嶠祭酒 補
與死心 補　與夏徐州 補
答臧參知 補　與沈銘縝司業 補

與段青陽憲副 補　答孟曹縣 補
答李本寧 補　與黃平倩 補
答郭青螺中丞 補　答黃竹石 補
答小修 補　與于念東開府 補
答友人 補　答汪右轄以虛 補
答段學使徽之 補　與楊少安 補
答郭美命 補　與梅長公 補
與朱午樓 補　與沈水壺 補
答劉光州　馮琢菴師

答謝在杭
答王繼津大司馬　答陶石簣
答李元善　答顧秀才紹芾
答吳觀我編修　李龍湖
答陳正甫　家報
答無念　答陶石簣
答黃無淨祠部　答陶石簣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十冊

卷二十五　尺牘

黃平倩庶子　顧升伯修撰
李湘洲編修　龔惟學先生
何客部本江　雷元亮郡丞
黃平倩　答陶周望宮諭
馮尚書座主　蕭允升庶子
答王以明　答陶周望
王則之宮諭　王百穀

答徐見可太府　與耿中丞叔臺
王百穀　答陶周望
蕭允升祭酒　顧升伯宮允
金給諫　羅雲連
黃平倩　與友人
答吳本如儀部　李湘洲司業
答費太府　答董玄宰太史
答蔣左轄　答李酉卿
與李杭州　與王百穀

潘茂碩　蘇潛夫
陶周望祭酒　答錢雲門邑侯
與蔡嘉興　答陶周望
與曹進士平子　答曹退如
錢邑侯　汪觀察
袁無涯　答王百穀
陶孝若
卷二十六 擬古樂府 附雜體
飲馬長城窟行　長安有狹斜行

結客少年塲行　鈎竿行
秋胡行　妾薄命
有所思　善哉行
猛虎行　相逢行
悲哉行　門有車馬客行
短歌行　京洛篇
鰕䱇行　升天行
櫂歌行　青驄馬
折楊柳　紫騮馬
短歌　橫塘渡
醉鄉調笑引　劍泉上
逋賦謠　祝雨
西陵橋　宋帝六陵
西施山　人日 三首
玉京洞　別石簣 十首
酒王宜 蕭君馬上作蕭時居城外
坐王官谷朋石館同程彥之分得石字
泮湫湖 二首嘲沈靜平　戲題道士湫

代青溪道士見招　嘲王以明先生
催勞利歌　採蓮歌
戲別唐客 二首　浩歌
諸衲送至江干自嘲
戲作三星行送曹子野歸楚時予亦將歸里
過中山見諸名蹟題清風店壁
石公解嘲詩　潼關題壁
贈李醫者
哭陳漳令王子聲 二首

湘湖蓴菜

卷二十七 五言古詩

小燕別大哥三哥　漸漸詩戲題壁上
戲題齋壁　贈江咸池乃郎
別龔散木
陶石簣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之
戲題黃道元瓶花齋　初度戲題
答江進之別詩　別江郎
雪夜感懷同黃道元作

別黃道元信筆題扇上
艷歌
仲春十八日宿上天竺 二首
山陰道　霧中望山
賀家池　禹穴
第一泄　志別種山閣作
湘湖　姚叔義
送王靜虛訪李卓吾　餘杭雨 二首
於潛道中偶成　天目道中和陶石簣韻
天目書所見　高歌登天目峰頂
宿幻住饒起戲題　玉上人
雲上人　微謔戲柬陳正甫
贈潘景升
夢中題尊經閣醒後述之博笑
喜逢梅季豹　戒五老峰題石
齊雲巖　石橋巖
贈章子
嚴子陵灘限韻同陶石簣方子公賦 四首

贈李雲峰 二首
孟生為尊慈索詩信筆題四韻
湖上別同方子公賦 七首
舟中寄江進之得珠簾字 二首
過吳戲柬江進之　答徐伯潤
贈沈飛霞　聽朱生說水滸傳
聚翠樓曹平子吳平仲沈飛霞言別得送字
潘景升穀日生同諸公小集得穀字
過高郵　過露筋祠

過彭城弔西楚霸王　濟寧舟中
德州舟中清明
夜深同伯修月下觀梨花
暮春同黃無淨曹季和黃昭質家伯修遊高
橋
三月二十八日曹季和邀遊嶽祠置酒靈慧寺
中　宿西山碧雲寺水亭上
出城視柰子花遇大風至華公寺而還同遊爲
顧升伯李西卿家伯修

古樹
送劉都諫左遷遼東苑馬寺簿
夏初黃無淨邀同項玄池諸公及家伯修泛舟
三忠祠　貞壽詩爲馮太史母
古詩爲揚中翰舟中翰壬十日而亡其母
別方子公　大人壽日戲作
冬夜集顧升伯齋中劇譚偶成
戊戌除夕　己亥元日晨起
燈市和　弟

三月十一日崇國寺踏月
獨坐　看月
遊滿井
裕陵陪祀示潘尚寶王太學弟小修
崇國寺葡萄園集黃平倩鍾君威謝在杭方子
公伯修小修劇飲
端陽日集諸公葡萄社分得未字

卷二十八 五言古詩 附六言古詩

和鍾君威花字　和黃平倩落字
和伯修家字　和方子公童字
和小修掃字　吳人求別詩
節壽篇二首
七月二十一日有憶偶題
伯修齋中同汪參知洛兄共談
贈王以明稱黃鵠小竹林
十景園小集
崇國寺同王章甫小修看月
宿千像寺柬鍾刺史　盤山
盤山頂　遊大門嶼
贈大宗長老　初入紅螺嶮
眞定大悲閣同王六宇年兄及小修弟登覽有
述　遊石洲
和官谷舘字　雨久初晴
題伯學齋居　遊廬山初入東林

天池寺　遊佛手巖至人
途中懷大兄
漢陽蕭仲子參知山亭清話
舟中偶成二首
人日同度門發足上玉泉一首
白香山二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時矣仍
次其韻　天柱峰謁帝
南巖望絕頂及五龍諸宮有述
遊玉虛巖　月下
薤菴
秋夜坐月水軒同龔散木劉繩之賦
穀日小集五弟春草堂得穀字限韻
舟中望黃山　九日登高河洑山
穿石　水心崖
桃花源和靖節韻　集小修篔簹谷偶成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人日自笑　新晴

夜春暴熱過靜者居限韻
巷中閑經示諸開士
喜王以明自村中來同寶方官各限韻
別王以明用前韻
王弟新卜園居余笑曰奈物力不敷何社中遂
以爲韻作詩嘲之仍限四章各四韻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入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中韻作古詩悲
之　　採桑度

過二酉師舊齋　　從軍行
道傍柳　　寄子胥
過毛太初見二物　　述懷
夢子彰　　狂歌
答李子髯 二首　　爲官苦
麗陽驛題壁　　鄰邨夢中詩
夏日過葡萄園賦得薰風自南來
三教堂詩爲杜總戎日章
方子公自真州入燕客死清源詩以哭之

秦中雜詠 二十首　　靳尚祠
別無念　　別丘大
白乳泉　　送陶子馮督本北上
別袁中夫　　哀殤 二首
夢詩　　大遊仙詩
經太華 二首　　荊州道上大風
飲萬渭津齋中　　避俗
送峨嵋僧清源時源請有檀香佛刻鏤甚精
黃粱祠　　可道人影贊

白鹿泉　　戲題飛來峰 二首
感興 四首　　別黃道元
卷二十九 七言古詩
嘆鏡　　東阿道中晚望
少王郎爲王幼度作　　惠山僧房短歌
迎春歌和江進之　　江南子 五首
美人睡起詞　　蘭舟引
西閣女兒歌　　巷門歌
春江引　　春曉曲

遊內　答內
湖上　五泄
贈模上人
沈母篇爲蕭山令沈廣乘年兄賦
過雲棲見蓮池上人豨狗䤈韭酒紐詩戲作三首
題潘生小像生賭酒時將別
漂母祠　淮陰侯祠
燕子樓　子房山謁子房
爲楊粉署題小像　花朝日伯修初度

長陵
夏日同江進之丘長孺黃平倩方子公家伯修
　小修集葡萄方丈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韻
　一余得五字二首
和小修　和方子公
和江進之　和伯修
和黃平倩平倩有文君鑿山以行酒
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爲韻四首
顯靈宮夜歸　丘長孺醉歌和黃平倩

德勝橋水軒集諸公詩
避雨崇國寺三日紀事
戲贈死心和尚
月夜登良鄉塔岡與子公諸友作別
趙州觀水壁憶真際和尚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歸
文殊臺　瀑布
夜臥青玉峽看月　出城至大別寺題壁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荊州前苦雪引

荊州後苦雪引　春江引
哭劉尚書晉川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花不甚暢爲花
　解嘲復以自解云耳三首
虎耳巖逢不二和尚　隆中偶述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偕道遊之馬上感舊
　有作

卷三十　七言古詩

贈陳正甫　和穀字韻
看梅用前韻　代廣陵姬用前韻
偕崔晦之過二聖禪林時諸衲子出紙索書戲得衛字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弟在場屋者皆被落因及之　聞省城急報
和東坡聚星堂韻
送惟長先生歸吳途中偶成
午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彭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遊甚困便欲由梁之魯入都歌以送之　古荊篇
病中短歌　北邙
自從行別袁水部　長安秋夜月
贈黃道元　白銅兒
長卿內子無如氏繡佛及諸人物行楷精絕以記之
客有贈余宮燭者即席同劉元定方子公丘長孺陶孝若賦之　宮詞
夏日劉元定邀同顧升伯沈仲潤李長卿丘長孺集城西荷亭是日熱甚得暴雨乃解
萬壽寺觀文皇舊鐘
蛙飲歎　賦得朱華冒綠池
雲起樓爲徹如賦
舉步彩舟中見武錄知丘長孺被落詩以悲之
宿遷道中阻風和方子公
中山觀長公雪浪石　天開巖
觀音菴爲一心隱齋上人題
千佛堂爲玉輪上人題
般若堂爲無懷上人作
西林菴爲從石上人題
集張園分得對字　次小修韻懷泉升
從軍行贈程生　達磨影石
過浙歷河　綠雲菴爲蒼麓禪人題
河陽　驪山懷古

卷三十一 五言絕句 附六言絕句
虎丘 二首　　嚴陵 四首
偶作　　別無念 八首
別洪子兼寄吳臨川
李龍湖師 八首　　附龍湖答詩 八首
同無念過二聖寺 二首
十一月十八日至蘄陽舍舟從輿國走感寧道
由金牛鎮山路如刀脊飛雪侵膚輿人艱窘
幾不能步然奸峰積雪或如鵝鴨或如積瓊
亦行役之一快也道中隨事口占遂得十六
絕句　　途中口占 三首
江上見數漁舟為公宰所窘 二首
途中口占 六首
與曾退如過蘅蒻罽話舊偶成 四首
七夕偶成 二首　　尚覺和尚卷
卷三十二 七言絕句
題劉生
病中見中秋連日雨柬江進之

小婦別詩 四首　　初至西湖 二首
湖上遲陶石簣戲題 二首　桃花雨
湖上贈錢塘湯令 四首　偏虛
經下邳　　紀夢米句遲之德州詩
梨花初月夜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周承明飲北安門水軒
天壇 四首　　香山
昌平道中
兄朗美殤江進之書來詰余 四首
得舍弟徐州書 二首　　遣嫁
羅隱南王章甫小集齋中說舊事偶成 四首
燈市　　柳枝詞
盤山道中謝寶方死心寂子三和尚
石雨同　　入紅螺嶮道中紀事 三首
過黃粱祠 二首　　宿朱仙鎮 四首
看梅 二首
送臨淄成公還至源寺寺時有火災 四首
送蜀僧往南海

法華菴看月江老衲移栢樹 五首
王閒然館中看梅 二首　柳 三首
祇園埋藏完 三首　過赤壁
大材寺寶樹 二首　題天池後崗
山中逢老僧 七首
明空往柳浪五月附余舟南下別于歸宗道上
因作柳浪三疊以送之
過歸宗寺
蕪湖舟中同范長白念公看月 三首

釆白紙眉亭 三首　白門逢焦師座主 二首
焦師之水軒 二首
八月六日舟中憶去年此日與大兄都城歸義
寺別法然念及大姑自云明歲二三月當還
由能不遠因大笑而別今大姑與兄俱逝矣
哀哉 五首　齋中偶同諸友作時耗
除夕偶題 二首　壬寅元日
元夕慶門街宮中月餅同賦 三首
竹枝詞 十二首　食笋時方正月 七首
侍家人入游太和發鄖城偕遊者僧寶方
尹生也 三首　習家池
大堤女　題紫霄太子巖
七星巖　關公祠
除夕有感

卷三十三　七言絕句

擬將

范生善形家言自山西還將歸豫章詩以別之　三首

遊石淵　二首

柳浪館同龔散木小修賦得雪中新柳

戲題十姊妹花　水仙花

看紙鳶　甲辰午節觀競渡　三首

吳生貧甚所遺楓奇詩以送之　二首

甲辰中秋後二日禮德山鑑大師塔偶成回得

示同行諸衲　四首

德山遇大智龍湖舊侶也　二首

答龍君御見憶之作君御詩云我家德山不德

任故末句云云川博一笑次篇聊為解嘲亦

可作一段公案也

德山聞長嫂去世慟念伯修感而有作　二首

夜深不寐起視星文遂成謎語戲別君御見

答君御諸作　四首　荻波將軍避暑石室

桃花流水引　十首

竹枝詞贈闖風安鄉河中　四首

送寒灰入參上兼訪陳遇卿　四首

乙巳初度日占　二首　江上　二首

過康節先生安樂窩　擬作內祠　八首

夜飲鄒金吾家　見宮監走馬

登嘯臺　聞簫

戲題君山

余凡兩度阻雨沖霄觀俱為舫龍湖師戲題壁

上　二首

黃昭質憲使得銅雀敗瓦割而為三一以寄乃

兄平倩其二遺余及小修弟　四首

惠安伯園亭看芍藥開至數十萬聊述數絕以

紀其盛兼贈主人　四首

衛和道中和丘長孺惜別　八首

和曾退如別詩次韻　二首

丁未初度泊池陽自壽兼憶李安人　三首

舟中聽王瑯琊琴

雪中看山二仲星詩一章後來似亦粗能者
而有作
二十三日至蒲圻謝中丞出迎時年九十二鶴
髮丹容尚能騎乘眞人中瑞也曰古二稀以
紀其盛
謝公伯子京兆君時年七十趨走膝下有若稚
子凡謝公拜起俯仰皆京兆君扶之
天亭洲逢不偕一百一歲 三首
元日登王章甫水明樓 二首

偕王章甫陳公弼登黃鶴樓 二首
峴首山觀羊叔子墮淚碑
博望驛　王郡丞邀飲陽和樓 二首
中山劉刺史邀飲西溪
杪秋陪祀　山陵同陶孝若黃道元謝響泉入
仙人洞洞奇絕去馳道二里許
嘲謝道人白鬚 四首
蘇潛夫侍御買燕姬爲賦合歡詩 四首
閭閣試題爲蘭亭修禊圖效作 二首

送醫者黃生謁東諸侯
送從軍羅山人還大足
散木至自公安
無題送頤宗禪師南歸 二首
花燭詩爲顧小侯所建作時所建娶婦已五年
二首
廣陵曲戲贈黃昭質昭質校士歸 四首
題潘稚恭小像 二首
予公貧病無目閉顏閭坐舟中口占乞笑

題方醫卷方歙人客高郵
公超谷　希夷峽 二首
回心石　千尺幢至百尺峽
胡孫愁　擦耳巖
蒼龍嶺　衛叔卿博臺
希夷避詔巖　望嵩少 二首
嵩陽宮古栢 二首　中元夜枕上有憶
宿華州公署
華州公署古槐大可四十圍蓋二百餘年物也

余題之日國槐詩以記之
寄縣天仙廟白松 四首
卷三十四 五言律詩
盧溝道中　良鄉道中憶弟
宿涿州
河間逢北去人寄書口號
夜行　鄆亭小餐
高唐道中
過滕贈滕尹趙年兄乾所

舟中
舟中同黃綺石沈廣乘湯嗔陸賦
往有誤傳龍君御死者作詩哭之後讀塘報始
知君御方立功塞上喜不自勝因并前詩存
之以識交情　附哭詩三首
鶴林寺和尚　舟中
同江進之登金山 二首　渡太湖
泊西洞庭　東山眺望
乞歸不得　紀夢

初杜門　齊居戲
戲東江進之　惜日
任意吟　荒園獨步
偶成　獨坐
述懷
和江進之寒山寺之作 二首
初夏同江進之坐孫內使池臺感賦 二首
登陽山　飲徐參議園亭
贈江進之 八首　丘長孺 二首

張伯起　曹以新
張幼于　皇甫仲璋
劉子威 二首
縣齋孤寂時曹以新王百穀黃道元方子公兄
過有賦　題方子公蓼莪館
歲暮即事
除夕同王百穀皇甫仲璋方子公衙齋守歲
元日述懷　元日方子公對
述懷　病痊

苦雨　宿惠山僧房 二首
初晴　偶成 三首
寄江進之　嘉興道上過古寺
嘉興道中　過龍井
飲湖心亭　靈隱路上 三首
過靈峰　過龍井
去湖上　天真書院陽明講學處
初至紹興　吼山觀石壁
蘭亭　諸暨縣
贈高峰　瀟海禪
宿雙清庄贈印上人　贈蓮小師
潘庚生邸同諸公得錢字
贈景升　宿潘石臺山房 二首
泛溪　新安江 十首
贈心湛一小師　拜長耳和尚肉身
想法相　留別黃道元
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諸詞客邀余及洪子
崖知縣踏青真州東郊以雲霞梅柳句爲韻

余得度字　淮安舟中 四首
宿房村　徐州道中
濟寧守邀飲南池　青縣贈潘茂碩
入燕初過伯兄述近事
尊經閣偶成　學齋留柯子馬
送張西施之任羅平　遊滿井
劉常侍水軒 四首　尊經閣偶題
雙寺送本上人　坐小修齋中
送白教諭之昌邑　送艾教諭之潁安
冬日雜興 四首　病起
夜起

卷三十五 五言律詩

美人臨鏡 四首
送武岡州判張子之任
題龍騰山房
王氏雙節
花朝日白蘇齋看梅
昌平道中
謝在杭鍾樊栩諸兄集郊外
送李湘洲使浙 二首
秋日集汀進之王以明方子公王章甫小修飲
崇國寺
過通州

棊溪道中
裴臺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 二首
風柳
和王以明山居韻 八首
柳浪館月中泛舟
瀟湘舟中別某禪人
岳陽舟中同諸上人語
漢陽逢丘長孺 二首
舟中逢周行可
登平山閣同江瑜諸友論文
將抵家園作 二首
冬蟄
除夕觀諸公飲

雪霽看月和度門韻時將發玉泉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荊門道中 二首
峴山道中聞頌汪使君德政詩以紀之
入瓊臺觀 二首
智者洞
龍灣市
生女
元日書懷 二首
偶成
月下偶成
夏五雨不止

賦得風雨亦來過
早秋曉行入寺
秋夜獨坐看月
柳浪雜咏 三首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軒
柳浪雨中時親朋多自場中歸
兩弟自文戰歸
和散木韻 八首
再和散木韻 八首
九月初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仍用散木韻 八首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報志喜乃用散

木韻踐前約也 八首
舟中黃金口同散木王則飲
又九日偕諸叔及諸季昆散木陳正夫王則登
高孟溪劇飲　和散木登高之作
村居雜題 二首　散木和前詩仍用韻答
再和散木韻　集沈青平齋限韻 二首
齋中閒夜小集 二首　歲暮書懷得風字 二首
次風字韻 二首
小竹林蠟梅盛開兼贈主人

和僧韻因贈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聽歌時一衲在側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清明　石馬莊夜集得封字
竹林限四韻 二首
竹林爲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中凡三易主矣
余頻年典作故後半以自箴仍用前韻
偶成　湖上碧爾樓落成
暑中舟行入村舍偕令雲及明教居士 二

初入村居 二首　七月六日
山中　山中限韻
中秋偕諸衲泛舟洞庭
卷三十六 五言律詩
秋夜宿德山玩月
龍君超邀余過新置山莊莊在犂微中甚幽僻
四首　德山遍入諸巖壑
夜中桃源縣月中　望淥蘿山有懷江淥蘿
過桃源縣　入桃花源 四首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中諸兄弟登高
二聖寺 二首
服卿訪余柳浪不遇俟我沙頭既歸服卿川至
遂用韻贈之
唐堯胤自貴竹過訪用君御韻奉贈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堯胤王以明劉繩之王
連玉及方平無頻兩弟夜集齋頭得成字
燈下觀菊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八首

五弟清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同鄒伯學王
然王連玉劉繩之方平弟觴其上得清字
過五弟天花館同鄒公琰王前父小酌
月下坐小閣
秋夜痛飲李上舍家和公琰韻
鄒公琰邀過禪堂訪諸高衲 二首
過法華練若　夜話清梵閣限韻
看諸友奕 二首　風林纖月落 四首
夜話春草堂限韻 三首

喜蘇潛夫至柳浪庵上限韻 三首
集方平弟綠蔭堂古槐下即事限韻
小修久住沙市蘇潛夫遲之十餘日矣雨中集
劉繩之高齋小修忽至賦得十灰
賦得瀟湘八幅瀟湘水
賦得散塲宮馬　作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丈石居小集送蘇潛夫
代　送鄒公琰南下
外甥毛雲花燭詩
夜起同廖道人和王生門宗酒酒行而雷雷大
作絮皆昏易余興益豪至子夜乃休 二首
曾長石詩來約以寒食見邀用韻答之
苦雨
曾退如太史返棹江干雨甚宿楊上舍家令門
僧持卷來觀夜坐有懷故鄉其末 二首
泛舟便河 二首　送蘇潛夫北上
遊章臺寺和小修韻 四首
夏日同龍君超傅中執蕭季星龔散木彭長卿

崔廟之小修王小伯泛舟便河得橋字
又和龍君超韻　劉元質宅宴得金字
龍君超邀集章臺以看花臺為韻 二首
病起新霽見月
林蘭閣同王以明先生及尚文謝道人小集偶
成　醉歸示凡公響泉道人
當陽僧來邀游青溪紫蓋諸勝 二首
登遊遊塚有感示凡公響泉道人
將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促用韻答之

送雪照還吳　又代作
暮鳥投林和張明教 三首　乙巳除夕
春日同謝于楚周觀國小修李澄之王尚夫崔
　晦之劉繩之過智者堂訪度門法師
諸衲見過　哭江進之 十首
送周觀國還會稽寄陶周望兄弟 二首
曾雷二太史過柳浪用杜韻 二首
黄平倩久無書有僧自蜀來傳其厭世余不信
　數日後陶周望書來云聞平倩有疾且求清
　息于余余謂小修曰必無他詩以志之
西來僧云平倩初病痺今已痊復志喜
夏日同龔散木能者崔晦之鄒伯學李子髯攜
　妓泛舟和尚橋 二首　病起獨坐
病起偶題 四首　花朝即事
江漲　即事
秋扇　夏日泛舟
得李宏甫先生書　冬夜
江行　登臺

除夕前八日　夜坐別彭子
社中　小齋
迎九　憶蟹
夏日同龍君超君善家伯修郊外小集
宿村中　示村友
秋日同鄒伯學過崔晦之村庄
送周尚寶左遷海澄典史 三首代作
九日江上小集　偶成
郊行同龔散木能者鄒伯學
嘉魚李太清書齋　夏日鄒伯學園亭
夏日即事 二首
夏日同龔能者崔晦之鄒伯學納涼李子髯齋
　中高柳下　偶題
寄沈介庵　初秋
秋間　漫興 二首
江崩及城　寄散木
寄楊孜初 二首　憶弟 三首
登高有懷　過古寺

宿僧房　　喻弟
異僧　　出郭
江上　　郊外小集二首
三弟回志喜四首　　花朝日呈伯修二首
京師夜坐　　北行道中示弟
挽蘇母　　秋夜感懷
余山居六年矣丙午秋復北上臨發偶成
過荊門槪蒙惠泉　　石橋道中
襄陽道中逢龍君御君御節鎭西寧便道省太
夫人

卷二十七　五言律詩　卅六首

壬辰秋日余與伯修兄俱得請先後出都門至鄭相及同宿州署今相去十五年伯修厭世亦六年矣電火驚心山川觸目因書數語兼示小修方平兩弟
鄴城道一首　　遊崇國寺得明字二首
惠安伯園亭同顧升伯李長卿湯嘉賓看牡丹二首
浴佛日劉元定邀諸公偕遊高梁橋得爲字二首
月夜歸來與長孺道舊仍用前韻
偕曾退如過淨土菴
湯嘉賓以使事入江西將遍遊諸名勝詩以送之四首
早起入朝書冊午間偕晉走城外別湯嘉賓
晚赴劉元定飲時諸公已半酬賦得原字
夏日城西關亭間蟬得陰字三首
苦雨吟和曾退如四首

中秋泊潞河看月同于公雲影賦 四首
潞河舟中和小修別詩 十首
滄洲逢瞿太虛運使問及近事偶題 二首
德州舟中逢沈何山 二首
偶作　　下邳舟中和于公
集平山堂用平山字爲韻偕遊者方子兩謝生
也 二首
鄒子尹偕偕秋水見訪門者不知却之相見乃
一笑

雪中投宿棲隱寺寺去大冶五十里在亂山中
三首
漢陽過王章甫葵園和二仲韻
舟中除夕憶李安人
王章甫送余石頭口因共遊赤壁章甫將歸讀
書九峰山 三首　　柳浪館雜咏 四首
過藕花莊
夏日同顧朗哉居士王遺狂遊謝公岩並大于
野宗侯留飲 二首　　登定州開元寺塔 二首

黃竹石入都作別
殘冬選曹之人戴星出入不覺過春感而賦此
初授司功副郎　　寒食高梁橋
暮春偕蘇潛夫丘長孺李茂實僧寶方雪照出
郭
暮春同王以明丘長孺蘇潛夫魏二方遊韋氏
莊得寛字 三首　　飲渭南郭外水亭
喜小修至 四首　　與小修夜話憶伯修

百六詩爲丘大賦 五首　　赴棲霞
攜山紀遊 三首　　小集張伯實齋頭
問方子公病 二首　　送李季宣北上 二首
日暮　　望鄉
偶成　　送蕭璞之通州
憶潘景升　　寄伯修
即事　　揚州舟泊
即事　　賦得迷樓
小集吳嗣仙齋頭　　集喬光祿齋頭
偕王太古舘中　　偶成

感懷作　雪中
別行　雪中看月
無題　讀書
閑居　午晴即事
偶成　詶侯宴
陶石簣書至　何茂倩索遊吳詩
子公貧病口占乞笑　揚州舟中晨起
送洪子崖之歸化縣　丁酉除夕
登蘇門山泛舟百泉二首　和朱非二山間之作五首

偕朱非二入少林至初祖洞
訪無言上人方丈
山中逢老衲少時從征有功者
次良鄉　次定州和壁間韻
定州見拙詩搦戲題　宿趙州
晚出栢鄉　書所見
崤陵壁間見黃平倩詩悵然有懷和韻
潼關題壁
偕朱非二汪以虛段徽之雨中投興教寺望南
山三首　過華清宮飲湯泉
再泛百泉　浪歌
龍泓和黃平倩壁間詩二首
卷二十八　七言律詩
登焦山
病中和黃道元至日禪寺夢愁詩
別王百穀　山居雜題六首
皇甫仲璋邀飲惠山上二首
元霄飲華中秘宅上二首　飲華中秘園亭上

得罷官報　遊惠山作三首
和沈飛霞代老姬別用原韻
踏堤曲四首　飲第六橋酒壚上
遊虎跑泉　贈虞德園兄弟
雨中過蘇二首　廣陵別景升小修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飲北安門
伯修齋中　齋中偶題
閒居六首　戊戌初度四首
贈黃平倩編修　十六夜和三弟

和陸放翁初春遣興　遊高粱橋

暮春同謝生汪生小修遊北城臨水諸寺予德

勝橋水軒待月　二首　和韻贈黃平倩

郎事和韻　送顧升伯出使還吳　二首

送夾山舅令太原　二首　送黃貞父令進賢

丘長孺自塞上來　和江進之雜詠　四首

繁臺張昭甫給諫竹居王孫邀飲留別

柳浪館　二首

雨中坐方平弟蔴檀館即事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別程彥之歸吳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坐王章甫水明樓　赤壁懷子瞻

寒香

撫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爲別

寄黃諭德平倩兼申玉泉之約

初正偶題　久不到沙市矣感賦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示虔門

放言效白　五首

卷中見亡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二首

苦雪戲作

新買得畫舫將以爲卷因作舟居詩　十首

期蘇潛夫遊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復以大

人病恭歸十其行也詩以訊之

花朝和坡公韻　是日新晴

過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精藍

習池道中　七真祠贈道者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秋日柳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繩之見過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藕塘　山居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橋

玉泉寺

天夾山先生時先伯修歸空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饞遂復動葷慨爾有作

用是諸衲不獨解嘲兼亦志慨云爾

柳浪初正

舊太守徐濱岳觀察岳陽偶道敝邑詩以送之
代送徐觀察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 五首
柳浪偕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題澧州沈六大夫加恩冊
謝魯印山惠舟兼答來什
青溪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以報
湖亭對月邀僕同散木賦
中秋對月同散木作 偶成

寄小修 山中舊齋
答魯印山見賀新居之作
癸卯初度筵中示社友及兩弟
集五弟春草堂
浣溪莊落成同社中諸友賦 二首
賦得溪上落花
余友黃鵠生與所暱相去二舍為雙符以召各
藏其半題曰花信風社中雅其事作詩詠之
二首 雨中集龔名世平遠樓
四弟脩檀館即事 印散木韻 二首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韻
散木方鰥誓不娶詩以嘲之仍用前韻
偶成示衛道人用前韻
竹香 二首 喜小修至白燕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偶成
入德山舟中偕寒灰冷雲雪照諸衲子及雲影
居士月中有述
龍君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矣感念

存沒不覺悽然已復自笑舉觥相樂遂大醉
德山簡劉憲使 二首 別龍君超君御兄弟
托龍君超為覓仙源隱居詩以寄之
貧舊答七夕露坐 送唐堯胤北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柬陶孝若年兄
閏九月菊 過用我在鶴墅
初冬夜同郝公琰龔散木閒談

卷三十九 七言律詩

郡人來言楚事久未得昔感賦 二首
月下過小修淨綠堂試吳客所餉松蘿茶
甲辰初度 四首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草堂得文字
又次三弟韻　立春日偶題
梅花 二首　乙巳元日
寄黃平倩庶子 二首　寄曾長石太史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午晴述懷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禪林次日至柳浪遂有三
峽之約
陶不退以容城諭丁內艱歸滇中至敝邑寥共
令子遂瘞焉予共行也詩以送之 二首
送君超兄還武陵 二首
龍堂招提觀影戲精絕入解前此未有江師堂
龍君超皆有作 三首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謝于楚由川入楚將東歸欲復北上有邀往楚
也　鳩字 十首
送王以明先生赴南都試
曾退如留何思過柳浪潤時退如初度有詩見
示次韻答之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姬僕以為
嘲
初夏同惟學惟長舅尊遊二聖禪林檢藏有述
四首

萬二酉老師有垂老之疾感而賦此萬里中老
儒余家父子兄弟祖孫皆從之遊其人可知
二首　傷周生
送鄒金吾遊白下時寓武昌
懷彭山人　寄贈
偶成　即事
辛卯元日　感王翁庚
贈李子髯　送莊冲虛使粵

江上送別　龔惟長侍御舅初度
贈散木和小修韻 二首　別閩人王生
感事　歸來
哭兆孺 二首　寒食飲二聖寺
送焦弱侯老師使梁因之楚訪李宏甫先生
郊外送客即席　郊外水亭小集 三首
送南粤使　別李年兄
上巳日柬惟長　懷龍湖
將發黄特同舟為王以明先生龔散木家伯修
小修偕同訪龍湖者
阻雨　贈人
龍潭
惠泉見黄平倩大書作字時余同在玉泉今五
年矣　宣城飲王舍人家留別
送君御憲僉治兵甘州 四首
壽雷元亮母太宜人　惠安園亭看白芍藥
湯嘉賓邀同顧升伯李長卿唐君平遊草橋別
墅

五月十二日退如生辰蒙以詩見示聊述二章
奉報
和退如初度與客談仙次韻
送曹蓮生進士左遷宜川典史
與元定辛若同賦潘計川扇頭韻
秋日苦雨和退如太史 四首
七夕同方子公蔣子厚弟小修避水長孺樓居
為耿華平題先公冊先公居江陵時以繡衣直
指錄囚不及格被謫

劉元定齋中別諸社友時余有內人之戚
早春過癸園次蘇潛夫壁間韻余往過此八年
矣　登晴川閣望武昌
夏日馮明甫郡公招遊謝公岩同顧朗哉處士
于野宗侯劇飲分韻得千字
邸席用韻贈于野宗侯
又贈朗哉仍用前韻
七夕招黄道元丘長孺陶孝若張伯寶王遺伯
十弟平子飲小齋得衫字道元先以詩來章

爾奉管道元永嘉人余時以儀曹攺司封
中元日夜歸即事仍用前韻
暮春偕同署諸君子飲郊外
暮春遊韋氏莊憶十二年前先伯修暨顧升伯
李長卿嘗遊此地今伯修去世八年顧李二
兄新以言去古人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潸
然久之　壽邸侍御兩尊人
初夏偕同署諸君子飲西郊池亭仍用前韻
偶作贈方子　冬盡偶成

別小修
王太古令郎有文風即賦
即事時京使至　丁酉十二月初六初度
五首　遊仙詩為胡仲魚作
悶崔氏女拜無念學道戲柬念師
雪夜感懷　侵曉見鬪人禮懺
放言效元體 五首　得家報
登華山 六首　華頂示同遊楞道人
岳頂歸至青柯坪示同遊道人

登太室絕頂　觀盧岩寺瀑布 二首
贈登封令傅元鼎
嵩陽宮古柏封于漢非漢物也都玄敬以為三
代時物信然　石淙 二首
將入秦試士諸同舍別于西郭水亭得魚字
入超化寺水村　青樓曲
卷四十 五言排律 附六言 七言
涇陽驛見王子聲壁間韻愴然有述
賦得野竹上青霄插三江韻

和五弟韻賦前題
王回先一夕尚痛飲叫笑如常時凌曉三弟來
云回病且革以為戲也急往視之回奄然逝
矣遂為長律哭之
法華菴同諸彥士限韻
又次前韻　脩檀館雨中限十一韻
香光林即事用前韻
法華菴雨中諸公以詩相角限得六韻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二首

雪霽後仍用前韻　舟中看月仍用前韻
舟中風雪邂蘇潛夫遊玉泉不至和客韻二首
題曾太史退如慈齋用十三覃韻
小齋有隙地植花木數本同孝若寓庸賦得松
字
夏五望日興德寺紀遊得興字
集元定行記齋再賦得原字
元定齋不甚寛而布置有態器具亦精餘興未
已仍用原韻賦贈兼訂後來之約

夏日城西月張閣看荷花得蓮字
遊金山寺見舊作有述同遊者兩謝君方子公
張明教及童子二仲也
過三橋莊莊在真州城西余舊遊地也今爲潘
稚恭　重九日登釣魚臺限韻
至日集山響齋送陶孝若諭祁門限韻三首
上元日同王遺狂過燈市得來字
別恨篇爲方子公賦
舟中與諸上人談亡友潘雪松事詩以記之[illegible]

袁中郎全集卷一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嘉禾　曹勳　閱

序

敘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爲遠又其下

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煑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眞無踰于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爲酒肉或爲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爲絕望於世故擧

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於趣者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卷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敘小修詩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復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歲餘即著黃山雪二賦幾五千

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飣餖傳以相如太冲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敎外之語備極研究既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群而不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摸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

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眞人所作故多眞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

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蓄弟既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嗜貧而沈湎嬉戲不知樽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其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懟之極黨人偷樂衆女謠諑不揆中情信讒

齌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雪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是故艸木之無情也而鞓紅鶴翎不能不改觀于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爲能隄其隤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虚而文寔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虚而文之體已不能寔矣古人之法顧安可

槩哉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寔矣又因寔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

也如淡非濃而濃寔因于淡然其敝至以文爲詩流而爲理學流而爲歌訣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即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余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

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爲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潤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詰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爲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爲脫其粘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執是以觀進之詩其爲大家無疑矣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袁子爲之敘

敘姜陸二公同適稿

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五厥後昌穀少變吳歈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務爲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寖弱至于今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見人有一語出格或句法

事寔非所曾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詩其寔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寔雷仝翻復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呵斥而所賞識皆[illegible]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而上無論有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姚少師徐武功是也鑄辭命意隨所欲言寧弱無縛者吳文定王文恪是也氣高才逸不就羈紲詩曠而文者洞庭蔡羽是也不爲

王李所摘斥而譏見譏諭卓有可觀一時文人望之
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荊川是也文詞雖不甚與古
然自闢戶牖亦能言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
趨時半學古立意造詞時出已見者黃五岳皇甫百
泉是也畫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
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其他不知名詩
文可觀者甚多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爲
詩人各爲詩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爲可傳慶
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一詩此詩家奴

僕也其可傳與否吾不得而知也間有一二稍自振
拔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嫺笑之幼學小生貶駁先輩
拔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嫺笑之幼學小生貶駁先高
尤甚揆厥所由徐王二公寔爲之倆然二公才亦就
學亦博使昌穀不中道天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論
當不止此今之爲詩者才既綿薄學復孤陋中時之
之毒復深于彼詩安得不愈卑哉泰陸二公皆吳有
東洞庭人以未染慶曆間習氣故所爲倡和詩大二
吳先輩風意興所至隨事直書不獨與時矩異而公

昔吳中不甚知名者而詩之简質若此余因感詩道
昔時之盛而今之衰且歎時詩之流毒深也

敘四子稿

今世業文體者日益膚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上之
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所趨若彼
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
士嚮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即不然令禁士者取士
將一出于平而平不勝取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
者而平者自斥雖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爲之也

余謂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
今試問諸業舉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夷外
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
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覔有如射覆深者勝之
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襮者張之以貸義本淺也而艱
深其詞如僉夫小人　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
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袴子弟目不識丁徒
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
膚如貪無擔石之人借富家之囷以誇示鄉里也故

曰貸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學智窮能索又不得不出
于此為主司者既不能盲別其[illegible]偽故此輩亦往往
有倖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
振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
哉門人某等留心學問其為文根理而發無浮詞險
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都人士之為文者

敘梅子馬王程稿

余論詩多異時執世未有好之者獨宣城梅子與余
論合凡余所擯斥詆毀俱一時名公鉅匠或梅子舊

師友也梅子的然以為是而其所贊歎不容口者皆
近時[illegible]容所不曾齒及之人梅子讀其詩又切切然
痛恨知名之晚也梅子嘗語余曰詩道之穢未有如
今日者其高者為格套所縛如殺翮之鳥欲飛不得
而其卑者剽竊影響若老嫗之傳粉其能獨抒已見
信心而言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往余為詩
一時騷士爭排毀余今則皆戟手詈余矣余思非公
莫能評者今所著稿具在其有以箴余曰是公詩進
昔余至吳鄉人有偕來者飲以天池虎丘怒發投諸

地曰此何異水適家人有携安化茶者出而飲之其
人大喜立啜四五盞何也人情安于所習故雖至美
亦以至惡掩也今公出詩以示人其怒不必詰其喜
大為可戒懲其所譽而勸其所嗔公之于詩也幾矣

敘竹林集

往與伯修過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
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輩頗有古人筆意不玄宰曰近
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即無肖也謂
之無畫可也余聞之悚然曰是見道語也故善畫者

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善為詩者師森羅
萬像不師先輩法李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
其不為漢不為魏不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
是故滅竈背水之法迹而敗未若反而勝也夫反所
以迹也今之作者見人一語肖物目為新詩取古人
一二浮濫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謬謂復古是迹其法
不迹其勝者也敗之道也嗟夫是猶呼傳粉抹墨之
人而直謂之蔡中郎豈不悖哉今夫時文一末技耳
前有註疏後有功令驅天下而不為新奇不可得者

不新則不中程故也夫七郎以中程爲古耳平與奇何服論哉王以明先生爲余業舉師其爲詩能以不法爲法不古爲古故余爲敘其意若此噫此政可與徐熙諸人道也

八識略說敘

性一而已相惟百千離百求一一亦不成離相言性性復何有是故非耆德大宿登相家之閫鮮有能涉性海之洪瀾躋智嶽于層顛者也今夫天地一世界也合而爲娑婆剖而爲四州界而爲華夷裂而爲

郡縣棼而爲聚落萬法齊張城邑之姓號歷然一道圓融娑婆之名稱不壞性相之說理圓于此所以即城邑爲娑婆者儱侗之所敝也謂娑婆非城邑者邊見之所執也即異爲同同相本空由同觀異異亦不立即未始是不即亦非非非未始非不非亦是何非身歷其境惡能窮其邊崖指其歸宿者哉夫識之相亦玄矣奧矣前六易覽二細難推詰其障則聲聞猶瞶究其隱非互用莫盡是故趨寂而求者知生滅之爲識而不知寂滅之亦識也知理而修者知昏沉之爲識而不知精進之亦識也標頓爲宗者知擬議之爲識而不知無住之亦識也倚圓爲則者知分別之爲識而不知平等之亦識也合之則娑婆見故煩惱即菩提海分之則界限立故湛入歸識邊際故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又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相宗之不明久矣無際大師法中之虎竟一心之差別洞八相之微芒略而非略見千月于指端言顯無言總萬流于智海使該博者服其精當苦難者悅其易簡洪師之功德普矣哉

時文敘

舉業之用在乎得雋不時則不雋不窮新而極變則不時是故雖三令五督而文之趨不可止也時爲之也才江之僻也長吉之幽也錦瑟之蕩也丁卯之麗也非獨其才然也體不更則目不豔雖李杜復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也時爲之也往余授京兆時嘗以士子文質諸齋矣余竊歎曰是皆嘉隆間學究僞靡爽者也惡知文評成以屬余則所取者皆一時新豔之辭而其所抹勦者皆蕪穢也余自是始知時藝之

蓋非獨文家心變乃鑑文之目則亦未始不變也夫至於鑑文目變則其變益有不可知者雖欲不難力之所極而副時之所趨何可得哉故余謂諸公文之極新也可以觀才不如是不足以合轍也可以觀時

顧升伯太史別敘

古今豪傑未有忘情功名者唯當不可用之時而求用與值可以用之時而不能用其無才等也夫士當其可用則爲龍爲蛇爲鋒爲穎當其不可用則陸沉衆中寧晦勿耀寧與庸夫同其庸不與智士同其傑

然可用不可用其幾甚微非至聖大賢不能測識天下方倒懸危迫家操戈而人盜賊此其時不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可用投身刀戟林瀕死不悔不盡其用不止者張子房荀文若賈詡之流是也天下方治且安庸夫高枕循資格而據上位此其時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不可用捐棄世樂棲身荒寂視名位若桎梏去冠裳若塗炭者梅福梁鴻司空圖之屬是也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傑不樂爲用而徹賢爲小夫豪傑所以不樂爲用者非與世不我容一時執政諸大臣有杞檜之奸林甫嵩之之娼嫉也其人固皆方正儒者也朝而聞吾言亦既虛心而聽矣夕而一人焉設爲虛談以中之彼其是吾言猶是彼也乎將伍于鉛刀梗梓昏于鄧林騏驥惑于皮毛鳳凰迷于冠鳥吾與之正言則嗔而詭言則喜其知足以知天下之假氣魄僞節義而不能別天下之真丈夫漢唐宋末季所謂賢人君子者其目大抵若是也其勢不至于僞士滿朝腐儒誤國不已豪傑之士孰肯樂爲之用者夫豪傑非不樂用者也唯夫欲盡其用而

不可得故不樂也時事至此尚安恐復言顧升伯豈語余曰僕今年乞差南歸往返可得一歲將以七月了虎丘八月了西湖霜後渡洞庭拾橙橘來春探天目天都諸峰遊履所至倘得一二佳山水處願得卜地一區爲他年棲隱之所然以僕觀之洞庭山水木石俱勝將終老于莫釐縹緲之間矣予聞之不答退而謂伯修曰升伯豪傑而用世者今其言若爾無必不用之迹有不用之心矣今之世爲可用耶爲不可用耶他日復以問升伯升伯不對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今時外吏之難至縣令極矣縣令之責甚重而權甚輕責重則一邑之一供一賦一飢一寒皆倚辦於我而權輕則時有掣肘之患民不盡良也而上之人偏重在民則民日益驕爲縣令者日降心抑志以事百姓如嚴家之保母慄慄然抱易啼之嬰若之何能罰必而令行也朝而謁于道望塵而拜焉暮而謁于郵望簷而拜焉小而一茶之供一帷之設皆長吏躬親視之小不如法門者皆得而訶責之其當意不足以

爲功失意令且懼巨測將折腰謝過之無地也又令時詢而立當上者多中官礦使其所誅求能必行于民而其論奏能必行於吏逢其喜則人疑其品逢其怒則又有不可言者非如從文字得官者可以理論而情格也往余令吳碌碌二載幾至委頓然是始礦稅之難未有也適余舅太原令龔惟學書來云近日外吏横遭百六而榆次令張元漢以卧理稱其民懷德而畏威諸上官意無所不當其調停稅務也百端不見徵會而大滑無所用其奸又云晉中近年搜剔殆盡即有不肖之心者亦無所用其黠故廉吏之著聲難而元漢最以操見知兩試邑大小頗異元漢卓有循聲經三年餘元漢之視躬如一日而百姓之戴之也如大有之歲其理繁據也若劍之揮空而良庖之割也余聞之歎曰此異才也今天下多事極矣得如元漢其人者碁布海內雖礦說交横亦何至決裂不可收拾哉元漢者余同年友元平弟也往爲歷城亦以循吏稱單父河陽之績著于一門眞異事也元漢將報政得最考伯父母寵命雖不載錫而榮名則

益籍甚公卿間矣愧余不文不能宣揚萬一厚余月命不敢以拙陋辭爲述其略如此且以志作令者之難張氏吏才之盛也

送京兆諸君歷刑部員外郎序

西曹舊稱清秩居是官者多文雅修飾之士嘉隆之末天下太平士大夫緩帶而談藝競爲復古之詞以相矜尚一時學士翕然宗之而西曹之人十居其九流連光景鼓吹騷雅諸曹郎望之若仙故當時西曹視他曹特易數年以來文網繁密當事者有所干反

輒加訶責爰書之牘不足憑按大司寇惟仰屋太息不能為治獄計故今西曹視他曹特難夫今之析楊三木者或大臣或言官或曹郎或外臺郡守與州縣小吏也罪在臣誠不難持三尺之憲然或有出于中官之羅織朱邸之誣罔及奸民之訐奏者此其斷何可長也夫人臣知而不執則不忠執之則其事又有難言者若之何可以保全善類使上不激而下不寃也今中人之虎而冠者纍纍而出而郡邑守令之逮問者方纍纍而進也言官交章爭之不得矣九卿爭

之九卿爭之不得矣宰相爭之宰相爭之又不得矣勳戚大臣皆爭之爭者愈力持者愈堅夫以言官九卿宰相勳戚之所不能得者而謂刑官必能得之此萬萬必無之理也然謂言官九卿宰相勳戚之必不能得也而執法之官遂依違隱嘿付之無可奈何此豈立法立官之初意哉余謂雖張釋之復生當不知何以處此矣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諸公佐京兆清而才端方凝重氷峙岳立又大臣後雅知國是當事者以此任屬君其有以知君矣

浮山九帶敘

古德如黃蘗臨濟諸普說未嘗不談理然字字壁立機軸各出何嘗有理後世全提向上自以為出格之機巳然聲口彷彿語言雷同似有帨則可遵者則亦何嘗非理也故余嘗辟教僧如開場副末敷演家門而巳少林宗似撮弄家初看頗駭觀聽久之未有不厭其復者浮山錄公受葉縣省鉗鎚其精如金其氣如玉出語如風如電豈肯入傀儡場學他人提弄者末後九帶未免攢入被袋何哉昔有霜姑多年不御

鉛華一日為其孫啼哭甚遂簪花傅粉以悅之何則愛有所專故也夫九帶者亦錄公之花與粉也可以止哭錄公不惜身命為之而何暇惜夫語言文字之落艸耶朗月和尚今之遠錄也年來亦有老婆之癖再為浮山流布花粉觀者體悉二公苦心幸無于屋士註脚下承當也

敘咼氏家繩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

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眞變態也風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里尚氏世有文譽而遂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爲令不及數十日輒自罷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亦似之非似陶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甘味似公

之性公之性眞率簡易無復雕飾似公之文若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如響榻其勾畫是也而韻致非故不類公以身爲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也余非謂公之才遂超東野諸人而公寔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詣古人或有至有不至耳余束髮已知嚮慕公近者吳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盡公及尚氏三世之藏吳川公者公仲子高才邃學先兄庶子之師也爲令以伉直著聲閱數月亦去遵先轍也懷公集三十年出入必俱今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廉公三詩賦冠首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廉公之生甫二十有二歲才思澎湃如川之方至吳川自出機軸氣雋語快搏于取材而漭於屬辭此之遂溪蓋由淡而造於色態者所謂秋水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紙筆而遂溪之後雲蔚霞起豈黃頭歷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論家門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文于三世然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文而恥言文竝爲惡習獨尚氏能世擅其業噫彼安知

烏衣諸郎爲史所豔稱若此也

敘曾太史集

甞惟退之論文其覩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嬉笑訶怒以爲快及讀公所著毛頴傳無甚僻者當時以爲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猶有遺訾其歎伏以爲絕奇不可及者獨柳柳州及李陞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習觀瞢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不爲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竊意

述作一時諸君子所膾炙者謬以爲非遂欲去同取
獨世爭笑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爲近古過相印許
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
足道而使退如有磬無隱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于
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儁傷其氣不以法掩
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爲文高古秀逸力追作
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爲才士爲樓閣敘記之作
主放退如則爲江海爲雲烟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
余詩文視退如百不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爲同調

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
寔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眞而已其爲詩異甘苦其直
寫性情則一其爲文異雅朴其不爲浮詞濫語則一
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
何思蘇潛夫函蓋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眞臭味井
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下士聞而笑者其于
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爲老衲所姍笑羞澀不能出
一語久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
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

語與退如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卽文
章見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監司周公實政錄敘　代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爲政者獵
華聲而以城池錢穀爲俗吏事嗟夫事誠俗也盡天
下之吏而皆以爲俗誰爲任事者此游談也古稱繪
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何也冥漠者易詭近
取者難似也夫高談浮聲鬼神也無才者之所跳匿
也繕修錢穀之事人物也經世之寔畫也晉之君子

喜爲清談而陶士行爲荆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
可行至於私稽官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
安晉之南渡不卽胡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
高談理學而孟珙王少隨軍伍至其帥荆湖首通三
海修十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士之歸者
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宋之恥所以
孚而夷虜不卽鳴鞭者俗吏孟珙力也使一世之吏
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此荆楚故事也今天下承
平政修職舉縉紳先生裒衣博帶足以坐鎮而浮聲

漸張綜覈少衰莞庫糠粃之說亦時有之監司周公來蒞荆上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寔政其大者如繕城浚隍興學積貯淸屯恤郵甚於淵去浮糧等類皆王政首事興除其備公通籌三十五年一務不易大都悃愊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挫然亦以是見伸公之學如艮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深山松柏飽歷風霜愈見遒古蓋公之才識卓而又閱歷世態人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國家大事所以常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臺僉晉卿秩此寔興典昔丙吉謂

魏相曰朝廷已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措此寔政于天下猶反掌也某等卜吏日奉公教條從事淑公最親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寔政一一編次付之剞劂冀以自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異日荆人將尸公與陶孟而二之

郝公琰詩敘

郝公琰訪余柳浪以詩爲質且以舉子業求政余告之曰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詩試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使事如今程墨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之什即今之窗課也今代爲詩者類出於制舉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故其詩多不工而時文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精神注之一的故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迨於今雕刻穿鑿已如才江錦瑟諸公中唐體格一變而晚矣夫王瞿者時秋之沈宋也至太倉而盛鄧漢則王岑也變而爲家太史是爲錢劉之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態不可勝窮矣公琰爲詩爲舉子業取之初以逸其氣取之盛以

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晚以刻其思當行而新之無不合也公琰年少而才新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才新故非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極他日才情之所合嘉州長江可漸至也一舉子業又何足以難公琰哉

邑錢侯直指疏爲序

善治者不擇民猶善將者不擇旅也是故擇物而試鋒其鋒必濡京兆之治也以張子高民非驅於子高也益州之治首尾於張復之而革于代者民非怯張

而醜代也比屋而托者猶是民抱牘而從者猶是吏
一日更其所蒞遂使淳頑異俗而巧拙易性故曰地
無夷險夷險在人益余邑之病令久矣而錢侯來政
始舉邑雖蕞蕳素稱劇一城如斗大江水齧其址且
半廬居柴立巷陌凹凸然市晝冷先聖無宮邑大夫
無後宇郵署之積不芟溜不覆軒輶之使旁午於道
令日夜持手板不得休羸騎敝卒以充往來稍不如
意則棄車騎各鳥獸散令且以是得過胥徒冠而蜮
眩朱紫令詰之不得俗慓悍快訟相軋以奔輪公帑

不以時鏽索之聲琅琅道途持籌者盈縮其額餌其
半公家之籍不如令甲令往往汗下考每歲終課堤
役里閭騷動猾氏黠史倚爲谿壑而堤額削如故諸
青衿覗其旁持短長高步濶袖令煦煦然如慈媼之
于驕隣故邑數十年無善治邑父老爲余言前時有
楊侯稱能吏以高第遷余時童無所知識自總角後
所見邑令長若干人久者四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
毀傷失名落落以去卽邑中士民亦謂茲邑果足以
厲令雖宓子賤西門豹復生無可復措手也錢侯來

而闢荒蕪飭之宮翬然官寺區署敞者更蠹者飾江
上[illegible][illegible]操縱橫之縱者以捍橫者以衛邑人士鄉士
之心始定市肆斷豐樂入廛之氓以歲月至民供輸
無追遠者恥不先比閭功曹書文字而已鈴下備傳
呼無他指使誕辭者黜而去訟庭常虛日高春則已
放衙諸縫掖以文事至指而坐句摘字繭移甲乙不
厭以公事至假以溫顏或過激則平氣以諭以不直
被摘至示之三尺己心備則以情寛譬之其人乍慄
乍溫士無不戴且伏郵驛之客所至如舍供具俊銑

吹騶卒皆奉成命無敢譁者直指使釋得其實以治
行最聞丁朝會[illegible]使者亦上候治狀夫今之黃童白
頰猶昔氓也高冠長裾猶昔士也錢侯之波非偶恬
而窮奇之腹非有厭也羈靮絡繹不減於前錢穀簿
書不縮於後昔也廢今也舉昔也嚚今也熙昔爲痡
敝今爲腴[illegible]影表雖神不撓於此由此觀之令待地
耶抑地待令耶侯爲人豐頤廣顙精神爽體整潔而
度充機活[illegible]才捷史稱劉道民日覽詞訟手答箋書
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邑侯有焉

夫皎皎者近刻而優優者近庸倜儻者自用而博取者人用之侯以寬行其清故無苛清以虛用其裁故無逸照霜雪以癘之春陽以膏之龍泉之鋒而以試毛何有此蔑爾也異日者行之天下書之史冊當與京兆益州並傳高第云乎哉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虎者張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爲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莊氏所謂養虎者也猝饑則噬人而猝飽必且負嵎吾

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驕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横甚荆則招之亦不至而是時適有播酋之變部使者檄下如雨計畝而誅計下而夫耕者哭于田驛者哭于郵而荆之去川也通沮水之餘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處侯諭父老曰是釜中魚何能爲戒一切勿嚚且曰余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余時方使還聞之歎曰今天下爲大小吏者皆若此無憂太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璫相持而擊則羣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之功隱吾務其張而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成于貪功倖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於璫與夷者辟如病人與病之速去也而純用攻伐之劑其人不死於病而死於攻今觀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功倖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爲人豐頤廣額一見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識卓絕其爲文骨勝其肌根極幽微

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僞者余弟質直温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爲師門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於相士者也侯之檄政不可枚舉略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詎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袁中郎全集卷一終

袁中郎全集卷二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何允中　閱

序

送徐太府見可入覲序

黃平倩太史嘗爲余言徐君見可者今之子長也余旣得媯茲集讀之良然無何而公以治行高第移守南郡郡劇地也乘貔虎之後官務百脞而民屢病公裁斷如劊陰以寬調諸困者朝而入牘未日中剖焉

士之執舉子業者盈庭公摘瑕指瑜無不心折民之羸者老者傴而杖者嚣然集堦墀公目而指之曰某宜散宜飲宜某法餌略無倦容迨至期年而城池之圮者無不飭道路之凸凹者無不平有識者或謂余是藻心也而吏幹若是龔黃所未有也余曰是函於文一機軸也公之文嚴於法而沉於氣往往詘常調而自伸其才故變幻詰曲無不極情之所至今公之果於裁者文之法也寬以調文之氣也使民若士之喧然者百至而百應文之詘常調而自伸其才者也故曰文章與吏事一道也今之握銓槧者其初檢括陳言而一旦爲吏遂欲舍所學而聽於胥故經術與政事二少時習訓詁耳壯而成名道於其間之不得不然間一習爲篇章與有韻之文而復不暇致時從與古文詞貳貳之則支病漸靡寔然公秀發之士出之有本故卒然而藻之爲文飾之爲吏繩尺之爲舉子業其機圓故其道可一貫非獨問學功遂翔天之所畀卓也余於此道貳之者也今公北轅而士大夫以文見役是使拙工運斤於班倕之室也然余於公

若有宿契而公亦若謬嗜余者故不敢以拙陋辭且者公馳一函見示云入秋不病病而漸以癰賴兩耳桀格進賢余躍起曰太守癰矣而百姓肥大豈爲一郡國哉異日肥天下御亦是政也是文也

送劉學博序

天下所以治平者獨賴是二三青衿耳而其冶鑄之功首倚之郡若邑之爲博士者博士任重而權輕所務之人皆天子異日所與共治天下者彝倫之堂與先司寇師比屋南向左詩書而右禮樂其攸行肄天

下泰教不行與天下案非區區刑名錢穀關係一郡邑者而其官乃至不得與長吏相無論直指校文二千石諸大吏降而有司皆得治其臧否北面而奔走之如其屬兢兢然伺其口齒奉行惟謹而所爲弟子員者又多高心潤步方領大帶仰目而視如所不屑其賢者可以理論而其不若者不可以刑督其難視馴百姓倍蓰夫以極重之任挾不威之權而御不可刑督之驕子弟是猶縣九鼎以一毛而師諸嬰以拒也劉君必登者南昌人以訓遷吾邑論邑諸生長而

愛之朔望課其卷繩以程朱之脉無不肅者服則進之道先賢故實君饒吏才當事者委署委堤皆有能聲語具別碑中先師殿圮君毅然捐月俸議加修搆直指而下賓之何論長吏其重固然所謂輕與難蓋未有余甚異之今君又自吾邑授撫州矣屢遷而得儒秩饔者以爲冷且儉而君甚喜以爲但自去其輕與難吾之任固有重於他吏者也蓋余嘗授京兆未幾而教國子又未幾而授儀曹三遷皆領諸生同志嘲余有青衿緣他日或爲校文但不知措大運何日離耳今余亦以此嘲君他日其爲六館乎兆三之矣然則君與余皆有青衿緣者但知其重不知其輕且難也

送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尚璽卿潘去華忘齒交余兄弟深相知所與余析易義余輒倒而余間出一難去華未嘗不心醉也去華善人倫嘗云敝邑兩佳士其一爲姪伯和其一余持國也持國爲余同門友故雅相得而獨以不識伯和爲恨既官吳關小修弟來自去華所津津談伯和器

識歲戊戌伯和第春官謂是定交且近京師向酬答倒司關者與主人意不屬一再刺門止未幾伯和令潛江潛故荊岩邑今雖豐沛屬則猶脣齒也山居以來守麗公禁不敢以一事通顯者故雖素所傾渴如伯和亦竟絕書郵然余友蘇潛夫一歲三四過余柳浪談今時循吏輒首伯和所謂催瑞折健水其身而利其領者出其緒餘已自卓絕一時要以潘氏家學窺天人之微茫入性命之輿域是未足以盡伯和也今征車且戒路矣闔郡邑之人交口而頌令尹無亦

惟是尹之緒餘而余所傾重顧不在此外弟陝亢之公秋闈首拔士也率諸同門友乞一言贈而行余不敢以諂令尹者諂辟之言鐘鼎貴色者色貴形者形貴欽識者欽識夫時流標目則亦士林之欽識也余雅重之故特述以爲獻

送葉使君還朝序

余山居以來荆之爲關尹者若而人而獨與今葉公敬君善敬君喜談學津津經術或者謂公大儒將遺略細務而君綜理周悉如櫛之於髮而下車即除一

切牘政一錢必籍掌故商民戴之若慈父母或者疑其報滿將不中格且有罰而君若不聞者已而商乎才也夫聖人之操天下即操其心者也故忠信聖學趨竟無負額余聞之歎曰葉使君心客而機靜經世也泉府通焉後之君子輕試其才于錐刀辭籌之間故其術止于桑弘羊劉晏而其究竟爲士林之不齒宋之安石慨然以學自命其始亦後言理財也而其心近跡氣近疏故道失而財隨之非理天下難所以理心者難也余觀敬君公事之暇輒進諸生商略性命無一語不入解開托爲舉子業以暢達言無一語不中聖賢窾奧以至六書四韻皆辨析毫髮雖紛龐叢雜之中而幽開自得手不遺編是其心未嘗以靜踈二是眞學術也撡天下之客僵也今天下之利孔百耗于唐宋而其規利之法百昔於開架手實使君此行試以客心籌所以復　天子及司國是者昔者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爲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與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撡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

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光得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爲之資也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　今上英特之姿恥不爲堯舜區區背好之篤當必有萬不可解者舉世無能喻其然豈誠不喻抑心未審耳行矣使君天下事煩君者不少唯眞學術可以應之幸勿謂關事畢且暫釋負也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七袠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顓盍爲一言以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根之堅定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於干雲薄霧而其葉彦消長唯根焉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孝廉弟藹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蕚樜楠杞梓之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能喻也然天下之爲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誦宏曰

余家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伯指王父行爲兄若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曆相禪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數也伯指大人行爲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爲母氏者若干人也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焉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子善述他日載諸牒爲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一門佳話也爲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曰余家族屬分三大支而長最繁凡三傳而子若孫幾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蹲而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鵠峙瓊芬蕙烈又長枝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母登其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內政修飭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爲長一切閭課戶訟受成議于伯所母傾筐倒櫜咄嗟治辦宗人以是益親聯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即世家日益落母攻苦茹酸和丸課子賢書既登驪取上第撫異母子如已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宗

雖瘠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縷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登也國史所收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啓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微斯定錄也夫閨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飲飲極讙酒行無算而退

壽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凡物所托者堅則其發必巨而用必遠是故金玉銅鐵之資于世也而其胞爲石蓋必有冲厚蒸煑之實

而後能孕天下之材以爲世用蓋之生也以朝夕萍
之生也以日月生非不暢也所托者脆也百圍之木
必于崇岡五年而一榦十年而一節而後棟宇榱題
之用施于朝廷而被于天下故凡物之爲遠施洪受
者必其母之歷大春秋者也余友李獻夫母曹夫人
年八袠精神烱烱如壯年獻夫高才早有文譽而其
登賢書也乃在强仕之後蓋余嘗閱薦紳先生起家
遲晚壽考通顯常十之八而年少青紫至于黃耉者
或不得四五余因是而仰天地之乘除造物變合遲

速之理也獻夫妙年已稱場屋老手托于堅而習于
萌是故不屢經節候則宜暢不盡然一宜暢而其望
于霄非一雨一晉之滋息所能枝榮潤而程功力者
也余以母之貞恒驗獻夫之遲故知獻夫之用大又
以獻夫之發遲而用大驗所托之非常故知母之爲
高陵喬嶽也獻夫爲人開爽敏捷渠于任而敢于言
胸中有蓄吐之唯恐不盡而其文有奇氣沛然若滌
之注峽蘇子曰士以氣爲主獻夫之用世介入決
之非臆斷也蓋天下唯至翁生至張山以翁爲體而
天喬以蕃爲羽故唯母之凝結乃獻夫之所以發舒
也母女于曹而失怙最早言笑不出于閫以女則淑
相夫子以事翁若姑甘貧而聚順以媍則賢課其子
有成立爲世顯儒以母則式母蓋有仁者相也孔子
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世不信壽之必仁仁之必
有後也盍于山之翁然鬱然者觀之

西京稿序

往予長五湖徽之治去湖近時從墨客所見徽之詩
近代高手也已居燕結社葡桃棚下諸韻士日課方

外言以詩爲塵務不暇搆也徽之既校秦士坐阜比
談六經擴異端而後騷賦罔其職余適以拔士入秦
不同職而同具蓋于此道列戟矣場屋後徽之偕余
入韋曲寄宿玄奘塔下徽之手出一編徽言離辭與
終南雪色爭秀余笑曰此非彝倫常上物也夫詩以
趣爲主致多則理詘此亦一反然余嘗讀堯夫詩語
近趣遥力敵斜川而紫陽去盧山以不見三叠新泉
爲恨千里乞綸以快一觀此其高韻未可與深衣古
摺道也徽之詩秀潤遒逸如晴嵐之釀色秦士之文

貧而少致試以徽之之色貨之水青石碧矣

傅良卿入計序

古制縣有赤畿所以别靜劇第吏能也而京輔尤難今良卿固近畿要地咽喉總萃處也當人身之疆也咽喉利而無所梗逆精粗堅脆投之卽受則其元氣可知然使逞其彊而不爲調停節省之法必且有結轖之患此善攝生者之所深懼也夫以京師之大四方萬國之所輻輳而此彈丸之地若以一實納水菽馬使往來者太易則病在供億太難則病在流注夫

何以使兩者並行而不厲也余自山居還闕由楚入梁路幾三千餘里而輻輳之客僅一二見一時郵巳岌岌然及余過涿鹿入良鄉市井蕭索如墟落馬骨立僵道邊凡驂卒皆有菜色視中州之罷不啻百倍余心甚憂之于時長良邑者傅侯也余以昏黑至侯猶侯于代舍因問所以調停之策侯喟然曰[illegible]佞得便宜從事則猶可及爲也大約計邑車騎[illegible]之需萬有二千而其八取之他郡邑今歲且盡而[illegible]郡邑之供億者十不一二至也邑每歲輸四鎮者又不啻萬餘則何不以邑爲供之郵而四鎮之飛輓使代辦于他郡邑乎此良人百世之利民與驛俱稱便而當事者未有的然之畫也其何異于巧婦之炊余歎曰世固不乏循吏也而循吏之策不盡行夫斯固漢馮翊扶風也良之瘠甚于涿而涿又不逮諸要服遠甚此豈漢三輔景象哉使侯之策盡行當不獨利咽喉將舉體之瘠而可腴固國家根本計也侯昔令鄣援琴而治今令良紛罨沓集有若弄丸固知高才不擇靜劇充侯之才可以大用値侯入計而司城陳

子以書爲請余曰侯之撫政不必盡舉此數語者足以大用矣司城記之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

曾退如太史與余同臭味肝膽齒頰若共有之謬自以爲元白歐梅不啻也而論仙宗一事獨與余稍異退如嘗入襄漢訪異人返至柳浪余迎勞之曰公自苦道途耳吾聞封公壽而健異人也歸而求之有餘師曉有客從退如游者愕而問曰曾封公行業醇至不可謂非地上仙也然公性嗜動花下楸枰夜以繼

自作勝則喜溢眉端遠沭而吁小失意則抑仰不自
得耗神思以戰喜怒恐非靜者之事也余曰道以不
滯爲靜非沈默也不見坐馳者乎秋毫不接于前而
丘山忽起于胸是名躁弈夫弈者專精一意以幸其
捷太山摧而不瞬盛夏流金而不炎怨之至也適然
而喜其喜無滯適然而嗔其嗔不戚局奩罷局相顧
一笑和之至也古之至人皆以逍遙爲靜奚取枯株
而事之客曰是也老人不能去欲人閒妖韶猶有情
焉余何余曰然多食可以病然不廢食善節宜者左

嫱右施所以養生也夫澤之水盡于决甕之水敗于
滯井泉之水彌月不取不加盈焉節宜之候也客曰
世人之少有識誰不爾者謂若輩盡仙可乎余曰何
獨仙三教之至途之人誰不具者饑餐倦眠夏絺寒
裘此亦仙之攝生也過于途則揖于門則徐此亦儒
之禮敎也呼之卽應引之卽行此亦禪之無住也達
者之謂聖充者之謂賢日用不知之謂百姓余聞封
公貌無文飾心無城府鹿豕木石之輩爾而汝之無
忤色焉公蓋充其盡而漸至于達者余所謂大道止
此雖淮南八公拔雞犬以過吾門吾猶以爲小也退
如不深信然亦不以爲與今年粲首都門退如忽曰
襲了所言若有會于余心者大人以今四月某日七
十矣余曰此言足以壽封公遂次而書之

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

蜀中高士藪澤也近代性命之學始于趙文肅嘗稱
讀公書出入禪儒而去其膚關閫所未及也夫源長
者流亦濶以文肅之泓渟浩渺而無江河以受其委
恐于事不當妄意衣鉢之授必有其人遂欲以暇涉

三峽之奇覽峩眉伯仲之勝求其人于幽僻遼邃而
不可得則有徘徊企慕而已既乃思目之所窮寄覩
于耳及余之世而猶聽有人抱賢者之道以老使余
因緣得乘其緒餘不猶愈寄典型于虎賁乎既二十
餘年而不得則亦以爲夢想已矣未幾與何氏旭如
共事春曹而始知其尊公從文肅遊蜀人士謂文肅
集中有何君某卽公父也公儒而隱者年十三補弟
子員已上公車不售卽棄去走長虹山鑿室以居一
榻之外無他嗜好餘則以給窶人子或曰公弘雅博

物君子也喜爲邵氏學每出入必以算籌隨賦則輸指梳上竟寒燠不休于書法嗜松雪道人留入室而所爲詩能道其性情僻之談山色者各舉其所得之淺深以譚以爲非固山有也以爲是而山之有不盡于此有雅習公者謂公于藝文書數直寄而已闕黨高義辟則飲食任運有之而非其好公澹然物外遠絕紛囂少即北面文肅至于舉止態貌亦記識之今老矣猶焚香晏坐有來扣者必曰文肅公授我何法何指歸不則曰某親見蔡白石蔣道林作如是語公

于此學可謂樂之終身不厭者余歎曰是見全山者也夫陽明之學一傳而爲心齋再傳而爲波石三傳而爲文肅謂之淮南泒淮南王擔荷而其子孫喜爲拔俗之行其弊至爲氣魄所累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淮南之後而爲悍然不顧其一短也公澹處不可知大要夷然一出于粹又淮南諸孫所未有文肅別泒爲渠上人渠之傳多在楚而喜爲任誕公能矯之以行履鵬雛雖小猶能蔽天鶵即過其母一拳而巳縱使如渠巳泰華之一峰滄海之一隅而況于公之稟受文肅者余幸絲旭如以淑公因得窺文肅之一二假我數年益部耆舊所欲負笈以從者也公今年八十尚能于燈下作蚊脚書諸同輩微所以壽公不有出算量上者乎學是已若夫長年而健子貴而賢此亦世所希有而未始不有公既已饒之又何煩爲

壽劉起凡先生五十序

芷之端重者與豪少年較輕逸其僬不勝也然使少年之僬與老臣之重度德而程效則愚者知其不及

余嘗立于四達之衢見有若曲躬卑覰行趨若道人者矣有問則啓齒微笑若不能措詞詢之則曰某善人也否則曰某封公或貴大夫之教老者也其或衣冠莪莪舉體意氣見人如不屑者詢之則曰某俠少也否則曰某貴人子或俊秀之穎發者也居一二年或四三年統而恰者降爲寒素俊爽之氣化爲秋葉而曲躬卑覰者搦施行焉矣即不然而子弟之雍容閈墻之風景終無改于故嗟乎此豈獨人事也哉當余少年盛氣時意不可一世士覓鄉里之綠游吉安

著意殊輕之調笑玩嫚見于詣㘫中年以來飽歷世故追思曩日所慎可愧非一吾輩常輕談天下事以爲無不可爲而其後百不一讐彼雖無其事而例未嘗言是吾之顧言行者不如彼也吾輩浮慕意氣時有矯激輕去其素及至啼號滿室萬不可已未免于人彼雖無嚮利之德而亦無抽言詞之耻是吾之守一介者不如彼也吾好名狗人長戚戚而不足彼安于無名杜門自守一枕席而有餘是吾之常自得者不如彼也孔子曰道不遠人彼所謂端重自守者皆

人情也而余輩拂情以爲逸不惟無效而且于道日遠惡得無慚余姻友劉原質其尊公以孝廉爲閩中有聲頃挂冠歸年才四十餘端凝簡靜屹然如山居官不爲苛清課農桑謹教條而已居鄉不事干謁不追逐時好不爲過情之行以循耳目蒔花種竹而已會原質來謁選以假歸原質之友皆一時名士慕公之賢又知公初度在秋杪謂今年始半百不當壽而計居林之日已逾六千六百有奇當壽無過公者因繪圖爲詩而乞余爲引余謂公之端重正余之所慚而欲以晚節範其一二者昔北齊之士喜爲輕逸而顏侍郎家訓獨惓惓以忠厚誨其子弟厥後自東宮學士屢傳至魯國公又下至魯國之五世孫皆聯圭並紱書名史冊此端重之報也劉氏之族在江陵爲蕃且久他族無與比其興埜未艾也吾以顏氏卜之

壽鄒南皐先生六十序

今海內名公卿有舉其地而知者有舉其氏而知者唯吉水鄒公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南皐先生非但不名也且不氏宮被之深也所養之微也羲胡之遯且

寀也莫不敬仰先生如所嚴事之神明公卿之巔塵纍山積類無不引先生爲重屢屢以奉所稱名公卿未有比者問其所以重不過曰天下第一激烈男子而已嘗讀先生書有云今之學者動喜奇氣勁節其流弊與沉溺欲海者則一噫此東漢諸君子所未夢見者也夫學不至于道而趨天下之所重其所重處即爽也吾趣之之心則猶貢諛也春之長養也而雷作焉長江之浩瀚也而驚濤忽焉氣之所激偶爾見奇而造物者豈以是奇哉先生之道超一切見聞不

以解悟爲知不以擔當爲行不以證入爲功若然如出土之笋干霄而上更無迂曲世之所以奇先生者皆其學之餘元氣變化何所不有而惜其紆而不用用而不盡也夫天之生人也實難有一世而一人者矣有數世而一人者矣麟鳳芝草與世何與而天猶若慳之則其于人也尤其所靳惜而慎重者也有家國者不深惟生才之難以爲朝退一人夕進一人天下何患于無才而不知以雞鶩代鳳則亦何時無瑞也夫天下固有一人不用而抑塞數世者子思子與

是已有一人用則存去則危者蜀之武鄉唐之梁公郭侯是已今先生固所謂間世一人者而其年已六十矣如此人者一日在朝則獲一日之用而使六十年之景光半沉于岩巒水石之間深可惜也夫先生雖不用所謂用者自有在明道覺世此亦聖賢[illegible][illegible]事業也然竊聞之世治則道行世季則道明古之聖賢不用而始聚徒著書以待後世洙泗河汾豈得已者今海內宴然不可謂季而先生之年未老嚮用宜有日雖然此其時矣國家之壽無疆也先生之年當老期未艾也

壽存齋張公七十序

山有色嵐是也水有文波是也學道有致韻是也山無嵐則枯水無波則腐學道無韻則老學究而已昔夫子之賢點也以樂而其與曾點也以童冠詠歌夫樂與詠歌固學道人之波瀾色澤也江左之士喜爲任達而至今談名理者必宗之俗儒不知叱爲放誕而一一繩之以理于是高明玄曠清虛澹遠者一切皆歸之二氏而所謂腐濫纖嗇卑滯扃局者盡取爲

吾儒之受用吾不知諸儒何所師承而月焉以爲孔氏之學脉也且夫任達不足以持世是安石之談笑不足以靜江表也曠逸不足以出世是白蘇之風流不足以謙物外也大都士之有韻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可以得韻故叫跳反擲者稚子之韻也嬉笑怒罵者醉人之韻也醉者無心稚子亦無心無心故理無所托而自然之韻出焉由斯以觀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韻者大解脫之場也鄖諸生張五教從余游的然以孔顏之樂爲學脉而尊人存齋公少困膠庠老

爲邑溥士來春月挂冠去飯心禪悅棄家蔬食有如毘尼弟子公蓋白首于泮宫黃舍之間者一旦捨其甯宅而逃虛無恍惘之鄉公之心殆醜夫腐濫纖嗇之儒故欲去而遠之而不知孔門之儒非也顏之樂點之歌聖門之所謂眞儒也使公早知高明玄曠之爲眞儒亦何必去而遠之爲快然世之所謂儒固若此公雖欲不去何可得也公今年七十當吾夫子從心之年從者縱也縱心則理絕而韻始全公若不信則呼稚子辭人而問之

送黃竹石還江陵序

黃竹石從江陵負𢿱笈訪余長安余方視選曹曹故樹籬插棘地也不時見見輒爲杯勢所奪無他語草草瞻寒而已未幾辭余去乞一言爲別余曰子亦遍觀三衢九陌乎穢塵張天腥風逆鼻行者溺于道𡵆者糞于市椎埋屠狗之輩敝衣百結之子高髮被褚束面歷齒之婦肩駢踵接此亦天下之至惡也而頫瞻雲中則鳳闕銅龍在焉百官宗廟萃焉引而之貫城之市則夏之璜周之天球若日之璧若月之珠東夷北狄之珍異陳焉已而入廣部之院過鳴珂之里則南之威西之施越之狡童吳之弄兒公孫大娘之劍像之尢賀懷智之琵琶念奴之歌喉霓裳羽衣之舞呼盧博塞之戲種種聚焉今夫山郡水郭巷陌未始不淸楚衣冠未始不都雅然一人衣茜而過則已叢觀駭指出漢唐之舊物一二則張目不能指名夫然後知京師之大愼勿以穢塵腥風遂誚都市之觀止此也夫古之聖賢豪傑鉅公哲匠其亦猶京都之三衢九陌耳文耶道耶至此乃極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雷太史詩序

何思與余同氣類而各有所嗜何思嗜仙余嗜佛兩者若分途而不相笑然皆有詩癖余癖而拙何思癖而工夫回道人玉蟾子彼家所稱才仙也而詩杳極無秀句古宿偈頌理掩其致何關風雅仙佛之不以詩名久矣靑蓮之嗜仙也東坡之嗜佛也世所知也舉世皆信二公之爲詞人而未有信二公之眞仙佛者雖二公亦不自信也豈非嗜者工而眞者反不工

耶真者不亞中郎之去佛誠不遠工者不真何思之
仙途將日遥矣是可喜亦可畏也雖然謂子瞻不佛
是誤佛也謂太白不仙是誤仙也丹臺之班必在青
蓮而龍華分座子瞻當踞諸禪首席理勢自然無足
怪者獨二公不能自信其真而波波外騖此則二公
之過也今道士之得仙者木寂石心無異鵝鶴何思
涕唾之餘皆彼所驚詫以爲神奇者吾意天帝所急
在此不在彼何思掉臂去之尚恐不免而况于求不
然何思過矣

劉元定詩序

劉元定體中有四反家世楚人而有江左風格藴粉
敗壘殘溝古苑皆有精賞一反也楚人而稜稜令人
不欲近元定温克見者唯恐其去二反也生長朱門
而具丘壑勝情三反也楚人有飲量而無飲才有飲
才而無飲韻元定卓然有之四反也諸名士之目元
定如此余笑謂元定詩亦爾楚聲多怨而元定之詩
和雅楚人長才盛氣而元定之詩多逸趣爲曲澗幽
螟母爲滔莽爲輕陰澹月抖爲雷霆風雨是又一反
也丁未夏月與諸名士避暑城西之藕花社元定與
焉酒間謂余曰子之序詩多矣而獨遺余何也余曰
諾當勉爲之已而遂別停閣至今然嘗往來胸臆間
值謫星北去乃遂草草附數語曰世人之詩自與人
二而元定非也元定之詩其人之注脚也佈置顰眉
形影皆好是謂詩具明窗靜吟花開獨飲是謂詩料
寤寐山水流連烟月是謂詩骨余何以敘元定哉不
知元定者觀其詩不知元定之詩者觀其人而已矣

送觀察蔡公序

古之爲臣者問職不問官其于内外未嘗有忻厭也
但曰舉吾職已矣職則不校而官是問于是趨避百
出而銖兩于迁疾之途途逾撓競逾苦如蟻之集羶
而莫可底遏夫仕以行志耳今諫官憂釜鬲銓臣憂
滯薪卿寺具瞻仰屋而已志不可謂伸而人情固甘
之及一麾出使郡監而上皆實能布膏澤于民專閫
春花怒即霜草生平之誦讀一二見之實事而世猶
若以爲迁而避焉夫使其途誠迁猶當以道之得行
業而就之而其途實非迁也即以近事案十年之内

其也卿其也撫中外權之僅足相當而中猶若不勝人情狃所常蔽所暗殆不可曉劉忠宣知之乃乞以外自効及其爲尚書也語人曰某非爲監司不及此至今之外權者必舉以爲標云今歸德侯公以左曹郎出監是邦公光明洞達如澄水之含月其在劇曹也甄別賢佞知無不爲揚幽抑之光折險鷙之氣一時高賢爭倚爲重而公竟出矣公笑曰第舉吾職吾豈廣官且江漢南紀何負于余也下車未數月而荆人大服朞年而民之瘠者肥憂者澤吏之墨者皆逃

匿去三年而民自以爲得天不復知使君其稍有識者則曰吾屬以使君爲天今且代矣走問鄉大夫曰固然乃扶攜而訢于臺獲以其事上請詔進公一官仍監是邦假令公以京秩待遷今不過拱揖卿寺需次長安邸耳豈其以一身之優暇而易渚宮十萬戶之樂哉公必不然雖然今之時事紛紜已極而老成之凋落亦幾盡矣如荆之藪爾而得公需沐荆人誠幸以公之品望而僅使之雨露于三湘七澤之間于世道竊有虞焉且夫砥頹者節也割棼者才也鎮囂者氣也而公無所不優一日而立朝南北之議論必有以息之人心之嶮陂必有以平之朝廷之急公是不有急于荆者乎宏荆人也當爲一方請命而過計及此亦曰荆非自能安危者也世固未有焚楹焦石而燕壘晏如者此正宏之所以爲一方請命者也若第曰劉忠宣之外擢不失其爲尚書而僅以是譽公其去集殰也無幾矣

陝西鄉試錄序

臣竊歎昔之士以學爲文而今之士以文爲學也以學爲文者言出于所解而響傳于所積如雲族而雨注泉湧而川浩故昔之立言難而知言易也以文爲

學者拾餘唾于他人架空言于紙上如貧兒之貸衣假姬之染黛故今之立言易而知言難也夫文章與時高下今之時秇格卑而意近若于世無損益而風行景逐常居氣機之先蓋天下之精神萃焉故臣每于尺幅之中閱今昔之變態無不驗者稍從坊市取時刻讀之而心切切然懼也洪永之文簡質當時之風習未有不儉素眞至者也弘正而後物力漸繁而

風氣漸盛士大夫之莊重典則如其文民俗之豐整如其文天下之工作由朴而造雅如其文嘉隆之際天機方鑿而人巧方始然鑿不累質巧不乖理先輩之風猶十存其五六而今不可得矣臣嘗以今日之時秇與今日之時事相比較似無不合者士無蓄而藻績日工民愈耗而淫巧奇麗之作日甚薄乎淡而樂深隱其頹僻同也師新異而驚徑捷其跳越同也夫紫陽詮疏載在　令甲猶爰書之有律禮例之有會典也今有人焉以春秋案獄以周禮起例世必以

違　制坐之時義而廢詮疏此奸紀之大者天下翕然以爲新不惟見原而且以得雋後學何創焉夫高皇帝範圍天下之道託于經傳而章程于宋儒此其中自有深意故洛閩之學脈窮則　高皇帝之法意衰臣見天下之以令甲爲兒嬉而變更之無日也夫士之競偶也猶射者之望的貨者之走塵也冐焉以爲及格則羣然趨之趨之而不得勢將自止故文之至于瀾頹波激而世道受其簸蕩者取士者之過也秦士之文稍爲近樸臣猶自幸知言之易然詭戾

窮鑿者或亦人有其篇篇有其語焉似猶自醜其質而欲褰裳就之也竊料今天下浮豔之習始于東南而漸于西北者不少珠毛繡縠之飾玩好名錯之供數者皆非北產而在在有之今秦之文寖寖類是是若有物挾與俱來者而臣不敢以之程士也蓋臣之進諸士也以樸而猶虞諸士之自謂以文也則又申之以約曰嗣今以往第務積學守正以求無詭一時王之制士如是卽學問吏如是卽經濟未有二道也夫膏之有水也貯之甕中則澄然莫辨一旦試以鐺

火輒雹射漚激橫灼而不可近富貴者燥濕相搏之會而煆煉眞性之場也稍有一毫浮氣未盡則其氣必外射而有旁溢之患世之自以爲豪傑者多已而德全于見炎蒸無幾矣勉矣多士愼毋以未純之質而輕于試餧也夫士之有品猶文之有質贋售之判深于黜落易操之辱逾于貧賤秦士氣勁而腸剛閒斯言必有激也其于世道也猶有所濟也夫

袁中郎全集卷二終

景陵　鍾　惺　定

公安　袁宏道　著

仁和　胡餘慶　閱

引

張茂才時藝小引

僧冷雲過柳浪出茂才張君時藝若干求評余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輒昏昏然如醒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韓語了不辨夫唯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佳若使余以爲佳則

彼亦故機老錦非復入樣花顏也余友潘去華爲場屋老手往年官翼卿弟小修以文求質去華閉目搖手曰時過矣恐悞君君以今日之衰生質余而余以舊日之潘生正君君所尚者成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之治其能悞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才文讀數過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清警理之深長余猶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既不敢的然以爲非則余之所知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則與其不知也寧爲可知遂喜而識其端

吳長統行卷引

宋有詞客貌奇陋客過之輒得不吉久而人爭避匿無敢與遊者客益困欲死不得一薦紳憐之曰是子雖數奇豈能祟人耶因筵召之一坐盡駭慴走者半數日後主人罷官筵中人非病則瘋無一免者噫夫世謂詩人窮耳乃有窮至此極者耶今長統貌雖古然陋未甚其窮非以詩益窮而從爲詩者與人交不能自昌其身而要不能厲人顧今之爲貴人長者見

長統幸且無避匿長統之不能厲余益以身試之矣

壇經節錄引

古今譚禪者皆祖是經數傳之後燈分派別若不可詰而智者了之唯是一法初祖曰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大鑒曰本來無物何用拂拭是即祖師門下金剛圈棘栗蓬之前塵也一切五位三句玄要料揀總不離是夫扃鐍閉鑰以防盜也而盜之竊箧也唯恐鑰之不堅我以干櫓禦而彼即竊吾干櫓以來故曰爲之符璽以防之彼并吾符璽竊之或銅或竹或龜或

魚或科斗或虎爪以示不可測而僞滋甚然終不得廢符唯智者善通其變以救一時之詐而所謂符乃益多後來者見方圓之各異黑白之各不相入以爲古法廢盡而不知本一符也其用在可爲信不在符之同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損益可知今之讀尊宿語錄及提唱綱宗者以爲古人如是乎常後人如是奇特疑謗取捨紛然百出而不知世道之機實使之然祖師無是也且世道何過法立而敝生敝更而法移法與敝自相乘除要之世道亦無是也世不信不

得已而有符道不信不得已而有法法豈有定哉壇經符之始也中頗有贋者夫披沙而見金不若純金之愈故畧删其贋與其俚而複者要以天下有道守在四夷雖符亦無所用之矣

賞心集引

雨中坐草堂閱明教所裒賞心集用心良苦如好方人處處覓方或敝簡册或田翁野嫗或叅訪道侶所有單方異藥盡入手籍凡天下秘密之証與不可救療之疾指掌無復遺恨而一遇常病寒熱相反陰陽少乖歷試諸方無一驗者其人乃大惱曰我方非不奇而世人之病自不與方値諸人以不善病病吾方非吾方咎也必欲取天下秘密之病以驗方而所謂秘密者又百出於此其人煩懣不知所出請問醫王醫王笑曰諺不云乎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無方可學子但能察脉識源方在汝心不須覓也其人媿服明教徧歷方數儲藥如丘余適有覺病之一海上異方未知可否有則願爲撿出不然是吾不善病適不與方遇也江西有葛道人者客于里善談陰

陽生尅餘一病出則云東垣若何丹溪若何素問內經又若何病者聽之以爲盧扁復出而及其取效反不得與余材鄧艸頭陳打卦等此非不過病之過泥於治之過也明教好方人也余則談陰陽生尅之葛先生而已因書卷首以俟公異日一笑

金剛證果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德不可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求也色見聲求

大慈所訶而得無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觀敘所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者其求佛於聲色之外世益無幾也後之人執功德之說者恒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議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聲色之外將若為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為人演說不取于相如如不動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捨聲色之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分別解耳會法師某刻金剛證果屬余為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為取相之議者為之略述其槩焉

陶孝若枕中囈引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為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為藻於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就曲如灌木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夫非病之能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謝于楚歷山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為傖夫而謝客無芙蓉之什聡明兄弟要以紈綺終也唯云詩能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孔方疎一不合也氣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厲縉紳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梟三不合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窮而況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二朝廢餐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年初于歙再于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詩相質力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栁浪衣上塵寸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嘆曰謝郎窮皆

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也善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子瞻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窮不曾過之世人之見余者皆唾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余深山是余大幸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且非趨避之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研余亦從此改業焉

四樓詠引

楚之以樓雄者最勝爲岳陽夫以八百里之浩渺與

湘君諸山之蒼翠羅而置之几席之間此天下絕景也黃鶴之觀小不及而樓當絕岩之上岩與岩相夾江水不勝其束日夜奔騰怒號其下晴川閣與黃鶴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緇陌若爲之設色者亦奇觀也仲宣樓殊寂寞四顧曠莽而已余少好吟詠茲樓近在耳目而不復措意者山水不相湊也三樓奇勝又非余模寫之所能得故亦不復作古今爲詩者于尋常景物率爾下筆頗多佳語至于名山大川立意構詞乃反失之何則物有以奪其氣也余于三樓亦頗以雄麗自失辟如解音聲人曲窗嘔啞亦成佳韻及置酒高會冠舄紛錯輒而赤舌顫而不能吐者氣先懾也雷元亮以詩名海內既丞余郡有清暇而皆爲詩益甚所之必以吟篋自隨其于四樓皆有述才情高潔雅與景敵余之囁嚅不敢出一語者若愧乎有餘人之才相去乃如此夫仲宣樓乎平得與三樓並稱不爲不幸然使庾元規王元之皆以不相遭爲讓不知元亮又何以自解

行素園存稿引

物之傳者必以質文之不傳非曰不工質不至也樹之不實非無花葉也人之不澤非無膚髮也文章亦爾行世者必眞悅俗者必媚眞久必見媚久必厭自然之理也故今之人所刻畫而求肖者古人皆厭離而思去之古之爲文者刊華而求質敝精神而學之唯恐眞之不極也博學而詳說吾已大其蓄矣然猶未能會諸心也久而胸中渙然若有所釋焉如醉之忽醒而漲水之思決也雖然試諸手猶若掣也一變而去辭再變而去理三變而吾爲文之意忽盡如水

之極于澹而芭蕉之極于空機境偶觸文忽生焉風
高響作月動影隨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
以爲文也曰是質之至焉者矣大都入之愈深則其
言愈質言之愈質則其傳愈遠夫質猶面也以爲不
華而飾之朱粉妍者必減媸者必增也噫今之文不
傳矣嘉隆以來所爲名公哲匠者余皆誦其詩讀其
書而未有深好也古者如膚才者如莽奇者如吃摸
擬之所至亦各自以爲極而求之質無有也最後乃
得定之方先生集讀之三復而歎曰質在是矣有長

慶之質無其俗有濂洛之理無其腐百世而後翕然
獨傳者非先生也耶先生今年九十有四而精神不
衰其爲詩文也蓋適夫質者道之幹也載于言則爲
文表于世則爲功葆于身則爲壽三者皆先生所餘
似未足以盡先生也豈古所稱得道者而余何足以
知之

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

予每讀法華經即不能終卷如世尊放眉間光文殊
即爲慈氏說日月燈明佛過去因緣證知世尊當說
此經若爾則法華一經是古佛說今經中種種譬喻
種種受記皆目前事當以何者爲古佛語耶又如現
寶塔品多寶如來遍諸佛說法華經處自現茲瑞則
是經又過去諸佛同宣將諸佛出世同說是法華耶
抑各有一法華耶若各各異者即不定名法華云何
多寶如來懸作記莂若同一法華者即同一放光同
一語言同一弟子同一現瑞猶如排場有何奇特而
諸佛如來遞相倣效作此小兒戲耶余一誦此經至
文殊師利大海湧出適女蟬在旁問曰經文誤矣適

來文殊方與彌勒對談云何一會未終即從海中教
化來耶余笑曰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今日向一
小女兒前納敗闕了也昔首山念常持法華經風穴
謂之曰吾甚望子但恐躭着此經不能放下念曰此
亦可事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
正當爾時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
念乃拂袖下去風穴謂侍者曰念法華會也夫此法
華經諸佛以此開示悟入首山捨經而去乃得契證
其故何也昔項王欲烹太公以挾漢高高帝曰幸分

我一杯羹太公得還耒人有脫其公子于門者鞭其背而詈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以此兩人者謂不愛其君若父可乎噫此活祖師意也是又一法華也是即日月燈以來所說之法華也碧空法師爲余鄉人博綜諸經如水傳器　慈聖高其行賜紫衣令講是經于銀山鐵壁余與上人譚義知其胸中能轉法華者故因諸高足之請而以所疑于法華者求益

題初簿罷官册

官與人非二也有不得不二者時也夫居今之時處簿書會稽之間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身而不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骯髒脫略之習而少脂韋婉媚之致二不可也我信其心人疑其迹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迹三不可也然則人生涉世亦難矣哉夫初君固楚之篤行儒者也始以文章起家聲名籍甚當第矣不第教授里中其高足之徒相繼公車取青紫矣而竟不第久之以明經貢太學又久之謁選得吳門簿夫初君宜第而不第貢何也貢於初君不宜貢士之謁選者或佐郡或受縣庶幾可以少行其志矣而最下乃受簿簿又于貢不宜他邑之簿事簡民易馭優游治辦或得遷去若夫吳門者百尼紛龐民情險惡變幻機詐之極者也爲令者尚不能無盡力書圓之苦而况下於令者乎則吳門又于簿不宜撡此數不宜而君又以寔心行寔政欲獲乎上龐游越射吾知其不能也夫士元不任百里尹緯不任令史非不任也不屑也初君者果若龐與尹耶即

不然而以彼古心質行恂恂振振望而知其爲儒者也使之邪步膠序刑笵六館豈不亦師儒之選哉而乃束之以下吏之事以至于召謗積疑侘傺而去則深可惜也予又聞初君家居時慷慨然諾周人之急至其服官所陰庇於民者良多特君不自言耳而竟不食其報謂天何雖然初君幸而人與官二耳二之則官去而人猶在然則上之人亦罷吳縣主簿耳非罷君也君今失吳縣主簿耳君尚在也守巳之行聽天之命適來適去何作何辱君亦可以自慰矣夫卷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江若鏡　閱

傳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

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略爲次第爲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畧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

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携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

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

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緋衣高權闊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酣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啖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雞在醯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獰獰屈伸吻髭間見者肌粟叟方

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悶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即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即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甥出遊譚及金焦之勝道値叟二甥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叅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甥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

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踪跡怪異居止無所曉宿古廟或闤闠簷下日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于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踪跡因嘆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于市肆者十一耳至于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

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余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怪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王氏兩節婦傳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朴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初令寧海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入京暇則過余談聖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余一見駭愕謂陽明歿天下無學不意臨濟見孫猶有在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者

然余覘箕仲常若有隱憂不可解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余謂箕仲壯年筮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孀節若干年含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余甫得一官不能博半尺翠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釜以供吾祖母甘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予之報天乎余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狀一通乞余一言以伸余謂婦人大行惟節書婦者書其節可也其他不必書也辟如歿王事者書其歿王事可也其他必不書也

夫拮据勤家與夫事始相夫訓子敦族之類恒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節不勝傳是大節反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太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四十而寡守節二十年是可書書之以勸天下之爲嫠婦者不以年之例不例一其心也時太母耄年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士第是可書書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使夫天下之繁夫獨子

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可書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且使後之人謂婦節者必擧稱王氏也其他一切細碎事以無加于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月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略也嗟夫一門之內喪事頻篤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垢面泣血之餘人間世之至苦真無酷于此時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耳禍福何常之有哉其仲喜談學

袁中郎全集

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拙效傳

石公曰天下之狡于趨避者兎也而獵者得之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爲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生之術鶴不如鳩古記之矣作拙效傳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冬卽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綉鐵嘗從余武昌偶令過隣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次見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卽忘之案上爲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傴僂突鬭爲薪焰所着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人大笑仍與他酒一瓶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煖卽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闢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門

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詼氣少役于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冬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盒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盒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胷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尚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

真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此[illegible]八逐之即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錢者竟齧其指[illegible]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往往有過獨門關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多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日而愛之栗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袁中郎全集卷四終

袁中郎全集卷五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錢塘 沈士沸 閱

上疏

錄遺佚疏

吏部題爲亟錄遺佚以保太平事臣等竊見人才寥落未有甚于此時者夫天未嘗不生材也少者不及壯壯者不及老未及其成而先遺棄置雖日生一材猶爲不足辟之楩楠之山干霄薄雲者業已取充楹棟其間合抱之材數圍之幹無故輒遭剪伐一日有需則環視徑寸之木而木又不可驟長雖有郢匠不過四顧浩歎而已今天下人材何以異此臣等見

祖宗朝制科之額時有溢數又所取之途稍廣其間愛惜培養無所不至然當時司銓者尚有乏材之嘆

皇上臨御以來如天之綱未見擴于先朝而不時之摧折殆二百年所未有是故有以指斥乘輿去者有以彈劾大臣去者有以株連去者有以礦税去者有歎知己之不逢而去者有以隱鱗藏羽托逃而去者

此等皆升日之俊髀之木有杞梓豫章二十年來半委溝壑落落晨星所餘無幾則亦深可惜矣今大僚邊撫在在乏人每一推衆心爲之碎髀如貧兒排當東那西貸酸寒之色見于几席此豈復有太平景象乎再閱數年不知成何局面一木之歎恐復見于今矣 皇上聰明蓋世博極群書但觀前史所載危言極諫摘發權貴者忠邪佞邪與貂璫爲仇執法不回者正邪邪邪遁迹長林甘心遺世者清邪濁邪此不待辨而知者也故臣等遵奉恩詔擇其人久而論定

者次第開列仍乞 皇上即時錄用他日柱石之需端在此中如謂臣部市恩則目今要路非無小臣朝上夕報寧不可市而必取之山林之中千雷霆之威以乞此不可知之恩澤亦不智之甚矣臣言若欺

九廟之靈寔誅殛之朴誠祈懇不知所云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請點右侍郎疏

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袁等爲堂官病勢危迫部事萬難支持懇乞 天恩俯賜點用右侍郎以攝銓務以便調養事該臣等于本月初一日見臣堂官左侍郎楊時喬于本部火房病勢甚劇面貌羸瘦骨見衣表伏枕呻吟氣息纔屬臣等及左右無不墮淚竊念臣堂官時喬以望八之年署部四載有餘鞠躬盡瘁辛苦萬狀身邊無一骨肉子弟布衾草席有若逆旅乞病之疏凡二十餘上往時形體雖憊精神尚健昨者大選之日匍伏 天街幾不能起嗣是以來飲食大減今則奄奄枕上僅存皮骨而已雖蒙 聖恩起用尚書孫丕揚而到任無期秣馬治裝尚需兩月而

時喬之危迫視日如歲若不急點署銓一人無論廷推選除事事停閣而數載勞臣坐視其顛危而不爲之所 皇上之心必有大不忍者夫以七八十老病之軀伶仃酸苦之景雖在路人猶爲下泣而况臣等之爲司屬目視耳聞之最切近者臣等不言是必無心者矣伏乞 皇上欽點右侍郎一員代攝部務使時喬得安心調養肉白骨甦枯條此大造生全之恩也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查參擅去諸臣疏

吏部題爲查叅擅去諸臣以肅國體事先是工科都
給事中孫善繼擅離職守臣等具疏叅劾已而科臣
劉道隆繼之詞臣顧天峻李騰芳又繼之今科臣王
元翰又陛辭出城矣該臣看得諸臣被論瀆罪自有
淺深賢否與臧汚不同一告與敗檢殊科臣等未奉
命旨不敢深求竊唯　朝廷有必信之命令而後
臣子有必可守之法二百年來未聞人臣徑自去國
者亦未聞待　命踰歲月而不得報者惟其情通故
法行也命被彈諸臣消沮一室七尺儼然誰無面孔

鹿豕不擇音小臣有懐無以加焉而　朝廷之體不
可屢褻數行之後遂爲成例萬一國家有事人臣將
以言爲托逃之媒響奔影散必且空國厲階誰生不
可不爲之寒心也方今自言路而銓政自卿貳而撫
按無一事非權宜無一事非變局可驚可駭何止一
端而擅離職守一節實臣部職掌臣待罪銓曹不得
不言伏望　皇上將從前被論諸臣速賜檢發急勅
臣等照例裁決汰流品以肅國法此又臣等自矢之
素心也謹題請　旨

摘發巨奸疏

吏部題爲摘發巨奸以清宿蠹事該文選司署員外
郎主事某某等案呈某月某日奉　聖旨云云又于某
月某日奉　聖旨云云臧等兩奉　明旨心切求旒
猶幸　聖明不即能斥使得徐議其後百年陰翳一朝
可使清明此眞千載一時也夫此么麼蟲豸耳而至
于上干　聖慮下煩白簡堂堂曹司豈盡無官木面
石心猶當汗泚若猶謂此輩盤據根深黨衆滿堂紹
興三窟狡兎未可遽除前此選郎略加裁抑輒興謠造

謗今猶未已則是鑑衡之地永爲溷垢之府而官斯
地者倖以猫鼠爲徽華之階倒置太阿阿順狠犬不
復知人間有羞惡事矣夫今之議華者劾勞官耳所
謂劾勞者曰上本官上納章疏者也曰本科書寫本
章者也曰門官曰堂官曰長班官傳呼引導者也曰
書火房僕役使令者也其人無他事權止供奔走獨
除甚易至有不居劾勞之名而享高厚之實其得官
更易于劾勞數等者都吏當該是也不可不併議也
夫都吏當該其本分職役也乎日瞞天作弊招權納

賄無所不至未幾而乞考中乞復考矣又未幾而京
衛經歷州判官矣此而不問是含糊很而問狐狸也
彼劾勞諸人身嘗百苦且多雜職間有加納丞簿者
皆彼自有之官比之外人特其選除稍速而地稍善
已為人情所共憤彼都吏當該攫金白晝坐擁高貲
視考中為本有視州衛有司為固然其為人心之憤
又當何如邪昨職等仰奉堂諭因本司當該已除萬
全都司經歷郭元公論久積致令言官形之奏牘此
番推陞遂擬劣轉方職等擬官之時本司都吏朱國

梁率諸當該排闥而入再四乞免郭元職等不應國
梁悻悻而去及榜出國梁遂令坊間暗去郭元名字
令推陞報中竟無元名矣葢衛官原係扣鈌多有一
人兩除者而外間所憑止據一紙刻報報既無名則
郭元為見任之官而後除者為候補之官一二年後
職等皆去則郭元僥倖他轉亦未可知是元雖去而
實不去也詢之則郭元因見科疏令家人持重金啇
同國梁等為倖免之策國梁因見本司執法決意劣
轉遂納其重金出此奇計壞一定之銓規敗已奉之

明旨此豈復知有　朝廷乎即此一條已在不赦前
此如郭元例者又不知幾人也及職等急選之日云
人方在定籤國梁忽躁蹤而進云每次掣官都吏例
得乞一二名今有臨洺金山二鈌有應選驛丞劉邦
太與都吏百金乞與一鈌職等不應國梁大不得意
而去頃之復來云有漁陽一鈌此不過四十餘金可
以賞都吏矣職等大駭急揮之出遂將邦太姓名移
之簿後陰看此人作何伎倆及掣籤之時國梁倚案
而立詭與選人爭奪所謂劉邦太者竟得漁陽矣神

謀秘算如取諸寄則其陽騙陰局者又不知當幾人
也職等聞之選人每次大選都吏當該所得不下數
千餘金始猶以為過及目擊國梁此事然後知其所
得有過于選人所云者玩弄司官有如小兒天下有
如此銓司乎職等或歷推知或由禮工併銜仕路幾
二十年實不見天下有如此兒戲之吏亦不見天下
有如此木偶之官所以然者各衙門皆有荊杖挺于
所以懲奸而吏部無也疾言厲語亦不敢加而况于
刑法乎誠不知有何體面而互相顧惜如此則各署

皁隷之設似不可不急議也夫州縣吏胥月加考察尚有叢積弊端今諸吏傚然自恣任其陳請不論勤惰不察貪廉充囊盈篋然後乞一善地而去彼又何樂而爲善何畏而不爲惡乎夫京官六歲一察而又有不時之糾舉此輩獨否且其尊崇在京秩上矣則每歲考核之法似不可不急議也職等每見堂翁動以懲奸爲諭又蒙首諭朱國梁之奸不可不防今其奸露矣果如堂翁所云矣伏乞參送法司嚴加究問仍將考核弊省吏書之法與前効勞官一併議處庶

銓法清而 明旨不爲故事矣等因該臣看得司官其等因議革効勞併議處吏書一節臣待罪銓曹四年有餘歷日久矣至于朱國梁與郭元相倚爲奸驕橫雄行目無堂司玩法欺公贓賄山積臣向諭司官當及時驅除然不意其恣情黨惡將已奉 旨劣轉之官任意除去姓字使彼得狠貪外地希圖再舉依法定罪不但戍遣至于公言討飲覷百金如毫釐無復忌憚則其弄藏撞太歲猶屬細事似此奸惡誠衙門中所未有皆因法紀不立因循廢弛以至于此除臣等將朱國梁劉邦太等參送法司外其該司所議年終考察一法深爲有見容臣等一併詳議勿寬勿苛以圖永久至若設立刑法以警頑惰則諸司可以徑行無容再計臣等非好爲苛求國法銓規不得不據實直陳謹具 題知

告病疏

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臣袁某奏爲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係湖廣荊州府公安縣人由萬曆二十年進士二十二年十二月內授吳縣知縣二十

三年三月內到任二十五年正月內因病乞 恩改授教職二十六年四月內授順天府教授二十七年三月內陞授國子監助教二十八年三月內陞授今職本年七月差往河南 周藩瑞金王府掌行喪禮事訖之後于今六月臣由水道復 命行至安慶火病大作胸膈煩悶嗽喘彌月肌肉盡銷僅餘皮骨劍戟支林動轉不得日進數七嘔吐者半幾抵瓜儀適過臣亡兒右春坊右庶子臣宗道柩還一慟倒地病勢遂極骨肉凋殘埋憂無地肝腸荼毒望死如鄉悲

憊之極病如不支延儀真醫生醫明道等診視皆云火形可攻心病難拔藥餌徒傷補勉俱損假之歲月萬一有瘳臣思病困如此濫竽曹署亦復何用長守丘壑猶慮為鬼焉敢竊食官庾倖此非分之福也伏乞 皇上憐臣萬不得已之情萬不可支之病 勅下吏部俾得回籍調理臣雖入地亦當銜感無極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一論

和者樂之所由生

天下未嘗一日無樂也天下之人有時而離性情則樂亦有時廢而天下無無性情之人故樂之音節代有存亡而樂未始存亡也夫音節者樂之宣洩而非樂之本也風之行于空也有銜有坎有凹有凸有林木洞壑則自然之竅出焉聖人知之是故因人心之啍嚱嘈躍咿喔唯爾別之為宮商調之為絲竹用以宣天地之鬱而適萬物之情摹聲節響樂如是已矣天下見聖人之樂有時走百靈而儀鳳皇遂以為有鬼工神授而不知聖人非有加于性[illegible]之外也本人心自有之和以宣節之耳和之極而至于微幽導物不可窮詰焉此則和之自為造物而聖人不知也夫和者人心暢適之一念通聖凡而具足者也觀海水者見其澎湃浩渺遂以為天下無水而不知近而求之簷滴蹄涔皆水也聖人于人大小有間矣而暢適之一念豈有間哉世之重于求樂者見樂而不見和遂謂禮樂必百年而後興然則聖人御世百年不滿百禮樂終不興歟又以為聖天子建中和而後樂作然則雖有聖人而不得位樂遂不行歟或曰和者無

一物不得其所而海內不聞有刑之名也然則九年之水堯未嘗釋其咎四凶之放盛舜未嘗釋象刑也堯舜尚未可興禮樂歟則又何人何時而可興禮樂也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夫以大武之樂而孔子尚有遺論季子聘魯所聽諸國之風莫不有褒刺焉樂之道誠幽微廣遠然不可因是而廢天下之樂也唯和有大小則樂之純雜因之故漢之朱鷺鐃歌漢之和也唐之十德破陣唐之和也宋和峴所定雅樂宋之和也天下處秦晴五代膏火之中一旦休息如得雞

之出游而田魚之偷水安得不[illegible]既和矣禮官採之
以爲文歌工按之以爲節則不過因匹夫匹婦之鼓
舞踴躍者而潤色之耳雖不可謂三代之和而不可
不謂漢唐宋之和也然此猶以功德論和未嘗極和
之致也試執途之人而問曰爾知禮樂乎曰不知也
爾逢年而有喜色乎爾見爾之親故而嬉笑以迎乎
遠歸而見父母妻子仰而洩洩俯而喁喁乎皆曰然
若人也雖不知樂而樂之大體已具已故天下不患
無樂而患其不和有一人之和則有一人之樂擊壤

鼓腹是已有一時之和則有一時之樂鼾歌賽舞是
已有一物之和則有一物之樂鳥鳴春蛙鳴雨雉鳴
鮑是已是皆不以功德論樂而以性情論樂則人心
之和徧于天地萬物而樂不可勝用矣夫[illegible]非他也
喜怒哀樂之中節者也喜怒哀樂莫不有和則莫不
有樂喜不溢怒不遷樂不淫哀不傷和之道也惟和
不可斯須去身則樂亦不可斯須去身是故有才知
而無樂如木石之槎枒露刻而未經磐砥也有德行
而無樂如鄉三老之習漢官儀而椎魯可掬也其評

於夫子之論成人孟子之論孝弟已夫樂之言樂也
學至于樂而趣始極然則簞瓢之不改乃陋巷之琴
瑟而曲肱之忘憂正闕里之金聲玉振邪今學者不
知尋孔顏之樂而安知有中節之和不知有和又安
知有古人大成之樂哉豈惟不知樂亦不知禮禮者
因人情之所安而自爲升降和之達于身者也豈惟
不知禮亦不知詩詩者因人情之所欲鳴而自爲抑
揚和之達于口者也豈惟不知詩亦不知政事兵刑
政以道天下之喜兵以平天下之怒刑以釋天下之

忿稱之達于名物器具者也故曰興于詩立于禮成
于樂詩禮必和而後近情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政必和而後宜民也劉子政曰衆賢和于朝
則萬物和于野陸子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事豈
有舍和而能建立者哉是故善聽樂者不必諮之太
常詢之瞽師但仰而稽之朝廷俯而察之閭閻和邪
不和邪而樂其可知也君能虛穆以聽乎能如空谷
之受納而無所隔礙乎臣能平心一志乎能如調刁
之無我而噌吰鏜鞳之互相吞吐乎民能熈熈怡怡

有于都而無啼嘘乎介馬不鳥乎夜侍不驚乎銀墻曳戛之聲不聞于道路乎數者無一焉而何有于和和不足而樂作則必爲齊之伴侶陳之玉樹唐之雨淋鈴聞者悽愴鳴咽有淚下而不能自禁耳益和亡則節亡節亡則一切皆亡而樂不可爲樂矣然則唐文所云樂無悲喜而聽有苦樂者其言大耶曰斯言竊和之似而實非也夫樂元氣于和而化工于聲聲之微妙聖智不能盡而未可以意見測也古之至人聞樂而知代之升降德之醇漓其人之骨態焦府一

一皆見之于聲是豈苟然者哉降及後世猶有妙達之士曉解音律而灼然事應之不爽者是故聽黃鐘調而知國之將盡也聞翻調奕公予曲而悲南巡之不返也舞白翎省而虞國運之促也凡夫車上之鐸可以鳴地中之鐘池上之弦可以起水底之鐵聲音之道微人無間而敢以臆斷哉但以聲容論樂則樂有時窮是故齊之以和而天下之樂始備聖德王功人心世道淳夫一言以蔽之矣

袁中郎全集卷五終

袁中郎全集卷六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牛斗星　閱

策

第一問

盛衰相循環者也然其道不越陰陽二端陽所以昌而陰所以衰也是故世之治也其象清明其人簡質其政和平其文曉暢其議論明切其兆爲豐年爲祥瑞爲和風甘雨凡此皆陽之屬也世之亂也其象

陰翳其人偷靡其習夌競其政無倫次其文鉤棘其議論沉晦其兆爲兵刃爲雨暘愆期凡此皆陰之屬也陰之乘陽也不於其衰於其盛故古之聖人處晏清之日而君臣上下徬徨動色當寢而憂席當食而憂七凛乎若危亂之立至而不可救解夫聖人非崎嶇於康莊而啼號於晏笑也唯見夫天下之所患者在幾而不在形故其心常惕然若痌瘝其身慄慄然如處危石之下譬如有人明知酪之有毒也雖佐之以瑣錯侑之以絲竹其人必投箸而起非畏酪也畏

壽也太平者人主之醫也婾安者太平之骫壽也梯
航之貢不鞭而至太平之塡錯也祠官有卿雲之頌
邊臣有紀功之石太平之絲竹也聖人灼知太平之
醫有此婾安之壽是故等瑱奇於芒刃倒歌謠於詛
咒并與太平也畏禍也夫鑠金之夏必有伏陰佳滿
之夜必有虧輪天下皆見其有餘而聖人恒窺其不
足夫有餘不足之分數易知也有餘不足之迭相乘
難知也少康之一旅也勾踐之會稽也皆天下明見
其不足者也而卒以興夏而吞吳智伯之驕也齊湣

之强也符堅之盛也而皆不免其身天下事可以有
餘不足論哉夫人情當不足則思思則通而進乘之
當有餘則驕驕則塞而退乘之不見植花者乎由芽
苗而蓓蕾由蓓蕾而英蕚澆灌扦剔無所不至及其
紅紫爛然一顧之後帷幕都撤雨摧風落無復顧惜
由此觀之人情戒於不足而偷於有餘也審矣今
聖明垂拱百執事受成民勞而不囂兵設而不戰封
疆之内雖有小警如人癬疥之疾爬搔即得而抗事
猶襲昔之餘勳及當而虎者以爲言此其害非不積

而患在肢末一日而掃除則無復事矣而生亦以爲
天下之大可憂者在幾而不在形今天下雖無危亂
之形然地天之不交已極而人心之幽抑亦已甚矣
所謂不交者一曰鬱塞而不通如濃痳之不曉章疏
是已二曰情鬱而不暢如溽濕之不雨用舍是已三
曰機晦而不明如幽室之難睹大柄是已三者揉之
自上而其端始於一念之不信始之以不信繼之以
不斷其終使人摸索於不可知朝端之上結成一段
幽隱不耀之色此豈復有陽明光景耶而一時公卿

大夫亦相與頑鈍闒墨噤進若饑蕘垢而不以爲非
聚唾而不以爲辱蒙頭覆面挨排而已其矯厲甚者
又或刻意矜莊鶩虛聲而捐情實以勝心謀國以嗔
心任事積瘡而鬼託焉積虛而響傳焉積胸腹意見
而鱗介生焉彼且爲山川此且爲門戶彼且爲烟霧
此且爲風雨家懐一心人匿一見如堅冰之不可泮
而頑雲之不可解噫小人乘此足以得志宋唐覆轍
可監已而今日之風尚抑尤有可愕者民服於奇淫
士競於弔詭醜宿儒之所共鬨而傲天下以不可知

言出於六經語孟常言也有一人焉談外方異教與僻不可訓之書則相與誦而法之行出於仁義孝友庸行也有一人焉破常調而馳格外寂寞至于不可甘洗然至於不可羈絡則相與後而傳之進稗官而退史籍教於侮聖人而果於宗邪說其初止于好新耳以爲不奇則不新故爭爲幽眇之說以撼之又以爲不乖常而戾經則不奇故至于叛聖賢而不自覺世道人心至此幾於白日之昏霾而陰幾徧天下矣嗟夫漢之衰也以意氣晉之衰也以清虛宋之衰也

以議論夫意氣清虛議論三者皆非致衰之道也然意氣不已則爲標目標目不已則爲悍激是故有戈矛劍戟之象焉清虛不已則爲任誕任誕不已則爲蕪莪是故有被髮左袵之象焉議論不已則爲分競分競不已則爲牽制是故有削弱局促之象焉由前言之是爲陰幾由後言之是爲陰形聖人知幾之患深於形故務先事而逆制之夫天下有有形而無幾者亦有有幾而無形者　祖宗以來夷狄宦官逆豎悍盜之禍亦時有之然皆不旋踵而撲滅而國家寧

幸安寧無事是故宦如直瑾而　朝廷如故也夷狄如也先俺答而封疆如故也逆如寘如濠盜如劉而金甌之天下卒無改於初也斯時也國恒其法官常其守野規其習故雖有竊發之毒而其禍止于一事一人是謂有陰形而無陰幾夫世有潰癰劊疽之病而神不衰者元氣盛也元氣盛則拔石超距之士可旦夕仆故曰甲刃鏦鏦非兵也流金鑠石非災也牛鬼蛇神非妖也天下之所患者陰幾動而已扶陰之道莫大於信法而守常　皇上一日而翻然沈慮修

祖宗之常法而歸閣部之常職可立使幽翳爲旭日而陰凝爲和風是故綜名實以課功能虛囂可杜也一令甲以定職業躁競可抑也宗禮教以甄流品兖孅可平也崇眞儒以明正學隱怪可伏也而或者以爲積迷之陰未可以一旦掃則世豈有百年之牆而不可以一炬銷者乎夫世之厭菽麥而嗜海錯者飢未至耳夫使趨者不得所欲而反以見醜其飢乃甚吾見天下之翕然以常道爲粱肉也此所謂抉盡其陰者也

第三問

仁之說何始哉始於形氣之初分而爾我之初麗也洙泗之教無所不攝而仁爲挈領葢夫子于諸弟子屢辨嘶焉要以直指而深切莫親於以人訓仁一語夫天下盡人也人各以其靈者爲心注者爲欲而仁人何欲哉天下之欲視者即其目天下之欲聽者即其耳天下之欲遂欲通者即其心知也今夫春之在草木也紅碧爛焉是故有草木而後春之形色姿態見有億兆之人而後仁人之化工始絢爛色澤於天

下也夫親者人之崇而身之始也細至于蟲鳥暴至於窮奇檮杌而墮地一念未有異焉極此一念則熙熙之世浩浩之天也故曰大也然則夫子之語子貢所謂立人達人者是已至於子淵何不直指曰人而曰克己曰世之恐於我物而求多不止者有己故也辟如有人四肢和適不知有身一旦疾作眚焉而吾始有目瞶焉而吾始有耳聾焉躄焉而吾始有手足故人至於有其耳目手足者病也是故有己則有分別有分別則有町畦有町畦則有壅閼而天地之生機乃病此有識以來最先入之客邪而伏羲神農所欲鍼砭而從事者也夫天地與吾分職者也天喬與吾分氣者也昆蟲鳥獸與吾分情識者也百姓與吾分髮膚齒爪者也夢而戰者倚知相角倚力相扼及其一醒而寇仇戎狄即我神識所擊搏者即我手足也夫人之溺於我而與人爲競者己之夢方酣耳豁然一寤而八荒四海可大同也此歸仁之旨也曰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而夫子未嘗以仁相授受也何也曰曾氏之學從一貫悟入而以忠恕表之忠恕即夫

子所謂仁之方也曾氏一唯之後躍然有悟于乎天下之道人心本足而約之以矩是故絜君之户而知天下之不可以饑餓也絜吾之身而知天下之不可以罷勞也絜吾之心而知天下之不可以抑鬱愁嘆也凡吾之貪愛嗔嗜絜之皆治平之大經如泥沙之不可勝用而水火之不可勝取然後知一之之無盡藏也夫仁有安利而要於濟世則一顏氏之學即克即禮即歸攝天地於一掬收付育于當念不顯篤恭之仁也天道也曾氏之學有軌則有持術有漸次如户

之有輻而車之有軸禹湯而下所以仁覆天下者皆是物也人道也曰儒者不盡治世也可謂獨善皆不仁歟曰仁者不能使世之必用而其心未嘗一刻忘世也昔孟子之序好辯也述禹周以來聖賢之苦心千古一轍而其一段憂世憫人之意至於欲用不獲而託之空言讀之眞可使人墮淚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舍斯人而逃之此枯槁者之所以不仁也自天下之尽於功利也世恒見富貴之不仁故相率而夫之爲高而不知富貴者之可嗤在于不仁而

不在於用世也夫世固有身居山林而心憂世道者此其人但可謂之不用而可謂之不仁耶然則夫子之所謂小人儒者抑以其不仁而小之歟曰是已其人既無庇陰一世之心辟則童稚之不可使而宴人子之不足恃故并其儒而小之非眞謂其狥外爲人莊生嘗上下古今而論之當堯之世則禹稷契爲君子儒而巢父許由爲小人儒當夏之世則伊尹仲虺爲君子儒而卞隨務光爲小人儒當周之末則栖栖皇皇者爲君子儒而歌鳳叟尼之流爲小人儒當漢

之興則驕泰暴虐者爲君子儒而採芝深谷者爲小人儒夫山居之人獨處鮮歡環視天下無可託足者此其心不近嗔乎溺焉而不與援懼其濕我屨也焚焉而不與流懼其灼我裾也此其心不近冷乎識可以濟顛危而不用其識才可以解天下之倒懸而不用其才辟則富者之匿金于索至於皇窘無措而猶于虆之也此其心不近慳乎數者皆有餘於迹而不足於心豐於自爲而嗇于爲人是以謂之小也夫人胃之强者不擇飲食佳惡皆甘而弱則否至于病則

一切味皆厭矣隱者之思入而不思出也此其胃必有不受者也安在乎一體萬物也然則是仁也何以異於慈悲之佛兼愛之墨耶曰墨氏之用愛無復親疎而佛等視賢不肖夫天之於物也嗥者使之居山螯者使之居壑馴者使之近人文者使之瑞世天地有私好惡哉不如是則物不安其所而失其並生之常性也聖人知之是故有親疎之等有賢不肖之甄別愛行而禮節焉雲漢之所以昭回也慈窮而法加焉雷雪之所以凛厲也皆仁也噫今之所謂仁竊歲

焉彼以爲治世之外別有一種性命之學其說莽蕩而無歸而稽之實用若覓鳥跡於空而求風痕於水也其懶慢不耐世故者則又曰吾姑且爲二氏人老子曰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又曰我無欲而民自正而佛亦切切然以度衆生爲事聲聞趣寂而避囂佛甚呵之二氏之學雖偏然亦何嘗舍人以爲仁也夫舍人以爲仁則就其舍之時而心已枯是猶欲種桃而先焦其核者也

第五問

天下之至活者水也風値之而文地値之而澤草木値之而繁茂天下之用無過於水者而水未嘗有聲色臭味以自售其用也大人亦然以爲有用而超然遠韻若無意於當世以爲不用而天下之大難大疑可指顧談笑而决故古之人以龍德配焉蓋其大小隱見隨時而用未可以器局論也昔夫子之與諸弟子言志也而由曰知方求曰足民赤曰宗廟會同夫使三子者而當將相之選則文可經而武可緯其一時賢立登後世才臣所敢望而夫子之心若不甚愜也至於點也而所談在春風沂水焉已矣所樂止童冠詠歸焉已矣自世儒而論則點也婆娑嘯詠而流連光景頽然自放於山情水意之間蓋任誕之宗而虛無之祖也而夫子何以喟然與之意世但知才氣之可以集事也而惡知妙天下之用者在識趣耶才氣如疾風振落枯朽自除識趣如明月澄空萬象朗徹是故以點論三子覺宇宙之自淸而經世者之攪擾也夫鳳凰之翔於千仞也寥廓未畢而天下之鳥已黯然無色矣此夫子之所以與點也與其用之大

而非謂其不用也夫點固聖門之所謂狂士也世人不知狂爲何物而以放浪不羈者當之則謂點一放浪不羈之士而何與于治天下不知夫子思中行而狂卽次之中行者聖人君子也禹皐稷契伊周之類是也世有次禹皐稷契一等之人而不可以治天下者乎夫狂龍德也中行者龍之全而狂其分也點也其見潛之間乎潛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點則有夫子知之然夫子雖知之而及門之二三子未必知也自夫子喟然之後而後之論點者尚以爲能知聖

人之志未必能爲聖人之事則黠之全機大用竟歸
於遯而已矣是以謂之潛也自漢而下蓋有二三豪
傑得狂之心而擬龍之一體者幸而遭時則天下仰
其事業而不知其事業之即狂不幸而不遇則天下
笑其狂而信狂之果不可以事業世之不知狂久矣
夫張子房謝安石狄懷英三人者古今所稱人傑也
吾考其用皆以識趣而非以才局閑曠遠淡之中而
旋乾轉坤之機軸出焉子房之狂智安石之狂沉梁
公之狂忠三人者狂體不同其近龍德一也子房之

擊博浪沙也猶有俠心焉至于燒棧函項躡足封信
而其氣已歛非復下邳時故態也及其封留辟穀之
後而帝數欲易太子當時之可言孰踰侯者而侯未
始有言也侯知高帝目中未有諸臣而心中常有四
老故四老至而愛子之心奪此正古人所謂格君心
之非者何也帝自以爲吾之富貴可以籠天下士及
至天下士有不受吾籠者而其心始退然不自安此
赤松之遊所以免辱而震器之安竟屬之東園綺里
也是漢高以富貴用天下而子房又以輕富貴用漢

高也安石隱遊東山寄心於煙水絲竹者四十年使
其不用則一玄曠之士耳新亭之役王坦之至倒執
手板而安從容笑語目中若無溫者兵衛如林而氣
固已索矣及符堅來寇百萬之衆次於淮淝而安圍
棋賭墅略無異於常日世皆以爲矯情鎮物而不知
安石之成算固已先定於胸中也夫以符秦之敗徵
符融知之道安知之張夫人太子宏知之可以安石
而不知乎且人情何容易哉夫見蠶而肌粟見烽而
色動雖壯士不能把持而況劍刃生於几席烽火交

於衽睫乎此而可矯則趨利避害之心人誰不知其
當矯而何矯情者之少也是其識與量皆超然風塵
之外而非可以世人之識量論也梁公脫械之後深
有悟於大易之旨是故以武才人之忮恣而公委蛇
處之從容於狂奴狐粉之間而唐之宗社已挈而還
之高祖太宗矣故論公之身如明月流影於溷渠而
月體自鮮論公之功如挽天河以洗四海之汚而不
見有覆手之迹也比之二公所值之世則又有難者
矣故生以爲始而亢中而躍終而潛者子房也始而

潛終而躍者安否也始以亢而居惕終以潛而居躍者梁公也是皆吾夫子所思之狂而次於中行一等者也嗟乎世無孔子天下誰復思狂而狂者之寥寥不顧頗見刺於鄉愿世人右鄉愿而左狂則狂之不用常多而用常少以生觀之若晉之陶潛唐之李白其識趣皆可大用而世特無能用之者世以若人爲騷壇麴社之狂初無意於用世也故卒不用而孰知無意於用者乃其所以大用也淵明之氣似巽而實高似和而實不恭是故恥于見督郵而不恥于爲丐

其狂可見也天下知其爲恥於折腰之人而不知其爲恥事二姓之人其狂不可見也夫脫屣一官猶曰細事至於死生之際坦焉若倦鳥之投枝此豈尋常膽識所敢望乎陶之沉密甚似安否而惜乎當晉宋之際也亢而潛者也太白天才英特狂迹久著從永之誣前哲蓋已辨明而蘇文忠謂其氣蓋天下傳正謂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摧撞折牙而求息機而生以爲未盡也唐之天下危而復安者郭汾陽子儀力也當時識汾陽于儔伍者何人哉夫天下惟豪傑而後知豪傑郎侯之識淮陰太白之識汾陽此豈有道理術數耶唯其有之是以知之不然雖終日相對而耶固翁如也非文簡王佐之許非過也潛而亢者也潛而亢故猶有儆也夫士必有眞輕功名之心而後可以託天下是故修政刑之實致富强之效凡有志於功名者皆能之而至於危疑震撼之際賢士大夫退無以明忠進無以明潔非眞能置功名於度外未能神閒而氣靜也故曰無意於用乃其所以大用也恭曾點而後自有此一種流派恬于趣而遠于識無

蹊徑可尋碎則花光山色之自爲工而窮天下之繪丕能點染也無轍跡可守碎則風之因激爲力因竅爲響而竭天下之智不能樸捉也其用也有入微之功其藏也無刻露之迹此正吾夫子之所謂狂而豈若後世之傲肆不檢者哉夫傲肆不檢則魯論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游談不根之民而已矣而說者以爲聖人之思狂將以寄道而非以治天下則是道不足以治天下也道不足以治天下無益之學也狂不足與共天下無用之人也舉天下而學無益而

使一二無用之人表率之此後世談柄之學而曾子夫子之學哉爲此言者鄕愿之最無識者也雖然聖人之門狂與狷並稱而執事何以獨舉狂也生識其故矣夫狂虛而狷實虛者可託而實者未易襲也執事者之問蓋專爲學狂而無忌憚者發也

袁中郎全集卷六終

袁中郎全集卷七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趙景和　閱

疏文

聖母塔院疏

荆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告身爲言師遂指茅爲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穗村名始此今聖母塔卽其故封也邑自漢唐來無文士故舊事多略而塔碑剝蝕盡逸事僅見統記中所謂荆州碑乃統記夾註所拾耳亦不知碑爲何人作也嘆先蹟之久湮悲文獻之殘闕後來者彌未彌敵他日摩耶藏骨地爲知不爲卜兆者所奪略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西土之有釋迦也以藏通別圓判一代時教而教意盡以空假中三觀發明眞諦而禪那啟以十疑釋西方淨土之青而往生決夫四字畫四十九年之微言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直指心宗攝無量義海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而皆歸之第一義則永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述也嵌爾小邑生此

大聖牌彼首窟值浮木孔而鄉里後生至不聞其名
遺文闕略抑至于此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
一院以本此塔墻宇堂厨之類費青銅將八十千合
衆佛子之力而供一佛力計當不難生第免爲之唯
漸而恒乃可成

一　攸橋施茶疏

鬱熱隆寒九十者半渴驥奔泉行人在道當其炎則
飲在喉當其寒則水在腹取之杯杓之間而所活者
至不可計至若春煖秋明解裝釋馱遊人踏沙而過

羇旅之客傷風烟之頻興而流光之爲塵足也煩懣
之時忽然一杯眼若開而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
頓之苦而發泄其羈旅無聊之況也乎此古人置郵
傳餐之旨王政之所先也茶烹費薪冬費薑其勞費
等計一月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當
夏冬三之二諸居士褰裳及往來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乞者不勝煩供者不勝
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工者皆待
食于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得不厲夫官爲
民策旱潦正疆洫是官未始不農也夫商爲民闢
易錢以舟車通貨器是商未始不耒也夫工爲民劚
冶鼓鑄織紝創作是工未始不耨也今夫僧居則辦
道行則叅禮無銖兩之事及民其眞能爲應供爲利
生者百不能一而坐而蠹庾粟者十人而九也夫取
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敝而
併廢福田則僧困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來久而不
弊者唯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

入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借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
與二農也以其二自給其一以辦官稅坐而食之不
爲蠹因使天下之爲僧者皆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
無田者復得借僧畝以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
耨者同比之方繼口最爲淨食使瞿曇生中國必當
易分衛之制而爲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
而四方行脚不沾盂粒禪者恭議買田以供禪衆宰
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農於僧皆有大饒
益此經世之事也

廬山遊錄小引

匡廬之勝峰為五老泉為瀑布巖為獅子文殊澗為青玉峽玉淵潭至於幽林邃壑迂迴曲折則天地獨祕其與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五泄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嶮奇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奄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烟巒分身作十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句皆能言其目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丘者少年上人獨能澄心水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末具合山供禪者適隷其職同行數衲為余言余囊適竭不能具櫃自惟斷鄂去匡為近又余友孟常兄弟及吳皋倩在焉而禪者所職得三十千青銅可辦當不惜也因為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甃路疏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巷者備而灌者甕而汲者皆道此巷巷凹雨則滯久則洫人趾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漬若膠沒脛少者至臂計統其衣者一養當費擬二緡市人雖亦足其襦褶衫褶汚洗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備不灌則減其直汲者迂道則甕殆不時婦女跣至見其脣則不雅或傾仆則費且徒故議者欲甃此巷以便往來蓋非獨巾衫者當惜其華至于謝里屠估下逮賣菜傭見女子護其裙而醜見其脛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已

補藏疏

二聖寺藏經余與冀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生補其亡通禪暨諸居士飾其櫝而飽蠹粉者尚十之五失次者十之三通禪欲詣補之資具闕鄉之宰官長者始困于造閣既困于治櫝其合力者不過兩三家且貧通禪不欲重困諸貧宰官謀為遠募而問策予予余曰此鄉人之恥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皆笑鄉大夫之貧且慳不能檀而更布金鏤以愧吾鄉大夫是亦發露之一也

衆香林疏

官有郵旅有舍僧有叢林此即次之地也郵有宰舍

有土人叢林有接待僧此學理之人也鄭專于官舍取辦于客而僧子然一錫遊傳舍則皂而挺者呵斥等於傒隸投逆旅則裳稚一鉢又以其緇而覺也不稱意此之由所謂叢林者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不急之緇不投一緘故接待之難比置菴造像百倍而行脚每至之處不敢與疥癩爭席至若一遇暴警令首詰奸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相遞者比比皆是是皆叢林之不立以至于此昔石頭道威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而制最要故叢林稱盛今淨地與民居

雜而僧習爲市已不復知薙髮爲何事大士之堂每以客系而客僧至者不得取一粲是何今昔之懸絕也衆香林創始于念淨居士而命名于黃太史托于此來僧其斂而粒之以郵四方之行脚者此盛舉也敢以告制之宰官長者與青原之道而繼劉虬羅含之業此其時也經曰客有往來郵常自若荊人勉之

募建青門菴疏

北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間刹宇必多故今京都吳越諸藍基置而文章禮樂亦甲中夏夫衣紈綺而遊者入村落則老稚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其習固也往余爲童子時與諸巾冠者遊見圓頂而緇者則羣指曰楊墨稍長讀子史書旁及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輿氏言而是時士競厭厭業以朘時月故亦習子史及釋老之淺易者士之入伽藍者拜必至踝見僧乃不怒迎先僧修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人以爲大道可學三聖人之大旨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揖而坐上座事二

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藍禪室者遂亦數數修飾浸循有大國風青衿之士戶者什六身者什三唯一二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世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沈生從余講業及熏聞貝典熟世爲瓜渚里人渚中人士習爲修雅將闢禪舍以客桑門余顏其楣曰青門志里也且以識下邑之文漸埒上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穫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稲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邑慎無惜種辭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諸天寺募疏　一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疇碧樹與岡巒相錯大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謂太歲岡者付民皆曰不知而諸天寺僧爾卑剝落制把中寺雖敗落而遺蹟未何過此則爲畦爲澤無復一卷矣所倚即太歲岡也寺本供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祈年未央而省署之側者知其不合民惑于福田而躋窳于與此下凡之通病也昔無盡居士問孔釋孰勝妙喜曰孔子師天言必以天爲則如來以天爲部

辟訓臣妾臧獲也余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既有意丹碧之役盍併其名正之未邀令長之福者寬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邀天子之福則稱通籍爲鄉貳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邀天子之福名敢爲福始謹如是在諸擅越取之田子曰必也正所約以告里祇

題王路菴疏

吳江曰西與而姑往來納于僾談僧鄭者曰丹陽曰越來談未合齒而菴之王路菴爲最余友玄心適從曾川書各一通爲質以吳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未信也余告之曰菴王之額是余令吳時質諸冊由君時質諸耳師來又復質諸兩宰官牘余不敢爲妄語緣庶幾檀那以信王路菴者信師是在師滌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公安二聖寺重修天王殿疏

環荆州之精剎以千數而二聖最古且與濟川居士載之碑甚具邑中雖耆宿莫有知者余童年過而讀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人也後讀五燈始知爲不動軒主人妙喜所印可者微斯人則二大士

之跡不傳即寺亦莫知所自始也邑中文獻絕無可考自有茲邑來姓名一無見史冊者流寓宦蹟稍稍有之而亦不許子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子貞少陵之屬稍名之巳而蒼藻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禪師爲邑產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潁川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荆州碑中載有荼穗油河事可爲的據而茅村之聖母塔石級如故然邑人巳不知爲誰家封豕耕耨耘樵者日侵削不止其不爲鏃刃礪石者或亦犇將軍呵持之耳蓋邑人

之不好事久之寺始末載碑中故不贅舊址爲江所齧自椒園移來三十餘年去歲始新其垣天王殿架朽而柴之有其名耳寺故以二大士現忿怒像故置四天不親而空其殿大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士其中益以遠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庚而下諸大宰官客子及茲邑道德文行之超越者使來者一入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夫四天子以護法著稱諸禪伯天子之所禮也王臣宰官移教之所囑累所以助四天子于明明者也諸君于悼文

獻之久湮思緘事可以義起也雖微福田遽寧愁然已乎靈公善語邑長者於予言必有合也

募作板橋疏

十一月杠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驅以行惟茲紅板軌不得方木槽覡把水遠道長稽首哲人開箱啟囊無偏無頗來者堂堂題籍伊誰曰東省郞厥歲在寅厥律始商

普光寺疏

茅穗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與荊州碑所載之統紀雖不甚合然毀其名與其故蹟智者爲里人無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會大師或云智者于里中建名刹六而普光報本南觀音皆是智者嘗云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大師以酬恩南還此地乃其生緣安得無刹造台教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觀而錢氏王臨安始還故物大師之迹晦而不車久矣夫中國學者至并其敎而亡之而何有於尺椽寸塊也且孱陵自隋唐迄今代人物寂寥文采著聞不得一指中間開宗來者亦纔得一二衲要之門庭互

異則又非彼門下客也普光寺頹久矣近邑長者多談禪那諸鄉落所謂藍舍者皆雲典而大師所創立尤屬意焉里大姓競爲光復且曰值今大有年半村落中可具無煩他舍以告袁子袁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菩提寺疏

菩提寺余一再至其地比他刹爲淨今之所謂剎者名雖精藍實則會檻豕柙也又其上則糟丘酒汁也其或青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以奏淫哇而菩

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欵然門殿皆不甚飾寺僧以余舊遊乞余爲引余曰此淨地諸檀那所習也余言何足重諸上人第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南岳宮修路疏

南岳宮與柳浪湖鄰將新闢路從馬驛通中堤宮之南即柳浪堤守舍見截其堤以防樵者道士以告余曰但得取道馬驛復吾堤以通車馬無不可者又語之曰宮地龜形也而斷其後爲橋其氣不復續地且以易接之引水而左橋于門之南宮可與也試與形

家商之並告爲爾之香火因緣者道士唯唯乞疏遂書而付之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法處嚴寶池瞿曇現穢方唯有藏大士刀火作家鄉閻浮提衆生念念迫炎湯開眼與閉眼俱仗大士光動念即泥犁遠不隔尋常以我念不淨致彼劫茲茲辟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不可盡空亦不銷亡我來禮德山金聚拜空王忍耶白蓮社莫莫青豆房靈鐘存古閣騫舉若烏翔苔斑生繡題溜雨駁金牀行道猶不忍給孤豈相忘稽首大檀那丹碧借輝皇露電理歸盡繁華夢幾傷失足劍戟林舉手得清凉

德山僧募裝毗盧像引

花藏無形段毗盧亦不實如塗粉虛空如雕鏤雲物云何雜花內藏塵現尊特德山妙嚴閣名爲毗盧設中實無毗盧如舜若多質舌相出風柯慈容現沼月蒼巒與秋渚敷演無間歇我以無眼觀觀處離林樾衆生今眼塵于何得超越峩峩丈六像金土恣裝揑花冠耀青髻寶衣披古褶低頭及合掌恒河沙功德

窮子背慈父百城問經歷無實不由權佛性緣可得一彈指莊嚴萬劫黃金色他時見毗盧莫道無交涉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文村沙嘴突江生怒波直齧孱陵城披髮大士仗劍行盤渦曳出古蛟精老涎入艸沙石腥青獮猴鏁川波平雕題紅楯碧軒楹鑄金冶鐵玄宮成霜摧雨折歲屢庚榱梁頹上菌芝生行道過者涕淚零道人稽首叩階庭青錢赤亥出箱籯縣縣一縷沙一星毗沙大子作證明紅楯碧瓦靈官靈

募修吳氏橋小引

澗如帶流且駛杠梁不飭途者苦舊鬼數數喚新鬼小人無和君子恥橋南橋北皆仁里濟川題柱從此始

禪堂募麥引

綠疇初滿黃雲而截浮空麥浪如海斯湧滿車污邪似雷之殷當斯時也折楊黃花之歌遍于井閭宜面甕頭之春溢彼堂榭而應供大士腰懸空盎赤髭浮侶枵然忍途是可忍也心實憫之厥有白足分衛諸

方寧繭余踵填彼饑壑仁人之心儒者所與敢不圖之用弁首簡

書檀度和尚草巷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爲姑過五里爲黃鐘堡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鄰唯可歇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即主人也來若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風雨而已不堊飾泥土而已取賴長者引其端袁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衡嶽當借數衲過汝且觀汝新政又觀彼土居士信根生熟如何若果善人多也雖不佞亦願攜瓢歃笠婆娑乎其間也

題請藏疏引

雪浪之高足曰恭去秋詢余柳浪遂入蜀謁傳大士因得縱觀播形勝還爲余言余笑曰是昔爲無厭足王國土今遂爲慈氏微閣烟水是同願童子勿生二想也復窮其所之曰將北入燕遍叩諸大檀乞靈文一藏歸供浮山願居士爲引其端于是石公爲之說

曰　師遊雪浪胸有金藏欲楷後學名言是仗維雲浮山徧吉所相霞光烱靄現六牙象於赫天子以慈德王黃卷赤軸施彼萬方行矣善財當仁不讓如龍乘雲如鳥入瞶白馬歸來爲法中將稽首大檀歡喜是望作智慧因佛種無量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淨寺有聖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沉涧爲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杯飲右亦如之或指草木

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為皂隷坐復跪跪復坐喧呼不遠且不休室中一破鐺一折脚牀經年不見人唯酒盡間出一募化而已寺僧惡之甚余獨喜之呼為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窗竊聽以為樂其一即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為碧婆持具斷葷不飲酒愛登山雖孫官鬼穴務窮其勝嘗從余于天目白嶽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供賓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涉潮音洞三余嘗戲謂暉它時見閻羅脚色甚好看閻羅決定饒你

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歷與酣聖大不相類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願亦同之進日始有教之修淨室學坐禪者余謂碧暉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匠儀中常貯數金鰥居二十年無日不飲酒酣歌余作秀才時與之為浪友後因年饑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直少取之不一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糊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巷為若悔哉暉攢眉曰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暉不敢拂敢告之居士長者共樂成之雖然暉若無巷他日余莽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巷也夫是可施也夫

募修瑞雲寺小引

陸放翁跋妙喜蒙泉銘曰往昔嘗過鄭博士坐有僧焉余年少氣豪直據上坐索酒徑醉博士與余曰此妙喜也余亦不辭謝方說詩談兵旁若無人其後數年余老于憂患志氣摧落念昔之狂痛自悔責余讀至此因念鄉僧度門說法京師時余時方高談一乘玩侮講席其意氣豪俊殆出放翁上今再入都法筵灰冷求如度門者與語遂不可得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型曾謂凋落至此乎予之狂尚可悔而老成不可再至矣瑞雲寺亦度門說法之所余過而詢之頹落已甚追思少年橫放亦在此地而今亦與之俱衰為之感歎寺僧海澄曰此易耳明公但施楮三尺可立化瓦礫為金地余笑曰石公未遽通何得至此雖然借是以懺昔狂亦悉檀之一也遂括前言而書之

髯僧銅塔冊

胡僧碧眼鬚三尺風吹冉冉掛金錫黃金範塔等山齊走遍諸官與湘澤南中冠帶簇如雲誰似堆沙老

阿育衲衣三度散伏風天胳峨嵋千仞豈蜀山銅鐵
走華夷高簷林林同瓦礫是中應有大心人橐可傾
翻手可擲塵埃之內有鷲子莫道分衛去如織

衆香林冊

衆香國裏花深處鷓鴣迦陵旃檀樹子山樓北色堆
嵐中有蛾眉大士路禪關隘塞牢傾欹金錫如雲掉
臂去幾人曾徑落帽山誰家不上龍舟渡二十一萬
肩摩國揮汗成雨袂成霧戶擲一錢了一緡梗梓豫
並傾刻其赤面脩髯怒者誰布金長者驀相遇

雙田寺冊

雙田闢山自李唐虐焰權爲瓦礫蕩夷剪誅杞作雲
堂鏡水不波菱芡香蘆荻花飛滿寺霜刻株爲佛如
人長辟支羅漢儼成行頭腮不辨臂怒張腰弓皆曲
包沮蔵皴皮皺目皆鱗裝黃而老子面不黃雪山行
苦骨羸瘦有大心檀越王銅山金埒珠倉箱入門
四顧淚傍徨融膏冶液告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
首誰家無橐囊東村西社皆蓮鄉

題光中嫣村小冊

珊瑚爲堂木難室荷蕢山頭雲假壁金色頭陀倚花
立畚鐵拄杖青皮笠辭我遠入湖湘澤杞梓梗柟被
天黑青髭白面盡檀越老去髡頭少作客驀地相逢
如舊識

題承天寺募冊

西風夜吼君章宅蘭奴叢枯覓不得一丈草深欄楯
寒寶池波湧車渠裂勝蓮國土化如來飛溜濺面髻
堆灰試語王舍城長者慚愧金銀佛寺開

題龍堂寺僧募冊

龍堂飛雨濺窓濕苔色斑斑生古壁彫疏半毀柱舊
立漏痕界徧黃金色衲子欲言面羞澁試介烏紗作
檀越積露爲波江可得東鄰北里賢相識山自銖忽
大千伯等一金錢無差別掃却蕪堦貯空月琉璃地
上光澄澈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其講席其
期叢林其功德主其此其施也有據故人樂供募檀
越代供者發願供僧若干今日遇一人募齋僧幾許

明日如之有樂施者仰籍名簿上其人爲其供如法畢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煩轉輸之苦主者信其無他亦樂爲之供故行脚之人使之明僧舊有是願吉平居士代爲乞言余謂若但欲滿供僧之願而已則如前所云募檀越代供者其法簡其願易畢明僧酌之

袁中郎全集卷七終

袁中郎全集卷八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張　玄　閱

記述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鬬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

俯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

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令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上方

去胥門十里而得石湖上方踞湖上其觀大於虎丘豈非以太湖故耶至於峯巒攢簇層波疊翠則虎丘亦自佳徙倚孤亭令人轉憶千頃雲耳大約上方比諸山爲高而虎丘獨卑高者四顧皆伏無復波瀾卑者遠翠稠疊爲屏爲障千山萬壑與平原曠野相發揮所以入目尤易矣兩山去城皆近而游人趨舍若此豈非標孤者難信入俗者易諧哉余嘗謂上方山勝虎丘以他山勝虎丘如冶女豔粧掩映簾箔上方如披褐道士丰神特秀兩者孰優劣哉亦各從所好也矣乙未秋杪曾與小修江進之登峯看月藏鉤肆謔令小青奴罰盞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勝始歸歸而東方白矣

天池

從賀九嶺而進別是一洞天峭壁削成車不得方軌

飛樓跨之輿騎從樓下度踰嶺而西平疇廣野與青巒紫邏相映發時方春仲晚梅未盡謝花片沾衣香霧霏霏瀰漫十餘里一望皓白若殘雪在枝奇石豔卉間一點綴青篁翠柏參差而出種種奪目無暇記憶歸來思之十不得一獨夢境恍惚餘芬猶在枕席間耳土人以茶爲業隙地皆種茶室廬不甚大行旅亦少鷄犬隱隱若在雲中因誦蘇子瞻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偈宛然如畫四顧叅曹無一人可語者余因下輿令兩小奚扳而行問若佳否皆云疲甚那得

隹行數里始至山足道旁青松若老龍鱗長林參天蒼巖蔽日幽異不可名狀纔至山腰昇山獻青畫巒滴翠兩年塵土面目爲之洗盡低廻片晷宛爾忝餘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天池在山半方可數十餘丈其泉玉色橫浸山腹山巔有石如蓮花瓣翠蔚搖空鮮芳可愛余時以勘地而往無暇得造峯頂至今爲恨寂照菴在池旁內有石室三間柱甍皆石刻鏤甚精室後石殿一殿甚宏敞內外柱皆石圍三尺許禪堂僧舍周繞其側亦勝地也時寺僧方有構菴內

行腳掛搭者多余意欲諷其去因大書簡板曰種阿僧似善根親非親怨非怨陽焰空華諸法皆如幻遍閻浮提佛土去自去來自來閒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自是諸僧稍稍散矣

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曰池也一八角井曰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膩無駁蝕有泉常清瑩甚可愛所謂銀床素綆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即玩華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屧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衙蹤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釵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瞠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繶緗鉤宛然石髮中雖復鐵石作肝能不魂銷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山上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

不免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余言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香逕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爲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歙溪米氏硯史云嶁村石理粗發墨不糝即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跌斷

腸虛無之書牖矧夫看花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床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覇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光福

光福一名鄧尉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梅最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爲虎山橋兩峽一溪萦带四匝有湖在其中名西崦湖闊十餘里亂流而渡至

靑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一帶幾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落花紫成湖水作臙脂浪畫船簫鼓往來湖上堤中妖童麗人歌板相屬不減虎林西湖寺僧爲余言董氏創此堤費不下百萬錢時年饑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一舟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內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間若松萬餘樓閣臺榭宛然圖畫柏屏離幄在在有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巘相映發山水園池之勝可謂兼之矣嗟夫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粧點其中豈不人與山俱勝哉奈何曆辭登章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陽山

陽山高出諸山長亘數十里分隸兩縣山下爲白龍祠父老言東晉時有白衣翁投宿民家一夕而去民家女遂有孕後產一白龍頭角宛然冉冉而升女遂驚絕至今山下有龍母冢土人祠之祠前有柏一株大可二十圍數年前猶見白龍掛枝上如一疋練徘徊傾昝名宦覩者每旱禱雨輒應以靈異故載在祀

典今年六月旱魃爲災余與江進之隨太府乞靈祠下初時白日爍地萬里無纖雲因與進之同登山巓纔折箭闕四山雲霧如磐咫尺不辨呼吸之間傾盆倒峽平疇皆滿相顧駭愕而去然則龍亦神物也哉

橫山

橫山去城十里而遥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因而得名一名踞湖以其背臨太湖勢若箕踞也余以勘災過山下草草登臨未及領畧嗟夫往日綵幬今爲白浪方與父老咨嗟何暇葛巾緩帶作人間風雅事乎

卽此一節俗吏之苦甚矣山周廻甚廣環以佛刹如薦福楞伽治平寶華之類皆在亦勝槪也吳越時此山最爲要地隋文帝曾移郡邑于此今治平寺有越公井或曰吳朝大井或曰井在吳王郊臺下乃吳王開而素浚之皆不可考矣

穹窿

穹窿高深甲于他山北陽山尤高古赤松子採赤石脂處也山下田多荒蕪內高外卑不能貯升斗水五日不雨則其田如龜腹用是土著之民逃移者半余

既勘得其寔乃爲減其正額每年稞稅征十之五禮先不及焉民稍稍有起色矣山間有盤石父老相傳爲朱買臣讀書臺東西兩嶺相趨名曰銅嶺盧志云此山特高峻郡之鎭也以余論之山雖高峻然石近於質貌近於頑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

岝㟧

岝㟧形如獅子一名獅山俗說此山在太湖中禹治水時令童男女引出欲以塡水至鶴邑不復進因名鶴阜今西南有兩小山石如卷岝禹所用牽山也其說頗不經余登華山曾一過其處巉巖恠石摩牙怒爪森森欲攫人爲之屏息股慄形家言此山與胥門相直甚不利於郡城諸門皆有水關浮梁而胥獨無以此聞往時有建梁佐橋者翁成郡中士大夫廢放略盡遂相率毀橋今吳一時大老去者紛紛數年以來登賢書者減於往額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去論者乃復委罪于門外石坊矣

楞伽

楞伽一名支硎吳地記云支公嘗隱此山後得道乘

白馬升雲而去余謂升雲事不見於本傳豈非好事者因世說神駿一語附會其說耶楊循吉曰此山去城不遠淸僻可賞至於茶梅烟雪景物擅奇名勝其遊之山也間二三月間遊人甚勝朱樓複閣之女騷人逸士之流狹斜平康之伎社南社北之兒花攢綺簇雜踏山間不減上方虎丘余往過山下正値紛龎之時奇石幽巒拔起雲際寓目卽歸未暇登覽歸來與江進之約欲以春和時往而病尋作乞骸去矣名山勝水信亦有緣數山上有寒泉而後轟雷噴雪極

爲可觀石門尤奇特兩石突起如門下臨絕壑有馬跡石俗謊支公好蓄駿馬足跡猶存石上有馬溺黃色一帶

天平

天平山以白樂天顯山腹有亭亭側清泉泠泠不竭所謂白雲泉也吳邑志云天平在吳中最爲峭拔多奇石山半白雲泉亦爲吳中第一水蘇舜欽有詩云清溪至峯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聚立欲言語石竇落玉泉泠泠四時雨吳人至今稱之聞方春時

遊舫甚盛簫管綺羅與上方諸山等余過天平時天已垂黑駐足未定山下火炎狀如雪片飛來余不知山爲何物矣

西洞庭

西洞庭之山高爲縹緲幃爲石公巉爲大小龍幽爲林屋此山之勝也石公之石丹梯翠屏林屋之石怒虎伏犀龍山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勝也隱卜龍洞市居消夏此居之勝也涵村梅後堡櫻東郁橘天王寺橙楊梅早熟枇杷再接桃有四觔之號梨著大柄之稱此花果之勝也杜圻傳范蠡之宅甪里有先生之郡龍洞築易老之室此幽隱之勝也洞天第九一穴三門金庭玉柱之靈石室銀戶之跡此仙蹟之勝也山色七十二湖光三萬六頃巒疊障出沒翠濤彌天放白坂地插青此山水相得之勝也紀包山者雖雲燦霞鋪大約不出此七勝外余居山凡兩日藍輿行綠樹中碧蘿垂幄蒼枝掩徑坐則青山列屏立則湖水獻玉一巒一壑可列名山敗址殘石堪入圖畫天下之觀止此矣陶周望曰余登包山而始知西湖

之小也六橋如房中單條畫飛來峯盆景耳余亦謂楚中雖多名勝然山水不相遇湘君洞庭遇矣而荒寂絕人烟竹樹空疎石枯土赬博觀載籍與洞庭爲配者或者閬嶠方壺乎若方內則故居然第一矣

東洞庭

東洞庭一名胥母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小視包山差小主峯視縹緲差卑巉巖視石公龍山差平廬居視消夏灣差薄諸草木果品皆同獨東山民俗饒裕耳所可恨者民競刀錐俗鮮風雅雖有奇峯峭壁曾無

一亭一間跨踞石上每蔞酒提壺則僅半席中亦無方丈之榻可以布茵列席者山下僧寺湫隘不堪荒涼如鬼室兩山之民甚不好事如此哉蘇人好遊自其一癖然遊洞庭者絕少雖騷人逸士有白首未見太湖者余以簿書錢穀之人作拋牛馬暫叉麋鹿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長矣

錦帆涇

錦帆涇在吳縣治前涇已湮水酒樓跨其上僅得小渠一線耳俗傳吳王與諸宮娃錦帆游樂于此故名楊志謂市郭之中徒杠相望無容掛帆謬矣夫陵谷相尋沙泐變易廠土塗泥今爲上則朱樓畫閣安知昔不爲翠濤白浪哉或云涇即舊子城壕未知孰是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氛數里而已矣進之大笑而別

姑蘇臺

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去門數武俗說姑蘇臺舊址在此余致諸書俱不類吳越春秋云闔閭春夏治于姑蘇之臺旦食鉏山晝遊蘇臺越絕書云胥門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山水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爲名去國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由此觀之臺倚山枕流峻絕人境當在胥湖胥山之間矣

陰澄湖

蘇灘于門下船北去一里爲陰澄湖湖三面受風每盛夏時遊舟綺錯日不下百餘艘玉腕青眉嬌歌緩板來往羅綃中亦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陰澄蓋應澤之訛云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攢塵高該不知身之爲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寶帶橋客主倉惶未能成禮而別

荷花蕩

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廿四日遊人最盛畫舫雲集漁刀小艇僱覓一空遠方遊客至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蹬旋岸上者舟中麗人皆時粧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蘇人遊冶之盛至是日極矣

歲時紀異

余偶閱舊志見范王二公書吳中歲時未嘗不嘆俗

之後靡日漸而月盛也范志云吳中自昔號繁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好遊上元以糖圓春糕為節食爆糯穀於釜中名孛婁亦曰米花以十一歲休咎寒食則拜掃墳墓四月八日浮屠浴佛重午以角黍水團綵索艾花畫扇相餉七夕有乞巧會重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花糕十月朔再謁墓是日開爐不問寒燠皆熾炭俗重冬至而畧歲節二十四日祭竈夫夕田間燃高炬名照田蠶歲節祭竈用除夜祭畢則復爆竹焚蒼朮及辟瘟丹食物有膠牙餳守歲盤夜分祭瘟神易門神桃符之屬此范書宋事也王志云吳中最重節物迎春日喫春餅春糕正月上元作燈市採松葉結棚于通衢下綴華燈燈有絡線羅帛琉璃魚魫麥絲竹襪諸品皆綵繪人物故事或為花果禽魚之像其懸紙人馬於中以火運之曰走馬燈藏謎者曰壁燈其夕會飲以米粉作丸子油鎚食之行遊五日而罷二月始和樓船載簫管遊山其虎丘天平觀音上方諸山最盛寒食祭掃墳墓清明插柳端午食角黍作雄黃菖陽飲

蒋艾葉榴花以辟邪七月七日為乞巧會飣果皆曰巧重九飲菊酒食重陽糕及駱駝蹄十月朔再謁墓謂之燒衣節尤重冬至三日罷市馳賀一如元旦入臘併力舂一歲糧藏之稟囤經歲不蚚呼為冬舂米微黃曰囤心黃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竟夕爆竹各燃火爐于門外焰高者喜謂之粇盆田間燃長炬名照田蠶二十七日掃屋塵曰除殘除夜更春帖畫灰于道象弓矢以射祟此王書近代事也余觀二公所志中載時節賞俗最重六月廿四日荷花蕩中秋

日虎丘而皆不書何也虎丘諸山之遊王志亦畧載之然在今則尺雪層冰疾風苦雨游者不絕何必二月始和哉夫俗奢必蕩蕩則窮民泰必驕驕則僭民窮而僭亂從生焉司世道者不能無隱憂矣

園亭紀畧

吳中園亭舊日知名者有錢氏南園蘇子美滄浪亭朱長文樂圃范成大石湖舊隱今皆荒廢所謂崇岡清池幽巒翠篠者已爲牧兒樵豎斬草拾礫之塲矣近日城中唯葑門內徐參議園最盛畫壁攢青飛流

界練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踰生成幻若鬼工千溪萬壑遊者幾迷出入殆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祇園軒豁爽塏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風味徐園微傷巧麗耳王文恪園在閶胥兩門之間旁枕夏駕湖水石亦美稍有傾圮處葺之則佳徐冏卿園在閶門外下塘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可醉客石屏爲周生時臣所堆高三丈濶可二十丈玲瓏峭削如一幅山水橫披畫了無斷續痕跡真妙手也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古木壠上太湖石一座名瑞雲峰高三丈餘妍巧甲於江南相傳爲朱勔所鑿繞移舟中石盤忽沉湖底覓之不得遂未果行後爲烏程董氏構去載至中流船亦覆沒董氏乃破貲募善沒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遂爲徐氏有范長白又爲余言此石每夜有光燭空然則石亦神物矣哉拙政園在齊門內余未及觀陶周望甚稱之喬木茂林澄川翠幹周廻里許方諸名園爲最古矣

西湖一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

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畧未及徧賞次早得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西湖二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烟爲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石簣數爲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

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西湖二

望湖亭即斷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西湖四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即蘇小小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宅耶

孤山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荊棘中步步牽挂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

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于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飛來峯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

像皆楊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瘢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峯頂毎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又爲陶石簣周海寧次爲王静虛石簣兄弟次爲魯休寧毎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靈隱

靈隱寺在北高峯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峯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

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蕖和納粹夏之日風泠泉渟可以蠲煩析酲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闊不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一二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路達于山廚

菴内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捃拾帮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剡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

龍井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泠泠可愛入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茶于此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

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澁味盡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尚作草氣天池作荳氣虎丘作花氣唯岕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岕茶葉粗大真者毎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數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蘿茶者味在龍井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爲風篁峯爲獅子石爲一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徒未免酸腐

煙霞石屋

棲霞洞亦在亭側涼沁入骨乳汁滲滲下石屋虛朗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南屏

南屏峯巒秀拔峻壁橫披宛若屏障淨慈在其下永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明入處廉纖欲于文字中求解脫寔有是處後來念佛修淨土皆因解脫不出心地未穩所以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一見當知之或曰永明法眼滴派子何得橫生異議

余謂法眼舉動若此余猶將議之況其孫耶夫永明智慧廣大當時親見作家末路尚爾如此吾輩龍根浮器不曾見得一箇半箇智識可輕易談佛法哉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浪蕭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剔得玄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出其奇奧當何如哉

御教場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峯及一觀御教場游心頓盡石簣嘗以余不登保叔塔爲笑余爲西湖之景愈下愈勝高則樹薄山瘦草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杯子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界稍闊然我真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此大

地方爲哉石簣無以難飲御教場之日風力稍勁石簣與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亦是奇事夫石簣之醉乃滄田一變海黃河一渡清也惡得無紀哉

吳山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過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足方北徧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郡郭之內使山林俳憤之人親近不得可嘆哉

雲棲

雲棲在五雲山下藍輿行竹柵中七八里始到與鮮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于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直捷簡要六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眞阿彌請急着眼

袁中郎全集卷八終

袁中郎全集卷九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錢塘　趙林翹　閱

記述

湖上雜叙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次初次遊湖次則從五泄歸再次則從白嶽歸也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城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一半露地而立至大早方去

堂上堂下人氣如烟不可近法相長耳像極可觀齋極可食酒極可飲頭水綿極可買其餘皆宿淨慈翻經房中房甚深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藕花居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第四橋水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昭慶訪汪仲嘉戒山諸友工課卒以爲常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泉靈峯高麗虎跑眞珠勝果之屬皆常所出沒之處其他不知名并失記者尚多種種皆佳難以細述聊識一二以俟再遊因今子公正昔一通幷遺陶氏兄

弟

湘湖

蕭山櫻桃鷰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浸處亦無多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根如荇其葉微類初出水荷錢其枝丫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膠附枝葉間清液泠泠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略如魚髓蟹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比之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嬖藕無得當者

唯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乎此物東不踰紹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故世無知者余往仕吳問吳人張翰蓴作何狀吳人無以對果若爾季鷹棄官不爲折本矣然蓴以春暮生入夏數日而盡秋風鱸魚將無非是抑千里湖中別有一種蓴耶湘湖在蕭山城外四面皆山余游時正値湖水爲漁者所盜湖面甚狹行數里卽返舟同行陶公望王靜虛舊向余誇湘湖者皆大慚失望

禹穴

禹穴一頑山耳禹廟亦荒涼不如當時有何奇龍門生欲探之然會稽諸山遠望寔佳尖秀淡冶亦自可人昔王子猷語人但云山陰道上道上二字可謂傳神余嘗評西湖如宋人畫山陰山水如元人畫花鳥人物細入髮濃淡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隱隱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爲優劣具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于六朝至唐以後漸減西湖顯于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水亦有命運耶

蘭亭

蘭亭殊寂寞蓋古蘭亭依山依澗澗彎環詰曲流觴之地莫妙於此今乃擇平地砌小渠爲之俗儒之不解事如此哉

鑑湖

鑑湖昔聞八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閘湖盡爲田矣賀監池去陶家堰二里濶可百十頃荒草綿茫如烟蛙吹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覺凄涼醉中謂石簣爾狂不如季眞飲酒不

如季眞箭兩眼甚闊耳石簣問故余曰季眞識窮箭
人爾識袁中郎眼詎不高與四坐嘿然心訓其顛

西施山

西施山在紹興城外一名土城西施敎歌舞之處令
爲商氏別墅嘗同諸公宿此一夜石簣稱余詩有云
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蓋謂此也余戲謂石簣此詩
當註明不然累爾他時諡文恪公不得也石簣大笑
因曰兩卄爲館娃主人鞭笞此瞞唐突西子何顏復
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東施娘子

矣

六陵

六陵蕭騷冷寂夵行如秋晝行如夜雖聯鞭疊騎常
若有佚啼鬼哭之聲讀唐義士詩楚痛入骨爲之泣
下古來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遊六
陵之日子公醉甚戲弄馬鞍上幾墮

五泄一

越人盛稱五泄然皆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五泄
之妙其實不曾親見與我等也發郡城凡二日至諸
暨縣縣去五泄尚七十餘里次日始行一路多頑山
無卷石可入目者余私念看山數百里外敝舟羸馬
艱辛爲狀令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周望亦
謂乃弟余誰誇張五泄太過若爾當奈中郎笑話何
獨靜虛以爲不然頃之至青口兩山夾天如綫山石
玲瓏峭削若叠若鏤數里一壁潭水滑滑流壁下一
壁上有古木一株上人云是沉香樹一年一花猿猱
所不到其他非奇壁則皆穠花異草幔山而生紅白
青綠紫爛如錦秋山紅有高七八尺者與他山絕異

因相顧大叫曰奇哉得此足償路債不怕袁郎輕薄
也王靜虛曰未也爾輩遇小小丘壑便爾張皇如是
明日見五泄當不死耶靜虛曾君定五泄三年以
是知之極詳余與公望聞之喜甚皆跳吼沙石上綴
步十餘里始至五泄僧房靜虛曰午牟下矣五泄酉
供來日朝餐因散步前山沿溪而行兩山一溪比青
口天尤狹而奇峭峯相類山形或如鑪如鐘鼓如扉
障劍戟皆拔地而生溪傍夫竹成林行數里遇一白
衣人云前山有虎同行者皆心動尋舊路而歸

五泄二

五泄水石俱奇絕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但恨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濱溥之勢為缺典耳石壁青削似綠芙蕖高百餘仞周迴若城石色如水浣淨插地而生不容寸土飛瀑從巖顛掛下雷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也因憶會稽賦有所謂五泄爭奇于雁蕩者果爾雁蕩之奇當復如何哉暮歸各得一詩余詩先成石簣次之景升公望子公又次之所目既奇詩亦變幻恍

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時夜已午魈呼虎號之聲如在床几間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竪俱若鬼矣

五泄三

一二三四等泄俱在山腰五級而下飛濤走雪與第五泄率相類山路甚險巇余等從山顛下觀之時新雨後苔柔石滑不堪置足一手攬樹枝一手執杖踏人肩作磴半日始得那一步艱苦萬狀山僧云自此往富陽便是平地不復下嶺五泄或作五雪亦佳

玉京洞

玉京去五泄二十餘里洞門空濶初時若夏屋少進徑微仄濶復如前洞中形似蓮花人物之屬甚多几三四折至一孔極小非匍匐不能入余與二陶皆貼地而行炬烟大作眼淚如雨偶思前輩有読入洞為烟薰殺者心惧乃各退出唯王靜虛與吳縣一皂隸拚命疾進過嶺四五至洞深處為澗所隔不能度始歸

天目一

數日陰雨苦甚至雙清庄天稍霽庄在山腳諸僧留宿庄中僧房甚精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枕上石簣夢中誤以為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邀石簣起石簣嘆曰暴雨如此將安歸乎有臥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乃溪聲非雨聲也石簣大笑急披衣起啜茗數碗即同行

天目二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

大則玲瓏絶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絶也石色蒼潤石骨奥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絶也雖幽谷縣巖菴宇皆精三絶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絶也曉起看雲在絶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絶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絶也頭茶之香者遠勝

龍井筍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絶也余謂大江之南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絶頂晚宿高峯死關次日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為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勞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齊雲

齊雲天門奇勝巖下碑碣填塞可厭耳徽人好題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薰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佛説種種惡業俱得惡報此業當與殺盜同科而佛不及亦是缺典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矣哉五老峯萬人緣石皆好而微乏秀潤山骨亦不嶮以兹不耐久觀然使道院少作數間官府不常至碑文漸落石苔漸長白嶽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

同遊爲梅季豹陶周望潘景升方子公僧碧暉及章李二生五宿而後行

石橋巖

石橋巖略似天門一帶而門稍濶去齊雲二十五里遊之日天甚昏黑各携雨具去及歸竟不雨同行半道歸者皆大悔懊

釣臺

釣臺兩石相對高不餘丈不知當時用幾許竿釣得幾斤魚也嚴翁無用與此臺何異然其壁立千仞傲

倪人主不顧倦絕亦與石頭等矣

遊盤山記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戟羆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抉石罅出者噉噉乱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屢數十尋則其出必半反焉若半把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奔泉天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鬭故鳴聲

徹晝夜不休其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入得盤泉次曰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是落爲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纖魚數頭尾鬣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遊者樂釋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奇快則皆躍入沒胸稍沂而上踰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達間或取梨李擲以觀旋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峰一壁青削到地石粘空而立如有神氣性情者亭負壁臨絕澗澗聲上徹與松韻答其旁爲上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抽筍銳而規上爲窣諸波日光橫射影落衆外奔風忽來飄雲抹游仕足不得久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曰天門開從髻石取道澗以掌山石一右脅左履虛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數先與導僧約遇絕險處當大笑每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探棘更上下僅得度兩巖秀削立太古雲嵐飾壁皆犂下得枰石方廣可几筵撫松下瞰驚定乃笑世上無列命人惡得有此奇觀也面有洞箴絕壁不甚闊一衲攀而登如獼猴余不往謂導僧曰上山險在背肘行可達下則目不諦足

殆已將奈何僧指其凸曰有微徑但一壁峭而油不受履過此雖險可攀至脊迂之即山行道也僧乃跣蛇蹻足登下布以縋健兒以手送余足腹貼石石膩且外詗至半體僵良久足縮健兒努以手從遂上迫至脊始咋指相賀且相戒也峯名不甚雅不盡載其洞聲初不名而新其目者曰石雨洞曰慧石亭洞在下盤道聽澗聲覓之可得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豐妍不一態生動如欲語下臨飛澗松鬣覆之如亭衆可憩坐可菌閤可倡故慧之也其石泉脊僻而蛇足之

者曰紅龍池其洞天戚可巷者曰瑞雲巷之前洞夾則中盤之後嶺也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曰九華頂不果上其刹宇多不錄寄提者曰千像月中盤曰上方曰塔院也其日爲七月朔數得十僧游者曰蘇潜夫小脩僧死心寶方寂子也其官于斯而以舊雅來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能來而以書訊且以疏品至者曰李郎中酉卿也

遊紅螺巖記

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

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至戲鎖灣險始酷從灣至觀音洞夾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鍔劃其中爲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邪立而陰故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寶中多老衲或居至八十餘不下間客至則兢出覲導者曰老未見冠屨也問爲青曹則曰是余宗上笑而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樵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曰取道焉而遺之睫前是可嘆也已

滿井遊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爲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

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已亥之二月也

遊高梁橋記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

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稍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趺坐古根上茗飲以爲酒浪紋樹影以爲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爲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于

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抱甕亭記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階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冰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菘路韭畦宛似村莊小奴青泉負甕自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亭者觀夫枝葉之蓊鬱乳雀之哺子野蛾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爲真老圃也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雞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黏枕上欲起不得見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嘗自笑以爲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之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傴僂門屏下與

諸弟子門業于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跡猶在門限卷殊未燥而先生已爲迂客羊腸路險吾末如何蓋宏返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將歸矣

文漪堂記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一沼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

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則爲天紳立則爲嶽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風怒而爲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迁固

甫白愈脩洵軾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于前者或束而爲峽或迴而爲瀾或鳴而爲泉或放而爲海或狂而爲瀑或滙而爲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爲卑頑者不能爲媚是爲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予不知予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崇國寺遊記

時已亥之上巳日也先是期伯脩昭素升伯脩詼而門外水邊以風沙作遂止崇國寺而是日王章甫與三弟適會文於此酣笑竟日皆相視以爲奇來第一醉也寺僧引觀姚少師像姿容瀟灑雙睛如電光之爍像贊蓋本色衲子語少師自題也過番僧舍觀曼殊諸大士變像藍面猪首肥而矬遍身帶人頭有十六足騎生者所執皆兵刃形狀可駭僧言烏斯藏所供多此像因談彼國風俗及道里險遠之狀大率烏斯藏諸國以中國最下茶爲國寶市物皆用之黃白

金反滯不得行國無稻所食皆麥菽數千里一君如中國之郡邑然僻陋儉苦之鄉也時伯脩昭素以詰旦上直先去余等談易至丙夜鋒穎益出幾不欲歸以從者夜寒待久不得已乃還

良鄉三教寺記

庚子八月余以使事過良鄉遲三弟中道不至寄居東關外偶同客步小石岡過塔灣村店四十餘家墟烟蕭處碧甃參差路人曰三教寺也遂扣扉良久僧聲則則從內出一僧面癯而黝髮寸餘不剪對客語甚

健間之日江夏僧休容也余因前荒街絶侶飛蟻藏
道馬蹄丁丁之聲窮晝夜不絶喧囂荒惡奈何菴此
僧曰余本行脚老頭陀自入燕來晝則挾册講肆夜
則燈間倒下剪爪無工何暇謀室憶往歲曾與數開
士道出此郷饑渴困乏風霰交至乃至求一盂飯不
得求一椽地暫止亦不得饑瘡内逼寒鬼外虐酸苦
之際此願勃發僧自是乞得一笠地編茶棚半間以
待十方衲子七八年間頼諸侍中大檀之力遂成精
藍北叅南詢之侶至者如歸官郵之使絡繹于門湯

茶之供無寧晷轆轤之聲從鳴鷄達丙夜不休此山
僧藉手諸檀信之惠以了行脚一念者也地之喧寂
不暇計也余周視殿廡禪室僧廊備[illegible]而微凡叢林
中所宜有者無不具因嘆曰賢哉僧也使天下之爲
僧者皆如汝天下之爲儒與道士者皆如汝郡邑之
中刹宇相望貯廩以待饑窊室以伺往來仁讓相先
貧富相助何至使凶年有溝壑之民有司持籌展轉
不及也今道士之纖嗇不足論余儒者也一錢不與
文曰儉德但懼傷惠不恤傷恐懷市井錐刀之心背
先聖立人之教溝中之瘠寧役掛念嗟乎余之媿汝
多矣體李名某僧作名例書碑陰不具載

入東林寺記

汴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遠公
興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賞之雖微佳山水固
已心折殿前稱池耘爲稻畦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
妄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一時也茶竟聽泉石
上遇其泓則漱嶼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爲
雲所翳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

冶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雲峯寺至天池寺記

雲峯寺而上道愈巇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縈而粘屭
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
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而導者曰九疊
屏（一名九旗峯）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鐵船
峯數里一息芰崖而亭之者五路嶮削杖而躋遇泉
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
若花唄乃拜亭盡菴剎出上霄諸峯障而立猶在天

半佛廬其葬甃覆以鐵一溪漲綠泠然堦下稍走乃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爲雲縷縷出石下綠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爲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

越石阜度顛僊碑亭東下爲佛手巖石參差而出如凍雲之覆其溜爲泉折而行壁愈峭洗苔觀竹林寺額扣石長嘯亥意其中有長眉皺膚其人者聞余嘯

而出庶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既而笑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狗乃嚙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峯稜稜如珂雪聖僧導余入小徑從山壁直度不鑄亦不礙壁盡石匝空而城廣博嚴整遍鏤諷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夢過村居三官塚者數峯歷歷如以翡翠堆疊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峯稍稍沒余驚悸忽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峯見一僧手梵夾坐謂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借往余踴躍馳呼二脩俱道旁立長耳跨之馳將至洞聖僧坐飛鳧出大如覩鵝指余所跨者曰是亦能翔言既肉翅張忽數鳳盤旋從洞口出光彩爍地若有侯者二脩至逡巡欲上而雷聲發於簷遂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爲夢也併記之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野性癖石每登山則首問巉岩幾處骨幾倍膚色何狀行莊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巘巇轉快至遇懸石

飛壁下蹙無地毛髮皆躍或至刺膚蹟足而神愈王觀者以爲與性命衡殊無謂而余顧樂之退而追惟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咋指以爲戒而當局復跳梁不可制宿天池之再晨觀捨身巖巖石幄而出孤峯絕壑一巨遂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巖石更遒旁僧過之曰徑迂且叉不受屨余大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逕剪蘿躍澗中石捫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砰躍空出[illegible]熟試匡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獅子巖石

骨拗折頹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者遂爲巷兆巇
艄峯當其面紫鍔凌厲兀然如悍士之相撲而見其
骨及鬬困力敵不相下則皆危身郄立摩牙裂鬣而
望大約三巖皆以純骨及面峯峭側勝而獅子岩最
下下不倸則石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揜身巖
而上而獅子仰視其顛巖與奇適相值黯澗近則鳴
悲激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爲天池之絕景
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巇遊者
既不崇而山僧畏冠蓋唯恐去之不速是以不顯余

何幸得之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年正其入悟之
始毎横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棒出之竟無𨁂其機
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岩之左存小室梯而度然荒
寂甚僧亦無復居者矣

由天池踰含嶓嶺至三峽澗記

當余初趨江州時諭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已奔
注吾胸如與澗友期將至測焉眄恭履之聲喜其近
而翻慮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輿人三峽澗何在皆曰
不聞山嶮于天池而已至東林則問東林僧僧曰聞
之然在星郡問其道不知也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
舉以問僧曰有路而側從含嶓嶺達問其程曰可四
十里問嘗至否曰聞老僧言其畧實未至也余笑曰
爾導我遊此山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
挾客行歷僧舍面壑而上數息登含嶓之巔長江泛
瀲澗步一綫嶓湖清徹如片映細見帆影湖中諸巒
或如傾翠或如砂斑之凸起圓蒼所覆目與之際絲
棼黍積尺奐寸楚少焉霧作長風捲湖而來忘怖乃
下石側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山程三十里不

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與數步一疊錯行阡陌間須
之至棲賢廢址山中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
澗汨汨流從徑左折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
與大石觸方怒忽得平石霤瀉數十丈底規而末垂
水得盡洩其優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
而石斗疊忽落爲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注斜
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電落聾震山谷問潭面皆贓
石稍縱足則淵其極無底觀者皆目眩毛豎不敢久
立沿澗而疊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雄麗其下淸崖

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巨石嵬怪或賦或
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吼號砰激嶼毛沚草咸有怒態
當其横觸洶湧雖小奚亦瞋目佇視如與之鬬忽焉
石遜消然黛蓄碧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
余私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峯壓耸面下
瞰如與澗爭道一日之中耳窮于鳴泉目眩於幽碧
舌燥於吽愕蹎蹇於促曳是亦天下之至觀也僧遊
者倦甚枕流水臥而暮色欲來以水濺之亦不起山
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開先寺至黄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
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爲絶勝登
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
蒼碧立漲爲潭巨石當其下横偃側布瀑水掠潭行
與石遇齧而鬬不勝久乃斂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
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
而臥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誤扣
諸澗客以爲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
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静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
虹飛龍矯曳而爲練匯而爲輪絡而爲紳激而爲霆
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爲之也
今吾與子歷含嶓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
者則爲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賦幽奇怪偉變幻詰
曲者則爲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
之故悲笑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
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黄巖
之文殊塔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草割人

面少進石愈欹白日蒸厓如行熱炊中微聞諸客皆
有嗟歎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眩思
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孰
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巔入
黄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
下雷奔海立孤搴萬仞峽風逆之幕捲而上忽焉横
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圖也
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靑蓮詩比蘇公白水佛
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肖子瞻得其怒其鞭

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歘剖十餘里上爍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淘汰而不肯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峯踰吳障山而返

袁中郎全集卷九終

袁中郎全集卷十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伯敬　評
武林　陸之選　閱

記述

識廬山記後

登廬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窮覽十日足不停屨奇與略見記中遊而未入記者曰大林寺萬杉寺金竹坪黃龍潭赤腳塔大塲慈雲嶺二塔菴水口菴衆僧塔講經臺烏龍潭獅子林青林月天靜空淨業堂白

雲林獅筆嶺遊而未果者曰康王谷三疊泉偕遊者曰漢陽王章甫僧寶方明空程生地主爲德化令楊君楚人甚賢尾而至不及上山過于潯陽舟中者曰僧無念其以使事竣舟行偕諸公遊且叙其事者曰石公袁子也

遊德山記

甲辰夏月余與衲子寒灰冷雲雪照及居士張明教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靜荷葉山中約以秋涼入德山至八月初旬暑氣微減小修入黃山余適有便舟遂

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孟溪十五夕看月馬湖湖與洞庭接水光千里生平看月此爲雄快十七日晨抵德山潭下江上望山如卷石微見菁林巳薄岸行得委巷崖緣翳日有丘焉如覆鐺樹蔽之很獰獰若瘦臂拏石而上兩巒之凹爲淵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也塔院踞淵後負高峯而面膺辟慈菁多古剎院內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却初讓爲淵再爲院爲田最後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爲佛廬入門多古杉栢殿堂高廣像設亦奇大碑如阿房舊址見者知

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脇而右多美箭幽崖相蔽折而上即峯頂有善卷壇崖桂盛開芳香襲一山數椒宇架其上敗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光景意勃勃從烈日下望望復遲遲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之使有佳士撤其冗室開爲亭榭軒楯固德山一絕景也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徧覓諸奇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崖可亭法堂西之小靜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無論幽邃靜勝其閒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處所有也山後面陽山有地空洞河流漲其前直見雉堞田廬烟嵐疊波而出茸而廬之可置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不能舍此爲僧鄰也入德山二日登覽略盡兩龍君載酒來飲極歡盡三日夜乃罷別後暑氣大作遂坐山中與諸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請兩龍君盡此山乃鐵大師舊戰場風柯水音爭爲敷演瞻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君起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也

由河洑山至桃源縣記

余既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起忽來盛稱花源一帶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命舟逆而上君起從陸是夕會于河洑山次日重九登高玆山之顛溪邊兩霞石映綠潭甚麗下而席之迫午乃行夜泊桃源縣山光散目溪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宮前石砌百尺平滑如水月光照之光景清澈樓閣闌閣吞烟吐霧是亦山縣之絕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余生長水鄉百里無片石見似丘者而喜矣是邑何緣偏占丘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邪諸衲不對乃

就桃

由淥羅山至桃源縣記

江上望淥羅山如側成頹嵐崝綠欲將墜焉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綠見底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束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是爲浪光之天山南即避秦處上桃花溪百步從間道出後嶺玄武宮其巔宮甚敞道士迓於門指數奥僻處曰某丹臺某淪嶠池余愛戀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爲苔蘚剝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趺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

失笑趣而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爲之却行又數折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絕一黃冠簪菊皮白鬚照兩顴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肅冠裾將揖之未數步蹣跚而前余笑益不止偕遊者以余爲暴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幹峯浚台入繪觀前爲馳道車塵馬足略無歇時截馳道而南入桃花洞無所有唯石磴百級蒼寒高古若有人焉而不可即余讀瞿童記有云偶造佳地見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濯然忘情不樂故處此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於殺雞一語遂以爲青城葯水之類至韓退之洪母盧益不足道矣甚矣大拘儒之陋也出洞已昏黑是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曉起揭篷窗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趣船行踰水溪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葉纖苞濃朶橫見側出二十里內秀蒨開眉殆不可狀夫山遠而緩則乏神過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及此遂使官奴息譽於山陰夢得悼言于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

削立數十仞正側面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絕壑一竇懸若黃腸者五見極了了問山中人云有好事者乘漲倚艦令健夫引絙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爲棺其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雖猿猱不能攀不知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僊寺寺有伏波避暑石室是征壺頭時所鑿餘竇歷歷如僚幕寺幽絕左一小峯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岫色透露窗扉間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肅問幾何衆曰單丁無徒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

怒立突出諸峯上根統而埒末垂水如覓影又若壯
士之將涉石腹南北穿如天闕門高齊等倍出水如
在鏡面緣青紫白千里一塊真花源中一尤物也一
客忽欬有若鸞鳴余因命童子度曲客曰止止否
則裂石墳之果有若沙礫躍者乃就船又十餘里至
新湘溪衆山束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閒雅無刻露態
水至此亦斂怒波澄黛蓄遮相親媚似與遊人娛大
約山勢回合類新安江而淡冶相得略如西子湖如
是十餘里山色稍獰水亦漸洶湧爲仙掌崖又數里

山舒而壁見水落而灘見爲仙人溪既近夜舟人畏
灘聲不敢行遂泊于灘之渦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
一方蓆因命小童烹茶石上次早舟發見水心崖如
在船頭相距纔里許錫人躑躅頃刻泊崖下崖南逼
江岸漁網溪橫齧其趾遂得躍波而出兩峯背立無
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覘或方如削或欹側如墜
雲或爲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態橫出其方者
獨當溪流之奧適古之極對面諸小峯亦有佳色爲
之佐妍四市皆龍湫深綠畏人難頂有小道旁路甚
仄行者股慄數息乃得上既登舟不忍別乃逵壑去
匝而去石公曰遊仙源者當以滌蘿爲門戶以花源
爲軒庭以穿石爲堂奧以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爲亭
榭而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山之秀雅非穿石
水心之奇峭亦無以發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詩中
之有警策也君超又爲余言靈巖及諸山之幽奇甚
多要余再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此中爲第一義
也

華山記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背
表裏純骨者唯華爲然骨有態有色黯而獨病在色
也塊而獰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削玉天水
烟雪襍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級不得不穴其壁以
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龕如井者曰幢
曰峽如龕者曰溝皆斧爲術以受手足銜竅代以枝
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
引而上如粘壁之虺壁不盡罅斷爲懸道巨齒折折
相通若故爲亘以嘗者橫亘者緞腹倚絕壓行足垂

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垣椒心于粒焉知鬼之不
及夕也長亙者搦其脊匍匐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
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黑吾形蟠蟠然如負
甕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落弟恐身之不爲石
矣大人所悪伎者手足而皆在目方其在鋒目着暗
壁升則寄視于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目受成焉耳
鋒盡而厓且乃爲祟眩于削爲栗眩于深爲掉眩于
亙爲喘愚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險之所以
劇矣余衣不皺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望恭

者如猱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鵰山之厥厥乃
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真筆也踰仙掌壁折入石弄北
旋上石滑而不級爲東峯過坪躡厓道尊持而中斷
爲南峯度峯足蚍蜒上石葉上覆而橫裂爲西峯南
峯踞兩峯之上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與
樹交絡峽水鳴其閒峯頂各有池如臼如盆如玫瓮
躬壁澄澈古松覆之西峯石多壘午視如未穩南峯
之背有靜室垂雙鏁鏁盡爲鐵杙以承板道東峯南
下爲衛叔卿博臺鏁對懸拓厓自逵皆奇險

華山後記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箭洄出踰張
超谷壁乃峭至希夷峽石忽具態摩雲綴日壓疊而
上行大石纍纍臥澗中水不得直去則躍舞飛鳴與
山爭奇于一鋒之內至青柯坪西峯斗絕出諸山忽
若屏息奇者平高者俯若童子之見嚴師不知其氣
之微也西峯之奇在水簾洞遠視見寶下有丹石瀑
布纍之千尺嶂而上大奇則大險小奇則小險寸寸
焉如弱夫之挽勁弩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蛻

龍之脊四市峯巒映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
板浮顛浪中不復謀目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若日
月岩前方石峭壁直上止險耳無他奇也踰嶺路絕
折身反度其險更甚而不名者厓不甚修也過五將
軍樹度橋至通天門險乃盡山自仙人柵始爲嶽嶽
以內若自爲天地者諸星曜平視得人間之半其地
微膚長松檜汚處齊雲臺峯頂雲臺直北當入嶂時
猶于霄諸峯之在雲臺下者猶蟲蠡也南上即落雁
峯于山環之如羽林執戟兒山皆奇峭鋒鍔林林一

峰直背如輪若輿峰爭秀渭水東行與黃河合下見樹影東峰即玉女峰也祠玉女者乃峯之一皆所謂洗頭盆亦渴而淺而東峰有之圓滑深潔鍚以盤名亦稱西峰最幽奧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瓣覆崖巔其下有龜那立昂首如欲行蓋葉上物也是即所謂蓮花峰矣玉井在峰足二十八潭圓轉而下瀑布上流也恨不于雨後觀之山壁樹如錯繡鳥語從隙中來云無鳥者俁洞少天成然整潔可居廬舍亦有而黃冠不至歲一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知矣

華山別記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記相示三人爬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峯客無何家君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至青柯坪險不可止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鱗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趾臂乎然心知望厓者十九矣余既登天目與陶周望商畧山水勝處周望曰聞三峯最勝此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㟷上有數衲自華來道其險甚具猶余禮曰如公決不可登余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乀輒問三峯險處而登者絕少唯汪右轄以虛曹司理遠生𢪱長安修齡偕一至其巔然而矜而口吠似未嘗以告極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索犯死一往既宿青柯坪纍者引至千尺𡻕見細枝柴其上頂如覆鐺天際一隙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鬣躄終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常恨霜蹄之不速則馳聚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

今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箭足有銜何虞吾三十年骨而不大懐者慕其險耳若乎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唯恐險之不至或坐或立行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之越絕厓踰溝度蒼龍嶺嶺盡至峯足地稍平衍余意勸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遲也余曰蹈危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險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也吾志吾足矣去危即夷以力相角此輿卒之長何有於我哉下春乃躋南峯之巔與非二席峰頭待月

是月也天無纖翳青崖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娛遊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余彷徨不能寐呼同遊梣道人復與至頻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昔伯修下世已十年而惟長亦逝前日蘇潛夫書來道周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見奪之速也梣道人識余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松和之

嵩遊第一

度轘轅關西北折入山均則少林寺也少室截然横其前諸山懷之天然回合如有尺度京洛之

間古蹟廢盡獨此寺猶存典型目者過東都覓故宮遺址了不可識詢李文叔所記名園亦無有而伊闕兩崖廢像殘碣崩剝苔蕪間令人墮淚此中差强人意不復為此寂寂嘆矣梣道人曰今好事家所貴者曰古曰完曰款識山狩于虞古也霧窗雲寮飛布崖壑完也隋唐以來碑碣森列庭中款識也堂頭僧曰道人欲留此山于貴城市耶請以一轉語酬價矣道人曰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余大笑堂頭僧者曹洞下兒孫主斯院者也從院東西穿詰曲磴道中過甘露臺有古樹根如欹石虛處如梁巳出寺西折行觀初祖影石石白地黑繪睹似應真像老僧曰潤中自有此石能為水樹雲影余目然石以影重達摩之重不以影不以石不以面壁此中不須蛇足也已從菴後出行三十餘盤得初祖洞洞中石如波卷不盡五乳峰者數丈已下山度南嶺十餘里得慧可覓心臺臺形如盂倚翠壁下臨伊洛黃河蒼莽行綠烟中已歸院遍歷軒除庖湢休于丈室顧梣道人語曰是中有余夜履跡焉雲樹烟巒若舊識者余夢遊茲山久矣

曉起出門竟白分棚立乞觀手博主者曰山中故事也試之多絕技欲登少室無所得路乃止少室奇秀迫旂不可見遠乃行修武道者望若古鍾仰出諸山上從汝來者唯見千葉芙蓉與天俱翠搖曳雲表而已山四市皆壁翠山翳其外迫之乃不見巔而見翳遊人多不愜夫豪傑之偶于衆也凡才得肩而蔽之及時地既遠有蔽者與傷卑俱盡而天下始望之若飛仙獲其隻字以為至寶士患不特達耳余數年前走南陽道見遠翠干霄土人曰九鼎蓮花寨也了不

知所謂及過嵩嶺忽有舉此名者始知所見在五百
里外也少室之秀特可知矣

嵩遊第二

出東關里許有皂巾而敝藍者請曰由西華道耶余
不解及至嶽祠從垣之西竇入不覺一笑祠在黃蓋
峰下偏峰之左東行數里得澗寂無人聲蘆風水響
環繞山砦沿澗而北得山足澗與山曲折如月半弓
漸高得寺寺盡而巖盧浩然舊居也至今猶襲其姓
山至此忽兩分如人張左右胯當胸腹處削壁千仞

恨虛而却如割大甕之半水從了處出初猶栟櫚霧
雪紛飛忽然墜空千絲直下激石爲竹散布一澗時
方下春日與烟相薄而瀑濺之風復生態其間正視
不一色去瀑十許步巨石崖業逆人各踞一石望瀑
而俠回風忽射稀點洒面起立欲避而雨脚已斜卷
去朱非二曰少時讀天台賦知有瀑布不知其奇而
如此問余余曰三見之矣見于五泄者如奔雷其觀
偉見于黃岩者如立玉其觀逸若大恭寒霏微簾披
綃垠此爲最幽矣登封令傅元鼎曰當夏月雨後經

此飛濤搥壁激石倒立如柱響震一山余因然古人
謂夏山如滴冬山如睡瀑亦有之夏瀑如怒冬瀑如
喜此正盧君喜時也壁石多奇或爲霞或爲組或爲
嵐而根下有石數丈雲繚洗出其紋如刻書澗中多
白石暴浪界之與影石相似獨不能爲人物耳澗西
有小洞容數人其下流峽中石几石龕石版遒妍不
一與碧潭相映爲山中絕景

嵩遊第三

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寺半圮有泉泠然及門而汲

西去數十武爲戒壇頹欄敗砌皆鐫隋唐作佛人物
山水細入毫髮石柱上有唐宋題名字極精寺故魏
孝文避暑宮也唐以來習毘尼者居之遂有壇古碑
刻完好者菩薩戒經大曆十三年協律郎高堅書魏
天平二年嵩陽寺碑不存其書姓氏末云唐麟德元
年九月庚申從嵩陽觀移來乃知嵩陽古老刹也門
之右有大曆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勅代宗手勅二
十二字無一筆蝕者碑陰勒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
源撰河南陸郢書隸法遒逸戒壇西許麥壟中有鼎

元十五年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兼書末云建塔僧破竈損一字蓋神僧破竈墮也塔已荒不可識而碑尚可搨今人但知戒壇寺茶榜可發一噗山僧云古碑甚多磨爲時貴書且盡余自少林入嵩廟閱碑如林然耳目可及或無他厄數碑沉淪恐不免聊載之以俟永叔德甫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栢大者七人圍皮如皺石望之若山幹不甚修者土掩其本也今宮之石柱猶存其一掘三尺餘乃見礎古宮殿基高常踰仞栢之地視階不當高于基三尺也栢之得

封也必以偉在漢已爲故物前此之積埃又不知幾許余意非去土數丈不能盡其修偉也舊志謂石上有韓文公題名歐陽文忠公跋遍覓無有偶見石柱上有宋人書崇寧三年三月十日觀退之題其半沒土具甫求之左方得邢和叔題名右方有云余與子由攷試西洛進士畢同遊二室諸寺最後過天封宿思觀道子畫遂行熙寧五年九月十日也其下不書款又稱子由不以氏語氣酷似大蘇是時子由以忤安石出爲河南府推官而子瞻送杭州進士詩序有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于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于中和堂公是年監試杭州不應復至洛也其人定作士當是西京教授王平甫輩耳韓歐書竟不見退之題最簡古今載集中郡邑志俱不收韓集非僻書也永叔跋見集古錄郡志有之永叔先後凡數至其一與梅聖俞俱即跋中所云登峯頂觀龍潭石記者也其一與謝希深諸人俱有見神清洞一事希深書云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謝幾道吹洞簫往往令人一笑絕倒至今數百載如見其眉目也野史載

錢思公守西都歐謝同在幕下一日自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大集忽烟靄中車馬渡伊水則思公遣厨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宋人風韻乃爾栢之右豐碑一與太室爭傑其文亦不足言書則徐浩八分體字字生動欲飛書家所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不虛也東過崇福宮宮荒寂甚即有宋諸賢所嘗提舉者宮之左爲啟母石石三丈餘旁裂小石事載淮南鴻烈甚誕而唐崔融啟母廟碑云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

字于金叙其嘉應又引郭璞李彤爲證則詗眞有其事矣石之前疊石爲門其半已頹石方有字皆大篆風雨蝕且盡硯元魏碑尤古年號上隱隱一光字而戶曹史某及癸辛之間數字尚可識

嵩遊第四

古云華山如立嵩山如臥二語勝書非久歷烟雲者不解造是語也然余謂華山如峩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癱者也登嵩之路凡數處從萬歲峯者爲漢封故道迂回二十餘里至中峯巔下視諸峯危

石側壁或懸或仄態貌奇古因憶謝絳與傳聖俞書所謂玉女窓搗衣石八仙壇者按圖索之杳此當不遠然石上無片字從游百許人無一人解者可恨也山顛一頹室側有古井甚晶瑩旱歲不竭前復有小峯疑即古封禪壇規制亦敞余問道士此爲峻極上院耶道士茫然余笑曰若得劉伯壽爲導當無此苦元冑問故余曰野史載劉伯壽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于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登頂凡七十四次伯壽蓋洛陽九老之一也有妾名萱草芳草皆秀麗

而善聲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草以斬笛和之聲滿山谷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也必命壺觴詣醉而歸嵩人以爲地仙云元冑躍然曰公作嵩記幸述此一段以爲太室佳話余諾之稍東爲白鶴觀故址背負三峯左右皆絕壁太熊諸山屏其前橫者如案揀者如髻列者如眉幽邃平遠寔太室之奧宅也一松亭亭立秀傑非常觀廢已久山中樹大于腕者動遭剪伐而此松獨存殆有物護之松下遺跡宛然募童子能得片瓦者與百錢得故瓦礫者數錢一時

隸卒散盡拔剔求之得古瓦數片皆琉璃龍其首唯觸不可得欲過別峯而瞑色已迫余謂元冑曰松間得一亭旁搆小室遊者宿其上五日始爲不負此山也山之奧處不必論其指名者如韓公之龍潭歐公之天門泉范公之三醉石皆不能以一日窮今之遊者一宿少林輿而過太室之前至嵩廟天中閣倚欄一覩歸而向人曰吾已盡嵩山矣是尚未覩其膚也東行里許天昏黑不可得舊道從者曰從野豬坂下稍近但嶮耳余笑曰嵩山無猛乃杖策行嶠崖中約

十五里至山尼是日晚出城未至門百步許見城外有白烟突起以爲爆烟也頃之忽化爲環大可數圍直入雲際不滅者久之

嵩遊第五

石淙非嵩也繫之嵩後者水從東澗注嵩之餘也曉起見簷外絲雨頗不快倚軒瞻太室翠色若滴知非雨候也馳而出東門纖塵不起翻以爲樂過箕山望許由冢雲片鱗鱗如欲坼至測景臺乃見日折而東倚澗行山皆土阜甚舒緩將至石淙半里許漸聞水聲及至一澗皆石如偶林之筍四顧不得寸膚不知是石何時飛來轉盻之間向之土阜何處徙去也石錯立波中布置環巧四面之山宜高則爲峯爲巘爲屏爲約吾目使不外見其樸也中央之山宜平則爲砥爲嶼若以供吾布席置酒之用也石之大者可坐十許人小者可分列角飲飛籌茈兕近可手攬遠可繩度也當澗之衝列三峯以拒水水齧其根如甕如齒斜飛正射交注潭中激以觀其怒也遶石皆深匯幽泠如黛渟以覯其色也至澗之下流石忽自夾兩

崖青壁削立長可十餘丈水至此如匹練所以蓄其浩瀚遶其奔放也石之麗在壁水之麗在峽踞中央者眩于欹危不敢迫視則又爲洞于岸之南人穿洞腹出至唇而掬水之深碧石之奇峭可以坐而收也澗上之山高者不過二十仞卑者數仞水可以步計石可以笏計然其勝爲箕潁之冠其去太室也二十里而遙

遊驪山記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栢森森然翳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挈領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耄猶彷彿憶之指其巋然而墳者曰是舉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而澄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錮三泉而闢七牖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倚松四顧蒼茫久之乃披荒榛躡危石楚聲而歌曰涓涓者流與山俱逝兮空潭自照影不至兮吁嗟乎驪山果三世兮歌竟浴于長湯遂登老氏宮極于臺東遶石龕寺休焉稍倚假寐僧榻忽有丈夫峩冠修

髯捋余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祟使吾幸而遇
嚴匡諸君子豈不亦嘉遯之藪吾子謂九疊之屏七
里之灘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所遺者爲宣城瓠山
輩騷壇之上盟狎久矣吾豈復戍吾姓也余蘧然覺
自悼言之失也復喟然嘆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
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之隻詞有時爲山川之九錫
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而爲水石所倚重者吾
當北面事之

遊蘇門山百泉記

舉世皆以爲無益而吾感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謂
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于酒者至于
荷鍤溺于書者至于伐塚溺于禪者至于斷臂溺山
水者亦然蘇門之登至于廢起居言笑以常情律之
則爲至怪以通人觀之則亦人情也夫此以無妻子
爲怪彼亦以遠山水爲怪各據其有則遞爲富彼此
易位抑更相苦矣嗣宗語意微涉牽率棲神導氣在
山水間爲俗談置之勿答是已及劃然長嘯林谷傳
響真意所到先生曷嘗廢酬應哉唯世無發其積者

故不鳴也曰子何以知其溺曰以百泉知之百泉蓋
水之尤物也吾照其幽綠目奪焉目晃晃而蝶也雨
霏霏而細也草搖搖而碧也吾神酣焉吾于聲色非
能忘情者當其與泉相值吾嗜好忽盡人間妖韶不
能易吾一盼也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嗜色者不
可與見嬙施也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奥宅也宋
之康節蓋與世而同感者雖風規稍異其于棄人間
事以山水爲殉一也或曰投之水不怒出而更笑毋
乃非情曰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貴者汩沒

塵沙受人間摧折有甚于水者也抑之而更拜呼之
而更諛其逆情反性有甚于笑者也故曰忍者所以
全其溺也曰子之于山水也何以不溺曰余所謂知
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極者也余庸人也

閱袁履善詩

履善年八[illegible]條骨健如鐵每賦一題如時辯淵片之
類多至百[illegible]其詩意艱詞刻近日雲間作詩者多效
之蘇人目之爲松江派履善爲人軒爽詼謔略無老
態余極喜之尤以拳自負所著有拳經然酒間皆與

小修對賭亦復不能勝不知何故[illegible]為余言王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諸名士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可凝袁履善體移時方成唯元美賦得羅漢一篇酷似猶記其中一語云兵燹盤土灾余每以語人人無不絕倒者假令履善聞之亦當為之解頤矣

閱曹以新下百穀除夕詩

元美先生歿曹以新不勝兩州路之慟遂移居郡城蕭然窮巷門無稱賓僑士也王百穀雅與余善宅枕錦帆涇去縣署不百武百穀絕不以私干謁余甚重

之而好事者倡為不根之言流播遠近衣冠田野一日而過上者駭中者疑下者喜竟不知為何人所造吳中流言大率如此余既抱病乞歸衙齋荒寂賴二君時時過譚積塊頗消除夕百穀與子公等守歲齋中各有詩百穀詩云衙齋寂寂五辛盤老樹空庭雪片寒歲月速如將去客風烟淡比乍離官投林羽自知樊苦縱壑鱗今賴網寬紅燭也隨人惜別風前流淚不曾乾以新時以他事未至後續詩曰江左下時白浪遙質春空寓伯通橋逢門歲計羞黎修花縣恭情惜柳條梳鬢鏡中霜易賞寄愁天上雪難消流光不為浮生住桃盡寒燈夜俗迢近日錢象先亦富才情詩律精工吳中騷客如林後進之士意必有高才而學但名草澤者然余未之見矣

袁中郎全集卷十終

袁中郎全集卷十一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四明 袁大器 閱

紀述 冊墨畦

場屋後記

乙亥日放榜榜中多名士爲父子者一兄弟者三叔姪者二不與宴者十有二人

丙子宴于 秦藩樂七奏雜以院本北劇跳舞

丁丑楊侍御伯芳招飲王孫西園園有池綠葉亭亭

壘石爲山石骨淨綠亦有罨者白浪隱隱可數大約如長公雪浪石而黝色倍之是日晨起過行省看定官石

戊寅汪右轄以虛暨藩臬諸公邀飲郭西金勝寺寺去城五里覘制甚敞卧佛長三丈餘衣摺古雅右一小亭有石佛一軀僧云掘田中得者神骨清絕石色潤如玉寺僧不梵唄而能搊彈僧雛數十輩按節而歌亦復嫋嫋

己卯雨先是藩臬諸公約至曲江辰後雨甚移尊文昌閣眺壽山色尤佳因憶浪仙詩陰霽一以掃浩翠流國門大是實景時九月一日也

庚辰 秦藩招飲東園東園齋室雖華整不若西園之饒水石池旁太湖石一甚妍巧從九龍池移來者沉香亭舊物也飲罷從西門出

辛巳雨中偕朱非二汪以虛段徵之觀薦福塔遊延顧小侯所建所建自寧夏來暫憩此遂拉與俱南至慈恩寺觀唐人題名朱蹟僅有存者東南至曲江江已吐遺迹宛然西南至韋曲雨益甚問所謂佹家莊

仲弓仁墓皆無有下馬蔭坡昏黑至牛頭寺宿西軒談至丙夜

壬午雨益甚泥及馬腹顧小侯遂還千畦交流景益幽輿南山時一見如隔羅縠東過杜曲越華嚴寺沿陂多小刹不及觀東文興敎寺古木蔽翳下瞰樊川又少陵神禾諸原烟水花木絕類江南雨中望南山不甚了了以爲恨以虛出所携羅漢卷及宋仲珩篆書金剛經求跋余信筆書其後時 秦藩所遣中使及候兄與俱遂置酒寺之西軒迫暮雨止禮奘法師

及西明慈恩三大士塔命工搨其碑夜宿僧寮覺有
寒氣
癸未曉起雨霽草草櫛沐即呼童子持支床至山門
外望南山千峰堆雪如在几案僧云夜來尖背正其
雪也寺與玉案峰正對天池在峰下見其房宇煥壓
是日新晴遊興益勃勃諸公謂石滑不及登五臺若
天池固可望而盡也飯罷出與敎寺後登玉峰軒故
趾望南山益近草木可數以虛圖復是軒北至樂遊
原拜杜陵飯于九龍池入城

甲申偕朱非三出城北觀含元殿遺址延安司李曹
徵庸臨洮司李王艮佐長安令楊鴻與俱西行十餘
里次漢城觀未央宮舊基以虛閒之亦飛輿來縱談
久之
己酉謁辭先聖入碑洞過觀漢唐石刻
丙戌北還楊侍御餞於東樓潘泉諸公餞於九龍池
過灞橋已昏黑矣暮宿臨潼
丁亥與非二登驪山是日晴甚萬里無纖翳辰後
至湯泉碧砌如古玉苔光照人所謂玉環池也稍北
為華清宮舊址有大鍾仆地不見欵識又有玉女池
洗頭池女池古石甃砌縹碧可愛玉女一名星辰湯
溫泉發源處也有殿砌石潤潔疑即范陽白石當是
祿山與石蓮花並進者也山間多古栢盤旋而上觀
唐刻劉龍像頃之登老母殿邑人謂九日為媼生辰
燒香男女彌谷稍南一峰突起道士日此幽王舉火
臺也折而上前峰復特起仍登其巔渭水盤旋東去
下顧始皇陵尺堁耳南望諸峰不見其際乃下從老
子殿覓支逕折入東繡嶺之坳峭壁直下嶮巇不可

畱足度捨身巖下觀飛泉石壁回折景極幽與余因
憶王摩詰燕子龕詩瀑泉吼而噴怖石看欲落若腹
乍旁穿洞唇時外拓疑即此僧云龕在朝元閣之南
此石瓮寺也寺當山泉勝處為驪山第一景是夕仍
宿臨潼
戊子過鴻門坂飯於新豐晚次渭南
己丑出城西涉湭水南過孫氏山莊上山脩鬱竹樹
森森泉帶繞一院下落為池徘徊數刻乃去日夕抵
華州

庚寅晨起偕非二過移山潭未至潭五里許也旹覘
石問之則嘉靖中崩山石也潭在山之下濶可十里
深不見底有大魚百餘斤者人不敢取云中有蛟龍
趣其石曰碧照而去至華陰日西矣
辛卯宿華陰邑令以華山志及圖來觀
壬辰飲雲臺觀夜宿青柯坪
癸巳宿太華之巔
甲午窮東西峰之勝欲嘗宿玉女祠不可仍還峰頂
乙未次於邑郵

丙申具祝版祭於白帝廟登望嶽樓樓甚雄麗午抵
潼關治兵使者邀飲西樓觀河渭合處是日風霾夕
乃雨
丁酉次閿鄉
戊戌欲登鼎原雨不果作華山三記
己亥次靈寶過老子宅觀秦函谷關
庚子次陝州
辛丑雨如注枯坐署中不得一事坡公所謂十指如
懸槌也雨聲入風葉間亦自翛然

壬寅雨霽欲觀砥柱以路滑不果行晚次崤陵
癸卯過石壕次澠池始見中州錄
甲辰飯於義昌驛過王喬洞晚次新安
乙巳曉出函谷道過蕭圻魏學憲說與登山語良久
晚次洛陽
丙午[illegible]洛水憇安樂窩拜壯繆侯墓道午橋泛舟伊
水探龍門千佛岩西岸之洞多元魏鑿佛像簡古就
石爲豐碑北朝人書也惜殘缺甚耳東岸之洞比西
稍減而面貌衣摺極爲閒逸生動如欲語一洞中刻

諸經略似褚河南筆意宋神宗御書碑一通甚完好
半瘞土中題名強半爲開元大曆間人蒼色催人不
能盡觀乃去
丁未大風仍留洛陽署中有巧石山洞與朱非二飲
其下
戊申次於緱山之郵館
己酉登嶺觀王子晉升仙處山不甚高而少室峙其
前左右兩山如列肩古蹟皆荒唯天后碑巋然獨
存北望十里許有古塚方壘而高如杜陵狀道人曰

廬陵王陵也午過轘轅關折入少林寺觀初祖影石
及太祖手植栢登面壁洞洞中石如波捲晚宿方丈
庚戌飲甘露臺之皂莢樹過南退居寺僧百餘人乞
觀手搏雛老分曹相角中多絕技午過二祖菴登立
雪亭菴後有中宗小碑嵌廢塔上晚次登封
辛亥邑令傅梅邀遊嵩廟東北入盧巖觀瀑布水石
俱奇勝盧鴻舊居也每遇勝處輒移卮凡五移處題
名龍潭之偃石上溪左右壁皆白石而紋理甚黑酷
似蜀兩孫畫水題曰墨浪而去

壬子偕非二曉出西門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觀戒
壇遺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栢又東至崇福宮題名
啓母石是日風力稍勁飲於半山之石枰上日沈乃
還
癸丑微雨至測景臺見日飲於石淙
甲寅登太室絕頂過白鶴觀遺址有古松一株亭亭
如蓋徘徊久之下山未半已昏黑策杖行十五里至
山足
乙卯次密縣

丙辰出城觀白松酌於滴滴泉之崖南入超化寺觀
溱洧發源處溪流浩淼所至皆泉而金花泉最大月
牙次之大竹蔽欹者十餘家竹之內爲池珠泉濆出
蘆花如雪浪深可半里溪上皆稻田寺在昔爲勝槩
今已廢背溪面山左有古塔石門上題名甚多王晉
卿諸人皆有題字一碑沒土中見其首知爲北朝製
也掘之字尚可識齊河清二年置白玉像碑陰有維
那曇鸞名是嘗學於流支者也程伯子有詩黃魯直
有題額皆可搨溪之上多石壁亦有題名者渡溪而

西僧塔甚多塔碑僅存皆唐宋間人一塔八方每方
石皆勒古名人詩鏤其句之景於石堆疊起伏其生
公可中亭一面尚完好今之書苑不如也東北行里
許至一潭縹碧可愛上有危壁數鴛鴦浮其下見人
驚起題其壁曰二郎淵乃還
丁巳與朱非二別次鄭州
戊午次滎澤
己未渡河
庚申次新鄉

辛酉大風揚沙體中小惡留一日
壬戌次輝縣晚登蘇門山聽泉
癸亥登嘯臺題名於碑之陰泛舟百泉
甲子雨次於淇
乙丑過湯陰拜忠武祠出城登文王演易臺
丙寅次鄴
丁卯欲登銅雀未果次於滏水飲同年楊子宅談天
平黃花之勝期以次年春暮
戊辰次邯鄲酌於叢臺觀差鶴朔舞

己巳次沙河
庚午次中丘
辛未趙州
壬申次真定
癸酉王中丞置酒談時事甚暢晚次鈇城
甲戌次定州飲於衆春園
乙亥入學宮觀雪浪石及輞川陰陽竹晚次慶都
丙子次保定大雪飲於陳冲然宅
丁丑安肅

戊寅定興得三弟入京信
己卯涿州
　　墨畦
丁未會試知貢舉官爲禮部左侍郎署部事李公廷
機考試官爲學士楊公道賓黃公汝良皆福之晉江
人入簾之日
上賜宴於南宮三公坐上座是年少詹莊公天合亦
知貢舉以未帶部銜遂與諸同考俱在陪席於時經
房若黃編修九鼎提調若呂主事圖南亦晉江人也

是年主武試爲林公堯俞史公繼偕而主席亦李公
時已入閣史晉江人林莆田人
丁未揭曉日天氣清和夜起猶見月及放榜雪花亂
飛逾時乃止過午始晴問之甲辰亦然然先有雨候
三弟中道久於場屋舉業之聲聞海內時同考顧諭
德天峻李諭德騰芳湯中允賓尹姚都諫文蔚皆雅
重其才閱卷數日姚忽於丙夜馳寸紙示顧李曰阿
肝已落吾手矣二公索卷觀之曰非是閱至書二房
見一卷有氣骨諸公傳視驚喜曰是必肝也遂以冠

房而主者意不甚恰諸公力爭之僅得爲末房之首
及折號乃知其非諸公歎惋久之先是姚都諫夢中
道披髮入簾內大哭曰某任處已被人奪去彼時都
諫首卷爲主考改入第四遂謂夢已定付之無可奈
何不謂其竟被落也

清明日與曾太史退如劉民部元定陪祀
昭陵諸山尖秀生動令人意勃勃初至九龍池觀水
隨謁
今上壽宮諸陵啃

壽宮與
永陵以花版石爲墉精麗之極是時退如倦思寐余
謂元定
康陵雖遠山色殊佳遂聯鞭而進未至　康陵里許
山骨巉巉與古樹根相錯而出壁上野花如繡景物
幽絕乃去騎散步亂石間忽聞樹顛有鼾鼾聲見之
乃一醉黃冠附丫枝間者呼之不應窮道人心服乃
蕭然此樹窠下臨無地竊爲怖之從此沿溪行水石
相觸石獰而水怒再進爲錐石曰稚兒野女窺人如
鼠草草具村落口上有城屍高而前俯似海船狀跨
溪爲女牆道下爲水竇豁中填纍纍樵子往來其下
余謂元定過此必有異因相與循竇而出行數十步
溪流回合水益縹緲可喜一壁上白石鱗起如珂雪
苔花綉之皆作層巒叠嶂余大呼曰此黃大癡峩眉
春雪圖也命稚子過酒來野戍無火及酒具諸人乃
以瓶相傳飲適有負薪者從水上冊頭大足墮溪中
僮僕皆笑既歸與退如言退如大懊悔時陪祭者多
與客俱余客乃張秀才明教也

山陵歸騎甚早因至龍王堂乃出酒痛飲入門過與
德寺看水時元定已醉至宣武街見一少婦明粧單
騎醉嬌如風嫲諸少年雜沓闌之時有中貴數人揮
鞭救解來者益多遂蜂擁而東

昔言往在白下見李龍湖住永慶寺榜其室曰
曰生未見升堂入室老爲廟祝灑知掃地焚香

四月初四日李長卿拉余及顧升伯湯嘉賓鄭太初
山平則門看牡丹主人爲惠安伯張公元善皓髮頽
顏倜儻甚謹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千餘平頭紫大如

盤者甚夥西瓜瓤舞青猊之類遍畦有之一種爲芙蓉三變尤佳曉起白如珂雪巳後作嫩黄色午間紅暈一點如腮霞花之極妖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强半疲於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即採而歸種之二年芽始茁捨五年始花久則變而爲異種有單瓣而樓子者有始常而終冶麗者巳老不復花則芟其枝時殘紅在海棠猶三千餘本中設緋幕絲肉遞作自籬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亭甚敞亭周遭皆芍藥密如韭畦牆外

有地數十畝種亦如之約以開時復來二十六日偕升伯長卿及友人李本石龍君超丘長孺陶孝若胡仲修十弟寓庸時小修亦自密雲至遂同往觀紅者巳開殘唯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餘本是日來者多高戶遂大醉而歸

某日入主客署遇安南貢使所貢皆金銀瓶鑪雕鏤不甚精此外則白檀及降眞象牙而巳問使臣能書否曰能以筆授之草書一絶云路遶石橋溪九折雲藏竹塢宅三間門扉半掩山花落鳴鳥一聲春日閑草幾不可識命以眞書註其旁與中國無異

立夏前一夕與陶孝若坐退如寓所以憨齋爲題爪憨字韻退如曰某詩不知亦可傳否余曰必傳退如問故余曰公詩如裴迪附輞川集何憂不傳退如大笑

夏夜露坐與丘長孺道故因及梅客生長孺曰客生督宣府時扯酋遣人送良鐵數十斤云虜中某山忽產此鐵客生不報但命工鑄爲劍淬磨甚精及虜來市客生禁諸邊勿與鐵鑊虜衆大譁客生出劍示虜

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爾國幸有作者何用此方下產也虜衆聞之歸怨扯酋扯酋詞屈乃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國市來虜中安得有此聊爲誇耳客生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再仍命以鐵鑊與之

僚友中有言某人患半身不隨但用鳳仙花煮燒酒去花飲之逾月而可又一方乃醫女娘虛弱者杏附一斤用醋浸一宿當歸斷艾共一斤合入醋煮之擣爲丸甚效余謂法有以順治者女以醋得病乃復以

當解耶合坐大笑
客言熱鴨血能破堅有貴家女吞螺殼不能咽一草
澤醫以鴨血熱之應手而愈一客言用熱鴨血先須
絹帛裹齒不然齒卽時碎一客言鴨血調冷水可解
砒霜毒常德舊有庫役被毒太守試之立效
曾退如以五月十二日初度先一夕聚余齋因言去
年此日與雷何思同在梆浪遂談及訪祝老事退如
曰彼時已知其謬但恐兩兄見笑遂詭言之耳先是
祝仙人名錯甚退如約余及小修同訪余復書曰退

如但知官慕神仙不知神仙亦慕官也小修書曰今
之所謂仙者分之則山人合之則仙也退如不甚信
已而果然彼時張明教自郢來亦言其人荒謬之甚
然此輩聞名可知其僞不須面貌也
余友李酉卿得第甚早美少年而面微黑時呼爲鐵
鑄觀音丘長孺鳳目美髯魁梧長姣往時客吳吳姬
呼爲白描關公五月十六日坐與德寺水樹邊客有
舉此者遂識之
顧升自炎周郎呂蒙事甚可聽又評蘇子瞻及王曾
諸公文其論甚確侯暇日記之
四月晦日諸友集小齋天雨雹大者如栗頃刻積寸
餘
夏日與諸友集城西月張園園甚敞有荷池水亭每
暇日攜具往諸友以飲戶相角謬謂余不飲者以評
屬余余略爲之定曰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
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兎擊搏有時方子公如
游魚呷浪喁喁終日丘長孺如吳牛嚙草不大利快
容受頗多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胡仲修

如徐娘風情當追念其盛時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
舞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
數日後小修自漁陽來復與諸公校飲元定郢中而
黃季主適至是日去杯杓取元定齋頭淨水碗行酒
一碗傾二壺許微風倏至波浪鱗鱗然不三行皆醉
孝若曰是二公者不可無評余應聲曰黃季主如狄
武襄奪崑崙關巧於乘敝袁小修如破浪船得風乃
濟否則反爲漁刀所笑
六月二十四日琉球冊封使回疏中言丙午五月二

十四日黎明從梅花港開洋值順風七晝夜抵其國居彼國凡一百三十餘日其歸也以十月二十一日開洋二十三日午後風大作濤湧如山遮折二舵舟中所存僅一又復爲巨浪擊去舵葉三十日抵閩之定海所先是中山王尚永逝世子尚寧乞封仍求諭祭

方子公於南中得二佳研皆龍尾石發墨不滲子公乃授其一於燕子磯曰使谷可陵則研可出後人當寶之也

臭梧桐葉煮水可以洗脚氣無葉用根雪照云心光用之以治蠱極效

薑攪汁投廣膠煎作膏子貼狗皮上治脚痛效甚速候師之年老雙足軟不能行有人教之炒綿子擣碎和老米飯爲丸足健如初時一醫在側云某曾用此方治夢洩并舟亦愈奇方也

小吏張姓年十六精悍肥澤一日以腹痛乞假余疑其僞諸役力爲之請乃放去三日後一役忽云小吏死矣頃之其母哭而來云死時甚明自言有一鬼守之云我待汝一十六年今同汝去往福建受生言訖復云我去矣遂死丁未閏六月十五日識

孫權遣襲劉璋者孫瑜非周公瑾也

沈休文謂王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氣殆盡不謂疲暮復逢于君休文憐才如此史謂其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何也

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坡公醉翁亭記草書眞跡爲士人白麟摹寫甚衆往往得厚直今劉元質有墨本無趙欒跋恐是白家贋本

玉照新志記建炎初虜人將渡淮王彥國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攜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壙之所獻臣默然識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尚存啓匣乃米元章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朶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人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出以示汝陰王明清眞奇物也帖後歸劉網公舉

袁中郎全集卷十一終

袁中郎全集卷十二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仁和　趙德遴　閱

廣莊

逍遙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於我者卽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於山魚大於海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於我者卽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蟭螟則信言蟻有國

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蟭螟睫上有無量蟲蟲有無量郡邑都鄙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凡有目者卽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卽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嶽河瀆也有嗜欲者卽有牝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醫而爲疥彼知趨利膚寸之蟣出之甲上奔走如鶩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耶婆娑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耶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耶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濃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爲有餘人得其小不爲不足蟲處其內不爲逼狹人據其外不爲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爲劫蟲以生老病死爲劫朋闘之蟲笑指節爲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比爲怪誕尙不信身外有人又況人外之天地耶由此推之極情

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闢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己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爲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於五尺之中炎炎寒寒累無休鋒可由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已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朝夕爲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於豕小於象故巨未始不細也薑

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屣者以手擘廚
手即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
不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游戲根塵無罣礙盡聖
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迥然出於人與蟲之外哉惟能
安人蟲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
而不逍遙矣

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
是非之舍也智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

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於是是非非
之中倚枯附朽如大衆蟲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
聲則吠是故寄心於習寄口於羣人嗔則嗔人譽則
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助聖校愚叱凡譽雅
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
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督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
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
也惡爲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衆悲
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其途分門爭
道並出海墨爲書不可識載嗚呼是非之衡衡於六
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賢聖持其立論皆准
諸此今夫不食烟火者目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
鳥夜察蚊虻晝不辨丘嶽果可常乎哉跋難陀能
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目司言
也而海外有形語之國馬相謂以鼻口果可常乎哉
足附地則行欲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
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
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鏈借肺中風借舌腭聲

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册想無常夫不
可常即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即不可憑之爲是非
明矣槐葉之蟲其身純青見粉蠹之白者笑之而不
知青白之不由彼也蜀犬見雪則吠詫其所變江魚
入海則惑失其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子
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爲不慈矣祝夫尚僧以
貴其女彼見夫中國之問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爲不
令矣火者棄骸野外以施烏鳶七日不盡聚族而哭
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裼珠襦玉匣以爲不仁矣天

量之大何所不有我儕彼彼亦儕我我訕彼彼亦譏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鳧之若若譏鬚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杯中之空也以辨眉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横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國之舊轍欺南山之新轍也以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甌之鄉語也夢中之人物有嘖我者有譏我者是我是人夢中之榮

辱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洗真就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斷萬釋迦何處着腳哉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人波波吒吒犒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

曠奥室以養體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梅澹醲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痾立至伐生斧命莫瘸於此賢知之人憫其淫溺是故兟帆以範躬收視却聽以衛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兟軏以範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夭矣收視以衛目目之幽隱者生而目之奔色者夭矣却聽以防耳耳之壅蔽者生而耳之納囂者夭矣恬淡以約口口之淡薄者生而口之饜濃厚者夭矣虛無以葆性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盪周流朋從往來者夭矣皆吾

生即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譬如半身不隨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即有此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夭喬枯夭久矣予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不見夭絕於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即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麾之即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兒非眞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借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

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徼倖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為益生傷命之行畜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無生卽非養之所能生也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養而立壽何益命不因夭而不立夭何惡夭不足惡壽不足欣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存身則內

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駝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鬪其父有大獄立起下牀籌畫區置且日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衆人以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衆人以得生故失生聖人不得故不失嗜雞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橤酪雞亦自幸與羣雛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西方有神女相好光明且謁主人於門主人曰神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黑闇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壯者衰男子晝哭婦媼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驅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惟恐不速聖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於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所謂夭折者或三十二年以至一周二周所謂善攝養者

最多不過八十九十或百餘歲蜉蝣一死於午一死於暮諸水族蟲皆弔午而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烏有矣天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勞碌一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者既迷而

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之類衆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鰍如蟹如蛇如蛙鰍溺蟹橫蛇毒蛙跳同穴則爭遇弱即噉此市井小民象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中蛟地行

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也惟聖也如龍屈伸不測龍能爲鰍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蚓故雖方丈涔蹄之中龍未嘗不泝鱗濯羽也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聃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爲道在於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擧不藏毛角不隱鱗尚能殺身而況於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岊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

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於人而據我於扃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於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説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辟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是無我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根是故能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沉者皆君之我未盡

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室自縊者潔身之我未盡
也羑里被囚居東見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於
匡伐木於宋絕糧於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
言六十耳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貿矣我見不盡發
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令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
饑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嗔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
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而
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
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

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
可涉哉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
根在卽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
卽遯朝廷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
是故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
有福何有於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而下
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東方朔黃
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人傑是也子房嘗烹狗藏
弓之世將隱時見托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蔴
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厨皆
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汙朝口無臧否眾公
身事女主與婬奴爲伍縱博醜表恬不知耻使諸君
子有一毫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令垢包羞與世
委蛇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
伏一張良娣我見尚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嗟乎
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似之而非非之而似憶
余不敢言之矣

德充符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足耳
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料其強痿
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一夫抱痾舉族
奔走至於覺明真常形神之蒂聽其枕梏恬不知怪
有言及者互相嗔笑指爲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
至此邪夫天地之長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
生長長非以枝葉也人之視聽操履含知秉燿非以
手足耳目心也謂耳能聽眾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
能視眾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眾者亦有手

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我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知識空俄而有氣氣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識根者諸緣之偶聚如濕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去識亡熱謝菌枯濕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爷於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仆辟則無柱之宇無根之樹其能一日立於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爲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强得木者理人皆可爲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

尅則尅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一生尅也人特草木之有知者也瓦礫一水火也人特瓦礫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爲覺性也今夫神之赴箕也寄語則聽是有耳也呈帖則知是有目也證事則背遇物則題是有思慮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箕之爲哉神也神不以箕之成壞爲已之存亡則人亦不當以殼之有無爲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尚鬼其致鬼之物不一推之皆有至理骨挺之鬼推瓦不伏所附者長而狹且直也甕罌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腹大而嘴細也瓦丫之鬼剝喙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闊口空腹也嗟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視附其動而節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則爲意識一切衆生不深惟身心之所以百計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纏促局如繭中之蟲煎卵如在釜之蟹畜盜自劫家貲日銷至於寶盡囊空猶愛盜不止可不大哀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物夫狂者尊古甲今尚能取空一世據批形骸

至人脫却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見哉齊有優娥者館於泰山之逆旅寵蒙先生分室而寢夜半聞娥謂弟子曰余初入俳場村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能終折已游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觀者蔑如也已迨達官貴人之家分杯進席譃浪終[illegible]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京師隸籍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爭爲挾筝負琴覘達官貴人猶家翁庭鳥也今余出京又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侯賈閱歷既

彡足萬人瑒有若幽室籠撚指撥隨手而應歌侯盤
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巳焉耳不見
人焉耳黿蒙先生曰吾痛矣夫㭍甲行道四十年而
惟恐置身之無所也臨矣夫彭祖之神與國殤相遇
於道殤曰見來祖怒曰余壽過若倍蓰何娶我殤曰
見所謂八百形骸也非見也夫人僞而鬼眞今與若
較卽眞之日予壽先若久矣

大宗師

古今宗師未有不言生死者佛曰爲一大事出見於

世孔曰朝聞夕死老曰死而不亾者壽夫釋老之爲
生死人皆知之孔學之爲生死雖鉅儒大賢未有能
遽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於治世卽一修齊巳足
而沾沾談性與天窮極微眇得無迂闊之甚夫天命
者不生不死之本體也何言天非人是巳天與人對
非人者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旣巳非耳非
目非口鼻非心意識矣我何在我相盡卽道旣巳無
耳無目無口鼻無心意識卽天下之耳目口鼻一時
天育物總是教體心靜土靜曰位胎卵濕變曰育性
如是故非是强爲爾我生死了不可得噫金口未宣
木鐸先啟涅槃妙路實肇數仞天人導師非孔誰歸
莊去孔聖未遠七篇之中半引孔語語語破生死之
的儻謂蒙莊不實則中庸亦僞書矣天下皆知生死
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囫圇之人一陷大獄痛
瘝瘝惟脫死是求是故有一罅可直不惜營營也
有賄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橐鬻子女赴之也何
則信巳之必死故也芸芸衆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

死案巳立趨名騖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
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耶文章之士以立言爲不
死是故著書垂訓呧毫吮墨仰面觀屋神僊之士以
留形爲不死是故鍛精鍊氣留心龍虎坎離及諸大
丹藥物之術二乘之士以寂滅爲不死是故耽心禪
觀趨向虛無遠離一切幻垢無明夫文章之士無足
論矣十種大仙壽千萬歲報盡還墮二乘雖受三界
外變易之身終屬有爲捨此趨生焉知大道嗟夫道
何物也而可以已意趨捨之哉夫道天也趨捨人也

天地之間無物非人即無物可與道湊合者道若可聽是聲非道道若不可聽是寂非道道若可見是相非道道若不可見是暗非道道若可言是響非道道若不可言是瘖非道道若可思是憶非道道若不可思是忘非道道若可得是法非道道若不可得是空非道可聽可見可言等即生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即死可聽可見可言等即死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即生種種趨避皆屬生死追道愈急去道愈遠大惟聖人即生無生即生故不捨生無生故不趨生

畢竟寂滅而未嘗破壞有爲常處一室而普見十方空界示與一切同行而不與一切同報尚無生死可了又焉有生死可趨避哉善我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因者無果金之堅也而火流之水之輕清也而風日銷之有體故也聖無體一株之桃可分而千松子飛山成林蓮實墮泥成藕者因能爲果果亦能爲因也聖無果子生於亥死於丑此一時之生死也日生於朝死於昏此一日之生死也春生於冬死於夏此一季之生死也時爲之也聖無時無時者古今一瞬

大古伏羲神農至今猶在無果者無因非果佛尼表高子淵表深杏壇陋巷本無是事無體者諸法同體三教聖人末世衆生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氣出入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證乃見讀儒書者尚以此意參之庶幾聖門之嫡傳哉

應帝王

矢不密鳥不高羅不繁獸不深法不多民不謫道不勞士不岐吾欲爲網罟彼即爲深穽網罟者深穽之始也吾欲爲法律彼即爲舞文法律者舞文之始也

吾欲爲仁義彼即爲放弒仁義者放弒之始也道而觸者彼曰無禮此亦曰無禮分辯不已遂爲格鬬偽盟誓者亦假束約何也非約束無以爲局騙資也嗟夫此豈制作之初意哉勢使然耳文中子謂弟子曰余依先聖之言教民慈教民孝教民睦教民信講業三十年而民之厲滋甚者今之人不逮古邪何訓之難也弟子曰先生之教非也非民之難訓也先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先生言睦而不肖之卑幼始以厚責其長上先生言信而諦盟要約者始

以信讓其朋友故自先生立教以來父見子過子見親過兄弟責望於家朋友譙讓於野先生之教則然民之罪哉文中子愀然而退弃帯深山終身不爲人師逢古之初民物糅處有若蒼蒼患難不作逆其後世始有教民網罟漁獵者於是獸相率入於山魚相率入於淵鳥相率入於深林人與禽獸旣不相得是故人之强有力者遇獸則殺獸之强有力者遇人亦恣其食噉故夫民之無辜而不免於齒角之禍者智士之教也文王謂鷃冠子曰敢問詐之所始鷃冠子

對曰始於一二文王曰一二奇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鷃冠子曰有一二則有千百有千百則有計算有計算則有文字有文字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也記曰蒼頡作字天雨血鬼聚哭憤大樸之漓奸巧之生也鬼神不得其所獨人哉舜南巡狩至江漢之野遇一丈人被髮而泣舜曰天下熙熙然樂父老獨悲何也丈人曰往者余釣於江朝出夜沒垂六十年人無知者今江濱之人有以余爲賢而親之者矣是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夫以爲賢而親之不賢者將爽之矣余將目擊夫百姓之相食而此地之爲戰場也是以泣也舜曰今天下何如放勳之時丈人曰噫安可比帝堯之世九水溢十日出而民不爲災今則壤定日月調而民之繁庶不加於昔也帝堯之世四凶在位三苗負固頑讒布野而堯不以其故貶聖今流者流格者格殛者殛而服宜平章不倍於昔也夫帝堯之德去烈山氏一間耳今奚得比哉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鷇卵天不以水之尅火而去木天不以嚙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山鎮海聖王亦然聖王

者覆智愚賢不肖而因其自生自育者也故法天也嬰兒激之不嗔譽之不喜太山摧於前而目不瞬天之全也故法嬰兒也鷇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爍之不以爲熱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法鷇卵齊威王令於國中有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者三人一入曰臣能分別人之面貌萬不失一齊王乃呼左右一色一衣者百人過令閱之一閱而識其姓字二覆不悞一人曰臣之術有過於此者臣能八

別雞鶩野鵲齊王乃呼喬夫籠孔雀翡翠百餘私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縱之發籠嘈啾庭下雜揭其處一無所失一人曰臣之術又有過於此者臣能分別諸名花果齊王乃導入園令觀桃李諸花觀畢死令摘花試之枝葉柯亞皆記其處十問而十不失齊王大喜立賜千金西郭先生進曰此小術也奚足為怪臣之術有大異於此者因稽首一人爾一日能分別幾日千餘人大分別幾鳥日百餘大分別幾花日不過六七樹西郭先生笑曰陋哉臣之術能一時知

趙魏齊魯諸國雨點之數飛禽走獸皆洞得其情狀臨淄之中十萬戶起一心一念臣能悉知用臣之術可撫四夷齊王大駭齋戒七日庭設九賓進西郭先生於殿王三環進食跪而請曰先生之術可得聞乎西郭先生曰可霖雨臣知其可千里猛雨知其不數十里分龍之雨覘雲之雨知其不隔轍臣是以知雨點之數也翼者知其能飛角者知其能觸逸者知其善走臣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王之百姓貧者知其欲粟賤者知其欲爵餘者知其欲婦聽起知其營業入夕知其晏眠臣是以悉知其心之所念也臣之術操者簡而用者博故得之可撫四夷威王憮然自失曰先生休矣

袁中郎全集卷十三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錢塘　鍾人傑　閱

德山麈譚小引

甲辰秋余偕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憇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古樟樹婆娑偃蓋深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茂密驕陽如洗櫛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既絕糅雜鬭號呶閙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次而編之既還以示余余

曰此風痕水文也公乃爲之譜邪然公所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

問如何中庸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能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只爲他不能時中聖凡之分正在於此

問何謂時中答時即春夏秋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尚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然執着太甚心則死矣世間唯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爲夫子所痛恨

曾子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致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皆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竪眼何以横髮何以長鬚何以短此等可

窮致否如蛾趨明轉爲明燒日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答格物物格者猶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今人盡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物格邪

小人行險以微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

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邪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於是非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語言文字入曰聞

無明即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二念故明即無明今學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不知此即生死之本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無

見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顧心地豈易平哉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諸佛兩足尊六句當如何解答知法常無性即慧足佛種從緣起即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斷一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析色明空一乘却不然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即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焦穀也今師家作了因緣因法住法位解者大非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何相矛盾也蓋時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樣非分久暫如二人同在此睡睡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經歷數日一人夢中止似過了一刻此二人可分久暫邪

往有問伯修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何解者伯

修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病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藥亦是病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來問者皆極細事有何緊要答辟之有人問曰云何地動迷者應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以尋常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佛意原如此若真正要大悲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關繫今法師家作總相別相

解者大非

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答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身之無人

凡經教皆有權有實不達其權往往牽纏固執看不痛快惟祖師不認權教故單以實相接人

問權教豈佛誑語邪答非誑語也如小兒不肯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果品與你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爲不如是語則彼不

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也

問華嚴經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答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用惟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答人人皆有定不必瞑目靜坐方爲定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謂也答此以定爲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爲定者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儻不明了心生疑怖漸名不定譬如我今認得某村路隨步行去此即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爲不定又如我在此坐間垣外金鼓聲我已習知便定若從來不聞未免有疑是爲不定

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干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於過去事有即今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爲某事今日須預備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便即是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問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於八種識內何屬答心是八

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惟心者以前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爲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惟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起如飯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自已從盞內見次與飯俱吐可見吐者是吐自已之見非吐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鄙談詈此土人此土人不知怡然順受若以詈彼土人其怒必甚可見怒者是怒自已之知非怒物也以此見萬法惟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無分

別故第七但思量故但執我故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答貪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子眼識不曾分別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哭此舌識之嗔也至于癡則不待言矣
第六識審而不恒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忘迷悶時則忘第八識恒而不審雖持一切種子而自體瞢瞇惟第七識亦恒亦審是爲自然老氏之學極玄

妙處唯止于七識儒家所云格致誠正皆第六識也至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八識爲道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邪答前六識即第八見分前五根塵即第八相分色聲等疎相分也眼耳等親相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即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爲狀濕體則一
問凡屬思量即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恒答六識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依我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盖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隨然未間斷也何故我即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
問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答七識以我爲貪既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邪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得答杲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爲第八識也記憶是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日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儒者但知我爲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事事

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日月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聲方有耳聞若無大小音響則無耳聞矣因記憶一切方有心知若將從前所記憶者一時拋棄則無心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礙於我物有礙於我殊知若論相礙即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容身處是空亦我也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是地亦我也夏飲水則不渴而冬烘火則不寒是水火亦我也故地水火

風空見識發興謂之七大總是一箇身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不答皆具譬如有人名趙甲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即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爲趙甲則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斯第七識就中七識最難別出今略指其凡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答有兩箇則彼此相到今只是一心寧有心知心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耳雖兩形同是

一頭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氣味

王龍溪書多說血脉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有人於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脉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常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

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即如耕田鑿井饑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選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束約西禁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爲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必至

內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治彌遠

一切人皆具三教饑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即應引着即行此禪之無往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矣奚必遠有所慕哉

問古來諸師何爲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之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役夫一日能行百餘里我却不能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己所能者爲奉

等巳所不能者爲神道其實不相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及其後即自巳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爲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從洪師門中來者見參禪之無色臭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灑灑落落放肆自由必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世人終身受病唯是一明非貪嗔癡也因明故有貪有嗔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耻挑糞覺非明之爲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口用少不得處皆是一箇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初學可到答譬之諸公長日在敝舍聚首並不見走入內宅此心何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也又今在座諸生多鬚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與鬚不相干非要忘其爲鬚始得自在也即此可見是天然忘懷不是作爲

佛喻五陰之中決無有我譬如洗死狗相似洗得止有一絲毫亦是臭的決無有不臭者此喻絕妙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爲所得謬矣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先生曰你想今年生孩子否答豈有此理先生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凡人以有想爲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爲心又進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爲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達磨西來只刻除兩種人其曰齋僧造像實無功德乃刻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刻除修禪定苦行及說道理者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

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嘗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箇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問道理未能盡徹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何者爲理姑舉其近者言之如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生下子女來其母曾前便有白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脉總見於寸關尺而寸關尺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

以爲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及諸佛教典豈非理邪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常行略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不同如今吳蜀楚閩各以其所習爲理使易地而行則相笑矣諸經佛典乃應病施藥無病不藥三乘不過藥語那有定理故我所謂無理謂無一定之理容你思議者人惟執着道理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矣試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邪是形邪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之視下亦蒼蒼天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邪天之上有天邪天果有盡邪地之下有地邪地果有窮邪此義愈說愈荒諸君姑置之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黄者黄孰爲妝點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窮邪若梅花向冬秋開便目爲異矣問此與老莊自然何別答這裏如何容得自然

問天地間事皆該之不可思議邪答知者通其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

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答有箇喻子極妙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燃燈見之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

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答如好秀才落第歸來雖下棊飲酒而真悶未嘗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干工夫上有默默放不處恐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分了功

有人問近溪先生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你此

疑是我說來方疑是平時有此疑答是平時有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毎見學人於疾病臨身便覺昏憒如何平昔工夫到此却使不上答觀人當觀其平日用功得力不得力莊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至于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其臨終亦或有昏憒者皆不足論葢昏憒與不昏憒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安有高下耶夫疾病已是苦矣復加個作主

宰之念則其苦益甚況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箇不苦的人此便是行險僥倖入三塗的種子噫自爲已知幾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爲門面者多矣不如那昏憒的却是自在

問病中如何做主宰答汝勿以病爲病即　今好人都在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答眼欲看色耳欲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　何況寒熱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眞歇了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求知何等是安閒法答不必到病中汝即今推求渾身所思所作皆是苦事何者是你安閒法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箇英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亦沒幹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狷也

問如何是人鬼關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過捺者是鬼關在意

識上卜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湊合者是鬼關在行事上妝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探討者是鬼關

頓漸原是兩門頓中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入者雖歷阿僧祇劫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一路從漸入者雖一生即能取證然其所走畢竟是漸的一路

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

問一切現成只要人承當如何是承當的事答今呼

汝名汝即知應用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即承當
未悟時觸處皆妄如與人爭競固人我相即退讓亦
人我相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也既悟時
觸處皆真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即與人爭競亦
非人我相永嘉云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
坑是也

問先生言洪覺範有道理如見然子觀覺範提唱公
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答透關的人亦分兩
樣有走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走明白路者洪覺範

永明壽是也有人舉似小修小修云覺範亦是走黑
路的但其中微帶有明耳先生曰不然覺範是死語是
實法

小修又云走明白路亦有兩種有于經綸上求明白
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爲子決不可用有語言道斷心
行處滅亦是走明白一路者如覺範谿滑其人也觀
林間南詢二條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有真
肆如要北人說閩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若本處鄉
談但只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官要林下去此
假心行處滅若迴考察去了官此真心行處滅

問道貴平常炫奇過高是多了的答平常亦是多的

僧問如何是修證則不無汙染則不得先生曰汝曾
往南北二京否答曾往曰這箇是修證不是修證又
問汝往京城中聽經否答曾聽曰這箇是汚染不是
汚染僧役擬答先生搖手曰不是不是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我在
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道理會答

作順應會先生曰若問和尚布衣麼答我在青州做
領布衫重七斤這方叫做順應今問一歸何處豈是
順應此義覺範已曾笑破

問從上祖師亦多于刑戮者何故答亦於刀杖亦
於牀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看與不好
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隨緣消日月任運着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會
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illegible]

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僞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至于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勿爲福始勿爲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

吾儕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様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勘得破

修行人始初一二年內冀嫌他人不學好到久後方知自家不好處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麤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好物則甘爛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令之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撿點一切人者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旴江發得極透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爲人所遠邪夫君子不屑爲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爲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

應以宰官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陽明是也

應以儒教得度者即現儒者身而爲說法濂溪是也

問如何方是無爲答所謂無爲者非百事不理也漢文帝稱無爲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此無爲也舜放四凶舉八愷亦無爲也故曰無爲而治其舜也歟問有故有舉何名無爲答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爲問此與外道自然何異答老莊之因即是自然謂因其自然非強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爲自然如烏黑鷺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此則不通之論矣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眞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恒人乎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却在甚處答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者雖屠兒樵子開口亦曰我便如何彼却不能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行得幾件好事

其贊歎嫉俗尤甚此處極微極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後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張韓卿　閱

觴政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鑪聲輒踴躍遇酒客與留連飲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酒腸也社中近饒飲徒而觴容不習大覺鹵莽夫提衡糟丘而酒憲不修是亦令長之責也今採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凡爲飲客者各收一帙亦醉鄉之甲令也

一之吏

凡飲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爲曠官謂冷也酒猛爲苛政謂熱也以一人爲錄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二之徒

酒徒之選十有二款于詞而不佞者柔于氣而不靡者無物爲令而不涉重者令行而四座踴躍飛動者聞令即解不再問者善雅謔者持曲爵不分愬者當

杯不議酒者飛斗勝觚而儀不愆者寧酣沈而不頹潑者分題能賦者不勝杯杓而長夜興勃勃者

三之容

飲喜宜節飲勞宜靜飲倦宜詼飲禮法宜瀟灑飲亂宜繩約飲新知宜閒雅真率飲雜揉客宜逡巡却退

四之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得意宜唱導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盂

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一云醉月宜樓醉暑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酡醉文人宜妙令無苛酌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醉知音宜吳兒清喉檀板

五之遇

飲有五合有十乖涼月好風快雨時雪一合也花開釀熟二合也偶爾欲飲三合也小飲成狂四合也初鬱後暢談機乍利五合也日炙風燥一乖也神情索莫二乖也特地排當飲戶不稱三乖也賓主牽率四乖也草草應付如恐不竟五乖也強顏為歡六乖也書促板催訣言往復七乖也刻期登臨濃陰惡雨八乖也飲場遠緩道暮思歸九乖也客佳而有他期妓歡而有別促酒淳而易炙美而冷十乖也

六之候

歡之候十有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醇而主嚴三也非觥罍不讙四也不能令有恥五也方飲不重膝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賣律十也廢替律十一也不恃

酒十二也歌兒酒奴解人意十三也不歡之候十有六主人吝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雜而不序三也室暗燈暈四也樂澀而妓驕五也議朝除家政六也迭謔七也興居紛紜八也附耳囁嚅九也蔑章程十也醉嘮嘈十一也坐馳十二也平頭盜甕及偃蹇十三也客子奴囂不法十四也夜深逃席十五也狂花病葉十六也飲流以目睚者為狂花目睡者為病葉其他歡場害馬例當叱出害馬者語言下俚面貌麤浮之類

七之戰

戶飲者角觥兕，氣飲者角六博局戲，趣飲者角譚鋒，才飲者角詩賦樂府，神飲者角盡累。是曰酒戰。經云百戰百勝，不如不戰，無累之謂也。

八之祭

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仁、阮宣子。而山巨

源、胡母彥國、畢茂世、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姑祠之門垣，以旌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

九之典刑

曹參、蔣琬，飲國者也。陸賈、陳遵，飲達者也。張師亮、寇平仲，飲豪者也。王元達、何承裕，飲儁者也。蔡中郎，飲而文；鄭康成，飲而儒；淳于髡，飲而俳；廣野君，飲而辯；孔北海，飲而肆；醉顛、法常，禪飲者也。孔元、張志和，仙飲者也。楊子雲、管公明，玄飲者也。白香山之飲適，蘇子美之飲憤，陳暄之飲駿，顏光祿之飲矜，荊卿、灌夫之飲怒，信陵、東阿之飲悲。諸公皆非飲派，直以興寄所托，一往標譽，觸類廣之，皆歡場之宗工，飲家之繩尺也。

十之掌故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王績酒經，劉炫酒孝經、貞元飲略，竇子野酒譜，朱翼中酒經，李保續北山酒經，胡氏醉鄉小略，

皇甫崧醉鄉日月，侯白酒律，諸飲流所著記傳賦誦等，爲內典。蒙莊、離騷、史、漢、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說、顏氏家訓，陶靖節、李、杜、白香山、蘇玉局、陸放翁諸集，爲外典。詩餘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高則誠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爲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

十一之刑書

色驕者墨，色媚者劓，伺顏氣者宮，語含機頡者械，沉思如負者鬼薪，梗令者決遞，狂率出頭者懵嬰冠罪人

絲儀者共乂畢歡未闌乞去者非對醜（皆罪人不及）罵坐三等皆城旦舂故沙門島浮托酒狂以虐使爲高人驅其黨效尤者大辟

十二之品第

凡酒以色清味冽爲聖色如金而醇苦爲賢色黑味酸醨者爲愚以糯釀醉人者爲君子以臘釀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燒酒醉人者爲小人

十三之杯杓

古玉及古窯器上犀瑪瑙次近代上好瓷又次黃白

金叵羅下螺形銳底數曲者最下

十四之飲儲

下酒物色謂之飲儲一清品如鮮蛤糟蚶酒蟹之類二異品如熊白西施乳之類三膩品如羔羊子鵝炙之類四果品如松子杏仁之類五蔬品如鮮筍早韭之類

以上二款聊具色目下邑貧士安從辦此政使瓦盆蔬具亦何損其高致也

十五之飲飾

棐几明窗時花嘉木冬幕夏蔭繡裙藤席

十六之歡具

楸枰高低壺觥籌骰子古鼎崑山紙牌羯鼓冶童女侍史鷓鴣沈茶具（以俟渴者）吳箋宋硯佳墨（以俟詩賦者）

酒評 附

丁未夏日與方子公諸友飲月張園以飲戶相角論久不定余爲評曰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遊魚狎浪喁喁終日

丘長孺如吳牛嚙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胡仲修如徐孃風情追念其盛時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袁平子如武陵少年說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著勝地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關以奇服衆

袁中郎全集卷十四終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武林　趙宏繹　閱

瓶史 并引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於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於囂崖利藪目眯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間而踞爲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於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

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夫此隱者之事決烈丈夫之所爲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巖濯纓流水又爲卑官所絆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爲余案頭物無扞剔澆頓之苦而有味賞之樂取者不貪遇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狃以爲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條列於後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一花目

燕京天氣嚴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即有至者率爲巨璫大畹所有儒生寒士無因得發其幕不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逸之士族迷於鹿豕身蔽於豐草吾雖欲友之而不可得是故通邑大都之間時流所共標共目而指爲雋士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也余於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

入春爲梅爲海棠夏爲牡丹爲芍藥爲石榴秋爲木樨爲蓮菊冬爲臘梅一室之內荀香何粉迭爲賓客取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柏數枝以充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豈可使市井庸兒溷入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嗤哉

二品第

漢宮三千趙姊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故知色之絕者蛾眉未免俯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將使傾城與衆姬同輦吉士與凡才並駕誰之罪哉梅以重葉

綠萼玉蝶百葉緗梅爲上海棠以西府紫錦爲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瓤大紅舞青猊爲上芍藥以冠羣芳御衣黃寶粧成爲上榴花深紅重臺爲上蓮花碧臺錦邊爲上木樨毬子早黃爲上菊以諸色鶴翎西施剪絨爲上臘梅磬口香爲上諸花皆名品寒士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獨敘此數種者要以判斷羣菲不欲使常閒豔質襍諸奇卉之間耳夫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今以蘂宮之董狐定華林之春秋安得不嚴且愼哉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三器具

養花瓶亦須精良譬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賀李不可請之酒食店中嘗見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窯細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齋瓶宜矮而小銅器如花觚銅觶尊罍方漢壺素溫壺匾壺窯器如紙槌鵝頸茄袋花樽花囊蓍草蒲槌皆須形製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藥蓮花形質既大不在此限嘗聞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寶古者非獨以翫然寒微之士無從致此但得宣成等窯磁瓶各一二枚亦可謂乞兒暴富也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凍冰能裂銅不獨磁也水中投硫黃數錢亦得

四擇水

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梁橋便爲濁品凡瓶水須經風日者其他如桑

園水滿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雖甘養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貯梅水爲佳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燒熱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變不獨養花亦可烹茶

五宜稱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疏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

偶此眞整齊也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墀
下樹墓門華表也惡得爲整齊哉

六屏俗

室中天然几一藤牀一几宜闊厚宜細滑凡本地邊
欄漆卓描金螺鈿牀及彩花瓶架之類皆置不用

七花祟

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果也夫茶有眞味非
甘苦也花有眞香非烟燎也味奪香損俗子之過且
香氣燥烈一被其毒旋卽枯萎故香爲花之劍刃棒

香合香尤不可用以中有麝臍故也昔韓熙載謂木
樨宜龍腦酴醾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薝蔔宜
檀此無異笋中夾肉官庖排當所爲非雅士事也至
若燭氣煤烟皆能殺花速宜屏去謂之花祟不亦宜
哉

八洗沐

京師風霾時作空窗淨几之上每一吹號飛埃寸餘
甁君之困辱此爲最劇故花須經日一沐夫南威青
琴不膏粉不櫛澤不可以爲姣今以數葉殘芳垢面
穢膚無刻飾之工而任塵土之質枯萎立至吾何以
觀之哉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爲
膏雨澹雲薄日夕陽佳月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燄
濃寒花之夕也脣檀烘目媚體藏風花之喜也暈酣
神斂烟色迷離花之愁也欹枝困檻如不勝風花之
夢也嫣然流盼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亭大厦
昏則曲房奧室愁則屏氣危坐喜則讙呼調笑夢則
垂簾下帷醒則分膏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起居
也浴曉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夫浴夕

浴愁直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之法用泉甘而清者
細微澆注如微雨解酲清露潤甲不可以手觸花及
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隱士浴海
棠宜韻致客浴牡丹芍藥宜靚妝妙女浴榴宜艷色
婢浴木樨宜清慧兒浴蓮宜嬌媚妾浴菊宜好古而
奇者浴臘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當以輕綃
護之標格既稱神彩自發花之性命可延寧獨滋其
光潤也哉

九使令

花之有使令猶中宮之有嬪御閨房之有妾媵也夫山花草卉妖艷實多弄烟惹雨亦是便嬖惡可少哉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爲婢海棠以蘋婆林檎丁香爲婢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爲婢芍藥以鶯粟蜀葵爲婢石榴以紫薇大紅千葉木槿爲婢蓮花以山礬玉簪爲婢木樨以芙蓉爲婢菊以黃白山茶秋海棠爲婢臘梅以水仙爲婢諸婢姿態各盛一時濃淡雅俗亦有品評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山茶鮮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艷石氏之翾風羊

家之淨琬也林檎蘋婆姿媚可人潘生之解愁也鶯粟蜀葵妍于籬落司空圖之鸞臺也山礬潔而逸有林下氣魚玄機之綠翹也黃白茶韻勝其姿郭冠軍之春風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崔秀才之侍兒也其他不能一一比像要之皆有名于世柔佞纖巧頤氣有餘何至出子瞻榴花樂天春草下哉

十好事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傀儁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沈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古之負花癖者聞人譚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躄而從之至于濃寒盛暑皮膚皴鱗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將萼則移枕攜襆睡臥其下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臭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

之謂真好事也若夫石公之養花聊以破閒居孤寂之苦非真能好之也夫使其真好之已爲桃花洞口人矣尚復爲人間塵土之官哉

十一清賞

茗賞者上也譚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若夫內酒越茶及一切庸穢凡俗之語此花神之深惡痛斥者寧閉口枯坐勿遭花惱可也夫賞花有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爲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煖房溫花宜晴日宜輕寒宜華堂暑月宜雨後

宜快風宜佳木蔭宜竹下宜水閣凉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巉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佳地神氣散緩了不相屬此與妓舍酒館中花何異哉

十二監戒

宋張功甫梅品語極有致余讀而賞之擬作數條揭於瓶花齋中花條意凡十四條明窗淨几古鼎宋硯松濤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薊州人送酒座客工畫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深

鑪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客俗子闌入蟠枝庸僧談禪窗下狗鬬蓮子衚衕歌童弋陽腔醜女折戴論陞遷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算帳檢韻府押字破書狼藉福建牙人吳中贗畫鼠矢蝸涎僮僕偃蹇令初行酒盡與酒館爲鄰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燕俗尤競玩賞每一花開緋幕雲集以余觀之辱花者多悅花者少虛心檢點吾輩亦時有犯者特書一通座右以自監戒焉

袁中郎全集卷十五終

袁中郎全集卷十六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鹽官　梁之[illegible]　閱

雜錄

畜促織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汙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猫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鬬以

爲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線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庄聆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鵲啾不能及也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鬬故未若促織之盛嘗觀賈秋壑促織經其略謂蟲生於蘩土者其身軟生於

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處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腳腿長身背闊者為上頭尖項緊腳瘦腿薄者為下蟲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繩黃錦簑衣肉鋤頭金束帶齊膂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肝鈴之類甚

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鯽魚茭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擔蟲煮熟栗子黃米飯醫治之法嚼牙喂帶血蚊蟲內熱用豆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貌情性纖悉必具嗟乎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蟣虱蠛蠓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鬬蟻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鬬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為眼凡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拔其鬚即不能行既憤不見因以死鬬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鬬蛛

鬬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為此戲散木少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腳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窓間較勝負為樂蛛多在壁陰及案板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即終身不能鬬宜雌

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之法先取別蛛子未出者粘窓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為已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為奪已極力禦之唯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憤怒爪奮擲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即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即云其善鬬某不善鬬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黧者為上灰者為次雜色為下名目亦多曰玄虎處

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又頭喜娘小鐵嘴各因其形似以爲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饑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鬬技巧事一見而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時尚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窰器如哥窰董窰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書并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湮

没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值千錢敵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於吳中獧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貲浸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并傳哉

題出世大孝册

陽明先生少時遇一僧枯坐先生訶之僧驚起與語移時僧大快恨聞之晚先生詰曰有父母否曰有因導以不可解之情僧泣而謝復巾冠如初天如禪師嘗有書寄其弟勸其父母持佛名字書詞甚苦噫此出家兒事父母之恒式也使陽明所遇僧知此義當不勝彼冠巾邪夫世間冠巾多矣豈必皆曾參哉今之議僧者不過曰南叅北詢使其父母不得朝夕而

已夫孔子儒宗也日與其徒侶朝齊暮衛至不得煖席則於人間問省櫺哭之儀亦疎闊矣彼三千七十人者豈其皆無父母眷屬者邪使今之世有一夫子者出儒者必譏之曰此輩不耕不宦牽引[illegible]十游談不根之民內忘其父母而外務爲輕逸此不孝之尤者也噫道之亡也久矣道亡而人倫隨之矣儒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朝供而夕養非至也唯道則至之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唯人子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其父母使其父母皆有一夕之樂而無百年

之憂乃爲至孝儒者之中若何求兄弟若阮孝緒皆
至老不娶而以孝聞於世其道得也某禪人母年八
十二矣四十而持節五十而斷肉持珠念佛以安養
爲期豈非得其可以效之道以告若母者耶此卽天
如之軌則釋氏所謂人倫之至者也若夫陽明大儒
之言固儒家之繩尺也師既已圓頂而方袍矣又安
所用之

題澄公册

澄公參禪上流也潛夫比之空谷足音良然今之高
僧以止念爲究竟者多矣提話頭則云此塞識情法
也念佛則曰此攝念法也此與無想外道何異夫念
無時而不動也雖昏沉冥默亦動也念無時而不靜
也雖朋從爾思亦靜也求月於影則月隨風覓影於
月則影未始不寂也昔有牧兒過溪上見水中金沒
而求之無有也起而俟之金見凡十沒而求至昏不
得牧之父過而詰之牧曰水有金目得之而手不可
探也兒困焉不能釋也其父窺而笑曰是影也而金
在樹甚也兒之稚也躍而上遂得金澄公既已知影

之非是能於動靜之外觀月者也月其有不得哉

識雪照澄卷末 卷中小修有夢中遇老僧謂余爲坡公後身故末段云云

東坡戒公後身也戒倚柱譚笑而化當時以爲異而
其得法上首某者初時以戒行截落人疑似遂不復
執弟子禮是其人豈知戒老者耶然坡公答參寥以
爲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則戒公因
地似亦有招之矣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
丸橫心所出腕無不受者公嘗評道子畫謂如以燈
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
其至者如晴空鳥跡如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
已而其說禪說道理處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謂吳興
小兒語語便態出他文無是也明教愕然起曰世謂
坡公譚理明徹極矣公何忽有此論適遊山記在案
澄公方讀兩赤壁賦余曰前賦爲禪法道理所障如
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敘去有無盡光
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飣餖歡笑自發比特地排當
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卽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
言道絕默契而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

也其說禪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明教曰然則老僧謂公爲坡後身云何余曰有之昔聞教典云前因富奢極者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於慧極矣今來報得魯鈍懸滯固其宜也明教目雪照照撫几久之

題寒灰老衲冊

寂音云十劫生道場佛法不現前謂佛法不可以三昧靜勝得也六祖云惠能無伎兩不斷百思想謂佛法不可以塞情去念得也隨緣任運謂之任病布斷首者謂之覺礙先禪於此分疏不下權設話柄訛傳

既久窠臼從生即此話頭墮前四病如人飲藥藥忌同服久而不效遂罪古方之不靈豈不悲哉盜問於盜曰盜可學乎曰不可學也子試爲之盜踰垣而入穴闇及牀主人予方惜失物忽大啼哭主人將下盜者大窘欲出不得私爲覓物納主人履主人納履得物遂不果下盜者潛出謂其人曰子不教我幾爲所獲盜問何由得出因告之故盜驚喜曰道在是矣若自有之吾豈能敎若哉夫先禪機緣因亦若此若有實法盜亦竊笑矣寒灰　尒尋有年試以此求之

雲影字解　卽明教帚土之別號也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心也莊生曰吾之所待又有所待而然者邪飄緲而來分片而滅以爲有物倏同太空以爲無物乜膏走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活吾衣屨也少焉爲美人爲蒼狗爲魚鱗鬣似有魂魄精神者已而晴空捲紗青紃爾然又不知窮何之也其有歸邪其無歸邪古先生曰如夢幻泡影雲卽影邪抑非影邪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雲之心能不有而巧於幻其有者也居士

但於影上覓心則兎角焉求於影中息影則水月可掬矣因易字曰雲影應作如是觀法王法如是

紀夢爲心光書冊

壬寅秋余夢入一巷有釜十五白粲如丘積問之曰王路菴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爲此菴伽藍夢中了了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爲當代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詠一笑有晉人風騷壇之士傳爲口實來顛

而後一人而已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瞻輩皆實實知道而書苑書法下至蒱技能之入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矣畫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技不相遠同者夥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分身入流於諸神鬼之中於是

人見之曰人神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爲異者未嘗變也辟如投毒於乳變而爲酪變而爲醍醐變而爲餅而毒未始變也余於世之名儒大僧僞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沽傭保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卷心光所創立者也夫枝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光亦異人也適鳩枝僧還持卷索書因爲之識其事以貽卷主他日卷中當爲一段佳話也

識通禪册後

通禪居公安六易歲治藏經續諸居士建剏已通又移檳葉經之不次者始通來肥皙魁然也今遂如削且他適長揖謂余曰僧少而驕倖長爲豪達得交諸貴人晚思爲有漏因遇諸居士得少畢初願今乃思名山遊將發匡山過余鄉之三茅憩焉以次踏洞庭馬跡航五湖捫天都之顛遵海而南放於牢歷覽齊魯之勝躋杖策日觀峰觀日出焉截出少室太行坐

玉女洗頭盆求所爲巨靈斧者觀之然後覲曼殊於清涼禮徧吉於大峩放舟三峽過柳浪袖中出峨嵋雪與居士談百城之槩未晚也余曰壯哉十五載爲期可矣余豈守柳浪一匜水者他日不知邂逅何山余既魚服師面目皺恐不聞聲亦復不相識矣

爲寒灰書册寄鄖陽陳玄朗

鄖諸生張明敎者從沙門寒灰遊過余柳浪謬謂余知道者以一大事爲訊余告之曰夫二君子皆儒而禪者也佛氏以生死爲一大事而先師云朝聞道夕

死可是亦一大事之旨也今儒者溺於章句縱有傑出者不過謂士生斯世第能孝能忠廉信節即此是道然則使一世之人朝聞孝悌之說而夕焉盡棺可乎且七十子之徒其中豈有不忠不悌其人者而殆庶止於子淵一貫僅及曾氏是何說也迨程朱氏出的知有孝悌外源本矣而又不知生死事大夫聞道而無益於死則又不若不聞道者之直捷也何也死而等爲灰塵何若貪榮競利作世間酒色場中大快活人乎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事此冷淡不近

人情之事也是有宋諸賢又未盡暢朝聞夕死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旴江輩出始能抉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擊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聾聵而世之儒者疑信相參其疑者固無足言所謂信者亦只信其皮貌以自文其陋而已故余嘗謂唐宋以來孔氏之學脈絕而其脈遂在馬太師諸人及於近代宗門之嫡派絕而其派乃在諸儒至於今所謂螟蛉者亦絕儒禪之統緒不惟不見其人兼亦不聞其語矣今寒灰子儒心而緇服明教禪心而儒服是其亦

必有得也頗有以益我寒灰又言郢有佳士陳玄朗者跡遊纏內而心託方外是亦可語儒禪之旨者也乞居士一言以詔之余曰無他說因書以付去衲

贈小僧習之說

沙彌性戒寒灰弟子也余與諸衲遊德山戒偕來暇日乞字於余余字之曰習之諺語云習見習聞佛氏亦以惑之不可伏斷者曰習氣豈眞學究家所謂學之不已如鳥數飛者邪夫沙彌所習者曰戒曰行此以習習者也非以性習者也性不可見不可聞習亦

不可見不可聞以可見可聞者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壞如以盲習明以刖習馳萬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壞也以不可見不可聞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成如以空合空以水歸水如鼓扇風中雖有大智不能測也故曰成也有人問尊宿如何是不動智適沙彌掃地次尊宿遽呼沙彌沙彌應諾尊宿曰此非不動智乎又問如何是住地無明尊宿因謂沙彌如何是你佛性沙彌茫然尊宿曰此非住地無明乎而今要會得性習義只在恐然處今取

明教說

居士張五教鄧諸生也潛心直指之學高僧衆灰易其名曰性宗而求字於余余因字之曰明教夫宗與教有異乎無異也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即宗也教即體此宗者也俗儒小學以耳聽目視爲性者多矣古佛破之曰天命之謂性天與人反言天則耳目思慮不行是謂未發是謂不睹不聞彼昭昭靈靈者是率耳目思慮非率性也既不知率性於是閉其眼塞其耳卷其舌旋窒其意以求所謂性而

性愈遠矣楞嚴諸魔皆從閉眼塞耳中來者也何則不知性之本天而以人爲參之也故先佛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色身即眼耳內即思慮也儒宗出睹聞外求故致之則天地位萬物育禪宗絕心意識學故一人發眞十方皆殞天地位萬物育此震旦古佛之教也非耳提而面命也十方虛殞此西方聖人之教也非黃卷赤軸也不殞則不位不位則不殞殞與位似反而實相成也夫宣父當年春秋之天地亂極矣宣父固致中和者也而何以不位若此固知非一番消殞決不知吾夫子位育功用也居士儒服而禪心乎抑禪服而儒心乎唯居士自命第一莫作分別想也

題鄭節婦傳後

往余爲節婦詩有云淚濕頭窻花紅紫也成血又云裂淚看零丁認作山頭石蓋謂稱未亡者形影相弔必至哀號呼天而鄭母獨以不淚殆將安之異乎吾所聞也昔孔北海小兒女聞父被收了無異色北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蓋已知其不

可奈何故安之鄭母之不淚其智有過人者不獨以操也鄭母爲方子公姊年二十喪所天今將六十子公手書其大節數條示余余異之因爲識其後

識篆書金剛經後

從曲江過草曲宿牛頭寺江右轄以虛出是卷卷首有伯時繪子昂篆皆極精工而金剛經則宋仲珩篆書也仲珩草書爲當代第一而篆不多見今見此卷勁如屈鐵豐道生不及也景濂一跋敘述詳委此公邃於禪而教典尤博紫陽圭峰分身入流者也卷尾

有姚少師書極遒逸少師書數變而晚更秀余昔見其自題畫像及跋樂天竹窓詩雋氣見於筆端復可皆高禪兩書俱出他手可不善書而復有臨池之譽不知何以借提刀人也若余不能書者然每見佳卷輒書此亦可發一笑雨中至崇教寺小史設長案山僧出粗石硯雞毛筆强余書以虚日仲珩必屏處書于豈亦有此癖邪余曰彼工書畏敗名耳余亦何畏也遂笑而識之同觀者爲朱武選非二段督學徵之也

題汪以虚羅漢卷後

謂大士藏洞穴若干年而征羅旁者得之既入汪以虚篋笥以爲得所托矣而鼠齧其尾幾傷趾是此諸應眞一厄於盜再厄於鼠三厄於以虚也夫阿羅漢一名殺賊而不能自守其械慧刃之謂何令與大士約欲護金襴衣當先殺盜次殺鼠最後殺不能固扃以却鼠者是即大慈無量方便也

識張幼于箴銘後

余觀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竊卓方朔俳優中郎醉龍阮籍母喪酒肉不絕口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放達人也又如御前數馬省中閟樹不冠入廁自以爲罪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愼密人也兩種若冰炭不相入吾輩宜何居袁子曰兩者不相肯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謂眞人今若强放達者而爲愼密强愼密者而爲放達續鳬項斷鶴頸不亦大可嘆哉夫幼于氏淳謙周密恂恂規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此矜持守墨束擲物比目爲極則而糞古今高視闊步不矜細行之流以爲

不必有則是拘儒小夫效顰學步之陋習耳而以之美幼于豈眞知幼于者歟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余友麻城丘長孺東遊吳會載惠山泉三十罈之團風長孺先歸命僕輩擔回僕輩惡其重也隨傾於江至到灉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長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諸好事嘗水諸好事如期皆來團坐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甌盛少許遞相議然後飲之躭玩經時始細嚼嚥下喉中汩汩有聲乃相視而歎道

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皆歎羨不置而去半月後諸僕相爭互發其私事長孺大恚逐其僕諸好事之飲水者聞之嘿歎而已又余弟小修向亦東詢載惠山中泠泉各二尊歸以紅箋書泉名記之經月餘抵家箋字俱磨滅余詰弟曰孰爲惠山孰爲中泠弟不能辨嘗之亦復不能辨相顧大笑然惠山實勝中泠何况倒灌河水自余吏吳來嘗水既多已能辨之矣偶讀幼於此册因憶往事不覺絶倒此事政與東坡河陽美猪肉事相類書之并

博幼於一笑

題泗州寺疏文後

余凡兩過泗州寺皆以拜客往一門如竇内僅正殿一而空其旁諸天佛子纍纍肆土間所謂寶池金地者僅僅斷垣敗礎寒棒衰草相枕藉而已矣夫吳艷冶甲天下層樓複閣充塞井閭家有衣繡之石死香剪綵之花而一袈裟地乃荒凉若此豈吳人果不貪佛邪抑僧行薄劣致法堂前草生一丈也寺僧明極雖無佛解亦守禪律數爲余言此中有檀越遍擇城中精藍欲爲神足長老建佛廬一區今寺幸有餘地願恐僧力薄如居士言耳安得令君一[illegible]檄而致之哉余笑曰此化主事也夫布金鏤塔亦人也爾善化之

識周生清秘圖後

不才之木得子而才故知匠石不能盡木之用嗟夫豈獨木哉世有拙士支離龍鍾不堪世務頭若蓬杵不中巾幘而若灰盆口如破盂不工媚笑腰梃而直足勁而短不善曲折此亦天下之至不才也而一入

山林經至人之雕削則爲龍爲象爲雲爲鵠林壑因而成輝松桂蔭而生色奇姿異質不可名狀是亦生物之類也矣嗟夫安得至人而與之竟不才之用哉

題江進之城隍疏簿

茂苑公此舉甚便但往歲見羽流緇徒每每借此以脂膏其腹靈宇未就而主者已充囊盈篋上者爲子母錢下者爲酒肉爲狹巷曲邪之用丹碧稍塗金其外而柴其肉不一二年頹然如故矣若然則長吏與若曹市是長吏易與也夫幽有鬼責而世固有不畏

鬼者不曰錙計而毛責之有此册在乎今與而約工成有勸不則爲三百斤長枷以待册凡一百葉印五十顆施者毋用朱簽敬題字白紙上

記藥師殿

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幽僻路迂而與由寺門至房中可里許夾路多古木襍卉正面與藕花莊相直背法華臺余弟小修曾與蔣蘭居譚禪寓此余今歲同陶石簣方子公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增戀也何也

他僧房多香客及游人婦女往來喧襍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好淨者多强人喫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强我凡鍋甑瓶盤之類爲僕子所殪亦無嗔怪二可喜也禮蓮池友虞長孺僧孺三可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饒豪蓮公不厭余性在僻多誚詩貢高使氣目無諸佛蓮公不以爲妄五可喜也夫好與好未必相值蓮公之可非袁生之喜幾乎不彰喜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則徘徊增戀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錢作客不能覓一錢名雖檀越實無半文可布擬欲向交游中在官者爲之分疏一二而能官之人顏面甚薄卒不能爲力藥師琉璃光如來將謂中郎爲何等人哉雖然余他生儻得成多寶佛將散恒河沙金作布施用酬今願他佛不願成也蓮公記之此地舊名淨居菴今屬寺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月始落成堂之後爲樓諸僧念佛場也廟房二僧散處其中樓之下向南有小淨室余借居最久偶因蓮公索記信筆叨叨如此語語似戲字字逼眞後之君子

視斯記者嗔與笑與

讀經羅漢贊爲黃竹石題

數墨尋行云不了義離指月觀超半滿字風起雲流烟高石举是没字經諸佛所莢

題寶方卷

往余游白下謂人曰此回得半個聖人人問爲誰不答歷指諸名僧以問余皆不答久之被逼揶不得余乃應曰天界寺廊下教學先生老僧名竹崔者也聞者大笑及余遊燕徧索諸·入叢林乞一高僧爲老偘

久而不得後有稱寶方賢者予一見于祟國便謂度門法師曰此師與竹鶴老成一個聖人矣度門極笑以余爲知人兩人者皆隱解顯行與徧吉菩薩爲眷屬者也欲驗予言誠者當往天界寺天王殿一看即得

書念公碑文後

余辛丑夏舟中爲念公述此小修代書于冊彼時龍湖老人猶在通州談大乘者海內相望自余山居七載再游南北一時學道之士俱落蹊徑至白下晤焦

先生使人復見漢官威儀有來詢者余曰焦先生洪鐘也試往叩之及余歸柳浪而念公適至老成典型居然在目蓋余之耳不聞至論余之舌噤而不得吐久矣撫今思昔淚與之俱夫使海內人士無志大乘則已若也生死情切則幸及此二老尚在痛求鍼劄余非阿私所好者蓋余參學二十年而始信此二老及自謂不至誤人若但欲持戒學語則無事此老鍾鑿矣

題湛寂菴藏經碑後

精舍中不可無藏猶校序中不可無經也顧請藏非難守之永永爲難所以難者有故一曰蟲鼠蠅魚蠹之類是也扃鑰不嚴則有粉齧蝕漬之患二曰風雨溜則爲痕潤則爲鹵日久則枯澁不可開三曰黑暗黑暗者室卑而陰地汚而近烟廚也四曰劣僧力劣者奪心劣者盜才劣者串皆劣也五曰頭巾妒則借觀終則掩取割軸破褾無所不有官勢以令取郡邑以符取取者不斷送者不肆垢辱加焉此事數之必然者也念公愀然曰蟲吾能禦之以扃風雨吾能庇

之以廬暗吾能燭之以燈劣僧吾能提之以尸羅夫頭巾制僧之命者也僧拱揖聽令之不暇又何術以禦之余嘆曰念公汝見尊經閣上書冊及士夫家藏圖史有過三世者乎頭巾之自爲計若此其爲因果可知念公亦聽之而已矣

跋蘇白合璧卷

東坡在揚州與元章對置兩案各書澄心堂紙至脫乃相易去此竹此詠豈對案時物耶彭城墨派在南宋已稱希有顛詩蕭颯有此君意不獨書也君超珍

之

題陳山人山水卷

陳山人嗜山水者也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水者烟嵐與居鹿豕與遊衣女蘿而啖芝木今山人之跡什九市廛其于名勝寓目而已非眞能嗜者也余曰不然善琴者不弦善飲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巖棲而谷飲孔子曰知者樂水必溪澗而後知是魚鱉皆哲士也又曰仁者樂山必巒壑而後仁是猿猱皆至德也唯于胸中之浩浩與其至氣之突兀足

與山水敵故相遇則深相得縱終身不遇而精神未嘗不往來也是之謂眞嗜也若山人是已昔有書生攜一僕入太行山僕見道上碑字誤讀曰大形山書生笑曰杭也非形也僕固爭久之因曰前途遇識者請質之負者罰一貫錢行數里見一學究授童子書書生因進問且告以故學究曰太形是僕大叫笑乞所負錢書生不得已與之然終不釋旣別去數十步復返謂學究曰向爲公解事者何錯謬如是學究曰寧可負使公失一貫錢教他俗子終身不識太行山

此語極有會想山人讀至此當捧腹一笑也

題石刻金剛經後

昔六祖聞金剛經一語之下頓悟無生德山講經數年不信宗門有此大事後因吹燈悟入遂焚却經鈔夫一經也而一以悟一以謗者何也若謂道離文字則六祖以聞經而悟道若謂道卽文字則彼講經數年反不若一吹燈簡易者何耶佛言書誦受持此經功德倍恒河沙布施若爾則書誦受持此一吹者其功德又不知當何如也賢公以佛神力勒石成經可

謂深信般若功德者抑信此一吹功德與諸大乘經典無二無別否耶

題如賢淨社冊

淨社不易結淨侶不易識鵝結而入則狗嚙其血賢公立社後凡十方之疥癩膿垢腥臊糞穢者皆當作菩薩想以此爲淨盡十方界衆生皆吾社中人矣

題石頭募冊

石頭和尚頭如石石頭路上人不識鍊葉裹腹炤燒顚往返魔宮如門閾東弗于逮始欠伸北欝單越食

朝食虛空量盡神足繭石頭依舊石頭側天男龍女
盡驕痴塚間林下饑火過為訴石頭國裏人無米可
供沙亦得充筐盈箱貯赤灰鳴金鼓衆驅慳賊左旐
黃鉞右蒼幟慳神清野堅軍壁攻宮震怒麾霹靂礫
邦慳王走慳伯石頭飽臥北窓席

題冷雲册

秋後暑甚與諸衲納凉碧酬樓下樓周遭皆水柳陰
甚濃而熱猶不止令兩童子扇汗出如雨頃之雲潑
墨自西來暴雨如瀑猛風隨之神思方快而冷雲持

卷索參禪秘訣余曰熱不極雨不至雨不至炎不解
子亦有熱于中有酷暑之思避避而不可得者乎少
頃女風在枝頭雨候至矣

題寶公册

釋氏三業謂身口意寶公之身則淨業也寶公之口
則訓講也寶公之意則參直指禪學無上大道也淨
業如築土禦水厚則不潰訓講如饑兒入市店止取
充腹過則為痞為困悶參上乘禪如劉項打天下成
則為帝敗則為垓下之戮淨業可以行證訓講可以
知開唯神也不可行不可知孔子曰不知為不知是
知也莊子亦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適有老衲滾花
聞之訝曰主公言聖人不識不知余華慈然亦不識
不知也主公何以尊聖而役使聖人耶余曰聖人致
知夫不知者知之至也非汝輩恫然者比也衲曰不
知者以知致耶以不知致耶不知即不知焉用致不
知非知何可致知如火不知如水以火致水竊謂不
然余曰關尹有言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即道衲笑
曰鬼不可知也而不可知曾即鬼耶余閣筆斗嗣思

為一語加答不能因書以遺寶公

題義堂寺募修佛宮册

枳林之南烏泥北中有靈芳大士國一迦陵引百鵰
雛怒飛皆作垂天翼無香不出幽曇林有水皆涵玻
璃色飛丹流碧遍村墟即令佛宮長荊棘銀杏熟果
墮佛髻滿月無光粉蟲蝕龍池蛙積藏輪傾寶閣甍
欹走馮勒誰能過此不希噓筐箱有緇田有稽趑蹲
且撒買窓錢波波城中眼雙瑩

書念公册後

諄為肯不明也而言聯之言未能聯道也所以言者聯也吃者謂笑為孝及至言孝復曰笑以為不能而久用即得以為能而脣乾齒澀終其身不能得所欲言者何也舌與言不相忘故意欲言而舌與之角也莊子曰以无注者巧以金注者拙夫人意有所愛則情指不聽其使而況於舌乎念公譚理能使舌如其心可謂有得者不知中郎何日得使手如其口也

識伯修遺墨後

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

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卧皆山村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即笑之曰兄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纔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尚二十餘年未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尚自以為達故其詩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修下世嗟乎坡公坎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尚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躋上壽長林之下兄倡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載夫兄以二老為例故以四十歸田為早若弟以兄為例雖即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等便宜事真無過閑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于梔子

樓

綠端硯銘

仙人之臛綠且方化而為石秋水光

破朱硯銘

賴爾不完吾得與爾周旋

四樂精舍銘 有序

四樂精舍者總戎杜君日章安坐處也君介胄士而恣喜自娛蕭然塵外化叱咤為嘯歌收擅串為醉板刻劍頭為戒珠驪犬黄為筠管身處絕塞而君樂之

若花林背囡此其中必有得也抑龐公有言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而阿羅漢一名殺賊夫刪薙不有不風而歛太平未有不戈而定故夫收根塵之賊者亦礪吾般若之刃而已矣精舍傑目君所為題辭甚具余茲不贅聊達君之意而為之銘

銘曰鐵劍利倡優拙刎沙平花鳥出錢朽貫介生蟲左匣龍脣右散蚨毘邪居士老無疾眉如劍豎髭髯鬑雪見微笑呵銀筆口吒紅霞光照室長箋短幅授隱匏罷匳帳眠志梳擲書倚枏松脊抱膝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朱錫綸 閲

碑

荆州修復北城碑記

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裁則為平滿為匀適今有人焉慕偉衣冠者之魁然而恢其一臂逾之人爭笑之夫夫贅耶不然則病臃腫者也荆州城不知所自闢路史曰夷王時楚熊渠長子康國

句亶郎今江陵疑肦置始此楚志以為蜀壯繆侯所築桓南郡增修之考史亦無確證然溟洪記載唐元和中裴宇捺石室後人掘得其狀與江陵城同而蘇子瞻亦言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宇陷於地中而猶見其脊近歲繕南城乃得之故識者謂此城規度似有所受更閲時代未敢輒增減萬曆壬午始拓城北隅取方幅而地故凹肆瀘不具每春夏間積潦浸城根時有崩剥居人相視以為附贅無所用殷殷然唯一割之為快吏斯土者議藉藉久未決今監司周公

至環視嘆曰夫荆固四達之區古戰塲也時平則百雉爲具一旦有警無寸嶮可阸而萬賊之水朝決朝注高與堞齊名雖曰城其實壍也舊址因高爲壘蜿蜒皆地骨碎如截齒於齦可以敵堅今賊皆宏田唯之且漬截齒於脣豈其有任且夫增陴置堙以客登葦無用一也第宅區署巷陌亭圃塡城中不足而何有此下澤無用二也荆自徙城以來閭井蕭條冠帶之倫悉栰徙籍故一時形家亦以爲病大都制不當其形是謂緩形不束其氣是謂漏緩與漏皆不足以

發生而導祥此天地自然之節宣非臆決也夫百利而十害猶曰不可況其無用以賈害也公遂力主復城議與先太守徐公今守費公擘畫既定以歲其月始事凡幾月日而告成以丈計之得若千丈高厚如舊城制凡用金若干鍰城成而民不知役公寔心任事念念皆經國民計郡邑大政無不畢舉一時良二千石及丞以下皆卓卓有民譽故能相與有成我民世世寔覆載之是役也檄脩則某監修則某督修則某皆殫力此城例得並載

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嚙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畫爲三說以上一曰避勿與爭道也將盡徹其堂皇閭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於江之上流以殺水堤虹偃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庶免衝激而勢湍速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洪流逆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聖洲之故道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

邑愀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晝居者危危若贅下之火愚則處堂抑豈無智者也江防使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父老言未竟也邑三面負堤而缺其東孟公堤垂右臂下楊令增其支爲前障往年江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墨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詘詘又不可以需則爲邑出鍰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捐貲各有差閱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子

輿曰以佚道使衆則不怨況其不使且爲出貲以貸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疊而前削截之以隄則氣弱弱則能爲諸祥且於邑爲左左龍屬也地宜豐形勝之所資也是役也與盈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也

新脩錢公堤碑記

澤國之有江警猶西北之有虜警東南之有倭警也倭虜之患至於芟夷我赤子蹂踐我城郭而水之虐止等故捍衛之功比於折衝邑故窪澤劃江身爲都

毎入夏後峽水暴湧雲昏天吼幾撼地軸白浪躍雉堞出居民望之搖搖然夜則萬雷殷枕甫就席輙彷徨起若此者十餘日或五六日毎歲率三四至以爲常倉皇有警則扶白負稚走郭西之斗堤涕泣之聲聞數十里而堤故孟公舊址前此去江遠今齧食且半文村之水直擣其背萬一水從後決地勢面雖高而方張之怒猝不得洩必且爲旁齧必且爲橫激我民欲別走則四顧皆壑如坳堂之螘急而趨芥及芥一漂不可保則固未如何也已數十年來邑人岌岌議增護堤當事者檄縣覆按竟中華而慈谿錢侯亂選以甲辰之秋來牧芟積弊廢凡我民之所疾如其疴不盡其蠹不止也凡我民之所急如其家不擇怨勞險易慨然當之無遊倖無郄退邑人士知侯將大有爲遂先以堤爲請而華議者有數婞詘虞其壓輙欲踵故械侯陰悉之偕今丞周君陞躬自揆行見遮道者數輩侯進問曰是故楊一堤址雖微可尋也若何訴數輩伏曰故堤也何敢言而堤之一角塚壘壘穿之則暴骸遷之則廢工奈何侯顧丞笑曰若以余

等不習其鄉令賄者齒爲蕞可謾也叱騶人後去輿蓊與丞偕步叢莽閒顧謂役夫曰視吾趾所及即爲堤徑行至關廟前率蹟上無半鬣葬葦以爲神皆股慄及丈量之得若干丈分丁夫若干名丞周君督率之閱三月告成諸父老有識者謂其子弟曰若無謂此舉易也當江防徐公建議時首爲臺使者言狀使者面下憮然動色至爲出鍰趣具議上而一時狐鼠竟以他議奪若出於上而難今出於下而易若謂侯何等父母也江防者昔郡守堯莘也嗟夫今江水之

憑陵靖康以後之虜也邑賴徙類邦大假南渡之賜
跡李此堤復我民倚斗爲長城閘侯又欲疏北江之
故道以分水勢如此則中與可望也諸濟國皆有堤
雖甚重而無關司命唯是堤與我民爲存亡堤與我
民爲存亡故知侯與我民者命也非堤也夫閫外之
寄唯命則重余之比於折衝非過也是記也固燕然
之勒也

公安縣儒學祭公生祠記

大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亦然

使天曉曉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寔與萬物爭洪纖大
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勝天下之爲道
者岐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吾僕役之則吾用而
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
聃問道不以是貶大暨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
而吾之道一變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
列三變而儒乃有爲異道角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
且夫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梵而爲名法
比而爲楊墨道而爲老釋唯其竊吾似而甚焉則措
之曰異學而寔不出吾之所有夫懸所言觀所行譽
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斧鉞雖隱必誅
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疏食而愉快其樂我席不
溫轍不解其愛兼是聖人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
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攝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
聲臭是聖人未嘗廢虛無也推其無所不有而出之
以平淡故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一以求專
其譽故迹詭而言放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
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圍有吾取其精以

供吾用而汰其非者之以所敵彼亦且樂爲吾用吾
覆之以天蹈之以君庇之以父母彼安敢出而爲吾
害唯吾自挾其道而與之角居然以敵名予之而彼
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
曰尊吾道其實薄吾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
道者其言不過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
天下曉然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措天下皆綽綽
然而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
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濯龍之宮白馬之舍其無

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也故今之
欲廓吾道莫若遵孔孟之家法而明其書暢其旨先
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敝邑見學公圯慨然捐鍰新
之旣至邑則進諸生徒告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朴直
無雕飾已又出書傳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蓋公之
所以衛道者與孟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務也昔者
昌黎氏衛吾道徒為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
胄衛也夫介胄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勃發明孔
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異哉

此猶禮樂盛而悍癘銷聖門之伊呂也邑士民戴公
謗爭請祠公邑錢侯聞之甚喜曰是王政之大者竟
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手曰公他日當俎豆
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
公始公之從祀自敝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蒸其德而
快其事而不肖某得以文字濫其役是皆不朽之籍
也公名雲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叔子今者
特祠費序階故畧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惠不具
載以竢異日志峴首者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邑學宮舊濱江江水齧其址宮遂迁邑頻歲苦陽侯
殿村墟過者岌岌然慮其壓則以孫沐贅之又十餘
年而贅者蝕其半邑人相顧嘆惋竟不敢議與革夫
邑之薦紳大夫以至縫衣緩帶皆誦法孔氏者也積
縷而緡積塵而獄邑之人亦能辨此獨以事重而地
卑故不敢不緩其議以俟天子之命吏夫今鄉校雖
一鄉其始蓋有所受之小至一籩一豆皆奉功令而
行不敢輒有增損故學宮之重與太廟等而其興革

一禀於天子外焉者邈而不得達則禀於天子之命
吏今夫佛老之舍朝而圯焉久而呼於市市之胥佐
傭保撫其輿革焉合而集事者何則其事輕也昔李
師道請出私財贖魏徵舊宅白居易論奏以為事關
激勸合出朝廷夫此名臣舊第耳當時惜大體者慎
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之宮墻與必有所標而後
議故下之人不得不緩緩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
而事行古之為治者政學出於一故曰在泮獻囚在
泮獻馘後之人特以為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

於官寺匾署一有與苻並付之一二章縫而其事僅與釋老之宮等於是學宮始輕而絃誦之地鬱爲苔蘚後生末學有經年不窺夫子之門牆者是亦爲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葺之節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道州下車未浹月威愛大行闔邑大成繳赦郎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既命有所操無失體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嘆惋而不敢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宮既成邑錢侯率諸薦紳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顏復見先聖濱

淚然如唐子之久亡而忽見其鄉也則又曰邑公之畏壘也將世世子孫俎豆公今學宮其安之遂併梁公爾祠於宮之左公名應中浙之會稽人夫非謂學宮之能重公而學宮待公而重將使後之作者知其重以時加修飾而後生末學望宮牆而肅然是祠之所以作也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爲天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既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舶事與記畧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乃東晉永和非高氏清泰時也二公或別有所見耶抑偶謬於傳聞而遂據以爲文耶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來竟夜覺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枝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於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仰如睹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罽賓僧伽難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爲遠降此土詰其年

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濟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髹髤髹不可見字長沙寺者郡人滕畯捨宅爲寺故長沙守也大宣父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以不可知爲怪非直無之也又云治國如視掌此歎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蓋以形容不及爲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爲直無而蔑視此宋儒師心之敝是波旬說非聖說也言者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與而釋氏幻詭

奇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升降而聖賢之軌轍
亦異故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窮而靈怪顯天道下
知有法也而其詘而誓必質於神故怪之攝人也捷
於詩書劍戟故天不有祥雲異氣珮玦流孛之怪則
天不畏地不有芝草靈木崩吼震竭之怪則地不靈
夫天地非故爲妖異以駭世也所以道聖而警頑也
且佛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
典燓也聖未始不怪如儀鳳洛烏出圖躍魚金泥玉
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怖聞也或曰

信爾聖賢奚不恒爲怪以攝天下是不然辟如花之
根株梢葉常物也而偶爾一萼則人爭異萼愈難人
愈怪使花而常萼花將不重花而止於根株梢葉花
之廢久矣此佛與聖賢之微旨也郡侯徐見可以常
道治民又推宣尼謹書讚嘆之意莊嚴佛廬善巧道
世王政所不廢也林君茂化吳人也郡侯嘉其贊托
以茲殿堅緻完好若鬼工焉其人雅士樂其奇而悼
其廢非區區爲福田者也蘇潛夫別有文悉其事余
故不贅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爲古尊宿也既而閱元美伯
玉二先生集往往道之始知爲近代禪伯然二先生
亦以夏臘高嚴事之度其時皆壯盛二先生既悠游
以老去奄忽若干歲白楊可棟而師白鬖鬖如舊時
逆其生當在宣成間也諸徒屬試以臘叩不答嘗檢
其篋得舊衲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
得衣也扣之復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
薙髮白雲山禮大倫德敬爲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

二十餘年行腳所至爲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住輒
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虎耳巖穴而孝者爭
避匿去師倚石爲屋稍稍剪夷其積圖瓢數十餘踞
石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者纍纍如笠巖上薄沘
二潤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方廣當身所得一縷
一粲盡以供十方遊衲行之數年遂成叢林傾震旦
士女號呼悲啼而至者不至虎耳巖猶未躋嶽也至
巖不面頂禮者自以爲慳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
扉外經數日得一見則喜過望歸而對妻子言猶有

矜張之色以故虎耳巖之名遍天下好奇者至附益之以古神僧事家譚戶盬雖鄙男稚女靡不道計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尚方之賜掖庭之供以月至自嘉隆以來耆宿之著聞未有若師者也然師務爲密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敬撫摩煦煦猶乳母之於驕子金錢湧而至拒不納有贈精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山趺坐一龕中如朽株雖利根之士好爲奇談詭學者睹其顏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以其老恐不及待今年侍大人山行獲一拜

師於巖間師貌甚腴額隆隆起至頂光滑可鑑短髮數莖如雪見人闔其目開根甚利語淸健望而知爲有道僧　慈聖出內藏金爲師治塔塔甫成而余至師之孫眞慧等以記屬余世系年甲既不能詳不敢妄載庚申以後詳之抑其大者至若遊人之所傳好事之所述俟他時入山實而志之今未暇也

祇園寺碑文

浙西佛寺甲于東南至浙東荒凉不可言余每見未嘗不發笑問之僧皆曰貧甚僧口腹之不給何暇葺朽木治宮室余曰不然夫修廢舉墜長吏之事仰公帑不繼下一令當有以檀波羅密應者一方民立盡闔提也僧笑不對旁有識者應曰而安知而安知夫簿書之吏迫於酬對縫衣之儒束于名教彼束於名教者方借勢洙泗托忠濂洛熟讀原道諸篇以恐嚇佛徒幸不廬若居丁若人足矣何下令之敢望因相顧太息而去余既自五泄歸懸舟湘湖睹蕭城中有四剎凌空者與之偕數友支策而至入門有額曰祇園規制甚敞寶籃金地煥焉一新不覺吐舌曰恠哉

浙東固性理國也安所得檀越而輝張如此詢之父老始知爲吾友縣令沈君所募修莫不狂呼歎賞按舊記祇園始於玄度成於嶽陽王相輪香剎飛自天竺故像遺廬驗於曇彥雖因果之常然寔寰中之稀有自勝國末僧道拏改創之後至今始三百餘年頹敝不堪吾友沈君始再修葺余觀野史載蕭詧爲玄度再來詧之後爲裴休休之後爲一小國王願力所乘當非虛謬今吾友現身宰官慈悲堅忍事事等佛且以二三百年之廢寺而一旦改轍時節[illegible]人亦

有以倘亦玄度最後之身乘願力而來者耶宏子曰象法之盛佛法之衰也佛法莫盛於梁亦莫敝於梁當是時寶剎如雲神僧如林以至天子爲奴卿相授具淨居之盛絕今古無兩然而戒律成縛義解爲祟溺情因果蕩心虛滅誌公甚口達磨不識卒使後世理學大儒譚心性者以果報疑佛溺果報者又以佛法之不效疑佛名爲崇佛寔佛寃耳夫佛之言覺也禪之言定也雪山出家假爾示現毘耶示疾非無妻子假使悉達長自宮閒未必不轍環鈞用尼丘種出

世蔗安知不削髮偏衣釋迦孔子易地皆然而一二高識之士見夫事佛道者如事竈奥戚戚捨身沾沾利益遂欲絕口性命塞路葱嶺此何異聞噎廢食見蹶停驂者哉昔韓退之抗表佛骨攻擊佛法不遺餘力及一見大顛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得箇入處攻其皮皆其髓吁若退之者豈非善護佛法者哉沈君傳人善譚名理當知余言不謬至於祇園此舉似猶以像法敎民者諺不云乎多處減些子少處添些子今浙東像法之衰極矣此舉殆如瑞矣

十方院碑記

阜成門迤北三里許爲正義坊坊北數武有十方禪院相傳爲北齊菴萬曆初有大力者奪而闢之于時五臺陸公捐資首倡歸其佛堂其址舂築之餘得殘碑尺許有貞觀年月及北留寺記等字然後知其爲唐寺也乙巳之秋余與鄭虛居士夜話其中主者爲歷山舜老古朴沉默與余兩人語若有會也於時瓌堵蕭然塵土滿榻像設不甚具戊申秋余復來遊門廡殿廡煥焉一新僧寮井井日具千僧供無不辦者

余因是而嘆師之苦心殆有過于賢士大夫者也自予計偕來幾二十年見京師之巷陌井里日類一日而諸闊士之舍及城內外園亭工麗殆非昔有未央之殿窮歲月不能辦一石一木而諸禪剎之締造如雨一二大臣叫閽伏闕不能爲民請旦夕之命而掖庭功德之錢絡繹於道捐江海而陸注之是何士大夫之所難者方外遊衲顧獨易之耶噫國不可爲不虛民不可爲不窮百姓之膏塡谿壑而唯恐其不足六軍之士枕戈槁腹而分衛不憂空鉢僧之所以致

既者必有道而享是供者亦當思片糝之不易致粒米之不易消毋以宴安而怠行業庶不爲士大夫所呵也

新建衆香林碑記

古之爲僧者試經乃得度如今之科目然故其徒不繁而業精逮於宋季始有納貲求度者當時士大夫相與咨嗟以爲開遊惰之端國初私度之禁尤嚴至於今漫無稽攷非窮巷比舍資生不給者之子若弟則疥癩膿血之老不能力者也朝而傭奴暮而髠髮

朝而市僧暮而三衣精藍之中遂爲遊食之藪於是托鉢擎錫號衢呼舍者幾遍天下有王者起將盡驅而農之乎驅之不勝驅也必有變然則每郡邑限以額禁之使無他往可乎曰比丘行脚謂之条詢行則僧不行則非僧固其師之遺敎也惡乎禁曰凡遊者必給牒至他邑則驗之若何曰使其人賢僕僕衙署彼將不屑不賢則詐僞百出郡邑安能盡察其勢必假于胥隷而相緣爲奸昔之人蓋行之矣行也而不能覺行故其法遂廢然則御僧遂無策乎曰有亦脈而導之耳導之若何一曰置鄆鄆卽古之叢林也郡邑大者三四小者一凡客僧至而他投者以奸論二曰署師師卽叢林主人也取其賢而能不苛者肅而能自潔者暫寄而不長子孫者方僧小過則以規繩從事大則付之邑長貳其誰敢不肅往余入郡謂蘇潛夫曰以蒲宮之大而無院舍以客遊衲辟如縱三軍于市而廢紀律若之何不爲奸也有道人周念淨者與余善聞之欣然率其侶曹某左某乞余文爲倡結茆南湖以供來者未幾吳僧某至道人見其眞實

誦以爲粥飯主其初斂粒已而不繼則索之市井朝饔之餘三衢未遍而白粲之積已足飽千餘衆嗣是日以爲常僧至如歸既有約不得他往奸徒無所藏皆疾驅去荆人大賈客某者嘆其規制過狹爲造佛廬僧廊若干像設嚴整侵循有上國風余友黄太史輝過而嘆曰是古香積遺範也大署其額曰衆香林于是衆香之名遂聞諸方道俗翕然宗之

安鄉縣重修琴堂記

里人有受廛者所受皆中人產也其一人皇皇救奐

饑或不免其一衣食婚嫁外稍能衣帛騎乘夫產同也而華整異其所操有過人者也安鄉古作唐地晉置南平郡稱巨鎮而唐以來始狹不當赤畿之半割湖水之餘以爲都闕井荒荒然一人淑矣而射可洞城腹故安鄉視他邑特儉邑有十金之役則長吏旁皇錯愕莫知所措役百金卽闔國囂然故他邑府有土木而安鄉獨否民非不耕也而田之所出與馮夷共者十九比長吏有征科則舁魚蝦苓箵者滿堂下故他邑之典有倚辦於惟正安鄉則令君自爲計而

已謝侯涖事之二年田野闢訟獄平耕者有畦居者有廬百姓樂樂利利然所欲興無不舉者而涖民之堂殊朽蠹每風雨至搖搖焉如欲墮邑之父老亟以請侯曰溝洫未治何以宮爲父老曰治已百姓虞壓不虞卑侯曰葺猶未敢議興革也一銖之積必藉于宮蔬食垢衣經年稍有羸焉然後議材使其民以適爲愧以勞爲適若孝子順孫見其父若祖處危否下唯恐墜也然後議役差堂成於閱月而邑之人謳唫載道矣是則侯之所操眞有大過人者也昔王丈海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及令作唐忽忽不樂人有訟者鞭而遣之然邑人愛其才至今訴之故安鄉之俗視他邑爲淳至百世之後譽謝公者不知於王何如也

袁中郎全集卷十七終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錢塘　陸之遐　閱

誌銘文贊

余大家祔葬墓石記

余先世自貴移南郡蓋武冑也至王父左溪公行而族始著課子弟章句業冠軍中至余大人行始文冠諸生至余兄弟輩而魁海内者一籍金閨者二舉賢書者一遊棘門黌舍之間者幾四十餘人計高祖有

倫公至余輩凡五世族指幾三千許族兄弟子姪或不能字騎而遇道上不能貌或不下亦下里之冠族也先世闕記載大王父至遺其字其遺行逸事惟王母余大姑能道其畧余嘗問大姑大王父何如人大姑曰聞之先姑言隱而豪舉者也出入必帶劍馳怒馬着鞢鞈衣嘗遊柞林雙田之間遇魁盜數十人怒領家僮格鬬立磔之遇歲殣則煑糜以飼饑者所活不可計問王父則曰余不知其他記嘉靖之廿三四年間出母金以千計出穀以萬計時鄉邑饑甚王父取其券盡焚之蒼頭輩局而飼恐其責負也是年而父生生平不識邑大夫門所交爲而外大父龔公作吾曹公時爲貧諸生周甚延之讀書傾肝膽交焉龔公後舉進士官至河南左轄曹公舉歲進士其游達知人多此類余私嘆曰是袁氏所以盛也欲爲家乘未果去歲使田大姑耄矣欲就枕蓐問詳而私志之會卒嗟夫大姑生於邑之先生管爲正德之乙亥歲十月廿長而歸於袁嫡姑丘嚴栗艱難辛楚備嘗之矣大姑怡然不色怍也戊戌舉長姑巳亥丘亦舉二

姑甫數月耳釋長姑乳乳之癸卯舉余父甲辰丘亦舉余叔甫數月耳釋余父乳乳之庚戌丘大姑卒王父委之家政撫二孩絕痛歸二姑也先於長倍其奩二姑所歸家儒而貧姑資給之十餘年後二姑病姑念之至絕食一日晨起有鳥投姑懷宛轉而死姑慟哭未絕聲而訃至其至性如此戊午王父卽世二姑煢然家益落大姑起之如王父時課余父舉子業令之就學不復干生產事余父以是爲諸生有聲歲乙亥余母卒所以撫余兄弟姊者如余叔與姑也噫姑

[illegible]矣復母之矣尚何言哉歲乙卯余兄舉於鄉大姑爲一開顔丙戌試南宮第一戊子不肖孫宏繼舉於鄉壬辰復得雋大姑乃囅然喜曰袁氏二世無冢婦矣余畢世爲袁氏勞薪攻苦茹糪不遺餘力天高地遠以有今日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甲午余謁選大姑執余手而哭曰爾有王事八九十老人豈能待爾耶去有爾父在莫念我也余時感傷甚庚子長兄與余及三弟皆留京邸大人書來云大姑病痛念兒輩前者廢箸數日爾妹冠進賢拜床下曰兒歸矣

大家喜見齒遂進食余兄弟把書腸爲之裂時伯修直東華日講國本未定侍講筵者纔三人何忍言退小脩試事迫余方官太學例不得請每相對而泣無何余轉春曹郎私喜曰是有間可以見大姑矣遂以秋試終之月挾弟南歸歸而拜王母於床下則猶喜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時亾兄訃亦至嗚呼痛哉嗟乎計袁氏三世子孫寸摩而尺拊之皆大姑也山之毛地之產丘之塊皆姑積之筐箱而納之澼絖者也今長安數十里外見豐林茂竹蒼秀如山

松栗槐栢干霄翳日者皆姑之手植也姑性好施非知有施之義與其報貧則憫之而已性慈人過非知有捐忿之義與市德怨則消之而已噫此聖質也冰霜以礪之陽溫以發之日星以照之欲不發生可得乎欲長子若孫者但觀大姑之行及先世之所以長難百世莫可也將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祔葬王父左溪公鳳山之原孫不敏敬書其事於石以告後人

左溪公諱大化年四十六卒大姑子一爲余父　勅封翰林院編修孫男五長即余兄宗道官至右春坊

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次宏道次中道國子生次安道寧道俱邑諸生曾孫四嗣宗道者祈年中道子也宏道子曰彭年安道子曰椿年丘大姑子一爲余叔士玉女一適太守王公弟槃早卒孫男四馬鬣而封者三中郎王父其西則丘大姑也

少溪袁公墓石銘

叔少溪公諱士玉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公而母別七歲失家母丘母於封公母余大家弱好弄挾丸注走里門酒後耳熱出入彈雀炙之遍啖諸年少

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孤封公止長一歲任家
政而公嬉狹如故性癖馬廄中皆良駒懸高貲不肯
售不致遠但日驅湖莽間風鬃霧鬣望若龍種觀其
蹴踏嚙齕騎輒鼻語以為快未雞鳴輒起櫛沐衣冠
而立庭中命戚蒼頭牽駒出然松而照之視其饑飽芻
秣而後放轡則從山頭望歸塵揪齒而笑為人魁碩
長悍壯飲食日攜秋壺偏提五木挾諸客走馬雙田
孟溪間劇飲徹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一刻奔走
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甲辰享年六十

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月二十日附葬鳳山
之原分丘姑之壟而封之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
將終以銘屬余姪宏道乃擁管歔欷而為之銘
銘曰丈公神駿武子馬語癖則癖矣猶勝孫子荊之
嚐驢技

詹大家壙記銘

余在抱即多病母不忍自育托於詹大姑恩倍母甫
六歲即失母時中道弟方四歲皆育於大姑以是余
等至成人無失母憂往余令吳大姑年七十有五會
小病余為之乞休者二詣在去史牘中時吳中數百
萬人相率散繒飯緇為大姑求福冀以留余余不許
則又籍其名請命於城隍廟各捐其壽十日以壽姑
余不忍竟留然胸中自是鬱鬱不半歲遂病乞歸益
力圖六月乃得請大人書來云唐姑方健兒詣部從
改歸未遲遂入改京兆授又不獲歸然大姑益善飯
閱二歲由國子教除儀曹始乞差還大姑白髮鬖扶
鳩杖出勞余泣且喜既事竣余遂乞病杜門侍姑二
年乃卒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及七日時萬曆壬寅十

月之廿五日也卒之日家大人封公哭之慟謂余曰
兒但知每若等不知實毋余也余生值嫡嚴厲姑釋
巳女以乳左手襁右髡衣瘠洗焉艱辛百倍無弗恬
也頃之余出就傅舍凡餅餌果炙之屬昏而出朝而
飼焉朝而出昏而飼焉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者
也汝王父見背時姑年纔三十餘族長者憐其少且
無子女強之改適姑以死自誓與余大姑共持家政
余時弱冠就外傅所以督余者甚力而成立而汝母
即世二十年勞瘁汝所目也及汝兄弟賢書汝並求

汝二人始束髮而家婦曹復去世三在抱男女命焉嗟夫袁氏三世皆姑懷中物也言巳復哭諸孫及諸眷屬皆慟哭不肖孫宏道哭而勒諸石且系以銘

銘曰荷葉山之蓊蓊三官塚之童童協余夢是惟淨土之近封女禪兒海嬉以從

勅封孺人寥氏墓石銘

孺人寥氏爲先庶子伯修兄繼室少庶子七歲年十八乃歸時伯修方爲孝廉既官翰苑遂封孺人隨伯

修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稱未亡四載得年三十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八日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妾媵以恩伯修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繡佛日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斷髮治鬼衣若遠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將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旁相距丈許遂爲之銘

銘曰原之右爲姑若夫原之左爲子若姪夜臺之聚首勝日日之歔欷怡溫而貞不媿姑也操嚴而潔不媿夫也唯其不媿是以含笑而歸願佐夫子於黃墟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羅公諱文彩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欽賈往來楚蜀間愛夷陵朴雅遂家焉欽生怡是爲懷湖公怡生三子伯文錦季文鑑公其仲也生而穎異日記數千言爲偶聲輒隨口應而公以近籍恐爲里閈所欺遂罷習舉子業與伯同賈私攜古文詞讀之遇山水佳處乃流連忘反伯叱之曰世豈有牙籤籌子青山賈兒耶公謝之不顧也已乃獨賈日則算緡夜則鉛槧如初利輒倍他人槖中不遺一錢伯乃嘆服

伯蚤逝去懷湖公沒纔三年公慟哭曰天乎奪吾父兄之速耶撫伯子如所生擇里中英妙爲之庭課後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亦三舉子遂去賈業以詩書爲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垢面而呼問其故則鬻身以償其夫貸者也公憫之遂爲代償又買一姬納幣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禮改而別字者公乃資之合歡幣帛一無所問有貸其貲以賈者日走青樓中貲蕩盡以情求償公憐之曰少年幸莫入輕肥場吾

不汝迫也遂焚其券公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袁孝尼不傳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指間勃勃常有流泉遠澗不願聞人鬧鵾絃鐵撥聲也峽州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奕客先一道不能勝公忿而歸取局譜觀之精思半月遂兩先客人以是服其敏居家務爲儉素淳朴所餘輒施修剎造梁無虛歲再飲於鄉後輒辭暮年皈心蓮邦課誦至忘寢食旣病不服藥唯誦極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泣曰陰陽家言時日不利奈何公輪指曰明旦當利

爲汝等一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袖携我入七寶池矣遂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郎少宰兄柳溪公女賢淑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年卒子三長冠國子生次晃廩諸生次旒州庠生皆以文藻知名於時而晃留榔浪湖一月與余倡和最久異日不媿木天石渠之選者也孫男十繼室盧氏撫育諸子無異已出先公十年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其先叔文鑑謂曰汝父母數俱盡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至是始驗於是冠等以其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後庄而乞銘於余

銘曰是以菩薩檀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禮樂訓其子若孫者也是支那國之善士而蓮花七寶土之氓也

司馬孺人墓銘

孺人司馬氏邑之谷昇里人年十六而歸余同高祖叔水壺公逮事舅姑若干年克盡婦道舅即德興縣貳龍潭翁也翁甫得官即解綬歸優游田里間稱善士村故多盜翁世雄於貲徙避不常孺人佐叔爲屛

櫟倍翁姑其上翁嘗謂里人曰吾今日始覺高枕之爲甘也翁晚歲獲享耄期壺觴嘯詠比於陶白者叔與孺人之力也叔有隱德捐己之急以卹困至於橋梁舟楫便即施之以故家遂貧孺人安之督課僮力嚴慈有方家無羨財而佐夫子以行德者行之終身不厭迨庚子秋伯子宗郢舉於鄉里人乃竊嘆曰是乃若夫婦所爲封殖者也次子宗成邑庠生子某某甫弱冠皆有儁才伯子得雋之三年而孺人卒是爲甲辰春年若干歲窆於先姑之右宏道曰谷昇世出

賢女庚子之捷三人余家兄弟先後得雋五人皆甥
於谷者也偶然耶抑地靈耶兩村相隔一帶水當爲
將來佳話
銘曰其婦也範其母也式朗不耀之三光而襲之九
地是宜隆其封傑其制去此三年天語將至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墓石
銘
壬寅冬十二月望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禪林是夕
建三聖閣寒月爛林如洗夜半公呼余出曰此吹

公承天院舊案也吾兩人乃復繼之呼同事數少年
不應苦邀之以霜威辭公曰少年何衰憊甚豈若老
健耶徘徊霜月下余體粟漸不支而公愈勃勃余私
念曰是壽者相也後四日丙夜忽有叩門聲甚急余
披衣起問之則曰公暴卒余不懽而馳至則公瞑目
數刻矣公精研性命至晚乃通釋氏不葷血者三年
高才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每得異典躬自讎校叢書
至萬餘軸邑人士稍知慕古者公與兄先太原之力
也性寬厚恥談人過人有挾械以弄公者公佯若塈
之而實了了後雖負公公亦竟不發好古園蕭及蓮
蕅五畝之宅花竹居半惟石枯松槃槃几席間亭臺
軒楯小不當意輒毀去踰日更作頭趄未竟椽棟已
移公竟以此貧然公不屑也嘗從河北使還見道上
柳條嫋嫋公愛不已呼役夫夜數枝歸置門旁間之
則曰江南無此佳柳持歸樹之聞者匿笑及至家僅
得拂拂數條而已公猶令置水邊其韻致高遠皆此
類聰甚可與齷齪俗兒道耶政使道亦當不解也公
號歲與余最契所可言者公之槩遊至公之自得處

雖公不能言也公諱仲慶字惟長方伯公季子而太
原令之弟也母曰趙夫人生嘉靖庚戌歲萬曆己卯
舉於鄉名第三時先兄宗道第八里中以爲美譚庚
辰成進士授行人乙酉改福建道御史甫再月出爲
磁州判以疏論權黨也未幾陞汝寧推官丁亥轉南
戶部主事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頃之以內艱
歸既而方伯公亦李公遂無經世意自稱遯菴居士
角巾散帶之朋赤髭白足之侶優游茂樹晤言終日
者十餘年竟若坐脫以去雖世壽僅五十三然彈指

拂石於公何別公之學何學也哉公卒之三年釋服僅踰月公之妻安人陳氏以病殤亦卒時乙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安人慈慧恭謹事姑婢以孝育妾媵以恩撫諸庶踰已出好施樂善與篤部同之封安人邑中呼為女聖先是安人持五十三佛名號甚謹委家僮善書者另錄一紙僮書未半而所置案稍不潔其人復嘗飲是日午猛風捲地一黑衣神擁而入拔是經至安人所居樓前已排空直上霹靂大作市中人見若匹練後有人自城外來云十餘里尚見之竟

不知所處余聞之嘆曰此精誠之感也雖然安人恐將厭世已而果逝余兄弟幼失母安人待之若所生安人之亡也余與中道弟及諸婦皆哭之慟安人生巳酉壽踰公四年安人事公若干歲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公甚敬禮之長子炳聞及女適李氏者安人出子某及女適鄒氏者皆庶出而次子某早卒炳聞子二以丙午正月二日合葬特丘東山之原而余泣為之銘此公志亦余責也

銘曰公歸之日釋者賀方喪一大士飄然而南翔之有寄人結伴以行已復有逝而更生者云見公於琉璃之堂公之侍姬明眉鬢髮仙袂揚揚笑公之旁儒者曰此荒唐之言也以問袁生生笑而不答既而告曰汝見夫掣空而直上者誰之主張耶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教之新聲走荆郢閒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即世家了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新落

織為余叔督家政甚勤苦叔諸子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濕倍于所生閨攝之嚴凜若寒玉稱木[illegible]者五十年壽八十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

銘曰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徙閨家之風可以愧死

慈谿錢君墓石銘

慈谿錢侯令余邑朞年而政成以最考聞于朝鄉大夫車賀侯泣謝曰是先子教也先子居常誨不肖曰而知物情乎衡之所以適者平也水之所以鑑者清

也春之所以暢者温也霜之所以觸者潔也余不肖
勒諸佩不肖兢兢跪恭之下审以來惟恐一朝失先
子教以爲諸大夫辱其敢言最鄉大夫目是也是乃
侯之所以福我民者先公持矩平侯則之以糧物居
心爭侯覺之以用眾温然而聽冇耶唯先公之膏液
也皎然而水雲耶不可犯者色耶唯先公之凜冽也
民孚不獲事先公猶幸沐先公之教以生敢不下拜
侯趾謝未幾侯持先公狀一通乞銘于余余唯執役
之榮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諱艮臣字顯君其先家于

鄞勝國時有均一解元者始從慈三傳而爲滇少叅
森正統壬戌進士也森生珪珪生鉄鉄生儀郎公之
父公生而穎異失怙早能自得師弱冠有倍年之知
所與交多名士如侍御向公某太史王公某文學桂
公某孝廉張公某雅以文行推重公稱素心交及桂
公早世向王諸公先後起家而公屢蹶場屋諸公每
以石交援公弗屑也壯年讀書雲間豪傑多從之遊
如唐君某鍾君某皆出公門下及鍾宦括蒼遣使迎
公公至彼爲條利病及諸胥吏不職狀鍾嘆曰始余

從先生學調音句恒事耳今乃知學之所以仕也余
不足以盡先生是數端者又安足以盡先生學余負
媿多矣鍾卒由召爲時名臣云公有至性自以奉養
不逮居恒抑抑即年當耆艾每一道及則涕涔涔下
嘗收邑子羨金有孔姓者力不及償鬻妻以償公聞
之大驚急寘不問數年後過市闠有婦人抱嬰拜公
前者公驚問故泣謝曰此乃向者君所免也余夫婦
幸得完全遂有子此一瓣香爲君子若孫燒也公佯
爲不知者而遣之其既以振人之急不自爲德皆此

類晚年自號碧峯居士志入山之深也公痼仕始生
邑侯故侯每曰先子盛年多奇行生也晚遂不及聞
傷哉余曰公之學不可見見於門牆及哲嗣者皆公
學之餘也不朽者三公有其二何憾也昔揚王孫以
羸葬而傳劉伶以酒顛而傳上之乘譽豈必在多哉
公生於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四月
九日逝後三年而邑侯舉于鄉邑侯所沈以嘉靖壬
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萬曆甲午三月十二日卒子
三長即邑侯名流選娶趙氏繼娶向氏仲奇選娶應

氏季龍選邑諸生娶鄭氏女一適諸生羅雲鳳孫男
六名標邑諸生名榮名籍俱長出名科名材名杜俱
仲出孫女三亦長出也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邑東
之鄭山乃爲之銘其碣曰
其身之不試而試諸子涓涓者液如波方駛近則四
明遠唯若水畢萬之後必大請誓諸砥

明司城陳君墓石誌銘

良鄉陳君與先兄伯修交有年猶記己丑之春計偕
入燕先兄伯修方在史局時余年二十危冠異服騎

而入門見一老儒坐堂上長眉骨面目潸潸如有淚
伯修曰此良鄉太學陳呂泉也是年落第南歸遂主
其家蘅門雜豢宛有先輩風歲壬辰余得雋君儒衣
冠來賀伯修命具盤飧相對甚驩伯修笑曰翁闈中
得微有粉白乎君曰老矣雖焚香澣衣固不需此也
後七年余授京兆時伯修以春坊直東華日講方謁
左曹見一翁眉間毫如雪青衫而立門外者君也揖
而問之君曰謁選當得司城未幾除南城兵馬副指
揮君性嚴僻見悍者縛致之不知爲天曹隸也諸隸
遂構於曹郎趙君所趙激烈士也立見呵責君性木
訥不加辯余私爲之解趙謂君曰袁公非爲人解紛
者君眞可矣君長跪請曰袁公爲誰趙字余曰楚人
袁中郎也君唯唯趙從此知君朴直非伺人嚬笑者
待之厚於初又二年而伯修卽世余以儀曹乞病家
居又七年而余起補則君以陝藩理問乞歸矣是夕
徵雪君治酒脯來相勞苦道及伯修因相視泣下不
能飲遂長吁別去又數月而余以使事南匆匆入通
灣木廠作書示君君亦不知余去之速也又數月而

余改官司封由南徂北至良鄉則君已逝是時酷暑
丙夜始休予邑之外館次日憩城北一小菴詢僧乃
知之余揮涕曰僧爲我告陳君異日當以隻雞絮酒
來勿令我車過腹痛也君之嗣文學自重者聞僧言
走長安來謁謝且乞一誌以祈不朽余問君壽幾何
曰七十有八室誰氏曰李孺人君之諱曰獻文弟曰
獻策父敖母劉有姪男三余曰止此足以誌矣爲之
銘曰二十年間有若夢寐高行隱德與骸俱逝然余
初見君眉間已有白毫而余甫冠今余之鬢亦白矣

伯修壯於君若千年而墓之木已拱若君者乃余之所羨而非所悲也然則余何以揮涕也曰感交情之始終悲西州之門空又安知涕之無從

程母義行述

有大儒謂余曰子知忠臣烈女之亡乎曰不知也子知忠臣烈女之存于五季而亡於有宋乎曰不知也夫至治不待澤而至性不待習也五季以還大節未顯人臣去其君如郵妃主縣君而下視易其夫如易維也是時爲忠臣烈女者前無所黏而後無所迫非

眞有所不忍不至此故曰存宋以來諸儒始揭竿而名之於是計畫無所復者皆得托而附焉而眞忠烈乃不顯夫以文信國之忠也而王炎午輩猶悖悖然生祭文以激之果使信國黃冠也歸見斯文而死此與匹婦被垢而雉經者何異又奚取死爲人之好名而不識眞如此可惟也嗟夫余因大儒之言而有慨於今之爲節婦者百金之子而尚有一孤焉婦雖少不去惟也此豈必有其心與其義直以爲例也而襲之舉世以爲例故雖有眞節烈者亦掩于例而不獲顯不謂之亡不可也雖然世亦有不有其例與其名而毅然爲之者其事不必烈而義則甚眞蓋予叙人程以賢母見之母之父王與程翁約婚時母猶在腹迨於程貧父思渝盟母猶在閨使其時以閨中之秀不預外事惟父命之從或別有所字終其身守婦道焉於母固無損母曰吾能死不能他適遂絕食百端勸之不得已而歸程甘心與夫同寒饑終不借資于父若母嗟夫彼唯以腹中之言等于掛樹之劍故眞有所不忍唯知牛衣之可安而不知蹲鴟之可慕故

眞有所不爲且母幸而與其夫老牖下耳不然體宗苟采之事豈足以難母又使其父當時不即改悔則殺身成仁母豈再計焉而世或以其事不必烈故不甚著噫世俗有輕無名之生而不能取有名之死哉吾以爲此眞節烈也他日尚欲過大儒而問之

鄭母節行始末

方子公之妹年十六歸鄭翁之仲子仲少年美姿容而挾奇羸之筴已屢中遂有忌者旣婚踰年仲不自得辭翁出仲家世賈于曹將行旣治裝而族子某者

以其言啖之曰將不之巷巴陵賈數淳也西盡川蜀
南淳滇廣丈夫憂不自立憂無借乎仲嘗之將重貲
與偕往踰年不歸仲妻憂之謂阿母曰仲入楚而與
某俱某黠盜也恐不利于嘗言泣下母言于鄭氏
媪媪嘗曰安得不祥之言且吾有子皆在四方吾不
能遍問也母不敢言仲妻日夜持母泣母重違女意
陰遣所親入楚將行訊于日者兆曰余入離宅姻生
其腷兒失母啖虎乳期年而兒笑於彭郎之浦母女
哭而送之既之岳詢於逆旅逆旅主人曰鄭郎非自

狹斜歸驢甚夜饑族子某啖以餅中夜某卒今屑餞
頭荒草中矣引之瘞所道遇族子手一鐵又不敢詰
陰訴於巴陵令令不為理遂歸鄭翁聞之大慟謂媪
殺吾子尋卒既遣使來逆則族子已挾貲他往使者
以櫬還仲妻迎於市不發聲子公之母數十年水雲
發也慚且泣讓者交于道仲妻曰女豈能哭其生而
不哭其死顧已無可奈何垢面貌以譽市人女不忍
為也且女尚有子兒所責於女者厲志節撫藐孤耳
不以涕淚也君子謂仲妻智而有禮仲卒之一年而

族子某過鄱陽果為盜所殺仲死時年十九妻尚少
一歲去今四十餘年閨門之內不寒而冽課子克家
有聲古烈女所載無以過也子公與余交最久嘗為
余道其詳其事大可為今人勸戒故備書之仲名某
欽人世居岩鎮里有素士風

淮上告河伯文

安流千里惟神是仗龍驤萬斛輕帆五兩截河而來
泝江而上支祈潛跡石郵不颺去者順風來者怏怏
神必不然乞者無妄青天漠漠白水漾漾勿滯勿敧

和風緯浪長年高臥千指無恙我不神欺神勿我障
有碩在盤有酒盈尊神之格思去來莫狀

告洞庭君主文

湘流千頃君山一髻細刁巨艦唯風則濟由江入湘
由湘入澧笲笲雙櫬半千餘里和風晴日鏡波止水
一日數程輕帆如駛所執者微所乞者侈神勿我嗤
念彼羈鬼

祭李安人文

嗟乎二十三年形不離影今者遠適卿卿邢井雁六

異路神或我隨簡書期迫草草路岐二仲尚幼從我
於邁孤鴻自征淚眼天外

告李安人文

遙遙丹旐萬里悟淵由江入湘適我長安冬從水涸
幸非森漫帝于北渚雲旆繖繖䆗風飲淚摧氏腸肝

李安人小祥文

謹延淨侶皈命如來曾日月之幾何動逾一歲緬音
容之如在遂隔九京半世修因雅嘆沉墜千生積垢
豈免牽纏感逝者之如斯記去年之今夕風波萬里

扶黃腸而歷江湖形影相憐著裰衣而返京國坐不
溫席心尚懸旌計人間之一週乃花宮之半瞬如其
逍遙寶樹則迦陵尚能笑人倘或漂沉愛河即雪衣
猶可念佛唯冀西方憶子之母垂念南國失乳之兒
變滅如浮雲渺鶴魂之何所容受同大地雖慧日之
能知尚有虞氏侍姬與靈偕往既脩夜之同寐豈黃
壚之異途升則俱升佛乎不遠去寔不去魂兮歸來

祭楊少宰先生文

惟公道同嵤猶學宗尹覺三十年間專步一蹊如大
呂之含芥如太阿之故鍔道愈升而愈光身屢躓而
屢起五載銓衡水平山嶽澄汰九流廉頑厲濁人曰
朱門公也岫壑牀無帷帳門無簾箔月夜橋湯甂窻
芹雁一編衾冷六時影卑雖聯班于龍尾儼雞羣之
獨鶴李明主之眷知胡彼蒼之忽奪方今浩衢雖通
陽明漸鑠難人賢之間升如先忌而後樂幸我公之
持正司羣彥之關鑰瀝肝膽而向人澆薪焰以巨杓
遽石火之無光悲九原之不作倘時艱之可濟念忠
魂之猶躍其或洗頹相因泄泄猶昨雖白日其何爲

豈若長夜之安樂身雖棲於黃腸道豈隔於冥寞捐
無情之滴淚布丹心於脂膜聊薦酒而陳詞知魂兮
之無怍

祭周隆之侍御文

嗚呼余兄弟之舉於鄉若干人歷二十餘年得第者
三之一猶未也幸而得第又或摧殘塌翅落落以去
其循覆地歷清華者無幾人也幸而居要歷華亦必
出於艱難辛苦之餘百鍊千汰才智乃出久而鄉里
仰之國與天下仗之方以爲碩畫之一住早歲之一

滅而天又卒然奪之去如過鳥浮雲倏忽無迹令人
驚怛錯愕不知所爲嗟夫如吾隆之兄者可勝嘆惜
哉昔歐陽永叔之哭吳左丞也以爲善人君子難得
而易失故每每咨嗟頫流失聲可長號蓋惜其得之
難是以惻之切惜之深也倖如松柏之苗長於巖竇
挺者無幾幸而滋茂亦必出於巇嶮詰曲之間已長
復退欲伸更屈而後輪囷扶疎於青霄而臨絕巘既
已陰蔽數畝矣而牧人樵豎一旦斤而火之生之者
如此其難而失之者如彼其易其爲人歎惋何如也

嗟夫隆之兄嘗聞天下有道則人才少亦易成就
而國家享黃髮之賜氣運將衰則人才先受其禍嗟
夫隆之兄吾輩所以哭者豈但以堂上之孤獨血胤
之鮮少同鄉同舉之情與其哀亦僅僅而已不至若
永叔之所云也隆之而聞此言亦當泣下

萊陽張廷尉贊

氣與才有二乎哉不可二也猶車之有輻猶輪轂焉
古之聖賢未有釋介而言通者伯始之中庸也介不
足也北海之氣凌厲一世玩弄丞相若兒戲而卒斃
乃不足然子瞻之贊北海曰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益士之用世也以才而維持世也以氣氣不猶而
但以才侈此固通人之[illegible]也袁子曰余官春曹始
知有萊陽張公公初爲戶部郎暨以大理卿去位蓋
新鄭江陵用事時兩公爲政尚綜覈稱近時賢相而
未免以其貴驕抑天下士士之挾局幹饒才諝者多
破觚以就功名公曰吾受性已定豈隨人彫刻者其
守開封也高簡自持與新鄭意大忤新鄭有言搜其
垢不能得卒以是奇公江陵爲相嚴重甚一時貴人

爭以非禮事候謁皆避卻公入爲大理卿獨不可遂
落落不合未幾移病去論者謂兩相憚公之氣未嘗
不倚公之才故公雖質直不阿而猶逡巡致大位公
能以其才爲世之所難而不能以其氣趨世之所易
故遲回中外竟亦不合而已矣夫士之處世也猶水
之在川也坦蕩浩渺所之爲萬物澤卒焉而與石遇
則爲驚濤爲激湍而水未嘗挾以爲奇也公自爲守
牧歷邊庭所之以澤物利生爲心水也忽焉而爲奇
節則水石之遭公無心也公居官凡歷十餘遷其在

也若家與除掃剔不遺餘力其去也若遺空囊敝屣蕭然如退院之衲故所在至今思之嘗致汴州宦蹟自殷微子鄭子產而下公卿牧伯守令之有聲者皆得列祀校宮前代凡二十五人近代七人而公居一焉是足以觀公治行矣善乎余師馮先生言之也唯眞忠厚乃能眞正直余亦曰唯眞氣節乃能爲眞事業哉公名夢鯉字汝化諸名公所爲傳誌道公行業甚悉余不敢贅姑述其大節如此余官儀曹從公伯子之後伯子才品卓然異日不媿爲名公卿者也余退而嘆曰名臣自有門風作張廷尉贊

爰有異人叶兆而出匪趾匪角龍首魚服其潤爲膏其時爲禁臥虎邊庭翔鸞郊墺無言而蹊不郵而速天子大臣明時眞牧赫赫二公相繼秉軸倚公長城人豈無腹公也守正不降不辱道直則行道汚則伏汴水之上有公遺躅生男爲字剛諱斯哭子啓子產身朽名馥更三千年與公駢穋

汪雨海像贊

不知其人視其子不知其子視其子之師其師龍湖老人也其爲顧虎頭者龍湖之友焦先生也

張元平小像贊

和焉而披春雲秀焉而立遠嶠蕭然顧頰者如倚石之踈竹而爛焉筆端者如冷風之號萬竅客見而問曰此江左之士歟抑山畊而雲釣者也曰非也有其謂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仁和 邵圓銘 閱

啓

答蹇督撫

伏惟翁臺弱冠登仕踐南北中外紀綱之司者數十年皓首籌邊華夷長羶腥之勢者幾萬里飽烟雲而始成柯榦松栢之所以堅剖璞玉而益露光芒此吾之所以利唯茲漁陽之鎖鑰實爲京國之咽喉設

十萬於胸中不煩一矢撻犬羊於塞外敢有二心遂使夏人熟老子之威名頻令開鶡拜令公之面貌功成臥虎望重非熊旂常勒銘久已聞之太史銓樞虛席終無踰于老臣湘渚陋儒南宮敝吏遡仰止于先進豈無高山陪追風于後乘難馳峻坂淺圉走卒久欽司馬之名藉媿通家未遂登龍之願幸緣西鑒之追隨得聆前甄之教令溫言滿楮如聞咸濩之音琛物盈筐似捧卞隋之璧光生蓬蓽喜溢庭柯舍弟某甫落名于禮闈遂濫登于賓席論人成敗之外允矣國士之知挾璧枯巧之餘豈惟匆抹之感陳琳草檄殊無記室之才王粲從軍豈知出塞之樂危崩巨樹寧借蘗于凡條池上鳳毛偶學飛于野鶩唯是賓洛之人不讓滲潰以茲沙石之頑得效帡幪高厚大鑿何妨揖客之稱雅歌投壺忽發洛生之詠某心懸門戟地隔郵程霞彩繽紛每占營中之曉氣穠條披拂竊思閫外之春風一叩無從再拜肅吏遠思縣旆徒有搖旌而已謹謝

書

上孫立亭太宰書

職以謭劣謬辱老先生知遇天高地厚未足爲比古人云感恩易知己難竭其爝光以助日月之萬一職之至願而故側見格初非本心寸功莫效五內若割一則感時事之多虞一則歎知己之難逢回首國門惟有飛溯而已今正論雖伸陰機猶伏眾正之不在于擇人抑陰之道在于速斷以職揆之爲當今之急務在補大僚而大僚未可必得莫若姑亟補其小而易下者如光祿太僕之類萬一有變則其人近而其

位次亦相宜然不至中流乞壺也所謂變者一曰內二曰外在內非臣子之所恐言然不可一日不熟慮也在外則東北之虜是已爲今之計莫若起一二曉暢軍事曾經戰陣者分領薊遼毋以寸朽爲棄而又取監司五品以上才望出類者盡補京卿以實朝廷有缺則實補無缺則添註無補大僚之名而有人賢之實庶幾得古猶易夫添注非舊制也然不猶愈于國之空虛乎處今日之時正古人所謂權以濟事者似亦不當拘拘矣目今考選一事尤爲喫緊尚之宜

周而行之宜速其人當取其心地平而議論正者若但取赫赫之名而不論其心以才濟佞其奸乃毒是不可不急辨也所謂擇人者此也今之議論紛紜已極除奸之道在辨其魁而斷之獨所言爲國家者正也所言爲身家者奸也論人有實迹不傷厚道者正也論人而牽枝帶蔓語兩隱而意傾險者奸也直言時事無所依違者雖偏亦正也假借題目頂爲迎合者雖正亦奸也所謂抑陰者此也又有一種奸邪本非族類自知彌天之罪不容于世則又強附正論程造書札以恐嚇鄉曲其言似忠其計甚詭尤當急撲職言止此臨書惆悵不知所云

與劉雲嶠祭酒

潘雪松常私謂弟劉君異日必有可觀識見高骨力强韓范一等人也弟私衷亦以爲然今尊兄出爲海內師矣陶鑄一世此其發軔如此世界雖無甚決裂然鬱鬱已久必須有大擔當者出來整頓一番陶石簣近字道其宦情灰冷弟曰吾儒說立達禪宗說度一切皆賴些子煖氣流行宇宙間若盡恝冷將去恐

釋氏亦無此公案蘇玉局白香山非彼法中人乎今讀二公集其一副愛世心腸何等緊切以冷爲學非所聞也不知尊兄以爲然不黃平倩去歲聞有疾近傳其小愈然至今尚未北行何也弟山居全無長進今秋尚當强顏一出然酸迂成性雖出何補孟夫子所謂爲貧而仕者也

去吳之七牘

乞歸稿一

職以壬辰三月登第未兩月內請告還鄉以畢午

之十二月謁選授畢縣知縣待罪一年有餘職之
罪狀殆不可枚舉然職一念自守之心未嘗不盡
日自矢而士民亦幸相安無事天高地厚職何敢
一日忘
朝廷養士之恩然職之私衷有萬分不得已者職未
離襁褓母龔氏有疾即托命于庶祖母詹氏鞠
育顧復愛類親生甫四歲而母即世職復多病驚
悸萬狀祖母詹憂危甚劇一病作呼天號地殆不
欲生毛髮外焦骨髓內竭職幾死而復生祖母詹

亦幾死而復生相依相倚有如形影壬辰之夏職
選期將及比時祖母詹健無恙也然職一念及不
覺心動亟
請告歸承歡二載有餘慈踰河海孝比涓塵自謂一
丘一壑若將終焉而職之父謂職年方壯勉令就
職心同窮猿之本官此沐猴之冠進退維谷實可
哀憐然初意亦謂河南江西近地去家不遠可迎
養耳不意走姑蘇三千里外有若隔天老病龍鍾
子女俱無暮景凄涼傷如之何前二月內有家僮
袁東自家中來云祖母詹延龐逾昔日夜悲號不
休兩眼盡腫臨行泣謂使者曰身今年八十有一
矣存亡只在旦夕我死能見爾主縱到九泉不閉
目也職聞此言一痛幾絕妻孥皆號失聲因思區
區浮名何益人毛髮事而使七八十老人有倚閭
之泣其若良心何假令萬一抱終天之恨亦何顏
更立于人世天地有靈必當誅之職以鬱結成疾
千思萬想惟有乞休歸由一節可以慰此朝夕懸
望之情而已耳職非不知

朝廷作養之恩與嚴親教育之義然職才識迂疎終
是林莽中物責以民社原非其任而嚴親以兒官
史局得封翰林編修已霑一命之榮職亦可藉手
一報無他冀望獨祖母詹所倚靠者惟職職一日不
回則一日不樂一日不樂則病一日不痊職何難
去此官以救此垂危之性命哉徐庶有言方寸亂
矣今職方寸亂已甚矣況復氣結不伸積漸成病
神思恍惚恨不即死吳中煩劇之地可使一日居
乎其位哉伏乞台臺憐職祖母垂白之餘生更察

職不容已之至情俯賜
題請俾得照例休致仍將印務另委賢能官一員署
掌先示以離任之期使職得早還鄉里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職無任感激之至

乞歸稿二

職於三月初三日具文乞歸蒙台臺訓誨辭意惓
切不啻父子又令師生趨出再三職即枯木寧不
感恩但職求歸之意原爲祖母詹一線垂危之命
既係祖母又不得復援養親之例不得不從乞休

一途夫士之絶意鄉井忍死其親而不暇顧者有
[illegible]身闕軍閫之重或旅滯絶域之外或罪在不
原流竄殊方三者非不欲歸而歸不可得含酸茹
[illegible]出無柰情則慘而義不傷今
聖明在上彌天啓綱既不錮士以必進而區區縣令
朝更夕換又無一成而不可去之義當此之時白
髮垂危高堂隕血此何等事何等情而以一官爲
桎梏乎且職非不愛官者自去秋來已萌此志曾
與同年同事皆言及而邪慮斜纏義以欲牽遷延

至今日而後決則職之貪昧隱忍抑已甚矣人情
視祖母若稍疎視庶祖母則尤疎不知職祿祿求
不識有母至十餘歲竊聽兄若姊言始知之然終
不信吾母之恩何以能加於吾祖母以故至於今
恩母之心必有惻然後發而思祖母詹之心則無
一日而不九廻也二十年之怙恃恩同覆載八十
歲之老病危若風燈與言及此五内如割一字若
一歎神明殛之夫
朝廷所以待士與士所以自待者曰孝曰廉有如當

此情景恬不動念是逆也戀一命之榮而忘生育
之大恩是貪也貪且逆世之大戮
朝廷將何賴於若人而用之職志決矣伏乞台臺鑒
職至情早賜
題請無徒使職眼穿心死則職之受而德河海莫踰
其深泰山莫踰其高矣無任懇切之至

乞攺稿一

職今年三月内聞祖母詹病屢牘乞休未蒙賜允
職惟人臣事君義不得以私廢公又事勢無可柰

何强出視事一意供職前念頓息無復他望矣不料鬱火焚心漸至傷脾藥石强投飲食頓減至前月十四日疾遂大作旬日之內嘔血數升頭眩骨痛表裏俱傷當即請假調理醫延三人時踰數月秋毫莫效精血耗損瘦骨支離愈補愈虛轉攻轉盛三醫拱手俱云此非藥餌鍼石之所能及也或者斷緣謝事靜攝數月庶其有瘳夫職以駑蹇鶩弱之才克此牛溲馬勃之用縱令精神倍百將敢

續是虞矧今呻吟牀第痊可無期有死之心無生之樂尚安能任茲劇邑消塵案之積牘理已棼之亂絲哉此萬萬必無之理也且也杜門三月廢事已久若復觀望苟延益甚曠官之罪職百身莫贖矣伏乞台臺鑒職萬不得已之情俯賜

題請容職病痊之日改授教職別委廉能官先期署掌縣務則豈惟狗馬餘生冀得少延而職報劉一念亦可少酬萬一矣天高地厚恩豈有極職不任激切控訴之至

乞改稿二

職自八月十三日病瘧來經今五月前此乞恩改授蒙台臺諄諭眞切職即蟲鳥敢不聽命第是夙心一念百計攝養延至十月初二三日始得小差職思縣務荒廢久卧非體于初十日勉强後堂料理積牘披覩龍鍾坐不移晷寒熱即作勉强少時便覺火起臍上騰騰如縷痰嗽轉盛紊曹鈴下見者無不悽惶未出一語未僉一案又已左扶右擁推入衙室矣此皆大衆所目睹僚佐所共見可質而問者職寧敢譌一字耶然職猶謂暫出未慣久

當自習不料于本月二十一日同徐縣丞詹主簿至後堂盤庫籌算移時體遂不支職即令封銀入筒纔入私衙寒熱大作鼻血流不止小愈之人至此又奄奄一榻矣職自念氣體之弱如此又且會計漕克在即一握微軀百事紛羅如何可當有死而已縱使藥餌可扶劇縣非調病之所倘令優游歲責曠官將誰罪之歸台臺不爲職慮獨不爲十萬生靈慮乎諺莫諺于會計夫歲職研精三月始成一比簿今欲使職持籌而算不能矣急莫急於

國課去年職開徵之始晝夜焦蒿忝風飲雨僅得免
于參罰今欲使職胃霜雪而撻黎庶不能矣此病
者欲責職以必辦則職雖粉骨不能辦如任職僨
游則
朝廷設官謂何台臺所以責職者謂何究也縣事僨
裂孤社百端聲名既壞參罰隨之亦終於去而已
矣夫京官病三月即請告此例也今職病五月又
外官也職若一毫欺罔則醫生可斷問隸卒可提
審倘有纖毫不實乞台臺明賜參糾以爲人臣而

懷私退托者之戒前鎮江府吳推官亦延職爲疾
親至榻前見職羸弱不堪之狀不覺潸然淚下乃
曰不意爾一強壯人委敝至此當加意調理可出
則出當歸則歸性命不可兒戲無持兩端也與言
若此則職狼狽之狀可知矣伏乞台臺憫吳閤縣
之生民續職垂絕之殘命念潽計無緩須臾早批
署員哀野狐死當首丘亟賜
題奏若得乞台恩俯容改教則自茲以後未死之身
皆台臺之賜倘謂再容調理則世未有縣官可以
太半年寢疾者職寧抱頭逆逝爲礦職之廢凡不
顛悴死他鄉作無依之餓鬼也職之肝肺至此吐
盡矣職無任眼穿心死之至
乞改稿三
職荷台臺知遇最厚如蟲戴天如魚戴海私心刻
鏤不可名狀倘得奔走塀下效晨夜之役此職之
分亦職之願不料職緣慳障深一病五月遂至狼
狽同僚看者莫不憫惻吳推官一見塡膺江知縣
屢爲下淚此皆台臺可質而問者職何敢飾然自

月之明理無遺照狗馬之病業經秋冬安得不知
又安俟職贅言哉職前此病甚一告輒停者以有
明命在又謬謂調理數時或得痊可免致費累台
心耳不意元氣既耗不可頓復稍試數月便爾委
頓則職萬萬無緣于此地矣職父前一聞病狀驚
悸不已兩遣人屬職急歸私念萬了之肥處有廷
陵之痛含酸茹悲眼穿門閭今者與職祖母相對
不知作何凄涼與言及此五內如割台臺何惜一
舉手投足噓將滅之寒灰莞垂折之枯條使得生

入鄉里免至委骸溝壑流棄道路耶人可無官官不可無人吳可無知縣知縣決不可無命職籌之已熟不再計矣倘得憑藉寵靈邀恵寒旃近死之心有官之望思此生成感何有極不則職之重命必且重於官鹿死不擇蔭微臣有虢無以加焉在台臺必有大不忍者至若一應庫藏之類前巳力疾同兩衙官盤明封識在庫謹束裝維舟以待台命職無任懇切之至

乞改稿四

職巳于本月十一日將妻孥行李移至前途單身在官專俟命下不意遷延至今消息全無職心盃鬱職望轉孤遂至火益加炎寒熱復作職此時如釜中之魚欲活不能欲死不可展轉思惟有逃遁而走可以保身全軀耳台臺必欲使職為棄印虢衣冠之廢人耶抑欲全職名倖為後日留一線之路耶如欲留一線之路則乞早賜裁決不然無論縣事荒蕪台臺不安即使職以病而逝以逃革職仁人用心必有大不忍者矣陳牘太數把筆不覺汗顔職無任激切之至

乞改稿五

職自八月中一病至今時踰六月矣奄奄待盡惟俟一改以俟從容調養不意誠不足以格天致台臺不見信諒再四懇求殊無確示以致鬱火延升心加職馬䑋不貼席坐不支床痰嗽帶血肺氣久虛雖云病有自來亦因下情未遂致令沉痾日積耳夫職閑散疎曠人也骨體脆薄本不堪世務一入樊籠便爾抑抑抑而不已勞瘵遂作是職之病

起于鬱鬱之因起于官害官一日不去病何得一日瘥哉一切藥餌皆為治標唯有解官是攻病本若云在假調攝則是重職之鬱死無日矣語有之君行令臣行意今台臺令固在必行矣職之意寧可縶絆枷杻之耶除將印篆內外封識赴府交投外職掉臂行矣懇乞即賜

題請早批署官職無任懇切之至

袁中郎全集卷十九終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鄭宗圭　閱

尺牘

寄同社

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但恐五百里糧長來唐突人耳吏道縛人未知向後景狀如何先此報知

寄散木

散木近作何狀人生何可一藝無成也作詩不成即當專精下棋如世所稱小方小李是也又不成即當一意蹴踘搊彈如世所稱查八十郭道士等是也凡藝到極精處皆可成名强如世間浮泛詩文百倍幸勿一不成兩不就把精神亂拋擲也知尊多藝故此相砥勉之哉

家報

天下奇人聚京師者兒已得遍觀大約趨利者如沙趨名者如礫趨性命者如夜光明月千百人中僅得一二人一二人中僅得一二分而已矣三哥頗爲同儕所推許近日學問益覺長進昨梅中丞邀請數次因塞上苦寒尚未及行梅真正好漢也兒恨不識其人三哥識有餘而膽氣未充正是多會人廣參求之時想故鄉一片地橫是麟鳳寨滿真不必令其在家也

龔惟長先生

數年閑散甚惹一場忙在後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

此事奈之何嗟夫電光泡影後歲知幾何時而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寔當官耳尊家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樂何可言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舃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爲主分曹部署各

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
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
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
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
狽朝不謀夕托鉢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
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
不朽矣若只幽閑無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
人不可為訓古來聖賢公孫朝穆謝安孫瑒輩皆信
得此一着此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與東鄰某子甲
蒿目而死者何異哉

丘長孺

聞長孺病甚念念若長孺死東南風雅盡矣能無念
耶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俟
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
之間百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
苦哉毒哉家弟秋間欲過吳雖過吳亦只好冷坐衙
齋看詩讀書不得如往時攜侯子登虎丘山故事也
近日遊興發不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
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遊洞庭一塊石可登
不大落莫也

毛太初

弟已得吳令令甚煩苦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
樂也爾甥想益聰明讀書何處肉舖河畔三义港前
恐非陶鑄舉人進士之所移至縣中如何大凡教子
弟一要擇地二要出學錢銀中不可夾銅貨中不可
夾布此尤第一緊要事計此字到時田中青草可愛
矣要得富須真正下老實種田莫兒戲人生三十歲

何可使囊無餘錢囤無餘米居佳無高堂廣廈到日
無肥酒大肉也可羞也

王子聲

弟屈指平生別苦唯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
別一長老合今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別非
病非情亦復填膺之甚即弟亦不知所以也征東將
軍主人無驚人先生遂亦無僕矣惜哉此將軍無祿
甚也讀扇頭詩字字涕淚再見何期令人腸痛

蘭澤雲澤叔

金閶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陌振衣莫謁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鶉衣百結之糧長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蟣蝨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有于令令何關于蘇哉聚首郊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從所惡語語實際一字非迂若復不信請看來春吳縣堂上尚有袁知縣蹤跡不

江長洲進之

雖說吳令頗苦其實良朋相聚亦是快事他日虎丘一塊石太湖一勺水傳吾兩人佳話未可知也

麗丹徒

何物券石如此突兀弟已得縱觀其盛但尚負焦山一日債耳已暮不能入城明晨當奉謁環城皆山也一樽一榼一奚唯命

楊安福

燕中讌集略見高雅然尚未得盡領勝冑帳中隱隱有如許欲吐未吐之物至今尚鬱鬱胸臆間也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盡人苦令邪抑令苦人邪大古有鳴琴飛舄栽花種柳者不知此輩有何工夫作此閑伎倆古今人不相及豈直倍蓰哉

吳因之

前與顧湛菴談一夕甚快出禪入儒有書冊來所未睹因憶爾時若得因之在座點綴數語當益神王惜緣慳耳因之近日作何行徑他日作何了當宰官耶

頭陀耶行年四十蹤跡不定待何時定若弟則顛為人中牛馬天中脩羅法中散聖雖不知于大道如何然弟受用如此足矣世無海若故河伯傲然自足願請益焉

湯義仍

作吳令備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復云何俗語云鵠般白鴉般黑由此推之當不免矣人生幾日耳長林豐草何所不適而自苦若是每看陶潛非不欲官者非不醜貧者但欲官之心不勝其好適之心醜貧

之心不勝其厭勞之心故竟歸去來今寧乞食而不慘耳弟觀古往今來唯有討便宜人是第一種人故漆園首以逍遙名篇鵬唯大故垂天之翼人不得而籠致之若其可籠必鷄鴨鵞犬之類與夫負重致遠之牛馬耳何也爲人用也然則大人終無用哉五石之瓠浮遊于江海參天之樹逍遙乎廣莫之野大人之用亦若此而已矣且易不以龍配大人乎龍何物也飛則九天潛則九地而人豈得而用之由此觀之大人之不爲人用久矣對大人言則小人也弟小人

也人之奔走驅逐我固分又何厭焉下筆及此近況可知

徐漢明

讀手書不啻空谷之音知近造卓然益信小修向日許可之不謬也弟觀世間學道有四種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諧世有適世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莊周列禦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幾千載數人而已已矣不可復得矣出世者達磨馬祖臨濟德山之屬皆是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

行雖孤寂志亦可取諧世者司寇以後一派措大立定腳跟講道德仁義者是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帶處多不能迥脫蹊徑之外所以用世有餘超乘不足獨有適世一種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爲禪也戒行不足以爲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緊要人雖于世無所忤違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爲自適之極心竊慕之除此之外有種浮泛不切依憑古人之式樣

取潤賢聖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爲此乃孔門之優孟衣冠之盜賊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近見如此敢以聞之高明不知高明復何居焉

沈博士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虻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于奔命十圍之腰綿于弱柳每照鬚眉輒爾自嫌故園松菊若復隔世夫佃鶯傭工人耳尚爾遁世彭澤乞丐子耳羞見督郵而況鄉

黨自好之士乎但以作吏此中尚有一二件未了事欲了故爾遲遲亦是名根未除若復桃花水發魚苗風生請看漁郎歸棹別是一番行徑矣嗟乎長吏豈復人間人耶爲至此不覺神魂俱動尊丈幸勿笑其迂也

瞿太虛

宏甫曾相見否不到廬山尋落處象王與孔浸遊天無盡居士若不踢番溺壺恐終以兜率悅爲文章僧耳

李宏甫

作吳令亦頗簡易但無柰奔走何耳家弟爲楊大巡撫接去聞兩人者甚相得弟來書云不數日當至吳轉首即至湖上矣吳中無一人語及此者床頭有焚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健脚昏可以醒眼甚得力有便莫惜佳示

龔惟長先生

無官一身輕斯語誠然甥自領吳令來如披千重鐵甲不知縣官之束縛人何以如此不離煩惱而證解脫此乃古先生誑語甥宦味真覺無十分之一人生幾日耳而以沒來由之苦易吾無窮之樂哉計欲來歲乞休割斷藕絲作世間大自在人無論知縣不作即教官亦不願作矣實境實情尊人前何敢以套語相誑直是煩苦無聊覺烏紗可厭惡之甚不得不從此一途耳不知尊何以救我

伯修

大人至吳住四越月不見燕臺一字近發舟西矣弟在此無可樂者獨近日斷炎而出放舟五湖信宿渺

緲峰頂遍觀七十二峰之勝差覺得意遊龍洞觀無礙居士舊跡不勝痒痒洞深六七里聞山中道士云至格凡處別是一洞天弟無靈威丈人手段又積潦滿洞不敢輒入躊躕而歸返舟靈巖賭館娃故址其山不甚高而幽奇甲于吳中虎丘不堪作奴耳其中多勝槪過響屧廊觀西施履跡遊剪香徑思吳宮花草低徊顧視千載若新至欲別不能別有情之癡至於如此可發一笑近日學問頗覺長進否吳儂可與語者徐參議園亭徐少卿戲兒耳何物靈異掛此三

物奇哉怪哉王衷白無疑可破何必破疑龐玄圖李無疑何必求疑為我拜上二公只硬不疑便是佛瞿洞觀過蘇自笑往日之癡有大人相矣但不脫菩薩氣耳顧湛菴是我輩人不知生死心如何興中運糧僚佐至京師者不下五六人信使不絕閒官何惜一張紙一硯寒數行字乎

王以明

作吳令甚辛苦然已知作令矣吳中人無語我性命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法友之難也遊

客中可語者屠長卿一人軒軒霞舉略無些子酸俗氣餘碌碌耳夫吳中詩畫如林山人如蚊冠蓋如雲而無一人解語一袁中郎能堪幾許煎爍油入麪中當無出理雖欲不墮落不可得矣近日焦弱侯過吳頗有高識其意氣凌厲一世殆難為敵備指當今儁人首小修次長孺生復為以明傳神彼亦知有以明矣朗生又嘆當今列宿毫無光彩獨奎軫間稍有氣色耳然乎否耶

答人

走不能書而有書癖不能詩而有詩腸不能酒而有酒態故每遇書則覩遇詩則讀遇酒則留連深夜亦復頹然今足下所須適中鄙人之背敢自外乎三部之重原不在皇甫公一敘足下殆者其將隱乎當為足下傳之

陳志寰

相別便已半載尚未及通訊一字吳令匆忙乃爾近日學問想益大進部下有可與譚者否生在此營營不堪道大略雞鳴而起三更而息毎日困頓時輒思世

間有長夜歡娛者不知定是何福修得其視尊兄作徽州太爺尊如帝釋樂如自在天而其地又如衆香國者苦樂豈直仙凡之隔哉舍弟好遊兩其一癖自京都丞寨上入秣陵弟迎入衙齋鬱鬱不樂復思遠遊素聞新安黃山之勝又得尊兄作主人是以一來弟不過欲遍遊名勝探烟霞入詩囊耳非誠欲作抽豐客也尊兄善視之為幸

羅隱南

作令已忘却苦因矣既忘却苦作官何難弟是以喜

然志却苦則作官將無了日矣弟是以益大懼也何
也人未有不傴僂其腰足恭其面若其心志餓其體
膚勞其筋骨百苦備嘗而至三台八座者也必百苦
備嘗而後台座可望是在官一日一日活地獄也人
亦何爲而樂地獄也哉

龔惟學先生

瓜步經由不得一見讀手書腸爲之痛平日不慣惜
別今若爾人到苦處情自深耳又三哥從濟寧來途
中亦竟相左何也三哥念尊之甚亦感之深至臨清

行李不戒僅以身免此時携燕玉住衛齋頗過快活
日子然遊興不已又與蔣蘭居同遊西湖便道上徽
州去矣嘉祥名區且又事簡民淳可卧而理但函牛
之鼎而以烹雞無亦非其任乎令吳無甚難事無奈
近日歸興濃何哉關情者堂上垂白之人想尊此念
更深然則作官皆苦趣耳若何可戀而人貪之若是
愚矣哉新夫人有消息否美而慧必有賢子嘉祥自
昔產麟當爲新夫人劵

管寧初

令一也有仙令有才令有奔走之令奔走者處衝要
之區朝夕止供僕役若弟輩是也其人最苦最下才
令雖當繁劇而才足以副之用刀不折遊刃有餘方
量氣魄件件過人然一任之後而骨髓竭于內鬚鬢
枯于外矣雖可喜亦可憐也若仙令則以美才遇美
地門無過客巷無爭民山水文章之樂不減於昔人
而循良聲譽常出諸同事之上雖未必由鳬入鳥然
而栽花鳴琴則已寬然有餘閒矣聞龍門簡甚兄復
多才弟且爲兄劵讀手書具知見憐何日卜酒相勞

共譚科斗時事耶

梅客生

家弟自雲中歸極口稱梅開府才略蓋世識見絕倫
且意氣投合不減麗道玄之遇于節使也所不同者
于公疎開府客于公急開府緩于公一揮千金開府
衣無重帛生之按量兩公如此公自度與頓孰勝而
孰劣哉古之英雄知此道者晋有康樂唐郎于公宋
有夏英更歷數千年指不一二屈不圖今日于明公
見之快哉聞近日鄉思頗切然不光黄之間有隱君

子焉歸而與其徒醉酒逃禪政不必建牙吹角終老塞上也如何吳令繁衝苦痛入骨沒柰何只得低頭做去終是措大無遠志耳顧沖菴曾一過蘇與令弟在虎丘一宿而別近日蔣蘭居過吳又將令弟邀入武林去矣

湯義仍

近況如何長作此官況當不甚佳然鄰在萬山中無車馬往來況亦當不甚惡也所云春衫小座者隨任不聞亦是吳園若爾弟亦管得着矣腸中欲語者甚

多紙上卻寫不盡餘異日面譚永嘉黃國信佳士也千里而見袁生又知慕義仍先生者此其人豈俗子耶料中郎之屣可倒義仍之榻亦可下矣

管東溟

天臺去書議論妙甚但以圓判見地以方判教體未免意圓語滯何也若見定圓則圓亦是方此一箇圓字便是千劫萬劫之繫驢橛矣可不慎與若教定方則歷代聖賢各具一手眼各出一機軸面皆能撒手爲人何與見若定圓見必不深教若定方教必不神非道之至者夫見即教教即見非二物也公試思之見即教金剛以無我相滅度衆生教即見楞嚴以一微塵轉大法輪寫至此葛藤滿紙幸有以復我

沈學博

家大人相訪將無威虐文昔嘗予得于教知相勉勵然僕亦聊復弄筆耳非真難之苦之也陽城有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僕則謂撫字當逸催科當巧譬而不煩下安上恬撫字不甚逸乎斂孔盡杜有雄樂輸催科不甚巧乎竊有志焉而尚未之逮也不知左右

頗有所聞不

王百穀

旁觀者謬謂仙令不知令自謂若行頭陀也作詩上比摩詰下亦不失儲劉家弟極賞之閱罷即裝之笥中矣家弟嚮承翦拂近深相企慕不勝望岫之嘆世俗譚談秕自其常態若舉世喜談之秕亦不足重矣

龔惟學先生

聞嘉祥民淳事簡真是一快入擁座閒紅出香西出碧此自人間第一佳事不謂作令備有此樂令瑟只

得簡不忙耳無他受用去歲曾一涉太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真非人境今歲一過天池覌石諸山始嘗謂吳令苦樂皆異人何也還客如瑠士管若鑄是非如影其他錢穀案牘無論即此三者誰復能堪之若夫山川之秀麗人物之色澤狄猴之宛轉海錯之珍異百巧之川湊高士之雲集雖京都亦難之今吳已饒之矣洋洋乎固大國之風哉今之稱吳令者見樂而不見苦故每譽過其實而其任吳令者見苦而不見樂又不免畏過其實甥意獨謬謂不然故雖苦其苦而亦樂其樂想尊者聞之必大有當于心矣

王以明

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變而月不同苦亦因之故作官則有官之苦作神仙則有神仙之苦作佛則有佛之苦作樂則有樂之苦作達則有達之苦世安得有徹底甜者唯孔方兄庶幾近之而此物偏與世之勞薪爲侶有稍知自適者便掉臂不顧去之惟恐不遠然則人無如苦何耶亦有說焉人至苦莫令若矣當其奔走塵沙不異牛馬何苦如之步馬入衙齋脫冠解帶又不知痛快將何如者何也眼不暇求色即此色耳不暇求音即此音口不暇求味即此味鼻不暇求香即此香身不暇求佚即此佚心不暇求雲搜天想即此想當此之時百骸俱適萬念盡銷焉知其他始知人有真苦雖至樂不能使之不苦人有真樂雖至苦亦不能使之不樂故人有苦必有樂有極苦必有極樂知苦之必有樂故不求樂知樂之生于苦故不畏苦故知苦樂之說者可以常貧可以常賤可以長不死矣中郎近日受用如此敢以聞之有道幸教我

李子髯

髯公近日作詩否若不作詩何以過活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弈爲寄有以色爲寄有以技爲寄有以文爲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鐵床銅柱刀山劍樹也可憐可憐大抵世上無難爲的

事只胡亂做將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如子聲之十

天下事何不可爲只怕愼重太過不肯放着便做怨之哉毋負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沈廣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爲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强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

矣而不難唯有一段没証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處難矣難矣尊兄清聲華問灌灌耳根來札何爲過自抑損若弟則終爲不到岸之苦行頭陀而已矣王寧海過姑蘇弟適有潤州之行不及一面悵悵曷勝

劉子威

走非不願作官奈事與心違耳昨早有父老具呈者不肯便書紙尾云鄉遥心懶恐作宦遊之人食少事煩恐是長眠之客雖一時戲筆然不肖方寸大約如于此矣懷令伯散劉之情薄太眞絕裾之恐高[illegible]挂冠之致抱元亮五斗之嘶無安仁河陽之花有長卿文園之病兼此數者可能一日安于地方耶一字非嶽高明體祭

潘去華

海內人士不肖睹幾半矣如丈卿達爽則眞不可多得當由多劫不曾染半點塵俗氣書生氣紗帽氣故耳卽此便是踞毘盧頂坐獅子王位而丈尚爾徘徊于色界諸天五欲之場[illegible][illegible]寄位不分染淨然亦

是門外草庵耳安可遂認爲棲息之處耶夫今之爲閣部大臣子者大則蔭卿貳小亦二千石而上可謂榮且遇矣然而有志之士寧求一舉寧作一秀才雖公車屢詘不以此而易彼何也以男兒各有出身之路也今明明一尊大佛不自招認而必欲借庇蔭于他人丈或別有授記耶抑欲借此以覺悟愚蒙耶若爾則眞大慈大悲之用心非不肖所能窺測也桃源盛事不肖深信之然不肖終要自已尋一出頭或仙或佛次不敢從他人問路請以質之丁凡先生如何

能同出世作師友少有所蓄便當吐出萬惟財索

徐少府

誰不樂作官弟有至情萬不得已者纔爲亦無味矣食無味兒女子皆知畔之官無味而不知可必且嘔噦隨之至于身命俱喪而後已此不肯日夜內痛心者也箭旣離弦無返回勢幸財察

朱虞言司理

連贖不得請囑無痛遂大作近已作床停中物不知可得起否撲萬不得已之情行大不相干之事苟未

免有腸亦復誰能遣此病也宜矣患開有言人生不得行胸臆縱年百歲猶爲天今有懷不能宜有性命不能保縱一二公猶爲擬也兄乃區區一令乎人生如寄多憂何爲走能有幾條腸堪此百憂煎爍耶

方子公

小兒子本屬脂毛面議之無公非爲上大人師者病中營營無兄欲借談鋒少寬窄腸耳雖懷朱育之奇媿非茨巴之間請令家僮下榻設早北以候

小修

潘雪松留吳二日與之肆談甚快今世講學無出此公之上者有眼如天有胸如日有口如河若得此人學道所就甚不可量成佛作祖反掌間耳近聞大人同諸舅結社樂老極是極是有玉蘭作師矣可無弟子朱醇乎傳語柱下尊極圖之海內蒙上如吳江靖江諸君俱死矣止彭澤在耳吳人甚隱君有言吾積財以防老也積快活以防死也名言哉窮官無可奉大人諸舅者謹緘二語獻上弟轉呈之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終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趙世杰 閱

尺牘

家報

近日與諸舅尊作禪會尤是樂事有一分樂一分存一傳樂一錢不必預爲福先兒在此隨分度日亦自受用若有一毫要還債要潤家要買好服儲心事豈能脫灑如此耶田宅尤不必買他年若得休致但乞

自門一畝閑地茅屋三間兒願足矣家中數畝自留與妻子度日我不管他他亦照管不得我也人生事如此而已矣多憂復何爲哉

朱司理

冊葉八紙俱已如命其中王曹兩張負名已久若錢希言則吳中後來儁才名不及諸公而才無虧其者明公觀詩當自知之

曹繫川

丞弱冠即留意禪宗迄今無所得然竊聞之禪者當又禪代不息之義如春之禪而爲夏秋之禪而爲夜是也既爲之禪則遷流無已變動不常安有定轍而學禪者又安有定法可守哉且夫禪固不必退也然亦何必於進固不必寂也亦何必於鬧是故有脫屣太位者則亦有現疾毘耶者有終身宰執者則有沉金湘水者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何以道途轍跡議華嚴不思議境界耶夫進退事也非進退理也即進退非進退事理無礙也進不礙退退不礙進事事無礙也即進即退故日行布不礙圓融進者自進退者自退故曰圓融不礙行布法爾如然豈容戲論且佛

所云小始終頓等敎云者豈眞謂諸敎之外別有一圓敎哉政以隨根說法故有此止啼之黃葉耳不知諸佛出世小即是圓何必捨小圓亦是權何必取圓尚無有深何有于淺華嚴迥出常情政在于此故經中如主山神主河神飛行夜叉大刀鬼王人非人等之類一一切皆冠以佛號微而一草一木皆是毘盧遮那見身各各不相羨各各不相礙安有初中等敎爲小乘而圓敎爲大乘之理此皆後來小根阿師轉處

証實故有此謗法之談試看通玄解中有此情量之語否耶若謂眞有小始等教又自有一圓教是教外有剩法不得謂之圓矣若謂圓教可以該小始等教而小始等教不能該圓教是大中能現小小中不能現大亦不得謂之圓矣佛不舍太子乎達磨不舍太子乎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爲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要知佛之圓不在出家與不出家我之圓不在類佛與不類佛人之圓不在同我與不同我通乎此可以立地成佛語事事無礙

法界矣區區行藏如空中鳥跡公郎是是留亦非非自不必以佛法爲案且佛亦人也豈有三頭六臂乎何用相慕哉因來諭及華嚴法界故敢盡其狂愚唯終教之千萬着眼準提像華嚴文謹領謝謝昨因伏枕不能裁答今晨强起草草奉復

張幼于

禿支離無用人也無用故不宜用無用亦自不求用此自常理無足怪者夫吏道有三上之有吏才次之有吏趣下則有之以爲利焉吏才者吏而才也吏而才是國家大可倚靠人也如之何而可不用哉吏趣者其人未必有才亦未必不才但覺官有無窮滋味愈勞愈佚愈苦愈甜愈唉愈不盡不窮其味不止若奪其官便如奪嬰兒手中雞子啼哭隨之矣雖欲不用胡可得耶若夫有之以爲利者是貪欲無厭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趨便作牛亦得作馬亦得作雞犬亦得最爲汙下最爲可厭然牛馬雞犬世既不可少則此等之人亦可隨大小方圓而器之矣獨生則有大乖戾不然者不才無論矣又且與烏紗無緣既不能

負重致遠又不安司晨守夜此等之人雖分文用亦無矣尚可不知進退處居人間繁苦地耶勉强年餘頓成衰朽心神俱困捞瘵遂作決意求歸亦其宜爾豈眞効令伯之難學元亮之步哉

江進之

連日伏枕見往作不措技癢上官追弔甚奈何稽康平生不喜弔喪弟最不喜爲壽文幸轉求之有暇過我

李本建

連日奔波百倍牛馬片刻少閒又爲睡魔所尼思仁
兄時與女安先生婆娑綠葉陰下不啻仙矣腰肢作
惡無緣得對二先生談鋒奈何

吳曲羅司理

朱負六尾謹專人賫上其他惡俟明公鑒定不肖言
惡則涉謙言好則涉夸且慮識鑒不精倘貽明公之
笑將奈何

伯修

陶石簣書來甚悔出京之速前見王衷白尚未點差

此是好消息凡朋友相對時覺甚容易別後甚難爲
情何況學道人又以友爲性命者乎石簣約以初秋
會于石湖虎丘之間此中望友如望歲不知何日得
了縣債放開無量口吐出廣長舌現三頭六臂神通
與諸上人對談也

皇甫二泉

抱牘之苦甚于抱病簿領之趣惡於藥餌不佞恨病
不深耳但得長病卽是閒人

蔣化南

丈口碑在民公論在上些小齟齬何足芥蔕且丈夫
各行其志耳烏紗擲與優人青袍改作裙褌角帶毀
爲糞箕但辨此心天下事何不可爲安能俛首低眉
向人覓顏色哉丈負大有用之姿具大有爲之才小
小嫌郄如洪鑪上一點雪耳無爲禍始無爲福先無
爲名尸珍重

與友人論時文

當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士雖借以取世資弗貴也
厭其時也弟獨謬謂不然夫以後視今今猶古也以

文取士文猶詩也後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盧駱之
顧奚必古文詞而後不朽哉且公所謂古文者至今
日而敝極矣何也優于漢謂之文不文矣奴于唐謂
之詩不詩矣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
曲諸家不詞曲諸家矣大約愈古愈近愈似愈贋天
地間眞文澌滅殆盡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其體無
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
各出機軸亦異二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與士子之
伸其獨往者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爲文不類

古至擯斥之不見齒于詞林嗟夫彼不知有時也失知有文夫沈之畫祝之字今也然有僞爲吳興之筆永和之書者不敢與之論高下矣宣之陶方之金今也然有僞爲古鍾鼎及哥柴等窰者不得與之論輕重矣何則貴其真也今之所謂可傳者大抵皆假骨董贋法帖類也彼聖人賢者理雖近腐而意則常新詞雖近卑而調則無前以彼較此孰傳而孰不可傳也哉

陶石簣

僧來讀手書知兄已是不疑但不疑即悟悟即了今不疑又不了此何說哉弟猶記少年未上公車時聞燕都壯麗日夜歎羨及戊子之冬計偕至京見其人物街市泥塗塵土與楚地初無甚異不覺大失望纔入彰義門便私念曰豈京師之佳麗而竟若爾及走盡棋盤街看盡八九條衚衕而弟心始死不復作京師想矣今兄已到順城門內決無再有一京師之理矣何爲而不了哉伯修書來知其近日快活之甚吾兄此時在家作何狀相與何人何日可赴太湖之約乞一的示弟前者陳情之牘五上不得請閉門兩月復出視事弟意甚不快此時尚欲乞歸無人能爲地者聞新直指爲兄同鄉同年望一轉達倘若見許弟即杜門以待大官誰不願做然大官累人遠不如閑散之可以適志也人生如此而已矣近日得卓僧豫約諸書讀之痛快恨我公不見耳

陳志寰

徽州治行卓絕乃爾往來談者稱不容舌足驗吾兄道力華嚴經以事事無礙爲極則近月所談皆理也

一行作守頭頭是事那得些子道理看來世間畢竟沒有理只是事一件事是一箇活閻羅若事事無礙便十方大地處處無閻羅矣又有何法可修何悟可頓耶然眼前與人作障不是事却是理良惡叢生貞淫蝟列有甚麼礙自學者有懲刁止慝之說而百姓始爲礙矣一塊竹皮兩片夾棒有甚麼礙自學者有措刑止辟種種姑息之說而刑罰始爲礙矣黃者是金白者是銀有甚麼礙自學者有廉貪之辨義利之別激揚之行而財貨始爲礙矣諸如此類不可殫述

沉淪百劫浮蕩苦海皆始於此雖然世豈有貪嬲不事事可一日安于民上者乎則中郎此言未免爲無忌憚小人增一番口實矣

孫太府

走以謭劣謬辱知遇天高地厚未足方比匪獨青雲思附亦謂高山在望朝夕可得仰止耳不意明公趣深林泉興裒圭組拂衣東歸如脫羅之鵠潛淵之鳳致令丞黃口奪乳生育失怙官海風濤頃刻萬狀舵師既去此後將不知飄泊何所矣昨聞榜人在發丞

狠俱奔馳莫知所措纔抵尹山來者謂仙舟已過吳江遂悵然而返走生平見異骨異人無逾明公者只此一舉真可愧今之口談性命而身趨榮利者丞也不敏願隨後塵

陶石簣

家于瞻快活殊甚一冷太史日騎瘦馬丞長安市上不知有何好面孔而歡天喜地若此弟望山人來如渴今月內鹽使者方按部駐崑山計半月內可了事山人之行也以廿五六爲期如何但考察正是閑時蘇至崑復甚近此時至吳弟爲山人置一浮宅朝夕聚談可得十日閑尤是佳事若爾則盛使還便可發舟矣中秋日謹候山人于虎丘之上幸勿爽期

吳曲羅

丞病瘧幾無復人理倏而雪窖水霄倏而爍石流金南方之焰山北方之冰國一朝殆遍矣大司命可以罰此下士者良多何必瘧也毒哉蒙以諸士文見委其中堪入梓者十七篇可改者亦十七篇改者皆知名士或可無負明命病耗之餘鑒定恐未及精是罪

朱司理

丞病十不能去二三聞跫然之音尚爾驚怖況能見故人耶餘熱作惡濕痰如塊橫注胸中嗽自復瘧來尚未下榻止劉醫帶從牀卧間診視即長洲令亦無復一面矣能飾辛楚畏風日如強敵不知何日可得稱人案毒哉

沈何山

阿三自南中歸極口稱兄慧力且云茲游也得良友二何山鵲不傷道所就殆不可量若其意氣相與則

焦尊生亦可人也三以公歲九月從大同來吳已復從吳入越轉之鄣郡至今歲三月始歸三自稱所得隹士雲中則梅客生京師則王黃蕭顧四太史一女校書通州則顧侍郎會稽則陶石簣杭則大小虞鄣則潘今華客路則蔣蘭居焦三數子者或以學或以文或以氣傾蓋一接頗相知賞三亦自快得士未及半載足跡幾半天下蕩子行徑如此可發一笑

何湘潭

作令如啖瓜漸入苦境此猶語今之常若夫吳令直

如吞熊膽通身是苦矣山水風光徒增感慨顧安得如仁兄所云云者哉吏情物態日巧一日文網機穽日深一日波光電影日幻一日更復十年天下容有作令者耶仁兄聲名藉甚又楚蜀地近人情或不相遠當無此苦然令爲苦因苦是令果一行作吏便當同之但分數有多寡耳天池隹者得十斤付公役焦老師處曾起居否

王思白

青牛過函谷而關尹適病雖走之機緣未偶然爲尊丈省五千言著述之苦矣走一病兩月無復人理臨卽將乞休太泉石饒冉意趣别矣何日得把臂揮麈共談玄奇耶

朱司理

走病甚不堪勞勞則發動性命敢作兒戲乎數日内聞廷尉王之搯者數人王子聲死李冊陽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太也萬惟從史令得早離任爲幸與明公交瀝肺肝若垂官而輕下吏之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懇切懇切

龔惟長先生

病中忽外大父訃至一痛幾絕因思前外大母仙逝時麴方問道龍湖未得一訣今復匏繫姑蘇隔絕萬里出門數語便成今昔痛哉痛哉然既已八十餘二極人間之上壽官至方岳玉樹滿庭優游林下十五年極人間之至樂五濁世貴福緣報亦止此矣當復向塋獨學問一事未得上手不免再來然已種有根因矣以此知人世不可不急學道也轉眄之間光影已失明頭上有三毛矣可慮哉瘧病雖稍瘥太不堪

勞又念二白髮甚以茲堅意乞休若得如願尚當與
尊窮極微茫直抵佛位人生事如此而已矣作官只
爲妻子日食然奔波已甚求名只爲一生官位然焦
苦已甚縱仿至台鼎名加孔墨所樂無幾喫苦已多
只是愚人不解耳知者一眼看得破也三舅尊念甥
窮甚然尚有爛谷千斛可賣若甥此回直從天寧洲
借盤纏耳借來借去有何了時此生安有還債之理
以此知甥尤不可不急學道也不然牛馬猪狗輪轉
安有極耶

鉄叔陽秀才

院試當極得意試題近庸而難于下手不知公何以
措辭大約善人是狂有恒是狷無恒即鄉原夫無恒
豈易言哉三代而下盡是此一種人馳聲丞磬北善
人有恒更覺究天善人不踐跡彼卻步步學堯舜有
恒踽踽涼涼彼卻與物無忤只是他學無本原所以
仁爲似仁義爲似義故曰不可入堯舜之道聖人之
惡正惡其源頭不清耳若是尋常虛誇的人則見者
聞者皆知惡之奚煩大人曰煩哉

張幼于

兩種俱奇物觀罷即十襲藏之矣暮景荒涼復有此
痛傷如之何然公自是何點謝敷一輩人當無本儻
傷生之戚

伯修

弟以是月復舉一子舉之朝張幼于忽送唐六如手
書金碧經一與匏菴手卷一弟謂他日可成一段佳
話遂小名曰虎子而以匏翁字之近日學問如何前
陶石簣兄弟見訪自言爲聞見所累弟謂靈雲見桃

此亦見也香嚴擊竹此亦聞也聞見安能累人哉因
語及永明壽次弟謂永明見地未真陶曰何以知之
弟謂永明一向只道此事是可以明得的故著宗鏡
一書極力講解而豈知愈講愈支愈明愈晦乎陶亦
豁然有深省處陶生死心切甚乃弟字公望爽朗軒
豁大有我家三哥風良友相逢政如景星慶雲偶一
相聚不可多得會王黃顧蕭諸太史爲我致謝云吳
縣有一無孔鐵錘欲向貫城市上尋一面塗毒鼓作
對不如阿誰遣毒手者弟乞休已決數日內便可作

稱事人快哉快哉

李徒翁

鶴毋霜夫來知復愉快蔬圃柿蒴栁下彈棋生人之樂止此矣近病病不即好閏四月未視事求歸不能即歸不知何日得登青葉之樓眺長江之水言之淚下

羅鄧南

楚吳往來使者絡繹見黃鶴則開口而笑入有餐出有牆病者藥沒者棺計壺漿行李之類半歲之內費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五

不下數萬餘錢哉中郎乃以一官累親家翁矣癯來四月連牘乞歸尚不得請邀幸巳十痊其五六終日説官苦不知病更苦説做官難不知求去更難自入秋來見烏紗如糞箕青袍類敗網角帶似老囚長枷進退狼狽寔可哀憐不知丈何以見策

張幼于

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令誠苦我病解令病不樂我耶吳中無足繫去客者獨大小何君經年未得傾腸一晤爲恨耳

馮琢菴師

讀邸報知拂衣還里謬謂怒深泉石與褒主稜耳不意遂抱大痛殊切惋歎然以垂白之年倦遊林下不謂不適門施行馬庭滿芝蘭不爲不貴福緣如此自當含笑蛻去何恨哉石火電光理無常照雞骨支牀昔賢所慮願益加餐自愛至於蓼莪之篇則二三弟子廢吟久矣宏病五月屢牘乞休竟不得請然宏意已決賤體稍愈便當策蹇扣門與師共窮生死之奥不朽之旨與言及此自覺狂謬惟師恕之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十六

丘長孺

去歲一秦賈至曾寄丘郎書書中言小修被盗事甚悉長幾丈餘來札至突云無書丘郎偶忘之耶抑賈不甘作附書郵邪可怪世人無敢不答書者必如丘郎乃敢不書然亦真不須書也何也他人無書必嗔嗔必怪怪必毒丘郎即不免嗔然決無毒我理不須書一丘郎所喜者豪俠之客妖冶之容山水之勝病子雖吏吳兩載耳寔未聞眼寔未見口寔未譚顯安得如上事與丘郎循鴐之不須書一所見伊何業牘

比簿也所閧所談伊何紮火圍也明見萬里也着寔打二十竹皮也丘郎聞之亦當為我解頤否耶不須書三夫以三不須書之丘郎而過懶一忙二病三之袁仲子然則舜湯之未便踪跡之靡定買人之浮沉又可勿論矣讀來詩無一字不佳五七言古及諸絶句古質蒼莽氣韻沉雄真是作者當為詩中第一兒在未來第一五言律不浮次之七言律又次之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

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追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黄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為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為選選之不能為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果爾反不如一張白紙詩燈一派掃土而盡矣夫詩之氣一代減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詩之奇之妙之工之無所不極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然則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決不可觀丘郎詩丘郎亦不須與觀之　弟[illegible]病數月上官已[illegible]放歸矣過園風幸出一會弟先遣人報知

湯郎陸

弟以病得休掛帆歸矣每聞西湖之勝欲于燈節前後杖藜一來湖水可以當藥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巖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參苓丸子矣但不識闔門令尹能辦許作氣色不

陶石簣

瘧鬼甚成就我耶竟成就我太快哉弟欲于燈節前後過西湖養病便徼君家兄弟盤桓數時借山水之奇觀發耳目之昏聵假河海之渺論驅腸胃之塵土咄咄袁生不復事人間事亦不復入世間人矣有興便過天台入雁蕩涉南海令弟儒巾籠頭恐不能偕兄當同我蘇和仲云人生遇適意事不妨便爲之此時不爲直待作閣老歸林下而後爲恐耶時與寄轉闌耳如何二兄太後弟爲作紀事詩一章書卷頭[illegible]

覽

王闇溪

一病五月幾作太山治鬼微福得少差然已面如烟骨如糸肘如戟移牘歸矣太吳無可戀者獨不得數奉教未盡讀震澤之書聽君家先世之餘論爲恨耳

江進之

年丈欲弟恐者恐苦乎恐病乎若恐苦則吳縣亦不甚苦弟與兄游戲亦能辦之此不必恐也若恐病則病安可恐前次與兄談不及數言坐不及片時而一

勞道復淹淹一月尚不能起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且世有終日杜門五月不視事之知縣乎貪庸甚矣年丈不諒誰當諒者若復不信試至榻前一看如何

董思白

一月前石簣兄過劇譚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觀七十二峯絕勝處游竟復返衙齋摩霄蓋地無所不談病魔爲之少却獨恨坐無思白兄耳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于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曹以新

讀隹作古質蒼莽如枯松老栢踈整昂霄不肖迷陽笛耳聊以引玉何敢言詩哉隹賜不敢不領黃縧已繫水田衣上子褁便貯豹皮囊中矣枯守衙齋望上官牘如望赦詔容面盡

朱之臺

不肖抱病謝事欲于錫城尋一僻居調攝數月而交知甚寡吾鄉王幼度每會蓋口推服足下云不可不一結識因欲微惠寬一居停主不肖初甚躊躕未敢

汗顏既而思之快士千里同風丈夫相與豈必覿面而後稱交游哉且幼度雋人不妄許可幼度友即吾友也若不肖以言涉未同不敢通刺足下復以未同見許則世無男子矣此世俗之見既不忍自待又安敢以之待足下耶自睞奉賚不擇布郵但屋尨可以蔽風雨墻垣可以遮妻孥牀几可以坐賓客者皆可寫至此亦覺汗顏惟照原之

管東溟

寄吳兩載相知相愛不蓋無人但其道義相與飯肝

吐膽者惟足下一人初意欲俟亂絕少解鉗刀稍閒便欲追隨究竟儒佛之奥商畧生死之旨而猜嫌怨至謗議遂成足下深居避影不肯亦望岫息心積衰萬斛一語未吐豈盡人事殆亦天意焉病來五月鷄骨支牀而貌如煙肘指如戟宦心灰冷歸腸迫切不肖雖愚豈以七尺易一官不肖行矣賤眷業已解維不肖俟印交即發生年三十頭毛種種縱不能驂鸞駕鶴消搖雲海亦當率行胸懷邀人間之樂柰何低眉事人苦牛馬之所難貌妾婦之所羞乎不肖行矣

孫心易

楚人仕吳者若雲獨弟以不才為鬼神所罰雖然安知不為福弟性亢藏不合于世罪過丘積耽耽虎視誰能原我者仁丈英聲華聞沸躍一時太後之復是在仁丈

王孟晉

有官之樂即有官之苦有病之苦即有病之樂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歸此病樂也官病相隨是消息與苦樂相生是輪迴趣然則世法豈有常哉以爲樂而甘之則樂亦苦矣以爲苦而逃之則苦亦樂矣唯有一種至人視苦于樂先故曰不爲福始耽樂于苦中故曰行乎患難若我輩則必待情景既至而後識之其去莊周列禦寇遠矣彭籛非八十日不知折腰之可愉隱居非乞一令之難不知神仙之可學古人猶尒何況後生拂衣西歸良晤無期不爲少文之五岳則當効方朔之金門僕志定矣

顧紹芾秀才

人生願欲決無了時作童生者以得青衿爲了然一

入學宮而不了爵故也作孝廉者以得烏紗爲了然一登甲第而不了猶故也未得則前塗爲究竟塗之前又有塗焉可終究歟已得則即景爲寄寓寄寓之中無非寓焉故終身馳逐而已矣且夫生之恐於貴死之甚於賤審矣一童子辨之豈必賢知哉然而今之作推知者恨不一日即三載也何也以促三載有京官之利也官臺省者恨不一日即八九載官翰苑者恨不即時髮白齒落也何也以老科道有堂卿之利老翰林有入閣之利也愛富貴之心甚於愛生患貧

賊之心很于惡死茫茫不返滔滔皆是卽賢智或不免焉愚哉貪哉病中勘得此機甚透故果于拂衣

何常熟

身雖儳入幾爲傀儡脫冠西行實出無柰丈英聲騰躍不肖傾慕久矣其事以來僅一交臂而失之無論肝膽未罄卽皮毛髮膚之言不及吐一字人生離合信有制哉

朱司理

㞙蕭散無用人也一入吳縣如烏之在籠羽翼皆膠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十三

動轉不得以致鬱痗傷心致此惡病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㕘病必不痊今聞上官有予假之命是活埋我也死無日矣夫君行令臣行意掛冠神武擁被北窓天子不能行之於臣下矧悠悠聖世原無錮人以官待人以死之理拚一黜廢何求不得而柰何草菅性命必欲羈之紲之㞙豈無脛者哉妻孥行李皆已發行走亦刻日㕘矣千萬轉達

又

下吏有何高致欲效猘𤨏陶潛輩耶無柰病苦何耳上官加意豈得不知但下吏有一切喻夫美女贈人人爭悅之然不可以贈病者何也謂其有損無益也今官之可好雖如美色病者得之適以戕生左手自刎右手得天下愚者不爲也故贈病人莫如藥贈病官莫如歸事有相反而實相成者此之謂也明公旣爲下吏担當決㕘稍需末爲不可但眷屬皆發孤苦之甚病勢益深恐三五日不能待矣

諸學博

徐庶心先亂陶潛懶愈堅此不肖近況也欲一日留

袁中郎全集　卷二十一　二十四

地方何可得父老挈留見此中人心之厚然不佞㕘志已如離弓之箭入海之水出嶺之雲落地之雪矣問長洲公當知我苦心諒之

錢象先

僕極口頂斯久矣茂苑雖多士當今無出公右者曩於長洲亂集中識之明月夜光見者稱寶奚必波斯胡哉一病六月竟爾拂衣方陶爲多方潘爲少鄙薄何敢執鞭古人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耳三都賦成否世不乏玄晏先生何必僕也讀扇頭作是齊梁高手

僕腸五件侶耳小刻奉博一笑

王百穀

衙齋荒寂如野寺幸二老成不棄時復見枉奇談逸語驅却兩年塵土腸胃但恐機緣漸熟別腸益昔柰何

朱司理

作脫官網如遊鯨縱壑倦鳥還山向非明公假其毛羽亦何以得此吏隱吳門著書數種界有可觀刻成當呈上求削走性與俗違官非其器萬念俱灰冷唯

文字障未除曳尾山中但得任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立德立功自有青雲故人在明公勉爲之毋遽生心丘壑也兩年爲桎梏所拘不得少吐寸腸便中略布區區

徐漁浦

吏吳兩載罪過丘積唯足下若以爲可教也者每至名園則談笑移日絲肉競作不肖亦每每心醉而歸不意一病遂至睽別朱華綠池之約竟落夢境人生離合信有制哉吏道如網世法如炭形骸若牿可以娛心意悅耳目者唯有一唱一咏一歌一管而已矣過此則有太上之至樂窮天地之奧妙餐性命之玄機究生死之根源別儒佛之同異足下倘有意乎不肖願執鞭策而從事矣家舅手卷妙甚恨無大作耳冊上願乞一言以光丘壑不肖任梁溪約有月餘不知冊可待不

范長白

讀家郎公卷尾詩清新婉麗有唐名家風健羨健羨不肖於韻語不能作而意頗好之吏網縛人遂令三

寸之管截爲刀筆騷律之學飾爲爰書面貌塵土腹肢卷曲即文雅若足下未得傾腸吐露一語吏道穢褋如此身非木石安得不病病又安得不即歸也小刻二種呈上詩皆少時之作無可觀者聊資捧腹

江進之

序文佳甚錦帆若無西施當不名若無中郎當不重若無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與西施千載爲配耳垂不朽哉一笑

倪崧山

眞仁兄吏事一方未緣一通問問大約手疲于僉判眼疲于薄領心疲于錢穀腰疲于曲折自無閒工夫通書問耶此縣官常態也仁兄倘亦同之耶一病五月遂爾投冠今已放舟五湖作物外人矣敝社友陳太府幸道袁生已是投林倦鳥縱壑游鱗秋杪或有黃山白岳之遊爲貯美酒三十石可也

王瀛橋

病是苦事以病去官是極樂事官是病因苦爲樂種弟深得意此病但恨害不早耳一笑

江進之

弟意欲在杭無他不過欲尋閒淡之方丈遠閒閙之伴人寫山水之奇勝充貧官之囊橐稍暇卽圖歸計矣窮博士有何好處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海矣　命下卽自上一乞休本了却前件作世間大自在人直待江郎作吏部尚書三年後髮白齒落然後將一粒金丹點化江郎同證大果豈不快哉所云事不敢勞兄只欲見兄知得耳若以世情得度者應現世情身而爲說法如何

黃綺石

一病幾作異鬼幸而得請此天憐我也病時每每慫天及官太病痊始知天意止欲奪弟官未嘗欲奪弟性命也則又感念此翁以爲負具天眼負不愧作天何也弟寔不堪作官奪官何害官寔能害我性命則奪之正所以保全之也乍脫塵網如巨魚縱大壑揚鱗鼓鬣不唯悔當初無端出宰且悔當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覓甚麼鳥舉人進士也弟生平好作迂談此談尤迂之甚然在弟受用如此亦怪井底蝦

蟆不得也一笑

李本建

弟近日宦情比前會兄時尤覺灰冷已謀一長守丘壑計擲却烏紗作世間大自在人矣少時望官如望仙朝求暮熱想不知有無限光景一朝到手滋味乃反倚于書生至于勞苦折辱不啻百千倍之奈何不令人能擿息機也辟如嬰兒見蜜糖入啼哭不已及一下口唯恐嚥之不盡作官之味亦若此耳小修在家應考那得閒工夫到白下傳言甚可笑舊說員語

此看來那一牛也是片向然貝阿婆蓋
盡與人矣安得一毛屬自巳邪笑不盡歎不盡

聶化南

敗却鋏網打破銅枷丞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巳安排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遙纏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長不日開府楚中爲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乙部兄朝時毋作大貴人哭窮套子也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終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二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武林　虞之梁　閱

尺牘

張幼于

擲却進賢冠作西湖蕩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狀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斷區緣再不小草人世矣快哉昔士安作傳不錄兩龔六百日縣令恐遂不得與幼于同傳但彭澤黔婁業巳先之舊史

俱編入隱逸矣何恨哉

馮秀才其盛

劇塵網升仙轂出宮半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隹趣夫鶤鷄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桎其體也鶢鶋之鳥不死于荒榛野草而死于稻梁者違其性也異類猶知自適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豢養于祿食邪則亦可嗤之甚矣一病幾死幸爾尻全未死之身皆鬼獄之餘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展辱垂念忽承大士之賜甚恪素懷走欲言之久矣

原缺第二葉

深企慕將遂策杖而往如能因病發藥療我百劫糾纏之病不肖將祝髮而從事求作方外人矣任心到此安得不適又安可責以人間世哉南北東西隨緣即住一破衲頭安往而不得貧賤者乎初意欲作一書辭諸上官既而思之貧賤之人姓名不鮮不宜入簡牘又欲具刺則不敢手板則無謂以此自告免狀上官如明公者能幾人敢作如此放肆語邪看展顛忙顛狂滿紙唯恕察

江進之

西湖桃栁之勝綺羅之豔山水之奇大率言不能盡近得陶石簣同遊尤能石簣甚稱吾兄兩叙近聞黃山有一異人蹤跡奇秘不肖將遂往覲之或即渡江探會稽五泄或泛海參十二面大士或從海道入鴈蕩上武夷俱未可知但有好山水有米糧一月也得一年也得不必安排前欲作字謝上官自今思之亦沒來由既已投却烏紗作一刻自在人尚可爲蠅頭手本舊屬知縣字樣汚人眼目乎省得一事是一事便宜此山人家窮算計也一笑

梅客生

走一病六月竟爾改官前者從枕上得尊札讀之痛快不可言因笑謂家人曰梅公不難捨開府袁生何有一小小知縣邪既而思之知縣賤而早捨之甚易開府貴且尊捨之甚難知縣可捨開府不可捨也何也開府無簿書牛馬之累終日高坐堂皇其折腰跪拜者皆金紫也既不妨飲酒又不妨好色又不妨參禪開府官漸大位漸高三年一蔭六年二蔭若作二十年便蟬聯奕世矣三者皆高名厚利不可捨之寔

也據此三捨不得而梅公必欲捨袁生必欲勸梅公捨豈不迂而不更事哉顧冲菴用世好漢也蔣蘭居廉謹醇儒也冲菴豪傑人蘭居真學道人不肖聞之阿三如此侯明公異日鑒定阿三至吳即歸阜老一袈裟地竟不能有天下事安得不以理論哉

虞長孺僧孺

溪上落花詩妙甚有來讀之至不能寐何物無情作此有情語兩髮僧不憂破具足邪連日坐酒食地獄稍得出頭當攜舊歷毛來與公對擲二公真何氏兄

弟再來也然求不談理㝡不戒饞二公見處又高古人一着子矣何代無奇士哉

孫心易

一月住西湖一月住鑑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一種閑淡不敢輕易向官長言恐無端惹起人歸思冷却人官情奈何弟前路未知向何處去唯知出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了作官草草奉復

羅澄溪

病賤罷官之人姓名不祥不宜入簡剌以是道山陰

時不敢通一字舟過蕭山偶爲撲子所得自根負服不淺然亦竟夜引去草茅禮數自當如此非敢爲倨傲也分俸過侈謝謝果然之腹乃得一月糧何幸如之

與仙人論性書

讀與觀我問答文字知師卓識玄旨斷斷乎以形神俱妙爲塲下上賤士踴躍慶幸之不暇何敢妄置一辭雖然洪鐘𢾾不叩不鳴浮漚細沫巨海不擇試竭蛙腸敢陳芻論夫心者萬物之影也形者幻心之托也神者諸想之元也生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流注屬神形有生死心無生死心有去來神無去來形如箕然諸仙𧘂箕偶爾一至箕之成壞無與於仙若使爲仙者認箕爲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愚惑甚矣心雖不以無物無然必以有物有辟之神若無箕則無所托因問有對因塵有想因異同有分別此心無前塵與瓦石無異故曰妄言妄者言其謬妄不寔如俗言謊謊扯淡是也神者變化莫測寂照自由之謂然莫測即測自由亦自自即有所由是何物極

而言之亦是心形錬極所現之象雖脫根塵寔不離根塵經曰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是也識即神也玄沙云縱汝到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逐波濤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正是指此神識此識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不識不知自然而然從上大仙皆是認此識爲本命元辰所以個個墮落有爲趣中多少豪傑被其沒溺可不懼哉然除却其除却形除却心除却神畢竟何物爲本命元辰弟子至此亦眼横鼻豎未免借註腳于燈檠筆架去也笑笑夫師現今

有知所不足者非身也一靈真性亘古亘今所不足者非長生也毛孔骨節無處非佛是謂形妙貪嗔慈忍無念非佛是謂神妙天堂地獄無情有情無佛非佛是謂拔宅飛身但恐師未到此境界耳若透此關我身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上之沫有何間圖度爲他計算長久哉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誤以神識爲性既誤認神便未免認神之軀殼既誤認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對性與命對故曰性命雙修形與神對故曰形神俱妙種種過計皆始於此若

夫真神真性天地之所不能載也淨穢之所不能遺也萬念之所不能緣也智識之所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能對待者哉郤意如此不知玄旨以爲如何

陳正甫

近日挐扁遊荊谿身甚瀟灑偶爾飛錫至此問此下界人始知爲尊兄國土既爾狹路相逢不得不爲作三日留城外淨室乞一間須淨而香乃可不則打掃斗間上書室也留緣大約不過三日即往齊雲幸勿令人知

伯修

弟以二月初十日離無錫與陶石簣兄弟看花西湖一月不忍極言其樂復與石簣渡江食湘湖蓴菜探禹穴弔六陵住賀監湖十日又復從山陰道過諸暨觀五泄留連數日始從玉京洞歸平生未嘗看山看山始於此已又至杭挐諸君登天目住山五日天目奇勝甲於西浙又欲赴山中之約因便道之新安爲陳正甫所留縱談三日幾令斗山諸儒逃遁無地已復道嚴鎮客潘景升家東西南北名士湊集者不下十餘人朝夕命吳兒度曲佐酒擬即發足齊雲遊竟

從新安江順流而下將攜家住南中過夏自陸地來不曾有此樂前後與石簣聚首三月餘無一日不游無一游不樂無一刻不譚無一譚不暢不知眼耳鼻舌身意何福一旦至此但恐折盡後來官祿耳潘景升忒煞有趣是丘大袁三一輩人已約同至杭道稱之曰下矣西湖看花是過去樂嚴鎮聚首是現在樂與景升南遊是未來樂此後家何處客何處總不計較以世上事總不足計較也丘大亦客南中買居秦淮弟已約爲勝近來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

詩眼大濶世人以詩爲詩未免爲詩若弟以打草竿
劈破玉爲詩故足樂也石簣間一爲詩弟無日不詩
石簣無日不禪弟間一禪此是與同處虞長孺兄弟
是眞高士但其學問大有可商毋云悟後方可調心
神通出方是佛大幸爲𣪘典所誤僧孺頗有悟[illegible]只
爲執定巳見不肯虛心參訪不曾遇着一個大力量
宗師所以執藥成病然却是吾輩益友於陳正甫處
得圓覺解是圓覺解老兄耳正甫道心切甚但無奈
太爺高道低太爺大道小太爺聰明道癡以此對面

不相識山中人巳約至吳孝廉家弟轉首卽令他未
知彼度我我度彼吳觀我去歲住山五月眼尙醫不
好觀我不急自家眼而急娘生眼又自家一雙光光
眼不肯看人而反欲借金篦於他手不亦惑乎

趙無錫

弟看花西湖訪道天目往返吳越閒四閱月足之所
踏幾千餘里目之所見幾百餘山其他登覽賸寄之
作亦幾成帙丘壑日近吏道日遠弟之心近狂矣癡
矣聊述其顚末以博尊兄一笑賤眷居錫城久似[illegible]

部下人今者各爲治生帖子矣

沈廣乘

浙西之山無過天目奇遂不可言白嶽石亦奇但稍
板大爲天目所形若使先登白嶽不知賞識當何如
也山川固有遇有不遇哉

徐崇白

辱遠使知公念我遊惰之人都無毫忽人世想一切
文字皆戲筆耳豈眞與文士角雌較雄邪至於性命
之學則眞覺此念眞切毋論吳人不能𢘿余求之天

下無一契肯者俗士不知又復從而指之可笑哉禪
自有機有鋒生所說者皆機也鋒也學問中事豈宜
令文人墨士觀戲數日鬪歸方子公或上岸生徑行
矣幸勿跡之

王百穀

讀來敘座甚往歲會諸名士都無一字及禪以故吳
令時毋以吳儂不解語爲恨不知百穀之有意乎禪
也然則僕之不能盡百穀者尙多奚獨禪也吳越座
山水登覽略盡恨不能一一舉似百穀叔父去時[illegible]

匆未及報謝册中物數字北小白轉致之

錢象先

扇頭諸絕鮮妍如花淡冶如秋煞翠如山之色明媚若水之光林和靖陳眉公已不足道也鄙薄不能屬和奈何吳愈在山水登覽畧盡詩文已又成帙恨不令錢郎讀之擬即往棲霞度夏有興能棹一舟相訪乎

畢中翰

一別三月往返二千餘里家居尊宅若家不肖望梁溪若鄉賈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幷州是故

鄉不免有牢騷意若僕則樂之矣人豈蝦蟆也哉而思鄉乎夫鄉者愛憎是非之孔愁慘之獄父兄師友責望之藪也有何趣味而貪戀之浪仙亦愚矣哉妻孥僮僕若將終焉此尤事之極奇者非賢主人眞心愛客焉得有此謝謝但此地太蘇太近今囘亦不可久便欲移之瓜步矣

王百穀

方小白來已致一牘遣之耶抑尚未及投耶本擬夜道蘇州不意爲邏卒所得江侯以舡逆之實帶橋至寒山痛飲而別聞曹以新逐不祿可傷循齋衆首三人者亡其一矣此翁無子身後得無他慮是人間第一快活事但尙有一女亦是業障男女有何定處徒爲老年增幾重累至奴猶閑眼不得苦哉前過白嶽見求子者如沙不覺楚楚僕亦隨衆命道士通詞但云某子已多此後只願得不生子短命妾數人足矣聞者笑之因書之幷博足下一笑明日遂行買棹恐亦無及野人誓守丘壑不出矣會晤之間當在天宮佛土中耶眼前事如牛毛然今日牛毛明日龜毛矣

唯有禪誦一事近可以消遣時日遠可以乞果來生不肖所以自勵勵足下者惟此一事

朱司理

下吞此行甚不唐捐自春徂夏耳目既奇良朋復多觸思驚心大獲利益在猶見得此身與世爲礙近日覺與市井屠沽山鹿野獐街談市語皆同得太然尙不能合汚亦未免爲病何也名根未除猶有好淨的意思在於是有譽之爲儁人則喜毀之爲小人則怒與人作淸高事則順作穢鄙事則逆蓋同只見得淨

不妨穢魔不礙佛若合則活將箇袁中郎拋入東洋大海大家渾淪作一團亦維摩經所謂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亦隨墮是巳豈易到哉大約世人去官易去名難夫使官去而名不去戀名猶戀官也爲名所桎猶之桎於官也又安得徹底快活哉前會陳正甫比往似覺大進會間作何語下丞巳挈家之眞州候船會晤何時言之痛切

吳敦之

東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時花婉弱可愛楚中

非無名山大川然終是大漢將軍鹽商婦耳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吳山行殆二千餘里山則飛來南屏五雲南北高峯會稽禹穴青口天目黃山白嶽水則西湖湘湖鑑湖錢塘江新安江而五泄爲最勝在諸暨縣百里外百幅鮫綃自天而挂洞壑玉京烟霞水樂呼猿之屬玉京奇甚泉則龍井虎跑眞珠之屬其他不記名者尚多友則陶周望公望虞長孺僧孺王靜虛皆禪友也然皆禪而詩汪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皆詩友也然皆詩而雋就中唯周望與

弟相終始相依三月僧則雲棲戒山湛然立玉雲棲古佛戒山湛然立玉禪伯也其他瑣瑣者固不暇辱紙筆所可喜者過越於亂文集中識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爲之短氣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濶紹興搽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飲潘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其他浪遊之趣非筆所能描寫兄見帖自當會之弟游覽詩草近亦成帙其中非驚人語則嗔人語嗔人者爲人所嗔也昨長洲公巳覓去發刊弟嘗謂

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敗興也游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茲游可謂兼之豈非前生報緣哉

管東溟

湖上棲息一月與良友相對一味以觀山玩水爲課如食荔枝中邊皆甜快活無量後聞五泄天目之勝乃復支策而去始知修行無過幻住者流連月餘始歸世人眼如豆見如盲一切是非議論如甕中語目

月孫中語天寶擔上語中青堂裏事便勝得他也只
如勝得箇促織䟤輸些便宜與他也只當撇塊骨頭
與蟻子而已焉有堂堂丈夫與之討較長短哉求正
牘刻成遂爲後生津梁利益不淺謙嘿箴可謂警切
生犯此病久矣當佩之以爲弦韋

徐冏卿

定功果有效其益無量但不知所守者中黃耶艮背
耶抑數息耶夫定亦難有出有入非定也故曰那伽
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卽出卽入亦定也故曰恰恰用

心時恰恰無心用然定有大小小定却疾中定却老
若大定則卽疾是定卽老亦定艷舞嬌歌無處非定
華嚴經曰一身入定多身起多身入定一身起是此
定也請以罵之同伴老僧如何僕少時曾于小中立
基枯寂不堪後遇至人稍稍指以大定門戶始得自
在度日逢場作戲矣天長人短鬼多仙[illegible]得以浮
泛不切之事虛費此少壯日子哉公欲求定當識其
大者不然燦爛名園粉黛歌兒俱成剩物矣

張幼于

讀來致一字一語具見真切然非不肯本懷不肯豈
習爲令者一處劇邑如猢猻入籠中欲出則被主者
反扃欲不出又非其性東跳西蹲毛爪俱落主者不
得已憐而放之僕得不久習于令者爲若是耶至於
詩則不肯聊戲筆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談世人喜唐
僕則曰唐無詩世人喜秦漢僕則曰秦漢無文世人
卑宋黜元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昔老子欲死
聖人莊生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
亦得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己出不曾依傍半箇古

人所以他頂天立地今人雖譏訕得却是廢他不得
不然糞裏嚼查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蘄州投靠
家人一般記得幾箇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箇
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紥李空同一個
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在而不詩哉
不肖惡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矯枉之過公謂僕詩
亦似唐人此言極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僕似唐
之詩非僕得意詩也夫其似唐者見取則其不取者
斷斷乎非唐詩可知既非唐詩安得不謂中郎自有

之詩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俗中郎之不自得意邪
僕求自得而已他則何敢知近日湖上諸作尤覺穢
襍去唐愈遠然愈自得意昨已爲長洲公覓去發刊
然僕逆知幼于之一抹到底決無一句入眼也何也
真不似唐也不似唐是干唐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復
謂之詩哉僕往贈幼于詩有譽起爲顛狂句顛狂二
字甚好不知幼于亦以爲病夫僕非真知幼于之顛
狂不過因古人有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之語故以此
相贊如今人送富賈則曰俠送知縣則曰河陽彭澤

此去語也夫顛狂二字豈可輕易奉承人者狂爲仲
尼所思狂無論矣若顛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
釋有普之爲張無盡詩曰槃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
知普化顛是也化雖顛去定古佛也求之玄有周顛
爲高帝所禮敬者也玄門尤多他如藍采和張三丰
王害風之類皆是求之儒有米顛爲米顛拜石呼爲
丈人與蔡京書書中畫一船其顛尤可笑然臨
掌曰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去此其去奈豈
不肖恨幼于不顛狂耳若是顛狂將北面

直與幼于爲友哉至于所說吳儂不解語則尤與幼
于無交涉夫家伯修與王以明皆真切學佛人伯修
書本問學問何故系之以園亭歌兒若曰吳中解禪
語者惟此輩爾夫園亭非有知之物安得謂之解語
此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者也此禪機也以明書
意同夫吳中詩誠佳字畫誠高然求一個性命的影
子百中無一千中無一至于文人尤難何也一生精
力盡用之詩文草聖中也幼于自負能談明理所名
者果何理耶他書無論即如徹箧諸誦幼于能一一

解得不如何是下三點如何是扇子跳跨上三十三
天如何是一口汲盡西江水幼于雖通身是口到此只
恐亦鋒結舌去然則幼于尚不得謂之解語矣況其
不逮幼于者耶僕自知詩文一字不通唯禪宗一事
不敢多讓當今勍敵唯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鍊
衲子久參禪伯敗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幼于不
學禪安得攙入其中與虛幻荒唐之人交鋒比勢哉
夫不肖自知幼于不必幼于之解語齊語楚語閩語
倭語處處鄉談土音不同不必幼于之皆解夫幼于

之不解中郎語猶中郎之不解幼于語也天下事何
必同而後快哉王二先生往有好事者造不根之言
故不肖于集中特一辯白然如王如曹如公家兄弟
皆不肖所敬者決不在不解語之列信筆鋪叙不覺
滿紙不肖近于顚矣幼于旣不愛顚請以自贈如何
一笑

江進之

初一日從無錫發舟僅抵惠山今日可到常州矣越
行諸記描寫得甚好諧語居十之七莊語十之三然

無一字不眞把似如今作假事假文章人看當極其
眞怪若兄決定絕倒也近日作文如兄者絕少敝篋
之叙謹嚴眞塞錦帆之叙流麗標致大都以審單家
書之筆發以眞切不浮之意比今之抵掌秦漢者自
然不同所以可貴解脫更乞一叙前見湯海若作二
虞溪上落花詩引于妙甚脫盡今日文人蹊徑長孺
爲弟叙亦極其頴藹皆至文也弟不可與俗士觀耳

李季宣

世有耳其然而目不識其名若古人而生當同時者

若僕于兄是已僕投冠西歸江水如沸湯不可行姑
欲卜隣眞州僕南中交游甚少不得不告之尊兄夫
士未有道貌不見信陵人洛不投張華者也敬遣一
介先之

桑武進

兄丹嵒成矣乘彼白雲升於帝鄉當在旦暮弟學道
遇魔墮落傍生趣者也何足多尚榜人晨發弟在夢
寐中及醒始知舟行十餘里悵惘不可言弟如霜後
之葉入春之冰壯心消耗已盡獨留此區區皮骨了

却前生文遽衲衣債耳猢猻入果園豈有出理後期
那復可知言之魂銷

錢象先

僕暫時卜居眞州眞州有友人李季宣快士也頗消
客子岑寂而黃山詩伙潘髯以季子婚至占亭浪子
丘大買屋桃葉亦以次將至子公與僕同形影相聚
不必言近日維楊亦有幾偶人可與語者以茲袁生
頗過快活日子不致落莫獨恨東南風不爲我吹却
錢郎至耳百般無恙可喜可喜數日前白下有人浪

傳惡信僕驚愕疾朦朧訛言邪非房耶抑婚媾之口
耶可怪可怪曹以新後事諸皆可畧但其遊文不可
不爲刊行不然亦當轄而藏之免爲酒詵酸甕所苦
是在百穀與吾兄耳

江進之

弟暫棲真州城中房子寬闊可住弟平生好樓居今
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淨東西南北風皆可至亦
快事也又得季宣爲友江上柳下時時納涼賦詩享
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敢說之話事他人不屑

爲之事頗覺受用過陶元亮王無功日千天益兄弟
兩年喫苦已甚故用此補償不然何故暴得清福如
此哉近日讀古今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
輩見識真不可及大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
明始亂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麗痛快其繁也晦
也亂也艱也文之始也如衣之繁複禮之周折樂之
古質封建井田之紛紛擾擾是也古之不能爲今者
也勢也其簡也明也整也流麗痛快也文之變也夫
豈不能爲繁爲亂爲艱爲晦然已簡安用繁已整安
用亂已明安用晦已流麗痛快安用聱牙之語艱澀
之辭辟如周書大誥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
作告示不毛詩鄭衛等風古之淫詞媟語也今人所
唱銀柳絲掛鍼兒之類可一字相襲不世道既變文
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張左之賦稍異
楊馬至江淹庾信諸人抑又異矣唐賦最明白簡易
至蘇子瞻直文耳然賦體日變賦心益工古不可優
後不可劣若使今日執筆機軸尤爲不同何也人事
物態有時而更鄉語方言有時而易事今日之事則

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廬楠諸君不知賦爲何物乃
將經史海篇字眼盡意抄謄謬謂復古不亦大可笑
哉

與王給事

兩過其城皆值翁兄遠出百泉九山之勝雖一再收
而三湖白鹿終落夢想間未卜何日得遂此遊也近
輝有黃花山爲大行異境元人詩云黃花山上知名
寺荊浩關仝得意山即此地也此即所謂林慮山也
太公此可百里而遙初意欲借翁兄同往既不値遂與

盡其中有地可避世南渡後高士所常住足者翁兄不可不一往也九山之顛三弟有題字百泉弟有記有詩然皆去歲作新詩尚未成容續致之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二終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三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張燠知　閱

尺牘

答陶石簣編修

得來札知兩兄在家參禪世豈有參得明白的禪若禪可參得明白則現今目視耳聽髮豎眉橫皆可參得明白矣須知髮不以不參而不豎眉不以不參而不橫則禪不以不參而不明明矣

答梅客生開府

近日與酉卿往來甚密酉卿聰明可入至其老成練達實僕之師近復發心學道僕謂酉卿心則不可不發道則不必學酉卿以爲然邸中無事日與朱叔被公作對坡公詩文卓絕無論即歐公詩文當與高岑分塲穆錢劉而下斷斷乎所不屑宏甫遇蘇公文甚妥至於詩百未得一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青蓮能虛工部能實青蓮唯一於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唯一於實故其詩能入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

神蘇公之詩出世入世粗言細語總歸玄奥恍忽變怪無非情實蓋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絶千古至其遒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氣運使然非才之過也今代知詩者徒謂稍不愧古人空同才雖高然未免爲工部奴僕北地而後皆重儓也公然後爲大言一倡百和情不知醜噫何可令有宋諸君子見哉

答陶石簣

石簣寄伯修書云近日看宗鏡錄可疑處甚

多即如三界唯心一切惟識二語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翁翁行不得又問伯修此事了得了不得

記去歲此時正與兄登天目今弟走驢灰馬糞中而兄亦閉門讀書雖較之弟少爲安閒而離索之苦當倍於弟幾十分也讀來書極知真切但既云唯心一切好惡境界皆自心現量也更何須問行與不行此何異牛肚中蟲計量天地廣狹長短哉夫三歲孩兒說得此是三歲孩兒神通也八十歲翁行不得此是八十歲翁衰頹也於本分事何涉而自作荊棘耶了事不了事此在當人但不知兄以何爲了若以不疑爲了則指屈項伸鼻高眼低種種可疑者甚多若石簣又謂指屈項伸鼻高眼低此是當然原不足疑則世間衆無可疑者矣若以不怕死爲了世間自有一等决烈男子甘刃若飴者矣可俱謂之了生死乎且夫怕死者爲怕痛也痛可怕死獨不可怕乎又怕死後黑漫漫無半個熟識也今黑夜獨坐尚可怕何況不怕死後無半個熟識乎弟於怕死怕閻羅雖不敢

預期然怕痛怕黑夜獨坐則已甚矣兄縱不徹决不以怕痛怕黑夜爲有疑於道明矣而獨至於死而疑之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所爲遠人者遠人情也知人情之道則知兄之證聖與一切人之爲聖人久矣又安問了不了哉小說載一擔夫爲聖僧肩行李入山途中問曰觀公威德與佛何別聖僧曰佛自在我却不自在擔夫乃聳肩疾走而言曰你看我有甚不自在聖僧具天眼者卽時見夫相好具足因合掌作禮取行李自肩行未數武

擔夫忽念彼從曠劫修來尚未成佛我乃凡夫安得
証爾念未既聖僧見擔夫威光頓滅因訶之曰爾係
前不得自在矣速荷擔去此語淺率大有妙義願兄
着眼無作退心擔夫也笑笑

答梅客生

儀急于名飽急于樂口腹急于身體欲不教學何可
得且教學則承無大官之望亦無長在仕途之望不
離官期而心亦期可以一意讀書也

又

僕謂在李二兄之病正病在識上作活計耳非識不
是也長孺解作县客及游冶兒酉卿歷官甚老成此
等皆從識上淘汰得出謂之無識僕不信也來書云
實實有佛實實有道實實要學甚妙甚妙僕謂官與
冶客即佛位也故曰實實有佛解作官作客即佛道
也故曰實實有道然官之理無盡冶客蕩子之理亦
無盡格套可厭氣習難除非眞正英雄不能于此出
手所謂日日新又日新者也豈鹵莽滅裂之夫所能
草草承當者哉故曰實實要學如此註解不知可當

溜陵長水不宋儒有腐學而無腐人今代有腐人而
無腐學宋時講理學者多腐而文章事功不腐今代
講文章事功者腐而理學獨不腐宋時君子腐小人
不腐今代君子小人多腐故僕謂當代可掩前古者
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而已其他事功之顯赫若于
肅愍王文成輩文章之燦爛若北地太倉輩豈曰無
才然尚不敢與有宋諸君子敵遑敢望漢唐也徐文
長病與人僕不能知獨知其詩爲近代高手若開府
爲文長立傳傳其病與人而僕爲叙其詩而傳之爲
當代增色多矣

又

僕所謂佛即官也即今梅開府客生也今公求免于
佛亦將求免爲客生邪須知客生無成無免佛亦無
成無免所謂即者猶是方便說法不得已之辭辟如
有人云大海是水已是戲論而丈又欲令海求免于
水可謂戲而又戲矣

與陳正甫提學

弟别後無他可述所得意事無如南中聚諸快友往

返數月所不得意事無如到京不見社中兄弟然甚竟若不勝樂京師朋友多聞見多雖山水之樂不及南中而性命中朋友則十分倍之矣校文之職比之五馬體貌更覺嚴重然職之難稱有甚于守令者庸談陳語千篇一律看之令人悶悶不若簡單口詞之明白易看也舊案可黜也而才士或有一日之短令甲宜遵也而千里之足多出于泛駕之馬故公而服人者百不一見也近日士習尤覺薄惡寬則如慈母之養驕子必且聚黨犯上嚴則學校有體邇爲摧折

恐亦惡傷其類未若百姓之決行而知恩德行而知畏也汪參知會時作何語學問比常當亦長進否幸示及

答朱虞言司理

不通書問者又九月矣僕非忘尊兄者而疏潤若此知尊兄之知不在形迹决不以書問之疎密爲交道之重輕也僕作知縣不安知縣分至鬱而疾疾而去而後已既求退後不安求退分放浪湖山周流吳越竟歲忘歸及計窮橐盡無策可以糊口則又奔走風塵求教學先生其趣稍卑其策彌下不知當時厭官何意然教官比知縣畢竟心閒無事明倫堂上不可謂非避世之地也尊兄聲實日茂政事之暇東南佳山水亦曾留心觀覽否僕離吳中後雖夢金閶亦投枕而起唯不能忘情兩洞庭及硯石支硎諸山耳兄稍暇亦當飽觀毋作別後之憶

答陶石簣

寄來詩文並佳古勝律律勝文至扇頭七言律尤爲奇絕昔白樂天謂元微之近日格律大進當是熟讀

在詩兄或者亦讀僕詩邪徐文長老年詩文幸爲索出恐一旦入醋婦酒媼之手二百年雲山便覺冷落此非細事也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于格而短于韻而其爲文密于持論而疎于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爲决然也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爲巨濤大海至其不爲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爲者未可以妾婦之恒態責丈夫也弟比來閒甚時時想像西湖樂事每得一景一語即筆之于書以補舊記之

鉄書成可兩倍價作容易致之

答范光父水部

龍湖僧持書後已五易歲矣弟碌碌無可述者入山不深出宰不效不得已為糊口計只乞得一片寒氊而京師燒桂煮玉終不免凍餒其妻子及門之徒原思頗多端木頗少弟將何以為策哉雖復久別無可言者聊述數語爲兄一開口耳

答梅客生

僕近日坐尊經閣與弟子談時藝樂亦不減閣中有

廿一史十三經及他書甚多窮官不必買書是第一快活事近地所可遊處則有比安門湖水及諸梵刹朋友則有一二小官齋郎典客之類絕口不談朝事者其胸中又無一段先人意見為主僕遂得遺形縱舌不相妨礙縱彼不甚領畧而僕得大開口四肢暢適勝彼擎拳躬身閉吻嘿坐時多矣獨貧不能致客覺有不快僕有詩云貧廚非大祭未有肉留賓此紀實也近日聽淅江松說易甚快僕于易學不甚邃驟聞其說如聆天樂出世入世之理具此矣如羲文周孔者真震旦國古佛也

孫司李

山陰弟舊時熟遊地彼處風物如蘭亭禹穴者皆古今所豔稱去城不遠獨五洩在諸暨百里外殆越中絕景倘巡察到彼亦當乘暇一遊徐文長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中人士爲一板行交知中如陶太史石簣及乃弟奭齡皆眞實頴秀又山陰一秀才王姓贊化名者杜門習靜足不踏城市曾與弟往來山中弟意亦欲使兄物色之蓋欲其姓名

上達使郡司李知其邦有賢人焉若是焉已矣夫以一郡之雄而弟所見所聞僅僅數丈石壁及一二措大則弟之迂腐不切亦略可知矣

蘭澤雲澤兩叔

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見京師爲快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鬧之場亦思閒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樹頭果及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畧無停刻良亦苦矣尊叔

雖居深山實享天宮之樂不可不知變桂樹下酒罋如人樹皮如蟒黃山青色萬片飛衣更不知有炎暑之易及人間恩愛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當掉臂不顧明矣

與陶石簣

四月不得一字懸念殊甚數日前諳祀昭陵飽看西北山色歸來與佰修判斷聲價畧定大約諸陵以勢飛動纖秀過人雖無黃墻碧瓦其山自佳西山若無諸大梵刹便頭然一園矣碧雲水味絕佳作寺者不

爲芳塘潤潤而砌小渠從屋溜下過水之不幸抑至于此可恨也香山山色軒檻比碧雲殊勝望湖亭不作于龍潭而作于裂帛湖上此尤無識之甚龍潭水光千頃荷香十里長堤迂曲迴環垂楊夾道大有江南風景惜無亭榭可布几筵耳近復得遍觀西苑花木禽鳥及兎兒山等處尤爲奇絕

答樂之律

弟懶僻若是只合坐尊經閣讀書其實讀書亦不耐唯當枯守山林作一絕學無爲道人而已兄此睢方銳意經濟聞弟斯言辟如持蘸合之丸而市蛣蟯之轉豈相合哉去歲湖上會尊大人及令弟一彈指失之家兄奔走講幄舍弟客南中金吾宅中盃酒深讙馬上明月頓成往跡人生離合如此言之淚墮

與李龍湖

小修帖來知翁在棲霞彼中有何人士可與語者生在此甚閒適得一意觀書學中又有廿一史及古名人集可讀窮官不須借書尤是快事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歐公文之佳無論其詩如倒

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宇宙間自有此一種奇觀但恨今人爲先入惡詩所障難不能虛心盡讀耳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脫變怪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僕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餘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豈直真知詩何物哉

答張東阿

讀佳集淸新雄麗無一語入近代蹊徑知兄丈非隨

人脚跟者而邢少卿詩序中亦謂兄直法李唐不從王李入此語甚是僕竊謂王李固不足法法李唐猶王李也唐人妙處正在無法耳如六朝漢魏者唐人既以爲不必法沈宋李杜者唐之人雖慕之亦決不肯法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兄丈眞識玄解正以無法法唐者此又少卿序中未發之意故不肖爲補足之

又

細讀諸作眞是唐人風格方之錢劉未知孰爲優劣

近時學士大夫頗諱言詩有言詩者又不肯細玩唐宋人詩强爲大聲壯語千篇一律須一二賢者極力挽回始能翻此巢窟摑稿存笥者今以付木尚未卒業一窮廣文驢欵段長安道上雖極落寞差不廢吟咏耳

與沈伯函水部

冬間寒氣甚厲京城如雪窖冷官如寒號蟲房一出門眉鬚皆凍遠山春艸數莖面皺皮裂許語滿室若得量移便當圖南不能兀兀長守此也南郡地煖以使君之尊席之如佐弟六天中然准兄丈亦有小苦江水雖浩莽殊無意致六橋三竺之想那能一刻胸中一苦也民俗朴鄙酒甜而濁酸澁之態見于筵宴二苦也歌兒皆青陽過江字眼既訛音復乾硬三苦也又楚之言窮也愁也其山水所産之人多悲騷不平而其官于斯地者亦多化而爲愁如仲宣子美皆然兄才士而多情者乜能不爲俗所移邪

與李子髯

尊嫂之變出自意外可傷可傷弟一歲之內三腸併

裂其痛尤甚幸爾道力稍堅不至摧殘令姊兒女情滌近亦稍覺輕減禪那頗通見典一室之內所見非焚香面佛即垂髻安禪者世間兒女情態家計生策不唯不到眉亦復不到唇齒間矣終日見人死何以不怕死兄勉之

與江進之廷尉

廷尉之改弟有三快出入無禁賓客到門不訶弟與兄得長聚談一快也酒壇詩社添一素心友二快也服將便可從史究竟無生失官得佛兄亦何[illegible]

也前梅中丞書來云江進之之品格如此不能免忌
者之口寃哉弟與進之縱不得吏部不恩世間尚有
作教官者乎爲蚓爲龍誰大小箇中事兄勘破已久
寧復置胸懷間哉扇頭詩奇進自此元首世人藏錮
已久當與兄併力喚醒近日宰官中有識此意者雖
曾中時詩之毒然一呼即覺不至如往時詩人彼狂
酒酖殺尚自以爲瓊漿甘露也旅中得謝在杭在彼
當不寂寞三弟亟稱在杭胸次爽潔氣味自當投合
也

答謝在杭司理

三弟盛稱在杭學識如月詩思如水酒態如春毎聽
石臨流未嘗不思及兄如人從杭州來眉目髭鬚皆
說西湖今三弟滿面皆謝司理矣江進之才識甚超
交遊中少見其比兩佳人聚首一城皆以孤落亦異
日一段佳話弟恨先去不與七賢之數

答李元善 郎子髯

齋頭楊柳青翠若在眼前入春以來醉樹下幾廻同
社幾人作詩文幾篇此皆弟時時形于夢想者京師
此時正風尚割人地皮枯裂山無寸毛非厚貂不得
出眞辜却好時節也近日與舍弟自課詩文一篇暇
則讀書胸中浩浩如漲水忽決雲捲雷奔毎一篇成
兄弟自相嘆賞如蜣蜋之自愛其轉人固以爲臭穢
勿之恤也家兄近作比往大進弟才雖綿薄至于掃
時詩之陋習爲末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寃搗鈍賊
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見有先發者亦弟得意事也寒
天無事大修著導莊弟著廣莊各七篇導者導其流
似疏非疏也廣者推廣其意自爲一莊如左氏之春

秋易經之太玄也近又著瓶史十三篇瓶史者記瓶
花之目與說如陸羽茶經愚叟牡丹志之類最爲醒
目恨無力繕寫弟之近況止此而已

答毛太初

聞造房房已成否又聞爲眞哥取親已行聘否此皆
貧士極苦極繁難事奈何聚之一時毎思吾兄吾姊
遠處荒村兒女啼號攀竈倚甕實爲難堪纔得了婚
又欲了嫁纔得上梁又欲析家一去一來未知何日
得脫此苦兩甥從何師何人能強阿翁前承索六了

全書世間書可讀者甚多專索六子何也楞年尚幼古人且熟讀韓蘇餘不必讀倘志在舉業坊刻時文看之不盡即韓蘇亦姑可緩也

答王百穀

一竊廣文騎高骨馬兀兀東華道上有何情致而芬王先生口齒邪殘冬至春燕地特寒處溫室中如蛸入穀强出拜客騎趨背冰手足僵冷掀而入門妻兒大笑以爲琉璃光如來出世一室之内墮指裂膚辞謝諛罵不問若不聞也者方且揮毫命楮恣意著述

每一篇成跳躍大呼若狂若顛非誠不改其樂聊以寬啼號之妻子也南有堂前既添竹鶴此猶第六天中添得寶樹及伽陵鳥奈何向鐵圍山人道邪不肖往在吳一鶴忽飛來衙齋丹頂長喙神之甚馴及瘉將歸之前一日鶴忽長鳴飛去似有知者然自今日譚及亦幾談虎矣

答梅客生

一春寒甚西直門外柳尚無萌蘗花朝之夕月甚明寒風割目與舍弟閒步東直道上興不可遏遂由北安門至藥王廟觀御河水時冰皮未解一望浩白冷光與月相磨寒氣酸骨趨至崇國寺寂無一人風鈴之聲與鶴吠相應答殿上題額及古碑字了了可讀樹上寒鵲拍之不驚以礫投之亦不起疑其僵也忽大風吼簷陰沙四集擁面疾趨齒牙澁澁有聲爲樂未幾苦已百倍數日後又與舍弟一觀滿井枯條數莖略無新意京師之春如此窮官之興可知也

與郝仲輿

兩到門皆爲閽者所悞往日見兄無次不告日言歸

雙眉蹙蹙若處鑊湯烈焰中今歸矣弟知兄無大苦惱也楚人有脫公子于門者以馬箠撾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論者以爲事公子之法則不可以爲非愛公子亦不可令嘗事者之處兄弟以爲楚人之所以事公子也　自石何處不可托足此三寸錐子與其用之不果巴之論奏孰若用之爲我用之泉石也此兄之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巳矣復何恨焉

答沈伯函

荆商之困極矣弟猶記少年過沙市時囂虛如沸諸大商巨賈鮮衣怒馬往來平康間金錢如丘緋綿如荅不數年中居民耗損市肆寂寥佐者轉而南畝商者化爲遊客鬻歌典僕之家十室而九而當事者時欲取羨于額外屢盈屢溢若之何不病且亟也今兄灼見弊源大破舊習不耗國不厲民此正荆民更生之時而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窮奇之腹復何所厭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豈有命哉楚人悍而喜亂今又激之隱此天下大可憂事也所望調停其中

使儀虎不至于暴横而商賈不至生心者唯在吾兄及當事諸大老耳時事如此將何所托足雖江河爲淚恐不足以盡賈生之哭也

馮侍郎座主

宏道原節之罪上通于天入燕以來忽忽一歲無咫尺之刺通候師門豈非門牆之大罪人哉或者尊師矜其顛痴置之不齒宏庶幾可逭萬一之罪不然雖盡三千之衆擊雷門之鼓至于華縱狀毀猶不足以懺罪之毫末也宏出辛不效勉就閒冷終年閉門惟以讀書爲事至於詩文間一把筆慨摹擬之流毒悲時論之險狹思一易其弦轍而才力單弱倡微和寡當今非吾師誰可就正者近日黃中允輝顧編修天埈李檢討騰芳亦時時商證此事辟諸滿傾之棟非一二細木所能支得師一主張時論自定何也以名與德與言皆足以厭心而奪其所趨也宏于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即何李當在下風不知師曾見其

詩否然亦宏之鄙見若此其當師意與否要非宏之所敢必也信筆縷縷似亦無忌憚之甚宏私謂若果見罪前此疎節已不勝其誅當在不重科之例若師憫其情之無他而一槩容之雖有狂言亦必在矜恕之列矣

龔惟長先生

四月不得家信不知二男遂有此變賤兄弟聞之悽愴之極因思浮生倏忽真如電火愁者固愁不得幾何樂者又樂得幾何不如且料理末後一着爲喫緊

餘俱閒事也甥近來于此道稍知退步不論世情學
問煩惱歡喜退得一步即爲穩實多少受用退之一
字實安樂法門也故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止即退
也顏氏之學欲從末由始有此子退步令尊所居之
位即退步之所行之事即退事也功名能退而不入
念否見經能退而不緊心否食與婦緣能退而不作
礙否能退世法即道不能退道即世法冷煖在心一
反觀可知此近日所得省身要法十二時中第一樁
稚偷易者故不辭縷縷

答王以明

近日始學讀書盡心觀歐九老蘇曾子固陳同甫陸
務觀諸公文集每讀一篇心悸口呿自以爲未嘗識
字然性不耐靜讀未終帙已呼麁馬促諸年少出遊
或逢佳山水耽翫竟日歸而自責頑鈍如此當何所
成乃以一婢自監讀書稍倦令得訶責或提其耳或
敲其頭或撿其鼻須快醒乃止婢不如令者罰治之
習久漸慣若讀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處輒叫號
跳躍如渴鹿之奔泉也曾公曰老而好學惟吾與袁
伯業嘗知讀書亦是難事求之于今若老禿去華務
候其人也去華易解已三脫稿而求精不已生精神
散緩甚似此老爲藥石畢竟舊習難除也

焦弱侯座主

宦途薄惡情態險側可笑無論師不欲聞即弟子亦
不欲言之時時于瀟雪松處得白下動定知師良慰
宏竊謂師少而讀書即發二酉未盡之藏壯而成名
即傳人間不易得之名老而居山復結世出世大聰
慧之侶種種殊勝之事萃諸一身他時縱位通顯其

得意寧復過此知師之决不屑懷也宏僻處東城交
遊絕跡課士之暇粗有著述今呈二種求教

又

南中消息久疎不知師近日動定如何宏株守青氈
又東城去人遠得一意讀書差易度日稍得轉部便
圖改南非獨親傍佳人將亦卜居秦淮爲終焉之計
宏遊歷多矣山水之清佳人士之朴雅要未有如南
中者也

李龍湖

得丘長孺書知翁結菴白下聞之潘尚寶亦云南中山水清佳僕亦有卜居之志俟轉部當即圖改近日讀何書有何得意事乞見示平生推服盱江今得作對當知慶幸之甚南中有伴侶矣若為不南也

又

兩通書侍者并無一耗豈書皆不達耶聞公結菴棲霞棲霞木石俱佳但面西夏苦熱耳顧況詩云巳是傷離客仍逢靳尚祠尚楚人也公於楚中無緣奈何復與此翁相對大界公城稍近中多閒地何不一

居於此宏稍轉即圖改南與公閒話之期近矣

答王則之檢討

京中有苦有樂家中亦有苦有樂京中之苦在拜客家中之苦在無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閉口不得家中之苦在開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為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為佛事兩苦相較未知孰優孰劣唯兄自評定

答吳敦之司理

往得附字潘景升問訊不覺又易春夏矣教官職甚易稱與弟拙懶最宜每月旦望甸大京兆一揖即稱煩劇事歸則閉門讀書蹄輪之聲浹旬一有之近頗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語者又衙齋與城東北湖水近多大刹薊酒雖貴時亦有見餉者觀此數事弟之情景豈不百倍吳令也

答梅客生

經理延撫缺出生竊謂此事非梅公恐了不得今日見報明公在會推中此事恐當屬公矣近日事體大約如人家方有大盜而其妻妾尚在房中爭床第閒

事又如隔壁人告狀而我賣田鬻子為之伸理至於產盡力竭而猶不止抑亦可笑之甚矣教官美處誠如來札但所云不足者亦自有說昔在吳縣妻妾衣食粗足然或經月不見面在食虎丘黃魚如喫黃土今食頻婆餅餌不減仙廚寺院雖不閒遊勝於訟庭僚雖無可與語雅於囚徒胥吏盖人或望尊榮厚實多以為不足若直看作隱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

與無念

西卿大有資襯稍公閒閤中習便可游戲自在矣生

近益懶惰不知諸佛肯見容否打則任他打終勸然不成也海內如念師超悟絕響矣聞蔡蕭其亦參相訪幸以本分草料接之燕中學道參寥縱有一二亦不過要人奉承說他悟道而已與他說真話似麻城人聽福建鄉談一字也用不着半以此省事除却閉門拜客則招長孺輩飲淡酒課白話而已笑笑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四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瑞官　梁之珣　閱

尺牘

與謝在杭

今春謝胖來念仁兄不置胖落莫甚而酒肉量不減將數刺謁貴人皆不納此時想已南仁兄近況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弟山中差樂今不得已亦當出不知佳晤何時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

歡場數人如雲逐海風倏爾天末亦有化為異物者可感也

與潘景升

往袁無涯寄解脫集讀佳序大有韻然殘灘斷木何足文繡也客自吳中來道景升高興如昨弟謂世人但有殊癖終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縱使易之亦未必有補於品格也聞長孺近在燕以大賭得錢買小青娘然以弟度之恐亦不穩何故長孺以蕩子名家者

豈須不宜勝也近作想益佳去歲讀扇頭諸作奇進
在七子中遂爲破律人矣觴政一册寄覽

與張日觀少參

久居江湖不見偉人春間辱枉顧餘言至今猶足追
味未審門下何時抵建陵也有粵山水清佳然韓退
之以爲青羅碧玉而柳柳州擬之劍鋩美刺殊遠往
曾問之漢陽蕭仲子云如太湖巧石堆疊而成而瞿
洞觀云瀟湘以上山削水狹不如吳越之清遠兩公
賞鑒亦別今質之門下當有定評也

與陶祭酒

廿一官相聚無多時遂別此番與胖同被落深可惜
朋友離合殊非小事燕中學大乘者絕少聞令弟自
可知也平倩病體已痊其症非不足山居寂寞鰥居
冷[illegible]皆足以鬱鬱皆足以致火但一出一娶便是一
服清涼散此常情亦至理也弟前作字與平倩亦道
及此若使平倩徹語向上當不至河漢

與黃平倩

客歲裴令使來附至一函不知曾達不有七言律二
首甚得意書與詩俱在今刻中春初傳仁兄病甚與
小修驚歎者數日然弟謂邑中人平倩未必不及石
簣書到云平倩已漸平復意少安至七月後始得玉
泉的音小修呼酒痛飲達曙各有詩志喜今亦在集
中也寄去集二種瓶花是京師作詩文俱有疵迹瀟
碧乃山中數年所得似覺勝之仁兄不可不一敘也
海內風雅彫落天下英雄使君與操耳近造想益卓
犖輛到平實便是最上乘弟自入德山後學問乃穩
妥不復往來胸臆間也此境甚平易亦不是造到的

恨不縮地與仁兄商證既已起春坊庶子便好登途
世間事總計較不盡水到渠成而已四哥官聲大起
詩亦長進老伯想益健飯觴政一册附上大可爲酒
場歡具也

答劉雲嶠祭酒

山居已無復出理而嚴親意殊不然出不出何關心
身但賣却三竿而就五斗未免馬足鹵人耳每出西
安門顧庶子舊宅因念梨花影下談諧之所遂爲西
州廻車之地可感可嘆弟又有詩曰荀前方丈新遊

社首帽街坊舊燕梁爲潘尚璽作也弟近亦住此巷出入徑由每爲腸痛門下于尚璽爲生死交不知所存易解尚存幾許遺編如在幸可板行焦老師時相見不近議似欲借門下北司成果如此請益有日矣

與死心

往在柳浪時兄極口勸弟喫肉作官弟亦勸兄歸家山料理一菴作長行粥飯人當時各執所見不意三四年中兄竟入山而弟亦破律則弟與兄安可謂非背迷而今悟也邪今弟又欲勸兄尚好向京師走一

遭各老矣髮幾白面幾皺矣他無可囑者惟求此生再得聚首爲快而已

與夏徐州

初謂東華道上得一叙闊悰而幼度云仁兄藐不北矣聞之悵然徐郡大都會也古來戰伐與文人風流之蹟滿眼往見燕子樓甚頹落即子房山上祠亦僅蔽風日耳仁兄游刃之暇能一改創之乎燕子樓有祠否黃樓賦有佳搨幸見寄一本

答臧叅知

世人所貴者唯黑髮黃腰仁兄少年節鎮使人望之若仙畏之如帝才品既超流聲益遠豈同門同籍所敢望弟老且頹斑髮垂領猶卷僂腰支以事大人辟如遲暮嫗媼學作新婦供事井臼猶可支持塗抹螺粉面紋可掬過水尚啞况令人見乎何啻二兄幸爾同舍聚首無幾而之律遂以本生艱去弟明年亦欲請假夫出不能高舉而退不能爲壘守此亦通人之所病也仁兄幸有以釋我

與沈銘鎮司業

昨稠人中推壓排墮幾爲仁兄危俯首一觀唯見花枝與供案齊者蘇司業也世人想恩榮筵如天宮集諸高真那知其穢褻如此以仁兄署司成篆弟遂堆案盈几子夜歸來尚作酧答今揀其不得已者二紙呈覽幸就賜批發但仁兄了却老頭巾債弟圖解矣

與殷青園憲副

敝邑周丞至附書一紙想已達家嚴青來道憲使者枉車騎里閭生色矣先太史墓木拱矣而故人高義猶抱宿草之慟曹公曰車過三步腸痛勿怪又旧越

陌度阡枉用相存大都皆為橋公等發也故交之斷
情如此昨日與諸友看花復至崇國寺見井牀半落
蔔桃枝僅存其半老幹畧已代謝向來紅衫老僧寂
寞影堂中塵灰滿面而一二沙彌皆已老幾不識劉
郎吾猶昔人人非昔也此地何與黃公壚今日視此
邈若山河此情千古同之諺云老人好述遠事夫老
人閱歷多觸目生感自無暇及近事尊兄見此便知
弟老態可掬也過敝邑見柳浪水光否牙導戟枝能
驚魚鳥弟明春歸當以野服迎諸侯也蘊雲蒲相見

否望促其早來弟在此落莫不堪也

答孟曹縣

傾心久矣但未識面耳吳中尤弃也以清操大才如
門下六年之治幾于單父而猶不免焉可令不肖弟
終其任乎聶令之去任也疽發于背江令之去任也
毒攻其胸不肖與門下幸有此身亦足自快矣而敢
望其餘門下新政卓然此弟之優游冷局者萬萬不
同玄圭既告不次之遷非日則月此非不肖之私也

答李本寧

不肖未弱冠已知有本寧先生乃家伯季俱得親侍
杖履而不肖獨抱忝懷何緣慳之甚也先生道高而
位不稱才豐而遇嗇此亦何與重輕然鄉里有哲人
而不能為之先後此亦後生之恥也遠辱翰貺媿感
交集既已再拜叔氏復因使者致謝

與黃平倩

五月二十四日某頓首平倩大居士近日燕中談學
者絕少弟以此益閉塵車糞馬弟既不愛追逐則蹤
一行雅客蒔花種竹賦詩聽曲評古董真贋論山水

佳惡亦自快活度日但每日一見邸報必令人憤發
裂眥時事如此將何底止因念山中殊樂不見此光
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許萬一世界擾擾山中人
豈得高枕此亦靜退者之憂也京師友朋雖少強似
家山萬倍清流勝士時復一遇若得仁兄與陶周望
蘊潛夫俱集其樂又不待言往年舊識亦有道侶但
一分官高一分尊嚴因毘見帝弟亦何樂然此決非
真正學道人使平倩與周望雖位極品當不作此面
孔弟輩自欲相遠則有之耳夫熱燄燎忝水雪所避

馨坦伐闔尚欲去之况可以俗套相待邪此亦常譜
要無足道筆勢不能遊漫一及之以助山中一笑耳
小修近往少保衙齋自云得大受用小修平生不輕
言語請當不妄若兼併受用亦失却不知爲進爲退
望仁兄一定之小修學問以自在爲主弟之學問以
闇然曰章爲主蓋惟闇然則自在故曰君子之所不
可及唯人之所不見但本體實一見則此等葛藤俱
用不着矣愚卷病甚可惜怔了一生髮僧去便致問
訊寂光寺此後再不必求勝所謂勝者凡涉誇張表

揚皆是此亦何關佛法物必忌盈自然之理如吾輩
往時的然日亡安可謂非自取邪此事可與知者道
也紙盡不他及

答郭清螺中丞

某嘗私謂明公之安鬼方也其猶菩薩之行異道乎
蠻雨瘴烟風境殊惡然惟明公有九栽之劍戟而後
黎民有百年之袵席即此爲常寂光即此爲無生忍
忍之云者忍所不能忍以行吾之不忍大菩薩之用
心也釋此則辟支小乘焦谷之呵儒釋同之明公亦
何用此某最痴鈍荷六君子不即鄙夷抽集之呈亦
欲爲請益地明公何惜片言不引之繩墨也

答黄竹實

憶在龍堂與兄朝夕彼時見兄肩宇間有不可耐之
色如明月在滲漬體滯而光新數欲就兄談而機不
相湊恐成鈍置夫月之在天江河泉澗瓶盎溷厕皆
有之自見者有清濁則月有時而可親亦有時而可
疎而月無是也寒灰之依弟也喧靜垢潔與我同之
久而後信生之遊戲若有在形骸外者後遂稍稍以

大事就决弟隨時隨機偶有酬酢不意此公漸漸深
入亦異公之深信自能有得生實無所與也以兄之
清骨藻心但辨一肯何所不入生秋間可得差里居
便有數年領教不患無日楞嚴圓覺入道路程唯細
心研究勿輕下注脚是第一義

答小修

學問只要打成一片耳今人擲骰子雖聖智無取必
過奕棊則童愚亦沉思靜慮何則能行與不能行之
異也心律自是家常但不可令未悟人看本是活機

而看者必執定死本若悟後人自不作放逸想若說一切處何者不是便恁麼何妨此何異外道悟不如此也若恐悟後復作此見欲以此防之恐只添一重識浪耳昨見曾退如壁上有不澁受用以惜福之語余笑曰此是不祟何曾壁上語問者皆笑然要之亦不可少盤盂箴銘觸目可警省用心必作業自是度日良藥石也近部中有存問蕭圻謝中丞差已擬定我去只在八月初行此差有二年此間真難度日若二年後我倖已及不須攜家也此去從舟以內人尚

病想賢弟明春亦欲南遊登山臨水終是我輩行徑紅塵真不堪也

與于念東開府

欲一見而不可得奈何薄宦以積勞得當牘心遠意以朱門為閣視金紫為芰荷無不即脫之理若以疏之下不下滯心事之可不可繫念即此便是毒藥比之縱欲猶加數倍子瞻忍堂所言自覺有理狂瞽之言惟臺下存之辱諭當即轉致十第竟于春明相會耳明日尚有數件小事當以初八日早發臨岐躑躅之甚

答友人

華山道中忽接佳什如吉光片羽令人驚嘆鴈字詩始于家弟不意遂得諸君子屬和他日輞川集中獲附裴詩是乃不肖至願也遠命何敢當蒼龍嶺有石凸然橫道者遂藉手付石工去叢脫之半此功德無涯矣也從山頂下骨欲脫不及作長箋唯昭原之

答汪右轄以虛

宿華山絕頂兩夕天無纖翳地斂萬竅一木一石無

不飽觀可謂生平之奇遭

答段學使徽之

坡公曰河豚消得一死若落鴈峰可直百死也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學道亦然不拚一回死不得徹底甜也奇石幽巒古藤紅樹山中大不值錢不足畢似小詩一紙求教佳稿一往作數語恐不堪冠首沙石攻玉唯恕其狂

與楊長安

雞山佳處在燕子龕捨身巖一帶路稍詰曲移山潭

水平如鏡過碧照軒題石而去華山奇險宿絕頂兩夕皆值月枝靜吹歌是為奇他耳拙書數章求教題辭數語如命當勒于未央宮大字之旁耳郎君時称略為點定幸恕其直非見坊肆所刻羅生卷後殷易數語東題益數語皆不佳幸以原抄發坊間勿令加減一字也有便役往延安幸以拙作付曹司李一觀

答郭美命

往年道漢陽託王童甫致聲魚服輕刀夜泊鸚鵡州下顧望黃鶴唯有遙禮而已方今人才凋落之甚辟

諸秦隴之山千霄薄雲者皆已取充棟梁後來者未及數年動遭剪伐其未盡者不過徑寸之株無復合抱之用根株未老斤斧安施國之空虛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翁臺高風大節人望所歸兒童呼君實走卒知司馬宏竊謂翁臺今日似之七廟有靈老成必用如此世界無遠陸沉之理亦以山中有至人朝中有清議也不肖關中歸來已迫歲暮匆匆入曹勉佐計典及出署乃得手教讀之如面聆佳誨東裝冗甚所欲言者百不旣一

與梅長公

歸途五十餘日始抵山莊如炎天重負兒忽然息影意地乍得清涼敝村去縣六十里村人為言正月十七日有居民許氏一豬生七子末一子人面猴身五官無所不具其聲甚惡村民聚而殺之山中無所可言者怪事只此而已因龍君御之便附字問訊君御極練西事弟因致一字徐景老記見時當一問之此亦山中人所効于友朋者也長孺不另寄字見時以此字示之

與朱玉槎

暑中聚首如在淥仙長安中豈復有此光景乎弟歸來便杜門如脫籠鸚鵡見綠條翠篠尚以為籠也入山唯恐不深矣上愚兄方臥穩江皋自以高雲逸翮不知繒繳遂及無論受者為苦即弟旁觀亦以為苦臺丈能縱之翻然不受人間羈鎖乎已數月不見邸報不能及朝事一語方葺一小亭樓望江而嘉惠適至遂顏焉登拜亭成當倚江清嘯以彰良友之賜而已南老壽文那得佳太和之約何敢忘[illegible]事典[illegible]

志之乎暑中不既

與沈氷壺

居長安二年無他樂獨司功聚首日夜劇談爲作耳弟歸來便杜門如逃學小兒見八便縮所居去江無百步新搆一小樓當其勝處江水日夜鳴雲奔海立雪色天際松滋諸山如在几案老杜詩云窻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此語似爲弟設也許時不見邸報不能作朝事一語讀東林書如見宣法師語天宮事惟有驚嘆而已舍弟近買得地一區背負套

水前倚浮圖去水部不遠竹樹亂具亦足自樂上懸丈東山之志甚堅不知能得之于堂翁否范異羽近況何似處勳司差樂不大勞碌也署中兄弟頗爲致聲暑中耽涼太過一臂遂痛不能一二具栽南鴻倘便時惠好音

答劉光州

往三弟道吳極口稱兄文滌氣骨抵燕後家兄語狀尤悉謂兄沉而毅淺於世味而深於名理南州固多士未有若君家兄弟之拔出者不肖才不能文而嗜

與所蓄聞一發之於文如雨後之蛙征呼鼎沸閙者或謂之閣閣或謂之鼓吹然而蛙無是也兄丈讀而賞之大約如古人聽蛙愛驢鳴之類聲情所觸偶爾相關豈真下俚之語足以暢幽懷而發與心哉兄丈過矣遠辱貺教慚愧之甚風便無恤好音

馮琢菴師

尚簿來有小啓通候師門想久入覽數日前於黄中允處見師論詩手牘讀之躍然格外之論非大宗匠誰能先發末季陋習當從此一變矣宏近日始讀李

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宏胸中有懷不敢不吐自以爲世道臨矣舍師不言更有誰可言者故敢不避荒謬直陳膚見惟師矜其愚而教之

又

宏實不才無能供役作者獨謬謂古人詩文各出已見決不肯從人脚根轉以故寧今寧俗不肯拾人

字詞客見者多戟手可罵唯李龍湖黃平倩梅客生陶公望顧升伯李湘洲諸公稍見許可自知狂謬數年藏匿不敢妄呈求教既而思之醜新婦無羞阿家之理遂不自量盡出鄙作而郎寬其僭責謬加獎藉是頑鈍之質尚可鞭策他日猶得附於李習之張文潛之列也宏之所以躍然喜也近日國事紛紜東山之望朝野共之但時不可爲豪傑無從着手真不若在山之樂也

答謝在杭

葡萄園之樂至今未減不意尊兄遂有此苦弟謂此公最嫌人作樂每於世間樂人加意摧折觀兄今歲事與弟昨歲所遭卽可知已世間富貴功名之人快意儘多此公殊不見怪獨一一作逵之人罰之恐後乃知樂之一字其福倍于功名富貴遠矣吾兄豈以一二俗情上事而遂改弦易轍耶

答王繼津大司馬

宏道自爲童子卽熟伯勛名中懷跂仰如太山喬嶽每念古人如姚宋韓范者恨與世不可得見嘗欲一見當今豪傑耳其高論一目其學書冀稍得聞時務之大略與夫觀變應卒之機不意人任之年正伯居洛之日猶幸與郎君同籍微上緒論略見典刑奈何盛年壯志遂抱宿草之痛哀哉此非獨一家之哭實杲等之不幸也當今國是紛紛無所取裁世道人事不言可知問之蘭孫伯骨力方從蒼生妙東山之出四夷懷司馬之望恐不得安枕貼席於田野間也蘭孫丰標嶽立後來之雋存初年兄雖去猶存自當長笑山中何恨哉

答陶石簣

祁君來得書甚快兄既知此事不從悶得便是好消息也弟近日始悟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界一屬淨妙便是惡知惡解彼以本來無物與時時拂拭分頓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尚未得謂之開眼況可謂之入道與

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眞新奇也近日有一

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則尤可厭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止此世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一般知見一般度日衆人所趨者我亦趨之如蠅之逐羶卽此便是小人行徑矣何貴爲丈夫哉若不爲所難爲忍所難忍此卽如蜉蝣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暮願兄具世外眼勿爲流俗所沉也

答顧秀才紹芾

細繹來札具領深旨不肖況味復似去吳今之日羈

絏一官如觸籠之禽盖上之欲如梅陶諸人擲冠投裾既不可得下之欲羶趨蹶赴甘宦途如美女如世人之所稔爲而又不可得一身騎兩頭馬此其所以益苦也近日漸學斷肉此亦是學隱居之一端將欲併禁諸欲未免爲血肉所使常自諦觀宦情不斷之根實在於此受用幾何而貪戀如是吁可笑也已然竟亦須斷之試期既迫此是兄未了大債司李靑聊爲作之恐不能爲力耳

答吳觀我編修

朗目不能不朗居士之目何也往日以山河大地爲目今以音聲語言爲目誰謂居士無目哉達摩云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今居士眼如牆壁矣道在何處眼識視心官思功德則一眼浮在而心若肉團爲根是同擧世多無眼人而不聞有無心者何也若使無心是道則無眼亦道居士已得一根休復矣若眼光盡是瞎不是道則思慮盡者是眞瞎其心者也眼不可瞎而心獨可瞎與達摩之言不知又當作何理會也如云牆壁言人道非言道體達摩直指人心者胡迂

曲若此道若可入是門非道若言入門是從門入豈是家珍望居士詳悉指示

李龍湖

白下人來云翁已去京更不知住何地有人云住通州老年旅泊未得所依世界眞無友朋與何托足之無所也世人學道日進而僕日退近益學作下下根行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棗栢曰其知彌高其行彌下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卽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玄言妙者皆虛見惑人所謂驢橛馬椿者也今叢

林中如臨濟雲門諸宗皆已蕪沒獨牛山道場自唐以來不壞由此觀之果孰偏而孰圓耶淨土一訣愛看者多然自業之本戒爲津梁空翁以語言三昧發明持戒因緣僕常募刻流布此救世之良藥利生之首事也幸勿以僕爲下劣而擯斥之

答陳正甫

學道人得一疑情如得一珍寶何也未有疑而不破破而不悟者但恐疑情輕微提起便有不提便無今日見些子道理明日又見些子道理則轉疑轉不悟耳弟輩往時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戲今來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正此是汪公我執未化耳根不聽耳弟謂入頭不如兒者正在此處然弟輩往時實是擔板古人云行起解絶弟輩未免落入解坑所以但知無聲臭之圓頓而不知洒掃應對之皆圓頓也弟近日頗學下下根行一切煩碎等事力可能者斷斷行之自思大丈夫出世一番不得少少過目耳有可以切摩弟者望不惜苦口太原舅頗留心學問恐體面崇高不暇談及極感相待之厚更望有以佑之

家報

四舅來聞大人及一家並萬福以心自慰此人間第一希有事要知子孫滿前紆朱拖紫未足爲難唯信此一事是鮮之鮮者專持名字有甚麽難而人自生疑阻蓋此等出世大富貴天自不肯輕易與人也然欲學此事亦須堅行善法所謂善法者謂如利濟忿恚等事也蓋學道須先除我相慳貪等我相之最粗者人以我故慳貪若利濟則克却慳貪之我也人以我故忿嫉若忍耐則克却忿嫉之我也究竟到聖佛亦只是無我宣尼言四絶而終之以無我是儒家亦先度我也金剛經言四相而始之以無我是諸佛亦只度得我也我之爲我其相甚粗而究竟到極微極細處聖佛安之故曰絶曰無學人習之故曰克曰度今人不達此理故將濟人利物皆看作小事噫孰知現前小事便是作聖作佛大解脫之場哉寄來十疑論一冊望細心看閒時講與太母聽大人其出世知見當不以此爲迂也

答無念

所云意識行不得一着子不知念禪如何受用世間
未有名聞利養心不除煩惱火熖熾然而可云意識
行不得者也夫貪嗔識也貪嗔不行即是意識行不
得也莫錯認也生平從前亦坐此病望公翻却且將
起信智度二論理會一番方知近時老宿去此事尚
遼遠在鄧公雖未必證悟然一生修行當亦不至墮
落若生與公全不修行我慢貢高其爲淺舉種子無
疑此時但當慟哭懺悔而已公今影響禪門公案作
見戲語向謂公進不知乃墮落至此耶公如退步知

非發大猛勇願與公同結淨侶若依前只是舊時人
願公一字亦莫相寄徒添戲論無益矣

答陶石簣

弟學道至此時乃始得下落耳非是退却初心也此
道甚大今人略得路便云了事此實可笑如村間百
姓不曾見考童生考秀才及入場屋得雋等事但見
扮演蔡中郎傳接唱一曲便中狀元遂謂及第如此
之易輒生希冀雖三尺童子亦笑之矣妙喜與李參
政書初入門人不可不觀書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
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爲魔所攝此是士大夫一道
保命符子經論中可證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
伽達磨印宗之書也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二祖
師續佛慧燈之書也爲善同歸六卷永明和尚救宗
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此書與近時王道所談之禪
同耶否耶近代之禪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則陽明以
儒而濫禪旣則豁渠諸人以禪而濫儒禪者見諸儒
汨沒世情之中以爲不礙而禪遂爲撥因果之禪儒
者借禪家一切圓融之見以爲發前賢所未發而儒

遂爲無忌憚之儒不惟禪不成禪而儒亦不成儒矣
海門居士于此事亦有入處弟許之者非謂其止此
而已若復自以爲足則尚是觀場之人與此道何啻
千里先儒一二相似之語今時作舉業者亦往往有
之此何足貴且此與生死何干所選先儒書弟已見
之要之無足道聖人之門閫尚未夢見兄其與者近
讀雜花經中間種種奇特事可疑甚多若是表法則
是本無是事而記者故張大之與假門弟飾虛詞者
何異棗栢論華天宗旨一切俱以爲表其中若文殊

普賢等皆宗而表矣然則所謂表法者有是事謂之表耶抑我是事耶桑柘又云古來聖賢如仲尼顏淵等皆是表法實無是人是明明說二經所載諸事如論語記孔顏一般果可謂之有耶抑可謂之無耶兄試爲弟通之幸勿以相敘言語巧作和會也西方合論是弟殘冬所著恐尚有不親切處幸詳悉正之夏月入盤山東南無此奇觀西方日當退一舍拙詩寄覽弟自去年九月已斷作詩偶探奇不免見獵耳

答黃無淨祠部

弟往在邸嘗語伯修曰今時作官遭橫口橫事者甚多安知獨不到我等也今日弔同鄉明日弔同年又明日弔某大老冤多於人冥倍於賀又安知不到我等也以是無會不極口勸伯修歸及警策身心事蓋深慮朝露之無常石火之不待不幸而不待者果不相待痛哉然伯修有甚深慧中陰當得自由但未盡滿人未免添一番苦耳以弟觀之眼前數十年內所餘幾何縱復得之有何光景若不力學皆是添業之日程途有分寸糧早辦便爲得計去之遲速可勿也後事賴諸長兄得辦雖復骨肉何以加此弟將以仲春前後迎至三輔水道迂緩從陸程爲便計至之日家祖母遂亦長逝此情可知

答陶石簣

盛使來得兄書讀之快人放翁詩弟所甚愛但闊大處不如歐蘇耳近讀陳同甫集氣魄豪蕩明允之亞周美成詩文亦可人世間騷人全不讀書隨聲妄詆欺傲先輩前有詩客謁弟偶見案上所抄歐公詩駭愕久之自悔從前未曾識字弟笑謂真不識字非漫

語也廣莊是弟去冬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請教徐文長傳雖不甚核然大足爲文長吐氣往曾以老年著述託孫司李久不得報恨恨兄幸令侍者錄一紙送司李處渠當曉意矣

袁中郎全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陸之遠　閱

尺牘

黃平倩庶子

弟以午節後挂帆挾數老衲入匡廬幽邃蓬谷無所不探生平所見名山此爲最奇伯修素有登臨癖恨不見此人生足力健時何得輕易蹉過也海內道侶零若晨星死者不可見活者不可聚弟此回亦欲入

山後會遂不可知雖嚴親尊命屢以出相迫然懶癖已成孝緒之龍窟與太真之絕裾心或有可忍不可忍也玉泉奇勝明歲結室多在智者洞一以便靜修一以遲長兄歸道也聞欲刻阿彌疏鈔於襄本有疑此不難辨但檢玄奘譯及海東疏若無此語義爲後人增益無疑若弟斷然以爲後人增益非疏則誑也

顧伯升修譔

別時卒卒不及叙一語因憶往昔踏月射堂聽歌曲水共約此後當覓稍閒敞前後一片地爲看花待月之所曾未幾時而出處生死有同夏雲人生何事可算得也弟世情覺冷生平濃習無過粉黛亦稍輕減即有時對清歌豔舞亦如花鳥之寓目自幸心中粗了可以隱矣六月內徧游匡山水石勝絕自恨宿因不深不得爲此中淨侶至真州遇三弟備知兄近日行履兄才識蓋世閱事已久若於此事稍稍勘破人間佳惡情態真不直兄一笑也

李湘洲編修

弟不知兄已北發前此曾馳書奉問與兄兩年別耳

而光景苦樂有同朝夢眼前事除却死真無一可算者也兄有才有識又有膽獨道念未切或爲眼中粗惑所轉弟往時亦有青娥之癖近年以來稍稍勘破此機暢快無量始知學人不能寂寞決不得徹底受用也回思往日孟浪之語最多以寄爲樂不知寄之不可常今已矣縱幽崖絕壑亦與清歌妙舞等也願兄早自警發他日意地清凉得離聲色之樂方信弟言不欺也

龔惟學先生

吾此同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別無分毫想兒孫塊肉耳田舍郵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宓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疇頓忘櫛沐晨供後率稚川諸甥人杖而入村落日暮棹小舟以一榼製水多蔵不過三人晚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諸衲擲十法界譜飲負金放生暇則拈韻賦題率爾倡和不拘聲律閒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牘以當一夕佳話也

又

閒嵐地寒甚而尊殊不以爲苦懸纜徹棘浩浩然如處花林醑國此其地則寒而民則煖何怪尊之樂之也然爲嵐計則願必世百年爲主人計則願得一內擢稍釋拮据之苦優游二三長者之間課山水之與結宿來之緣種花賦詩隨口即謳此亦生人之至樂而吾與遯庵翁負弩先驅者也夫尊豈戀戀一官者哉雖然白香山七十致政自以爲達陶彭澤八十日爲令自以爲苦兩人者所遇不同其趣未始不一也吾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則施之是爲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圖度小餘則造房治產大餘則爲孫子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柏欲楠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倖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爲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始以爲矯談今乃信之往曾與黃平倩言但看長安街夜半時古廟冷鋪中乞兒丐僧齁齁如雷吼而白髭老貴人擁綿下幃乞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何客部本江

作字時又九之次日也方杖而出偕數衲往玉泉收堆藍山色飲仙人掌茶此地兒宿經由他日入沮漳聞路人云智者洞中有一老頭陀鬚髮如敗葦身若豎銅飲嵐臥石語人以目不以口者是必我也兒去旋飾屏侍史蹤之或可得不然與鹿麝同駭而去

雷元亮郡丞

往眞州聚首時高呼暢飲大快也已而萍迹東西人

從匡山道上來輒問問輒無有不快快數日者不謂今者遂在照臨之下也初意欲渡江值先姑後事東馳西走耽延至今抑野人制不入城府亦硜硜之小節又則部民分勢隔絕某雖摳衣臨之以老公祖擁之以皂帽恐之以白晳之佐史能據若曩者之權呼蘢漻乎此某所以未出門而先次且也覩至此得無捧腹而重笑其迂耶

黃平倩

桼山道中逢胡舍人得兄手書具悉近況此山奇絕其石則崑崙玄圃其官室則祈年未央其樹則孔明廟前老柏也匡山之勝以澗以瀑其他不當香爐一峰五老差敵耳未知峩眉眞能伯仲否也學道之不利官久矣當事者之意將以解官難諸大夫此猶縱魚於壑而放鳥於山其誰不快然弟亦有此言謂既持釋子戒口斷葷血身斷冶淫心中斷邦了子孫田宅之想諸皆可斷而官獨不斷何以自解於天下也當事者此舉未可謂非一番大鑪冶也家之不可學道猶官也官有友而不暇家則暇而孤唯遊可兼[illegible]

之弟意欲春秋入山諸訪冬夏則閉門讀書而已既已圖出世一大事而其腸胃所貯若依然只俗子家物何若不啖之愈哉古人學道貴密不惟令人不覺其長亦且不盡見已之是即如布施一事隨分周隣里鄉黨則密必名山大刹通邑大都則愚者駭智者笑矣五度皆然舉一可例吾輩所謂持戒精進得無有不覺不知墮此匿字者耶此飲藥而服忌不若不飲之愈也弟近來痛省此病故言及此所謂臘月扇子恐南地寒脂不常耳

陶周望宮諭

六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魁斤耶兄眞解官去弟來春當之西湖偕遊天台鴈蕩便了却武夷普陀諸約新其所常見而證其所不至亦快事也會萌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參甘草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豆大黃腹中悶飽時亦有些子功效也家父迫弟出而弟懶於世事性僻而疎大非經世料材弟又生計減少數椽殘荊十畝秋田已付之[illegible]兒[illegible]身口自足無庸勞心任

從弟客寄村廬四方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不責弟以常禮及告以風水田宅往來酬答之事弟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尚以爲苦出門雖敝衣跟隨人必指曰某官人數日一見妻子或告曰某籬落壞兒子某麼學黨中有不解事者至言及鄉里間不平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離家併前數事亦無眼中得不常見爛熟人雖俗亦快也靜虛兄恐已歸所云頓除漸修大非弟指不知以何爲修若云蔬食斷腥是修則牛羊鹿豕亦蔬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訓狐蝙

鼠亦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着不滯是修則蛙鳴鳥語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經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悟入皆身見也所云漸修不知當從何處着手靜虛若來幸以此字示之

蕭允升庶子

海內交游如兄丈之於不肖兄弟有幾夫世有膚交有骨交有氣交骨交則荊聶之儔也氣交者氣味相合如水之於鹽自非性命相期斷斷以至此若兄丈之於先伯修是已憶壬辰之歲弟初獲交於諸道友先兄踞壇而坐念方則之丈論難叠出是爲千載一時骨肉幾何而東零西散念方既已下世先兄繼之玉堂秋月有若隔世人生命分何可常也弟已絕意仕進而家父意尙果然未便驅弟出山菴居柳浪湖長楊萬株柘千本湖有餘畝荷葉田田與荇藻相亂樹下爲團瓢茶瓜蓮藕取給有餘弟又不常居鄉繞了匡山便入太和解夏後入衡嶽遇緣則住不則去亦

足以樂而待死矣知兄信我深一及之不可爲不知者道也

馮侍書座主

方春卿之命下凡在門下士無不延頸舉踵且慶且慚者無何而　東朝建二十年廷臣所爭而不可得者一旦遂定此雖　主上獨斷抑亦吾師之將順者潛而速也某妹慳緣不獲一覩其盛居常持鏡自照此等骨相豈堪入甘肥場自分與吹蛤鳴蛙一體歌詠太平亦樂而甘之唯師席日遠萬萬不能忘情爲

內如師之愛門生忘其百漏而取其一得者有幾某豈木石而不自知夫以某之拙似傲懶似慢雖同輩或不可堪而師愛之惜之終始如一月某獨何心能不塡胸刻腑也自恨才力鈍劣不能建一奇當一官自負師門惟詩文一事欲稍自振拔山水性命之餘聊一發之而質凡下不合古轍謹錄記文數首山行詩數篇塵覽比於詼談得師破顏一笑足矣惟師削而正之然過此亦欲焚却筆研人生精力幾何若爲以有限之精神事此無益之伎倆也卽此是名根未

盡山中人不破此障亦何異紛華世味也畢竟諸緣皆易斷而此獨難捨或亦文人之業習耶去年游匡廬今春登太和皆奇奧之極解夏後復欲束裝入衡嶽海內奇山水許十年可盡擇其地勝而人淸者居之俟師他日歸來某方策杖過東海窮覽鄒魯之勝來日觀而扣雲來與師評天下山水徃絕處以當臥遊此卽某之所以上報知已者也狂談可笑之甚唯師恕之先兄卹典會典具載謹遣小价上疏伏念先兄講讀四年竟以此卒生平修謹無纖毫過誚明聖學似亦朝賢之所許可儻荷特恩蔭卹贈謚皆例所有是在尊師主持耳然亦未敢必疏之當上否也唯尊師裁之

答王以明

居士畏語言建立爲地獄業火之是巳獨不畏易解亦語言建立乎若一切論著皆忝而易解不忝是未曾抹却語言也此卽犯妄語罪若以論說爲建立易解爲非建立是自語相違也此卽犯兩舌罪妄語兩舌非泥犁業乎居士何以自解不解則無以曉喻迷

人解則復犯語言建立矣豈惟居士伏羲文王便是招頭矣故忝謂居士非眞畏語言者也不若晳却且消遣閒目也太和諸詩奉覽幸卽擲下記尚未成時方結夏料理楞嚴宗旨故未暇作文字業耳忝非畏文字者也倂此無畏奉施居士納不徃曾藏得易解數本今亡盡矣有得意處幸一見示

湯義仍

作令無甚難事但損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事者非生事卽是不及事耳吳地宿稱難治弟以一簡持

之頗覺就緒但無奈奔走何兄老吏也有可以書益
者不妨致我長思雋人東上括巷不知墮落幾許珠
璣有便幸賜我一二顆

答陶周望

藻來具知眞切矣山居頗自在舍弟近亦喜把筆閒
適之時閒亦唱和柳浪湖上水月被搜無復道處往
只以精猛爲工課今始知任運亦工課精猛是熱鬧
任運是冷淡人情走熱鬧則易走冷淡則難此道之
所以愈求愈遠也弟學問屢變然畢竟初入門者更

不可易其異同處只矯枉過直耳豈有別路可走耶
據兄所見則從前盡不是而今要求個是處此事豈
可一日盡耶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纔有重處隨卽
剿絕今日之剿在明日又爲重處矣遊山若礙道則
喫飯着衣亦礙道矣如此則兄眞如陳同甫所云雖
咳嗽亦不可者道實礙人之物人亦何用求道耶

王則之宮諭

別遠十年餘矣亾兄奄忽二載長安聚首之樂不啻
隔生不忍言不忍言近日學問得剿絕不陶周望是
眞實參禪人雖未入手然其進不可量也黃平倩亦
甚勇猛數得長安書云有趙少卿王衍人在侍御王
刑部皆卓然有大根力參究此事恨弟老嬾無意復
出不得一扣門墻諸決尊兄往來南北當有所遇實
證據處幸一一示我弟雖不敏尚能刳骨瀝血乞半
偈書作將來淨因也弟明春欲南行了天台鴈蕩公
案若尚在南亦一快事弟頭髮已有數莖白者如則
之當滿頭矣

王百穀

每逢吳僧來輒首訊百穀閩動履倍常則大喜謂風
雅道衰尚賴此老成人撐持也明春入台蕩取道兩
洞庭百城烟水中首扣大知識想翁不作德雲面孔
責不肖七日草鞋錢也綿竹僧以緣事入吳便致遠
訊惟有以開發之

答徐見可太府

東南之遊極於五泄將留台蕩普特以爲後約仁公
旣期以來春便當執策從事矣近日移居山莊去城
一牛吼地山中老松千本脩篁萬竿頗足自娛升霄

之餘以障風露杪中之木以甞巷盧若篠之藤薜皮
之石以爲友朋此案非仁公恐不復見賞不然未有
不以爲癖且痴者山行汪一路稚本子也何足煩大
筆或復劉邕之嗜明公或偶同焉使夫鄉里之士知
痴而僻者亦偶見賞於大人君子此亦賤士之榮遭
也下旄北矣野人臥山南而送之亦復近誕然自以
爲知仁公之深莫野人若也故且略形體以事君子

又

予鱗有遠體元美有遠韻然以摹擬損其骨碎則王

之學華會稽徐文長稍自振脫而體格位置小似羊
欣書仁公何得遂奄有之不佞下里稚語耳尊敘獎
借過其將無蕉葛褒而古錦襲乎夫尹夫人之望邢
也此猶以色知其今使夷光尊而媒母御能免太冲
之鄉耶山居已兩月去城百餘里徵來札亦不知板
車之過谷也山資之乏輒爾饒足自惟無夾門咫尺
之義而橫遭長者之施頼顏甚矣既不能長揖道旁
隨諸攀轅之後又不敢以虗儀爲將唯有北望九頓
而已異日者或撰爲俚言以歌揚休明是乃草茅之
所以報耳

與耿中丞叔臺

往過白下辱翁臺愛至渥比歸山中欲具牋道謝而
所謂致書郵者非山人則緇客其意皆有干於東諸
侯者故笈竟不致不然其非無心豈兀兀不知感感
而不爲一言以通也其歸來無所事於隣之殿輒復
吟哦如夜蛙朝鵲呴跳鳴躍不能自止其言皆花木
蟲鳥退之所云窮年枉智慮猶燕糞壤間者要無足
爲翁道但公退之暇借以發笑時亦有之如排場疉

爪無益音節大爲發諢之資也

王百穀

楚中絕無江南士人但時有白足赤髭耳問王先生
近況亦復不曉每思包山天目之勝履齒輒躍遂欲
買舟便道訪半偈主人而堂上白頭往往見勒明年
尋一佳題目東下當了此願也王路鳩材僧入楚不
能得杞梓楩楠之一不佞稍爲區置僅獲蒲柳下材
數十株耳其實湘中富室不能敵吳之窶人僧云東
洞庭有陶朱猗頓焉且與百穀爲戚願得百穀布施

蹴花牋一幅未識可否

答陶周望

細繹來札似謂此事有生處可習熟處可證此實不然所可知者決非實知所可證者決非實證此事校破與不破耳願兄勿以習氣之淺深論人以定力之粗細論道也川勤之悟也而與高安終身不相下妙喜之悟也而圓悟痛戒之以性氣此等若以俗眼觀可詎以入天眼目相許耶白蘇張楊眞格式也陽明近溪眞脉絡也近有小根魔子日間挨得兩餐餓夜

間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不惟白蘇以下諸人遭其擯斥乃至大慧中峰亦被婬謗此等比之默照邪禪尚隔天淵君遇杲公豈獨唾罵呵叱而已弟往見狂禪之濫偶有所排非是妄議宗門諸老宿自今觀之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禪者也小修舊見弟如此商確亦以弟爲莽蕩今不復然矣弟不敢自謂已證然路頭決不錯走宗門與教原自別派求嘉云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如今小根所詭辯而悅之者如蛆寧復可恨近溪而下眞可恨者也願兄高着眼莫落斷常坑也仝弟邸中相聚亦一快事與兩兄相結專以一大事相勖故言之不得不力若以爲此僻慢人無可聽者弟已矣從此專事承顏不敢復道之矣

蕭允升祭酒

山野姓名生澁分不宜入春明門以是雖有便郵不敢輒通一字九方之急千里猶千里之急九方也以是舍弟雖在門墻亦不敢以一字道謝不知射堂夕月西門春柳猶記往日周旋否屈指十年之間故交

落落有若晨星伯修墓上白楊幾堪作柱百念那得不灰冷也山中蒔花種草頗足自快獨地朴人荒泉石都無絲肉絕響奇士雅客亦不復過未免寂寞度日然泉石以水竹代絲肉以鶯舌蛙吹代奇士以蠹簡代亦略相當舍此無可開懷者也此近日未盡習氣也遇有道者不得不暴以希懺悔

顧升伯宮允

山中粗足自遣便不思出非眞忘却長安也然村鄰自在之人與語如東阿晚年門下皆廝養凡才那得不

念應劉諸公明年思一遊台蕩已決意東下北遊念尚未動不知傾倒何期人生幾何歲月而隔絕若此假使再見亦恐兄白髭黄髯老矣

金給諫

弟之懶而疎兄丈所知也若以形骸之外覩弟疎節闊目似猶可贖若以世間之必不可已者責弟弟爲戾人矣然弟已自知骨態之不宜蔽長林而嘯水石殆將終焉龍鐘假寒甘與鹿豕爲伍則其人果不可以禮數責者也弟自不敢齒於世而世肯與之齒乎

世或見責之無益遂從而置之亦未可知此又弟之自解於兄丈者也讀至此能無爲弟發一笑乎新都人其少年有文藻欲以舉子業就正詩有新調六朝佳山水何可無佐筆研者乎知仁兄之決不見外也

羅雲連

歐公極稱夷陵山川奇秀向日會兄詢不一言又貴鄉多士如此兄皆不能稱述一二豈弟不足與言耶抑老髯識不足也弟心已在三遊洞前矣倘有便舟當借數柄入峽一覩元夕後不雨當丁此願也又念

無遊必挾多柄不知貴土可托缽否不然未免以白麻青蔬困諸君子也佳作甚暢他特明倫堂中恐羞此騷雅不得致聲元定諸公舊雅新知快覩一堂人間第一樂也蒙寢以之

黄平倩

客歲附一紙托令弟轉達正是小雪時節後聞以入賀里旋此紙亦當浮沉矣弟近日此心眞死矣邑中頗有流寓者與之商確甚快小修近造亦與非復別兄光景也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農夫也好

作倚兒市賈亦好雜花五十三知識單明此義如王趙諸公以儒而瓻僧皆走剔路者也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羣動衆纔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之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眞實穩安無遮攔無委曲於名利塲中作大自在人也兄利根慧性一撥便轉弟知兄從此放下千二百稽子跡去却通身枷鎖也詩文是吾輩一件正事去此無可度日者窮工極變舍兄不極力造就誰人可與此道者如白蘇二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非以草率得者望兄

勿以信手爲近道也客冬見邸報得詩二章奉寄久無便郵今始得呈然亦不知何時得過錦江也

與友人

數日來入沙頭始知仁兄補官命下一窮舍人攜一千二百餘利萬嚼長安塵沙那得不饑甚爲仁兄慮之弟明春決意泛舟北行入西湖過夏中秋夜可得共踏射堂隹月談別後最得意事也近日所與遊者何人箇中事看得破不兄明慧有餘而沉沉不足果于任而淺于幾果于任則易視天下事而淺于幾則

易視天下人處世者之深忌也昔穠翁之論張德遠也曰明于知君子暗于知小人此古今高士通病然自是不學之過學則眼開眼開則自不受瞞可以應世可以濟世可以出世應世者以世爲應迹而應之者也如周濂溪龐道玄其人是也應亦出也濟世有三種有以出爲濟者佛圖澄陸法和姚廣孝之類是也有以應爲濟者張子房狄梁公李鄴侯等是也辟則純綿裹鐵不露鋒刃又辟則擲劍揮空空輪不斷主矣化矣有以濟爲濟者漢唐以來建功立業不有其身者皆是然各有學術各各開眼不似今人冥行徑趨動而得過者比也唯實參究廣讀多會人可免此過弟與兄同此病者願各努力秋來偶讀實錄見前輩諸大老頗有其人未有不學而能濟世者京師豪傑淵也世界如此之大相識如此之多豈無一二人與古先抗衡者兄幸虛心求之有則急以報我

答吳本如儀部

弟此時實當出所以遲回者實迂懶之故非真不愛富貴也兄謂弟饑寒所迫一慚不恐以此鞭弟使樂

就升斗則可若云趂此色力勉就勳業俟功成之後漸謀綠野香山故事須先與閻羅講明始得弟不作此癡想也古人進退多是水到渠成願兄亦勿蓄此念胸中居朝市而念山林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兩等心腸一般牽纏一般俗氣也願兄勿作分別想也弟明春將從水程北來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相浮六安茶佳者貯一二十瓶供清談中用如何

李湘洲司業

不通往來訊又一年餘矣槐門光景時時形于夢想

如嗅橄欖略有酸氣至回味時卻勝崖蜜幾十倍也不佞竊謂仁兄此官似之笑笑去歲直窮花源之勝眞方士仙人之所客也山尖秀略如越而幽僻勝之奇正相發瘦妍異態弟已邀得漁仙寺一片地爲棲隱之所他時白頭閣老渡武陵谿時或可迂道一至也花源注一冊附貴門生某去其人翩翩士可與語不敢望霽太宗師威嚴比常例少寬日月爲惠多矣升伯兄時相見不戔戔明春三月踏花至矣花源注看竟乞轉致之

曾退如編修

新郎君得意不探明月者必于大香水海沙頭回薄漁也豈能容許大鐵綱乎雖然南荒邊地乃得綠珠老杜云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傾城之妖固未必擇地也笑笑獻夫道足下常來果不弟且遲青溪鶴待足下政恐未能割却被窩中恩愛耳柰何正欲寄訊適小李蓬頭云將東見魯閣老便書一紙付之

答費太府

叙記皆勉爾草附呈求削某實不文豈能供役又重之既益惴惴焉慎不任也既而自念不文自門下授簡授非其才門下責也不供則以賤士傲長者負過實深遂以一日兩具稿唯其速是以益拙又將以速掩拙也笑笑

答董玄宰太史

燕中與諸君子周旋如在旃檀林每焚香展帙清言彌日彼豎一義此建一難可謂不知老之將至典刑既遠西華道上頗覺落寞倖如息佳木者忘其濃蔭

一旦失去始有紅埃白日之感也不佞嘗嘆世無兼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騷雅書苑畫林古之兼斯道者唯王右丞蘇玉局而摩詰無臨池之譽坡公蔡翰僅能爲枯竹幾石不佞將班足下于王蘇之間世當以爲知言也楚中文體日敝務爲雕鏤神情都失賴宗匠力挽其頹高才兩過江干不佞遠伏林莽息心望岫愧疎遠睽姻感實甚六年夢想失之一朝殊惘然自恨也

答蒋左轄

客冬寄遠使光行役已抵馬頭而室無子嫂歸人即
世爲之料理後事家人數年遲延至今有負門下慈
命然入春即當北上斷滯之幾豈容雕飾抑堂上鞭
策不敢自愛筋骨耳

答李酉卿

弟二月終將東下由水道入京此時便可一晤縱不
晤聚首不遠得諸兄提挈此大事弟之至快也栁長
公何時發弟春初已具舟而邑大夫以邑乘見役欲
爲窮鄉少誇張未免檢括諸吏行期稍滯然四月決

可南兄幸俟我致聲念公長公江干之約便可同赴
來書云錯死了栁衙湘此闊羅錯也丘大狼狽乃爾
恐闊羅亦用他不着留與世間點景而已兄根器如
此何憂學道政恐不學學則無不入之理但莫急性
是第一義急性則走入知解窠裡容易脫不出也

與李杭州

東華一別蓋八年所仁兄五馬專城而弟猶碌碌豈
艸得無以迂緩見笑耶虎林名郡也昔白太傅入洛
陽猶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足知杭之佳麗也然唐
時爲太守考公事之餘放情山水歌臺與烟嵐共翠
笳皷與松風間作藹和仲爲守嘗出遊時分曹徵鼓
鳴金聚食杭人至今以爲美談仁兄若能辦此弟當
刺日東下爲有美堂中客也笑笑適敝年友孝廉陶
孝若看花六橋附字奉訊孝若佳士將窮東南之勝
經始虎林耳非有干于東諸侯者也

與王百穀

王路儕來珠玉幾滿案頭甫開函而諸弟及里中少
年各持一紙去不肖如暴富兒被掠真可一咲也蹋

王先生益健飯猶能與青娥生子老勇可想不肖卞
四十已衰聞此甚羨恐足下自有秘戲術不則誑我
也江令遂不祿惜哉世豈復有斯人致聲袁無涯溝
中之斷豈足復收而横被之綉也敝同年陶孝若閔
令同社友也慕王先生名且久其人清脩士足下見
自識之

潘茂傾

燕中一別忽忽七年人生幾何將而睽隔若此今仁
兄翩翩五馬而弟猶故吾也雖是木石以爲曹署魚

鳥汝爲齊民觴攻奕格以爲令甲自分迂跡之性其
爲經濟固爾不中繩之楞于世竟何益也家大人迫
弟甚入秋當强顏一出倖之剖孫入籠豈堪跳擲或
者馴狎之久頑性須革遂復見役于人亦未可知山
居既久與雲嵐熟亦復可憎人情遇時蔬鮮果取之
唯恐不及迨其久未有不厭者此亦恒態也

蕭潛大

近日刻殘花滿碧二集幾賣郎柳湖莊計月內可成
軼然不能寄遠以大費楮墨也寒灰竟可矣住柳浪

其好與談兄話頭有着落不富貴場中易汩沒人眼
前任運自在的是鳥紗是下人取奉是生死未到眼
前信口大話似有滋味終日洒洒落落都是借他光
景莫錯認作學問也弟豈以靜退爲高者哉一亭一
沼討些子便宜是弟極不成才處若謂弟以是爲高
則弟之眼如雙黑豆而已

陶周望祭酒

入春兄郎報喜甚謂今秋北發可得合併不意仁兄
竟以疾辭貴乎倩久未得耗數日有傳其病者然亦
不確昨遣人於通途往訪[illegible]之風
遣人甚也公望兄今冬定得晤語山居久不見異人
思得遊如歲青山白石幽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
人語雪齒娟眉能爲人語而不能解人意盤桓未久
厭離已生唯良友朋愈久愈密李龍湖以友爲性命
眞不虛也數擬入越又以道遠不能發此高興不知
何時得請益兄念之貴邑孝廉周觀國以省親至敝
地抵掌柳浪爲詩送之併及兩兄有便復我

答錢雲門邑侯

護堤工竟邑人始無蛟窟之慮此舉恐廣長舌讚歎
不足况腐儒數行文墨也不肖詩文質率如田父老
語農桑土音而已門下至此之作者又分佈以助其
成將令不肖媿死乎辱貴座師見督敢不疾驅天氣
尚炎秋清爲期耳不肖非以退爲高者只是懶筋不
易抽出一懶不忍覺摩詰斷核未易出脫也

與蔡嘉典

家弟道足下精進堅恐弟甚媿之就李乃近時佛國
足下將以安養如來攝之抑以迦文五濁折之也以

弟觀之末代衆生惡劣浮巧錢康銅柱便是莊嚴須帶些小鬭觜子氣方有少分相應也何如

答陶周望

得手書如空谷之音弟謂兄真可安心矣既做大官又討便宜又斷緣寡欲便自說世情灰冷無論他人信之即自家亦說得過矣而兄猶以爲不了何哉然弟則謂不了之根正在於此此弟舊時受病處也王塘南雖不及近溪然猶有幾分切已若某某則徇外之學別是一路頭非吾所知也大都世間自有一種

平易質實與道相近者而自視庸庸以道爲高而不敢學清士名流日以爲非吾不能學道也而矜厲太甚終成自欺與道背馳而不可學近者不學學者不近所以兩難羅近溪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此語抉聖學之髓然近溪少年亦是撤清務外之人故已登進士猶爲僧肩行李已行取猶匿山中後來經百番鍛鍊避之如毒蛇仇之如怨賊而後返吾故吾故吾出而真聖賢真佛子出矣此別傳之正脉絡也弟少時亦微見此然畢竟徇外之根盤據已深故再變而爲苦寂者非歸山六年反復研究追尋真賊所在至於今日亦將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弟所謂徇外者豈真謂借此以欺世哉源頭不清致知工夫未到故入於自欺而不自覺其心本爲性命而其學則爲的然日亡無他執情太甚路頭錯走也聖學宗傳大有功於斯世然諸傳尚有不親切處海門居士近造當益卓會間幸出此字示之

與曹進士平子

蓬蓬若雷僧輒問平子行藏頗不悉平子將須脫屣一官乎閒窮且澈骨亦何可恐雖然使平子而處脂膏地亦當如羞澁不能出手之袁生豈能發身潤屋也近作想亦多有便幸示之坐聽松閣限疊韻詩沈飛霞持粉版作書書成而墨濡矣上此光景可念也何時再得合併也歙人吳長統有與之書見平湖令君者便致入行以見平子

答曾退如

麗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真法器

者坡公真法班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之多鬚者皆孔子而面如瓜者皆臯陶也兄此論出可以解嘲序中字眼略有一二可上下者弟不惜爲他山之石豈有兄吐肝相與而弟猶惜形跡者乎然如此等作自是不朽文字弟非習爲佞者也志序尚未見先兄傳已借尊名作之代大匠斵寧不傷指

錢邑侯

志三十卷已卒業生不文勉爲之殊覺脫略然諸傳非間見真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倣班氏及南北史多

於小處見大不欲以片體損韻致也諸大老傳他日國史所取以爲據者邑僻地誌狀多亻傳故不得不詳雜組一篇逸事僅有炎天苦檢括難聊述數端耳幸削正之

汪觀察

往附邸墨令致書左右是人見背劇語狂草也不敢投上官之威重乃如此耶今兄聲華日盛德位俱高東林蓮滿之約猶記持否然世間真菩薩乃能濟世蝸跡空山閉眼塞耳此是小夫行徑兄勿聞弟言便生惰懶也彭山人長卿已客而寄刊者未滿原訪故人弟謂道上若值汪使君便可作鄭弃以近刻二種附上山人得禮貌甚於得金於兄聲名無損而可以止一家之哭亦菩薩行也方便波羅密即檀波羅蜜笑笑

袁無涯

北車已臘而宗禪適到閉兩讀手書如渴鹿得泉喜躍倍常深蒙嗜痂之譽媿汗無地僕碌碌凡材耳嘗楊之髓而竊佛之膚腐莊之脣而醬儒之目醜聞居

之小人而作疑今之名高者以爲狗外不情師並生並育之齊氏而等同其事至於詩文乖謬尤多以名家爲鈍賊以格式爲涕唾師心橫口自謂于世一大戾而已而孰謂世有好之如無涯其人其人者無涯誤矣讀凡夫諸作信佳士也恨不識之花山公案何如往日凡夫願力過於吳令故成毀頓異但實地既復則當平氣處之天下事不患不成患居成者耳幸爲凡夫道之

答王百穀

聞近況甚適又言將有岱宗之遊僕來歲亦將乞假而南或得與杖屨相値亦佳事也江令君每會必劇談近復留心性命長安中得此良友殊不寂寞僕宦意甚闌又如作吳令時矣自思口腹無幾身世受用亦無幾安能勞碌事此生乎寄璮雖閒要亦有拜客及不情應答之苦終不若山居之穩貼也

陶孝若

三弟來極道貴土山川勝絶人士都雅弟傾想之至形於夢寐又道仁兄一意恭學骨清而氣細求之朋

輩中指不一二屈弟恨不即日趨侍奉塵尾周旋也敝鄉塗泥爲市無卷石寸壑可入目又可與談者極少諸兄能于三遊洞前施我一袈裟地弟不啻如渴驥之奔泉也讀佳詩及諸兄詩珠玉滿把忩役甚迫恨不即和郷浪春條極可人能挾諸同學一過不耶與仁兄同郡同門又同道夫何相識之晚然一相識而遂遺形忘貌又非淺淺者可同年論也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五終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六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錢塘　湯汝楫　閱

擬古樂府 附雜體

樂府之不相襲也自魏晉已然今之作者無異拾唾使李杜元白見之不知何等呵笑也舟中無事漫擬數篇詞雖不工庶不失作者之意具眼者辨之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水嗚咽夜夜作秦語問子何代人防胡舊軍旅

冤魄滯孤魂不得歸鄉土白水洗白骨瘢盡水酸楚洗多成黑流水性毒于蠱立馬古戰場長嘶待天雨

長安有狹斜行

按金駒立長溝枇杷落盡茱萸秋山西女兒帕勒頭面上堆粉鬢堆油二十五絃彈箜篌猩紅衫子葡萄紬笑問南裝如此不

結客少年場行

結交徧四海鄉人無半識耻約無真盟結有心賊

白手一布衣喜怒關通塞將相無在門望氣如望職易卜天昏晴難候君顏色頭顱可擲人一顧不可得

釣竿行

嚴灘一絲名渭水一竿勢所釣非所求巨鱗安得至不如無名子心胷少根蒂朝隨鷗侶歌夜引魚蠻醉探水如探甕隨手得鯿鱖鮮蔬煑活魚無鹽亦有味

秋胡行

堂上姑待汝哺袖中雖有金不堪贈彼姝妾懷如日君情若泥路旁之心不自保安保他因[illegible]賊行沙浩

浩水咽咽妾死情不死節河水如可竭妾腸當再熱

妾薄命

落花去故條尚有根可依婦人失夫心含情欲告誰燈光不到明寵極心還變只此雙蛾眉供得幾迴盼看多自成故未必真衰老碎彼數開花不若初生草織髮爲君衣君看不如紙割腹爲君餐君嚥不如水舊人百宛順不若新人罵死若可回君待君以長夜

有所思

人生如驛騎往復無停勒胷懷無盡絲漫天作塵纖秋霜與春風乘間遞爲賊衰老迫紅顏白髭傳消息積雪填枯井井深填不得肙稜萬斤重白日沉幽墨欲行戒險難欲飛防繒弋

善哉行

今日相樂式舞且歌鴟紋鐵板白面青衹食羔以七盛酒以盆刀斲亦厭何必河豚儒迂墨儉跖非堯是善哉諸君請入褌裏讀書不成學仙家效懸腹鵙枝從吾所好

猛虎行

中璫太平搜利及斤空板辛附中官鑽簇如蜂蛕撫按不敢問州縣被訶斥槌掠及平人千里旱沙赤兵衛與郵傳供億不知幾鄉使沙沙金官支已倍蓰鑛徒多劇盜嗜利深無底一不酬所欲忿決如狠豕三河及兩浙在在竭膏髓焉知狝癬憂不延爲瘵疳

相逢行

行行帀曲巷曲巷多蒿草窸路掠蛛絲讀書歲月老壁上紫啟圖手裏黃石編當盡三時衣不直數緡錢兒女無衲着常時煨故紙稅地植桃花十樹九樹死

君莫悲腐草腐草發光耀玄霜畏冬青白髮傲年少

悲哉行

石馬立荊棘荒城叫老貍昔時冠帶人唯有鶴來歸
宿志慕長生朋黨盡刺譏父母不我容碧海三山飛
朝牧老君龍莫守劉安雞仙家歲月長桃子三垂枝
歸來見荒塚半是孫曾碑城池百易主族里無從知
古人悲夜繡今我亦似之白骨不可語鶴歸空爾爲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錦襴烏紗巾寒毛接短髮絲絲沙與塵

問予何勞勞上書西入秦八年始一命官卑不救貧
冒霜拱槐柳望灰拜車輪一身百糾纏形如一束薪
手纏不自解利刃寄他人蕉與蘗同餐雖甘亦苦辛

短歌行

酌君易州之清醞被君吳閶之纖縞男兒二十無所
成腰肢一半沒青草趙輕健買駿裹哭聲多笑聲少
黃金蕩盡君莫嗔古來餓殺幾賢人

京洛篇

煌煌京洛城朱衣喧廣道白首賤書生驢載曲詩卷
懷刺謁恩門門卒相輕眇十上十不逢登衙顏色槁
壘身事貴公習諛苦不早鼻眼一寸紗茫茫遮人老

鰕魟行

鰕魟出潰潦道逢東海使魚服而介身呷浪以相戲
物微恐見侵跳波爭努臂東陂招能兒西谿喚螺弟
水蟲萬餘種各各條兵議聚族鼓鱗鬣不能當一噓

升天行

乘赤霧鞭鸞轍路逢王子晉玉簫已吹折織女弄機
絲餘緯爛寄關下土蟣虱民訛喚作雖寬張翁老且

老桃止多嫖姚待仙三萬年不曾見降卒真人多窮
左夭狐傺餘孽羲御失長鞭牽牛嘆河竭

櫂歌行

妾家白蘋洲隨風作鄉土弄篙如弄鉞不曾拈一縷
四月魚苗風隨君到巴東十月洗河水送君發揚子
揚子波勢惡無風浪亦作江深得魚難鸕鷀充饍脯
生子若鳧雛穿江復入湖長時剪荷葉與兒作衣襦

魚苗風洗河水皆長年語

青驄馬

青驄馬九尺強有金買千金裝雙蹄不着地影滅如飛翔借問冶遊郎何爲在他鄉下馬立青梧手提碧珊瑚千興不知人盡眼騁嚮壚當壚豈不冶褰衣愁脫露五步一停聽十步一回顧客從遠道來贈我青鴛帶交頸復同心白石青松在東家好女秦羅敷西家蕩兒馮子都鴛鴦只愛毛翎好那知水底有鵜鶘

折楊柳

艷陽二三月楊柳枝參差毎逢雙燕子憶得別君時憶得別君時遺君珊瑚枕君行佳麗地何人薦君寢

越女性如綿吳妓情似紙夫君淚子心吹作東西[illegible]前月父書來道君遊淮北今月見君字知作江南客江水自清流照君不照妾

紫騮馬

紫騮馬行且嘶願爲分背交頸之逸足不願爲追風絕景之霜蹄霜蹄滅沒邊城道朔風一夜霜花老[illegible]使踏破天山雲誰似華陰一寸草紫騮馬聽我歌[illegible]心耗不盡奈爾四蹄何

短歌燕中逢樂之律作

下馬一言不及暄寒昔年毛羽今日肺肝我懷如落君懷幾許登堂直視無心可采明月浮空清霜墮地將軍北闕金吾西第羅帶掩金鞘夜開呼盧射覆飛爵流杯吾爲若舞若爲吾歌劍去能沉遊將奈何情長刻短爐寒火青歌尊亂筋誰是主人鵬飛九萬爲鶯鳩笑我欲携君遠翮游翻

橫塘渡

橫塘渡臨水步郎西來妾東去妾非倡家人紅樓大姓婦吹花誤唾郎感郎千金顧妾家住虹橋朱門十

字路認取辛夷花莫過楊梅樹

醉鄉調笑引

無懷十六傳乃至酒聖人其道尚清淨無爲而化成周公作酒誥流言幾稱身宣王不得已乃爲述酒經經曰天有酒則不傾國有酒則不爭有王者起必世而後仁何用導以德齊以刑但當引酒爲河累麴爲城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醉醒然兮不知死生兮不知生沃殺知巧鬼何愁不太平

劍泉上

劒泉上山如黛劒泉下水如佩一片青闐六代鬼窈虎山鬖襲生公法今何在真娘墓邊相對一日計千舟一舟計萬錢寧負公家稅莫負少年年女可當妻可徙石上歌應不止

逋賦謠

索逋賦逋賦索不得不是縣家苦催征朝廷新例除本色東封西款邊功多江淮陸地生洪波內庫馬價支垂盡民固無力官奈何蘇州舊逋七十萬曹折金花居其半安得普天盡雨金上爲明君舒宵肝嗟乎民日難官日苦竹間花鑛生上

祝雨

雲縷縷山絮絮寒欲來煖先據洗山山骨新洗花花色故寄言行雨兒莫下山頭去

西陵橋

西陵橋水長在松葉細如鍼不肯結羅帶鶯如衫燕如釵油壁車斫爲柴青驄馬自西來昨日樹頭花今朝陌上土恨血與啼魂一半逐風雨

宋帝六陵

冬青樹在何許人不知鬼當語杜鵑花那忍折魂雖去終啼血神靈死天地獨傷心事犬兒年錢塘江不可渡汴京水終南去縱使埋到厓山厓白骨也知無避處

西施山 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處

西施山一片土不惜金作城貯此如花女越王跪進衣夫人親蹋鼓買死傾城心教出迷天舞一舞金閶崩再舞蘇臺拆鞭山作館娃舞神猶嫌窄舞到夫差愁破時越兵潛渡越來溪

入青口

入青口青口山何直雲老玻璨天鬼下空青壁一絡罡風吹地起神禹無功巨靈死

其二

入青口青口山何仄石人立而啼雲吼吼相遮紺巖開老沉香花飛仙失路虎無家

其三

入青口青口山何翠潤色吹琉璃山花紅瑶瑯天荒地窄無行處山頭魍魎紛來去

玉京洞

深如谷高如崖穴雲心穿地腹路荒唐崗嶮巇石如病天似痴黃者漿白者髓雲絮絮出韡底白蝙蝠大于雞銜餘起撲人飛奕而高嵌間之忽而平豁限之能欲言聞人止涎沫流腥風起鬼邪仙烟敷霧炬無光將安去海可通江可涉靈威丈人難再得

別石簣 十首不容分析故總入雜體

別石簣石簣何忍別相知是相知知處難容舌一等是肝腸輸君生灰切熱火滌虛空火盡空不滅

其二

古今只四倫大抵缺朋友誰識楚越人萬里爲肖偶我腸寄君心君心出我口免同本自無異于何處有

其三

一葉隨東風飄泊已半載梯雲度深山寒氣鑠孤拐三入淨寺門寺僧笑狂駃欲得不相譏除非視自在是仙是凡人請君自推解

其四

君携我如頭我從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東涉水誰家薄福緣生此兩狂子受用能幾何若他雙脚底

其五

學道不學禪談星不談義愛曲不愛音讀書不讀字人天收不得賢智亦爲祟不知何因緣偏得同臭味每笑儒生禪顛倒若狂醉除却袁中郎天下盡兒戲

其六

南山有禽其字曰希有北山有鳥其名曰鵬望兩鳥排雲扶霧入虛空虛空莽莽四顧絕稻粱下界豈無七寸之粳米爭奈網羅纈纈常高張

其七

不卽凡不求聖相依何免性命三入湖兩易令無少長知名姓湖上花作明證別時襄到時盛後來期不敢問我好色公多病

其八

歸去尋阿賓阿賓亦可人公家廿一弟超脫是其倫天不孤生物有翰必有輪狂態誠可取其若頭上巾

其九

梟嘯爲風雲流爲水人之小人天之君子鵰不能乘

蝌不能躍泉哭非愁鬪歌非樂無日升天天平于淵無日墮淵淵高于天即佛即聖非儒非禪

其十

能再相從否若鴛相思車當問白門柳

酒正喧蕭君席上作時蕭君病外

酒正喧鬧吏青請君林馬飭歸騶巴川健兒家成群邀官挾吏通州門逐虎怯逐飛蚊倭刀吼室箭出鞬東坊西市榜明文不嚴軍律嚴司關木門蒼琅根日未昏斷行人

坐王官谷朋石館得石字

林家梅米家石荀家香謝家屐鶴瘦帶道容松老入詩格竹子一萬梢十里屯秋碧雜花四五種聊作琅玕役斯雪點梅湯和香燒笋炙一分供調御一分待幽客

竿溪湖棹沈青平

家湖頭客湖尾深淺量魚子大婦得白鰱小婦得赤鯉天乾富馬湧富鮓驅易蘿家荻根下

其二

湖頭船湖尾屋丈八兆又增妝目朝餉乾鰷稻蒸膾鮮鯽絲螺頭蚶子送婦歸

戲題道士洑　小孤詩真山觸作假山看

道士名洑其顛真石壁貌似山腸戶開北面東流水西還采石蛾眉小姑鬟蒼更爭似老黃冠江漢手覆三迴乾古凰遺尾青闌干

代青溪道士見招

青溪月和霜和水發萬仞沁寒潭冷盡玻瓈骨青溪花傍水帶烟斜東曲謝蘭香西曲夢綠華青溪水雲

根巒清洪角淺丹里芝蒸烹王烈髓青[illegible]萬頃千峯嵌隔浦喚仙奴夜舂雲母屑君之來猿鳥笑雲為舟風為棹鬼谷罷談孝先徙竈驂皇與駕鴿知非君所好吾為君招赤城之化骨及絕逸之髯君為我歎然而就道君不來雲山懊

謝王以明先生

王夫子有辯如郝隆何緣阿堵堆青銅君不見牀頭有心痴爽而道上無人追楚弓

雀勞利歎

雀勞相兩雪至大雀悲小雀啅黃鵠舉千里大鵬搏九萬鷓鴣與杜宇聲聲來相勸宇曰不如歸鴣曰行不得小大各有分何用嘈嘈在我側鸚䳇雖有舌藏巧不如嘿

採蓮歌

採蓮花花開何鮮新映月爲處子隨風作舞人深紅淺白間秋水妬殺麻姑與洛神採蓮葉蓮葉連香臧一片青花古玉盤持贈秦娥與燕妾採蓮子蓮房劈破香且美纖手分來顆顆勻何事經年沉湖水湖水深猶可水濁情無那試問南溪二月泥妾心辛苦知不知

戲別唐客客豐城人

年年爲客到瀟湘楚澤烟雲拾滿囊綿花如雪歸故鄉歸故鄉應知青雀臨流日內人蟢子墜衣裳

其二

年年爲客向章臺面脂如珠紅滿鬆短褐行纏歸去來歸去來種得油麻如黍子依舊風帆向楚開

浩歌

雲作雨不成歸箭離弦無還期昨日犬前日獅一淼花一番泥花有色檻開之人有容鏡照之鏡方新容巳非檻未敗花先飛短可續用何物一曲歌三杯醉我欲長生天下人拔刀斬斷金烏足

諸衲送至江干自嘲

油江渡二十年中五番去餐雲醉石幾經春畢竟驅上長安路油江上柳如雲江若有知應移文隔谿老衲笑且語塞耳喧呼如不聞

戲作三星行送曹子野歸楚時予亦將歸里

石公先生汝生以鄭爲宅以水爲度眠龍痴蛟鞭其尾而不飛唯有蟄龍鬭雷而起仰天渝渝如有訴所樂者瘦瓌清泉所吟者溪風月露有竅無心何所鬱以鳴不過感時觸機如風行於空而萬竅自怒隱流緇客目爲山中之郗護識者又以爲偏枯冷淡似於陵仲子之清軒轅彌明之句石公撫几而笑曰曹君汝豈敦煌之索平原之轄長安冠帶隘巷陌而相求胡爲乎逐西風而遠去君既脂車余亦求路望江上之青峰指湘皋之紅樹漢沔相踰一衣帶水矣君乎

湖口之渡左公城外綠刺天便是巨肇高吟處巨肇封之大者

過中山見諸名蹟題清風店壁

中山酒可飲塔可登輞川翠竹風稜稜東坡瘦墨如
健鷹唐封古蹟不岐嶇刺史愛民慈且能朝看青山
夜抱冰

石公解嘲詩 有序

客有嘲石公不能飲者石公作詩解之石公
不知何許人嘗吏吳登石公山而樂之因自
命曰石公山人

醉國之君臣未必皆飲徒石公西來時曾一造其廬
飲流相與言不飲真害馬寧知醉國逸不在杯與筆
辟如解琴人非是用絃者又知古董家不必善陶冶
海闊酒池波天限溜在域大有麯蘖即欲往不可得
於是石公乃撩袂而起撫手按節而為之歌歌曰昔
者汝陽王道逢麯車口流涎醉鄉之日月不加延後
來蘇子瞻望酒盞而醉醉鄉之日月不加延又歌曰
信美此土兮樂而忘欸彼國之人兮愛賢好士彼國
之王所與遊者何人兮華胥之君臣西方之父子彼
國無劫數壽量兮不知者以為自西而開至鄉而迄
於是時借用石公名乃召以為客卿

澹闇題壁

官道上塵昏昏郵舍中氣煼煼火道如火益背新枯
魚失水喙其脣華山君豈不聞濡筆雨和墨雲十丈
蓮焦玉女嗔乘風自振瀟湘裙夜半洗我洗頭盆

贈李贒者

秋橋綠成行方書白滿架君非韓伯休胡乃不二價

去年短褐辭鄉里遊來半載聲名起參苓如山信手
空門前冠帶若流水長安賢士亂於麻絡筒烏紗似
老鴉誰似豐城李公子談笑直指左侯家朝賣藥晚
致身大婦喜小婦嗔席未溫呼先生

哭臨漳令王子聲 附

窮冬夜冷蘭煙黑炎字傳來聽不得白日誰防鬼射
人昏荒頗怪天如墨憶昨與君發長安白齒青眉吐
肺肝小杯擊筑大杯舞優兒牙板角盤盤別來愁絕
湘鱗字蠟花箋子無高題銅雀臺邊萬縷腸館娃宮

裏千行淚麒麟蹶地青燐叫不得生昔得死報帝前
金管貧無人何必如花一年少天公錯注不回頭銀
匜沉沉地下秋滹水萬年嘶石馬虎號龍愁兩麟丘

其二

垂頭再哭哭聲啞長夜幽幽悲逝者破玉錘珠可惜
人天何言哉無知也三哭眼酸淚枯欲流不得流焚
香告天願天爲我開嚥喉顏淵魯高士胡爲三十二
而死休靈均楚直臣云何枯槁江潭葦君門而嫉蹇
修雲何爲而投閣賀何爲而賦樓渴何爲而病馬癲

何爲而疾牛能何愚而編網蓄何細而隨釣山何卑
而成木籥何升而爲丘聖者不能言愚者不能憂釋
迦與老子眯矇雙白頭即如王子聲高第十二秋第
年只潦蹇低眉拜督郵謾言復聞之剛心如戈矛纏
棺市三尺棲身土一杯嗟乎子聲汝生不能一日牙
牌黑鬚拱手長安道又不能拂衣故園補綴先人草
萬里迢遙魄伴魂一具瘦骨官送老福君何其薄奪
君何其早和氏空有泣楚國無以寶天不平地不平
呼嗟乎王子聲

湘湖蓴菜 册

花根西湖沉實湘水鍊玉爲脂熬水出髓松及蘇人
皆云無此蓴春而生方夏而止何故季鷹待秋風起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六終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七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吳瀚　閱

五言古詩

出燕別大哥三哥

長安二月時陽綏北風厲霜刀割地皮古木領寒氣
紛紛騾馬塵曉起如雲碎置酒上南圃別我好兄弟
一母生三人頂踵皆相類發願窮無生百刧相砥礪
言前識鋒機死裏尋關捩捨身如豎[illegible][illegible]口唯談義

兄性溫而真弟性坦而毅余性兼寬猛弦韋時相濟
墮地便同根飛天亦共翅一旦忽分首能不添憔悴
白馬望吳門慘淡無邊際畏路如畏虎猜官如猜謎
長兄見老成勸余勉爲吏錢穀愼出入上下忌同異
小弟發狂譚兄言胡乃贅胸臆自可行榮枯安足計
縱使挂彈章亦只數行字八十日彭澤獨非男兒事
言罷日西沉强起各分袂馬尾對馬尾東西倏異位
欲哭近婦人一笑飛寒淚

漸漸詩戲題壁上

明月漸漸高青山漸漸卑花枝漸漸紅春色漸漸虧
祿食漸漸多牙齒漸漸稀姬妾漸漸廣顏色漸漸衰
眼當壯盛日歡非少年時功德黑暗女一步不相離
天地猶缺陷人世總參差何方壽且樂稽首問仙師

戲題齋壁

一作刀筆吏通身埋故紙鞭笞慘容顏簿領枯心髓
奔走疲馬牛跪拜羞奴婢複衣炎日中赤面霜風裏
心若捕鼠猫身似近羶蟻舉眼盡無懽垂頭私自鄙
南山一頃豆可以沒餘齒千鍾麴[illegible]蘗百城經若史

結廬甑箄峰繫艇車臺水至理本無非從心卽爲是
豈不愛熱官思之爛熟爾

贈汪咸池乃郎

不是干時客零丁向吳越家貧訪故人吞聲學干謁
先鬼能文章清新好氣骨遺篇猶入[illegible]桂枝已摧折
不忍念姓名逢君滋哽咽哀哉勿復言長風捲愁雪

別龔散木

梅雨濯江干江風細吐寒紅亭一杯酒慘無賓主歡
天風吹子墮倏忽送子還遊踪如電影閃爍太無端

予曰爲官苦予嗟行路難各自相慰勞言言沁肺肝
與予如林鳥升沉各羽翰別予如滿水東西異波瀾
何如一合併白首臭春蘭萍散有時聚雲老終還山
江頭風日雨蓉易彫朱顏

陶石簣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之

五步一花開十步一花飛不知誰中子鬱鬱吐清奇
恬淡僧標格瀟洒士威儀手提白玉麈身披淺色衣
徒步入閶門揮羽上階墀僮僕盡魁偉一一皙而肥
或言是山人或言星相師或云鄉里子問聲始覺非

逝剌無姓名短紙摺不齊一揖徑登床草草寒暄而
執手不問病捧腹但言饑設黍呼兒子蒸魚命小妻
廣長舌有象突兀語難羈欲窮人外理先剖世間疑
五行何因起天地何爲界鵲鳥何白黒日月何盈虧
生胡然而至死胡然而歸天胡然而吉鬼胡然而悲
事無微不究語無響不奇獨不及臧否一切細碎詞
玄旨窮三日清言揚四肢愛君深入理恐我倦傷脾
未作經年別先爲五日辭入宮尋西子步水弔鴟夷
七十二螺髻三萬六玻璃山水既奇激相得詠同依
有如重瞳郎配合皇英妃又如曹阿瞞生逢大耳兒
石公貌高古林屋洞傾敧玉遮消夏灣水齧千人磯
浪頭懸閶里屋底壓蛟螭山鬼攀蘿出鮫人傍檻聽
卑者如黿鼉立者如象犀幽者穿海穴高者躡雲梯
綠橘黃柑樹青牛白馬祠土人進新果鄉女貢山雞
勝事紛難記名山到始知三朝盡縹緲一雨負莫釐
歸來爲我言山水見鬚眉長公八九紀叔子二十詩
字字傳宦跡語語發光輝不獨作者難讀者亦應稀
譚能理前問愁來申後期還將赤金子試我白綿鎚

折花憐佛笑摘葉止兒啼蹶殺紫胡犬踢倒西河獅
擊石原無竹悟桃空有枝一番銅鐵語萬仞箭鋒機
病得發而滅客以樂忘疲流連十許日情短六箇時
丈夫一滴淚錯落貫珠幾今日若爲別相顧浩漣洏
去去復去去吳江落日低

戲題黃道元瓶花齋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雖淺淡幸可托貧家
一枝兩枝正三枝四枝斜宜直不宜曲鬬清不鬬奢
傍佛楊枝水入碗酪奴茶以此顏君齋一倍添妍華

初度戲題

碌碌復碌碌浮生如轉轂帝宏匝地羅人窘彌天獄
墮地三十載强半足躄蹶笄喜無十星鬢愁有千斛
十五歲以前師傅苦拘束朝愁日上春夕愁書難讀
十五歲以後亂手事場屋儒巾才去頭官網又纏足
干祿得一官萬祿得微祿誰知微五斗妻子轉枵腹
顏色低上官肝腸枯案牘舉止動得過愉恚若相觸
月不十四圓酒無三朝熟來者不可知去者不可贖
欲留色枯槁欲歸心彳亍一病覺非非萬似遂黃鵠

勿以徑寸檗易茲尋丈辱

荅江進之別詩

橫將一尺素寫出消魂別淚深筆波紅情苦絹文裂
事君才兩載相期礪高節有過必直陳無憂不共切
密意吳蘭旃奇談飛金屑案牘與文史一一相商決
對客語如綿當機鋒似鈹喜怒性情真緩急肝腸熱
所以小修言江郎吳令傑官雖蹔時離交豈中道蹩
古井絕迴波深山無化雪

別江郎

江郎貌奇崛文字多古質十三讀父書十五夢先筆
父母憐愛之保護常在膝何不從我遊扁舟訪二室

雪夜感懷同黃道元作

孤館寂無人童僕三兩輩白勢歷山來雲冷天憔悴
燈寒字欲青爐死灰相對流火掣空飛錯落如星碎
可惜行樂場都被微官礙歌喉絡飛珠誰家隹姊妹

別黃道元信筆題扇上

千里負空囊蹇足投吳令客子既數奇主人復善病
薄俗異臨邛好事乏程鄭逆居垂半載無人知名姓

乞飯隨自足備經飯大聖未免無魚歌能不馴龍性
貧者士之常達豈文章命舌在即王侯文成足歌詠
去矣莫徘徊無官誰相敬

豔歌

鵲尾唾崗煙灰冷烟不滅東風多少愁吹落謝豹血
郎寄鯽魚子妾寄西施舌花開不待人青春恐相別

仲春十八日宿上天竺

三步一號呼十步一禮拜萬人齊仰瞻菩薩今何在
欲尋真大士當入衆生界試觀海潮音不離浙江外

其二

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饒他紫金身只是泥與草朝來自照面三十二種好終日忙波波忘却自家寶

山陰道

錢塘豔若花山陰芊如草六朝以上人不聞西湖好平生王獻之酷愛山陰道彼此俱清奇輸他得名早

霧中望山

霧是醒山酒霧重山如醉豁高氣不清萬象爭規避日無光而毛天不昏而睡雲影疊飛沙風花灑空淚

賀宋池

昔聞八百里今來八百畝爲問袁阿宏何如賀監不黃冠吾願學其如多八口形體作僕奴禮法成枷鈕幸爾畧知識效顰餘五斗癡作俗眉詩學飲寬腸酒所以不脫然爲身非我有恩愛毒其躬父母掣其肘未免愧古人青山空矯首

禹穴

窆石立如人鼻穿腰半折不看碑頭字那知是禹穴捫揗半摧殘古文盡磨滅山高仰瘦容松老添孫鬣古屋閑狐妖香臺蹲豹跡

第一泄

踏人肩而行次第乃得過射眼風絲飛置足山毛破嚫身縋草移定喘盤泥坐五水勢高低十峰身頓挫路荒雨氣腥樹老斑皮裂渡嶺羨猿輕投岸愁虎餓常恐決性命歸來始相賀

志别種山閣作

楚國一段雲落地無根蒂偶爾置層風吹作塵霾氣道逢三鵁鶄却我入雲際携手上仙山長嘯起天籟

作用笑三家功德卑二帝插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東西南北人恩情若兄弟若不是前因焉得此奇異再會是何時別後有何計如心如冰焰前程若神謎君看露上枝無心也垂淚

湘湖

而我遊湘湖恰值湖水小湘湖舊有名敢道湖不好辟彼如花人必須眉黛姣一旦决洪流山擘不枯老白鯉懸腮鱗澳刀蔽深草水少已不堪何况酒更少

姚叔父

昔我吏吳門冠帶塡門闐白髮老山人問名面不識
一朝棄官去空山鞠見跡何不嘘熱官面煨寒灰客

送王靜虛訪李卓師

天地愁結成聖賢愁吞屬擧眼皆鋮鋒何處可容足
儒生有毛病道理充窮腹百慮堆作成萬想鍜成獄
突有大妄人手持無羽鏃欲解大地羅先肆彌天毒
扇海作洪鑪燎山煮精玉何不觸其嗔懸蠆求所欲

餘杭雨

不恨今日雨却恨前日晴無端放隙光誘我餘杭行

餘行有何趣敗寺老和尚若使在西湖亦得閒眺望
出門無去處袖手東西顧桑下見蠶娘泥滓沾衣袴
只是去臨安已覺步步難何況徑山路千盤與萬盤

其二

一心閒處忙四體山行瘦荒吹破夢歎孤枕逼簷雷
山靈無好情梅天多異候主僧嗔客留僕子呼天漏
雲不十丈高泥凡尺餘厚縱有健馬驢揮鞭豈能驟

於潛道中偶成

出門二三月客行常踰貿問我亦不知奔波爲何斷
越鳥也嘲人解問爹歸弗爹豈不思歸山谿成痼疾
百里一名山一山須十日東南半壁地十分未了一
雲霞朝到骨髓鬼夜入室遇佛覓定方逢仙談飛術
形體節節勞心神般般逸名勝尚可窮遊子與難畢
歸黃作居越人呼子規爲爹歸弗

天目道中和陶石簣韻

萬嶺色嬌嫈千松韻蒼老溪錦新織成雲文初脫稿
古屋繫龍兒幽崖聚仙媼淡冶天微酲昏沉霧尚飽
山靈如有情遊子暫舒惱梯石路漸高踰嶺天乍小

微茫一帶青遠遠出山杪白雲封其半恍若衣輕縞
山僧向我言此是諸山考四顧盡兒孫纍纍爭圍繞
一乳作鳳飛一支學龍矯萬絡與千支支支相縈攪
山形雖渾成石貌寔妍巧初覩尚冥迷策騎漸分曉
何況陟其顛遵途亦已好

天目書所見

菩薩與凡庸不知誰正倒牛馬若率眞形貌亦自好
獨有知見人不食本分草拾他糞掃堆秘作無價寶
面上曲折多腹內安穩少坐立皆成文閒話亦打稿

演出活法聽難瞞傍問老

浩歌登天目峰頂

一笑廓天籠逸矣何空聽千山如蔣萍無無白波上
世界無安置虛空有等量茫茫幾瓦人如醜分何狀
丘翟語曰知舜哈禪為讓征中閑是非甕裹狂波浪
十年學貢高一朝色沮喪

宿幻住曉起戲題

咄哉袁中郎胡不侵晨起百千大世界吹作瀛海水
披衣起視之果然雲在底爾天布琉璃山神聖乃爾

玉上人

山下逢老僧為我設齋供生斷活埋關醒却高峯夢
空嫌毛孔多瘦覺數珠重回首鴨子飛歸來鼻頭痛

雲上人

一喝三日聾江西立宗派師攢多少時證得觀自在
不受喧寂塵跳出聲聞界笑殺觀世音圓通却成礙

嶽讌戲柬陳正甫

擺履若雲青肝腸如日杲打臉坐黃堂要把奸頑擂
披霜夜書僉戴星朝畫卯移文四五張禁約三兩遣
搯心談民窮揹眉視金賣夏衣爭疋為冬穿一領偶
門子赤腳多皂隸白牌少世人眼如豆便道太爺好
誰知大夫心厭之如糞草本是憍男兒扮作酸寒老
慈悲心愈壽纖豪胆作小閉門錄高士肅客抒愁抱
所事皆明暢無法不精曉只在一寸心愈紊愈不了
人品高難挤佛法近難討處脯不能潤徒勞傷枯稿

贈潘景升

瀰天作旅人着處為奔鴿新知與舊歡淶集如雲族
堂上羅楚羞堂下度吳曲東階串僕奴西階懸馬轂

麵綾大如柱醬鮮高於屋鞭車行酒盃猶恐歡不足
咳吐寸寸腸揮毫字字玉不過沈宋門寧作李王役
世人眼如盲相牽入穽獄豈以甕中雞而易雲外鵠
萬事無奈君難君只有貧轉貧客轉多貧豈奈君何

夢中題尊經閣醒後述之博笑（閣在休寧縣儒學）

壯哉尊經閣縹緲入烟霧千山列彝儒拱揖不知數
俗競形家言兩塔遙相顧纍土作尖峯上有參天樹
海陽多賈人織嗇僥積聚握算不十年豐於大盜庫
富也而可求執鞭所忻慕金口親傳宣諄在述而處

師與商孰賢賜與回孰富多少窮烏紗皆被子日誤

喜逢梅季豹

牘里少冶容邯鄲無高步萬耳同一牘活佛不能度
摹擬成鈍賊士子遞州誤翻骨蟠廻旋驢脊蒼蠅聚
徐渭僥梟才身卑道不遇近來湯顯祖凌厲有佳句
賓也曠蕩士快若水東注丘肥與潘髯俱置兄弟數
越中有一齡解脫詩入趣立意出新機自冶自陶鑄
舉世盡奴兒誰是開口處我擊塗毒鼓多君無恐怖
洗眼讀君詩披天抉雲霧不獨愛君詩愛君心相顧

衆人嗔我喜天下憎君慕鷄壇如可盟旗幟爲君樹

戒五老峯題石

嘗怪楊真珈作俑飛來峯名山如有靈請以一丸封
齊雲富奇壁題識徧空翠卷石亦不容嶽神有何罪
碑文多諛辭金壁增腐氣所幸五老峯筆尖尚未至
珍重後來人愼勿妄題字山神巳證明後生毋輕易
好事倘不然頭骨隨鞭碎

齊雲巖

江濱有異石好事持作供珊瑚木難珠似者即矜重
齊雲天下巖深壁連紺洞山山瑪瑙紅高古復飛動
只是作盆景鮮妍巳堪弄假饒置篋笥豈不充奇貢
幽崖鬼斧窮玄壑飛仙慟簾雨萬絲飛雲彩千年凍

石橋巖

天門即前關石橋即後戶兩門去幾何五五二十五
石老易生雲山髡不藏虎嶽神僥客情閣起千峯雨

贈章子

越俗上形家貴賤倚爲命郭璞多於毛譚者自神聖
近來陶石簣頗不遵先令獨喜令親章議論能持正

楚人無遠謀相地多任性不識到頭龍休貪書世盛
願得星如金不願砂如印

嚴子陵灘限韻同陶石簣方子公賦

一州數百里山水半呼嚴先生高潔人取名胡不廉
宏也負奇氣氣高心廉纖空有如綿濩了無似戟髯
稽首先生祠自羞自棄嫌高跡如可屣乞我上上籤

其二

不是劉文叔拒說嚴老子羊裘釣灘下一漁戸而巳
無用合退藏非是退藏是誰知誤得名來者趨如市

末世兢聲稱藏醜翻成美與其作假龍孰若真虫蟻

其三

不肯助爲理咄咄嚴子陵臯夔與晋商問君能不能
衆狗逐麵羊疾者業先登我才不如狗安用强奔騰
明月雖有照終不笑孤燈不見東陽燄强出如凍蠅
積溺以自監效鳩勿效鵬

其四

因山以爲臺因水以爲灘因草以爲絲因水以爲竿
因拙而辭世因傲而棄官嚴翁誠自知劉叔亦難瞞

寧有同升膓而不可羽翰

贈李雲峯

西湖多奇山其膚乃在水杭人件婦遊嗜肉不嗜髓
先生每追隨繭足窮其底何處識老髯自虎跑泉始

其二

追我於夫目因而上白嶽葛衫芒草鞋高坐孚天樂
敗石鞜鞋耳豈風剪衣角一味戀冥鴻何曾伴鳩鷃

孟生爲尊慈索詩信筆題四韻

少年讀孟書長大更聰明他日逢滕子井田行不行
十年奉慈敎督子若先生將萱比輌毋知君未嫌輕

湖上别同方子八賦 舞低楊柳樓心月爲韻

寧作西湖奴不作吳宮主死亦當埋茲粉香漬丘土
一住二三月天食供窮窶萬五千樹花百二十回舞
花爲結子忙人爲别花苦辟彼一天雲特地吹作雨
彼此俱黑頭一夜添霜縷

其二

望望鄂公墳石龜與人齊塚前方丈土澆酒渥成泥
雖知生者樂無益死者啼如彼墳前馬張吻不能嘶

天地入晦劫志士合鸞棲曷爲逝湯火爲他羊與雞
孤山梅處士事業未曾低西陵僞家女松栢夾廣蹊
紅粉是活計山花足品題笑折蘇公柳策馬度花堤

其三 余家舉子山族云

一段青石毖孅娜千垂楊十許種名花紅紫白成行
借問此誰種云是監中郎紗紋織作浪文玉砌爲堂
安得塚予山吹來置此傍醉中發狂思醒後益聞張
吾身自可移倘必移晋鄉

其四

蒿巾不束毛紗袷常見肘無匚不醒花有時坐枯椸
天地一排場誰分旦與丑神仙旣荒唐富貴復難偶
杭人有諺言言畢趣則有雷峯變作糟西湖化爲酒
藕花作美人一歌了一口三萬六千回一回三百斗

其五

天地如懸鵠聖賢若藏鬮萬古愁茫茫誰是的路頭
官者爲利縛隱者爲名囚玄無點化術禪有知見憂
欲滅身旁影終迷水底樓十年而一葉枉自費雕鎪

其六

十年負空篋滿貯不十金自知荷葉命萬水終難任
抱牘苦不治抱甕苦不深安得淸神藥止我狂華心
苦吟終爲病不苦不成吟飛思入九淵据拾到禹禽
聞說三天頂別有無憂林何日陟其顛洗耳聽仙琴

其七

龍井饒甘泉飛來富石骨蘇橋十里風勝果一天月
錢祠無雇處一片好石碣孤山借亭子涼蔭滿林樾
一年一桃花一歲一白髮南高看雲生北高見日沒
楚人無羽毛能得幾遊越

舟中寄江進之得珠簾字

一月探會稽二月了西湖五日登西目十日瞰天都
醉中逐山神長笑捋其鬚渴飲仙人漿寒分玉女襦
奚囊雖小狹所貯盡奇珠世無售珠人欲開復踟躕
前者道新安有客貌類胡發篋玩三日咯以寶其廬
具眼非無人要與慧眼殊持此試江郎江郎售也無

其二

一病袁小安五載江猶淹宦味朝朝盡鄉思刻刻添
有愁到眉稜無工削爪尖枕書調倦眼照影鑷霜髯

東齋草滿徑西堂灰一簾鼠子溺書篋侍兒匿牙籤
少婦乞畫屏雙腕痛花奩管城頭轉禿空閨笑無鹽
俗吏貌態工末世禮法嚴饒他滁與陶風流豈得兼

過吳戲東江進之

少年作客時浸浸慕若長千旄絡長衢一呵已神往
前者爲吳令始復羨游客覺彼白衫寬恨我腰帶窄
今日過吳下客來官已了從頭細忖量客比官較好
客是一尺雪官是一窗塵欲得客兼勢只作士人

答徐伯潤

客徑草許長多君不忘故鄉重品字書斜封三尺素
問我客何方昨日西興渡問我友朋誰多半鷗與鷺
東西南北人飄落等飛絮一葉會衛風再問知何處

贈沈飛霞

江上逢老郎六月雙垂佈瞳人戰電光飛白寫輕霧
口不絕吟哦喃喃若有訴不知腸幾寬容得許佳句
黃金鑄與人抵死不相遇文章如可典為君作詩庫

聽朱生說水滸傳

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

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聽君酣舌戰

環翠樓曹平子吳平仲沈飛霞言別得送字

一別能幾何花蹊密成洞白石與朱欄舉首即成夢
一種好心情都為愁所送別意如水寒六月溪雲凍
聚首復何時思來當一慟

又

歸思如奔馬千夫不能控溪飛潮雨涼枷絡煙條重
來時邑[illegible]迎去惟白雲送銅章聊一戲已醒不重夢
莫以潛之龍而易袁兮鳳

潘景升穀日生同諸公小集得穀字

山雪泮冰鱗江風起羅縠十年九羈旅萍海聚骨肉
白鵝雪凍絲紅魚剖脂腹主人前置醴醉語顛相屬
華髮不回根義親無返轂只此七尺五無兩三萬六
世儒習禮樂為我蕉君穀豈惜一徽言為君籌已熟
蕉君以達生達是君所足蕉君以憂生憂非我所欲
澤廣定生龍山高豈礙鵠

過高郵

白浪洗孤堤萬室魚蝦氣居民若水族來往波間戲

曉風龍子鬭夜雨蚌精至疊石作湖堤豎柵塘水勢
官家一丈石民間一斛淚治渠如治虜智士無中計
千里築黃金猶恐西風厲

過露筋祠

鐵索界黃沙石羊吹古道下有露筋祠荒蝸臥深草
夜月水花香西風杉葉老空房聚牧兒蒿根食鄰媼

過彭城弔西楚霸王

一騅渡江東猛氣不可觸隻手挈河山英王盡奴伏
鴻門放亭長肝腸何煜煜猛虎快吞噬終不噬伏肉

劉項敵道綦一先成隕覆亞夫眞聖眼兩楚亦王居

濟寧舟中

河上二十仍懸水如横嶂一夜糧船風送我至南旺
離家日幾何倏忽易弦望水鄉無定程一閘隔天上
百里飛黃沙乾風裂綿纊豋與人爭鹿泥波充五臟
三十何所成勞勞密虛妄如彼上水船進出而失兩

德州舟中清明

俯仰一小籠焉知弦朔易空裏躍紅粧始覺淸明至
纍纍烏角九瀏香滿唐肆麥苗鬖馬騣高低叠靑翠

柳嫩碧芽馨泉煖土膏膩空郊逢醉娘啾啾斷紅彩墮
客中覓舊題開卷省前事夢裡別杭州一枕西湖淚

夜深同伯修月下觀梨花

凉月浸梨花空庭雪數武皓質而豐肌有似京城女
物忌太鮮明能保不風雨一夕百顆望眼中生芒鏤
剪酒瀉空罍移榻坐堦午瓶甕臥樹根兒童偃柱礎
天歊月漸沉微微動街鼓袖裏索滿章徘徊出亭戶
時伯修爲文華日講

蘇春同黃無淨曹季和黃昭質家伯修遊高梁橋

東風藏溪面細緯叠春羅長波將人影直入宮河
一萬樹垂楊無枝不繫珂闘貴馬嘶風挾彈睫前過
精藍如兕率朱碧鮮且多微沙障西山羅縠中青娥
隨蔭卽張席禮法揖煩苛高車載美酒傾瀉若洪波
歸路及嚴更叫尉稍譏呵憲令禁肩藍醉卒控疲騾

三月二十八日曹季和邀遊獄祠置酒靈慧寺中

一縫納傾城江河倒瓶甕人肩承馬蹄百里接飛甍

神粧金粉鮮璜璧嶔飛棟天家出名香楠檀作薪用
掖延千許人緋羅刺文鳳常年三月終宮監恣獻貢
庭中百怪陳歌呼殊萬衆趨走稠人塲昏荒如畫夢
禪寺稍空曠置酒羅鮮供塵埃不到唇高議窺鴻洞
席中陳雅戲鉤發每奇中西日沉朱䰟歸鞅尚不動
醉餘躋高閣俯視聽甫閱萬古同一禪安問知與懵

宿西山碧雲寺水亭上

凉夜水浸夢枕上吹寒雨屢變而失眞江行聞篙艣
倏然聽松風天目半山許舉首見仙人雲中捉松鼠

醒時月挂簾窮階流一縷石竇激寒淙空水互吞吐
日日居朝市合眼見塵土始悟山中人夢境亦清楚

出城觀柰子花遇大風至韋公寺而還同遊爲顧升伯李酉卿家伯修

終日惜柰花一身苦韋韝半月始得行車老疏姜姬
飛鞚出重城修途會封姨撲面吹砂礫熟馬昏路岐
白日恣狂霾彌空塞琉璃擧頭觸橫椰烏紗罥高枝
一步一摧折歇馬憩仁祠山僧出慰勞白水泛榆旗
諸餘小比丘目腓心刺譏未聞看花人罪眼對春姿

馬疲人亦困酌酒聊寬脾不獨負花約兼亦怖天威
自我入京來無日不沙飛四月雙重綿立夏無春時
司尹省惟日愚賤安敢知長歌擊流水驚起雙鵁鶄

古樹

樹老亦如人骨勁皮皺裂百卉爭繁華一枝冷如鐵
強陽發空心紅芽吐枯節有若老翁醉頽顏照頭雪
姿態雖寡妍根株免摧折百遍閱春風冰凌傲石碣
不似夭桃花容易與春別

送劉都諫左遷遼東苑馬寺簿

三年憂國計鬢髮飄霜霰世事閱飛波場偶觀時變
遼陽雖左謫前箸可借便昔時風聞者眼可得而見
倭奴逼朝鮮虛費百億萬竭盡中國膏不聞獗隻箭
東虜近乘勝虛聲震京甸我兵折大將腹背兩受戰
辟如相撲人舉手先救面棄遼固不可失近豈爲善
公宿負奇策下馬可措辦志士立功名不在麒麟殿
畢官如冶場英雄聽鍛鍊奇謀若可展簿尉何足賤
胸癒不得行三公猶爲賤

夏初黃無學邀同項玄池諸公及家伯修泛舟

三忠祠

京師百戲都所少唯舟筏御水落漕渠淙淙流一髮
凡目未經見雖少亦奇絕何況集棠舟遊遨似吳越
芰蒲得水長鳧鴛避沙熱朱碧好亭子稀疏出林樾
雙航無定質隨波作周折遇樹即停帆因風或回檝
閘水高十仞百斛量珠屑駿馬下危坡疾雷震空闕
西門亦有水寬丈深寸尺計較今昔遊居然分勝劣
長跪謝主人舉酒旌勞伐朝日照來騎歸途見微月

貞壽詩爲馮太史母

賣髻蠟塵灰隻鳳帝撓頸舉眼望愁空蒼蒼不如石
篋裝能幾何典髮買書籍孤燈瘦形影寒韓風雨夕
廿年立孤成名字照丹冊宮錦到地紅霜心與頭白

古詩爲楊中翰母中翰生十日而亡其母

十日無知識那知有慈母稍長聽人言一言一酸楚
辟如少唐兒原不知經土從人問閭盧悲咽淚如雨
哀怨本由衷焉知涕無從一封黃紙詔十里白楊風

別方子公

霜天客病難何況千里去空囊唯敗錐饑程如何度

客店指煤烟窮鳥啄冰樹丁丁羸馬鈴終夜相作住
懷刺二十載畢竟無一遇瀉淚憶黃金相仇復何故
聰明百倍人百算百成悞日日扶搖風不肯吹飛絮
天高晝戟門誰是思深處

大人壽日戲作

堂前冬青樹霜至葉婆娑鷄鳴起衣冠兒郎盛綺羅
八十兩大家鬢髮如鷺簑微笑動頻頻鳩杖手摩挱
半明敞扉闥戚黨相經過白馬繫垂楊雲冠高峩峩
或呈履與舄或盛練與綢紛紛貧族子趨走供[illegible]
門下諸術人謏口若懸河命宮直田宅晚子更高科
東隣老書塾儒衫衣敗荷方丈詩一篇高聲自吟哦
社中諸法友勉力事禪那光陰如電掣溫言相切磋
二婿白湖來青衫夾兩騾入門疾奔趨不顧坎與坡
庖丁膾魚肉蠻奴治酒醝甕開一徑香决口溜江波
金絲燦俳優盤綺列青娥開場演蟠桃牙板隨高歌
袖錢出龔李濃酒唾曹何蘭膏盡一斛上馬五更多
京華宦遊子劌夕思舊窠夢中聽笑聲一寤出雲蘿

冬夜集顧升伯齋中劇譚偶成

瓶火激焦聲釭焰吐紅膩哭酒貯楊妃幽香瀉荷芰
格外發狂譚一呼醒群睡凉飔入檀林敗葉皆香氣
人間塵土事了不關腸胃百年深障習一分畱文字
抽空出妙絲劈天展高翅碌碌彼人奴餘麯蔽天地
鉛刀笑魚腸梟毛遮翡翠鑄金哭坡仙百世想標幟

戊戌除夕

今夕何所除匝地除寒氣除却好年光不曾除世味
石小聚香多爐焦聽酒沸供佛洗頻婆插瓶鮮老卉
脫篋理新裝藤紙萬餘字蠟火照鉛丹如欲見腸胃

時事不堪書下筆毎驚悸道書𢾾謎禪理供嘲戲

巳亥元日晨起

鷄鳴拜聖人同官六七輩絳衫如蔦綿爐香起青靄
古栢老於儒拱揖向庭内花氣熏一城沙轂市茫昧
官卑心亦暇騎馬看年對

燈市和三弟 鄭僕贊二音皆可讀漢書音贊

摩肩盡冠簪呵呼接酇鄙空天蔽幃裳高衢泥馬汗
古肆列商周異物窮畨漢瞠目不能名横陳失眞贋
僻書與蠹蹟種種覓心甁突然發一編如竊歸里闕

輕紗障朱樓烟裏露微粲笑靨自空飛幽香度簾蒜
不覺履綦疲唯愁眼光慢衆中慮相失一步幾回顧

二月十一日崇國寺踏月

寒色浸精藍光明見題額踏月遍九衢無此一方白
山僧盡掩扉避月如避客空堦寫虬枝格老健如石
霜吹透體寒酒不煖胸膈一身加數氊天街斷行跡
雖有傳柝人見慣少憐惜惜哉清冷光長夜照沙磧

偶成

入秋寒已來將夏春未至煖氣與寒官相値如相避
麥田無寸青山容添老頹古梅不敢開何況桃李媚
京師重拜客酬荅有成例強起出西街天風吼濤勢
飛沙溢齒牙霧眼揮酸淚未必諸高官不省塵霾氣

看月

良月下空窻秋水浸緗褰寒氣逼衣來垂帷禦風入
騷風月亦驅轉若塵舊識端坐不可忍強起下簷立
苦酒呼一盃聊以寛風力不惜待陽和三春光景多
永夜伴清羈寒士寒亦得

遊滿井

出東門子城古道三五折破石觸荒丘云是故元碣
燒椰發柔條卧櫟吐紅節石罅注涓水集鑑鵠空潔
燕女競遊驂羅襪帶春雪梅花堆鬢髻波影動文纈
青山酣遠客新鳥困啼舌紅塵視此地如獄與達迭
汲泉烹一盃肺肝沁香冽不惜脊頸頓可消奔競熱

裕陵陪祀示潘尚寶王太學弟小修

長陵一聲鐘百官轔華麾雷鳴集簪裳空山醒龍蜿
明月度欹巒門影落虛砌炬光爍松枝千鳥展平翅
紅綬老中小閒話說朝事屈指鼎湖年仙人幾回淚

崇國寺葡萄園集黃平倩鍾君威謝在杭方子公伯修小修劇飲

入門似出門莎畦布平遠十畝蕃草龍垂天夢蔓鬚古根老巉石涼蔭厚深巘滋滋三夏雲有舒而無卷分棟理孫枝鑿泉通小畝樹上酒提偏波面流盃滿榴花當觥籌但訴花來緩一呼百螺空江河決平衍流水成糟醨鬢髭沾苦蘚侍立盡醺顛不辨盃與艤翹首望穹中天地困沈湎未覺七賢達異乎三子撰

端陽日集諸公葡萄社分得未字

榴花颭清渠瀲瀲紅波沸十里菖蒲風一幄芰荷氣行年三十餘辟若午將未樂事竟虛無勞勞長世味試把硃砂觴一洗滯腸胃野性發雲嵐粲若新剮肩世事本閒閒無端生怖畏無論失算非得算亦無謂不有出世人焉知酒杯貴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八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仁和　邵國鏡　閱

五言古詩 附六言古詩

和鍾君威花字

官貧僻冶游俗貧僻種花兩貧戲問取身困意何奢數畝葡萄棚下馬如到家良朋遞指引佳會屢停車竹石能幾何使我心忽遐自來慳飲者噍酒亦如茶甕瓶高纍纍腹膨卧平沙歡呼達夜半一里無棲鴉

淼文沾白帢禪榻倒烏紗衫襴沾酒盡或恐到袈裟

和黃平倩落字

諸君且停諠聽我酒正約禪客匏子卮文士銀不落酒人但盆飲無得濫杯杓濡飲勿移席極歡勿嘲謔當杯勿議酒屈罰無過郤種種皆歡候違者三大爵

和伯修家字

京師盛重玉所在競繁華空庭唯竹石勝之以蒲嘉藤陰代帷幄禪板代笙笳荷筒當酒盞藥草當名花栝柏四五株勝彼百髻丫風篁數枝響勝彼百淫哇

彼歎此嘔啞質朴類田家區區未免傜白酒漬紅紗

和方子公童字

方生老為客往往狎青童下馬揖平頭與發如飊風
瘦骨截野心一飲百餘鍾微波照顛影縲偶繫虛空
十闕七負槐脫冠語箕裘從君文字飲華負石榴紅

和小修掃字

醉客戀花繁月木楯香草迸階多子篁棲樹無凡鳥
竟日插空庭波紋如可掃鸜鵒與凫鷺自鄰自祉保
客來非習靜偶然合大道一味出林風銷盡諸塵抱

止酒但止其緊朋先聚老

吳人求別詩

聞名不識面勝于識面者未晤先惜別形骸翻是假
京師沙礫場風光少秀冶樂事盡輸吳薊酒獨難捨
空囊何所戀身輕等飛瓦夜雨潞河風秋郊吳苑馬

節壽篇 為蕭山沈令廣乘母夫人作

二十年嫠諸一領一嗚咽淚濕項窻花紅紫也成雪
剪林若專聲孤釭語寒鐵敝帙三五箱字字殷痕血
亞老課兒官簫花吟白髮湘湖千頃蓴不敢餉兒姪
尹貞孟子廉源清行流潔辟如干霄筠稚笋亦高節
華鍚落天花萬古永潭熱鄉邦傳盛事似作昔賢說
試檢孀娥編女史難為烈

丈夫作

立孤丈夫難何況婦也隻裂淚看零丁恐作山頭石
靡意閑孤影幾曾見天碧夜雨絲絡聲窮巷丘軻籍
尺楚起雛皇長風老勁翮五載蕭山令空齋類禪客
近雪無錙流何況霜自白

七月二十一日有憶偶題

霧月曉花啼櫛令驚夢怯石枕刻相思穠香散幽帖
清思如靜水紅從笑頰起背燈換濕衣情即收璫珥
別淚浸蘭被恩愛等蟬翅銀筋撥香灰寫作天長字
塔燈繞簷椽紅闌對大道昔時合歡場今見高塚草
楓根聞鬼語鄉音帶淮楚淰淰女鬼神吹作何山雨

伯修齋中同汪叅如諸兄共譚

石瘦盆池清竹冷秋窻蒨只數本蓼花亦復添幽豔
賢朋三五人肝膽皆如面寶月含琉璃無心不可見
摩礲若許年宦網增塵罥學道不出纒如以醒加茜

脣諸生礦金渣汁少陶鍊毛孔薰旃檀麗公以爲鑑

贈王以明納貲歸小竹林

讀書三十年何曾效一字九萬里衝風不能起蟬翅
人間龍子藏天上司文雁貿書典青山勉就冬官例
臥老琉枯梧强作迴翔計低枝無偉巢聊減衝雲氣
揶中蒼笋皮脫彩貫荷芰萬竹中棲身崖風吹遠唳
銷心付傳詩遺老龐公偈鐵錐題令㙻畫破千竿翠

十景園小集

一門復一門墻屏多于地侯家事整嚴樹亦分行次

盆芳種種清金峨及茉莉蒼藤蔭檐楣楚楚千雲勢
竹子千餘竿叢稍減青翠寒士傢朱門素然無偉氣
鶴翎片片黃丹旗榜銀字綵錦裂文石翻作音山祟
兒酒向東籬頹然索清醉

崇國寺同王章甫小修看月

凉月白霜階光膩平于砥古木坐寒禽寫影空窻裏
牙刀劈沉心雲母熏紅紙茶爐藏古雲一葉寒吹起
角燈抽紫焰凍花老瓶水滑波眯琉璃一片冷光死
厭心伴夜彈寒鴉吹行履

宿千像寺東鍾刺史 詰曲嵌巉出李營丘　皺秀瘦透出米元章

詰曲嵌巉路皺秀透瘦石飛巖綳鐵花螺子點雲額
平生未南宮眺幽窮鬼跡石樹棲古雲踏遍秋空碧
際眼見新齋長笑落巾幘貪看不知晚懸石布茵蓆
回首舞仙史青嶂達門閥侍史朝焚香秋雲幾回白
稜稜怪石供聊以施遊客

入盤山

分明真山子的的有畫意風霜勺粉丹雲霞綴錦地
一皴一百仞雕鏤入空際瘦骨間青脂蒼勁有餘媚

天紳秋頂垂仙藥披衲被虬松百萬株粘石無根蒂
峰峰有活石石抹仙氣一石置一山一山一點翠
散作諸巒巖分身可千計

盤山頂

摩天抽碧篸俯不見鳥背西日照塔輪影落重邊外
我髻瘦仙人玉冠蒼水佩貌古骨奇青見者肅而拜
浮空日蹴雲足底呈光怪或聚或披絲或罫或澎湃
千里聽風鈴飛花落氈塞一洴一青山一點一人界

遊天門關

發足自誓石灣還可四里一步一驚蒐路荒不容趾
粘壁行刀脊下視深無底狂鍔搆虛空癡石綴癭肩
其沙生以墳其骨汗而泚其草茁以絲其樹糟而圮
忽然磽确巖忽然崩騰水忽而沒九天忽而九淵起
健夫引長繩半日一移趾四股互相用臂行足以視
或如鴨折身或如丁旋尾或如轂出殼或如蟹引跪
又如研古繪虫蠹蝕絲理又如讀殷盤聱軋詰與詭
當其快心意虛空躍繩妓少焉筋力疲蚊蚿撼犀兕
鬚髮生煙嵐肌膚碎荊杞百苦到天門相對惟口哆

雙壁削青銅飛鳥不能止一匣銜古光方空如水洗
陰陽工刻櫟霜雪恣摩砥萬古貯雲霞石紋繡青紫
敗桐蛇腹段古鈕蟠螭蠡詰曲史籀畫斑駁硃砂藥
僧言三十年茲石未沾屐往時戚將軍架空一遊此
長老傳自猿今來猿亦死是時七月初寒肌如粟子
引指人人危回家面面覓歸來問僮僕髭鬚白餘幾
破網取珊瑚判命競奇傀

贈大宗長老

髭髮苗霜根精神出骨上能令見者心自發幽巖想

西山蕩螺青得意即孤往履嶮若平陂寬衣不持杖
道逢破衲人長跪必合掌除却身口外一銖無餘鏹
經行達臘雞念珠長五丈淨月含寶瓶徹底皆澄朗

初入紅螺嶮

鑿天出古空意匠窮刻露讀取長吉蒐幻作鬼工賦
奇巖透斑鏽石骨疎清怒歷劫至于今彫鏤不曾住
無石不巧心轉盼殊態度一種老健中自發嫵媚趣
陰巘夾琉璃飛仄窘仙步一死直青山梯足于懸樹

眞定大悲閣同王六宇年兄及小修弟登覽有

述

一盤三十級低窺乎鳥翅空裏約數盤始盡金色臂
碑文深蘚痕歷歷隋唐字樹老北朝根霜綉生古翠
飛題接綺疏斑駁有奇緻闕古不闕鮮眞丹無兩寺
憑虛弔古人觸眼傷新事擁麗一談空稍滌憂時淚
憶初直省時把手青卿地光華若春條白面青絲鬢
塵土十年餘鬚毛添老顏面皮堆浪文陰憂如有蔕
少年可喜譚入口皆無味相逢低兩眉但訴歸林計
蓮花求主人長誓作兄弟沐猴暫衣冠了却閒箭戲

遊石洲

江神發幻思十里金沙變白波蕩琳球雲燦復霞濺
頭頭螺甲青點點妖唇茜殷殷瑪瑙雲絲絲交背面
風沙雕刻畫霜雪幾陶煉纍精萬餘年今始歎光絢
鄉人誰莫知騷客遠誰見付之發賈兒鑿火激流電
肆如寶圖人埋沒在鄉縣甕璧與將樂下賈得高薦
觴投人登科百果爭嬌豔開卷讀雲林續作石譜傳

和官谷館字

雲以竹爲郵雪以梅爲館君看竹多處無陰雲亦滿

將雪近梅條梅意自疎綫一種漠漠思盡屬寒花管
儂與君亦然氣味同老懶冷澹足生活不向晴處暖

雨久初晴

梅花吐冷鬼竹子舒煙尾稀影落寒簷微微竹甲起
向盧置楷床卧聽鳩婦喜發爐尋古灰一片沉心死
午閒隣塾言兒童攤潤紙乳鳥背窻啼花間掠紅紫

題伯學齋居

竹子居數稍益有干雲勢齋居足丈餘迂廻有餘地
開花不用多一株兩株賦閉戶炙沈心吞眼通雲氣

卷中秋水波青裹春山意啼影生淚紋衣光沈冷翠

遊廬山初入東林雨山

窮天刻冷翠濃雨洗幽青濕雲坼西嶺坐見武昌晴
遠公昔菴此蓮花漏初成巖竇列宗雷石梵徹天清
想像辟支娜頻頻望釜鑄聽心聞法語啼見畏錦綳
達哉遠師鑑禮法儕裸裎客兒雖百醒不以易一醒
千二百歲後白藕無根蘗蓮宗啓末祉唐子慚道盲
掬流洗塵貌寒潭吹古腥山僧如石瘦蓮堂空幾楹

天池寺

山以雲爲郵雲窮山身見石貌呈巧心瘦妍競奇變
暄涼隔下天葛絺易柔練一石一狂呼前石翻爲殿
萬仞瞰崎雲條縷條飛片橅松生枯巖一徃謝塵肎

遊佛手巖至竹林寺

以手摩蒼霞終古搏秋碧掬取九江流澆空洗雲鬼
茫茫竹林人斑花生古額坐斷滄海煙日月如窮客
引領見長眉及至化苔石一徃號青林髭鬚如雲白

途中懷大兄詩

十竹九入夢明明知已逝識得中陰來未審寄何位

前者四月初怳忽上忉利光容若平昔天服粲遊戲
伸紙與我讀奇文千餘字夢中了了知醒後都不記
曾聞釋子言天樂稍濃膩若非道種深未免天色醉
記兄初生時大姑兆奇瑞麗人躍空飛姊也承以袂
苦旅思樂宅返促亦何異但恐冶心多滅却道人氣
少日念歡娛鳴泉奔渴驥一卧三年齒肌消如寒蜩
從玆稍譚仙習靜學觀鼻朝坐一絲香暮禪半幅被
閉門杜跫聲精神轉强鋭蒙莊不去手卓有出塵志
幾年客金馬漸識宗門事乞差旣里還刻苦相摩礪

耳寺夜昏拔研惟空有諦有如群嬰兒探手量鵬翅
突闖物格言石火掣飛燧或魔雖暫纖狂使方爲厲
摯疑過龍湖息求而得剌一自直東華先鷄每戒睡
日夜抱一編形神俱焦瘁眼澀如有沙舌乾無厚味
國本旣甗危臣也難爲退余時官閑局弟也負書至
每當聚首時言必窮幽邃毒語攻沉痾當機無廻避
俱悟昔時非馳馬歇狂轡淨侶借數人結期向北寺
下直即停車六時聲如沸合掌化如來白毫與青髻
東林十八賢高舉標奇致披此塵勞衣縛人如鳥罽

便欲脫簪紱捐彼青山誓或假或休沐次第作歸計
余也先群飛入山選幽翠結菴四五間日日盼歸檝
夢覺總不及逝也一交臂巖親頭觸石聚哭空里肆
海內學道人千里皺酸淚弟也冒雪行十日走梟騎
不忍見京華何況舊邸第寡婦一屋聲天地爲陰曀
立後以新年殿哀方小替傳聞四月終自旋出淮泗
余也借諸衲奔帆如雲駛念公聞我來追至潯陽際
十日抵瓜儀南北舟相次肝腸慟一割石火迭相謂
富貴竟何成顛毛不如薙十載無生學勞蓮微見憶

痛呼隔閒塵天高日西墜前者潘去華夢中忽見示
生平四良友君家得其二賴兹切摩力今亦生善地
信我同心人冥墨亦相締祠之柳浪館兄與白蘇四
天上雖酷樂勉來一堅義破礦出精金剗却知見臬
携手入蓮邦必切爲兄弟

漢陽蕭仲子黍知山亭清話

平平數點山因水發妖倩鱗鱗萬室尾以山增奇豔
簷際織波紋緼裏落霞片風檣對岸出人影隔江見
是日雲態繁薄陰與晴戰漏光縮水花淨眼生微眴

三山五湖舫只此大江面幾人屬霜亦剖盡閑塵習
無髮可留青何繩堪繫電爲問橋皮仙江渚幾廻變

舟中偶成

何云賤勝貴賤死悲易止何云頑勝智頑者多壽死
賠女與研天相去不盈咫欲得截憂愁先須斷歡喜
行年三十餘稍稍窺茲理視官如舍郵等予于衣履
舍郵非不任斷不悲移徙衣履非不善無心計華侈
深谷既慳緣閙塗且停趾出世我不能免作勞薪爾

二

治婦豈不見見之如青緑絲肉豈不聽聽之如鳴湍
聽水無蕩恩愛山無熱顏辟如懷抱兒挚手弄金瓦
山鷄眩其影竟死白波間

人日周度門發足上玉泉

燒却門符紙匝地競如蠟青眉稚齒兒堂上誦夫子
余也亦皇皇趁時治山水瓢笠共山僧緇衣附行李
是誓郎吾君是雲郎吾市逃恩觸東風吐若爭春藥
目霜遲修塗十里黄埃起

二

西眉東衡國天公賜我履道遠不能從玉泉且經始
幾年說堆藍未語頻先起夢中見青溪石泉帶雪洗
吾身智者洞扣我先鄉里鄉人說鄉事真切彌可喜
問我氏伊何作講堂者是隋天台講堂乃袁子雄作

自香山三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時矣仍
次其韻

少年沐新髮鬱若青莎地一朝盆水中霜縷忽三四
辟如白里塗行行半將至視老猶壯容比少已憔悴
是身如肉郵皮毛聊客寄微官復寄身寄與寄爲二

浮雲幬太空種種非作意鬚鬣及鬢鬟散時等一氣
爲衆供朱顏及時勿回避青山好景光花木饒情致
我有戰老策勝之以無累胸中貯活春不糟自然醉
虛舟蕩遠波從天作升墜

大桂峰謁　帝

除却善法堂人間無此麗甍題鑄黄金玉版花紋地
羲和曳長輪銳碧返籠欝霞裏召仙官飛斷青溪翅
茫茫諸夏人綃綺被山翠號呼夾笙鏞醒却天娥睡
燔珠薪水沉千里薰燎氣長髯老真人曉暢天家事

逸典絕云亭功高七十二鞭山駕竜罷一笑秦皇帝

南巖望絕頂及五龍諸宮有述

珠題欲絕壁人巧依天匠峭綠叠頹嵐青天柹磨盪
濛濛太始雲曠刼相醞釀一自闢玄宮斧作仙家障
蒼巒夾敵竇高天入盆盎終古客清虛諸仙幾回喪
眞人將上升先此規圓樣十二樓五城𢎞天如其嶂
宮成付黃冠仙鄉侈供帳道裝俗鬢眉只此輪天上

遊玉虛巖

一壁繡煙霜石老嗽漱露蜺骨留空巖青山也仙去

或纖削而清或高古而怒瘦過必成妍喜極多由惱
咽者爲奔泉古者爲杉樹種種出天成幽奇互遭遇
翹首告仙眞此地好流寓未必三神山有此奇絕處

月下

明月照我身宿鷺熟吾貌床几落柯文臨風忽一笑
淨月貯空潭如以照衛照逓互發光明幽陰洗墻耀
面石張枯桐自發凄寒凋疾風傳遠林萬類振清寂

薙草

柳塘三十畝茭葦翳其半寒毛與垢瘢蝕郤青娥面
童子厲鎌刃飛光激流電疾風卷殘枯倐忽青天見
照我池上人露髻白團扇芰荷一族風碧水千丈練
遂能入東溪招鱉過西堰鱗介拔族行知有蛟龍遯

秋夜坐月水軒同龔散木劉紬之賦

一綫露雲棱微光漾青樹空翳與庭昏總被風吹去
虛欄當水心是月流連處頻夜厭清光衣衫浣花露
世間濃冶物到眼即成故無地不追隨只似如今遇
空階欲瘦石寒影清而怒試問月中妃鷄皮凡幾度
抛却射烏兒億載牧寒兎

穀日小集五弟春草堂得穀字限韻

七尺捐酒杯一笑三萬六紅袖間緇衫烟水叠絲肉
花光薰冷雲溪紋緯春縠寧爲去水鷗不作在樊鵠
簾波捲青天高空墮寒玉鐵板鵾鷄絃長歌倚修目
柳浪千本柳腰肢舞不足誕傲貽衆譏達者以爲穀

舟中望黃山

識面三十年登臨纔半次濡雨出層嵐未曾留一字
青山笑王八何事近相易墨瀋汗巉岏敵盡他家事
主人忽沉慨爲君搆幽麗兀然三四峰反覆無可記

孱陵一萬家家家丘生翠倍遠倍高寒淡冶如秋睡
昔我登郡樓徵芒見蔥鬱遡三峽而南千里盡平地
見培塿則喜何況發姿媚見色不見山此是山三昧

九日登高河洑山

高閣倚蒼崖下有花源路料得避秦人入山從此去
潭水洗山膚膚盡紅霞露老蛟挾瘦石千古盤渦怒
溪上盡漁郎誰識花流處事往白雲新人去青山故
枉却菜逆囊長嘯倚丹樹

穿石

溪上望穿石歎懸如甕子石底望溪山山山如鏡裏
平平翠蛋中一峰天矯起淡與奇相值幽艷忽無比
鬼斧鑿天真刻意出新詭一處幻玲瓏千崖燦花蘂
盧空不受雲飛仙無停趾唯有地籟風終古來遊止
時時隨落花飄渡秦人水

水心崖

障龍負巨山一往水潭睡春沐與秋瀾洗盡青山皴
石膚鑑水光逝互發清麗轉聣分瘦妍生動各有意
我欲乘鐵網拔出珊瑚翠付與種桃人置之花深地
他時携杯來石上聊一戲

桃花源和靖節韻

一笑叩烟嵐白雲今幾世桃花不肯流溪水無情逝
叢開渾沌竅樸散羲黃廢青山一舍郵仙家偶來憩
白頭老黃冠繭手事耕藝呵呼隨里胥鞭笞了官稅
岫老鷓鴣斑谿淺琉璃吹日供冠裳驅寧暇芰荷製
緬想紫芝人驂雲幾相詣洞府簾堂深雲霞空凛厲
天人一昏旦人間百餘歲宇宙何不有謾勞作聰慧
江儒飽世情俗腸非境界紛紛辨僞真等爲方內蔽

常聞列子風可以駕烟外長驅入仙林徧覓心所契

集小修篔簹谷偶成

東家貸矮屏西家貸華燭髻鬟錯巾冠歡場稍褫褥
盧窻淅瀝風四圍遮簇簇涼月蔭叢枝十畝莎庭綠
主人季次貧衣馬欣馳逐三秋客渚宮百金倚吳肉
歸來雙羞囊風枝掃空屋微伎列樽罍情侈歡不足
幸有萬竿篁寒清瀉春淥蕩盡管絃心豁開烟嵐目
何處覓清歌微風戛修玉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嘗閱工書人見書長一倍每讀少陵詩輒欲洗肝肺
體格備六經古雅凌三代武庫森戈戟廟堂老冠佩
變幻風雲新妖韶兒女黛古鬼哭幽塚羈遊感絕塞
古人道不及公也補其廢化工有遺巧代之以覆載
僅僅蘇和仲異世可相配剪葉及綴花諸餘多瑣碎
紛紛學杜兒伺響任鳴吠入山不見瑶何用拾瑣塊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任運閱年光不識支干易但聞臘梅香知弟生辰至
十八番花一開一回麗讀盡古人書識遍天下事

家世安國學鐵硯工文字無射不穿楊一往看聯轡
倘措兜月花黄時甫再歲千里宿春糧養就天池翅

人日自笑

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蒿萊
是貴着荷芰是賤宛冠佩是靜非杜門是講非敎誨
是釋長鬟鬚是仙攤眉黛倏而枯寂林倏而喧囂闠
逢花即命歌遇酒輒呼籫一身等輕雲飄然付大塊
試問空飛禽澄潭影何在曠哉龍屈伸頻焉方外內
下惠本介和夷逸乃淸廢

新晴

鷄鳴聽遠鍾淒淸入寒嶠曉枕氣微暄紛紛詹鳥笑
花香乍襲人窗瀝一痕照溫風泫露光塵斂青天耀
遐思如縈鷹縶解心浩浩出門見平湖流水淸面貌
村酤自㪺杯沿堤呼所好

初春苦熱過靜者居限韻

花氣鬱春蒸下馬脫吳綾坐看綳格下時有撲紗蠅
磬口與冰箏非時聯作朋雛篁茁鷹齒冶葉被蒼藤
閒蝶趁風癖香鬚沾其膺似彼青蛾子夢亦戀花繒

瓮池供瘦石斜幌隱龕燈迴風遂香縷裊裊青烟騰
研丹窮令文時軌裂軻曾雲山刻騷士穠香惱定僧

菴中閱經示諸開士

乘急忝婚女戒急郄鬬釵香象截河流一非剗衆皆
悶觀百喻經奇勝千齊諧八十翁憐兒莊語問詼俳
我願作書魚死即藏經押勝彼火坑于以身殉粉娃

喜王以明自村中來同寶方宜谷限韻

曽交削濃茜氣交和水鹽蒐交破幽石空天徹捲簾
十月九緘趣秋水匐方奮銳毛刻雲山巧鏤百丈巉

東風鼓蜩竅發我小言詹勉自角妍婭青娥究老聱
櫻桃本凡品況乃經燎醃高伎蔭寸毛貞名濫高閣
鑄銅哭瘦島一往何李瓛搖頭鈍優孟豎兒口可箝
女態非瘦肥茶韻出香甜瀉我傾腸波蟯蛔如可拈
應龍乘高雲細鬣舞盆驗

別王以明用前韻

一室閉冷雲花月擯無鹽兀坐生泉石榻風吹水簾
花斑繡青銅夜夜吼紅奩微言破塵縷厲彼昆刀銛
野夢牽蟻落松窗麗者詹空潭侶水影垂竿揖枯髯

往往抽栗尾拾鮮棄其醃當其雋發時叱盲排馬閹
秀何傳活水死語遺夷臧騷家心恍惘玄子口吃箝
異物乖今直時味飽軟甜窮怪鑄九鼎等以一毛拈
尺木昂巨鱗吐沫聊自驗

五弟新卜園居余笑曰柰物力不敷何社中遂
以為韻作詩嘲之仍限四章各四韻

斫紅裁粉竿作意綴春物長短稱身難貧兒貸朱紱
百畹貯虛空買破秋烟鬱莫似雜花林卜菴典古佛官谷時以柳浪湖易余古佛余遂菴之名日雜花林

二

鑿地出方空日費十螢力東谿招鷺鷥西谿捕錦鵝
東腹耨青畦圖租雲刃食墻屏列胸中日夜幾雕刻

三

螺子洗春雲空塘紫瘦鵲柳烟不蔽條遮得鴉雛不
裁剪細波紋蒼根劚古玉附僧覓紫綿筠籠客西蜀

四

石鑰扃春風籬棘森戈殳閉雲不隸館任意遷門窗
天花爛僧衲逼眼霞紋敷濕衣累小鬘菲芙亭淳毋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妖靚樂芸神荊俗乃不典縮頭亂牘中通身如藪蘭
面窓裏瓶梅幽香度前牖野心似綠稊一夜遍春映
勁風破長雲飛片落如剪霜管刻春容鐵心寄婉孌
信手抹溪藤霞舒而雲卷坐俟山翠濃青天策疲蹇
花草與翎虫作意為敷演夢裏題玉泉枕上百廻聯

入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中韻作古詩悲
之

寒花如古玉未出屢遭刑幽竄訢冷石怨入楚騷經

置驛報花妥未肫心先聽夢到訊不到洗炙瘦團丁
雪心膠臓蒂亂結如頑硎安得鵜䳫枝一洗龍腦腥
掃室待天女潔水貯空瓶枕上見羅浮諸仙門反扃
菊格與蘭韻於汝獲鵜鴂紛紛觕桃李奚啻渭與涇

採桑度

姊妹行四五朝朝行採桑青絲絡籠底光艷映道傍
去年採桑遲今年採桑早只愁蠶不熟悞我嫁時襖
採桑復採芝照水濕羅衣歡自不吞蠺牽儂百丈絲

過二酉師舊齋

士老不曾官女老不曾媒無媒無真性不官見隱才
守道七十載寂寞類寒灰逢山遍琢句得悉即啣杯
筆絶如麟獲人云爲國哀科斗餘文字殘書化草萊
馬鬣封三尺文翁安在哉空齋遺杖履長歎續歸來

從軍行

百金裝寶刀千金買駿馬投鞭瀚海歴繫馬陰山下
駱駝吼如雲黃羊陣滿野膠勁弩牙酸霜重角聲啞
虜女貌如花提刀向空耍白乳滴葡萄千鍾一時瀉

道傍桺

濃葉藏曉鴉青條挽遊騎一株大道傍閲盡行人淚
風攪玉蛾翻烟糝長眉醉本無别離心行人自憔悴

寄于髯

結髮治詩書交情瀝肺肝十年事熊膰何止千餘尨
文字挾飛霜千項躍波瀾白髮秃似壕青雲路轉艱
舉網珊瑚易投珠明月難閑情寄魚鳥小築避聰寒
過雨常移竹當窻學種蘭興來摹㮊字愁至裂圓冠
蹶足憐騏驥冲天羡鳳鸞願借扶搖力爲君送羽翰

過毛太初見二甥

朝見衛叔寶朗朗來照人髩髮若青絲楚楚足精神
作對才五字遽有驚人辭下筆讀左史酌酒誦唐詩
阿舅無長處素心差足師居官萬不可談藝一無知
爾父敦儉朴山居伴鹿麋郗公誠覺令甯長恐情癡
似之非賢者不肖乃佳兒

述懐

小小讀詩書得意常孤往手提無孔鎚繫破珊瑚網
香象絶衆流俊鶻起秋莽淫僻畏仁義行止羞罔兩
滅火事長塗何處稅歸鞅

夢子歸

渺渺山行路青石荷盤盤男兒念同袍訣絶傷離肝
同袍入我夢展轉忽無端欲言不能陳俛首但長歎
踏雪穿松徑長笑倚朱欄四顧無僮僕雲氣黑漫漫
揮手辭我去突髮無巾冠出門三兩犬當道吠君還
前日送君行君言舉體酸今宵夢若此將無小未安
覺來三歎息舉首淚闌干

狂歌

六藉信芻狗三皇爭紙上猶龍以後人漸漸陳伎倆

噓氣若雲烟紅紫殊萬狀醯雞未發覆甕裏天浩蕩
宿昔假孔勢自云鐵步障一聞至人言垂頭色沮喪

答李子髯

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中原誰掘起陸地看平沉
矯矯西京氣洋洋大雅音百年堪屈指幾許在詞林
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
後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斥薄大匠裒足戒旁岐
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
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却沽一壺酒携君聽竹枝

為官苦

白羽落青松玄霜化秋草燕市多銜蹶日暮紅沙道
男兒生世間行樂苦不早如何因一官萬里枯懷抱
出門逢故人共說朱顏老眼蒿如箒長閒愁堆不掃

龍陽驛題壁

近驛諳聲人驛知面貌昔當歲祲時驛人奔浩浩
牽爺負男女南出荊門道公安彈丸地饑兒相號召
傭力及賃舂經歷幾寒燠幸爾值稔年次第還井竈
鄉音半相雜衣服宛然肖道傍垂白翁昔兒年猶少

見我感且泣壺漿相迎勞垂頭語老翁邑中今苦澇
窪田無寸收高鄉有蟲耗部符搜宿逋縣家敢遲驁
鬻田田不售兒女輸官鈔壯者思逃移溝壑生難料
此鄉小有年敝邑敢相告願作廡下兒驛人勿嘲笑

鄴邸夢中詩

枕上見青天明月光流地空水色相函千里無停翳
微雲起大末繚繞忽成字或散或披絲或聚若椎髻
以上夢中作
屬思尚未竟候人催解轡携夢入征塗馬上
猶吟囈翹首望漳河停鞭思魏帝

夏日過葡萄園賦得薰風自南來

移席就佳蔭蕭散去巾帶南風倏然來令我意通泰
是風如好語妙契心所會又如渴時泉一吸沁肝肺
是風何所有涼雲與清瀨雖然經市闤泠泠意自在
禪宮有廢圃植樹以爲柴虛曠多容風雨具不須貸
爾我雖云貧尚能施掃灑更施無繫心絣聲震地籟

三教堂詩爲杜總戎日章

支公好駿馬俗以爲不韻頭陀手銛戈標格乃自儁
將軍起馬上鐵腕風雷迅朝踏雪山氷夜眠青塚燐

豁然悟無生心花見鋒刃辟如擔夫爭見者筆意進
關捩偶相觸石火不容瞬歸來讀詩書如暗得燈燼
堂堂三聖人同宗偶異胤刻影求飛鴻霧眼自生暈
白水湧氷輪千江同一印

方子公自眞州入燕客死清源詩以哭之

貧死何足悲所悲爲貧死奄奄一息身奔馳二千里
泣辭鍾山雲夢渡呂梁水百死到清源聞歌猶蹶起
新詩四五帙函封寄楊子蛇蚓不成書獲麟止於此
世相薄屢空眞官豈相禮氣類自呼召往見東野鬼
羸博即故鄉首丘端可已肥馬輕裘魂諒非君所喜

秦中雜咏和曹遠生

荒草披秦殿秋花綴漢城我行南山道如閱古圖經
遺跡依稀是長老失其名一步一佇思斷壟誰諦營
又如披蠹簡眞搜損心神雖以意推求邊傍非故形
西都賦所載一一盡欹傾飛燕舊舞處田夫扶耒耕
沉香舊亭子湖石尚娉婷清風發虛竅其中有性靈

其二

尋古意不禁披榛倚斷枝道逢雪嶺叟笑我眞情癡

爾從京師來習見漢官儀未央即宮闕金馬即銅犀
圍營即細柳綺陌即莊逵西山千萬髻終南同崔巍
下有高梁河即古曲江池瑤臺與金屋所貯即妖姬
殘楷斷火華即今金紫兒辟彼膏燭光前者已灰飛
舊火續新火焰焰同一輝若以天眼觀青草生蛾眉
飄風遇輕雲無事哭荒碑

靳尚祠

骨讒猶可懺舌悍豈不悔佞鬼亦相容始知佛如海
千今籬落下不忍隨萬瀨

別無念

五年一會面一別一悽然兵消三回別便是十五年
念我志參學黃楊木子禪百遍聽師語終不破糾纏
辟彼生育人生不識紫朱告以朱何假轉告轉模糊
別師既不忍留師復苦難十月江風多留毛蓋腦寒

別丘大

世人等閒聚亦復等閒別我輩會非常別寧不痛切
天荒古木寒愁老石皮裂十月江上風酸却行人轍
常年別妻兒道我肝如鐵今夕送君去化作紅爐雪

荊樹擬皮真竹子到頭節萬里黃州程一步一心折

白乳泉

一片青石稜方長六大字何人妄刻畫減却飛揚勢
泉久汙泥多葉老鉛旗墜縱有陸龜蒙亦無茶可試

送梅子馬督木北上

男兒但得志何必知階級往者三殿災梓人進公秩
督木數萬里杞梓被天黑長年千許人餐餐損鄉食
日今事戎馬公私敝已極減得一絲毫便是蜀心力
雀飛無勁毛不若蛟有翼愛君才調好部署布規則
氣猛而腸剛慕府中難得此是有用人終堪事絕域

別袁中夫

梁鴻伯通橋中夫陸家帶都是失意人一般滯吳會
漢水雖方廣不能浮一芥孤桐既以摧窮鳳復何賴
同看吳松江衝風折車蓋

哀殤（爲兒虎子作）

弱腕繫金鈴青絲綰偏髻胸前兩繡囊猶作長命字
欠爾三斗乳償汝一升淚稚寬半尺餘荒荒投旅次
我曾靜坐思生死同一例子既先我行即是鬼先輩

如彼排場人尊卑乃相遞一去與一來孰知非天戲

其二

逆旅投主人不待卸鞭箠顏塵尚未浣已復向他之
來如風過林去若鳥辭枝細鬼勝巨人量汝必有知
吾欲痛哭汝恐汝笑我癡辟彼筵宴時朱紫櫛巾綦
一賓偶先去諸客盡欷噓去者固太早歔者亦何迷
轉眼即天明請君聽雞啼

夢詩

夢國不離枕枕上覓不得當其在夢時有枕亦不識

嚮襄夢元空夢中醒亦滅安知醒天地無枕在其側
夢醒若銜環誰幻復誰實

大遊仙詩 有序

向余旣爲仲魚作遊仙詩予公曰余欲用莊生朝
菌蟪蛄意恨不能措詞余信筆得數十字予公以
爲善因書遺仲魚目之曰大遊仙詩

朝菌笑蟪蛄旣爲物所誚衆庶慕長生道宴不竊笑
仙視人則長道梭仙則天長短理歸盡計量抑何小
千秋爲歲後人事殊可曉無非霜露代及以日月呆

天如賈日鑄氏若浮根草禮法斷牽纏干戈登攪擾
百年猶恨多朔歌不衰老所以過量人希心無上道
不貪絕粒方唯貴虛無實外身而身存此是長壽考

經太華 時以典試道華嶽不及登山遂有此作

天地如文人精華不可用而其秀傑氣常在水與山
華山翠天表五嶽讓高寒當其匠意時百靈窮肺肝
琢以月天斤洗以銀浦瀾抹以洪濛烟照以日月丸
十二樓五城處處映青鬟嘗恐諸仙人鶴嗇毯此間
天風剛毛羽千里縣珊珊
昔聞華山名今見華山貌何時陟微茫遍償宿所好
手攀青芙蓉玉女隔花笑數盡仙掌文頭醒希夷覺
少時耽子墨頗識徐熙妙幅絹對青山臨崖親寫照
不取色態妍唯求神骨肖俗黛與凡霞無事點肉與
斷岩著孫登虛空發清嘯

荊州道上大風

南風捲地昏枘折道傍樹吹面如有痕欲拔龍鬚去
此地足黃沙易作風神怒岡陵忽變遷老馬不知路

日落憩郵亭顏面都非故盆水貯滲泥雙眼出烟霧
請且過沙河未至心先怖何事太行山蟠沉了不寤
豈無一掬波浣此秋空汚夢中排九闕芒履沾雲絮
投筆擊眠龍驚起如飛鶩

飲方漕津齋中

山齋多快事彈棋角杯罇衛水囓墻流瓶中見帆瀉
魚鷹窺筆床溪花亂杯馬開簾觸新嶺高吟對梧檟

遊除

朝見除子三日而生塵所以蕭修客長年如長人

買絲繡高士栽松作比鄰不有滄溟水焉得橫海鱗

送峨嵋僧清源時源請有檀香佛刻鏤甚精

師從峨嵋來徧遊經幾載茲山閒乩高幾許到天竺

師行遍天下無乃是神足疎身入梵宮鏤此旃檀佛

黃粱祠

八番邯鄲道半世盧生枕滚滚枕中人渴名如渴飲

羲皇北窗下所樂唯此寢秖恐紛競多敲懷我席衽

可道人影贊

生既將不來滅豈將得去欲識師眞身問取堦前樹

一巾一枯木枝腳下苦草履面皺而神清是師苦心處

白鹿泉

方池二尺餘池復深無幾一雙金鯽魚臟若遊海底

山骨凍秋雲波面香石髓但論活不活安問淺深水

戲題飛來峰

試問飛來峰未飛在何處人世多少塵何事不飛去

高古而鮮妍楊雄不能賦

其二

白玉簇其巔青蓮借其色唯有虛空心一片描不得

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識

感興

白日不可挽黃金不可爲凡心探玄理幽興白雲期

采芳經春歇秋草過時萎富貴非所欲浮直以爲師

其二

貪夫競榮利不顧頭上霜書生談不朽眉宇爭昂昂

生前泰項鹿死後臧穀羊所以逍遙叟棲志沉墨鄉

其三

道逢一古叟開唇論紫朱方上而銳下將無是魯儒

帝內有微言儒者竊其膚家家賽五城誰辨魚目珠

其四

俗塵近不得遠之亦爲塵擾擾色界裏具足清淨人

何方超夢幻無法過貪嗔曹丘一滴水了然智慧津

附六言古

別黃道元

窮蹊柳條如鞭江上奔帆似馬西湖聚首許時興闌

各自歸也明春有事天台便過龍湫度夏公家半宦

半儒卜居在城在野鴈塲或東或西雙門之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吳　思　閱

七言古詩

歎鏡

湖州鏡子開生練昨日紅顏今皺面只道鏡子不長情誰知我面時時變背文回合雙蛟戲千鍾粟錦藏鴛翅闊眼方鼻淺翠紋古籀盤屈鳥銀字拂拭旋生縷縷煙摩挲喜得重重翠古往今來半尺銅人間多

少傷心淚

東阿道中晚望

東風吹綻紅亭樹獨上高原愁日暮可憐驟馬蹄下塵吹作遊人眼中霧青山漸高日漸低荒園凍雀一聲啼三歸臺畔古碑沒項羽墳頭石馬嘶

少王郎爲王幼度作

寒氣如山壓霜重朱闌銀題迎曉動吹笙十五少王郎手搦青梧拴絲鳳禿衫淺揖無賓主滿握青煙噴白塵金爐霍霍獅子鳴賦燭雙雙芙蓉吐乳花如雪滴春香百刻無多情則長西施入越夷光死鸚鵡無魂鴛斷腸麗娃宮裏苔三尺旋拂遺綦嗅香跡古井晶瑩惱殺人夢裏行雲誰到席

惠山僧房短歌

山骨連墻粘碧篠穴苔自種吉祥草茶到三鍾也醉人花無百枝亦藏鳥少年長老姿格清竹鑪蓮卷古先生東風不道禪心定吹入山頭環珮聲

迎春歌和江進之

東風吹暖婁江樹三衢九陌凝曉霧白馬如龍破雪

飛犢車碾水穿香度鐃吹拍拍走烟塵炫服靚粧十萬人羅額鮮妍帤綵勝社歌繚繞簇芒神緋衣金帶印如斗前列長官後太守烏紗新縷漢宮花青奴跪進屠蘇酒採蓮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雙雙梨園舊樂三千部蘇州新譜十三腔假面胡頭跳如虎窄衫繡袴槌大鼓金蟒纏胸神鬼裝白衣合掌觀音舞觀者如山錦相屬雜沓誰分絲與肉一絡香風吹笑聲十里紅紗遮醉玉青蓮衫子藕荷裳透額垂髻淡淡粧拾得春條夸姊妹袖來瓜子擲兒郎急管繁

又一時千門楊柳破青枝獨有閑門衰大令塵擁書牀生網絲

江南子

鸚鵡夢殘曉鴉起女眼如秋雨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長回身自約青鸞尾不道別人看斷腸鏡前每自銷魂灰錦衣白馬阿誰哥郎不如卿奈妾何

其二

白玉蒙沙花出泥東家老漢得嬌妻少年不道妾心苦夜夜門前烏亂啼妾心甘作井底水郎君錯走路

旁蹊誰家門前無鴿子歸去且自看家雞

其三

蜘蛛生來解織羅吳兒十五能嬌歌舊曲嘹厲商聲緊新腔囀緩務頭多一拍一簫一寸管虎丘夜夜石苔暗家家宴喜串歌兒紅女停梭田畯懶

其四

湖蠶吐絲光如水桑娘夜織金閶裏熟作綾絨生作紗挑蟲成魚與花藥年年宮樣換新機一虫能作幾般絲父當解戶兒塘長官家頭運五月帖

其五

白面青髭美少年朝投五木暮擲錢百千一注不洗手贏來賭取少娃眠男兒作事勿偃蹇黃金博盡終當轉莫道腰間無一文閨中少婦猶堪典

美人睡起詞

鶯舌般般學人語隔溪喚醒厭春女寶枕花酣龍腦雲粉香暈透猩紅雨花前輭步詢鸚鵡歡醉歸來時幾許開粧重點聖檀心夜明簾外金沙吐

蘭舟引

東風染就藍花水刀鑄十寸青帶子鵁鶄呼母下離眠開歌一翅衝烟起入扇風香白芷苗鈎衫刺短速陽藥畫船樓櫓賊波來美人一笑蝦鬚裏

西閶女兒歌 為吳郎姬再令賦

西閶女兒芳菲早穠華一樹為君老根株憔悴可惜人和枝生折鴛鴦草東風一夜賊裏水又逐王家覆燕子莫道楊花無定踪吹來還入舊巢裏

巷門歌

猫竹為墻杉作城白日赤丸盜公行官軍防禦無計

策逐戸排門呼土兵衛尉呵侍急如虎老弱十家充一伍本是市上傭工兒身無尺籍在官府東家黃金高于天食指盈千皆少年朝朝門前科子母何曾饒得半文錢富兒積財貧兒守父老呑聲嘆未有

春江引

溪漵漵草茂茂野桃露滴珊瑚紅花氣曉醒魚子浪柳枝晴扇麥苗風美人羅袖襆香藥科斗旋旋丁子尾百舌欲止復銜人一聲滴溜芳蹊裏

春曉曲

蘭燈蕊綻白光殘隔花呼起夜歌鶯琵琶轉捩嬌無力博山欲炷龍腦寒肩梢散黛重重撥額角輕黃正正安侍兒不語流鶯語海棠沉睡赤欄杆

述內

世人共道烏紗好君獨垂頭思豐草不能榮華㒺大人長伏蓬蒿終凡鳥富貴欲來官已休兒女成行田又少盈篋算無千個銅編衣那得一寸縞陶潛未了乞兒緣龐公不是治家寶玉白氷淸欲何爲不記牛衣對泣時

答內

少年讀書求富貴白手青雲能自致稽首空云事已成到頭轉覺官無味一尺剛腸五尺身我非兒女寧拜人漿子有妻終是隱原憲無病莫憂貧我腕如綿面似紙未得一錢先羞死書生無才不解貪不是將身比秋水

湖上

流鶯百倦語初歇畫鬱微黙梨花雪荼蘼白柚四五旗竹孫斑裊兩三節芳草如綿隔歸轍花氣熏人醒

不得落紅雨過更愁人六橋十里猩猩血

五泄

銀河夜長天閃綻空中現出琉璃變電布雲奔一派垂山都晝吼白龍戰四壁陰陰吹雨足畫鬱活舞玲瓏玉天孫夜夜踏歌來一曲飛珠三萬斛

贈模上人

頭髮如霜氣如虎欄杆十路徒生虜手拳頭顱百顆歸不曾半粒食官府而今老來無氣力縣家明文防鑛賊空房夜雨刀瘢寒兒孫驕呆去不得

沈母篇爲蕭山令沈廣乘年兄賦

女霜五月流空檻碧海無波白日飲犢得遺編苦教兒淚作筆花血作點頭白眼酸輒名立部疏得報溫綸及轉將深痛畏兒知當面堆歡背面泣湘湖水白蕭山青花光雲片滿公庭懸無一錢將供母閑門親寫法王經

過雲棲見蓮池上人有狗醜非酒紐詩戲作

錢塘江上雲如狗一片頑石露尨醜苦竹叢叢一嶺烟毛松落落千行非道旁時榜趙州茶室中不戒聲

聞酒更問如之與如何便是頭上重加紐

又

少年曾盜子胡狗父母不容親戚醜每到僧房索布衣更向佛頭種葱韭讀書十年未識字持戒三生不斷酒恁有一般可笑人逢着師尼便解紐

題潘生小像生嗜酒時將別

潘生肉頰權微起面貌長在酒杯裏何人傾出酒波來灑向溪藤五尺紙憶昨逢君黃山道窄帽單衫立亟草江上追隨又一年紅面瘦頭幾回倒殷勤留服篋中身別後看誰先瘦老

漂母祠

劉宗火冷韓灰滅浣衣墩上蘋花熱一飯王孫直許錢消得鶯刀幾迴血荒街日夜走黃塵酒風酸斷石麒麟笑他白首女天子不及泗頭愚婦人

淮陰侯祠

秋郊兎盡韓盧瘠三尺青蛇捲鋒潁到手山河擲與人却向雌雞納腰領英雄桎足歸羅網辯士舌端空來往本將衣飯奇王孫未許肝腸敵亭長一局殘棋

了項桑五湖西子白綸巾貪他　假真王印賣却淮陰胯下人

燕子樓

空窓畫梳紅紗膈一夕溫風長葵麥秋去春來雙燕兒年年啼粉扮粧額芍藥殘枝不殘根焉知黃土不青春幽魂與日逢楊柳應悔生前別舍人

子房山謁子房

進花冠子紅犀導雪面風鬟一年少夢裏山河博幾場仙身笑指長松道英雄老盡故交稀眼底修毛幾

趨飛功成辟穀或有以未必神仙須布衣

爲楊粉署題小像

鵝溪冷絹花紋澁四尺春波吹粉墨幼輿豈非丘壑人筆底瀟疎誰貌得高人氣韻不在似如寫寒松與幽卉覓偕廓穎信手塗疎淡只似鋪山水馬遷文章杜公詩此意却許徐熙知

花朝日伯修初度

紅葩點點灼青樹開尊正値花無數不知庚甲是何年但道桃花開幾度玉堂署裏課葵蔬鴛鷺池邊鎮

鷗鷺新年詩興更勃勃墨汁淋漓染縑素驚雷忽發蔦山芽俊鶻陡落平原兎一束牛㲉足自驕九陌飛塵何所慕花下兄弟睦州禪夢中烟月油江渡擬把一竿隨丈人不向天家作師傅

長陵

長髯眞人別天上鶻馭龍驂響千丈毶毶風鬣滴烟香空山夜語姚和尚霜街寂歷吹松子皂衣落落穿十里小臣有語叩龍鱗地老天荒呼不起溪藤瘦石碧崒藏馬蹄踏水㷲煌煌千年山骨憑㮴取當月龍沙戰幾場

夏日同江進之丘長孺黃平倩方子公家伯修小修集蒲萄方丈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韻余得五字

落花點地成重五香羣熏泥粉沾雨買將安石伴炎官鬼書未燥花先腐當窓一榻卷琉璃下方五月吹寒楚姬公且自卻門檐若梳漏花生白縷

其二

下里詩人唤陽五酒腸窄窄無一縷空拳往往搏歡

場如以孤羊角群虎一蕉入口即繁婣淚言欲作糟丘主天幸酒伯多知音嵇阮賀李相推許鄭畱豈必解披堅不飲何妨建旗鼓

和丘長孺

藤蔭朶朶碎光白古寺閒房坐佳月白家曲子規如珠（丘善歌白姬所授）沉宮棹羽吹香雪五言七言信手成刻霧裁風好肌骨筍根處處覓糟丘逸思迸如春草發世人三十進愁鄉眼睛直視胸懷結天生蕩子慣窮途客囊水冷心猶熱官既無門名不有爾縱不言我

心折服中知已盡青雲不能拔汝一毫髮七尺身材五尺背雕弓往往穿金鐵貧賤然人亦自難許身何苦太高慕埋郡中山十斛毫鐵盡撩天千里鶴射虎縛鷹一健兒無成何用空吻舌莫辭低頭拜大人溺閒將下貞榮傑

和小修

薊州新酒白石缸空雲影澄鴨頭江露梢千縷撲斜窗黃筌藤枕夢巽艘葛絺小艆如雲亦星河放數萬尺長

和方子公

酒困傷脾色昏死下馬呼水煎人參皆云脾胃倦苦極動以狂藥相規箴須臾魂香撲鼻來初猶矜持漸浸淫尊罍觴決不可止突若一群狂猩猩脫帽擲天呼石語若笑不高海不深至哉酒人天下樂寧有醉死無醉生

和江進之

一尊相對嘆枯老出囚人逢他鄉道但令脫梏即華胥寧論官高與官小剡溪藤紙百匹長濕鷹驥驚蛇惟一掃霜根忽地破東風千山萬嶺生青草閒水閒山處處行刻盡雲烟與花鳥娃宮胥廟武丘山別後新函寄多少

和伯修

西風胃藤如胃索急雨穿棚如穿幕樹梢投地水濺珠葛衫吹上毘盧閣乍黑乍丹雲態多驟寒驟燠天公瘧熱席得雨亦快人愁殺山僧賣花夢

和黃平倩平倩有文君盤盂以行酒

臨邛酒爐卓氏盤攜向禪堂醉裏看橘皮蟹爪未足

云分明遠山秋水寒殘膏剩馥沾唇吻引得青娥入肺肝世遠物微不可知且欲借此爲樂端百盞一吸無遺瀝奔注有若順風滿醉中逸思不可止援却老借新竹竿書空十丈作風字平地躍躍飛生鸞

題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爲韻

仙人傑閣俯王城西山見雨北山晴高雲直傍熏爐氣去宮百里聞鈴聲古柏石幹青虬枝烟銷千尺屋十楹東邊奈子結老友却憶往年梅客生

其二

野花遮眼酒沾脣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束作一篋
灰朝衣典與栽花市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
民字旁人道我真聵聵口不能答指山翠自從老杜
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無庸默不可阮家那
得不沉醉眼底濃濃一杯春慟于洛陽年少淚

其三

琳宮高處見西山濃翠隱約高低髮幾年系孔筭雲
烟人間嶺石無蒼顏白雲向我意潛潛欲從平地乞
休爵東郊西隴皆官畝判取虛空任往還

其四

松楸不閙濃濃陰池沼不寬灩灩深賓朋不衆盡同
心言語無多足知音三伏自然消暑氣何用深山嘉
樹林

題靈宮夜歸

雲頭黯淡色如鐵撲衣打面旱沙熱六街潑墨氣騰
騰幾點風燈鬼明滅鈴鐸當當辨古寺走入衲僧驚
縱被墮瓦拋椽雨閃眉雷公脫脫車輪碎長風捲地
天吹斷一星透出層雲額馬蹄依舊逆衝颷炬火[illegible]

光天路窄電光熠熠譜華繒細如姬髮粗如繩雲山
花鳥各呈態天女飛絲繡不成人言閃電是天笑天
翁何事頻歡吽嫦娥歸魄織女藏頭墨昏盲有何好
北安門外水沉路濕點在簷雨在樹果然隔轍分晴
陰雨師似亦相回護歸來門巷無燈燭叱奴鞭婢旋
煑粥墨花一瀉滿吳箋殘雨疎疎滴簷竹

丘長孺醉歌和黃平倩

廣陵細酒真珠沸甕花泱泱倒河渭研朱潑面火生
肌離身一里閙糟氣初如渴驥奔鳴泉漸如怒虎吞

齋截作如山石壓一縧又如雲絮泊空際須臾變幻
如偶兒作孤作末恣俳戲又如分身作數人口耳心
神不相制旋風著樹刺鉤藤郭郎舞袖張顛字口中
牽絲舌力蹇千言不能達一義酒人諱醉強惺惺容
貌矜持禮法贅強將拜跪學常人不覺欹身落崖砌
千扶萬擁不能支吻中微聞呼白二簷溜丁丁滴到
昏舉手推屋若辭醉一酣三月昏如泥齁聲吼若驚
濤至天然一幅渾沌圖人間械路爭迴避（白二丘郎姬也）

德勝橋水軒集諸公詩

西山去城五十里紫巘青遥見湖底一泓寒水半庭
莎蘼得白雲到城裏茭葉濃濃遮維孫野客登堂如
登舸稻花水漬御池香飄風陣陣宮雲凉一番熱雨
蹙波沸穿簷撲屋生荷氣乍時潑墨乍清澄雲容閃
爍螭蛟戲簷波斜帶水條烟北窓雨後夢清圓兌將
數斗蓮花酒貿取山光不用錢

避雨崇國寺三日紀事

濕雲漲山雨不止一酣三日葡萄底天公困雨如困
醒醉人渴飲似渴水東市典書西典几闌糟堆麴作

城壘明知無雨亦不行權將雨作題目爾僕夫安眠
馬東尾大甕小甕來日起

戲贈炎心和尚炎心以秀才出家 原名文煒

鐵城婚裏熱忙身幾人能擲頭上巾題將百八金剛
子辭却東家老聖人少年意氣非等閒精悍之色在
眉間鋒取魚腸一匣水鑄作胡僧雙耳環往年湖上
逢開士蒸月規烟說文煒但知北海是大兒誰識南
宗印真子海內學士鬧行饋半說顛狂半驚炎東方
先生代解嘲秀字何妨豎却尾瘦巖百尺突寒松水

谷千年貯古水落花紅洗入溪澗前看風吹起不起

月夜登良鄉塔同與子公諸友作別

秋山瀲瀲滴青霧城外人家城裏樹白堠一道銜紅
亭正是馬蹄離別處荒垣殘葉幾家村千厓洗盡月
波痕鄉關十路九貂虎永知托鉢向何門驚禽一羽
分烟去雲路沉沉安可論

趙州觀水壁憶真際和尚

幻士幻入水三昧搏取天河作手戲跳珠迴沫五尺
餘[illegible]城草木湫濤勢古佛堂前栢樹子半裂空心半

兒炎荒簷龍鍾幾病僧日暮空垣拾菌耳堂頭老像
如氷冷寒碑月寫風枝影石欄獅子向東啼夜深與
却虎空醒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歸

莫釐山上亭如蓋細取蒲梢作衣帶綠烟細雨着羅
窓墨樹濃山寫生縛農家閒記月毛生買舟怕見江
猪拜是處皆將笭箵行誰家不得刀鱭賣雲脚纔封
馬蹟山輕雷忽過吳淞界湖州萬戶入青煤七十二
峰如錢大舖耕一桃釣竿眠不覺風波在船外派派

烱嵐剩眼眉折折雲山鎖心肺誓將白水洗纓[illegible]
用浮雲生肌疥爲君屈指開元年高冠大纛幾人在
一灣艇子一竿絲不學成都先生卦

文殊臺

芙蓉萬尺花如鐵秋窓晝灑紅霞屑螺頂仙人騎杖
來天衣曉帶雪山雪帝遣神丁量海洗繡鍔斑稜生
平砥一萍吹作潯陽城半七疏爲九江水高青直上
一萬重綠瞳笑啟金泥封烟重雲滑不可去怒鞭白
雀惱張公

瀑布

寒空日夜摩幽綠霧殺龍綃披幾束銀灣截斷牽牛
人鞭起眠龍駕天轂帝宮酒暖澆愁春霧汁蒸蒸瀝
清淥夜寒霜重玉女驕袖裹金匜向地覆湘娥手挐
瀟湘來雪䰟雲魂鬬不足炎官不到落星城六月人
間呵凍玉

夜臥青玉峽看月

渴虹飲石夜蛟哭寒屑霏霏灑新竹一灣淨月趂斜
蠻墮向龍宮寫幽獨鵾絃斷盡鐵槽平石韵高寒譜
不足頭毛索索冐人長幾時買斷青崖腹五更凉夢
泊孤雲以手捫天如著玉

出城至大別寺題壁

漢陽山上開鑿少漢陽城中人又老娟眉雪齒競浮
榮幾人頭上無青草荒墳如栗秋山下嗷嗷鬼母訴
長夜山中老矣頭陀行白骨堆中起精舍漢陽城如
掌大壯士激矢穿城過試登高閣數行人濶帽青衫
凡幾個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十年不作沙頭客舊時能好頭盡白偶然湖海訂新
知久語寒泉落幽石白沙着月水澄天一面吳綃滑
冷碧爐聲沸盡火銷灰不覺西窓墮寒魄世兒啾啾
弄吻舌豆火不光他自窄等閑撫手量青天枉把虛
空訖尋尺天池九萬自乘風不以蜩鳩損勁翮

荊州前苦雪引

鮫民老困輸納苦私向龍宮販雲母百駅夜經瞿塘
門峽鬼騎魚訴天府鮫戶十寬九囚虜淚不成珠天
帝怒骨白粉焦委黃泥至今荊州唯白土

荆州後苦雪引

東皇放晴亦不惡何事飛霙巧穿鑿入市不填篩井
餓積峽惟助江神虐毿日日嚼氷絲豈有羊脂充
羹膗樸窓打幔十日落千門無路貸金錯厨斷烟銷
牙齒閣下方自苦天自樂玉娘斜坐抱雙脚仙官雲
吏供嘯謔東海盛酺黃姑酌大貍夜竊九關鑰倒騎
獰龍捶金絡義和上書翻見紬丁令無官化飛鶴吁
嗟天公待民何其薄野人狀白覓溝壑

春江引

濃烟抹盡春沙暖錦雲炙日鴛鴦滿斜嵐撲地夜鬟
香軟取卓家黛深淺苔光勻綠堆春簡尺蘭題盡折
枝短桂撓一劃破青天辦取藤鞋踏山眼

哭劉尚書晉川

記相識相識黃鶴樓當時椎齒青衿子平揖方伯古
諸侯書司曹佐斂手愁公也置几頭拄頭飲我酒庭
榴榴千枝如火燒紅榴東眺晴川西鸚洲少年挑達
蹤如猴枕肱疊膝百自由歃杯畫筋恣嘈咏爾時山
翁問余言乘興遂作洪山遊中間離合苦不定長別
已經十春秋去年三弟山東來道公貌腴骨力道百
八串珠不離手言談清簡風颮颼未幾傳公病又傳
已小瘳昨者度門從淮返故里親見白旐黃腸出濟
州使我淚眼如江流三日欲語不得語枯咽喉海內
學道幾人在轉眼輒爲天所收去年哭潘去華又哭
我先伯修河枯岳折星辰夾鳳皇不鳴鳴鴟鵂天公
于世豈相讎或者精光透泄不宜久高賢大才理當
歸一丘鳴呼既知歸一丘何爲銀章緋袍白頭戀着
不得休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開不甚暢爲花
解嘲復以自解云耳

世人闘豐不闘槁瘦而能立勝肥倒世人相喜不相
愁溺快豈若清煩惱寒花道逸花典刑不與夭喬論
繁早根株虬曲榦橫斜總令無花格也好山茶肥膩
蠻腮紅蒲柳輕微娼黛掃孤清姁月娌春雲白石蒼
崖相對老只將黃髮領芳非忍令高姿伴花草山中
夜逢夢綠華騎着幺鳳上青昊

其二

花神一夜色枯槁主人入門愁絕倒夜深花嘆似人
言主人百事重花惱一者庸工剪束縶二者醜女折
戴早三者頭上寧着老鴉啼不願俗子相憐好酒禪
遺失主不知花落青苔任帚掃箒總立旁坐花前無
酒無詩送花老孤山事我若仙妹君之視臣如芥草
主人百拜謝花神過不即萎如春矣

其三

主人被譴如摧槁空庭百匝愁顛倒抗顏也作花忠
臣摘葉披枝恐花惱貯君玉照金谷之堂山驕石倭

君開早晚君和羨驛使之辭調卑格弱君言好我無
紅碧為君妍莎臺蕣掛躬除掃米硯蜀紙李廷珪折
枝貌得花韻老榮枯開落等一觀自覺與花非草草
月沉風止兩無言一方積雪照冥矣

虎耳巖逢不二和尚

幽巖幻出支公面瘦壁玲瓏點蔥蒨百年一室巢青
烟澗石霜松幾回變師言少日住西山南內風光眼
曾見　武皇七年四月時搭衣曾上戒壇殿白頭等
亦入名山四十三年若流電椰梅捕得大十圍又見
曾孫頭似霰夜深屈指數朝賢青山閱人如郵傳元
美佇玉今在無可惜聰明亦編撰

隆中偶述

蒼藤老蔽幽谿石瘦鍔棱棱網苔迹想得山中抱膝
時涼雲如水樹紋碧山莎滿地刺花紅草堂斜掩一
池風杖聲跕跕銜山鳥道是鹿門龐德公開尊壘唱
梁甫吟黃頭醜婦拔釵篸踏花趁石窮幽嶮行盡溪
橋鬭怪禽一朝龍甲騰巴水盡瀉清江澆玉壘西連
鄰虜東狡吳坐策行籌幾回亦晚年隻手扶庸主文

泣鬼神戰風雨炎火不光漢數窮消得英雄憤幾許
五丈原頭石轆塵烟霜蔽却白綸巾始知伊呂蕭曹
輩不及餐雲臥石人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偕道趨之馬上感舊
有作

曉枕濃和發清噓知是佳人呼我字翩然一鶴自東
飛嗬得巴江戕子至蠟花滿幅堆明繡要我共踏青
溪翠怒帆一擊截長波馬不待韉捶以轡額藍壘綠
瀉平田纈林稠蕻點清膩當時京國好兄弟射堂佳

月城西寺幾年拋沒歎吹雲又作飛鴻留爪地老去
恰逢綠熟入夢回旁說金華事欲知銷折幾番心看
我衣衫重疊淚

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九終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錢塘　尚爾昌　閱

七言古詩

贈陳正夫

學書不成去學劍拋却鉛丹買亏箭六韜不直一文
錢穰苴終作灌園漢稻黍不收收莠蕘勉將方口揪
窮賤古紙烟黃書一通赤日方街磨大硯涔波尺沫
濡枯魚十年不識孔方面記得魁梧美少年手把牙

籤頭書傳花前月下幾吟哦顛書自掃白團扇高冠
大袖走文場身誑大小斤餘戰幾年面上堆紫烟直
腰曲背委鄉縣家園黃盡子依人不及西家老曹掾
身宫磨蝎命驛馬五行勞碌君自見詩能窮人窮者
工瘦骨寒郊無飽頓新詩字字挂人口不與妻兒充
饑腸如今貴者不讀書腹中猶如酒食店自來好詞
出饑腸一字堪酬五十緡我亦辭官作乞兒他時同
入歌妓院

和穀字韻

江波日夜鳴顏綠眼底屏山青六六茶花冷茜燒春
雲酒華生腮紅照肉先生冷詩新履道兒童覓硯舊
紗穀只覺瞀生讓怒鵬未許平飛奪倦鵠水響風枝
作楚吟濃烟淡月隨燕玉競奇角險建騷場徹夜燈
花守魚目規紅纈碧推好手入地搜天快神足詩成
往惡自不章除却莨稊留嘉穀

看梅用前韻

海上佳人字萼綠一笑曾傾三十六古來相女如相
士黃便精神掩豐肉沆瀣東家惡朱粉不御人間朋

綃衣一枝素豔倚蒼雲夜夜諸仙返龍鶴騷魂月雪
走三湘客夢隨風墮羣玉氣條繁蓋亂高清引得時
流妥標目詠物寫生同一肖不貌而丁神已足孤山
昨歲附詩筒千里函題寄不穀

代廣陵姬用前韻　為崔生作

低鬟染就宮雲綠麝裙曉展瀟湘六楊子橋東梅嶺
西歸魂幾夜銷香肉輕妝淡抹淺規眉愛着生衣乘
紈穀一身飄落等吹花千里家鄉任白鵠東鄰伎去
復西鄰那得玉郎與宋玉梅花終作處士妻游崇哲
試詩人目賣珠補屋是何人方領長環窮也是伊得
夫婿不從軍同向沙田種麻穀

偕崔晦之過二聖禪林時諸衲子出紙索書戲
得豬字

椰瓢滴瀝溜春渠牡丹已老木香初黃蕉白椀蔽香
廬噉雲沫月課空虛刻溪十丈雪不如長者辟支手
自舒波折瘦硬結淺疏細如春蚓濃如豬書成詰曲
不能讀牛鬼蛇神者誰歟天竺胡兒解我書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弟在場屋者皆

被落因及之

無翼而飛無脛走辰發幽都巳南斗一丸紅蠟半通
函喧殺青童與白叟珊瑚未盡鐵網愁霜蹄暫蹶麒
麟吼了知妍醜任憧人未必梟盧真好手椰浪千頃
雪粘天月下窪尊花下臼隔年兒弟校眉鬚而上浮
紋添八九南郭種蔬西郭田山前着展山後酒少年
愛惜等佛名今日公然破敝帚幽窻日上簟紋紅絕
勝朝參與卯酉顛毛那許更烏紗花鳥雲烟共白首

聞省城急報

黃鵠磯頭紅染淚手殺都堂如兒戲飛輕壁騎邏磯
塵報書一夕三刪至　天子聖明臣斂手胸臆決盡
天下事二百年來好紀綱辰裂星紛委平地天長聞
永叫不聞徙馬那堪持朽轡書生痛哭倚蕭籬有錢
難買青山翠

和東坡聚星堂韻

凍烏無語偎寒葉曉起漫揩五尺雪穿簾撲幔綴斜
風撕碧紗紅景幽絕爐膏作蕊紫絨生研冷燥枯霜
頡折千梢擺壓鳳翅垂萬瓦齊鋪烏鱗滅近墻老鵲

不知人郡立氄氄如破掣月團三百沸溫瓶盈碗漚
花瀉文綺高禪滿坐氍毹床佳言衝口榭檀屑楊岐
偈子再三題龐老机鋒時一瞥東坡先生寫雪真不
用頻言與喻說杜老梅花詩亦然廣平空有心如鐵

送惟長先生歸空途中偶成

板橋絲柳黃泥路曾是從公送人處麻衫掃地額沾
沙蒿里一聲公又去長堤雨墻血滋衣旛旐逶迤捲
飛絮白傷無數鬼啼風三十六人唱烟霧人生要死
何用愁白日紅輪攀不住赤髭黃卷慨他生皓齒清

[illegible]奇朝林薄留風雅酕歡場高築糟丘驛大怖一斗
憨憨睡寶池大士心許伴顛怒少日儒遊老更顛料
公拍手卷羅樹

午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金鱗坼日天搖波壯士麾旄鳴大鼉黃頭剖面錦袜
額疾風怒雨鬼神過渴蛟飲鼈猊觸石健馬走坂九
注坡傾城出觀巷所隘紅霞如錦汗成河妖鬟袖底
出巾冠白顛髯下立青娥朱閣玲瓏窓窈窕輕烟倩
語隔紅羅北舟絲管南舟肉情盤景促歡奈何雲奔

浪激爭撫掌亦有父老淚滂沱渚宮自昔稱繁盛二
十一萬肩相磨西酋中瑠橫幾載男不西成女廢梭
琵琶賣去了官稅健兒半負播州戈笙歌沸天塵捲
地光華盛校十年多耳聞商禁漸弛緩努力官長蠲
煩苛太平難値時難待千金莫惜買酒醼君看至德
中興後幾人重唱天寶歌

彭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遊甚困便欲由梁之鲁
人都歌以送之

瘴雨浵烟瘦滿面去月北風打霜霰青鞋蹋遍武陵

山溪流不泛桃花片千崖霞錯繡盤盤自是蕭人眼
不見歸魂夜夜攪春雲夢裡黃金醒後變宵寒枕上
疊征衫曉雨街頭典行卷囊空瓶買沙頭春一騎秋
風走淮汴袖裏慵開北海書匣中自洗端溪研杜甫
南池李白樓兎園臺館靈光殿七十老翁鬢如鐵驄
場尚可背城戰大耳紅頰酒百盞醉來猶枕桃花扇
朱家門外季布晃信陵席上侯嬴髮碣石天高曉月
寒潞河水滑秋雲濺幕府若逢裴相國一字應償一
匹絹

古荆篇

年年三月飛桃花楚王宮裏鬭繁華雲連蜀道三千
里柳拂江堤十萬家丹樓繡幌巢飛燕青閣文牕起
懸鴉鴉歸燕語等閒度不記江城春早暮東風香吐
合歡花落日烏啼相思樹王孫挾彈郢門西少年借
客章臺路少年嬌嬌名都兒雕鞍朱勒黃金羈楺桑
陌上青絲籠紅粉樓中白紵辭白紵綠水為君起青
春環珮如流水東城絲管接西城相府豪華壓朱邸
俠客飛鷹古道傍佳人賣笑垂楊裏垂楊二月隱朱
樓家家宴喜花樓上頭恭烏喧鬭朝送酒管絃會作夜
藏鈎繁絃急管夜初闌惜花少女怨春殘桃花豔豔
歌成血蘭炷漫漫火送寒曉風楊柳菖蒲浦秋月梧
桐金井欄秋月春花無斷絕門前郁李九迴折願作
陽臺雨後雲誰憐洛水風中雪陽臺洛水夢空長那
似娟家玳瑁牀邀得東家佳姊妹却延西第好兒郎
織成綺席迷蝴蝶種得青梧棲鳳凰遊人戀戀無窮
已踏遍江城春萬里只解賓從集似雲那惜年光去
如矢花開花落迴生愁郢樹鄢雲幾度秋霍氏功名

成茂麻梁王臺館空山丘榮枯翻復竟何言非宵弱
水今嶢崙無人更哭西州路有雀還登翟氏門漢恩
何淺天何薄百年冠帶坐蕭索昔時噓氣成烟雲今
朝失勢委泥礫青娥皓齒嫁何人金牀玉几為誰作
已矣哉歸去來楚國非無寶荆山空有哀君看白雪
陽春調千載還推作賦才

病中短歌

吁嗟我生年十九頭髮未長顛已朽病來三月苦沉
吟面貌如烟戟露肘龐枯傳得妻兒憐七尺浪為鬼

神有筐裹殘書別故人几上龍鍾圖老吏無情莫問囊中錢有秫還充床下酒蟲臂鼠肝彼何人蹉來了柔眞吾友

北邙

蒼松老戲鳳掀舞壘壘孤烟問無主銅駝陌上舊土灰吹作行人面上土山頭白楊化爲姹夜夜田中驪石虎衣冠北向拜壽陵樹上烏鴉能漢語

自從行別袁水部

自從龍門稱千里天下風流屬袁氏以兹仙郎復檀

名依然彈冠粉署裏我見行館沙市傍市上桃花照春浪章華繞路幽蘭笑巫峽趨門玉練長主人經年忽回首父老相贈一卮酒遊人爭勸羊公碑商婦共挽遺愛椰龍洲江上一片石不長鬚留君向君揖甲帳開時雲不流錦帆過處香猶襲傲然一舸下江浦直到潯陽九折處湘娥綠粉掃晴烟小孤雲鬟逗秋雨三湘九江昔所悲長沙曾此別東籬我今與子忝同譜別意悠悠誰與吐君不見四世五公聲名標青眼望君君努力

長安秋月夜

長安城中秋月明六街九陌無纖塵先入樓臺喧戚里次經池館趁遊人遊人宛轉無旁已千門萬戶秋如水處處笙歌王侯傍家家簫管登湖裏漢家天子幸平陽金蛾寶炬列成行吹簫踏鼓留天女祈玉燒金貢鳳凰才子後庭競度曲念奴別館伴諸郎銅龍軋軋烏啼早金屋沉沉秋漏長秋漏漸深歌漸闌感此如何不倚欄願得長侍君王寵願得長隨玉輦看又願君心如月皎那知妾貌比花老玉盌難收覆地

流東風不着斷根草可憐今夜長信殿含酸飲泣悲團扇未買相如學阿嬌難將赤鳳比飛燕香銷金鴨妾自燒淚破紅綃君不見十廻看月九廻輦手把輕紈繞月行盤花蜀錦傷心色子夜吳歌斷腸聲紅閨紫塞三秋恨碣石瀟湘萬里情年年先向離人滿歲歲還依愁處生年年歲歲秋自好獨憐嬌黛無人掃木有容顏關月華自分棄擲同秋草桂魄有恨不長圓嫦娥無藥應先老願得秋光守翠幃願隨遠景送君衣與君並帶原並吐與君雙鳳不雙飛江南蕩子

無消息龍城征戍幾時歸胡風刀斗愁聞雁閨月簾櫳嬾上機亦有當壚斂青娥授色留賓態博多雙燕有雛辭社去孤鴛無偶奈秋何已見迴文傳錦字史聞尺素託流波不道人間恨洛浦定知天上隔銀河愁來白袷連巾濕泣罷青衫挾瑟歌歌已闋月西傾一年看一度新漢武秦皇消不得却壽方士學仙人

贈黃道元

海內奇士如君少雙眼識君恨不早紛紛俗士盡輕肥獨君短褐長安道男兒有骨不乘時處處相逢薦

禰碑請君試秘豐城劍他年倘有張華知

白銅兒

白銅兒白銅兒閉眼不觀書與詩積玉輦金遊帝里買得烏紗繡補衣歸來白馬嚇兒童累紵滿堂金字紅炙牛鎚馬遨鄉里青絲華館鬧春風越女吳娃嬌侍側又欲凌空生羽翼房中素女術無成衣裏金丹採不得洪都老道術最奇能虎眞人張天師寶籙一箱金百兩牛頭可作門前廝擊大法鑼鳴大鼓百餘道士揮白麈門外旛幢引雷公江上芙蓉燈燒吡後門逼債前門拾乞兒歌郎趣滿野方士行來眼欲穿山僧醉後顏如賴儒生讀書書總多白髮無官可奈何生之白金獻天子死無黃紙賂閻羅

長卿內子無如氏繡佛及諸人物行楷精絕詩以記之

湖絲細嫩嬰兒髮水光灧灧春雲潔懸將聖手劈秋毛巨斧劃開枯筒節十日一眼九日看幻出白毫光滿月衣褶瘦健貌清古筆墨無功畦徑絕白描設色種種工活奪龍眠與松雪橫見側出燈取影有意無

意鴻沒滅絳州淳化老定武鍼鋒摹出無差別誰能紙上臥王濛要使屢充走殿鐵堂上傳視色生動四坐欲言口無舌唐鈎森紫損神情朱繡阿娜無筋骨長卿秀句奪雲烟佳兒指上現青蓮一家淨侶閨闈語大勝詩人王輞川

客有贈余宮燭者即席同劉元定方子公丘長孺陶孝若賦之

刻鳳含魚吐春燄只擬蓬萊天上見綠綈方底散青烟一朝別却宮雲面不照明璫翠步搖書帷自剪讀

離騷捍撥春雷罷不聞細由珠花滴小槽韓家燈檠夜相伴離離朱粉烟黃卷丸瓶石臼竹方床上有羅文折角硯莫道不如宮裏時高齋守盡蘭心茜邯鄲才人嫁廝養猶勝閑置閒宮殿栢梁宴罷霞成堆昆明池底夜珠來紅膏自穢不得近阿監但掃沉香灰汗花凝滴雲珠膩蜀葵粉濕青虫醉一石酒盡尚留光扇妒孰兒燭熡驄燭龍傳語九微光輸盡婁杯老閒吏

宮籍

並刀剪出淞水紋黃琉璃滑淨無塵華清日高海棠睡一片溫玉沉秋雲花房畫脫守宮的珊瑚反掛瀟湘裙掖庭展轉出坊肆餘脂猶在香氤氳腐儒白首青蒲薦十度摩挲眼驚見寒色平鋪四丈餘虛堂盡斂白紈扇骨冷魂清抱雪眠夢回毎出松風院少陵廣廈千萬楹白家大被盖徧洛陽城安得此席如此被眠盡西華道上塵土熱中人肺腑如氷舌不鳴三空九陌殷雷聲

夏日劉元定邀同顧升伯沈仲潤李長卿丘長孺集城西荷亭是日熱甚得暴雨乃解

火能吐焰燒青槐繁鱗挾日戰雌雷黑雲蟠畧濕崔嵬雨頭未展風脚回羊角直上旋飛灰鳴階稀點大如盃潑天猛溜破枯苔千荷葉翻淨緑顛跳珠排沫紛喧豗飛瀑出压車齧街斷虬十部彩鬆鬆鱗甲皴外相摩推匿床抱柱走童孩舌齶雖張耳不諧破屏障身肌粟堆半臂未到聲頻催高堂虛冷無餘埃蠅凍不飛棲梁爍平頭次第陳罌罍黑岑牟進羯鼓開胡粉假姬上場來官紗淺袖雀頭釵當筵一笑紅玫

瑰蓮花過酒香流顚錯觥旮籌迭排詠餘枝滴瀝落生梅門外青波沒馬臺

萬壽寺觀文皇舊鐘

先皇舉手移天轂無冠少師鬢髮禿巳將周孔一齊州更假釋梵庇冥族鍵沙畫蠟十許年冶出洪鐘二千斛光如寒淵膩如肌貝葉靈文滿胸腹字畫生動筆簡古矯若游龍與翔鵠外書佛母萬眞言內寫雜花八十軸金剛般若七千字幾葉鍕脣塡不足南山伐盡覔懸椎諸葛廟前刈古木震開善法忉利宮城

穿鐵網蓮花獄冉湖龍去幾春秋二百二回宮樹綠
蒸雲炙日闕九朝監寺傻官誰敢觸大材無用且沉
聲吠蚓啼虫滿山谷　今皇好古錄斷潢瓏琰天球
克黃屋十龍不借出禁林萬牛回首移山麓滄海老
霆行舊令洛陽遺耆開新目西山但覺神奸潛易水
不聞金人哭道旁觀者肩相摩車騎數月猶馳逐翠
色蒼寒欲映人當時良匠豈天竺萬事麤疎誰不然
今人不堪爲隸僕興悲運悲又一朝萬鬼如鬪離械
梏幾時諫鼓似鐘縣盡拔蒼生出溝瀆

蛙飲歎

衆蛙强飲角雄雌怒顋鼓腹入清池池面不栽一涓
滴千衆蹣跚醉淋漓學宮老儒課童子長頭短項斗
相隨蒲根荇底互嘲笑我吻猶燥汝不支白龍魚服
過而語汝並難飲奚以爲衆蛙曹怒呼其侶波心跳
擲如熊羆前驅大腹後丁尾鼓角雖雄翻戟疲白龍
一呷池水渴諸蛙駭愕號且馳聚族隱姓入汙泥羞
教東海見涔蹄

賦得米華胄綠池

曾見雲錦光明地花朵雖繁無生氣又見楊妃出浴
圖未離宮粉香奩意花意高潔水清冷色態兩絕非
濃膩坐看風瞻月斜時梛叒烟沉天欲醉不放玻璃
光瀲灔高窗低箔如茜染碎如新晴水碧天也要紅
雲亂粧點

雲起樓爲徹如賦

白雲縹緲如仙客只在軒前人不識高人與雲若故
知近固追隨遠亦得鬓鬟人物偶爾成豈有神情與
香色泊然一以氣類從如磁與鐵自相即主人玉女

潭邊住樓居正直高崖處赤欄翠竹與山平便是孤
雲來去路朝隨馬跡渡頭風暮宿卷書溪上樹雲耶
君耶遞爲主荼烟濕處飛泉怒雨中自有徐熙山秋
來忽遇王維句只今長安浩浩塵雲亦隨君馬上去
西山遍眼萬螺青是中應有雲流寓東華舉首即垂
青乖天漠漠如飛絮

毗少參舟中見武錄知丘長孺被落詩以悲之

鞭策麒麟紫車下疾走不能先駑馬客座見書身毛
寒瀉水高談爲君啞穿楊萬輩豈易君胸中奇麗如

春谷尋知大黃亦慨人悔賣囊中未央死嗟乎長儒
臂在身躺在腹彈射百家蒐九流驅使兎毫如箭鏃

宿遷道中阻風和方子公

黃河水濁如泥洼曉起顛風欲斷渡白頭舟子斂手
愁黑霧籠罩大王怒黃熊廟傾庚辰死潭底獮猴鎖
不住龍䯀萬斛掀一毛惟鴉作語灣頭樹我告舟人
亦偶然神靈未必苦相怖驅風走浪乞羊豕神若有
知神亦惡僧伽古塔向來靈月下心香聊一炷假寵
乞憐非我心何以供養雖無慳人生禍福有前期辟

若古郵亭上路

中山觀長公雪浪石

銀鈎錯落繞盆唇遺時幾禁石徒存我眉積雪褁玄
雲坐令靈壁羞李昆黑山夜渡蛟波翻飛濤挂壁天
迷昏漩流入眼風生痕一洗河北印板紋石中應有
道子魂

天開巖

不到天開巖不見此山奇僻趣辟如讀書不讀石鼓
與丘墳不知古人幻變突兀處石下常生有帶雲石

旁粘着無根樹骨格遒勁毛爪寒山鬼吞聲巨靈怖
靈隱寺前萬般風石公山上一方霧

觀音菴爲一心隱齋上人題

古飾百斛沸春雪衲子如雲謝不得堂頭掛榔飯頭
傲軍持每注珠泉匆室中夜語秋花墜舉世三寫烏
爲守難將眞藥苦投人衲衣偷裝菩薩淚宴息六度
萬行蕩敷演水月空花戲觀音妙法最難思山僧功
德不可議

千佛堂爲玉輪上人題

千佛堂中千箇佛眼底諸君皆髣髴旁邊突立千佛
巖紺朱剝落千年物寒風十月枯青嶂短尾饑猴跳
枝上毘盧帽子茶褐衫道是掌頭老和尚

般若臺爲無懷上人作

般若禪人曉禪味伴如壓底看山翠又如人持京師
書難不是香有香氣荒臺老骨一片青風吹日炙石
文醒攜將三百溪藤紙摩取四十二章經

西林菴爲從石上人題

西林禪人東林弟初作新詩慕作偈將禪比詩不異

多色裹膠青水中味室中枯坐一繩床飕風吹出沈
香氣

集張園分得對字

秋芳老盡枯香在釭花夜媛米絲佩洞庭橘子割霜
寒碧擬青盤雅相對鈎月半飕吐薄卿長省小吏換
宮衣金爐火急焦聲碎杯面魚珠點點飛

步小修韻懷景升

江濤日夜銷磨治長髯仙人在其下歌樓夜雨蠟燈
紅袖壓金巵點籌馬箠中時有青銅淚賓客無歡神

色醉欲將心腹苦千人前門投刺後門避世人眼塞
開元錢那能讀得貞觀字百萬拋來李白窮十千唾
手袁羊戲溝水至淸河至瀾漢宮不重東方朔天池
老盡垂大莫斥鷃公然乘羊角

從軍行贈程生 生善刻玉

留都十月九塘報程生拍手向東笑三百斤石一手
提自與冬衣買烏號玄霜十月道途難雪花如石打
馬鞍敝衣三尺不掩體尚說淮南氣不寒自從和議
成反復正使羈囚尚書戮天子咨嗟發帑金經畧擬
失遺鴨綠材官猛士氣如雲玉刻腰帶金麒麟朝廷
豈無胡都堂人間不少戚將軍往聞倭奴寇浙時義
烏貴者至千人倭奴機關亦易與結羊揮扇驅婦女
十步一伏九步連八尺神刀吼秋雨程君切玉如切
肉倭刀雖强不過玉

達磨影石 石影酷似人間所繪初祖條有大儒欲闢異端刮其影不能盡乃止

醉月羅漢天下絕螺烟滲石光不滅面紋漆黑眼生
稜衲衣袖展秋雲潔幅巾談道老先生以刀割影影
愈微如虫蝕木偶成文鏡花叄必生枝節中山廢圃

石如鐵白浪纏身捲飛雪稜向山中作一盆飄然乘
風葦可折

過浙脛河

北風浩浩吹酒池萬娥夜舞糟丘堤飛廉手把火旗
麾少師蹋天不敢啼是時獨夫眼方纈古鸱排庭瀝
豹血妲己頰紅倚曲欄野人霜下踏冰裂須臾縛致
軒墀前皺肌凜凜頹垂雪斮脛傳視血淋漓仰天大
笑纓珠絕已見愚臣心孔多又見耄叟骨如鐵殿外
執圭聲唯唯聖度如天鑒似水西方罪臣老更甀口

常作草談陰陽朝披雨雪夜眠霜寒氣逼衦目汪汪何異將火仰三光

綠雲菴爲蒼麓禪人題

天女乘空灑藍水秋雲漾就層山裏瀉地捎天萬尺長客嶺鄉風二十里篔簹谷前君山側水冷山枯行不得藤花格子竹方牀眼裏叢梢如舊識

河陽

潘郎種花如種麻百里霜銀耘錦霞掃香少女紅妝了東渠西浪浮落花潘郎去後委泥沙春風如旅歸

無奈江傷瘦樹怒槎牙明星未出啼老鴉烏巢三尺杈稿斜

驪山懷古

薄雲淺照玫瑰紅一笑君王三舉烽羯鼓樓頭鼓一通霓裳夜舞玻璃風赭山梁海老英雄鑿地出天開函宮月珠如炬御雨龍三泉照澈白日同蓬萊方丈遺不逢方士談仙如鏤空艤舸滿載稚芙蓉堆珠積玉海波中千歲老狐穴深叢陰厓占斷石巖巃飛烏呼、虎青松鳴雨鳴風怪哉蟲

卷三十終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一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錢塘　陸藺徵　閱

五言絕句 附六言絕

虎丘

一片千人石瑩晶若有神劍光銷不盡留與醉花人

其二

問此石上歌何如生公說石若解點頭問歌亦當徹

嚴陵

谿深六七尋山高四五里縱有百尺鈎豈能到潭底

其二

文叔真有爲先生真無用試問宛洛都誰似嚴灘重

其三

舉世輕寒酸窮骨誰相敬如何嚴州城亦以嚴爲姓

其四

或言嚴本莊蒙莊之後者或言漢梅福君之妻丈也

偶作

靜裏三三昧多年得效方不知緣底事動輒嘆龔王

別無念

漢口來何易湘江去不難北風吹順水三日到齊安

其二

送君竹林祠竹子何森森不痛別離腸但傷知音心

其三

辛苦李上人白髮尋知巳爲爾住龍湖爾胡滯于此

其四

湖上望君切江上送君苦江上與湖上計程一千五

其五

陸程華容道水程京口驛良無黃金贈感慨復何益

其六

謂爾眞吾師謂吾眞爾友不知欧冶爐肯鑄頑鐵否

其七

海內交遊多何人可與語我欲知姓名東西南北去

其八

落魄蕭季子無官妻嫂欺爾若不見憐飄零安可知

別洪子兼寄吳臨川

暮雨復朝雨送君江水邊故人如問訊道我憶臨川

十月輕爲別重來未有期出門餘涙眼終不是男兒

其二

惜別在今朝車馬去遥遥一行一回首踟躕過板橋

其三

鬱鬱西陵路迢迢在何許不及寒潭石朝夕共君語

其四

浪跡滯黃州壯心成白首君逢袁老尼肯語廣陵否

其五

魚書曾有約千里若爲函瀟湘無限水不遣到龍潭

其六

兄弟爲知巳同袍若比隣出門去亦易只愁君一身

其七

死去君何恨藏書大得名紛紛薄俗子相激轉相成

其八

君意不在書著書爲誰子安得東南風吹君渡湘水

附龍湖答詩

入門爲兄弟出門若比隣猶然下幽谷來問幾死人

其二

無會不成別若來還有期我有觧脫法灑淚讀君詩

其三

赤壁賦蘇公龍湖吟白首君是袁伏袁猶君成四友

其四

江陵至亭州一千三百許尚有廣陵散未及共君語

其五

別不說今朝去不說遥遥路逢進履者定知過圯橋

其六

江陵一千三十里詩一函計程至君家百函到龍潭

其七

平生懶著書書成亦快予鶩風日夜吼隨處足安居

其八

多少無名死子特死有聲祇愁薄俗子誤我不成名

同無念過二聖寺

自從智者去寶珠曾遊此今日無念來添一故事矣

其二

長者即維摩和尚似鶖子中有妙音人可比散花女

十二月十八日至蘄陽舍舟從興國走咸寧道出金牛鎮山路如刀脊飛雪侵膚輿人艱窘幾不能步然千峯綴雪或如鵶鶵或如積瓊亦行役之一快也道中隨事口占遂得十六絶句

江行値逆風陸行招雪雨何適不艱難弱夫挽強弩

其二　途中有感懷李安人

紬裘藏香名宗中具模樣出門無一有始覺老妻亡

其三

野竹根連石村姑語帶蠻役夫前指我此是小了山

其四

壁上烟森森道旁石齒齒舉頭不見人但見前人履

其五

皂衫如伏鹿石底蹶而起壯髮小平頭甫慈老掾史

其六　懷吳明卿先生及仲子　阜儲仲子客死白門

怪鳥啼空樹斷雲愁暮山可憐吳季子死彼博籠間

其七　出興國雨至中途始雪

淋淋瀝瀝行瓜瓜歛歛遠此去浮屠街二十四泥坂

其八

曉看烟林青暮看雪嶺兀似我苦征人立時換白髮

其九

莫嫌馬沒蹄莫怨車泥轍比作看山人孤笻穿嶺雪

其十 至大岔

千山照平湖城在湖波上前途一髮行斜繞屏風嶂

其十一

好在官台里山高水亦環兩崖陟絕起更好大雷山

其十二

峯峯雪點綴曲曲水蒼寒却似曾經眼王維畫上看

其十三

人行嶮嶺上時與岩相突馬落溪橋間忽爲雪所沒

其十四

嚴呼復快吟役者哭且怒我是好琴人那知黃栢樹

其十五

恠石與危岑山神勿相試我行慣險難歷盡風濤地

其十六 憩瓜州寺寺在金牛鎮

豕繫天王座烏巢大士冠鷄棲爲市井鹿柴作門闌

途中口占

八月離長安二月返鄉社啣泥雙燕兒依舊簾櫳下

其二

二月返鄉社四月卯長道兒童騎巷觀高士隔溪笑

其三

辛苦老魚郎廿年同道路今日白楊村卿留我獨去

江上見數漁舟爲公卒所窘

釣竿拂曉霜衣薄蘆花絮一舢不籍官也被官差去

其二

浪道漁家樂供輸亦未閒君欲長安穩隱于徒隸間

途中口占

文字債來倦心情放去閒夢回無一事只有看西山

其二

灔灔芙蓉陂油油禾黍道野老扶墻行佳人隔籬笑

其三

駿馬紅絲絡幞頭金蛛裝兒童攔路語道是賽牛王

其四

施瓦稀疎照涼窗穩貼眠夢中何所見峽水與簾

其五

眼裏雙瞳在腹中 一字無來問聊紆綢欲去拔珊瑚

其六

老識回車跡橋留斬袂痕此中多俠鬼且莫繡平原

六言絕句

與曾退如過蒲桃園話舊偶成

問我低回何事十年夢到胸中今日兎葵燕麦當時
秋雨春風

其二

古井已無完檻石榴依舊燒枝莫道故人如夢夢中
却有長時

其三

鶴啄若而不去僧振裓而相迎少師影堂塵掩古佛
紺殿草生

其四

蒲桃閣人幾裁衣綠重去三圍不放雲烟渺濩焉知
鴻鵠能飛

七夕偶成

天上一昏一旦人間甲子周年不分黃姑織女夜夜
烏鵲橋邊

其二

兒女紛紛乞巧先生老矣何求不用巧靈烏鵲唯宜
拙守斑鳩

題尚覺和尚卷

手題頂骨數珠腰懸生鐵戒尺走遍南閻浮提要與
英雄結識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武林　沈國佐　閱

七言絶句

題劉生

不愛韓康早避名愛他垂老解多情調得歌兒聲似管當筵唱出是劉生

病中見中秋連日雨東江進之

禁方藥帙滿床頭雙挾青鬟坐小樓疾疾愁愁三日

雨昏昏滑滑一年秋

小婦別詩

一身很很踰冬秋姊妹人人嘆白頭剛得在家三日好明朝行李又杭州

其二

剪抑輕帆快送人巫山原是女兒神願隨潑火清明雨洗却錢塘十里塵

其三

輕寒輕熱養花天箇日錢塘更可憐驄馬欲嘶嘶不得白公堤畔柳如鞭

其四

湧金門外柳絲絲岳有新祠白有碑一句叮嚀君記取西陵莫作小蘇詩

初至西湖

山上清波水上塵錢塘花月宋時春看官不識杭州語只道相逢有北人

其二

一絡香風十里堤萬株楊柳着行齊蘇州浪得佳名

字試把湖山共品題

湖上遲陶石簣戲題

蘭舟繫處一驄嘶箇是桃蹊箇柳蹊山色湖光判斷盡只留花草待標題

其二

歌舞叢中可度身六橋隨處喚香塵西家有個如花女可得將來侑遠人

桃花雨

淺碧深紅大半殘惡風催雨剪刀寒桃花不比杭州

女洗却臙脂不耐看

湖上贈錢塘湯令

一簾秋色一堂雲白石灘頭坐使君奪取桃花爲押字判來山水作移文

其二

着意憐花緊護持不曾殘殺一枝枝花神欲謝廉明宰分付袁郎好作詩

其三

羅綺如烟粉作丘青娥國裏小諸侯河陽不敢談花

事只是天堂見亦羞

其四

一箇窮官不解爲貪他絳葉與青枝來時開花去結子教人怎不罵狂癡

偏虛

剃却顚毛剩却身衲衣袍帽不沾塵告君古佛無多子看了邊旁亦是人

經下邳

諸儒吃盡一身餘始覺秦家網目踈枉把六經灰火底橋邊猶有未燒書

紀夢末句進之德州詩

一尺殘霄到曉明五更霜裹萬千情依稀夢得進之句紅映樓臺綠映城

梨花初月夜

梨花初點貼窻流斜月笙簫處處樓醉裏不知花是影隔紗鶯喚小楊州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周承明飲北安門水軒

秋容瑟瑟上葭蘆湖上青山鏡裏姝碧瓦黃墻宮樹

裏湧金門外有西湖

天壇

空壇深淨駁琉璃禿髮簪冠老道師銅杏金塗秋草裏如今不似　世宗時

其二　李後主呼天爲碧翁

碧翁難道是無情分合千年議不成不得寧居天亦苦古來多事是書生

其三

六年通籍濫儒紳走馬天街觸路塵慚愧黃冠羽衣

古來籠雙引亦呵入

其四

仙苑桃花朵朵香曾於天上看霓裳劉郎老去風情
減閒把音容問太常

香山永陵幸西山語侍臣云諸山惟香山有翠色

真人天眼更絶倫翠色香山此語真八十老僧牢記
取一時三遍語遊人

昌平道中

菴前乞得老僧茶一派垂楊十里沙烏籠白驀憑棟

取麝香李子枕頭瓜

見開美弱江進之書來始知

一春懷緒熱茫茫夢裏無端也轉腸小弟書來怕愁
我寒溫虛作兩三行

其二

官程屈指二千餘頗怪真州消息疎七月始傳江令
字道兒亡在杪春初

其三

說着旁人也痛酸余今寧有鐵腸肝十年送却六男
女已作尋常離別看

其四

識得乘除理自明梅蘭焉肯一時榮黃泉若覲先姑
去好與曾登作伴行曾登背伯修子先夭

得舍弟徐州書

開船已是四旬餘纔得徐州一紙書內中數語朦朧
甚見了愁于未見初

其二

佳人生死不知聞辜負梨花一面雲昨日宮羅新裁

剪爲伊留得半拖裙

遣姬

蠶慵無心更作絲樂天未老別楊枝陽臺不是嫌雲
雨圖得生離勝死離

羅隱南王章甫小集齋中說舊事偶成

漢江秋淨石粼粼黃鶴樓高不見塵今日樓臺歸劫
火眼中猶聚上樓人

其二

萬瓦如鱗綿作堆別山重見禿翁來晴川閣下南條

水[illegible]日同君滿幾回

其三

珠樓曲曲貯仙娃一帶風窻十里紗記得中和門外
路女墻東夫是他家

其四

屏居逼近紫微堂白火青烟五尺床鈴柝夜寒聽不
得鷄鳴先起着衣裳

燈市

六街花粉蔽蹄輪一簇香飛紫珞塵請看樓下號呼

者即是當時樓上人

柳枝詞

江南柳絮已紛飛河北垂楊未折枝一種青娥嬌[illegible]
女南家嫁早北家遲

盤山道中嘲寶方死心寂子三和尚

節節撈撈過頂顱偏衫口上繫胡珠雲中棕笠垂垂
墮正好和驢寫作圖

石雨洞

山僧問亦不知名凹處唯將腹背行石骨數卷泉一
線遊人多少只聞聲

入紅螺嶮道中紀事

山風吹曉作新嵐仙夢茫茫古石龕欲識死生情切
處棺材峯上卓茆菴（山上有棺材峯）

其二

田家打棗婦盈亩高髻垂肩竿在手此是六郎繫馬
椿郎君未審停鞭否

其三

葫蘆棚下水平鞵古戍遺屯記宛然馬市時來今幾

載邊烽壁裏宿枯禪

過黃粱祠

一掠青絲鏡面垂朱題銀額呂仙祠饒他壽盡塵沙
劫只是黃粱未醒時

其二

不脫陰區苦奈何仙官塵侶不爭多人間惟有李長
吉解與神仙作輓歌

宿朱仙鎮

秋高夜鐸冷空庭草木猶疑戰鐵腥地下九哥今悔

不六陵花鳥哭冬青

其二

羯胡歲歲括金錢稱姪稱臣也枉然馬角不生龍駝
冷酸心直到犬兒年

其三

青驄挽斷綠楊絲寒食西湖祭酒時第六橋頭香十
里桃花風起叠琉璃

其四

祠前簫鼓賽如雲茹泣爭劉予古文一等英雄含恨

死幾時論定曲將軍野史載曲端事甚烈

看梅

莫將香色論梅花毛女而今已出家老幹瘦枝蒼幾
許總無花萼也輸他

其二

自剝青苔自掃塵仙經沈樓對幽人不須更畫維摩
詰恰有傷花爲寫神

送臨湘成公還至源寺寺時有火災

一鑿烟雲幾百春嵌巖枯壁碎魚鱗青山也號茶毗

法要作涅槃堂裏人

其二

不轉空輪轉火輪一番金碧盡成塵世情若也同燒
却好作臨風撥草人

其三

菴主鬚眉依舊青檀那施得幾星星踢翻且免輸出
子楷背何須喚古靈上人爲寶方落髮師

其四

衲衣吹散綠楊風貪拾春江石子紅乞得黃家石浪

字可能將去扁虛空余時方爲寶方乞黃諭德石浪齋額

送蜀僧往南海

一踏峩眉二十春水花破處石鱗鱗憑將徧吉青一
紙傳與東洋打坐人

送萃菴看月江老衲移栢樹

竹皮屋子槿條籬繁蕊濃花長不宜乞得趙州栢樹
子當窻亂插兩三枝

其二

一番新雪一番姿鐵幹銅膚自小時和葉和梢纔尺

五幾年長出杜陵詩

其三

自搽禪枴畫庭莎覓處須容一笠過試較沙彌長幾許鬚尖上下不爭多

其四

問將栢葉攪胡茶供養方情老作家不似破頭山道者貪他傳代古袈裟

其五

鬚如霜葉骨如蠶破衲何曾畏早寒夜坐連雲春帶

雨如今真作畫圖看

王閣然館中看梅

乞得馬家雙玉鬟清姿濯濯槿籬間幽香偶逐寒風去帶却書聲過別山

其二

竹外斜侵十步強千枝萬朶亞牆東風若過黃梅節吹得先生醋甕香

柳

晴江灔灔鴨頭絲半管春情半別離不知陶老緣何事也向東籬插幾枝

其二

牽愁帶緒弱烟中銷却東隣幾頰紅欲把無鹽比西子老聾時復立春風

其三

少年容易起悲酸每爲春條惹肺肝而今心老烟灰滅只作遮籬映水看

紙園理藏完

貝葉重分甲乙科殘編無奈蠹蟲何因君一問阿難

老强記如何得許多

其二

書刼何須怨祖龍南寮師弟北師公元宵夜月春燈裏半入兒童火爆中

其三

收得殘函萬紙餘更尋高閣作精廬何人却出銀鈎手贖取琳琅次第書

過赤壁

界石奔雲浪幾春黃泥坊底射洄鱗周郎事業坡公

賦遄與黄州作主人

大林寺寶樹

鐵幹銅膚四十圍隔峯猶自墜孫枝塗雲抹月空山裡曾見東林行道時

其二

瘦石鱗鱗帶碧絲百盤無地不青枝人間那得西方種問取嘉州合眼師

題天池後嶺

徃將天事問脩人碧玉蒼波妄比倫而今萬仭峯頭立依舊間空卦斗辰

山中逢老僧

擬把蒼烟付老僧廿年形影不離山窓前一樹盤空老曾是天台拾子還

其二

一抹青烟沉遠巒禪心汰得似冰寒鬧山鬧水都休却付與聽風衲子看

其三

心珠策得定功成絕巠松濤夜夜行說[illegible]脖覧都不肖依稀記得老陽明

其四

一室長關谷底泉兒孫閱過幾霜顛松根夜夜蹔時來袝不省人間有睥睨

其五

愛把蒼竿戳月溫山風吹頂不曾寒竹林寺裏尋常去乞得西僧梵本看

其六

課得西崖杉柏成山中知面不知名少時曾學收雲法擬把一囊送我行

其七

坐破松巖不記年衲衣長是裹谿烟天池寺裡猶嫌近更付天池絕巘邊

明空住柳浪五月附余舟南下别于歸宗道上因作柳浪三叠以送之

青池白石匆談空銷却寒缸幾炷紅記取柳波湖上柳夜禪聽盡碧絲風

其二

碧溪影裏一僧歸漾得雲光上衲衣記取柳浪湖上
水縠紋風起鷺鷥飛

其三

石罏話盡晚窓烟閒剝春芽自煑泉記取柳浪湖上
月隔花呼起放生船

過歸宗寺

墨池秋水石苔寒晉碣唐書野火殘一丈草青耕殿
裏爭教赤眼不心酸

燕湖舟中同范長白念公看月

夜深焦帕帶寒澌隔水青梧辨露枝問取無心老衲
子幾人消得幻琉璃

其二

夜泉香鍜石罏紅聽盡寒松帶雪風算取人間幾月
子江心魄面復瓶中

其三

青山不改黛螺春孤閣娉婷是女神一髻秋光半匝
水人間多少熱忙人

采石蛾眉亭

吞江石壁瘦鱗鱗點綠頹斑酣冶春掃取山光爲黛
粉儘教蕩子作仙人

其二

擬將拆捲作家鄉臥月横烟夢幾場况是峨眉消得
丸爭教白也不郎當

其三

是處蛾眉拼齒髻懶將時事胃心神青山也許人酬
價學得文朋是主人

白門逢焦師座主

十年一拜鄭康成搔首青山獨自行醒卽讀書倦卽
眠不將無事換公卿

其二

赤軸猶如水瀉瓶草顛書盡萬梢青而今老矣都休
却日課雜花兩卷經

侯師之本寄

架書狼籍粉蟲殘六月文紗濺水寒麈卻如花舊拍
板茶瓶相對白蔬盤

其二師之耳識者事西方之學

卷葉塞來多少時形言眼許亦能知白頭間得無生
事學把胡球喚老師

八月六日舟中憶去年此日與大兄都城歸義
寺別茲然念及大姑自云明歲二三月當還
出籠不遠因大笑而別今大姑與兄俱逝矣
哀哉

別時猶記帶餘歡夾觳風生滿面灰屆指來年二三
月大姑會哭長孫來

其二

伏感雖然學聖流難辭真慟到肴頭獨形獨影空舟
裏自說因緣自解愁

其三

聞說南中也破顏幾迴夢上九華山而今恰走南中
路不是生遊是死還

其四

饒他白髮倍耆年那得三朝無惡緣一刻未離一刻
苦爭如長夜却先眠

其五

燈前腸痛子瞻詩宿世他生自可知郵館暫來還暫
去蓮花聚首是長時

齋中偶同諸友作時耗

少時飛將紙如鷹老去常思耩上鷹抽得健兒金鏃
矢等閒親角兩三場

除夕偶題

螺甲香沉蠟焰殘黃柑歷歷羅青盤朝來令節候官
長常去紅衫欲贖難

其二

白酒青鹽强作歡長歌到底意摧殘當時京邸閒澀
日只作尋常聚會看

壬寅元日

不圖宴坐與澄神只要烟嵐過眼新算取開年得意
事衲頭隨着往山人

元夕度門出宮中月餅同賦

曾向昭容手內傳綠綈親押聖人前三千里路秦宮
月和雪和烟到楚天

其二

盤中猶折半宮花刻鳳攢龍自內家不是因師爭補
得也應墜破紫袈裟

其三

曾是金娥印得成留將舊樣說陰晴等閒放出中秋
月併與春燈一夜明

竹枝詞

龍洲江口水如空龍洲女兒挾巨艟奔濤潑面郎驚
否看我船欹八尺風

其二

雪裏山茶取次紅白頭孀婦哭春風自從貂虎橫行
後十室金錢九室空

其三

百錢一尺買吳綵焦髮龍鍾舊玉兒記得庚寅前後
事萬紅堆裏插花枝

其四

東街晴雪未消泥南陌陰霾又漲堤恰似江頭覓女
面午時欲笑午時啼

其五

泥淖一丈怯開門惡風惡雨惡夢魂纔與婦來人喚
去斑鳩喚得也頑煩

其六

長橋鐵鹿破洪濤木綿子花七尺高機時螢力強二
虎拋擲輕如一鳥毛

其七

船上女兒畫春娥一葉飄隨水上波左手牽妹右牽
板雲冠不動青峩峩以上二首書所見

其八

吳兒纖皙語音濃北客高簷項領重江西賈子面如
漆矜詡行纏伴老儂

其九

陌上相逢盡楚腰涼州一曲寫吳綃鴟紘撥盡南湖
月更與唱歌到板橋

其十

玉娘一曲叫天鷄此地曾經歩板過十五年前細腰
柳而今枯瘦十圍多

其十一

一片春烟剪縠羅吳聲軟媚似吳娥楚妃不解調吳
肉硬字乾音信口叱

其十二

賈客相逢倍惘然橛楠杞梓下西川青天處處橫璫
虎貙女陪男償稅錢

食筍時方正月

鮮茸最與素盤宜羞殺蒿芹與露葵野腹雖饞下筯
緩疑他名字叫龍兒

其二

殺水溫風解東時家家餓得雪玻璃憑將野意酬君
子飽食西窗讀楚辭

其三

纔呼痛快忽傷磨積玉堆霜止一巡便與奚名西施
腕軟他舌乳更清新

其四

嬌年那得逼人清雪骨雲肌已十成枚色與香皆第
一蔬經頭上擬題卿

其五

族類叢生楚水濱前身未嫁湘夫人請君試看[illegible]
上也有斑斑淚點頻

其六

苦將墨汁染龍孫只寫瀟瀟个字繁寄語湖州文與
可襪村爭似買盤飧

其七

曾踏山陰雨後春猫頭花筍賤如薪陶家只揀破塘
貨一日常番兩替人陶周望屢稱破塘筍

侍家大人游太和發郡城偕遊者僧寶方冷雲

尹生也

茲將頭髮入禪關長得閒時也畏閒從此野人功課
定一年須上兩番山

其二

全家都愛踏雲烟過去青山香火緣扶着白頭拜眞
武被人呼作地行仙

其三

朝衣叠却繫烏藤白石青岩取次登識得袁家裝束
別紅旗隊裏一騎僧

習家池

一庭幽碧鑠嵐烟旋着春茶試乳泉想得當時醉山簡面容如赭影頹顛

大堤女

文牕斜對木香籬胡粉薄施細作着貪向墻頭看車馬不知裙着刺花兒

題紫霄太子巖

多少眞官學大還只將白雪換頹顏爭如淨飯眞王子巢頂穿茅大雪山

七星巖

紅霞一抹霧千重石骨如斑翠點濃何事丹砂炊不轉諸仙長爇竈門峯

關公祠 智者嘗稱攝山玉泉爲四絕之二而攝山伽藍爲楚靳尚

平驅妖國洗蛟潭月下高禪獨自參恥與攝山爲伴侶爲他靳尚作伽藍

除夕有感

開花開月免禁神且樂明朝到手春前日柳浪亭上客今來留得幾多人

卷三十二終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三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虞士驄 閱

七言絕句

擬將

擬將藤杖件袈裟賀郝新年便別家湘竹廟前湓浦口不知何處看桃花

范生書形家言自山西還將歸豫章詩以別之

一身直出鴈門關踏遍堯封禹跡還收拾行縢與笈

子待隨徐福上三山

其二

楞將雙目入雲堆白石蒼崖日幾迴但得肉山先報我兩頭親自領僧來

其三

三年擲卻烏紗巾五柳家風一味貧頗得龍沙休帶即見孫只作愛山人

遊石洲

愛取春江一抹澄斜眺疊疊伽僧嶺朋來補得住石

予付與山中好事僧

其二

三番石上聽歌脣轉眼楊花一紀春座客十來消却五更無一個六旬人

柳浪館同龔散木小修賦得雪中新柳

纈青縈白幾千條胡粉臙脂將鬥舞腰當日輞川無此景強于雪裏寫芭蕉

戲題十姊妹花（燕中有紅姑娘花極紅）

纈屏綠屋引成行淺白深朱別樣裝却笑姑娘無意

緒只將紅粉鬧兒郎

水仙花

琢盡扶桑水作肌冷光真與雪相宜但從姑射皆仙種莫道梁家是侍兒

看紙鳶

等閒一葉破高雲一簇妖童十里塵便與富兒償酒債不須更借郭仙人

甲辰午節觀競渡

平湖新漲滑如油十丈紅旛繞樹流我有敝綈三兩幅也將裁去掛船頭

其二

碧酣樓下水平溪濯足池邊日正西橋上橋下人如蟻只愁翻却孟公隄

吳生貧甚所遭輒奇詩以送之

踏遍吳關楚陌塵榆花空對白羅春如何四海袁居士偏遇人間憔悴人

其二

謝氏青山入夢多騷人終是僻湘波白公有語君聽

取命壓人時不奈何

甲辰中秋後二日禮德山鑑大師塔偶成四偈示同行諸衲

少年學得跳胡神十地三賢眼上塵老去無端呈敗闕倒持霜刃與他人

其二

溈水高山只自聽白雲終不礙峯青貪他一口龍潭沫枉却金剛般若經

其三

曾是星流也是遊龍淵不見是親師而今石塔坐龕
取正是金剛山世時

其四

棒頭有眼師辨取響裏尋文我不知前日少陵祠上
過秋花秋鳥總如詩

德山遇大智龍湖舊侶也

湖上烟巒一抹青他時親見望州亭也知魯國真男
子要識中郎舊典刑

其二

好伴青山作主人門前衲子去如塵法堂草長深三
尺更與腰鎌走一巡

答龍君御見憶之作君御詩云我家德山不得
住故末句云云用搏一笑次篇聊爲解嘲亦
可作一段公案也

雲嵐已是屬閒身高下青崖日幾巡看盡德山好烟
水只緣不是武陵人

其二

眼前巒岺任高低身裏尋身却是迷正在武陵溪上
住不須更覓武陵溪

德山聞長嫂去世惻念伯修感而有作

未亡亡去竟何悲腸斷坡公即世時今日德山峯頂
上吞聲重作哭兄詩

其二

山北山南累亦多愁緣不盡奈他何花源正好深深
去又聽人謳薤露歌

夜深不寐起視星文遂成謎語戲別君御兄

北斗欄杆南斗橫竹林今夕夢難成願憑織錦天孫

指譜出腸關夢外聲

答君御諸作

碧水丹崖不自由無因闖入會仙樓布帆飽趁瀟湘
水幾處青楓黃葉舟

其二

溪鳥溪花盡寄聲花源無路只空行閒潛老被漁翁
慣任把青山累後生　來詩嘲余不入花源

其三

溪流片片疊春沙紅樹前頭又一家寄語青門種瓜

要種瓜先種枕頭瓜（來詩有種瓜青門句）

其四

打鼓歌鬟與舞裙九芝堂上氣如雲無緣得見金門
吏齒落[illegible]岳翻翻君（時君錫演仙金門說）

伏波將軍避暑石室

青山憔悴故將軍昔甲年年印水紋受盡蠻烟與瘴
雨不知溪上有閒雲

其二

行盡踏鳶水上頭裘碳方始得忘休閒驅款段隨鄉

里我亦君家馬少游

桃花流水引（花源神境幽思縈懷枕上夢中如有所得命曰桃花流水引亦仙家竹枝詞也）

華陽巾子碧綠環紫府簾前舊搊班阿母英頭爭一
擲醉中輸却小蓬山

其二

路逢蕭史不同身風裊芙蓉繡領巾雲裏自然清格
少但憑間艷作仙人

其三

神和紅雲侍紫皇詠諸長是困東方乍來不識天顏
笑只趨頻瞻列鈇光

其四

夜深仙犬吠花關私過雲英與玉環天上看來倫律
重玉桃一顆謫人間

其五

掃斷綵霞陌上塵青鸞白鳳集仙真吹笙擣藥皆廝
品要作蓬山罵坐人

其六

闌草筵前霞作堆花宮無事濫驅雷麻姑笑說水清
淺又過扶桑有一回

其七

東海群兒拜木公腰間常繫鳳皇籠絳裙一舞二山
大驚起扶摇滿翅風

其八

光碧堂前催賜衣少年天女弱腰圍而今花樣新奇
甚不用銀河織錦機

其九

嚭到朝元會上來春風坐遍小瓊臺朋聽蔡誕輸龍語引得諸仙笑似雷

其十

澆盡銀灣水作田全憑奇僻教諸仙老來猶自耽兒戲弱水洋中泛鐵船

竹枝詞時阻風安鄉河中

一溪纔轉一溪灣一尺纔過一丈還船子已愁篙括水兒童又指帽兒山諺云黃山戴帽必風雨河名一篙河水勢甚急

其二

蘆花枝上水痕新南市東村打白鱗只在梁山山背面梁山何苦不離人

其三

武溪慈羣獨稱梁正望黃山一點蒼三日風頭兩日雨謝公昨夜拜梁王黃山有謝公祠梁山神即漢梁松也俗呼為梁王

其四

儂家生長在河干夫壻如魚不去灘冬夜趂霜春趂水蘆花被底一生寒

送寒灰入黍上兼訪陳邁卿

青峰只在兩眉間何事三回不駐顏信是黃冠多俗品不曾俗却謝羅山寒灰三過武當皆未入山

其二

玄編檢盡蠹魚殘不載雲官與鳥官未識上真真本末君行試取藏經看

其三

摩肩簇綺沸如雷早向天門道上來為語別峰佳絕處玉虛巖底出瓊臺

其四

少年辦取敝頭巾老大常思個裏人忽爾走來無際地莫教踏着一微塵

乙巳初度口占

南郭讀書西郭田一竿秋水一湖烟蠻歌社酒時時醉不學龐家獨跳禪

其二

白石青山到處緣月高梳櫛日高眠無聞已是慚夫子四十于今少二年

江上

桃花春水滿江頭獨擁佳人翡翠樓誰抱琵琶江口
上苑聲彈出小梁州

其二

二月山花撲郡城絳桃垂柳鬭分明請看高塚宮人
草別作青春一段情

過康節先生安樂窩

天津橋上沙圍屋共伯城邊石吐泉料得先生都不
管來時如月去如烟

擬作內詞

玉殿蓮籌夜未央內人傳旨出昭陽朝來剛赴西宮
約莫還經筵進講章

其二

宜春苑裏日初斜三百妖童校獵華鞍輪戎衣朱鬣
馬不知若個是官家

其三

百子池頭九子萍美人雙照月稜青宮槐葉綠春如
水誦得蓮花兩卷經

其四

阿監當頭送好音羊車行處伏鸞衾朝來領取鋪宮
例御帕親封少府君

其五

彩仗龍旌拂曙輕釰朝東閣坐先生皂囊久積言官
奏分付金璫取次行

其六

八月秋高兎子肥蒼毛朱鶻疾於飛開閫一放天顏
喜玉手親携自在歸

其七

金衣滑滑攪春眠白髮中官進兩編天子日臨宮示
帖美人親礙枝書箋

其八

一般春色有枯榮十樹櫻桃九樹生拾得青梅如彈
子護花鈴下打流鶯

夜飲鄒金吾家

夜深歌起碧油幢部部爭先那肯降閱盡寵兹諸樂
府却翻新譜按南腔

見宮監走馬

出罷風高萬馬齊東華門裏映花嘶平明挾彈西周
去白日晴翻碧玉蹄

登嘯臺

青峰如面洗溪紋石上鸞音久不聞欲向先生供一
七嵩山烟雨華山雲

聞簫

江上清聲入夜來潛虬初泣鶴初廻前山月起青如
黛怕有幽人騎鳳來

戲題君山

洞庭湖水日潺湲腸斷湘妃竟不還千里蒼梧常在
眼君山眞作望夫山

余凡兩度阻雨冲霄觀俱爲訪龍湖師戲題壁
上

江樹蕭森江水長今朝風雨又瀟湘冲霄道士迎門
揖笑指看花前度郎

其二

我從觀裏拜青牛忽憶龍湖老比丘李贄便爲今李
耳西陵還似古西周

黄昭質憲使得銅雀瓦割而爲三一以寄乃
兄平倩其二遺余及小修弟

雕題蔽目栖遲雲曾見英雄話使君延目驕塡誰鼎
足眼中依舊是二分

其二

土蝕霜凋字半塗雲霞千古潤肌膚豐城獄底渾閒
物供得張華用也無

其三

池波爲墨筆爲墳爭似卿家老右軍我是漢朝金日
磾麁毫焉可試羅文

其四

邪君囊却上公車兄字兒邪應滿盧自笑蒙莊老弟
了南華又作一遍書

惠安伯園亭看芍藥開至數十萬聊述數絶以
紀其盛兼贈主人

看罷南徐紫錦堆欽亭碧股又催開旋心纈子紛難
識與取維揚舊譜來

其二

雪色玲瓏照地華飛觥走兕疾如車等閒倒却春三
甕未了東軒一角花

其三

百千新艷一時開那遣花妖不下來好與扶節枝上
去花頭處處有樓臺

其四

花勛難樹亦難酬炙雪澆風老未休給與掃香十萬
戶靈芳國裏古諸侯

衛河道中和岳長孺惜別

淮葉驚沙積莫愁明波寒月影幢幢此身却似澗河
鳥纔過南江又北江

其二

擬上青霄別有關身無健翮負追攀而今已是孤飛
雀毛羽摧頹返故山

其三

辭却墻東好里鄰思量來嚼浩衡塵素衣變盡衰容
減到底還他赤骨貧

其四

琴絕休悲大小絃長貧長病豈須憐朝春暮積生死
苦爭得魂歸自在天

其五

陌上秋風吹冷埃西州門巷惟異哀梁花殘落剩樹
灰每詣君時哭一回

其六

柔櫓輕風覺有情月高牛渚看潮生江神木客爭傳
語可是袁家舊阿宏

其七

花盡雄心病亦驕湖亭無奈尉誰何珊瑚自尺根株
老不信天家無鐵羅

其八

別淚如傾祇賦詩更無一物可相貽自矜亦識汾陽
老眼底無君劍皆看

和曾退如別詩次韻

茂草長林不共棲孤燈寒箔影凄凄鷓鴣夜去猶難
北鸚鵡道成必向西（李安人念佛求生西方）

其二

自傳可能無舞女高柔那得少賢妻柳浪湖上君來
日把酒唯聽一個鸝湛如末句云歸去湖亭先問柳雙雙排在背負黃鸝

丁未初度泊池陽自壽兼懷李安人

溪頭微雪點疎松睡起閒窗對遠峰誰寫畫圖來壽
汝謝家江上九芙蓉

其二

四十年間火宅身思量何事不飛塵而今欲學皐橋
隱少郡堂前舉白人

舟中聽王姬彈琴

懶把腰肢學小蠻涼雲初月淡垂鬟投君郡好青山
去三峽流泉在指間

雪中看山二仲呈詩一章後來似亦粗能者喜
而有作

一生痴計是雲烟五字吟成雪滿顛老我已非前赤
壁稚兒那得小斜川

廿三日至蒲圻謝中丞由迎時年九十二鶴髮
丹容尚能騎乘眞人中瑞也口占二絕以紀

其叅

一行旌節萬人從爭看前朝老臥龍杞梓楩楠俱禿
盡就中留得兩高松是年存問惟少保畢號松坡公號松舟

其二

曾看滄海化紅塵雲過沙飛閱世人便是聖朝祥瑞
物何須芝草與麒麟

謝公伯子京兆君時年七十趨走膝下有若稚
子凡謝公拜起俯仰皆京兆君扶之

碧瞳紅頰照霜明尚父前頭倚杖行七十老翁猶膝
下爲人爭不羨爲兄

大寧洲逢老僧一百一歲

一寸眉垂霜覆肩額光如鏡語清圓南山坐閱松株
老不上曆頭四十年

其 昔武帝南巡

開元天子最風流曾見南巡錦艧舟纔大也知非謎
語老人[illegible]父昔同遊

其 老僧與余同戊辰生

同年知[illegible]是辰生甲子校君少一更過去一般無影
跡何妨[illegible]我作同庚

元旦同王章甫水明樓

經年勞碌簷間久客雖閒也不閒爭似水明樓上坐浪花影冰香竹山

其二

雲山雖近不相親草色烟光各自春君欲讀書我從仕何曾真作看山人

偕王章甫陳公弼登黃鶴樓 時章甫子宜弼及光子二仲皆從

江流千頃疊雲烟樓閣雖高不似前畫棟朱櫓遮取盡爭教容納好山川

其二

兩家稚子共追隨似我與君初上時松老石欹樓亦換可容玄鬢不成絲

峴首山觀羊叔子墮淚碑

欲知叔子恩多少但看龜趺碧淺深銅雀臺中歌舞妓那能揮淚到如今

博望驛

荒烟殘戍幾家村庭鎖蒼苔古木昏不恨君家開遠路恨君尚未識崑崙

王郡丞邀飲陽和樓

青天一碧翠遮空浪捲雲齊夕照中郭外荷花三十里清香散作滿城風

其二

十丈朱旗照水殷家家簫鼓樂江山千峯如畫供杯酒不道清時是等閒

中山劉刺史邀飲西溪

碧樹深深帶水斜門垂果實類山家攜行千日中山酒來醉西溪十月花

杪秋陪祀　山陵同陶孝若黃道元謝晉泉入

仙人洞洞奇絕去馳道二里許

紅葉霜花積幾重青山蜿骨走眠龍伊祈善卷俱陳迹各向秋雲占一峯

嘲謝道人白鬚

毿毿霜雪幾經春五十年來未老身借與城西狂道士虛添年歲誑時人

其二

紫陌飛沙撲面行和烟和土看春明身無官職家無

勝丑好從君頻上生

其三

妃水仙鉛積許多霜根欲茁可如何若教移去烏紗
底拚買春煤二百螺

其四

篋裡無錢買地黄花前雪色照人光曉窗抑鼎焚香
罷一盞山中蘆菔湯

蘇潛夫侍御買燕姬爲賦合歡詩

黛螺香裡惠文冠消盡青霜鐵面寒恰似江南花烏

了西將椒棘傷芳蘭

其二

夜深猶未解明璫爭奈吟老孟光蘭火漸昏衣漸
緩袖花微帶舊陳香

其三

燈前小語背流蘇偷看封章乾也無花外日高屏弱
褫府中未省有啼烏

其四

西臺御史氣如雲白簡霜飛海外聞歸去海棠花下

語却內鷄鳴作彈文

胡閣試題爲蘭亭修禊圖敎作二首

分別層溪與遠嶺天章寺裏雨中看會稽內史風流
甚賴得中朝有謝安

其二

石楊誰知定武訛縱紋猶識舊宣和憑君莫話冬青
樹添得青山淚許多

送醫者黄生謁東諸侯

橘老柑黄不奈何飄然艇子出烟波而今海上罷方

幾上不器行來多

送從軍羅山人還大足

老去漸思雲水鄉苔斑蝕盡綠沈槍青袍白馬翻然
去念取昌州舊海棠

散木至自公安

江上分攜才一年鬢如秋艸面如烟不如老態增多
少但覺頭巾濶似前

無題送顯宗禪師南歸

秋來芍藥已無枝老去湖莊未有緣古井燈瀾乾欲

盡阿誰腸斷北紅兒

其二

迦陵命命不同飛又爲開籠放雪衣莫向詛桃言是

李羞將遠志換當歸

花燭詩爲顧小侯所建作時所建娶婦已五年

燈煤和就濃雙名想得春窗欲曙時只爲顧家姊大

好五年尚贈合歡詩

其二

百合香焚百子羅秋江如雨柳如蛾侯家大婿杪參

女占却人天福許多

廣陵曲截贈黃昭質將昭質校士歸

一絡青絲一面春雕闌處處鎖朱輪試將校果分黃

眼品取如花似玉人

其二

緋袍牙帶鞠躬迎認得風騷舊長卿莫似江南韓老

子教他灶艾待門生

其三

肌香薰透綉羅裙小立窗前拭粉朱卅起有閨親與

較果然顏色勝當壚

其四

深束腰肢淺畫蛾伴娘頻促奈他何白羅一尺寬如

許受得巫山雨幾多

題濟雅茶小像

當年曾見虎頭真長短濃纖各有神只怪安仁描不

似爲他手骨異時人

其二

牙光鞘上白波垂骨肉調勻粉暈濃若要識他春月

柳還須雪裏看王恭

予公貧病無日開顏問坐舟中口占乞笑

骨如枯竹面如灰頃刻酸呼四五迴人世萬千窮惱

病被君包攬上身來

題方醫卷方欲入客高郵

兒童無見求甘草道侶相逢話藥方高郵城裡壽常

去收得蒲芽幾許長　下句見泰少壽營

公超谷　超龍爲五里霧

醉裡提壺荷鍤還大伸腳步即登山何如且作收畫

浮施得清光與世間

希夷峽

白石青山眼倦開風雲長到枕邊回夢中亦有敲門
客隻道莊周蹁躚來

其二

曾挈東阜到酒泉而今醉國也騷然睡鄉若有删圖
籍欲向先生受一廛

回心石

華頂不高淵不深一廻遺世一登臨若爲題向長安
道回却朱門紫陌心

千尺幢至百尺峽

千仞雲中綴一絲勢危那免喧枯枝笄來曰石清泉
衣羞勝兒嫦女嗔晴

胡孫愁

仄嶺傾東移半尺若如何横度碧崔嵬上頭若有朝三
叟料得胡孫也喜來

擦耳巖

過客時時耳畫垣倚天翠壁亦何言欲知懸遐訛危

甚看我青苔一面痕

蒼龍嶺

瑟瑟秋濤谷底鳴扶搖風裏一毛輕平生始得驚人
事撒手蒼龍嶺上行

衛叔卿博臺

雲中博轉試仙梯棋路分明似芥畦便欲與君終一
局只愁石爛水流西

希夷避詔巖

一枕孤雲分外清陸驅歸去有無情若中只可避丹
詔那得深岩避亦生

望嵩少

客程行盡太行山又見嵩高紫翠間料得有人山上
笑紅塵如海沒朱顏

其二

欲從影裏問胡僧車馬勞勞謝不能縱有洗塵千澗
水夏蟲那可叩堅冰

嵩陽宮古柏

苔甲生生裂水波蒼皮十丈手摩挱問君那只高如

許漢壘唐基積幾多

其二

雲散煙飛地亦枯風霜不上老肌膚山中怪事知多
少不母生兒定有無

中元夜枕上有憶

秋析沉沉戶不扃月光揺夢瞑長醒疎簾翠簟清如
洗少却流泉枕上聽

宿華州公署

古槐修栢琅玕竹曉日晴嵐翡翠山疎影半窗鳩忽

語湘南煙水夢初還

華州公署古槐大可四十圍蓋二百餘年物也

余題之日國槐詩以記之

孫枝鬱鬱逼三秦溜雨龍烟不記春若論花黃恰舉
子已曾忙過九朝人

宻縣天仙廟白松

手撫松閣數匝行潤于膚色白于衍有來亦是天喬
種和月和霜種始成

其二

百尺亭浮日水玲瓏青山好共陶弘
景歆枕開聽帶雪風

其三

瘦玉崚崚數十盤巢雲老鶴夢猶寒若爲貌出參天
雪更向南岡頭上看

其四

傳言天女化時生畢竟移根種不成閱盡大官諸本
艸上頭未有白松名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三終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錢塘　沈商書　閱

五言律詩

盧溝道中

驛路風塵苦殘方伴侶稀馬猶思並轡烏也厭孤飛樹老春無態雲生山有衣紅亭揀一醉留着鬪寒威

良鄉道中憶弟

同調古無有相憐今亦稀如何萬里去又作兩行飛孤塔衝人立寒雲並馬歸長安三月裏好得看輕肥

宿涿州

旅館侵霜氣疎題度月明侍兒偎火語黠鼠背燈行別弟心常楚離家夢不清相去未半載馬足幾千程

河間逢北去人寄書口號

爲報東征使行行路若干長途雖厭倦弱體幸平安逆旅春無況離亭夢亦寒愁心揮不斷日暮幾千端

夜行

野暗毛精壘天昏太史河陰林睛見火山店夜聞鑼獨樹疑人立衝風似鬼過僕夫前慰我官路已無多

郵亭小餐

獨上長亭憩溶溶水泊堤庖人供薄餅童子薦香梨朱鬣魚三寸白花酒半提黃昏人欲去窓外馬頻嘶

高唐道中

好似蘇季子辭燕又向齊鄉心隨日暮望眼盡天低古道荒人影寒沙重馬蹄如何槐小鳥不占一枝棲

過滕贈滕尹趙年兄乾所

乘月過滕里踏沙度薛城山雲封去馬野葛翳行旌官舍栽花徧民家種柳成停車問父老之子有能聲

舟中

白鳥當窓坐青山映水行看雲諸態冷弔古百愁生近海魚爭大臨淮酒欲清長亭不可數回首呂梁城

舟中同黃綺石沈曆乘湯顒陸賦

天上飛王舄人間附郭舟霞光晴入市雲氣晚成樓肝膽皆知盡腰肢各未休浮生尚五十空復念滄洲

往有誤傳龍君御歿者作詩哭之後讀塘報始知君御方立功塞上喜不自勝因并前詩存之

以識交情

舌簇分明巧情鍾分外癡傳君無恙死累我斷腸詩
鄉果嬌胡女從軍小徒兒陰山三丈雪千里白旌旗

附哭詩

可憐千片玉竟作一堆塵生世幾前影居官淚裏身
從來善飲酸顏亦徒精神曾不得四十傷哉如此人

其二

不分成遷客那堪掩夜臺人應銷朽骨鬼亦溺寒灰
海濶羈魂度天昏怪雨來高堂懸愛子早晚若爲哀

其三

多少人間欬于君特愴神玄言從此盡白日奈何春
禮法佐狂士乾坤侮僑人再來如有意莫見宰官身

鶴林寺和尚

竹裏逢開士花間覓著書禪觀今果足文字往因餘
聽雨知魚樂開軒任柳疏自憐嬰世網敢復事容虛

舟中

莫自誇強項逢人且折腰微生信坎止作吏也逍遥
山月領歸棹江雲湊晚潮古來差快意唯有一王喬

同江進之登金山

白浪千山頂蒼巖二十盤鮫人分夜火龍女給晨餐
潮湧天難定地孤石也寒由來多勝迹草裏讀碑殘

其二

實塔千年碧爐煙鎮日青穿勝逢石怒倚險嗅波腥
黿過吞人影潮來念佛經幽期如可訂住此學沉冥

渡太湖

野樹澄秋氣孤蓬罥晚暉漁舟懸網出溪叟載鹽歸
山疊鷄哥翠浪驅白鳥飛暮來風轉急吹水濺行衣

泊西洞庭

白浪淩天冷青山引黛長朝童迷木怪夜女出江黃
種橘皆成市鑿山半作堂路疑頻指點洞口覓漁郎

東山晚望

轉厭人間火翻愁大地空石枯山眼白霞射水頭紅
浪惡驚三老魚稀祭五風奇峰探不盡點點亂流中

乞歸不得

不放陶潛去空陳李密情有懷慚狗馬無路達神明
竹影交愁字鶯啼作怨聲但憑因果在瀝血誓來生

紀宦

薄宦經年許心青笏欲慵詩書攻俗諱耳目信塵封
生女從呼囡學音漸是儂令吳何所有震澤兩高峰

初杜門

一笑揮銅綬高眠謝部民放風疏圻獎信懶着閑身
吏省公移字堂清案牘塵靜居堪養性州郡但勞人

齋居戲題

深入終防餌高張遠避羅課兒書上字聽客唱吳歌
檢藥神方少疏經悟語多一枝生計足五斗奈人何

戲東江進之

作令真成累全身總是歸道傍春自謔人裏鬼相依
緩繫牛皮帶寬披燕子衣雲霄終有翼學取一行飛

惜日

芳樹低簷淺遊絲琥戶牽閑情觀秘戲消日坐枯禪
苑蠢藏身險莊周入夢顛浮生如不火何物可長年

任意吟

解帶腰肢兒援閑意態疎縱心搜樂事信口釋群書
萬物齊非馬千仙俺壁魚有名終是累無用可還虛

荒園獨步

寒食春猶爛東風草自芊花燃無焰火柳吐不機絲
宦情人間累貧遺妻子憐一官[illegible]病旅直得幾緡錢

偶成

稽叔終疑傲陶潛總任真祗因圖事簡不敢恨家貧
宦邸為歡少鄉書報死頻彌天都是網何處有閑身

獨坐

胸臆知難盡行藏未可陳攤書嫌字小烹水試茶新
撥悶占茅卜祈歸拜土神閑雲與倦鳥終是一流人

述懷

歲月無停晷遷流快織梭寐來趨夜壑老去皺恒河
悟法東西祖藏身大小何一漚能幾許枉自着愁多

和江進之寒山寺之作

山寺依人境乘閑且杖藜好花營地種熟鳥認枝棲
洗鉢防茶老開軒礙竹低西來空有義記取鵓鳩啼

其二

忍艸侵堦徧慈雲濕座飛愛花僧是業飼食鳥成機
一榻書和卷三生鉢與依塵勞方未已合掌願皈[illegible]

初夏同江進之坐孫内使池臺感賦

竹隱千花徑亭開屯字欄銀塘驕水鴨羅幄護風蘭
邸報傳來悶民膏到處難東南供費極不忍更搊殘

其二

細栗亞枝重垂蘇拂幔低樹烟熏雉犬松子食雛雞
情鳥雄雌卵名花姊妹齊繁華終有氣端不似山棲

登陽山

巉石蹲如象枯松駁似鱗鶴仙何處是龍母果然神
穴有能言獸巖多不語人吳宮零落盡蹤跡果誰真

飲徐參議園亭

古徑盤空出危泉濺水行藥欄斜布置山子幻生成
欹側天容破玲瓏石貌清游鱗與棲鳥種種見幽情

贈江進之

蓮花經四界門柳近千枝年儉延君佐官貧稱我知
痛民心似病感事淚成詩不是僚料拙由來薄藺絲

其二

數學銅符策一揮索價塵賓吻噴事鬬妻子怪官貧
德畏民無獄道治鬼不神知君木仙令家世武陵人

其三

窺銅憐貌減畏鬢覺霜欺鄉語青奴課官情白鳥知
佳兒能問字小婦與填詞解得庭中樂閒官亦可爲

其四

幾年名茂宰鮎冶古長洲霸氣吳宮盡濤聲震澤秋
花深苑作國人去館爲樓簫管家家曲郵能不醉侯

其五

端居持簡體吏隱見仙才案牘皆詩料紛厖入酒杯
橫烏移卵去靈鵲抱巢來一見逍遙作知君笑口開

其六

債子今應長錢兄久不神簿書行流水參佐擁空塵
蒼古頻分客題詩每向人退齋脩竹裏盆沼漾文鱗

其七

省膽經時苦勞薪幾日休飛蹟黃印綬芒屐黑平頭
簿領分從事腰肢惱督郵可憐人似玉贏得髮如秋

其八

尋諸遺舊剏西子變新娥國大遊民聚時清黜事多
城花似面絡地水如羅團扇前溪上吳娘唱予歌

丘長孺

不聞南和北都成故與新放開雙孔眼閱盡一時人言語誰同味肝腸孰最真金陵居可買是否作佳鄰

其二

横金米如珠洞庭春似雪只愁君不來君來我當設酒可供千人米亦敷三月君來當即來明日吳令發

張伯起

兩年稀面見一字到官疎白石連雲煮青岑帶雨鋤尊前紅拂傳花下古釵書兒弟多名理何山故不如

曹以新

蹤跡人間冷生涯一世疎近花安酒臼避雨約牀書文雅王元美清夷孫太初長慶名不灰有子亦為餘

張幼于

家貧因任俠譽起為顛任誕事追求點高標屬李王鹿皮充臥具鵠尾薦經牀不復呼名字彌天說小張

皇甫仲璋

愛客常投轄登盤必市鮮茶烹無色水香煉不燃烟高士披光傳稽勳拾舊編藤花詩閣子點點綴青錢

劉子威

盡事推弘正高才足雁行丹臺函注字石鼓篆文章管庫名伊呂閉門讀老莊時賢零落盡天壤一劉郎

其二

山居忘甲子玄想證無生天意私高士人間瑞老成文章不死藥形體歲星精避世羞藜火挑燈傳五行

縣齋孤寂時曹以新王百穀黃道元方子公見過有賦

官向清時懶囊添舊日貧琴孤將贈客鶴慣不疑人

怕死歸妻子休官謝鬼神寒雲流日影霞氣赤鱗鱗

題方子公蓼莪館

小築依嵩里高篇寄蓼莪天空猶蔓雪地苦不生蘿夜月呼山鬼秋墳咽楚歌近軒多古栢攀折淚如何

歲暮即事

蘭焰添燈重花光簇夜紅絲枝閒玉剪金帖冷屏風宦意如霜草鄉心折號鴻誰能學少女眉畫入時工

除夕同王百穀皇甫仲璋方子公衙齋守歲

懶貼宜春字聊為卒歲歌官能容懶術客喜不張羅

始覺門如謝刪慚肉似何江湖新管領一徑白雲多

元日述懷

客署閑花事鄉心醉柳條閉門春草長高枕白雲驕
牛馬呼仍在鵷鷺路已遥有田堪種禾磬折笑前朝

元日方子公對奕

三百爭馳道十千出賭錢皆蘇慚得後奕品借居前
花錦添新日霜毛減少年誰能黑白裡悟得遠公禪

述懷

種樹心之杜栽衣度薜蘿嵌圍懸[illegible][illegible]敗絮擁妻縈
在整驅驢甚玄虛色相多市朝無拘管何處不漁蓑

病叅

病合當求去官情非是關與其官作病寧可活無官
腰膝昔相賀妻兒亦自歡高堂垂萬里誰與說平安

苦雨

轉覺雲沉重翻疑天管辛橫將無厭雨淹殺有情春
山作龍鍾貌花如失意人百錢一斗米誰與貸官貧

宿惠山僧房

小閣寒灰火清香古佛顏潮來吹雨葉雲起壘山鬟
白恰隨人指青峰送客還紅塵鬭處到長日下幽關

其二

拼遣何曾遣思惟亦是塵病翻爲樂果發作是愁因
松老皆成佛花清亦避人禪棲如寶許色色可怡神

初晴

曒日遲遲影和風淡淡新山欲舒態度柳小足精神
宗測當如祖梁鴻竟傍人欲從遊客飲除裏覓紗巾

偶成

世事憐貪餌同群怪獨翔難書時引夢臨水或思鄉

兄弟皆年小山林出日長行藏細檢點多半是襄陽

其二

佛大喻盈尺山高也避塵時時開戒定決法遇貪嗔
竹粉遺天女松脂食道人南能休借問即汝是前身

其三

羈客胸懷少天涯侶伴稀未須愁獨立終是念歸飛
雲來吹水葉潮去落沙衣酷憶湘江上梅花伴釣磯

寄江進之

吏老心尤苦才清調轉孤花飛常亂押柳氣欲侵符

舊倏開來否新糧勾也無政成須勉強尺步是嘅途

嘉典道上過古寺

金盡沙為地竹枯木過籬龍池蛙帶子佛頂雀聊兒
古迹錢王是殘經宋代疑道旁龜剝落草裏臥豐碑

嘉典道中

彌野桑成市排溪柳作衙萊香齊吐甲樹煖欲蒸花
天色滑如卵江容潤似紗酒簾青帶上三五聚郵家

過龍井

數盤行井上百計引泉飛画壁屯雲族紅欄倚水衣

路香茶葉長畦小藥苗肥宏也學蘇子辨才君是非

飲湖心亭

便可無方丈何須說洞庭雖云舊山水終是活丹青
濃淡桃常變天喬性亦靈白波千丈許最好湖心亭

靈隱路上

柳縷時常宥花溪不斷飛因尋澗底水忽過樹傍扉
面熟逢僧問心閑數客歸沿流多不趾儘可作漁磯

其二

柳光吹線焰溪雨作紅烟花氣蒸雲熟石紋帶乳鮮
聞香知艸性隨例典茶錢淡冶應無比幽奇亦可憐

其三

細鳥傷心叫閑花作意飛芳蹊紅齒雨古澗綠洗衣
豔女逢僧拜游人緩騎歸幸隨真實友無復可忘機

過靈峯

冥漠烟如篩空濛日帶青有山兼有澗宜榭復宜亭
避客愁雲熱拜僧怕佛靈無心堅拂子隨意舉蓮經

過龍井

都說今龍井幽奇踰昔時路迂迷舊處樹古失名兒

渴仰雖蘇佛飢餐王放師因循坐谷口欲去復還疑

去湖上

浪迹西湖上兒童問總知能言出入處及與往來期
不忍題歸字終難滯許時眼前雖別去只恐病相思

天真書院陽明講學處

百尺頹墻在三千舊事聞野花粘壁粉山鳥煽爐烟
江亦學之字田猶畫卦文兒孫空滿眼誰與薦荒芹

初至紹典

聞說山陰縣今來始一過舩方革履小士比鯽魚多

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羅家家開老酒只少唱吳歌

吼山觀石壁

知不是天造良工匠意成千年雲氣老七日渾沌生
精祟虛無山猿孫孳息行道傍因借問恐是越王城

蘭亭

定武石空在蘭亭蹟已譌清流大概是峻嶺果然多
古屋穿新霤蒼松瘦老柯墨池閑貯水猶得放郡鵞

諸暨縣

近水多魚稻依山即市廛野人朝閉戶溪女夜牵船

俗健惟貪訟田寬務積錢僻居游轍少客到也宜傳

贈高峰

提得松爲柄粘來紙作衾山雲嬌老態谿水有無心
掛錫沉香樹安禪天竹林西來閑會取空跡寄飛禽

贈㴞禪

㴞公知道者閑雅好威儀餉客雲千斛論心棒一枝
豈無真法友畢竟所依誰余亦貪佛去因君乞聖師

宿雙清庄贈印上人

自折琉璃沸千峰帘網羅更憂塵界少却旋嶺雲多

説法烏成馬窮源水是波众開真箇众照爾兒孫餘

贈蓮小師

解法生明本登山熟導師閉門常觀機倚境也題詩
耘石分香艸煎花供茗糜人天一隻眼望汝小厮兒

潘庚生館同諸公得錢字

山色重重冷雲容片片鮮花風香水氣梅雨潤苔錢
茶別松蘿味蘭銷鵲尾烟每于詩外旨悟得句中禪

贈景升

學拙韻如稍匡牀味似禪[illegible]惟[illegible][illegible]作壯亦檢詩編

是客皆停轍何人不道賢聰明事事有大抵只無錢

宿落石臺山房

蒼翠垂三面旁陰可一庭茶烟和霧出燈影入流青
快服山容熟蒸巖雨氣腥谿聲寒到枕閑戶了遺經

其二

不獨林園勝居停更可兒雲生卧地石山壓傍墻枝
字母逢僧轉文心問水知看君舉業好岐路不須疑

泛溪

小筏平如舫文紗蔽赤欄只貪下水易誰識上灘難

蕨粉和爲餅石班繪作盤梅天多驟雨重衣晚亦寒

新安江

一里垂千折一山近萬盤草羗和尚嶺石廚秀才灘
人峽逢天小投厓歎鳥難輕舟薄似紙未慣也心寒

其二

咫尺愁溪盡縈迴覺路疑小舟尖似履細纜密如絲
下水貪奇峻歸舟歎險巇相逢不用羨亦有放流時

其三

怪石穿江出江寒石亦寒或從舟底見或作假山看

聚落多茶店逢人上水灘溪流難渡險下水也平安

其四

浪惡石尤惡膚青骨亦青玄巖聽鬼語野燒炙龍醒
樹古疑唐族碑敧或宋銘可知太白老浪說有猩猩

其五

市郭全然少崖都大底同谿雲千片黑山火一絲紅
暴雨蒸沙氣高巖返去風驟來應驟鮮昨夜月如弓

其六

山都吟復笑猩話是邪非易黑江湖面純青客旅衣

艸根魚子長沙末燕兒飛家住雲間六郎歸計[illegible]

其七

雲細蒸山出溪澄見底空買鹽多婦女沒水盡兒童
江有往來浪神無南北風暴流皆石齒得失在頭工

其八

艸豐不辨樹山隱却如烟客舫因灘淺牽夫傍兒眠
誰家朝奉去幾得少年還歷盡江兒水贏來合子錢

其九

浪子由來苦行人大抵勞山雲低壓帽谿雨惡侵袍

猴舟忽忽意除非伐頂毛將鵰與鶯比畢竟是誰高

其十

京風沁石骨快雨過山頭筏上行沙鼠雲中嘯老猴
天長鴨綠水斛許鹼青舟萬里遊垂盡欲休休未休

贈心湛一小師

布衲裁烟霧蒲團藉艸莎雷峰定裏火湖水觀中波
削髮嫌根在忘言恨舌多少年色力健魔佛奈他何

拜長耳和尚肉身

輸相居然足漆光與鑑新神魂知也未爪齒幻邪真

一個莊嚴佛千年骨董人饒他銅與鐵到此亦成塵

想法相

峰鄣微微夕篁稍箇箇清聽鍾龍樓靜入室虎經行鞭笋和泥重頭茶帶紙輕山僧談往事一倍惜塵情

留別黃道元

踪跡頻頻至鄰僧箇箇知會多嬉話少坐久畏籃飢說虎歸途怯懷鴛夜夢癡一盤禪榻下睡着小沙彌

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諸詞客邀余及洪子崖知縣跡青貞州東郊以雲霞楊柳句為韻余得度字

一里一停艘搖搖駐青霧歌長牙板澀酒響觥籌度雪盡露山身沙平吞木步淵冷漲春泉芽香吐枯樹

淮安舟中

別思抽如緒醒醒也不休觸蓬風自語砑櫓浪相詸野釣空舟側荒窩古渡頭微官真可笑諺語拾薑帳

其二

兀兀嘆淹滯西風兩日餘近牀鋪紙素研粉類方書觸目無非網登盤只是魚荒村經水後十屋九家虛

工憩枯木燒痕入古按圖知舊壘認柳識鄉程一望淮陰墓令人百感生

其四

河堤千里道柳縷萬條腸客是枯愁帶禪為治苦方鄉思魚子飯酒夢蛤蜊湯漸覺讀書懶游蛛網筆牀

宿房村

野燎吹加勁霄微影漸黃殘爐煑火敗絮擁高床茹遠酸皮骨沙飛澁胃腸離魂相伴住合眼見江鄉

燕火出是禁經

徐州道中

西風吹日夜千里旱沙黃馬急知韁促人疲覺路長安心猶有法醫懶却無方何不遂長往淹淹名利塲

濟寧守邀飲南池

踏影入春叢碑荒榻半空樹分菱葉月灘響鷺鸞風落絮粘行旗殘觥謔小童夜深鈴卒語窻外一枝紅

青縣贈潘茂碩

竹葉遮人吏公移只坐銷耶牀生木耳屏舍長蔬苗

貧邑多詩料閑官有醉條一城不數武容得幾科條

入燕初遇伯兄述近事

撇却閒愁冗殘書且自哦官貧人事減客久面紋多
壞壁塗僧像高窗見鳥窠詞曹雖冷秩亦復愼風波

尊經閣偶成

一月戶長扃幽廊雨過腥雲生山破酒客去鳥聽經
碑古漏痕徧槐高日影青鄭家書帶艸隨意滿齋庭

學齋留梅十馬

踏盡高槐影青蟲落酒巾袖懷三月艸衣浣一年塵

夢裡聽朝事杯中覓聖人貧厨非大奈未有肉留賓

送張西麓之任雞平

疋馬夜郎西層山萬綠齊谷江行罔象瘦嶺出偏蹄
番糯多如纂蠻歌乍似啼儕鄉名蹟少愼勿厭標題

遊滿井

怪我頻來去無樽亦嘯歌店荒酤酒濁僧近施茶多
竹裏分黃鬪波開語翠娥溪光最勝處高柳蔭長坡

劉常侍水軒

入室翠層層秋容分外澄花分西內種樹古北朝僧

波淨寒生算峰高夜見燈墨光濃淡裏山水趙吳興

其二

隨意移茶枕無窗不可眠西山雖落下流水卷爐邊
芰葉遮城壘荻花隱寺田兒童私打網時有白魚鮮

其三

竹藥崩沙岸槐根出釣磯卷簾山放入打葉雀驚飛
蔆藥添新蒜拋毬換短衣倦來觀洗馬戟絡盡珠璣

其四

敞屋高臨水卑垣貝作廬山僧能呪樹童子解醫魚

劍玦充文具歌謠集古書之乎亦不識糟却幾盈虛

尊經閣偶題

長戚戚何爲曲肱傀孔尼艸髡留敗砌樹老落乾枝
飛鳥啣殘字園丁榻舊碑鄰齋四五叟日日染愁髭

雙寺逢本上人

高僧如瘦鶴懶得着袈裟雪柴堆莊子花函出內家
問方醫病竹郵水泛春茶一室沉香氣青烟吐白紗

坐小修齋中

寒日雛花少虛窻近尺餘硯皴呵繡墨壁老剝蟲書

定業詩調流年憂酒破除家人纍簽看錦鍋當黃稻

送白教諭之昌邑

依舊中山氏長然即墨矣衣冠存禮樂儉散裴陽秋
渤月流紅暈鹽花上黑頭到時圖海市東去是登州

送艾教諭之鎮安

一百二十秦地三千五去程山鮮充豆品野服禮諸生
把卷聽夷樂開軒見虎行猶將京國意一洗近邊城

冬日雜興

殘菊收新藥丹書綴斷編視呵膠螺指若老夾木錢

百衲支風慣空盃見雪頻織書假卸已霜滿蠏花箋

其二

瀉紙羅紋滑飛秤石子寒菊衰愁別帶鶴老夢歸灘
香重紅骨流粉枯白窯殘奇蘚苔衲病驅枯報花安

其三

雪灶抽寒焰長香掃炙塵譜詞分侍女篤帖與門人
壁信封黃鼠鄉心想白鱗早官與大吏一種逐蹄輪

其四

殘帙隨風卷閒窗盡日眠膽瓶青剝落梵唄識纖蛀
寒節逢人少新詩說酒多小蠻持管笑呵墨寫長娥

病起

病起心情太閒來禮漆疏愁聽傳事仮懶答問安書
不奈終慚鴟無才合類樗何如遊世網兒髮事空虛

夜起

涼月穿簾見微風响樹來夜蟲親火語窓鼠觸明廻
坐臥愁書遣行藏作謎猜終宵眠不得無計發愁哀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四終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仁和 張文嘉 閱

五言律詩

美人臨鏡

一片湖州水吹光到曉堂暗窺時世樣校取淺深粧山髻平分翠宮眉與鬭長常時梳掠罷背底立何郎

其二

強起淹餘睡柔多豔亦多笑時添兩靨恨至蹙雙娥

印指生寒暈分釵劃水波休將明月比仙子不如他

其三

野豔雲爭出幽閒夢並頭分明呈舞態只是欠歌喉西子不離水綠珠長在樓娥英若令見回取洞庭秋

其四

百看百如意隨他作笑顰回釵生溜影分櫂及旁人睡少添眉重思多理注頻面光滑似水脂粉不如塵

送武岡州判張子之任

雉堞倚山郭青娥立曉堂胥徒勤檢點蠻語細參詳湘竹栽荊杖藤花上牘牀荒衢通野落大似半夷裝

題龍騰山房

急雨朝翻箔飛泉夏入廬竹高遺鳳子石長出雷書山鳥銜雲語園丁帶翠鋤南岡北嶺草枯却幾年餘

王氏雙節

玉折苦相仍形編合並栖淚枯雙井水心死萬年冰惡粉常芟竹妻花每避鐙霜眉白似縷闕盡幾衰興

花朝日白蘇齋看梅

一倍惜花時寒香滴酒卮幸依無事客且喜不蟠枝

近枕道幽夢安禪伴淨尼未知白蘇老酬唱幾番詩

昌平道中

柳條新婉孌麥隴漸柔豐閃日雲光薄翻空旆影紅馬嘶不見鬣轂響但聞風恰爲青山去青山塵霧中

謝在杭鍾樊桐諸兄集郊外

百聽百迴新肝腸絕少塵未言先側耳每笑必傷神落翠沾行屐空罍臥醉人石潭清到底信手出纖鱗

送李湘洲使浙

咫尺山東道千艘與萬艫郵棲常下鶴驛飯一炊菰

閉日聽朝事降心祖佛從不言知向越面上有西湖

其二

別路紅橋上無情亦有歎青山遮道石流水拍雲波
北闕新知少西湖熟夢多向來題字處墨漬遍嵯峨

秋日集江進之王以明方子公王章甫小修飲

崇國寺分韻得邪字

露葉滴秋窓竹香入酒缸嬌青槐子破淺嫩菊丫雙
石火增茶韻松音出梵腔冥心真契理甕裏有蓮邪

過通州

白舫綠油扉多時夢亦稀浪中丹雉見郭裏水禽飛
古寺荒何代空楊裊十圍四年一帶水三度斷腸歸（時亾女附舟南歸先爲亾侄及侄女）

寒溪道中

空巖着古花石路水紋斜瘦野多耘棗系門屢餉茶
逢人皆說旱上馬但愁沙匝地誅求盡孤雲也失家

叢臺

夢繞陌花熏殘宮沒野耘秋空吼鳳吠陰谷女龍雲
古水空沉照飛蛾尚化裙苔封埋下碣斑剝有遺文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

脫屐入春叢拾芳撈翠籠一畚洗竹雨幾陣報花風
新老知茶忌鬚長論藥功疎黃穠碧裏一樹石榴紅

其二

爲藥常燒竹貪僧每貯糧觀心三點字疊膝一繩牀
譜不增新樣和香覓舊方黃柑栽未幾已得五拳長

風柳

夏后傾城喜羊家道體腰蝶魂拋冷絮鶯夢惱娟條
幾日青門道當時紅版橋閑思與閑恨種種逐烟銷

和王以明山居韻

蠟屐先春試新詩倍日吟爲花常駐馬有字即題襟
竹老雲辭去廊空月到涼將何伴幽冷水響與柯音

其二

自候烹茶火閑開看竹窓方情四五架花事雨三椿
古木又題作鄰翁也好龐居空繫詩否無起亦無降

其三

小石含山意柔風寫市情卷終香字損禪起夜繩輕
第水乘新品注花帶別名晴沙看鴨母引得小雛行

其四

飽食長腰米高撐過頂枝閒尋施藥地細割須花辦

霧眼添燈暈雲瓢挂瘦師山齋通夜雨腸斷子瞻詩

其五

細鳥藏窓葉幽花綴靜枝孤心生翠管冶習露春詩

爲髮添塵冒因寒罷講期貪嗔直可去何事併除癡

其六

潔得如霜室層層畫岳圖僧貽少室襪船買嶺南盂

徑僻花爭發林深鳥盡趨越時先貯釀莫遣渴來沽

其七

橃邦閒生事孤清亦可風半痕雖樹月一影沒池鴻

種菊防沙蝕加綿濾水蟲近鄰多麥隴青亂好柔豐

其八

幾日窮雕鏤豁然一遇之皆如風與水相識忽成漪

夢清其入肺吟定疑有敲好挾飛仙去深山作稚逆

晦溟館月中泛舟

烟樹濕芙花殘缸細隱紅池容通四水柳散一城風

僧靜能消月庭方好貯空幽窓漁梵令童子印香終

瀟湘舟中別共禪人

山深影獨搦滿月似冰涼石入分泉鉢苔生濾藥囊

樹頭懸笠子經背寫花方若過湘君去琅玕栽許長

岳陽舟中同諸上人語

穗子碧絲繩宦程亦伴僧每聞靜者語似飲熱時水

隙月衝簾幌高雲謝繳繒七番經過地話盡一窓燈

漢陽逢丘長孺

不是頻遊地如何亦遇君相看惟惜夜所問不離雲

白袷增官皺黃蕉織水紋冶心今較可敢笈委細裙

其二　時長孺將赴武場

解躍穿花纏學披細葉衣詩於七字長面較別時肥

怒石當江立腥鳶跕水飛他時浦社飲倍感友朋稀

舟中逢周行可

君是滕元發長舠破浪來入群瞻嶽嶽顧水影鬆鬆

黃石曾窺異獨林每亂才通疾書地取筠管亦何哉

登平山閣同江浦諸友論文

石路突寒松柔嵐發遠封白波千里船青發六朝鐘

雲老蛟遷窟窓晴雨洗峰文心驗烟水吞吐幾重重

將抵家園作

都說還家樂今來無此情稍稍親宿累漸漸入愁城嶽月隨歸夢蘆風作苦聲令人亂鬢髮遮我學無生

其二

況是風吹旐那能石作肝一門氷水淨千里路人寒痛絕椿堂雪孤他熊膽丸郭西原上草曾是繐歸看

冬盡

怕見曆頭殘窮年逼小寒見人黑髮去自檢白髭看好句逢僧得新懷語客難雲山與烟水夢着也成歎

除夕觀諸公飲

剪却殘宵穗消觀未了棋角杯窮酒事分帖記花時白髮蕭螺子青溪訪釣絲買櫻新作釜江海任吾之

雪霽看月和度門韻時將發玉泉

一片牙光地商宮壘不成近窗花淡泊就枕夢孤清弔古前朝淚晚幽後夜行刻期峰頂上踏雪共題名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

又見一廻圓長江淨可憐稍談朝野事遞語盛衰緣萬井濃華歇孤燈沙雪前瓶傾不楚楚似欲踯詁翻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夜深蠟燄殘月色淨諸巒近水臨窗語和烟帶樹看貌兼杉影瘦思入井氷寒辦得一番多參禪也不難

荊門道中

山勢錯隆隆斜曦苦稼同石人登迅坂叱馬作聾蟲瘵驛崩橋石閒花遠塢風私營與公事了不到心中

其二

十度麥城道三分漢壽侯蠻鄉秋土瘦鬼俗見鴉愁烈蹟窮諸夏青山讓北丘兒尼稱女子韋血可能休

峴山道中聞頌汪使君德政詩以紀之

閒坐說循良青槐古影凉橫身遮數郡一笑釋權璫通國嫌稱戶生男必字陽小儒無大計束手歎非常

入瑣臺觀

澗路曲盤盤聞香又隔灘巖欹天古拙石瘦月高寒廢共雲封事曾聞鳥紀官人間三萬日洞裏不相干

其二

一帕覆長眉深衣大帶垂無通名姓地有鴛鴣鷥時為客京烏藥教人悟白髭聲名與榮利膏火露花兒

智者洞

其下有龍淵潛通印度天雲臍螺子地霧頂湖王年
就石爲君枕迷津指我舟向來神怪事勿爲小儒傳

龍灣市

閒坐說渚宮高臺集古楓萬家寒鑑上一國水輪中
遊蛉秋懷月歸蛟夜戰風楚天波捲去魚鳥盡依空

生女

聞啼知得雌一笑慰衰羸龜筴頻占鳳家人屢夢絲
瓶花香夢變窓竹粉離離從此添嬌婉因名向景兒

元日書懷

只合住烟雲全家鷗鷺羣軟黃將柳信滑碧上溪紋
花栩因窓作葑田帶水耘湖塘三十頃自着藕根分

其二

商略正月事更番作野遊三竺四冠者西嶺北江頭
水巷連祠竹沙村帶石洲官私與禪誹一味勸心休

偶成

閒坐閱年光青陽倍倍長漸陞貧等級乍入老班行
僧說觀空法道言續命方酒人頻啓事麴蘗供心王

月下偶成

冗懶遂成性人皆笑此翁坐依藤架月行傍藕塘風
萬事溪聲外一生雲影中自從甘曲枕不復夢三公

夏五雨不止

宴坐烏皮几昏昏似苦禪夜燒防水吏街鼓送神船
野客團茶社山僧訪芋田尊罍那得滿旋典葛衣錢

賦得風雨亦來過

縮綠高齋柳窮陰到亦多雲齊千畝稻雪捲四時波
竹裏鑪烟出花間艇子過醉來即高枕夢境也清和

早秋曉行入寺

溪深菱芡香花落讀經林露葉千疇拭風梢一院凉
白頭鷺目子玄飲烏梅湯轉入村林去瓶罍只自將

秋夜獨坐看月

淨綠雲千樹玲瓏月一池就花來樹石宿羽忽垂枝
懶與烟霞稱閒于水竹宜山中招靜侶幾客似鷗鷺

柳浪雜詠

假寐日高春青山落枕中水含蒼蘚色窓滿碧疇風
適性管花石書方去烏蟲酒人多道侶醉裏也談空

其二

蕉衫烏角巾半衲半村民蒔藥常占日澆花無刻辰淵毛分淨侶濮水貸西鄰卒歲學爲稼樊須也小人

其三

得得尋花去衝烟過柳居見僧詢母字爲客檢方書幽夢通巢鶴閒心繫沼魚浮塵無可競競得也空虛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閣

掃却層雲去無塵可翳空鑿窗臨水上引月到亭中入座鷗兒氣吹衣荇葉風開尊牛白首寧不借腊紅

闈後雨中時親朋多自塲中歸

自起約青床爐烟細細長稍呼鶯酒客新試焙茶方夜雨花棚綻朝盤豆角香親朋遞來往閒與校頭塲

兩弟自文戰歸

離却至公堂飛舠出漢陽新衣荷碧色遠甕蟹黃香殘牘頻頻出文章字字商家傳弧矢訣箇箇解穿楊

和散木韻

閒適也相宜楸枰敵暮棋晚花殘蓓蕾古榻亂裝池雲脚纔收雨秋容漸上詩家家貯新釀等取菊開時

其一

君臨馮敬通休心壯歲中治生菱浦月送老石門風身笑横波日閒憐戴展重禪鋒示妻子輸我作龐公

其三

只合臥雲休閒驢放腳遊愁來鷗失渚夢裡鹿尋丘碧水青煙市紅柑白果秋斗潮新月裏蕩箇小漁舟

其四

老無出處累也欲趁些忙月課修花戶日攜看麓牀曉風綿子落村院尼松香遍郭聽新釀營孟待夕陽

其五

閒隨馬少游鄉里度春秋洗藥松根下分花水市頭請雲遮谷口與俗割鴻溝一味鷗鷺去長年百不憂

其六

落葉敲秋磯殘霞雨洗肌彈花蟀虎匿掠竹水鷹飛白足遺櫻顧青娥送道衣庖童兒鱠去萊買紫薑歸

其七

遍識今朝士無如隱者親酒澆種樹客圖寫姓龐人鷄鴨司茶具獼猴盜角巾贈君柳浪水堪浣胃中塵

其八
空潭獨影誰箇是姸相知勿笑鵰心侈閑憐鵲巢危
眼光常照淥面貌日浮危一往自由去還愁鶴不隨

再和散木韻
平生四不宜擔糞與圍棋強捉山公伴生塡逸少池
窗前微點石花底小栽詩稍欲裝風景休推臨老時

其二
藤紙書一通裴詩王集中時淸傳雅語格婉變騷風
麗體收花露方言辨鳥蟲綠窗閒時取一一示諸公

其三
頹毛老去休擬伴赤松遊盡室營新麓全身覓古丘
雲巒開品藻花月小陽秋欲作天台訊東陽有便舟

其四
山居饒水石消得一生忙夜雨沈丹竈秋花蔽井牀
古苔頹樹瘦乾牘老魚香夢裡匡山路斜帆指漢陽

其五
稼圃也優游山莊又一秋迎風收栗子過雨剪花頭
自洗蒙苔石聊通滯葉溝閒中與本艸彌念與忘憂

其六
夜雨水平磯朝暾樹樹啼籠中珍鳥語天外拙鳩飛
古杖藤花笠垂絲板摺衣形容堪画取画作虎溪歸

其七
幽居長在定直與簡編親東魯先夫子西方古聖人
侍兒泉洗硯座客鳥啣巾幾日僧寮去山房一半塵

其八
酒正令彈誰醉鄉甲令知睡魔橫五嶺愁伯放三危
詞客花盈斗錢奴醋滿巵淸譚都撥去只許雅歌隨

九月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仍用散木韻
瀟散與秋宜枇杷樹下棋衣紋粘草地人影散花池
石室僧流梵霞江鳥譜詩茶臺聊戲馬預取茱萸時

其二
苾徑許誰通香搽紫翠中窗鄣半嶺月院鎖一池風
謎藥收花片闈題得草蟲玄言三五反小欲困支公

其三
折柬召僧休儒禪結伴遊漆心遮戒律觴政黜軻丘

壁冷嗁蟲幕雲盤怒隼秋小童閒理棋歌板上漁舟

其四

蹐節一生慣秋來有底惱妻兒瀾薪社貲客守糟牀
西肆驢蹄熟東隣蠏甲香山中無姓字呼我作高陽

其五

白馬紫韁游溪光湛碧秋蛾眉司酒監大鼻領曹頭
補黑蓊花雪杯香芳槳溝山房閒料理菊晚是吾憂

其六

閒尋古釣磯樹影與波䨖乾鵲一生青焦鷯半欹飛

奴醬臥酒具客醉喚僧衣又趁蘆花去長歌緩棹歸

其七

偶然深樹裏乍得野鷗親曼棘長閒路松風聒靜人
橋邊紅果子花底碧紗巾怕掠青苔去空階不掃塵

其八

獨樹抑鑼誰幽人覓故知斜聲溪女笑丫路板橋危
山戶蟲封蠟花鄉果薦卮白公君記取是處有僧遊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報志喜仍用敝水韻殘前約也

高科既取宜先着是畢棋渾羅新龍子天遲舊鳳池
恩門依舊戀秋卷早朝詩一點射宮月開尊憶昔時

其二時王丁諸友散落故末語云云

東華曉氣通南省謝班中絕景霜蹄道垂天老翮風
酒澆退筆塚花煖蛀書蟲更念同門友藍衫侍主公

其三

磊塊破除休幾年畬向遊全家呼季子舉國號糟丘
帝里雲霞爛故山松桂秋名成不受爵同上五湖舟

其四

讀書依苑侶靜裡幾番忙白骨通文字青蒲作講牀
月花根幹老天女鬘鬚香偶見題名處挑燈感滑腸

先侍御舅鄉書亦中第三

其五

四海論交游文場二十秋卷中生紫陝鏡裏換霜頭
古寺隣宮月寒宗響御溝高堂微啓齒銷却幾年憂

其六

辭却舊花磯紅塵踏曉暉蠶心千葉老蝶翅九衢飛
愛紐纓高士濃竿餌布衣賢比得弟月走馬看山歸

其七

慷慨歌燕市依然屠狗親遠山隨酒媼胡粉抹天人

興服花紋袴高風墊角巾緋桃一夜雨浣却素衣塵

其八

百畝青山誰瓠藤卽舊知刪雲投遠贖倦羽避高危

重疊花前板朋從几上巵滿扳三五稔季也擲冠隨

舟行黃金口同散木王回飲

鄉落也陶然籬花古岸邊用翁搧風坐溪女帶竿眠

小港蘆棚戶低倉米稅船河刀與生酒典劇不論錢

又九日偕諸叔及諸李毘散木陳正夫王回登

高孟溪劇飲

笑謔署甲尊飛籌迭盞盆一灣茶棗市合族木雲村

小管吹蘆葉迴囂臥柳根未須量斗石强飲倍齊髡

和散木登高之作

落日度微岑紅霞帶碧林漁簑風卷目客哨晚傳金

波瞥勞魚尾雲挑古鶴心醉歸如夢裡獻馬路昏沉

村居雜題

古柳半心枯樓臺瀉碧湖山花權作佾溪烏乍名奴

隣叟詢難字田家掛曆圖老松饒韵格屋底近千株

其二　余族自丙戌以來大魁者一人通籍者一人鄉書者三人入鄉校者幾四十人村中業儒尤多鄉書亦三人

稍似朱衣巷兒童問禮詩一村垂大帶十里望丹旗

小榜依螢市枯楊臥水祠樹皮如薜石老蘚寄生枝

散木和前詩仍用韻答

小雨潤苔枯魚又集曉湖著書要惠子作帖與官奴

夜語天台約秋山瀑布圖霜花看漸老著意養寒株

其二

山居無可好只是好吟詩砌葉因蟲戶鑪花戳茗旗

魚商塡小市瓠粉聚空祠偶到騎羊路紅柑綴滿枝

再和散木韻

空堦銃艸枯山影落澄湖花下春雲母霜中課橘奴

移家求水石捨宅事浮圖一笑掀髯去孤峯絕頂株

其二

白石青煙夢空花水月詩禪鋒摧老敵糟壘豎高旗

雲濕蒼筤嶺江寒杜若祠梛梅多手植忽已見孫枝

集沈青平齋限韻

霜月寒衙兎松風夜入爐罷歌飛楚雪方語雜吳都
閤裡藏幽鳥花間命女雛一窻雲氣冷白水對淸酤

其二

角杯擲子釀洗木博山爐酒至中三令詩成償五都
茶花披冷艶筍竹放冬雛痛飲何妨夜西隣有濁酤

齋中閒夜小集

久話綠觥殘重帷犯月寒尋常杯酒事動作歲年看
石眼穿花瓣霜巖碎馬肝靜思宵火壁一倍使心安

其二

去夫北山殘寒灰未定寒暄亂花鋪燭只作水雲看
空月舒顏面閒窻話肺肝新居斯料理最喜竹平安

歲暮書懷得風字

拍板付靑童衰顏一笑紅斜波氷閃日虛屋擲簾風
樹影溪紋路鷗心鶴貌翁頻毛雪種種只合老牆東

其二

衰至學無功家鄉是醉中更無催老曆只有解酲風
日日添髭白連連與頬紅騰騰一[illegible]去直欲傲天公

次峰字韻

平常心遠處即是最高峰小闢[illegible]三畝橫開室幾重
花枝宜古瘦酒味去甘濃莫道追隨厭讀書老亦慵

其二　時小修北書至

近沼添回道當窻作小峰靑來燕雪滿夢去越山重
谷水烹茶冽螺烟滲紙濃經冬人事減多半爲花慵

小竹林蠟梅盛開兼贈主人

頓覺水沉麄幽香襲一湖瘦枝梅韻格鮮蕊荘肌膚
月下高眞夢煙中靜女圖主人無俗累花性也淸孤

和僧韻因贈

山僧能險語酷似李才江坐久衣枯石人歸雪滿窻
看雲開竹戶會境寫花幢手把荊藤去孤淸鶴一雙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聽歌時一衲在側

小艶催花發長眉帶柳來醉憐廻雪舞老怕失年杯
笑靨生春暈禪心試冷灰一樽一板去村舍幾題梅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練水拍千橋流連蕣復朝都將花歲月收入酒科條
溪閣千瑒咲風柯十里腰玲瓏[illegible]莫止面上怕紅消

清明

弱女紫絲管藤花刺路傍柳絮風絮亂波淺水芽香
老學耕田法貧添省事方頭茶與鮮筍刻日待新嘗

石馬莊夜集得斟字

苦瘦角詩容題函十尺村夜沉歌板怯窻冷印香慵
醁瀉杯光灔燈分字影重若非文戰苦何以約談鋒

竹林限四韻

百回經眼地倍倍惜高寒遊屋香成淵摩天碧洗瀾
花頭豐似頻枝底囀如九縱是鬪名客頻遊也桂冠

其二

百畝亭亭綠風稍作意寒只如無市井長似有波瀾
適性琴三疊尊生藥一丸蒼髯白麈尾都學晉衣冠

竹林爲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中凡三易主矣
余頻年與作故後半以自放仍用前韻

閱人如郵舍旁觀意也寒年年山易姓事事水催瀾
兒作勞生計都無駐景丸東移復西改似沐猴而冠

偶成

去去白雲窗空江理釣竿竹方曾受削樗老不堪繩
静借鶼巢雀閒觀撲紙蠅梓邊聊易米裂却舊哭僧

湖上碧暉樓落成

聊作棲身地遂成隱者家三面修閣子四度看荷花
碎影方塘月蒼烟活水茶稚川徒自累白首戀丹砂

暑中舟行入村舍借冷雲及明教居士

深林栗實紅沙鳥立陰中蘋野雲燒日平川雨洗風
酒香知社近村靜識年豐漸看河橋上提攜有醉翁

其二

抛却舊衫紅披蓑向北中徵雲縹碧水深樹綠洗風
官稅租能給山貲了不豐撲頭隨衲子猶可作龐翁

初入村居

剖愛聊茭竹雞荒暫作橋雲嵐披舊址花鳥歷前朝
澗伏多年雪山深太古條南華志怪者不達小逍遥

其二

一派松蘿路聊通曲木橋山空狐女嘯樹古鳥王朝
花入玲瓏樹溪分婉孌條不知鴻近遠只覺去人遥

七月六日

瞥眼花成實驚心鳥作橋娑娑巫覡笑齋沐老僧朝
燕月疏烟竹回風苑水條餘生施靜嶠轉覺世途遥

原缺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武林 張爀如 閱

五言律詩

秋夜宿德山坑明（前此看月江上 雲有菩[illegible]）

江月峰頭月清光孰最多稍能埤瀲灧終是讓嵯峨深谷高巖在蒼顏白髮何古來師善卷未必解塵羅

龍君超邀余過新罨山莊莊在翠微中甚幽僻

掃石移尊去披雲曳杖行岡巒頻轉換郛郭偶生成

溪盡田家出山迴反路平遠峰稠疊起蒼翠襆軒楹

其二

開卽攀蘿上倦來枕石眠田廬陰翠壁鷄犬入層烟竹院通茶戶山鄉近水廛主人心但了勝作苦形仙

其三

買足青山地幽圍構屋居暮烟悲竹嶺秋水菊花渠煉石爲方藥磨嵐寫道書丹砂如就得拔去卽仙廬

其四

閑卻層崖道人間了不知漁樵分氏族花果認干支滴露新梧子黏雲老檜枝龍髯曾北去[illegible]也與歸

德山遍入諸巖登

總被閒驅使登臨也不閒霞光紅漲壁水氣綠浮山遍入雲岐路熟觀石面顏似曾經眼過想像不知還

夜入桃源縣月中

深村杞菊香壁影拂船涼夜月和烟市全山全水鄉高雲排鶴路怒沫響魚梁若箇垂綸客溪頭舊姓黃

望涤蘿山有懷江涤蘿

好在青谿曲巖花石乳新空聞流水引不見涤蘿人

明月層層岫烏紗面面塵十年求道侶能不憶仙鄰

題桃源縣

閑處雲常至僮來鳥亦隨仙人成邑里煙水作城池山有容空地溪無不怒時偶然嵐翠起一縣綠離離

入桃花源

溪雨濯雲根花林水氣溫睡鷺常守月仙犬欲遮門綠壁紅霞宅丹砂石髓村人中幾甲子洞裏一黃昏

其二

白頭丫髻子花裏去如仙鳥乔雲霞柵人耕芝术田

庚年看紅藥生死在苍烟認着鑪香去瞿曇大尚然

其三

花户當雲闢驛門臨水開何年騎馬客踌躇採芝山
古井沉烟霧空潭洗面顔丘陵一變海一度到人間

其四

洞外一長揖人仙從此分看君如水影要我似谿雲
花氣薰崖户霞光繞茜裙往來江海上鸞鶴與相聞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中諸兄弟登高

二聖寺用扇頭韻

昔去逢秋至今來送九歸菊殘將入枕綿老漸裝衣
定起書黄葉杯闌語翠微禪翁兼醉侶一種不相違

其二

竹裏將雲去窗間看鳥歸酒香法淨具花氣着僧衣
老圃推先達星壇禮少微塵勞君莫問問着與心違

服卿訪余柳浪不過俟我沙頭既歸服卿再至

遂用韻贈之

千里勞君至三秋俟我歸柳殘多葉字蓮解一池衣
適路臨杯見新思入路微雲山心總在未與宿根違

唐堯胤自貴竹過訪用君御韻奉贈

夾馬向東馳青袍帔許時袖中三尺雪夢裡一竿絲
泥酒呼鸚鵡披詩想荔枝武夷君再至爲我道相思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

滚滚飛塵路蹄輪相伴居濁杯洗瘴月顛艸雜蠻書
弔古悲無忌憂時託子虚蕉衫凉似水騎馬欲焉如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堯胤王以明劉繩之王

連玉及方平無煩兩弟夜集齋頭得成字

竹外聞風雨瀟瀟又滿城杯行蘭炷落話盡酒爐鳴

奉石欲窺瘦寒花借老成喜逢嚴錄事三五个申明

、燈下觀菊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清媚如無敵披麗寔可憐易方唯月裡難寫是風前
才子影背好傾城背亦妍趙昌真粉本一洗黛螺烟

其二

一片離花譜吳綃墨未成何人工點染添我作淵明
月浪沉沉路風香淡淡情騷魂多念汝夢裏屈先生

其三

只與屏齊艶全憑幻寫真光光能取影葉葉解分身

蕭月思前世松風夢故人黃筌信好手沒骨有精神

其四

淡月找找碎微風剪剪疎折從欒大手寄與化人居
藻葉菱文浪雲官鳥紀書烟光與綠水一種繪空虛

其五

舞影將流地顏香乍可聞玲瓏千朶月碎瓚一窠雲
押以無絃韻吟成沒字文長特嗔罔兩或恐近夫君

其六

山中與領略得意是蕭疎卞緒作人後一簾溫語初

墻頭生蟲意蛇閩悟頓昔雞即成三昧超超定起余

其七

靜語一堂熏兒航屢付君篷窪押水影遊戲寫風紋
倩女歸時魂巫山嫁後雲勇根如藏却亦可嗅清芬

其八

變體初從墨名家但姓黃空花新女弟烏有舊兒郎
函作仙人謎和成羽客方浮生虛妄等一倍感歡場

五弟清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同鄒伯學王閣
然王連玉劉繩之方平弟觴其上得清字

隱几牙籤橫蠹魚漸次成花枝合苑影騷雅一樓聲
租薄盤飧瘦人閒笑韻清雞東香未歇展限與淵明

過五弟天花館同郝公琰王尚文小酌

艸艸命注罇秋花瘦滿盆題詩紅柏葉坐語綠槐根
僧懶進鳴磬鴉昏不過村開簾見樹影月在槿籬門

月下坐小閣

雛女笑孳啞疎簾秀秀斜酒流清苦月詩懈寂寥花
影落細風鳶光分坐樹鴉侍兒供茗碗幽事在山家

秋夜痛飲李十舍家和公琰韻

冠珥墮紛紜清言了不聞鑪焦鳴惡雨杯沓卷春雲
醉眼常疑柱顛書亂掃裙主人苛酒政起立誦彈文

郝公琰邀過禪堂訪諸高衲

白祓與烏藤相邀訪定僧君言未合齒吾屐已先登
但省乾無事何憂百不能如臨幽澗水雖小却清澄

其二

幽院月清和墻苔與徑涉到來閒星少始覺頂毛多
病亦强人健愁猶勝客歌且休談出世人世又如何

時寒灰
梅齋

過法華練若

疲栢多連架寒花半入瓶山僧輪指語幽客倚爐聽
苔壁三年墨蔬園十畝青茶烟細細起竟日鑠柴扃

夜話清梵閣限韻

蕭騷葉滿窗楓落訴吳江坐久枯蘭燼言深倒酒缸
寒泉鳴廢圃隣月影高幢碧楯方塘曲昂藏老鶴雙

看諸友奕

竹影風軒外楸枰石子聲暫憑閒調度消却苦經營
烏幘連花墮紅雲潑面生旁觀亦自喜賴是學無成

其二

窗下歛襟坐無人不看來時聞飛似雨忽有笑如雷
得意天山撓沈思槁木灰經營定何許九地九天圍

風林織月落

琵琶殘規吐泠泠小籟吹偶然低遠碧恰好透疎枝
罥蔘勾蘿去籠烟壓露垂歸樵與去艇處處杜陵詩

其二

輪淺虛籠樹弓斜乍避鸞一痕光淺黛萬井氣森寒
耻作粧奩喻聊爲烟水看江湖多釣侶時與棹無竿

其三

碎影平侵檻寒梢半欲輪裴回來隱舍布景與詞人
只在風篁曲長依水石隣東郊西浦上不信有飛塵

其四

簾卷烟條重窗分翠疊澄詩耍林處士圖請趙吳興
活景通千壑開觀倚一藤匡床誰對語合有韻高僧

畵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親而近俗工意者遠而
近雅作詩亦然余此詩從似而入意者也何遜之
題梅也似而意者也子美之幸不折來意而意者

也李羣玉之玉鱗寂寂可謂工似然亦不俗如林
處士之霜禽粉蝶俗矣至云疎影橫斜水邊籬落
可謂意中之似若李錦瑟輩直謎而已如雪詩則
云欲舞定隨曹植馬人日則云舜格有苗周稱流
火此可與工意者道哉謂之似亦未也唐人詠月
多矣如云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深沈古雅非
子美不能至云暫將弓并曲番與扇俱圓此惡道
語也似而俗者也

夜話春草堂限韻

刻日春杯釀消時鈞管纖問風傳巷語備體維香奩
山水堆脣角烟雲上指尖世緣如敘子遇着偶然拈
其二
螺子春生黯蛾眉老避纖祇宜供剪尺不可更粧奩
時纈抽絲嫩新花出樣尖隴西見弓矢一見一回拈
其三
陶令情非昔廣平賦偶纖鸞臺朝洗硯春艸夜收奩
俗錮猶思獵村眉也效尖白髮伴乇額瀾上亦時拈
喜蘇潜夫至柳浪座上限韻

入門簷鳥亂紅葉照青衫童子初池笈花蕊乍解銜
甕頭傾瀲灔卷裡出巉巖屢聘登音至秋來信幾緘
其二
側帽花垂髻翻杯酒污衫騷壇爲佐領麯部是兼銜
話久風掀席思奇笋出巖半宵酬和語題滿一封緘
其三
小夾呼藤杖微喧去皂衫花頭當檻落鳥影入杯銜
對日浮三爵他時老亦巖暫來猶有禁佛語口須緘
集方平弟綠蔭堂古槐下即事限韻

率爾生幽意非關對水山苔枝垂酒盞虫葉墮烟
只此雙眉黛舒開一座顏婆娑醉老叟項領曲如彎
小修久住沙市蘇潜夫遲之十餘日矣雨中集
劉繩之高齋小修忽至賦得十灰
百里三朋約無朝不聘來未曾離口齒忽已到池臺
酒病花銷去詩心竹引開貧當舊老圃芟草去塵灰
賦得裙拖六幅瀟湘水
細簡勻勻疊長墻靡靡瀾風圍千皺亂花迸一拖寒
洛水羅呈出謝家練比看兩般俱死水爭解舞驚鸞

賦得歡場害馬
惡態頻來見清談事每差杯徵合務客庭老晒禪花
遇月長扃戶登山屢憶家每當歡飲夕三五散如鴉
乍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淺屋低簷下春花滴小槽著闌思霜足話久覓裁袍
竹語調刀切雲啼猶狖高等閒歷寒暑頭裹換斑毛
丈石居小集送蘇潜夫得風字
底事心難盡窮宵說未終半槽平口水一葉打霜風
寒月衝煤焰枯株照粉紅別來元白語多分在詩筒

代

隨例東門柳那堪折贈行早知雲易散何忍夢難成小玉終無匹汪倫只有情別來林處士賣鶴買新聲

送郝公琰南下

雪子落紛紛鳴濤遠送君夢回牛渚月書達敬亭雲俗薄休懷刺交浮莫定文王充如有論應使蔡邕聞

外甥毛雲花燭詩

玉立映澄壺兒郎洵美都香含新荳蔻花引嫩鵷雛案小頻過額烟輕欲散鱸蓴門素業好付與外甥盧

夜起同廖道人拉王生門索酒酒行而雷電大作衆皆辟易余與益豪至子夜乃休

夜暖不成寐披衣聊起行一街絲雨暗半隙幌燈明壁上烟黃字甕頭點滴聲乾蓮與烘筍倍覺有心情

其二

天意蒼茫惡奔雷駕雨風書翻入甕內兒走匿床中拍案山公叫霑屢兒盞空歸途那用燭電火照人紅

曾長石詩來約以寒食見過用韻答之

湖上腰如許那能不繫人到門青李帖屆指永和辰

筍簇抽芽嫩旗槍戰火新雲山無處少只少自由身

苦雨

且莫問提壺春風一半孤萋雲啼滑滑曉樹語呱呱夢繞飛花社思牽綠柳湖無方可醉得濁酒坐灰鑪

曾退如太史返棹江干雨甚宿楊上舍家令門僧持卷來觀夜坐有懷敬題其末

蘭舫坐銷紅長吟短噫中潑天車軸雨撼地石郵風夢去雲連峽詩來翠掃空習家池上酒何事外山公

其二

山鬼莫吹燈羈心感少陵話中江渺渺卷裏岫曾曾嵐重千畦衲雲開九節藤聯床今夜雨空對嶺南能

泛舟便河

一棹碧蒼茫蕉衫碎影涼風音和鳥語水色與天光岸老蒲根出沙平荻筍香蹄涔何滾滾對面即滄浪

其二

禪板佐尊罍青溪曲曲廻魚開知浪靜鳥喜覺風來漠漠新雲樹荒荒舊沼臺一番見高塚一度使眉開

送蘇潛夫北上

去去日華東晴霞似火紅好辭杯底月莫畏馬頭風
謝客休眈展張融且豎銅緋袍白手板勉矣偶場中

遊草臺寺和小修韻

飛塵冷冷消人語隔烟遥雨洗青畦道風薰白芷茵
竹深存磨碣僧老話前朝覇業荒殘盡虛名只細腰

其二

碧水蠲忙去紅葩引咲開兎葵傷故國狐粉嘯空臺
古屋晴生菌深房晝鏁苔松聲與梵響一洗大夫哀

其三

雲捲三分地塵飛六國王自然歸滅劫不必問巫陽
古叠荒遺構澄波照冷篁廿年雙屐指頭白話兒郎

其四

碧渚新琅玕入門碎影寒幺絃將水聽青黛作烟看
且樂時花艷休悲故壠殘南威他自美與爾豈相干

夏日同龍君超傳中訛蕭季星龔散木彭長卿
偕嶠之小修王小白泛舟便河得橋字

好作烟林譜微雲帶水條平平鋪碎浪遠遠出紅橋
天圻雲鱗見江澄暑路消山光與粉黛一種是逍遥

又和龍君遊韻

白板赤欄橋石根繫小舠風傳初霽信雨應熟梅潮
柳客兼烟重槎枯帶蘚漂泗沿無定止只似野雲遨

劉元質宅宴得金字

遠水輕雲意孤桐野鶴心消磨歸酒政游戲入花林
趙姊雙名燕盧郎一字琛麗公見亦悔湘水錯沉金

龍君超邀集章臺以看花臺爲韻

碧篠當烟出朱華帶渚看佳人畏咲語公子晉衣冠
始覺歡場盛爭言雅道難經時覓快友纔得許如蘭

其二

一笑爛雲霞青娥驅法華章臺新馬足洞口舊魚槎
秋水人人月春風面面花不同愁宋玉蕭瑟對東家

其三

天際颯輕雷濃陰潑地來叢中避粉黛樹底卧罇罍
數點將穿屋移時忽泛臺只疑舊歌舞化作雨雲回

病起新霽見月

病起初逢月雲開咲亦開雲隨殘闇去月逐好懷來
墜葉凝清露新香瀉綠醅冶心雖校淺仍是欲然灰

林蘭閣同王以明先生及尚文謝道人小集偶成

涼月下空疏蕭蕭靜者居休心花事斷忌藥酒船虛
竹外披烟鶴尊前帶子魚盤飱聊復爾商略古人書

醉歸示凡公響泉道人

不寐即狂歌遊花漏水多醉來尋白足定起喚青娥
梵唱嗔吳肉荷衣剪越羅亦知風景煞爭奈老顛何

當陽僧來邀游青溪紫蓋諸勝

十載青山約今番始赴期如雲投舊嶺似鳥念高枝

藍壓仙翁井苔深鬼谷祠單將一喝去抨取布袍師

其二

一潤珠翻處千山玉照時東衝西邏酒横版側厓詩
僧來扶雛至鶴驕帶子隨掌茶與谷水宿世也相知

登遨遊塚有感示凡公響泉道人

古塚新新道荒原漠漠楓荷衣薦帶鬼燕麥兎葵風
頹疊高陵變分趨逝水東莫言空不得何事不成空

將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促用韻答之

竈子語喃喃雪花打皂衫雲低天慘淡霜老石巉巖
惟鳥鳴枯葉空江立瘦杉青溪騎鶴叟聊且附書緘

送雪照還吳

洗鉢焚鈔去瞻雲倚棹歌離鄉吳語變入咏楚騷多
五老峰頭瀑三江雪後波壓衣櫻笠子袖手看嵯峨

又代作

四載椒林社精研只有君高談排嘿照獨往賤多聞
江面瓶心月山南嶺北雲逆風香自遠無路襲芳芬

暮鳥投林和張明教

霧卷復烟披嘈嘈話許時大都尋故侶莫是揀高枝

半嶺雲千態疎林月一規夜寒風裊裊歸夢在天池

其二

霞碧與山紅烟林繪譜中乍啼緣見月乍妥爲梢風
萬點鋪沙異千畦帶犢同莫愁三市苦猶勝在金籠

其三

渺渺辭沙螘嘹嘹帶遠空分行來樹裏送影入池中
小艇烟江月高樓晚箔風佳人天未許同此聽歸鴻

乙巳除夕

十畝負江田歸耕已七年杉松雲壓地雛女髮垂肩

貝葉翻將綻𦶟衣着屢穿貧鄉何可戀大抵爲林泉

春日同謝于楚周觀國小修李澄之王尚夫崔晦之劉繩之過智者堂訪度門法師

數里碧陰森高礮靜亦吟趣花來遠澗聽鳥入平林歷盡摧車坂稍存繞指柔浮塵都欲盡未欲垂壺心

諸衲見過

開門過來卑衲衣對酒糟衲中懷米帖花底讀離騷留卷鑪烟細窗寒石槃高貧家無可供泚水與豨毛

哭江進之

乙巳秋聞進之兄令于蜀余時伏枕慟幾絕嗟乎余與進之之交豈復在口舌間哉進之死世誰復有定中郎文者已矣猶記令吳之日與兄商證此道初猶不甚信弟謂兄曰果若今人所著萬口一聲兄何以區別其高下也且古人之詩歷千百年讀之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已若紅朽之粟何也進之躍然起曰是已後爲余敘敝篋遂述此意蓋實語也進之才俊逸爽朗務爲新切嘉隆以來所稱大家者未見其比但其中尚有矯枉之過爲薄俗所撿點者往時曾欲與進之言而竟未及是余之不忠也然余所病正與進之同證亦不意[illegible]之去若是速也慟哉郎君幸盡以諸稿屬我我當爲進之刪定藏諸名山以俟後世子雲也往弟有錦帆解脫諸集皆屬進之爲序甚獲我心然彼時詩不進而文亦散緩今弟刻瓶花瀟碧二集安能使兄快讀一過爲弟敘而傳也慟哉弟交遊偏海內而性命文章十居其九至如寒潭皎月透徹

底裏如吾進之者指不一二屈也進之有作兄能讀父書可以自慰知進之所未了者高堂白髮然曾孫滿前老伯無大苦也中懷作惡苦不得佳語欲躬致束芻循有邑[illegible]之役素車白馬未卜何日挽章十篇郎君爲我朗吟進之靈前或墓前亦可鬼未必即通爲讀數十回可也

石火作飄紅匆匆四閏中才名巴子國吏蹟館娃宮洗海澄天月催芳爛蕋風不留長把玩收拾與虛空

其二

奚有君遺蹟時時動我悲裹宇呼自也卷裏奚微之
骨似凝冰石心如靜水池太玄那得比蜀累有佳兒

其三

一笑凌雲去高寒自少塵騷魂皆楚鬼弔客盡秦人
作誄傾南國移書詘北辰斯文興喪盡何用死麒麟

其四

偏是佳人少鶺鴒日日鳴應劉皆早世晁賈竟虛生
雪凋寒當戶漁梁怒滿城憐才與惜寶天似未分明

其五

蜀魄悲鳴後巫猿叫嘯初峨嵋徒有黛巴水不成書
女鬼行雲侍仙鄰賣卜居浣花溪上叟情切舊鄉廬

其六

好手經爐冶匡時正老成文通才未盡元靜職猶輕
妖作長沙鵩帳空澧水螢花源留蹟處莎草背堦生

其七

節節來余夢溪雲湖柳邊浪仙神尚瘦米芾鬼猶顛
花國悉題品珠宮任纂編開時出諧史一笑謔諸天

其八

湘水濯魂清紛紛蘭芷生桃花仙路黯薜荔鬼衣輕
春去朝虞帝悲來過屈平沙蘿村口上夜引瞿童行

其九

作者心良苦悠悠忘世豈知近俳緣矯激取態任斜欹
江澗無澄浪林深有贅枝向人言似夢無計解愚癡

其十

薄俗好檢點因循媿少箴只疑如豆目未達似空心
琴敗孤音絕林荒破宅深期君一百載隻字雙南金

送周觀國還會稽兼寄陶周望兄弟

江流澎湃處一曲是官衙小邑城三里荒亭市幾家
斗湖曾載月浪柳也吹花躑躅真如繭能禁念若耶

其二

且莫聽啼魄烟嵐路亦昏山連內吏宅水到賀公門
曉月蘭橈市春風黛綠村箇年題壁處霜洗舊苔痕

曾雷二太史過柳浪用杜韻

雲嵐深幾曲五月氣猶寒月下兼花下林端更水端
愁來詩監押老至道遮闌識得藏身計塵勞也自安

其二

勸我早經營三山海上城亦如憐素女其那作方平
青鳥曾經約丹臺也注名竹枝江上雨難道是無情

黃平倩久無書有僧自蜀來傳其厭世余不信
數日後陶周望書來云聞平倩有疾且求消
息于余余謂小修曰必無他詩以志之

積雪峨嵋路三年渺去鴻帆江惟有淚巫峽祇聞風
驚絕西僧語愁深太史筒子瞻定不死吾已料天公

西來僧云平倩初病痺今已痊復志喜

西望嘉陵信迢迢半影鴻黃州元不死白傅已無風

小近臨邛黛新開郫酒筒僧言真實否吾欲讓龐公
後二事皆來僧語

夏日同龔散木能者崔晦之鄒伯學李子髯携
妓泛舟和尚橋

白舫形如鴿青娥姓是盧衣香泥翡翠扇影怯鵜鶘
石竹和人籟山花藝野爐遙看十里水一片芙蓉湖

其二

試說鴛鴦侶何如鷗鷺羣溪光揣翠黛竹影寫羅裙
五月魚鱗氣霞波雉尾文鶴飛衙樹起天半一聲聞

病起獨坐

荒艸綠如烟何秋不可憐病家無客至小犬亦高眠
開帙尋詩料添衣缺酒錢閉門讀莊子秋水馬蹄篇

病起偶題

對客心如怯窺銅只自憐負暄疏敗髮發篋理殘篇
名起儒冠悞病因濁酒痊浮生輸泡影何以樂青年

其二

獨坐真成悶孤砧急暮聲乾坤偏惡道世路幾狂生
騷雅原無命湖山賸有情一丘何不可身外即浮萍

其三

強欲親暾日無那怯曉風纏綿悲二豎坐起仗雙童
世路他如夢浮名我失弓一番三徑裏秋菊又成空

其四

不斷青雲夢難堪白髮情跳梁山鬼妬落莫酒人輕
色界身終苦無生學未成浮漚能幾許枉自覓枯榮

花朝即事

雨過庭花好開樽亦自幽不如今夕醉消得幾年愁
一朵新紅甲四筵半白頭久知行樂是老矣復何求

江漲

灔澦二冬雪瀟湘五月波疾流到地轉遠勢觸雲過
縣尉臨江祭巴人下水歌世平無孟珙父老恨如何

即事

俗態有如此誰云道不貧黃金貴賤士烏帽是非人
公叔絕交甚東方慢世真浮雲看物理浪迹混風塵

秋扇

濯濯齊紈素團團明月輝含羞王氏女失寵漢宮妃
出入心猶在炎涼態已非自甘藏篋笥不敢觸寒威

夏日泛舟

泛泛鴛鴦近深深雀鷇閒空潭不受暑野竹半捎雲
公子收行藥佳人曬舞裙垂楊亂荇藻日色冷紛紛

得李宏甫先生書

似此瑤華色何殊空谷音悲哉擊筑淚已矣唾壺心
跡豈焚書白病因老苦侵有文焉用隱無水若為沉

冬菊

衆芳無不改籬菊晚猶開護葉多編竹憐香自剪萊
驚心寒節破載酒故人來忽憶東籬叟狂歌試舉杯

江行

霞彩收晴色澄波媚夕暉饑鷹奔樹冷沙鴇觸人飛
鍪叟迎兒出鄉童負犬歸少年饒酒力何事怯寒威

登臺

登臺當此日潦倒盡餘驩古木何年有林花盡日寒
霞來鱗作市山晚氣成瀾去去滄江暝狂歌興未闌

除夕前八日

每恨年光駛東風又一時入門花自媚出谷鳥先知
宦去稽康懶情來育長癡無為愁暮景幽意在南枝

夜坐別彭子

寂歷嚴更漏淒其旅客情傾腸談近事屈指數遊程
寒氣衝筵入鄉心冐酒生經年事奔走名利一無成

社中

宿昔城南約蒼茫十載情交游悲喜盡文字揣摩成
古屋繁陰入空堦凍鳥行終年惟擱管辛苦是書生

小齋

情至覩無始愁來實奈何蠢行粘敗粉燕起觸簷羅
往事惟長嘯新知一放歌鷄雛雖餓死不與雀爭多

迎九

節物何堪問流光轉自衰世情憐首過秋色閉門來
才子新開社參軍舊有臺菊花才作蘂邀爾共啣杯

憶蟹

鄂州爲客處紫蟹最堪憐夲郡爭先買青樓不計錢
昔年桐乳下今日菊花前只尺晴川水無由見爾鮮

夏日同龍君超君善家伯修郊外小集

避郤紅塵子晴郊共舉杯踏雲穿寶閣立馬問金臺
古木無心長雜花不定開東南饒勝友喜與二郎來

宿村中

古木攢幽麓叢篁蔽小祠籃輿村犬吠羅服野人疑
稻熟家家釀山香處處詩田翁强解事款款具威儀

示社友

所至成三笑居然似七賢社開正始後詩數中興年
一代稱同軌千秋欣執鞭古來藏二酉不必大都傳

秋日同鄒伯學過崔晰之村庄

携得城中友聯鑣把臂來探鬮人踴躍問姓俗疑猜
鄰酒無因至霜花有限開一丘荒逕裡門戶蔽蒿萊

送周尚寶左遷海澄典史代作

翔虏終無賴餘波横及人淸猜驕䮖䮍平地蹶麒麟
去國寧辭謗投荒幸有身邊籌終及爾勿復歎沉淪

其二

幾度靑門柳榮枯送爾行廟謀何日定邊事使誰成
名以批鱗重恩因市虎輕知君心獨苦萬死亦關情

其三

十年聲稱甚一日去長安作賦元投楚爲文欲弔韓
雲開龍首出雨過鱷溪寒到處靑山好何憂行路難

九日江上小集

物色千林換江聲四面瀾脫冠酬勝節呼酒賀新寒
童子携方罫庖人進膾盤秋郊如醉裏瀟洒一凭欄

偶成

塵世無暇日孤館有餘情黃金鑄知已靑編列友生
事佛心難定學仙道不成去夫雙明下兄弟事擕排

郊行同龔散木能者鄒伯學

高柳藏山寺雜花綴水濱靑溪六七里白帢兩三人
鍾釜蚊虻過烟霞鹿豕隣箕踞亦是禮何必取冠巾

嘉魚李太清書齋

尚有青雲舊誰云白首新孤尊相對日萬死可憐身

縣衲鷺黃鳥開軒跳紫鱗名臣何必貴衰腐據要津

夏日鄒伯學園亭

兀坐無儔侶觀空絕想塵床頭高士傳花下上皇人

養鶴移茶竈憐魚輟釣綸蒙莊去已久斯意竟誰陳

夏日即事

一官因懶廢萬事得禪逃歲月談空老風塵拂袖高

貧交外而背薄俗厚皮毛不解和光指空齋坐鬱陶

其二

悶即攤書讀長年一腐儒開門殘雨過欹枕片雲孤

世事輸棊局人情轉轆轤浮生寧曳尾斷不悔江湖

夏日同龔能者崔晦之鄒伯學納凉李子髯齋中高柳下時子髯有小病

高柳着溪烟團團翠可憐空街搖白水疎月冷青錢

原憲貧非病維摩疾是禪居然城廓裏一種小林泉

偶題

得句題蕉葉裁冠貴箏皮宦情三不可禪理百無絶

野俏縈梔子晴聰語燕兒謝安何小艸相業佳能棊

寄沈介庵

不謂晴川閣同時失此人龍門吾有意魚服爾何神

封事鶯來艸除書怪積薪和光吾有語好得耐風塵

初秋

負俗將無傲閒居合有秋驕陽猶避鵲小雨亦呼鳩

中散交多絕司空官總休明知悲冉冉何苦不滄洲

秋閨

秋色透羅幃寒芳片片飛蛩吟生暗壁螢火度空機

閨月新流照簾霜換故衣征鴻與蕩子同去不同歸

漫興

少年多浪跡老大合幽棲事業甲牛口生涯尚馬蹄

避人嘲自解隱几物難齊遁慈山中友秋來好杖藜

其二

獨往吾何有狂癡世所憐一身書蠹後萬事酒杯前

禮樂從先進交游附少年昨來盐自喜信口野狐禪

江崩及城

城郭荒如許遷來得幾時江通夔子國湖打武侯祠

原缺第二十九、三十葉

托鉢施仙飯支床面佛燈一身猶不用何處有三乘

出郭

稻熟村村酒魚肥處處家輕刀粘水去獨鳥會風斜落日流紅浪長江徙白沙山僧迎客喜顛倒着袈裟

江上

白霧迷荒楚青流帶遠空沙平晴獻雪樹老夜屯風曠野眠饑兕孤洲落晚鴻布帆如屋裏何處有城中

郊外小集

頗有滄洲意聊行濁酒杯白波吹日上粉堞映江開米穀舟中市人烟水面來息機吾已久鷗鳥莫相猜

其二

浪跡真無賴狂心今若何一樽聊對酒萬事且狂歌稚子矜黃葉漁人語白波蘆花青裊裊秋意滿溪簑

三弟回志喜

送汝才三月那知西復東客中何地返橐裡幾時空世事窮來見文章病後工浮湘而涉海司馬之遺風

其二

突兀英雄氣飄零病苦身黃金憎賦客青眼謝時人

拔劍投珠恨呼牛應馬真無錢覓知己到底白頭新

其三

萬里將孤舫長江與太湖山川幾盡越文字恥為吳見我故人否識君高義無士安交不薄珍重序三都

其四

東去人人叩西來事事疑苦心真學者出世好男兒消息靳州得機緣老宿知何人皮相士道爾定狂癡

花朝日呈伯修

爐氣薰高閣歌聲繞細廚桂尊清日滿坐客美而都

其唱三婦艷同開百子圖主人將夜飲傍晚禁啼烏

其二

宛轉花如結差池燕似知佳人炊壽餅童子按新辭珠履散還聚蘭膏盡復炊青軒紅麗蕊第一好天時

京師夜坐

兀坐醒醒悶讀書字字難竹枯知風餒餅澀驗天寒事往心方省窮來交漸寬微官猶在我羸馬日長安

北行道中示弟

惜別無多日驅馳看逼年客愁繁似雨官路遠如[illegible]

寒嶺酸車轂嚴霜嚙馬鞭流光付行旅爾我適相隨

挽蘇母

喜得全歸日郎君已致身悲將萬死事泣報九原人

野氣迷丹旐秋風冷石麟但留大誥在一紙夜臺新

秋夜感懷

莫以千人和遂輕白雪歌支離常調失笑兀此生過

薄俗論交盡秋風閱世多鴻雁終焉伽嚇我待如何

余山居六年矣丙午秋復北上臨發偶成

又被閒驅出冥鴻那可飛添多新薪髮典盡舊荷衣

椰客雲侵郭荷長水漫磯鷗鳧爭作語客子幾年歸

過荊門觀蒙惠泉

雲過山城沒豁回磴道平一泓深石底萬戶枕泉聲

童子將茶去僧雛負鉢行居人傳好語得似長官清

時雨人爲言 雷寺極清

石橋道中

上上灰岩顛清溪落馬前陂陀聊作館磽确以爲田

人出斜山照鷄鳴廢寺煙亭翁顏十九知得有豐年

襄陽道中逢龍君御君御節鎮西寧便道背大

夫人

征馬嘶林鳴雙旌忽背行白頭撩遠夢紅樹促歸程

銀管書生去鐵衣老將迎羌胡知姓字撤革在邊城

君御舊遊 寺此地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六終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茅泰徵　閲

五言律詩 附六言律詩

壬辰秋日余與伯修兄俱得　請先後出都門至鄭相及同宿州署今相去十五年伯修厭世亦六年矣電火驚心山川觸目因書數語兼示小修方平兩弟

十五度春秋浪花轉眼休今悲十五里無路避西州孤月傷鴻陣寒雲障馬頭對床今夜雨清淚幾行流

鄴城道

何處魏離宮荒烟斷草中獵蹤晴捲雪高隼怒盤風苑古梧桐禿墻崩枸杞紅空臺與流水想像舊簾櫳

其二

白日悲雞駐英雄誰不然魚膏焚地底蛾黛哭生前南國香成霧西山石化烟人間絕快事天子作神仙

其三

碧草漲寒塘菖蒲花不香山禽猶翠羽野果尚丹房殘粉迎新帝妖氛逐小郎曹家兄弟好無那太淒荒

其四

且著雙着日休隨俗笑顰簾前檛鼓吏床上捉刀人胡粉裴尤恠蕉竿舞入神精光如可畫寧與㒵俱塵

其五

那得長無語無情淚亦垂碑餘漢歲月水洗鄴城池樓外荒雞喊宮中寡婦悲好還不再世兜狡亦何為

其六

近得銅臺瓦重來五十鍰無方貲白髮空自老青山

上馬蒐才滿橫戈案髻鬟霸圖今已矣文采照人間

其七

仆去前王碣耕來故國墳蜂巢無兩大兎窟有三分夜火生空樹陰龍戰野雲美人何處所試與定遺文

其八

且勿度前村白傷路漸斜一丘文字鬼千古戰爭寃曆數孫曹閏風流魏晉繁成蹊人自省桃李不須言

其九

渠七虎兼龍三家霸局同文章分鼎足才品第英雄

齷齪司徒後昏頑鍜錫公陳琳檄自有誰可愈頭風

其十

校盡中原士初逢國手棋孫郎爭一道劉胄僅雙持石悍刀方利風高游始奇唐宗與宋祖應悔不同時

遊崇國寺得明字 有序

往與家伯修潘去華江進之黃平倩劉明自吳本如段徽之諸公結社于崇國葡萄方丈相去七年存亡出處遂如隔世丁未春暮與龍君超陶孝若丘長孺李元善劉元質重經

此地泣下不能自止聊述數語以志今昔

入寺稀人識僧雛盡老成花猶香廢苑石莫話前生壁上苔棲墨廊間雨壞楹春衣能幾日又復過清明

又

只作幽探計如來與證明出門皆黛色入寺有泉聲酒似溪光嫩身如雲影輕閑官無別侶頭白舊方情

惠安伯園亭同顧升伯李長卿湯嘉賓看牡丹

古榭暗房櫳登樓只辨紅分畦將匝地合燄欲焚空蝶醉輕綃日鶯梢煖絮風主人營一世自老衆香中

又

通國皆狂死誰家解瀟欄徑須一石醉消得幾生看小榭迎初月層嵐作晚寒携歸纔數朵掩盡百羅紈

浴佛日劉元定邀諸公偕游高梁橋得爲字

節是祇園會誰同曲水池妖童歌串亂天女鬢華隨是榭皆停蓋無舩不泛卮魚龍與角觝樂事看君爲

又

萬隊千騎出燕遊第一時繁華雖有態烟水未曾知西去僧樓岫東來面面池胸中好丘壑借與主人爲

月夜歸來與長孺道舊仍用前韻

盛事那堪記衰來亦自悲看窮烟柳地老盡露桃枝弄酒休論石税花莫計池平生心種種難及壯時爲

都人市花者以一方爲一池

借會退如過淨土庵

像設都非麗疏題亦不紅花移半檻日槐老一庭風寓目皆成淡諸方敢鬪空到門有醉客鄉里舊山公

湯嘉賓以使事入江西將遍遊諸名勝詩以送之

碧渚蒼雲路長帆幾葉還趁秋行九子攜諸看廬山
採藥靈溪見映花石戸關孤藤雙竹屐聽盡水潺湲

其二

亦解驚人語于君數倍難片鱗猶變化尺水尚波瀾
萬冉經春爛千山過月寒欲知才大小試取昔賢看

其三

九派潯陽地寒潮一葉通少年姑狡獪太古石玲瓏
觸路飛泉雨捫碑惟穴風到時秋正老江景繪丹楓

其四

攜去山盈袖書來墨滿巖鼠光疲瘦僕泉水洗塵衫
識僊金仙侶搜殘玉簡函楚雲青咫尺漢水莫停颿

早起入　朝書冊午閒衝暑走城外別湯嘉賓

晚赴劉元定飲時諸公已半酣賦得原字

曉出銅龍署暮歸曲水村座涼心乍貼觥亂飲初喧
委尾鈎侵闌長頭客在門公然去巾履奴態亦堪原

夏日城西閣亭聞蟬得陰字

清響徹平林雲深樹亦深乍聞心爽豁盡午昏沉
琴裏高山韻詩中瘦島吟鄉園頻夢爾千里柳湖陰

其二

未曾離溽暑亦不到雲林坐覺脂涼變遂令院舍深
聲來如遠磬宿處必簷陰燕子與黃鳥難除鬧閧音

其三

雖在高雲地長懷冷石心羽流分體鬼騷客與聲音
竹栢風相亂笙歌耳可箴如何君與我俱不守長林

苦雨吟和曾退如

陵雨無朝夕呻吟益病妻床頭新墁落竈下老婢啼
一室坳堂芥千家亂水蛙侍兒持茗語滿褶移花泥

其二

舊勢將排砌新痕又沒花街頭眠野鶩窗上語池蛙
古佛龕生菌嬌兒面有沙東齋無額字便可喚浮槎

其三

似道雷焚火又聞水決墻哭聲來遠巷昏火照方床
小星萆簾破弊家蒼木香兒童淚驚喜簷底有微光

其四

莫是大家樂慳聞下土哀九州吹立水萬部役雕雷
地遠聲難徹關高喚不回巢居與穴處曾見有唐來

中秋泊潞河看月同于公雲影賦

秋樹冷冷白添衣也覺寒如何今夜月不共昔人看
客路風停闇民居水破殘那堪更值此衰草漫流灘

其二

萬水千山路髯莖來不來雙鐵題姓字兩處遶鏤財
風葉牽鈎幔黄花背鏡臺思量具杯酒有口向誰開

其三

亦欲消孤悶其如不去心稚兒神慘淡病客語呻吟
野戍風傳柝空艢火隔林更憐明月裡尚有獨飛禽

其四

道侶前寬解君深天竺書我心自檢點試比毘邪盧
法喜妻辭世散花天與居任他金粟老亦有淚漣如

潞河舟中和小修別詩

鶴老翻辭侶松寒乍剪蘿孤舟將幼累北海望南訛
亂葦藏村社枯槎臥古河所嗟人與路不畏客程多

其二

昔日飢寒伴凄凉無一存去花難返樹好月不留軒
龜手衣猶在齋看案尚溫一門新舊鬼强半北方魂

其三

[illegible]慟出雲堂秋高鴈影凉容顔漸朽謝恩愛日銷亡
倚老湘君廟花涼油水陽鮮看薦簾筍擬買白蓮莊

其四

欲覓藏身處瞿塘路上尋魚寧愁水濶鳥豈畏山深
秌葉紅霜寺春苞紫筍林碎如縱鸚鵡未有戀籠心

其五

少謝人間事歌壇與舞筵有山皆種竹無水不栽蓮
見死知生苦因蘇識道緣一杯從恐遠白社問諸賢

其六

江柳江楓道秌來倍損神瓊花撩怨客香艸夢離人
白鳥誰非故青山不厭貧陶朱吾可學鑿水養鯤鱗

其七

客路雖云苦桐波亦自清雲開九子近月上五湖明
石壁同僧看花坊信馬行家緣無十口少累省憂生

其八

弟也擅州去征南尚可依青油寒夜醉畫戟曉風威
寒草糊鷹疾闊天宇鳥飛吾廬行信美鄉社幾時歸

其九

小艇烟江雨長堤柿葉霜一洲魚子市千樹木奴鄉
客去尋空谷書來話酉陽繁華銷枕上家近呂仙堂

其十

禪味爭如醉無何即是鄉休心爲麯蘖省事作資糧
慢世稍同朔絕交亦似康東臯猶滯酒余乃醒而狂

滄洲逢瞿太虛運使問及近事偶題

問我京華事動君一日愁添多新世態無復舊交遊
北寺涼陰盡西堂講席收烟光逐日改那不念歸休

其二

白帢生蕉履知君亦悼亡憂時心耿耿學道鬢蒼蒼
老衲同三昧稚兒守一床所慚不共隱覓覓滯他方

德州舟中逢沈何山

鬢上微添雪衣間亦有塵俱爲行役客孰是自由身
處世真妨達歸山無那貧且收魚鳥韻檢點作時人

其二

敢謂馮唐老爲郎十五年不回君濡滯那與我周旋
歷歷分行樹匆匆兩去船此心無近遠月在浩池邊

偶作

爲道知難進求聞亦未成悲將無益事娛此有涯生
見水移舷去聞山背衲行感時多長語虛寂偶然鳴

下邳舟中和子公

飛雨濺窓濕衣寒擁敝禪所憂唯臘近最苦是茶渾
只有飛沙市更無啼鳥村雨漁相對語舟繫古槐根

集平山堂用平山字爲韻偕遊者萬千兩謝生
也

衰草亂哇平長江一綫明雲開智者寺山表潤州城

萬井晴霞氣千檣晚吹聲隋宮何處問荊杞傍墻生

其二

大業空遺事披圖咫尺間斜橋興廢水淡墨有無山
野老哄香澤妖狐學黛鬟荒亭猶故井馬上挈泉還

鄒子尹偕僧姝水見訪門者不知卻之相見乃
一笑

幾失孔文舉驚逢禰正平雲澄天自澈月上洵先明
渴驥聞泉喜孤鴻見侶鳴昭文琴自好無那有虧成

雪中投宿棲隱寺寺去大冶五十里在亂山中

下馬歷嶒皈晶晶四壁寒山門雲古斷佛舍雨澆殘
茶好臨泉試寺有栖隱泉松宜帶雪看軒窗無一可孤負
此斧巒

其二

岩戶何人啓泉聲只自聞夜澆盆衲雨曉搭一犁雲
野筍呼雛代山苗帶子分會須知此意禪講也輸君

其三

細數高低嶺開詢遠近鄉山烟隨澗出松火隔林香
雲冷蘋苔殿雪封蘿薜牆里門通德近誰與闢荒凉

寺近余司徒家

漢陽過王章甫葵園和二仲韻

戶外卽遙岑寒香漸出林增池緣亂澗疎竹爲庭陰
烟雪裁爲句風泉寫入琹欲知桐性老火裡試焦音

舟中除夕憶李安人

客裏逢除夕燈前少故人乍如雲沒海忽似影離身
滿褶衣衫淚半年河渚塵井枯泉脉在棟老燕巢新

王章甫送余石頭口因共遊赤壁章甫將歸讀
書九峯山

小舫沙棠檝磯頭試一遊偶然皆郭李不是吊曹劉
山色當陲出江波載世流沉沙無折戟應已化漁鈎

其二

晴柳烟江路幽探喜共君暮風歛鳥翮春水玩魚紋
石老猶含態蛟閑不起雲沙頭尋鷺侶且莫話三分

其三

一棹別烏林高雲去去深易銷唯黑髮未了是名心
洗墨桐花下讀書石壁陰明年定傳寫千紙滿璆琳

柳浪館雜咏

柳匝層層水花紛曲曲堤古藤隨意抽熟鳥任情啼
寄客詩題獄招僧語隔溪芟蒲分外長漸與竹欄齊

其二

偶然修竹裡新島一回開鶴下翻盆石僧歸語嶠雲
縱風生水態任月織波文莫遣鷗鳧去頻來只有君

其三

饒水饒烟地臨花臨柳居經營成淨社穿鑿架僧廬
小作番唐像閒堆農圃書主人葷血斷鶴亦念溪魚

其四

齋閣行將近迂回又隔蹊入窗中遠水萬柳外長堤
鑿曲添魚舍芟枝減鶴棲無人踐暴汝宜近亦宜低

過藕花莊

深院竹編墻叢梢若筍長入門溪雨濺滿路麦風香
好夢回京得閒愁到水忘因循二十載未到藕花莊

夏日同顧朗哉居士王遺狂遊謝公岩主人于

野宗侯留飲

只有烟林在王家一事無到門唯薜石對語畫山臞
路失雲相引崖欹竹可扶看人車馬去塵起是修途

其二

莫槙傍苔壁長留翠倚空雲能供點綴石自解玲瓏
泉落當窗還香生渡澗風樓臺杳何許樹影有無中

登定州開元寺塔

孤塔三千級俯身見鳥過但知天濶遠未許岫嵯峨
鈴語聞沙塞燈光射虜河昔賢誰眺此韓米與東坡

其三

我醉中山酒典莫渺茶閒米家遺塞壘唐典舊河山
破壁風雷出空堂燕雀遷莫言無外警西去即雷關

黃竹石入都作別得丞字

北闕何曾過西山亦未登袖中無半刺鬢上有層冰
夢入中烟鶴書詢過海僧者盧真似水知汝不求丞

殘冬遊曹之人戴星出入不覺過春感而賦此

若問曹中事但觀鬢上絲經年未見水初度也無詩
夜月閒杯子春來櫨侍兒西郊有遊騎唯汝不相宜

初授司功副郎

舍鍛來爲吏稽康也未慵帶猶懸素銙銜得比青松
業牘心先碎疏迂手自封何年挂神武買斷紫芝峯

寒食高梁橋

簿領送春光鬢肴分外蒼僧猶憐我老水亦惟人忙
雨作青山色風吹翠袖香醉中如有憶艇子上餘杭

暮春偕蘊潛夫丘長孺李茂實僧寶方雪照出
郭

且復須臾坐夕陽山氣隹人歸烟雨寺春到海棠花
酉甲綠蛙吐青溪帶郭斜樓臺深隱隱種竹定誰家

暮春同王以明丘長孺蘊潛夫魏二方遊韋氏
莊得寛字

幾葉茭蒲水微風亦起瀾如何尋丈地綽有江湖寬
種果栽花易招鷗引鷺難輞川如具體畫裏試思看

其二

樹歷高雲老門臨細水寒亂中時有整幽處偶然寬
蘆筍芽將茁蘋柳蕊漸殘遊鱗眞可喜夢不到漁竿

其三

徑路微微折亭軒倍倍寬經營百事畜物力屢朝看
果稅分時斂茶坊逐水安袈裟幸自樂何苦戀中冠

飲渭南郊外水亭

清響落銀塘崖高瀑自長晴飛半院雨暑洗一山涼
竹石江南夢雲泉遼士腸長安十日飲金紫照壺觴

喜小修至

疋馬西風客青衫遠道人傾觴三日語洗面一升塵
發篋探家信呼兒換葛巾顏肥兼耳潤失意幾曾嗔

其二

家事若蠶絲細聽無了期某山今嶞廢何僕是頑癡
驗貌爭肥瘦評心校膽皮回勘對病藥第一是隨時

其三

俱言三歲苦捱得幾番處鍊就玉斑字磨穿鐵板書
莫非頭罪過儻亦慧乘除知汝能排遣高評且自如

其四

買米錢都盡裳衣絮亦無奴顏愀失路馬尾禿長途
沙哭終讐楚梁春已去吳蒲天方鐵網不能拔珊瑚

與小修夜話憶伯修

覊客觀人世孤雲信此生長兄官自達小弟學無成
買酒思燈市踏花憶貫城飛沙沒馬首怕不飾街行

百六詩爲丘大賦

血蝕青銅照寃牽白玉環人間兒女塚地下望夫山
着土淚猶碧鄰湘草亦斑至今西陵月不忍向南彎

其二

一夕歸茲路三生惜此人死無長負債恨是不銷塵
小玉終爲厲燕卿必有神決猊與怒蟒無以喻吾嗔

其三

惡雨催蘭桂飢梟啄鳳凰埋憂覺地小量恨與天長
萬煮雖焦淚千生不化腸明當告世主幽介訊城隍

其四

恠事咄咄許稗官鬼癖稀若無瀕戶語定道客傳非
始覺生爲倩誰言鬼是歸長將檢遺篋不忍觸歌衣

其五

寃訴知無巳冥司可柰何只愁女鬼弱不怕俗錢多
雙陸因名廢新聲只自歌唯當仗佛力救汝出幽羅

赴棲霞

黃葉三秋後青烟一派中天寒蟲蟄雨江濶鯉魚風
鶴瘦行藏勁鷗閒飲啄工舟迂迷去處小立問漁翁

攜山紀遊

黃葉旋空下清泉作雨飛苔毛青佛面石色老天衣
僧靜廚蔬少山寒野雀稀自然消萬慮不是學忘機

其二

山色重重恠高譚事事新荒松吹老鬣古石長斑鱗
入室尋僧夢翻經悟客塵禪兄兼酒弟傲殺世間人

小集張伯實齋頭

白菊頹將赭蒼原木漸黃蟹匡行酒至梧子作鬮藏
鈎月分蘭熖玄霜打橘房主人紅靺韐一笑上排場

問方子公病

落盡梧桐葉蕭騷滿一庭當書裁枕被減食買參苓
壁暗床虫泣爐款夜火青病來曾幾日跡髮冷星星

其二

貧病知何極高天也不原愁聲徹曉夜藥氣滿盈軒
夢惡憑奴解衣單借手溫空堂懸一榻黃葉自封門

送李季宣北上

長短丹楓道高低白雪枝奚奴肩古帙駿尾束紅絲
閨月能通夢邊烽易入詩因思誇宦日是我見朝時

其二

策蹇逆霜去衝風逆鴈行夢中呼小玉甕底拜荊卿
驛路聽塘報寒冬怯水程預知廷對策多半是談兵

日暮

蒼茫山幾處高下鳥千枝野火烘雲腳霜風老地皮
安心惟在酒長日困于詩除却閒居外朝昏總不知

望鄉

無日無鄉夢空街與大堤白長香米熟青淺麥芽齊
荻月鏽雙寺漁艘冷孟溪長江無盡處漸覺鴈飛低

偶成

擲却顛毛去百無一事齊客中稀信至夢裏別家啼
野店胡桃小山房枸杞低懸愁托鵰鳥借取半枝棲

送蘊璞之通州

敝衲纔三尺羞囊無數錢譚詩宗島瘦運筆想懷顛
白果行厨飯枯株半夜禪天涯青點點一泒海門船

憶潘景升

赤仄何年至青蛾幾日休當衣歸楚子兌酒賣吳鈎
凍雨江豚泣郵風海若秋相思無寄處獨上縣西樓

楚子指近大

寄伯修

次第逢京使皆言鬢有華廊餐傳白餅宮雪打烏紗
夜起先鷄唱朝歸必日斜倦來呼侍史石水試煎茶

即事

越錦刺吳女桐絃命小妻鑪鳴茶已罷香散日初低
近火觀猫戲閉窻聽鳥啼鄉書修總懶笑作兩行題

楊州曉泊

薄霧隨風盡寒霜對酒銷芋魁𦢊脆市蟹子出歸潮
往事瓊花觀新潮楊子橋雖然富羅綺未必似前朝

即事

野樹凋青葉寒江掃白波訛音東事變重語北船過
衢橋連霜買盧姬盡日歌楊州饒嫁娶簫鼓夜來多

賦得迷樓

古寺行宮是荒臺跡近真楓枯能作語釵老化為人
夜蟻燒天淚秋蛾幻月新當年倘不樂難道不成塵

小集吳嗣仙齋頭

寒月衝簾薄苓階似水凉橘皮消酒氣栗尾亂書床
榜撈入高下踏歌調短長自知非飲客亦不害歡場

集喬光祿齋頭

燭氣烘人煖簾絲透月來近花安飲几分篠出重臺
細曲龍香撥清酣鵠卵杯徹明尚不去安肯見燈迴

飯王太古館中

萬事無如靜浮雲他自飛身心全白業行止半緇衣
山藥和霜薦園禽帶雪飢忘名兼去欲學道古人稀

偶成

貧色杯中減衰音鏡裏知青山千里服白髮滿頭詩
夜雪烹朝水鮮花勒凍枝回身笑周兩爾我共支離

感懷作

閒適魚歸水孤羈鳥怯飛寒江粘成臉貫俗厭儒衣
失路千人左貪生學道非無才甘自棄不是怨知希

雪中

蓋膝衣三補充脾飯一匙長貧商賈貴久客僕傭知
閑帖臨黃字關門變黑髭飛蓬逐流水何日是休時

閒行

人肆添紅暈出門換白衣雄鷲過水去雀冷近倉飛
古木半　堯隣僧一箇歸客中無舊識遠望邦依稀

雪中看月

強起持杯酒長歌命小鬟一重兩重白千里萬里山
凍鶴僵孤影窮霜益老顏客思只如此漸覺別離頑

無題

富貴豈非情榮枯未必平破籠應鳥去斫竹放雲行
窮骨耽書傲寒毛看劍生東方唇自腐執戟竟何成

讀書

拭邦章編塵衣冠對古人著來皆肺腑道破盡精神
把斧樵珠玉恢綱網鳳麟擬將半尺帚匝地掃荊蓁

閒居

只對陳編坐閒將稚子行筆罷書將老瓶響茶初成
饑鶴窺冰澗窮鴉話夕城江烟回照裏轉濕轉鮮明

午晴即事

寒日回霜薄天風扇雪晴山紋斜界露樹影拗枝橫
海客鬢眉凍門賓姓字生下床忘梳洗抛卷上西楹

偶成

寒日拋殘曆冬風迫小年翻圖虛一尺貧策付丘鞭
釋悶多詠史嬴歡少破錢不簪復不屐隨意但高低

劉侯宴

滿斗撒珠璣飄風射蠟燀樂從三奏罷酒看十分飛
參佐分山果優人撒地衣爲貪文字飲小減邑侯威

喇石簣書至

不復言餘事唯云了即休山川銷斷案花鳥罷春秋
定後總行鼠餐時壁下猴自無求相意焉用釣文鈎

何茂倩索遊吳詩

莫漫談吳事吳中佳事多天高震澤網髮細虎丘歌
只是官無那由來客奈過莫猜與縹緲嬰皆孰嵯峨

予公貧病口占乞笑

病閱冬秋盡方窮內外科夢來牽母泣愁覺此身多

膈涸魚求水翎單雀窘羅傷心談往事悔作[illegible]壓帷

揚州舟中晨起

薄月層冰上飛飛斗去鴻夢寒孤渚雪茶響一爐風

凍網懸枯木荒崖依病楓繁華無用處陡覺戀虛空

送洪子崖之歸化縣

小邑無官長登臨費屐綦方言從事諱山景隸人知

解舍巢鸚鵡鄉田貢荔枝嵐光侵簿牘長日但閒棋

丁酉除夕

得意人間事經年作旅人愁回山水減為免父兄嗔

蠟屐千鄉雪公衣幾指塵瓜洲波起處長日望垂綸

登蘇門山泛舟百泉

食罷共成飯來觀泌水泉廢橋穿竹嶼小舫載茶烟

方外清溪寺人間好畤田那能管二頃風雨嘯臺眠

其二

一葉寒塘上孤雲信所如東亭觀美箭西津訪幽居

靜玩漣波羽幽潾避餌魚未容狂阮籍沉湎污濤虛

和朱非二山間之作

入谷非無路鑿空尚有痕勢危攀棘杪力盡憩松根

天上雲烟市仙家水石村悠然見遼古夢裏亦羲軒

其二

愁絕蒼龍嶺苔青萬古銅噓深憑綆汲棧絕賴枝通

洞隔寒溪雪僧歸石壘風半巻輕四岳一笑傲三公

其三

只覺川原變寧知七曜同案圖窮大地探手畫虛空

霞過遺仙影雲歸識游風人間三不朽塵裏一微虫

其四

極態窮工出摩天插地孤平開東震旦坐想北俱盧

白石當何在青溪鶴也無浩歌中夜月萬里湛水壺

其五

雲懶飛難上龍癡臥不醒巴江寒蕩日鄭火夜飛星

爐淪千年液松留太古青綠霞封石銚應是護仙經

偕朱非二入少林至初祖洞

宿世同來否青山記夢登雲分新塹石樹老舊扶藤

古蘚蟠文印胡態壁影僧摩公真彼倫隻履去何曾

話無言上人方丈

秋子撥秋烟堂頭二十年還君半面識乞我一簇禪石壁分窻看松風對榻眠浮生成泛泛俱有寄毛縣

山中逢老衲少時從征有功者

頭髮遮眉白歸來五乳峯夢中聞虜笑定起看經懶戒鐵支爲枕衲衣掛在松間時穿洞壁欲去縛獰龍

次艮鄉

勞碌豈堪憐心情亦自偏閒中長似鬱途裏却翛然艸屨多生業名山老去緣雲嵐成妄想渴夢走鳴泉

次定州和壁間韻

歲歲疲車馬勞勞憊此州精神漸耗減名字益虛浮斜月微茫岫平河散漫流西溪蓮在否昨語去年鷗

昨年六月飲于西溪

定州見拙詩棚戲題

塔上烟煤句何人勒此中鳴虛聊以蚓篆壁偶如蟲蝕去宜苔蘚銷來仗雨風而今眞入石泥土被丹紅

宿趙州是日立秋

入市不聞囂殘陽半麗譙人家多蓄水賈肆尚依橋

禪夢來清磬秋心動夜條栢林如見語還汝舊時飄

曉出栢鄉

未曉巳先興軒車帶晒登官程膠𡿺飯鄉思折腰爰野店欹鬟女孤菴淪髮僧不醒亦不醒沙裏鼓鼕鼕

書所見

落日澹秋容游雲忽自重斜披四五樹亂點兩三峯馬額橫橋水僧歸別路松岩深不見寺烟裏忽聞鐘

嶠陵壁間見黄平倩詩悵然有懷和韻

角聲催曉闊雲冷夢初還秋是王維句月如李白顏

涸泉長念雨籠鳥豈忘山擬把一竿去相從水石間

潼關題壁有引

是日至子夜果雨涼風襲肌甚快但雨不暢

夢中聞書記與快雪語上公所乞者洗頭盆水耳何其慳也不覺失笑曰古四十字爲謝

一枕簟花涼寬清夢亦長雌雷方喚醒女魃乍逃藏雲識鬟鬟氣風知菡萏香那能倦骨冰千里洒蘭湯

偕朱非二汪以虛段徽之雨中投興教寺望南

山

榭古積苔痕山高晝易昏神中雲氣出階下水聲喧
斷碣殘碑寺青螺紫澗村倚闌叩京尹還我玉峰軒

其二

迹往休尋記臺傾莫問年風香來隹曲雪色照樊川
野寺遮紅葉人家住翠煙隔溪山吏好驅馬入蒼烟

其三

檻外即危嶺烟中跨楚秦石留前劫字洞老別朝人
夏月蓮花雪冬風燠谷春雲深無隙地千里度龍鱗

過華清宮浴湯泉

鏡澈古苔光溪風湛碧香花猶知世代水不解興亡
粉黛山川俗烟泉歲月長而今正好景石骨照蒼涼

其二

十六長湯院阿誰似玉環故宮秋草裏小邑水聲間
童子驅羊去村姑賽廟還教他楊廣笑破國只驪山 今官池乃玉環池

其三

過鳥烟中迹回風水上痕欲知天寶事喚起石昔言
蘭乳飛千嵕宮雲進數村太真方病酒歌拍且停翻

其四

羯鼓弄伊涼露花石火光山餘繡嶺字雲染碧螺香
芳藥留妃子鸚哥說上皇難將脂粉水做我白雲鄉

其五

瓢靡鶯吮易王圖霸業輕仙靈祠後見笙悅夜深鳴
野火燒連理 泉上下連理樹燬於火 秋風鵲側生遙知石鏡月
恨不照傾城

其六

東嶺復西嶺秦鄉與漢鄉市城雲淡淡今古水湯湯

廢址耕斜坂歸樵話夕陽亂亡猶有等畢劣是幽王

再泛百泉

欲上復停幔瓶甌尚在船異沙千種色密雨一湖泉
有鶴山中夢無人池上絃醉歸旋就枕帶郝淵聲眠

附六言律詩

浪歌

朝入朱門大道暮遊綠水橋邊歌樓少醉十日舞女
一破千錢鸚鵡雖殘欲語花驄蹄徒無鞭願爲巫峰
一夜不須緱嶺千年

澠池和黃平倩壁間詩

落日疎林澗水秋風匹馬感泰南北陵收過山東西崤起飛塵龍鎖幽崖翠乳雷燒古樹蒼鱗穴處巢居誰氏斷轅折軫何人

其二

四顧陂陀無地一螺鄉井有君百二崤函天塹千道德靈文驛路屏遮障掩谿田錯繡羅紋思俯桃邊流水步牽嶠外孤雲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七終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八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殷林桂　閱

七言律詩

登焦山

海門一帶霧初收碧樹丹崖小十洲山雜雲帆浮水上江盤螺髻出潮頭經堂晝寂眠蒼兕石壁晴空掛野猴白首閉關僧自苦花開花落也春秋

病中和黃道元至日禪寺夢愁詩

一番花信又成春百結枯腸萬轉輪鈴下久停辰後版功曹空閣案間塵消愁莫問弓蛇影對境聊觀夢幻身官縷添來非我有秖應添得與游人

別王百穀

河上青霜鴈字斜西風匹馬又天涯錦帆涇遠郎官舍冠子橋通處士家好事勿揮林下塵清齋長試穀前茶東鄰不是無妹子眼底何人解浣紗

閒居襍題

樹老無花也自新山茶紅似女兒脣數莖白髮春前

長一點青巒雨後眞鶯欲下枝先作語鵲能占歲憙
如人錦韉金絡紛紛去飛盡晴郊十里塵

其二

儒衣脫却禮金仙三十偷閒也少年芊草如煙花欲
舞淡烟垂幙柳高眠與來學作春山畫病起重箋秋
水篇酒障詩魔都不滅何曾參得老龐禪

其三

晴日園林放好春諸姥宮裏拾香塵癡心未了鴛鴦
債宿命多慙鸚鵡身柳愛風流因病瘦鵲貪歡喜也

嗔人桃花不識潘郎去又逐東君一面新

其四

一番丹藥一番泥何處垂楊無馬嘶芍藥有香兼有
態山雞能舞亦能啼陰晴雨旱勞占問雲月風花細
品題十分漆園學得五逍遙猶可物難齊

其五

幽窻重鑷鬢邊絲贏得青鬟誚少時爐合博山烟吐
篆沙烘石子煖圍棋靚粧却念鴦紵鳥佞巧愁聽百
舌兒笑殺陶家五楊柳春來依舊折腰肢

其六

從多兆李也無言只是然雛與映門暖日蒸將鸚鵡
瘴和風吹却鷓鴣癡鄉書題就雙重暈鑪氣薰殘一
縷温夢裹明明渡湘水不知若箇似仙源

皇甫仲璋邀飲惠山上

東風吹水浴平沙鸂鶒鸕鷀滿釣槎夫日花公猶有
客到來潘岳已無花谿鱗呷雨層層浪水碓春雲處
處家白石青松如畫裡臨流乞得惠泉茶

其二

洋跡猶憐滯水鄉濯纓潸地是滄浪花來傒縣郎官
綬扮作青谿道士裝沙鳥慣人眠不醒岸花經雨折
還香相思別後知無益爛向春風醉一場

元宵飲華中秘宅上

青絲華管夜從容客正闌時酒正濃堂上觀燈蓮品
品尊前顧影而重重傳他鏡月千迴醉傚我雲山第
幾峯塵尾奮來毛欲盡當筵風雨約譚鋒

其二

長竿百尺擁燈輪濁酒千巡意轉眞霜蕊殘枝花片

老雲梳輕影月痕新訶將白石成知巳擲却烏紗是野人漏水銷來杯不盡當軒鸚鵡亦留賓

飲華中秘園亭上

東風楊柳濯青枝暖日池臺艷艷姿巧石疎花宜對酒文窻香閣好彈棋飢來野鶴如人懶飲大河豚亦自疑竹里辛夷差得似天然一幅輞川詩

得罷官報

擬將心事寄烏藤料得前身是老僧病裏望歸如望赦客中聞去似聞陞尊前濁酒憨憨醉飽後青山慢

慢登南北宗乘叅取盡麗家別有一枝燈

遊惠山作

柳色漸舒枝漸齊流鶯澁澁弄春啼花溪水赤香魚子荒草牙青倦馬啼鷓鳥不行終戀催鵓鴣無屋嬾呼妻一瓶煖貯惠泉酒過得層巒日又低

其二

雪後青山暖復鮮疎黄淺緑也堪憐高僧洗盋供淡柄少婦明粧送佛錢向子無端兒與女華陽多事道兼禪浮生早被微名誤遲向人間際五年

和沈飛霞代老姬別用原韻

雙龍毛羽若爲乖銷盡琵琶十里街燕子有情終戀主雞皮無色强名娃愁同班氏秋來扇顇作楊家夕後釵桃葉棘根君記否當年親帶如淮

踏堤曲

濃緑疎黄總占新六橋風日更精神柳腰似欲争遊妓鶯舌分明喚醉人暖谷蒸香疑作雨芳蹊吹汗不沾塵洛妃謾欲淩波出曹植荒唐恐未真

其二

畵閣層層出曉波東風湖面軟於羅佳人穠李山花髻蕩子垂楊水調歌蝴蝶意閒隨夢去鴛鴦情熱奈春何蘇公雅亦稱相識浪北西施媿巳多

其三

桃葉成蹊柳作行東風吹熱少年場趙家姊妹皆端正謝族兒郎有短長陌上戸聲多汴語壚頭結束盡唐裝吳歌越舞顛如夢不是湖山也斷腸

其四

亭亭如月婉如春堤上樓邊總麗人柳汁染將袍色

嫩梨花吹落粉痕新珠簾欲度閒針語寶靨初移拾翠塵宋玉也知空作賦選姬一倍勝東隣

飲第六橋酒墟上

流芳亭畔草如油墮粉吹香歷幾秋鄂國有祠爭下馬西陵無主漫登樓玉龍驟熱多酤直土埔魚肥易上鉤南北諸峯收不盡朝朝放艇過谿頭

遊虎跑泉

竹床松澗淨無塵僧老當知寺亦貧飢鳥共分香積米落花常足道人薪碑頭字識開山佛鑪裏灰寒護

法神汲取清泉三四盞芽茶烹得與嘗新

贈虞德園兄弟

霜庭五葉晚柚枝喜得猶通一線兒持戒每嘗無味水閒情多賦落花詩台宗賢教誰能識何肉周妻到底疑若使相逢不吐胆更於何處覓相知

雨中過蘇

二年前事似前朝記得朱顏箇裏銷雨雨風風新震澤車車馬馬舊虹橋塵來不上雙行屧病後猶存一捻腰是我萬般辛苦地如今開話儘逍遥

其二

無官有客尚畱吳難道陶潛不屬儒魂亦尋花如蛺蝶夢惟逐浪似鵜鶘孤燈影瘦寒山寺荒草流青夏駕湖學道參禪都未澈一毛聊得比楊朱

廣陵別景升小修

搔頭幾日見新絲二月河橋上馬時長短官街鶯夢鼓高低楊柳骨腸枝江烟一擔充行李流水三叉各路岐北地南天千萬里青巾白帢幾人知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飲北安門

閒對枯槎與釣槎暮雲斑駁似龍鱗青山不許談新事白鳥如曾狎故人宮閣參差十里木衣冠色裏一生塵西門車馬東門月冷熱從誰問假眞

伯修齋中

幾點秋毛染鬢斑漆衣長褐古銅鐶榻邊石骨抽梢筍盆裏松根露淺山霜月洒來如白酒菊花老去變紅顏雞聲未動聽宮板已在車塵馬足閒

齋中偶題

凍風吹落壁閒塵溫閣投花養瘦鱗山水情多長愛

畫旂蘭氣少亦清人鐺壘側畔觀時變冠帶場中看
偶新野語街談隨意取懶將文字擬先秦

閒居

藤帶絲袍强束身壯風雖厲不吹塵軒窻盡日閒諸
史眷屬經年斷五辛官牒注來呈府吏俸錢支得與
門人床頭一夜西湖語霜色蕭條上角巾

其二

空街羸馬有何榮寂寞繁華兩不成破懶始知經有
味送眠纔覺酒多情腮毛未老隨霜換肺病無根兒

臘生收拾閒烟與閒水悲將錡管作干城

其三

幽房驕足簟紋紅香鴨灰寒喚小童絃裡亂流崩谷
水瓶中微帶入松風身心何處謀長策鬓髮而今漸
老翁淨榻如綿窓似洗明眸皓齒語虛空

其四

百衲層層暖蔽身道書翻了且存神懶心不慣思刪
事法服無端褁野人芡葉箋中書小偈柘枝風裡拾
陳薪江湖凍裂冰皮老霜郭時時有巨鱗

其五

空齋獨坐擁殘薪爭有枯芒研有鱗夢裡風窓聽似
語山中烟樹念如人兒童也解談東事簫鼓何因動
北隣竟日飛霾無却處一層吹了一層塵時候識紛紛

其六

霜鶴啣冰且忍饑窮沙休憶稻粱肥低碁動欲求先
著鈍鳥焉能不早飛身分無多難了事酸迂那得濟
時機長安未有膠粘却日日開門放客歸

戊戌初度

畢官自覺與心安五畝無家去亦難壇樹所親唯老
易儒衫相對幾孤寒香茶每供隣僧去院樹時同小
弟看雪色照簾花颭水濁尊聊復對空盤

其二

禪燈灑灑雪玻璃貝典將來戒小妻客裏羈情龍野
鶴鄉中春夢閱山雞灰心竟日疏莊子弾舌清晨誦
準提無限長林無限羽一枝那復計高低

其三

閒居心似夾冰魚雪裹輪蹄亦自疎研酒和來香泛

帖瓶花吹落濕沾書艱深乍覺詩如識消散方知道是處一卷襍華誦未了被人邀得過僧廬

其四

清溪曲曲幾千松㪅裡開門看鶴蹤鄉討久要桃葉渡客程長念北高峯笙歌漸漸於人懶山水時時覺話重六載牽羈成底事不如瀟灑學爲農

贈黄平倩編修

窓前獨種菴婆羅石火風燈不浪過細帙夜繙塵牘少客衣春晒衲頭多毫端漭漭書巴水枕上巉巉夢小峩詩有餘師禪有友前希李白後東坡

十六夜和三弟

凉月如霜鑒薄帷空盃無計覓糟醨買鐙聊復歡兒女弄筆粗能遣歲時花火毎攢騎馬客蠟光先照走橋姬少年樂事今無幾近老方知此興衰

和陸放翁初春遣興

跡散慵慵寄一官匡床趺坐覺身安聊將古道酬賓客免把閒思累腎肝螢火幾時能脫腐醯鷄無日得離酸東風已放西門柳凍水氷條亦解歡

遊高梁橋

花時晴色釀芳原出郭猶如出檻猿霧贊颭梢新柳縷皴皮瘦骨老藤根紅雲尾變知魚熱碧纈紋紫覺水溫耳聽碧流心翠嶺閒談恰已到山門

暮春同謝生汪生小修遊北城臨水諸寺至德勝橋水軒待月

一曲池臺半畹花遠山如髻隔脣紗南人作客多親水北地無春不苦沙熟馬慣行溪柳路山僧解點寄雲茶滿川澄月千條縷踏踏蒼波過幾家

其二

無才終是樂官閒何地何賓不解顔乍叠乍鋪風裏水半酣半醒霧中山御溝板落金鱗出宮樹花飄乳燕還淺緑跡黄是處有泥人負自勝姬鬟

和韻贈黄平倩

逍遥未必是無官割累忘情夢也安入室祇容金相好伴身唯有鐵腸肝蓬萊監裏眞先輩冠帶場中老細酸一枕維摩三斗酒孤燈寒雨亦歡歡

即事和韻

柳下何曾耐小官青氈綠簡且偷安空窓冷閣銷塵眼時草新花養病肝扇市客來詢古字糧船僧至餉吳酸寄函帖牒閒搜取鈔得仙方寄所歡

送顧升伯由使還吳

四月西山雨過時簫吹閶道泝旌旗痛憐知已他鄉別懶作諸王奉使詩繞驛青蘆呼水鶴渡江白鼻薦氷鮹雕窓晝舸堂堂去問解花翻看小兒

其二

青巒生色水生波處處吳姬餉酒醅震澤有山皆樹

橘虎丘無月不聽歌潮田没去春畦少儂語訛時怍事多近日押徵知不免閶門風景看如何

送夾山舅令太原

踏盡層巖見稔畬蠻雞犬若仙家公亭客過開生釀石室僧來判種花竹下簿書閒草偈山中人使學烹砂高槐影靜莎庭裏香散屏空放早衙

其二

閒將公事了尊罍郭外青山探幾迴從事也因流水出長官多爲踏花來印文長日封蒼蘚簿筴經年長

蠹灰身是嘉祥舊令尹東西歷盡始知才

送黃貞父令進賢

撇却孤山舊葛巾暫時朱紫縛閒身高才正不須違俗七尺何妨也拜人花裏課書分小吏山中留偈謝高眞直將數斗西湖水一洗南州案牘塵

丘長孺自塞上來

百錢買得梨花春洗却并州面上塵萬里貲回無隻主一生知已是貧人扶搖不肯吹飛絮尺水如何縱巨鱗醉起彎弓猶一石清時羈紲老麒麟

和江進之襍詠

山亭處處挈胡床不獨游忙聽亦忙官況易消如暴水癡兒難長似黃楊巖花盛日求長假石榻閒時見古方擲却儒紳與巾子添將氷水注茶湯

其二

盆池清淺簿苔封弱竹叢叢側影重殘帙有芸猶被蠹盌閒無藥亦招蜂西山鬱鬱蒸蒸氣講閣朝朝暮暮鐘箬葉數篋書尺五岕茶新寄自吳儂

其三

藤葉常懸四五葩開隨方郢過鄰家西廂托疾東廂
假南寺聽經北寺茶蝶老花闌如倦客天清雲薄似
飛紗姬衫典盡餅猶餧學把緡錢托書又

其四

六尺莎階九尺廬玄毫白楮任生疎花前屢泛攢愁
酒架上聊存引睡書斬竹細紋如浪滑哭綃寒緯似
雲舒幽窓一枕騰騰去煉佛求仙事總虛

繁臺張昭甫給諫竹居王孫邀飲留別

白果青蔬勞遠程高臺傾矣曲池平沙田似雪枟枯

塚柿子如丹綴土城古蹟有無遺宋獄監門應否識
侯生欲知別後愁多少試檢霜毛添幾莖

柳浪館

偏將藍潘浸春顏風柳鬖鬖九尺鬟鶴過幾迴沉影
去僧來時復帶雲還閒疏滯葉鄰水擬典荒居作
小山欲住維摩容得否湖亭衹兩三間

其二

春博得幾閒顏欲買湖居先買閒鶴俞累心猶被
斥梅無高韻也遭刪鑿窓每欲當流水詠物長如畫

遠山客霧屯烟青倏裏不知僧在那溪灣

雨中坐方子弟旃檀館即事

栢屏藤格徑森然閣外蔬畦十畝餘半客始聞烹水
法高人時有乞花書龐中熱結香丸老由後山茶韻
不如木欲死心無可死爛紅斑裏話清虛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相逢各自歎衰姿長憶春郊走馬時細竹也來成老
節稚松何意見霜皮眼中幾度消寒水鬢腳公然長
禿髭十五盛年看又過不知誰是蠟梅枝時蠟梅盛開

別程彥之歸吳

無成何用出昭關眼底濃華閱幾般陞品携來尋白
水謝家將去入名山緇寮乞作分桃戲練帢差歸擲
果潘七十二峯青朶朶嵐光只在屋楹閒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散髮長吟穀水邊吹烟嘯月小遊仙也知紫閣雙扉
夢不破青溪半枕眠避客偶然抛竹屨邀僧時一上
花船無心更着紅衫去學得寒灰古木禪

坐王章甫水明樓

簪光設色淺深閒萬尾鱗鱗鑑碧漪孤塔自來當汚
日高僧相過說盧山常時杯底洗黃鶴每就堂中乳
白鷗南北精藍青比比蒲團纔得個人洲

赤壁懷子瞻

夜深苛伯婀楊枝驚起澄江白鷺鷥過客爭澆赤壁
酒幾人曾和雪堂詩山民自種元修菜石榻剛存乳
母碑見欲鑄金鮀老子柳浪湖上拜新祠

寒香

寒香寞寞上屏紗活火烹泉石碾茶溪草柳烟爭壓

疊雪條風幹互欹斜旋開麵社通蓮社痛飲南家又
北家禪榻歸來清似洗醉看紅蕊吐霜花

無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爲別

痩石如何比老顏纔留筋骨在人間一舟破衲慈明
哭幾葉寒帆學士還病久思歸黃栢嶺衰來夢上戒
壇山江西湖北頻來往學得心閒似水閒

寄黃諭德平倩兼申玉泉之約

宦情擬上武牙灘世味眞吞嚥一丸腕上千珠朗語
熱秋來一影躬堂寒面慈每覺蓮心易肌癆當懸恐

蹇難椄木如菴茶似掌藍堆山色倩誰看

初正偶題

慣懶無心更出關清時夢亦赴人閒幾回寺裏尋花
去獨自江頭看水還處世漸同槑里子全家擬住玉
泉山千谿萬碧何由見只是蒼枝也破顏

久不到沙市矣感賦

斑髮今來是老成緇衣聊復大覺行見僧每憶年多
少觀水因悲物變更率爾扣門常問姓偶然題壁不
書名章臺寺裡曾遊處古棘叢篁遶地生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殘花殘木總精神纔見寅年一日春柳態美如新婦
髮山容親似遠歸人閒追老衲三餘暮更踏冰池五
六逃江郭早須騎馬出旋呼稚子覓頭巾

示度門

北平曾記寫疏時黃帕親封下赤墀三十四年滄宦
客一千七衆講經師藍堆山續開皇詔仙掌茶抽散
雨旗鬼斧神工仍七日直教重勒玉泉碑

放言效白

棹頭誰擬作公卿只合林間樹下行𢧵是敲非惡耳過元輕白俗任詩成有身衹作他人看無事休將造物爭夜踏芒鞋深雪裡自呼東郭冷先生

其二

賢愚富貴且憑他山上髻鬟柳上娥皴綃試捞穿海月漁舟任截過頭波齊肩大士辭暈久禿髮中書感事多船上老郎江口女啞啞容易得成歌

其三

鸞靴爭說上塲難衫袖郎當且自看世路兩平三亥

嶺人情八拼九廻攤腑中毛女霞千片石上王喬藥一丸莕去幾番登岳頂扶桑清水浴頹盤

其四

高人竊欲比無功聞把心情托去鴻易象有時輸兎卜騷材兼不廢嬌風謀生拙似卿水鶴觸事剛如蝕木虱莫放大鵬天上去恐遮白日駭愚蒙

其五

林郝濮嵐作羽衫撫松終日坐枯巖盜悲老氏折衝斗馬謝莊生脫轡銜青風下來傳古字白雲飛去鏤

仙鈲芝田數畝那耕得收拾山中水柄攙

卷中見亡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殘墨猶香落姓名孤釭清夜淚交橫公然畧髮人將去畢竟青山約未成心事如氷見底裡文遊於我快平生柳浪湖上深更月料得詩魂近水行

其二

雲霞擬置別堂春其奈些兒露水身碧柳典來求古佛青鬟嫁去事高眞一生書畫皆償債數畝琅玕也賣人湖石遶南梔子非哭君此地最傷神

苦雪戲作

十日不曾開木扉強風苦欲弄殘威辜他媚媚朋明節只作團團絮絮飛琴客已聞將鶴煮詩翁又訴打花稀山人欲取畫中意故着紅衫戴笠歸

新買得畫舫將以爲菴因作舟居詩

擬將船舫作菴居載月凭風信所如魚鳥教他爲侍史雲烟呼我作尙書居如老蠹身藏木行似蝸牛首戴廬下無卓錐上片瓦致身今日在空虛

其二

囊中隨意貯青蚨歌吹雖喧不可無隱逸也須添故事江山真合點狂夫隨身恰似天宮殿寓目皆披水畫圖甲子不須頒鳳曆但看蓮發與蓮枯

其三

五湖不是學玄真且喜素衣不上塵家移眷屬綾中住身是屏風畫裡人閒追船子浴行脚老倩中峯作近隣一衲蒙頭萬事已無懷民與葛天民

其四

鷗隣魚社作新知纔唱楊枝又竹枝風打白蘋來夏

口雨深斑竹過湘祠不愁入目山無態只怕磨心景要詩喚作朱公些子似當窓祇是欠西施

其五

峯巒曲拆水灣環時與遊僧作往還暫為書碑來禹廟纔因買橘上包山心關網客聊成漢夢被雲牽偶不閒慎勿誇張竿水過惹他桑孔算魚鯗末句見皮公魚鯗詩

其六

絲烟絲雨潤江瀋又到花嬌鳥嫩時杜宇一身皆口頰啼楊通體是腰肢閒觀水態思吳儂聽說方言謎

楚辭鵜鴂太文鳧太野就中潔白是銀鷺

其七

更無他物作遮闌但得心忘夢亦安渭水一竿猶有待嚴灘百尺也無端魚龍直作雞豚狎荇藻那如莧棘看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末句用陳同甫語

其八

舟居元不即田功稍與農家節令同縱小也妨月額雨雖寬不用卵頭風纔聞攤稅征漁戶又說抽丁報老翁每被山民來借問今年湖北幾郡豐

其九

全家相次入烟霞老鶴雛鷗共一群便與青山堅作誓免勞白水更移文澄江夜月連天泛古澗寒聲徹歲聞欲把姓名通遠嶠幽書先達武夷君

其十

聊將幽思托芳菲閒月閒花總息機青草蒸蹄黃犢喜白波點尾翠禽飛江蘺不作牢騷詠神女全拋艷粉衣縱有志和難比我我能容得鱖魚肥

明蘇潛夫遊玉泉竟月不至及至南余復以大

人病瘠歸於其行也詩以訊之

汀程幾隔一牛鳴人事參差奈此行枉把青山來作夢孤他白石上題名花間廢巷查遺蹟雪後崩崖戳水聲到日天台應寄訊講堂久矣待袁生

花朝和坡公韻

絲絲新柳颺堤門早晚南村又北村風信暖寒觀樹色藥苗深淺記竿痕行來漸覺姑蘇重靜裏頻將姹火温是物逢春皆作語子規未必是啼魂

是日新晴

一泓幽碧照籬門偶爲題名過遠村愁去東風消凍液喜來春草逬苔痕鸎花又作新情存山水閒將舊譜温東野浪仙誰在者苦吟清句當招魂

迹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精藍

探春猶記出青門先問門頭第幾村近水只覩娥散影匝堤唯見酒淋痕花時乞假朝參少醉後聯鞭笑語温是日把杯人已往雞鸎新柳也傷魂

習池道中

深岩寂寂石花斑完却塵沙車馬顏是客競來嵩白水幾人休去伴青山雲泉到眼無多熱金紫蒙頭第一關三尺磨崖書大字人生到此是清閒

七眞洞贈道者

雲烟回合蔽仙關萬仞斜通一髮山事往已迷新甲子洞深忘却舊人間橋皮裔下遺羅去夢緑蘿來採藥還白日餌將三五斗方瞳如水照丹顏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只將空榻伴嶙峋踏遍桃花澗底春一日也擯爲長物諸緣皆可作飛塵施來白粲都飼鶴種得黃精每

寄人留却石爐烟少許深山遙夜禮高眞

秋日柳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繩之見過

西風索莫午烟遲一萬垂楊裊裊絲夢裏也隨僧入社閒中多以頌爲詩遊鱗翕處常分藻惰羽棲時不論枝沙碧水清雲瀲瀲禾花將綻藕花衰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開丹閣碧長秋思水榭風軒分外宜老衲寄書辭岳久旧家留語赴齋遲楓堤北枕西湖廠瀼水斜通湼足池免使韓公唾糞壤閣亭是處有新詩

藕塘

藕塘風起散花鱗踏徧溪橋不上塵饑鶴偶來添掌
口浮雲忽破現分身每嫌蕉葉遮簾子爲觸眷書盥
淨巾自起浣莎汰白石清閒賴是不如人

山居

山居只索任天眞無作無營自在身青葉髻呼雛弟
子白蓮湖老惰耕人偶逢上座學觀骨免與東方難
厨屑一笑蒙城門下土幾歸滄海幾飛塵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橋

蘆花風起雪平川數畝荒洲倚廢蓮小榜作依沙子
岸驚禽忽破水條烟開移竹影薜苔地坐愛溪文荇
漾天且與鷺鷗相伴着平分僧月載歸船

玉泉寺

藍堆翠撲幾千年銀浦何人也覆船龍伯徙來方閣
也蚕叢緣此遂登天紅霞抹額將軍拜白石橫烟砌
姊眠朋與故人池上語摘將仙掌試清泉

哭夾山先生時先伯修歸窆

河陽三度放花春畢竟抛他鼎竈身左手亞教持老
子空囊斷不哭佳人昔深舊竈丹池冷先生好服食胞發
金臺白朶新淚眼一絲能幾許那堪分淅兩家塵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饞遂復動葷輒爾有作
用呈諸衲不獨解嘲兼亦志愧云爾

愛持空鉢嚼花爽白水青鹽也自安山色每呼樓筧
去月光只付橘皮看偶逢白社新開釀又學山公倒
着冠珍重晚年葅閣道畧將鮮脯間蔬盤

柳浪初正

旋踏白髮號衰翁舊業今緣次第空山鳥乍開新格

磔峽僧遙寄小玲瓏坐消纖雨輕陰日閒踏疎黃淺
碧風收拾方橋與蘭漿待看紅蓼慢流中

舊太守徐濱岳觀察岳陽偶道敝邑詩以送之

江風灑灑綠條絲父老爭來拜戟支門外熊轓攀處
子掌中貂虎弄嬰兒肝腸似月水皆徹惠澤如春草
不知一片酒香湖上石摩苔重寫洞庭碑

代送徐觀察

章臺春嫩碧芽肥又見陽和使者歸南紀霜崖留政
蹟洞庭波月澹容輝弱蘿有寄千尋亞孤鶴乘吹萬

里飛三載少林門下士謬將空鉢乞傳衣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

乍雨乍烟作艷陽高齋幾度肻杯觴偶逢竹冷溪幽處只覺山心水味長松下歷槽經月醉花間彈局一枰香主人恰似玄眞子細雨斜風載滿航

其二

愛看幽鳥戀新陽每過疏陰即倒觴盡日竹牀消酒力有時鶯語入簾長春塘山過波紋亂花踏風回蝶翅香行到碧橋深柳處一帆涼月滿吳航

其三

蘿石森疎倚夕陽主人投轄客傳觴天高木覺鵬管曠松老方知鶴夢長山雨山烟濃淡看溪紅溪碧淺深香醉來一覺雲門路藤枕桃笙泛越航

其四

幾回傍檻析迷陽流盡春槽曲水觴竹色淺分溪浪滑花枝斜照夜鬟長清言屢射當場覆艷語頻勾隔坐香皂帆青牲從此始數將瓢笠附輕航

其五

幾番對酒惜頹陽聊爲飛英送一觴竹裏茶鐺尼客久山中甲乙倍人長仙畦屢溉新分藥道帔猶薰舊賜香上馬揖來無別語米家曾乞載書航

柳浪偕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榴花歷歷爛青枝又到分絲剪艾時布穀語乾醉社老寒臯舌長畏童兒酒人每自欺新戶騷客頻來競險詩花路柳爾鬪不啓免將肉向照清池

題澧州沈大夫加恩册

碧水青崖戀主人呼他魚鳥作齊民山中不問栽蘭

户庭外長留鴛鶴賓官舍有時唯洗石印床無事只生塵渚宮巴國爭傳詠看取天花墜錦新

謝魯印山惠舟兼答來什

白鷗飛來油口濱尺書啣得自修鱗憑將貯月籠烟水泛我輕雲冷石身濯足且呼同道士浣花先約杜詩人鑑湖一曲幽如許賀老終當作近隣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以報

巨川舟檝竟如何不亦湖湘烟水多若㴲自然生遠吐鳧鷗終是樂清波環池而木仲長統細雨斜風裳

志和白日黃雞底相憐吟罷爭不爲君歌

湖亭對月述懷同散木賦

竹氣荷烟冷不分石泉滑滑夜深聞勞隨流去呼杯
子但覺風來樹樹紋自熱漁臺唯貯月一家生事只
依雲廢苑楊木頻棲止漸喜飛鴻不亂羣

中秋對月同散木作

百年看月幾廻盈那得中秋度度明縱使清光常滿
滿若無勝地也平平朱欄碧榭齊千畝白水青陂滿
一生醒即抱甕眠即枕鬢毛漸漸有霜莖

偶成

自將白水照衰顏也合長林豐草間便欲易名辭故
國只愁借姓與青山溪邊酌月傾高戶花下題詩嫁
小蠻海錯一筐書半紙門僧新自浙東還

寄小修

鄉園是處有花芳不敵深山老薜香十載交遊填上
國一朝文字傍都堂玉因刖足多酬價砂到飛身始
驗方社曲城南饒古寺休將名姓語支郎

山中舊齋

山禽漠漠墮霜翎戶外長披老茯苓蒲柳根中抽夏
筍桃花枝上寄冬青竹蜂入壁香千穴天棘縈絲滿
一庭猶有數行殘粉字古槐西角待傳經

荅魯印山見賀新屋之作

東亭故宅昔曾過旋着新花剪舊莎簾達頗宜低度
曲門寬蒜得大張羅鳩巢與婦真成拙瓜屋隨身也
覺多試問柳浪湖上柳幾回秋草幾春波

癸卯初度筵中示社友及兩弟

拋他銀綬去躬耕半踏鄉村半市城竹大許年成老

友梅開是度作同庚但憑鬆髮稱前輩轉覺聰明是
後生紫鳳檀槽香柏板思來都有木泉聲

集五弟春草堂

草堂紅碧盡離離輕熱輕寒正好時種藥且收曾效
子修花惟去最低枝窗間番舌聽言鳥堤外風鳶看
小兒欲與少陵添故事入春新作海棠詩

浣溪莊落成同社中諸友賦

一灣流碧一絲緡洗却平泉草木塵溪上唱歌隨儒
子樓頭作客盡仙人鵁鶄帶月移西瀼蛺蝶分花過

北隣白石青山從此始不將簪帶惱居民

其二

漢光桃谿暖紛紛漸遠喧囂漸不聞堦下每流無械水窻開時有不歸雲糟邱屢建三章約花社新頒九錫文一曲垂楊十里板醉中徧倚石榴裙

賦得溪上落花

碧溪香重水鱗鱗飄雪回風舞最新欲止又飛如態影乍開忽亂似分身愁深孝女江頭月夢逐陳王枕裏人欲把遺芳付仙子任他楊柳六街塵

余友黃鵠生與所昵相去二舍爲置詩以名各藏其半題曰花信風社中雅其事作詩詠之

剖得銅符與小戀一回卸着一開顏香封字字花題驛錦騎程程月作闗雲裏快呼王母使雪中愁上藥砧山劉郎謾恨仙途遠流水桃源咫尺間

其二

蘂珠新節出仙官使而召雲也不難油壁車中呼小小善和坊裏取端端江頭作押逢青鯉花下移文付彩鸞縱使黃河如帶水雙鈎依舊碧琅玕

雨中集龔名世平遠樓

江干絲雨洗殘春瘦朶濃條取次新桐葉州中遨去艇麥苗風裏數行人鍾彝屢辨商周識緗帖開翻晉宋塵碧草青畦煩指點尚書高壘臥麒麟樓近王襄簡墓

四弟旃檀館即事

淙淙石脉溜春渠長日關門掃地居蓮葉湔中傾研汁木香花底讀方書叢筠傍屋多藏鳥小市通江易得魚洗墨焚香幽事了庭莎堦草任澆鋤

和散木韻

暖風吹雨溉花畦榮辱何勞問木雞窻下止容三畝月門前親着一丸泥功名且自輪諸弟家政都將付老妻碧水丹崖身自領黃柑手酒伴鸎啼

其二

廢垣耘得作春畦幽客時來載黍雞蜀葛細裁三尺雪吳瓶遠餉一封泥全家過未封胡弟半百高柔萊子妻蔬水雖貧聊自解幸無饑苦便兒啼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韻

有酛春蘭蕊碧畦玲瓏且莫唱黃雞青絲屢賀鴛鴦紋

水紅袖頻麼燕嘴泥蜆石坡前山簡客天花塲土滑
名妻千枝蔣朶黃家去聽取嬌鸎恰恰啼

散木方鰥誓不娶詩以嘲之仍用前韻

漢陰無侶灌蔬畦枯桄寒缸坐曉雞未許少湯能沃
雪也知狂絮不粘泥家冕自伴龜家語野雉聊爲牧
犢妻割袖分桃聽戲慚辟將黃葉止兒啼

偶成示衛道人用前韻

丹爐成劫藥成畦杵把刀圭事犬雞料得此身難悟
毀辟如土偶作漂泥寒山宛爾稱兄弟龐叟隨緣示

女妻木轉桃來殘夢了晨光又動號鴉啼

竹香

濺雨拖煙濕幾叢空階十畝月玲瓏但憑一抹高寒
氣洗盡千稍藍粉風深院鶴醒人去後孤雲僧老鼻
觀中松花柏子差相得纔有微芬也不同

其二

削盡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幽微
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裏只消風引月夢才覺水
依雲穫材爲盡湖州派清冷知他了不聞

喜小修至自燕

藍衫脫却作歸鄉心了無官也不妨客過試開陳白
釀病餘聊服地黃湯謾追舌底新朝事且覓山中舊
驗方擠取大航與長管一齊閑入少年場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浮榮歷盡嘆窮花曉起方知鬢有華弘景道成矜白
日樂天老去事丹砂聊開小閣延方士擠取深閨鎖
夜叉雲外鬢肴烟外語一瓶相對社前茶

偶成

白頭學得一無成倦即拋書飽即行漸老始知窮本
草多閒方喜讀淵明東家流水傾糚買西角蘆梢遮
屋生擬與樂天爲近舍借他歌板佐鸎聲

入德山舟中僧寒灰冷雲雪照諸衲子及雲影

居士月中有述

一帆斜月墮澄川似有人呼鐵笛仙老至青山爲眷
屬生來白社有因緣幽探處處書成卷淨侶年年載
滿船料得浮蹤無定止住時竿影去時烟

能君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矣感念

存沒不覺悽然已復自笑舉觥相樂遂大醉

十年一瞥意蒼茫話別青山且盡觴免與泡漚愁起滅聊從烟水決行藏閒吹玉笛翻新曲醉倚天花入道場試去武陵谿上照頭毛白盡老蕭郎

德山簡劉憲使

碧渚蒼烟分外奇浪中丹雉影離離雲開絕壁遡庭吏溪畫春杯見載枝暇日山臞多對話清時苗部也傳詩甫陽子驥今誰是正好從君覓路岐

其二

龍潭秋水碧鱗鱗好向桃源去問津雲裏高牙如洞府花間生齒類仙人嗟他普卷非同世記取金剛是故鄉爲語殿西三桂子青蓮今已悟前身

別龍君超君御兄弟

青鞋不破武陵春歸去西風一面塵荷葉山頭聞杜宇（余村居名荷葉山）桃花源上別秦人深村稻熟泉當戶廢死茶香寺作鄰可是無花無地主祇緣無計得分身

托龍君超爲覓仙源隱居詩以寄之

雲石村中且卜廬憑君爲買一峯餘今我之術爲遯界盡寫雲嵐入券書門對仙童澆藥地巷通毛女浣花溪閒中每愛天台去好與劉晨問屋居

賀管谷七夕露坐

山亭漠漠冷秋烟只在懸藤古石邊眼裏何曾離好竹耳中恰似有鳴泉稍開僻徑通斜月坐看明河憶去年巴水正長天正濶綠楊門外有酤船

送唐堯瀧北

蒼顏白髮竟何成醉裏酣歌指帝京直與中郎分姓字羞從桃簡覓公卿鞬鷹每欲辭鞴去俊馬唯須帶

骨行君過酒人鑪上看荊高到底氣如生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東陶孝若年兄

釭花吐盡酥杯重惜別綿綿話曉鍾雙髻奚奴肩繡襄一鞭驄馬出芙蓉但知作叙干皇甫未覺龍髯笑士龍奇語歐公門下士青鞋將遂紫芝峯

問九月菊

殘黃疎白也堪憐舞向先生屋角邊一與清冊爲伴侶幾番瀟散歷風烟霜林已是呼先輩秋蝶無因識暮年拚取家醪三百盞爲巾狼籍枕花眠

過田

小窗低檻綠氤氳門外車騎了不聞五畝池臺三畝宅一停花竹兩停雲蠻姬借引罇前笑濁酒催舒面上紋爲語窮顛王老子幾人開口得如君

初冬夜同鄒公琰龔散木閒談

雲樹蕭然丈石居清罇逸夜爲霜疏佳言質似飛香屑往事真如繹故書窗外影開雙塒鶴燈前手令一編魚衆花瘦竹徵白首承明夢亦疏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八終

袁中郎全集卷三十九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張文宏　閱

七言律詩

郢人來言楚事久未得　訃感賦

阜囊飛羽擊風馳不道天關叫亦遲漢法自應裁大尾淮南何意袖金鎚黃蒿野望千家哭白髮心傷一路危玉葉艱辛二百載漫將九鼎綴輕絲

其二

塵頭飛騎竟茲然望盡雲棱日角邊覔使逐來纔兩載楚人機動已三年從知塵劫非陰地轉恐烏横欲暮天國體藩規俱莫論老臣塗血也堪憐

月下過小修淨綠堂試吳客所餉松蘿茶

碧芽拈試火前新洗却詩腸數斗塵江水又逢真陸羽吳瓶重瀉舊翁春和雲題去連筐葉與月同來醉道人竹影一堂修碧冷乳花浮動雪鱗鱗

甲辰初度

偶然臨水見蒼顏且喜安身紫翠間老去無心防白

長架中開口問青山文書狼藉恣情看賓客送迎堂
語閒三十七年恒河眼試覷那似舊濟浚

其二

閒花閒石伴疎慵鏡掃湖光壁幾重憐我為官知衣
穩便令遺世亦難從樂天可學無過歸元亮差同有
菊松一畬春芽融雪水坐聽遊衲數青峰

其三

弟兄相對黑甌顛便是逍遙地上仙瀟碧堂中雲變
地柳浪湖上雪翻天長絲古褶緇黃隊皓首修行水

石邊不道為官無一可為官無此日高眠

其四

溪流疊疊逸山扉手植檉楊許大圍夢裏不思龍尾
道閒中聊昔鹿皮衣要圖麴櫱千回醉且作榆槍數
步飛　延亭中人姓呂踏花時過釣魚磯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草堂得文字

寒月高齋子鶴閒竹烟梅雪冷紛紛偶然筆落床成
字恨被人呼鳳作拏萬石厠除香史冊八荷杯杓走
天文眼中鬃鬣臨翩去任我南山北嶺雲

又次三弟韻

文藻如今更老成風流人識小馮名胸中早有吞牛
氣卷上時聞擲地聲五字詩催筠管亂一簾香散酒
籌橫他時得第煩天語幸免鞭笞及老兄

立春日偶題

秋來喜遇雙重九歲裏欣逢兩立春重疊也知天好
事流連無過老閒人山茶吐暈紅侵肉寄酒吹香白
到唇水榭一區微料理湖光趂取坡聚新

梅花

空階綠淨影疎斜戲把清枝壓鬢華老去已無兒女
態春來猶愛典刑花蒼雲白石長相對明月寒塘自
作家擯却鑪香與尊酒幅巾聊試武夷茶

其二

瘦枝逸格總天真不屬東風旖旎塵尚有蠟梅為傚
倖可無修竹作同人花前乍許孫登嘯座上唯容靖
節巾國豔名葩世豈少秖緣無此秀丰神

乙巳元日

湖柳侵街水樓門東風細細濟微溫久乘下澤無官

鬚午着紅衫有摺痕皓首赭顏俱入市舟莘新烏又
成村歸來且坐梅花下倒却巾黃門左爵

寄黃平倩庶子

任他吹霧唾青天割水求脂也可憐詩筏咲眼助道
品羞囊休問買山錢金華直冷殷雷入路草談涿枕
麵眠一靜一怯開比較試思誰是地行仙

其二

百年身世付殊碩只在溪花浪柳間已分髮巳冊白
足但憑牙頰佞青山夢回巴國雲千里書到蛾眉峯

幾灣龍不隱鱗真可恥漢陰甕裏省機關

寄曾長石太史

天祿歸來且道裝高齋八九瞰瀟湘花前白帢新雲
氣枕底青山舊日光竹影侵溪側洗妍柳情披雨夜
還香故憶禪味如鹽水宿世曾爲青草堂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湖光搖碧柳拖黃青帝如何尚縞裝似與夭桃添粉
澤柳同飛絮鬬輕揚斜穿霧縷需鶯濕亂捲風翁旗
蝶怯擬寫爛蕉涨雪裏怕人恔作輞川莊

乍晴述懷

竹裏新晞喚羽雛幽人情緒遶江湖偶因訪藥偕緇
侶久不吟花長白鬚社日雞豚誰北里醉蘭猶錯夢
東吳春來背癢誰搔得方外開尋狡獪姑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禪林次日至柳浪遂有三

峽

寒潭氷月澹鬚眉話到鐘沉唄冷時綠水携來尋和
者白雲收去贈相知間眺碧柳新莎地認取長林倦
鳥枝謝客已堅雙屐齒峽猿巫雨任追隨

胸不退以容城諭丁内艱歸滇中至敝邑殤其
令子遂痿焉於其行也詩以送之

麻衫如葦別芹宮那復哀腸客路中幸免西河夫子
慟稍存贏博古人風䫉毛換去三停白桕葉歸來十
度紅富貴幾何愁苦劇令人翹首盼飛鴻

其二

十年塵土敝衣裳暫見昆池舊景光無佛稱尊雖足
老與天跳大夜郎王蠻娘乍隱溪花笑番客遙懷瘴
草香秘藥如由砂似鐵試探何處有仙

送君超兄還武陵

碧江波疊曉霜肥換盡生蕉細縷衣榴火燗時誇彥集蠟梅香裏一騎歸糟壇博社輕揚入鶴侶鷗羣自在飛杻渚陽山憑寄語道人魂夢久相依

其二

山水心情謝冰嘉斷溝殘石漸盈車高齋是處鴉棲墨娃閣頻分燕作家袖裏新書驚患予卷中逸事困張華烏藤白帢仙仙去知入桃源幾樹花

龍堂招提靚影戲精絕入解前此未有汪師中

龍君　有作

筵前百戲總逡巡角底魚龍且謨新逆往順來哭道予乍非忽是李夫人宮城隱約瑠璃國冠帶飄颻魍魎身水沫乾坤成壞等空中風輪火中輪

其二

華鐙膏燭月玲瓏聖手當場欲繪空由像楚騷兼爾雅返魂斑巧與丹風絲規縷析塵三昧萬臂千頭小大通喚醒人間石火夢無情悲喜片時中

其三

遙物柳憑意匠成縱無筋骨有神情木人自覺機關少粉本輸他笑語生世界總依陽燄海蜂封如近閣婆娥南詢童子參何曉刺水風光第一程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交遊南北總成翁忽地相逢柳浪中細雨小添澆藥水落花時逐渡溪風長堤雲卷千絲碧高閣霞舒十里紅七載東皋唯領酒知君猶念老無功

謝于楚由川入楚將東歸欲復北上有姬在燕也

蹤輪汩汩幾曾閒贅髮蕭騷塵滿顏卷裏攜來三峽水夢中吟去九華山。江春乃浮輕綱萬樹濃花念小鬟世態飽經鹹苦盡爭如歸臥酒罏間

屬字

幾回聯絡幾回分整整斜斜自作群龍女波中呈樣帖天孫機上出紋文長戈偶散平沙月春蚓時盤寒北雲翔鵠驚鴻徒有語家雞那得健如君

其二

長鋒短折奔雲輪囷勢翻飛絕點塵萬轉豈能無斷

意千行何事只書入背股玉女霜前讀大蒯先生化
移身浙水巴江從此去漫將老健敵清新

其三

常時風卷復霞舒萬翥匀匀點點疎雲裏豈煩蒼頡
氏空中誰讀典墳書鵝溪裂去絹千丈愉寒回時載
幾車毛穎禿來今在否月天試問老蟾蜍

其四

絹素無功法不傳幾將封事達天邊青山中似含鋒
筆碧霧濃如滲紙烟體勢已超鸞翥上奴書知在鳥

官前明霞淡月疎疎見添取成都[illegible]

其五

瘦盡涓涓半欲欹分如釵股絡如絲千行寫盡黄姑
諫一字題成郡落碑南浦逆風文破碎西江披雨墨
淋漓斜鶩蔓引黄沙去譜出胡笳出塞詩

其六

篆烟劃月過瀟湘流麗森疎綴幾行礙客游來知个
滿儒生記去識邊傍回波影出雙鈎搨暮雨催成急
就章鳳鳥不來河洛隱年年編錄爲誰忙

其七

秋風漠漠散毫端謾道迷烟逗浦難細去雲長如界
墨密來星點似鉛丹纔從夢筆驛前過又向造書臺
上看入夜幾聲嘹嚦去梧桐枝上一鈎寒

其八

輕飄亂灑入纖濃挂角羚羊那有蹤鴉點紛紜星惡
札鷹蟠險怒出狂鋒征圖匆猶進婆雪退墨痕留石
廪峰我亦頻年有齋癖扶搖猶可一相從

其九

一行行起布青天只在明沙遠水邊孤點作隨如帶
墨數羣中斷似殘箋鶯簧借與填新曲鳳史煩爲記
往年莫道書成無屋餘江南洲渚有秦烟

其十

儒生習氣總難除萬轉千番緒墨餘入地也應爲帶
草化蟲依舊作蝌魚江南塞北難移性兄弟妻孥總
解書一掃雲開狂蹟去研光千尺展空虛

送玉以明先生赴南都試

把酒新聽百舌鳴楚烟盡處看君行梨花雨漲秦流

疾柳絮風香畫槳輕寶劍危冠真國士高牙大纛盡
門生秋來怒翮天池老不怕垂天化不成

曾退如雷何思過柳浪湖時退如初度有詩見
示次韻答之

醉裏烏藤手自扶閒隨鷗鷺過澄湖一江浩雪浮箕
舌千畝涼篁露頂顱且與青娥刪白髮休將五嶽換
三孤烟鬟好在消搖侶慚媿虛名老領廚虞翻謂公安地形如箕舌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婦所以為

嘲

霞光猶繞芰荷衣紅袖前迎遠客歸玄鬢返來猶可
辨丹砂健後却疑非三山誓許鸞臺入一鶴終隨弄
玉飛雲作風神花作語看君戰勝幾多肥

初夏同惟學惟長易尊游二聖禪林檢藏有述

一尊高閣許從容眺盡南湖與北峰青葉黃衣餘碣
在玉函珠匣總塵封空江隱隱流清梵別壁沉沉起
暮鐘昏黑談經人不去知君學佛意初濃

其二

丈六空傳草一莖蓮臺肅肅古先生夜深虛閣聽鷄
語世遠枯松讚佛名蒲褐叅來知行淺稻田我就覺
身輕等閒法法都如夢眼底何勞覓化城

其三

禪關避客晝常扃竹樹陰森可一庭野雀爭啣天女
粉梁塵漸汚佛頭青六時僧禮遮花漏三教人翻貝
葉經衣下有珠君識否窮來如欲睹明星

其四

蒼枝矯矯欲盤空高閣冷冷受遠風怪石枯藤隨意

古砌花唯艸自然工六朝遺事殘碑外千佛生涯曉
籟中我亦真心求聖果十年夢落虎溪東

萬二酉老師有垂老之疾感而賦此萬里中老
儒余家父子兄弟祖孫皆從之遊其人可知

白首為儒未厭貧布袍落落舊風塵百年偃蹇窮途
事一榻艱難老病人楚客由來哀鳳鳥漢郊何日獲
麒麟勸君憑學無生忍猶有金剛不壞身

其二

青袍橫看世途欺百歲蕭條只故離吾道存秋[illegible]

在世情天地古今疑五男差得如閒令一女何曾有
蔡姬楚士從來多寂寞爲君揮涕淚成絲

傷周生

溪頭曾見浣春紗珠箔于今天一涯紫陌重邀千寶
騎青樓無復七香車天人南國空湘水處子東鄰是
宋家記得西廊香閣裡梅花長插一枝斜

送鄒金台遊白下時寓武昌

將軍此日驅征輪楓葉蕭蕭漢水濱我巳銷魂千里
外那堪重別故鄉人西風馬度離亭柳落日衣吹客

舍塵莫向勞勞亭上望秋江容易得沾巾

飲彭山人

疎竹蕭蕭晝掩扉一樽潦倒世情微三湘蹤跡沾藤
杖二岳烟霞老布衣夜雨階心桐子滴秋齋簷雨菊
花飛却憐太史周南滯鄉國悽凉久未歸

寄贈

莫向南枝問舊棲花開如笑復如啼空憐夜月刀環
夢猶記東風桃李蹊遊子贈無青玉案佳人歌有白
銅鞮殷勤爲念章臺草幾度春郊散馬蹄

偶成

誰是乾坤獨往來浪隨歡喜浪悲哀世情到口居然
俗狂語何人了不猜彭澤去官非爲酒漆園曳尾豈
無才百年倏忽如彈指昨日庭花爛熳開

即事

倘是春江舊舞樓海棠花下小梁州柳因有絮絲還
在蓮到無心苦始休浪子燒燈齊射覆美人越席與
藏鈎東風何意催桃李多少西郊南陌頭

辛卯元日

滿城佳氣鬱玄霄海月如規上海潮率土非新弘治
朔百年三倍穆宗朝抑含初綠風前舞梅帶殘香雪
裡飄笑我疎愚非董子太平猶須不鳴條

感王新庚

翩翩衣馬典何殊醉擁陽昌舊酒壚傲骨終然遭白
眼窮途無計覓青蚨牀頭氣沮金千脫袖裡顏摧玉
唾壺安得再逢龍準叟爲君嫩洗溺諸儒

贈李子髯

一得相看意蒼茫布置翁君到闌長侍宁吉鳴下氏

帖箋經常駁宋儒章甫茅坐接高人笑僮僕都無俗
子腸敝綈南冠還楚楚男兒那復困詞塲

送莊冲虛使粵

青郊垂柳綠依依一片仙帆帶月飛欸曲聽來醒暮
酒瘴烟行處濕征衣荔濱艸送王孫遠梅嶺花逢漢
使稀總為浮名淹此地江南江北看君歸

江上送別

颯颯征鴻帶雨飛孤帆無計駐斜暉西風蘭杜香流
水落日雲霞浣客衣野店無人花自發秋江有路夢

先歸年來贈別傷同調郢曲如君和者稀

壽惟長侍御舅初度

青春花鳥共為歌兩歲山居長薜蘿蹔仕古人元不
忝知非蘧伯定如何百年日月徒婚嫁萬里雲霄有
網羅花萼風塵能得幾人生七十總無多

贈散木和小修韻

逢君今日又春殘對我高歌來日難一字懶捻鸚鵡
賦十年空戴沐猴冠愁來斗酒且為樂淚到窮途未
可乾寂寞雙田烟水裏何人道有子陵竿

其二

腐儒偃蹇鬢毛殘三十身閒衆所難向客不題俗姓
字避人真着古衣冠寶刀入匣心猶俠老馬憐途淚
未乾學道莫須占影草只應行出蓋頭竿

別閩人王生

青草紅亭萬里塵送君那得不沾巾風光過雨梅花
碧野店逢秋荔子新江鶴嶺猿頻弔客澧蘭湘芷總
關人武夷山上仙蹤在何日尋真共卜鄰

感事

湘山晴色遠微微盡日江頭獨醉歸不見兩關傳露
布尚聞一殿未垂衣邊籌自古無中下朝論于今有
是非日暮平沙秋草亂一雙白鳥避人飛

歸來

歸來兄弟對門居石浦河邊小結廬可比維摩方丈
地不妨楊子一牀書蔬園有處皆添甲花雨無多亦
溜渠野服科頭常聚首阮家禮法向來疎

哭兆孺

高城秋笛夜微微滿目西風捲素幃四海有心臨短

杖三湘無處覓荷衣劍客孤□聽龍漁客帀衆山有
鶴歸今日哭君騷雅盡東南泉石少光輝

其二

黃壚別去路漫漫澤國空餘九畹蘭白骨千年知已
在玄言湖海和人難秋江寂寞龍孫女夜盤蒲條鬼
火寒痛殺青山笛裡月可憐仙子一凭欄

寒食飲二聖寺

東風隨處有亭臺寺古無僧花也開一百五日逢寒
食三十二相禮如來珠池實地都成刼漢龍秦封且

舉杯石火電光只如此白楊何事起愁哀

送焦弱侯老師使梁因之楚訪李宏甫先生

丹書早發鳳凰樓楊柳青陰滿陌頭征馬曉嘶梁苑
月孤帆晴指洞庭秋蓮開白社來陶令爪熟青門謁
故侯自笑兩家爲弟子空于湖海望仙舟

郊外送客即席

漕河水㶷綠淵生聽鳥看山也自清寶馬驕嘶塵百
丈朱帆高捲月千稈飛杯客子紛無數度曲兒童淚
有情人物喧闐烟樹裏桃花如錦爛春城

郊外水亭小集

山自蕭森澗自寒郤憐勝地在長安桐陰恰好當窻
覆柳色終宜近水看已倦呼兒稱酌酒不情逢客强
加冠湘江亦有幽居處多少芙蓉憶釣竿

其二

幽篁戛戛坐來清懶慢都無對客情戲水鷗雛分浪
出趂巢烏母曳枝行堂前溺鼓人三爵花下彈棊鳥
一聲紅藥青軒如夢裡幾年塵傍馬頭生

其三

清歌嬌嫋兩妖童尾酒題詩輿轉工拾翠女來虛檻
外分蔬人立小畦中落花撲面都如雪密樹宜亭不
礙風怪得夜來鄉夢好穿雲直入武陵東

送南粤使

青楊如纏胃斜暉霍霍班騅出帝畿山府官遊聽鳥
語瘴鄉人去着蠻衣桄榔葉密偏宜坐鷓鴣雛嬌不
耐飛百粤山川題欲徧素香花老陸郎歸

別李年兄

經年何事遠庭闈走馬彈冠意總非白髮自難千里

别青山豈為一身歸難浮棹下迎笛舫錦石花嶼嗣
綵衣我亦思家去未得因君魂傍故園扉

上巳日東惟長

江城春色暖平蕪若個青陽不酒壚前有好花能覆
席恐令嬌鳥怨提壺醉來金谷罰多少典到蘭亭叙
有無自信胸中磊塊甚謝尊恨不為江湖

懷龍湖

漢陽江雨昔曾過歲月驚心感逝波老子本將龍作
性楚人元以鳳為歌朱絃獨撫誰能識白頸成羣獮

奈何犄首雲霄時一登別山長是鬱嵯峨

將發黄時同舟為王以明先生撰敘大家伯修

小修偕同訪龍湖者

江上青青江水流荆州何日到黄州鄒莊有客堪馳
驛郢郭泰如仙好對舟北去山川俱作悲一片象緯今
生愁龜峰數點蒼烟裏料得伊人已白頭

晴暉

雲霄極目古亭州江上淒共感昔遊天下文章憐蘇
老瀟湘風雨動人愁雲眠楚國黄泥坂潮打巴陵黄

雀舟敢向乾坤尋勝覽祇因李耳在西周

贈人

看君如欲老巖阿嬌首青雲路若何近日彈章中貴
少一時論籍楚人多山嵐會意還生色湖水無心也
自茲六語丁寧稍記爾年來或恐羈漁簑

龍

孤舟千里訪瞿曇蹤跡深潛古石潭天下豈容知已
二百年真上洞山三雲埋龜嶺平如喚水落龍宮湛
似藍愛得老佛好眉宇六時僧衆禮和南

惠泉見黄平倩大書作字時余同在玉泉今在
年矣

今龍池上作書時牙管如飛我亦隨花底披綃雲激
灑橋邊濡髮水淋漓開中偶和天台例茶罷曾尋李
白詩何日青山偕舊侶夜窗聽雨界烏絲

宣城飲王舍人家留別

相集如丹鄢水濱芙蓉花裡駐蹄輪尊前齊贊能詠
語甕裡杜康苦泥人白日共驚頭上雪青衣爭掃鬢
間塵鷄聲喔喔催行李到底輸君自在身

送君御憲僉治兵甘州

秋盡天山道幾盤蕭蕭鐵騎黄雲寒村宵似雪分行
出胡女如花隘路看白鼻騧前四舞袖青油幕底拜
呼韓知君解得從軍樂不畏沙場行路難

其二

歷盡邊霜與塞雲舊題名處壁氤氳要將麟鳳誇殊
俗也使侏㒧識古文漢世才人求屬國晉家詞客帶
將軍腐儒半尺毛錐子大纛高牙得似君

其三

十萬貔貅擁火旗角巾綸扇坐麾時問中黄道腰間
減塞上難辭鬢髮絲鞞鼓靜來仍散帙醮燈邊處夜
聞棋邊人慣聞伊涼曲好語新詞與雪兒

其四

寶劍雕弓大羽箕軍中新作健兒裝一兩雲卷天驕
擻十里風吹侍史香閒月澄江真快士修眉白面舊
仙郎也知陶侃無高韻謝卻樗蒲與老莊

壽雷元亮母太宜人

樹樹新鶯啼曉暉春風南國笋初肥花前白髮光垂
地天上紅雲繡遶衣孫子捧香芝數木麻姑山近稱
千圍使君自是烟霞侶趁取青溪老鶴飛

惠安園亭看白芍藥

仙葩亦自喜樓居嫩紫妖紅總不如瀲灩水詢晴雪
後蚤羅雲沒曉峯初誇多與向交遊遠遠遠頻登好
事書是我眼慳嘆未有主人元只北茶疏

湯嘉賓邀同顧升伯李長卿唐君平遊草橋別墅

郊居絕勝午橋莊南客行來眼亦忙馬上乍逢蒲葦
地夢中移入水烟鄉疏林透戶涼風出翠葉平池急

雨香危石幽篁相對冷一庭清影話瀟湘

五月十二日退如生辰蒙以詩見示聊述二章

奏報闈候以次日生又五月十三竹醉日

菖蒲弄碧柳垂軒過雨閒看蛺蝶翻喜與老髯爭一
日好同醉竹倒千樽身依紫宙黄金地夢遶青菱白
藕村門下校書真女史吳綃親寫佛前幡退如有燕姬工書

其二

垂闌日影度疏簾甘載君王寵早朝安石榴開紅照
地御河水釀綠平橋花前曉珮聞燕語醉後春雲夢

楚腰近日蒙莊通大肯閒逸黎火注逍遥

和退如初度與客談仙次韻

竹樹森踈翠進身與君連日坐花茵樂邦有宅慈爲主仙路無程醉是因正好同石雙舞鶴何須高臥九陽巾直消數幅梅花紙便作華胥世上民

送曹遠生進士尤選宜用典史

百疊青山亦起瀾虚空黯黮皆捐干幸逢梅福稱先輩却喚陶潛作長官溪雨松風聊簿領雲心石面且衣冠何妨鹽屋來仙尉便作集賢校理看

與元定孝若同話歸計用弱頭韻

墻東何意獨違時峻坂飛馳夢亦危青艸渡頭多少浪白雲高處有無岐閒思短棹歌漁父靜抱幽絃問子期且與提攜山上去不須旐聰始揚卮

秋日苦雨和退如太史

積雨如山臥不知閉門稍自寫秋詩高齋束筏安文幾侍女東攜過酒卮蘢處也應無燥地巢棲未見有安枝遡昔爲悶東憐子夢裡分明擁蔡姬

其二　時七夕先一日

霆轟電射不終朝何事陰霾怒不消樓上女兒齊浣覆宮中銅狄盡浮腰漢官着笠趨龍尾河鼓張油度鵲橋大道狹斜俱眼底那堪十戸九蕭條

其三

河漕西下沸如湯驟雨那知觸禁墻金馬門前泥沒象銅駝陌上水平坊千家爨火然陰壁五夜哀呼徹未央縛竹爲牌通市口大都風景似南方

其四

家家釜裏看游魚壁落都空那可居遠覓瓜梨分孺

子共租樓閣展圖書哭聲斷處唯空巷客夢還時想故廬憶昨柳浪亭上水湖光千頃蕩芙蕖

七夕同方子公蔣子厚弟小修避水長孺樓居

悔逐緇塵帝里遊除君何處可消愁蜘蛛大上先謀芥野鶴移家亦傍鷗稍貰衣衫充酒品盡搬香茗在書樓簾開忽見新晴月又到黄姑織女愁

爲耿華平題先公册先公居江陵時以繡衣直指錄囚不及格被謫

手潑丹筆淚沾巾沾却梧丘幾許人韓則大名爭日

月賛皇遺恐竟灰塵家貧肖許門容駟國瑞方知種
有麟試看成蹊桃與李停同枳棘一班春
劉元定齋中別諸社友時余有內人之戚
一竿直出帝城烟馬首飛塵僅一年倦鳥早辭燕樹
雪閒花又上武谿船伯鸞未得偕妻隱和靖終當伴
鶴眠白盡頭顱應不返清溪山下有鳴泉
早春過荔園次蘇潛夫壁間韻余往過此八年
矣
尚齋只在郭門間世外佳人共往還老去心情渾念

水重來竹樹已連山幽花近嫂爭先發好鳥逢春盡
不閒別後新功何所驗臨谿且照舊容顏
登晴川閣望武昌
霜崖突出蘚紋斑鐵笛臨風去不還百里帆檣千里
水一層城郭幾層山遙知鬱鬱葱葱地只在熙熙攘
攘閒沙鳥窺魚鷗覓渚試看何物是清閒
夏日馮明甫郡公招遊謝公巖同顧朗哉處士
于野宗侯劇飲分韻得千字

出石工能壽似水傳山簡韻高無政事羊公才大少
詩篇兒童拍手攔街語老守風流勝昔賢
即席用韻贈于野宗侯
買却青山一段烟甕中光景任流連但同習郁酣他
水不向君王乞酒泉于野酒戶不減汝陽緗帙未離繩几上白
雲只在枕函邊碧瞳羽客閒來往日課靈文字五千
又贈朗哉仍用前韻
回首春明話昔年因君忘却路三千銅鞮陌上穿花
出峴首碑前枕石眠醉後書顛如長史老來詩淡類

斜川楚人調澁無佳韻好譜離騷入管絃
七夕招黃道元丘長孺陶孝若張伯賓王遺狂
十弟平子飲小齋得衫字道元先以詩來率爾
奉答道元永嘉人余時以儀曹改司封
披門清露滴松杉暮直歸來口尚緘斜月乍臨移酒
盞涼風忽起換蕉衫桐江我記從前路鴈宕君居第
幾巖官舍未容投轄飲謀將塵土換氷銜
中元日夜歸即事仍用前韻
葛巾脫去鬢如杉又草朝賢牘幾緘竹裹乍香新茗

桃榻閒猶藉舊荷衫空窻月色霜流地半夜桐聲水
遶巖天馳豈能容野馬身無羈紲日無銜

暮春偕同署諸君子飲郭外

滑骨春流瀉縠紋嵐光映照石榴裙今朝止許談風
月何日相從問水雲細雨午收山鳥喜亂畦行盡草
花熏海棠枝底烏紗側未覺飛觴到十分

暮春遊韋氏莊憶十二年前先伯修暨顧升伯
李長卿偕遊此地今伯修去世八年顧李二兄
新以言去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潸然久
之

猶記天街白鼻騧出門長是踏飛沙幾年夜雨慈恩
寺十度春風奈子花石火會於思駐景難流清淺夢
移家東林法道衰如許不見栽蓮謝永嘉

壽畢侍御兩尊人

花外紅綃白雪垂豸袍如火映春卮皐橋秖有彝耆
件彭澤唯聞歷齒兒玉樹種成千畝實鵷雛棲遍萬
年枝黃山石上青松老閒看仙人數荷恭

初夏偕同署諸君子飲西郊池亭仍用前韻

花時聊復問鷗羣樹有新陰藻有文且與共聽幽澗
水休教驚散隔溪雲青衫暫可驅從使紅袖那堪對
此君韻遠心空無一語不知啼鳥欲何云

偶作贈方子

一瓶一笠一條囊舊擬巢音與楚歌野鶴神清因骨
老鴛鴦頭白為情多腰間佩玦千年物醉後顛書十
丈波近日裁詩心轉細每將長句學東坡

冬盡偶成

青霜一寸水皮老凍楚荒荒落饑鳥老去慚看日腳

忪忪來怕見曆頭少客裏關心遶左書夢中失路京
華道宦心灰盡復如何大都也似霜前草

別小修

瓜洲雲色蔽天昏腸斷金山與寒碪孤帆客也負同海
鳥過江切莫食河豚幕中有士當持贈身裏無錢且
典褌話戟如林萬丈五不知何處是朱門

王太古令郎有父風聊賦

空堦長日綠苔封一望江烟翠色重陶令無兒捫紙
筆龐公有子識機鋒隱前慈竹分新種雪後山雉竟

舊踪總角未除髭未長因君自笑老龍鍾

卽事時京使至

朔霰冷冷打角巾客途那得更長貧有錢買看嬰丫女一川刺投數主人白酒澄來如雪水青袍當去得霜鱗端居忽謾逢京使怕說東華十丈塵

丁酉十二月初六初度

雙鬢蓬蓬又一新布衣何處不緇塵高天下地盡如此開口伸眉有幾人客餞夜深燒蕨粉山爐冬盡劉

公壽青溪半曲田三畝以其寺旬公集詩

其二

幽懷朝起自焚箋收拾從頭舊簡編文字少無隔宿約槖囊充有半年錢花前沃雪呼家妓醉後灰心學老禪拋却吳官今一載青泉白石幾高眠

其三

角巾散帶亦何爲白首匯公是我師燈下待兒朋禮懺牀頭稚子解吟詩江漁供客來冰縫山鳥驚人觸凍枝鬢髮如油霜鏡裏等閒拔出幾莖絲

其四

天涯隨處是生緣閱帽寬衫似老年算馬與人三十口賣奴及宅五千錢一心槁木寒灰去幾度披青袍酒眠古佛閣前溫炕裏拋將紅袖夜談禪

其五

雪霽寒江餓得魚北風香暨[illegible]梅初身明白髮顛先累病後烏紗夢亦疎薄宦古人雙屈指家鄉經歲雨番書百年碌碌渾如此檢點從前事事虛

遊仙詩爲胡仲魚作

願作人間丁令威千年華表一來歸天門戲博輸籠

去石室燒丹試犬飛洞裏松花充曉飯篋中雲葉作寒衣鄭山若更逢潘子爲問桃源是也非

聞崔氏女拜無念學道戲柬念師

嫩他螺黛與鉛華愛渴惟消一碗茶檀板且教歌梵字羅衣權剪作袈裟心如止水堪容月身似寒林也着花摩頂幾回親記取生生世世法王家

雪夜感懷

空房夜盡落燈煤一絡飈風似剪來三尺雪中乘夢去五更天外覓愁迴慧仁酒盡唯空盞螺甲薰殘只

火灰爲憶朱門深宅裏幾人歌笑幾樓臺

侵曉見閤人禮懺

殘月微微散曉星颸風吹動畫簷鈴衣中珠珞千條
重定後爐烟一縷青鸚鵡教來持口戒蓮華繡去裝
心經梵音唱徹聲清遠臥閣何人夢不醒

放言效元體

人間得失只如斯得固欣然失豈知消日總多無義
語安心唯有耐輸棊鄉書寄去求鵝炙閩客新來送
荔枝今古騰騰一覺裏肯他淳朴與澆漓

其二

三十年間閃電身半居白石半紅塵空中往往書歎
字鏡裏頻頻感去人方帶醉來剛酒斋時祇放後少
茶賓眼前笑得須當笑未有脂膠粘日輪

其三

花前蓬鬢影婆娑每到花開即浩歌甘草雖甜終傍
苦蜘蛛縱巧不離羅常年歡與愁相對百歲仙丁入
孰多白日既知無返理問君何不買青娥

其四

蔦蘿爲杖竹爲冠浮世都教一例觀龍伯小來偷氣
岍醯雞夢裏亦酸寒伊周未必閑經濟楊墨徒勞闘
異端識得個中些子去鬱天鬼國也相安

其五

幸將七牘賙身早挽山中事事新批頰鳥爲司鼓
吏寒號蟲作守更人攤書誤置巖前樹洗墨常翻霧
裏鱗醒即長吟睡即定更于何處覓埃塵

得家報

清晨閣外逢鄉使持得平安書信來初問三哥何處

去次言八口幾時廻新城漸漸沉流水舊舍荒荒長
草萊幸有南鄰與北李時時出郭時銜杯

登華

山蓀亭上桂頭巾便上參雲禮石人流水有方能出
世名山如藥可輕身眼中華嶽千尋壁衣上咸陽一
寸塵逢着棋枰且休去等閒看換野花春

其二

瀑布聲中洗面塵洞花沚草自然春欲攀絕壁無根
地且趁孤雲未老身墮險啼崖皆韻事猗松坐石想

幽人飛仙巳蛻茅龍欻留得青山一督鱗

其三

艱危歷盡到岩居可有丹梯上碧虛玉女烟中頻索夢蓮花葉上細題書補填積雪成新徑展拓開雲架小廬別院棋枰聲隱隱微風恍惚動仙佛

其四

洗頭盆下擷芝茁古洞深松話寂寥仙迹久湮無後華遊人逆數郎前朝身輕眼豁腸皆換月冷煙清夢亦適見說乳泉甘似酒們蘿親與試雲瓢

其五

杖底諸山似混紋絣青搖綠鬣紛紛半現影裏江河合一尺烟中晉楚分未有因緣離下界虛將名字列高雲松風破夢丹爐冷慚愧瓊田碧草芬

其六

玉井前頭乳穴垂奚兒聊以一瓢從空崖壁冷長留雪古屋雲昏尚鑠龍明月自升千尺嶺道人閒說五株松瀑簾洞下真官老占斷林泉是此時

華頂示同遊楞道人

踏遍秋雲琢紫苔巨靈掌上覓松栽公超作谷猶嫌霧方朔前生解役雷幻詭也能通道術詼諧大抵近仙才芙蓉一削五千仞不是狂夫不上來

岳頂歸至青柯坪示同遊道人

飛鴻是處有遺蹤題破蒼崖幾重枉把真形圖五岳難將奇句答三峰山臞未老身猶鶴雪爪歸來杖有龍紫蕨黃精君記否鐵犁溝下舊村農

登太室絕頂山行二十餘里覓古今人題壁不得一字欲窮天泉石樓之勝而壞祠無可栖止者嵩遊之艱久矣

尾紛紛雨洗斑嵩峯久矣閉仙關雲開忽見玲瓏壁水外微鋪淡遠山古道熟知龍洞墺僧云勝在石樓間幽岩欲去無栖處獵火燒空照夜還

觀盧岩寺瀑布

百石烟中紫翠分水光搖日雪紛紛長風碎曳千年石飛雨斜侵半壁雲澗底有人穿洞出山間投礫隔村聞仙家只在深嵐裏杉腹猶存鳥篆文

其二

洞門長是帶雲關竹杖深穿香靄間醉裏放杯聽澗

水夢中和雨入盧山霞光射壁殘碑出松影流塔處
士還潭下老龍呼不起攜將新月過烟鬟

贈登封令傅元鼎 嵩山之奧有白鶴觀還此觀蓋松一株亭亭可愛元鼎圖

復此城故未自夕之

麈尾一麾案牘稀石淙潭水洗秋衣公庭葉落青常
滿絕壁雲開碣自飛入寺每教求薜蹟上山親與勘
松圍夢中白鶴如相語君是重來丁令威

嵩陽宮古栢封于漢非漢物也都玄敬以為三
代時物信然

山鬼那能記始終手扎洛書逢大
龍鱗抉石方知地鵬翻拂天始
訛語問渠霞壁幾時紅
遺夷置酒鎗石是米顛懷袖
遊人恰好中央坐怒水
較盧岩雖勝少幽情
山結特大翻嵩高卻第

舍小分烟嶺郎園池崩雲倒沫森森立枕石聽泉事
事宜勝迹幾人曾到此摩崖碑上有娥眉

將入秦試士諸同舍別于西郭水亭得魚字

郭外園林盡不如水亭香泛綠芙蕖門前且繫新驪
馬囊裏猶存舊蠹魚華岳看雲唯自語曲江題壁倩
誰書憑君為報關門引不是當時板屋車

入超化寺水村

類鶯飬谷瀉溪光石上題名尚李唐竹葉送陰遮古
寺稻花隨水出山莊一林過雨蘆花白半壁疎雲栗

子貴猶記西風紅蓼裏桐槽垂系入瀟湘

青樓曲

彌看梧葉下空堂秋月秋風淚幾行獨夜香臯緘遠
字經年鸞匣綴離粧闌拔別恨瀟湘浦柳帶愁烟漢
水傍折盡庭花人不見枉教螓子墮流黃

袁中郎全集卷之四十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武林　趙王驤　閱

五言排律 附六言 七言

涇陽驛見王子聲壁間韻愴然有述

只合臨漳死曹家鬼好文楓根猶有鏽夜磬豈無春
研乞銅臺瓦姻求洛浦甄歌遺塗粉客衣逐賣香人
客鬼輕殘蜕騷宮重楚魂死生旦晝理夜樂勝朝攘

賦得野竹上青霄拈三江韻

烟勢分層岫寒梢瀉綠瀧鸞鶡拔地起籠羽拂天降
雨押釵頭重䖎回个字雙隨根來北合逝影入西窗
驕日巢幽鳥敲風吹小厖簷頭懸渭水屏裏繪湘江
曲路通斜閣交枝覆斷矼微霜天女粉幽語梵仙腔
橡笛知遺族漁竿識舊椿染成雲泛泛市以碧淙淙
身起樑三弄時來倒一缸主人那得此唯有鹿門龐

和五弟韻

覆地蒼雲濕垂天綠潑濃窓開生翠靄稻捲膩烟重
爰尾千楷鳳拏空萬部龍入風旗蘂亂敲月珮環從
蝌谷追遺律貧篁墨舊蹤高寒排雨氣瀟颯冷雲胷
漾壁頹藍水遮門浩碧峰湘娥斑淚灑莊叟籟于喁
銅幹平欺栢霜髯欲傲松横分清假塞側揮醉龍鍾
鐵畫唐鈎鎖龐村杜刃鋒籌書家蔡格箭括美吳儂
碎影瑠璃榻鮮香琥珀鍾他時裁笋籜規製取芙蓉

王回先一夕尚痛飲叫笑如常時侵曉三弟來云回病且革以為戲也急往覩之回奄然逝矣遂為長律哭之

道病猶疑詐那知畢竟非命輕殉粉黛形老憊甘肥

事業愚昏立家園信手揮分身銜酒陣一笑解愁圍
黑白人人是恩讎面面輝牢籠心入彀輕巧語當機
望節朝團社聞歌夜款扉年來乾鵲喜忽去飽鷹飛
六月綾紋袴三冬葛縷衣預愁酤少直不畏室啼饑
面古堪描畫耳頑耐刺譏甑中無糁粒袖裏有珠璣
世法猿愁檻歡場馬脫韁醉猶喧夜月死不待朝曦
破屋遮遺藕寒蕎倚素幃一賊偏冷落西衆半歔欷
在在盤飧減門門笑語稀襟懷詩客盡氣運酒家微
貌熟人頻夢名輕鬼不威鴛拈魂死變蝶死蛻芳菲

獮勝西鄰叟黃金帶不歸

法華庵同諸開士限韻

送雲歸老岫荷蓧量幽潭古榻連池損癡禪着謎參
閑膠踏石屐小立探春驂竹路編龍子花時過長男
草侵紅㪺谷蕉短綠天巷角㸌柚寒穗鑪絲吐䌷蠶
農人占九九童子契三三溪鳥藏深灘淵毛露淺鬖
疏經通老衲書額過精藍欲訪東林去陶家借竹籃

又次前韻

怪石含斑蘚幽雲抱古潭茶勛憑水策詩理入禪參

白恰紛春社紅衫過篠驂兆書沈篋笥紙筆付兒男
鼹鼠全河飲蝸牛一角菴有冠徒似范自繭可悲蠶
瘦削山容獨酣沉柳夢三近烟紅淡泊着雨綠鬟鬖
香膩煎雲母溪光瀉蔚藍僧來伸紙看一幅古魚籃

柝檀館雨中限十一韻

臥覩殘帖蠹閑撿冷池灰洗碗供梨汁分爐炙芋魁
雉斑穿砌筍兎目長官槐謝草吟三復支堂看幾迴
思深泉透石吟苦將蚓枚救卅膠春鹵花箋汗曉煤
鵓飛頻帶子鳩雨不通媒種藥愁沙澁增欄傍蜥頹
茜衫官長過小服野人推木壁塗番像丹房裂淨苔
菘菁欲放滿自起斫旁萊

香光林即事用前韻

宦網弛三面禪心積久灰歲功聽尾卜天紐問杓魁
老蠹穿香節寒蟲叫古槐江花排岸出泚水到門迴
劄裂窮巴衍俳優畜馬枚沉思竭廢井久語墮梁煤
子鶴難爲父妻梅不用媒立窓石皺瘦困雨竹寮頹
花社僧來訊鷗鄉長可推附舟求洞藥置檻養盆苔
作意爲農去湖田怕長萊

法華菴雨中諸公以詩相角限得六韻

苦癸寒鑪竅閑書折股釵琢雲裁月逼鏤自粲紅皆
筆帳翻缸落金清入梵諧分鬮時一賽驅悶幾回俳
古硯文全蝕磨鐫耳半埋毘耶多口老閑引散花娃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天女呈新獺寒梅著典刑𤍠沙淵凍局攤㕑讀仙經
蒼跡紛殘篆枚濤怒遠聽鷺饑卷似蝟蟲蠹字如丁
一國琉璃覩千枝發刃硎鏡開古水照涎熱老龍腥
滿跡埋番夾寒嘶結臁瓏禪心降禱水僧夢快嚴扃

臥客全肖贄寒姑早驗鴿皓姿三十里消遠隔吳涇

其二

蒼菘沉地覤吼怒蛸花荆鑪冷飛茶請[illegible]豈驗稻經
王正書法首國令免脣聽入樹占男女候晴卜丙丁
凍毫書破字古緣結殘硎巖閣魂先入水窓夢亦腥
分箋疏白事溫水護青餅撥悶頻呵骨思山叟敵稿
歸兮耘舊圃餒矣憶原鴒欲訪伴人夫寒舟閣淺涇

雪霽後仍用前韻

帝女傳花信陽官布省刑簾霜淋故額窓彩爛殘經

軋軋鳌初亂烏烏樂可聽題書邀寶月硯面憶添丁
熏枯防新潤磨烟散古硎茗花香後瀹艇子過時腥
老樹波千溜寒梅月一瓶粉光勻水市青黛撲門扃
珉瑁喩盆鯽連錢玩小鴒面瞳酣自戰決口瀉河涇

舟中看月仍用前韻

陰霆如不掃風伯有常刑樓閣雲初坼玻璃隗乍經
沙容兼雪看鑪響入泉聽近閣梅題遜横江鶴姓丁
詩魂將化石霜頰發於硎河鼓呈天練蛟宮匝冷腥
夜光辭嶺蜍舍利瀉吳瓶窮窕宮腰圍倉琅帝子扃

穿林眠凍兕觸葦吽寒鴿濯足求清瀨剛腸惡溺涇

舟中風雪遲蘇潛夫遊玉泉不至和客韻

立盡寒枝影佳人宵不來掀帷拋斷夢撥筋寫殘灰
南郭頻愁籟東林每憶雷樹兒啼獨狖雲凍失丘魁
江滃奔瀾壘山流賦綠頹精靈憑化骨神力假于[illegible]
一掃狂霾去千峰萬嶺梅

其二

積陰負故臘莽莽壓天來白馬酸冰渡蒼猊炙凍灰
硯晴蘋夢人齟雨虩鞭雷撥悶憑毛氏澆寒命草魁

垂頭花擁腫裘綮納瓈頹看帖遮愁眼噓天鼓怒[illegible]
青娥隔帶水負我一窓梅

題曾太史退如愍齋用十三覃韻

底事欲名愍百城臥老蟫愚公谿正北痴叔舍偏南
罔象珠懸慕無懷藉滿函花頭羞黯黯燕口怯喃喃
庭市空心樹窓凝太古嵐侍兒修溷溷稚子學沉酣
杜口非無舌忘情似不男（佛經有閉戶不男者維言無怨意也）巳甘中
散〻未害虎頭三乞巧樓金卸醉鄉路可探知亾如
寄墨憩蠹類修曇兀兀迦陵殼茲茲甕繭蠶無絃琴

亦弄不語謎須㕘一枕莊周化多方愳子慚盲方醫
後見黑味飽時甘坐挐雲將去神行不用驂

小齋有隙地植花木數本同孝若寓庸賦得松
字

一曲莓苔地風光屬老慵稍除蹝冗蔓略植典刑松
徙石雲紋出移花月影從買時纔數本栽處已三重
紅葉剛遮砌高枝未掩笻幹唯求老健姿不取纖濃
雛笋猶呼鳳稚藤也學龍夜堦雲淰淰晴檻雨淙淙
障日聊鋪葦防竊且益封公然藏小鳥亦自集閑蜂

分翠來屏扇流香潠酒鍾折攀愁楚女澆剔倩吳儂
景入單條畫清連怪石供幽奇無大小神褢九華峰

夏五望日興德寺紀遊得興字

麯侶爲前導僧雛接後乘城中十里水世外一行朋
似眼初除翳如禽忽去矰摩苔因看碣敲盞爲呼氷
松老前朝在編遺手記曾倦來披數帙興去躡孤藤
鄰竹幽堪借古槐醉可登溪光時截郭杯影忽沉僧
雲片輕綃歛天容定水澄稚兒行趂蝶髯客坐驅蠅
蒙密蒼枝覆晶瑩皓魄升𦨴掤新易水瓶炙舊宜興

梵集諸方磬波然萬室燈月尤增瀲灩風小露成稜
乍入宮荷氣斜分霧樹層凉衫輕留縞時品雋吳菱
互立談門戶旋刋酒準繩杜康將佛事莊叟作魔懲
近水終憐鶩飛檐且笑鵬思光空任誕求郡復求丞

集元定行記齋賦得原字

淨綠無餘地鮮芳綴滿盆風迴香出苑雨洗碧澄軒
滿壁長林[illegible]盈襟易水痕客來談白傳書去覓青原
托疾常[illegible]無憂亦樹萱幽絃清入澗淡墨遠成村
見酒猩猩[illegible]憐花栩栩魂階前三石甕座上五方言

難至窮仙朔杯行詎贅髡聞歌半晷靜得禾一堂喧
怒若乘秋鶻競如渴水猿暝朝時借亂醉醒客更番
戶小停詩罰籌多訴酒寬語深僮僕寐觴苦教條昏
入樹河番没亞枝鳥漸翻歸途傳遠炬鶯衛已呵門

元定齋不甚寬而布置有態器具亦精餘興未
已仍用原韻賦贈兼訂後來之約

莎徑荒才翦叢稍影漸繁山茵分杞菊鄉信覓蘭蓀
碧篠蟠爲几黃蕉挂作門卷中流峽水屏裏識湘源
引月來陽樹邀風入淨軒摩鐘綠蘇出洗硯墨蚊躑

戶識王恭雋家憐次道逼清談還正始近體雜開元
間衲騎頻去呼兒鳥忽言蓮苞收茗葉綺石養蒲根
官長銜叅少山林奏記煩闔參充午飲瑤柱出常飧
殊域皆鄰里時賢盡弟昆酒鎗貽子晉石墨往平原
茅口常先鶴餔糟不忌豚思光鷺羽扇弘正犢皮褌周弘正夏日著犢皮褌庭卉非時爛鑪波澈夜喧星飛銀不落
炷老鐵崑崙採藥朝朝舌登山夜夜魂易衰王烈髓
漸了尚平婚會意成三笑歸儋買一村他時烟壑底
洗耳聽清猿

夏日城西月張園看荷花得蓮字

曉起鬪兒說隔西已有蓮犢蓿懸壁上筏已躍門前
樹接宮雲近花藏廟市偏魚行清冷澗人語綠沉烟
露葉無多綻風香繞一壓偏呼荷蕙侶馳與蠟紋箋
任意巾衫去隨身酒盞傳題詩新滌硯洗茗自澆泉
有壘微添石因窪小作田凉風吹面盡明月到堵全
鷗鷺歸閒地栖棲屬冗員聊爲避暑飲拚了月支錢

遊金山寺見舊作有述同遊者兩謝君方子公張明敎及童子二仲也

壁上苔痕字回頭十二年方平猶眼底江令是生前
童子來扶杖山僧試煮泉浪中驚隼山塔下古蛟眠
駭目洞心處危藤峭石邊無哉慈竹地行縱慾鷠天
一壁雲皆碎千潚兎忽懸波涵萬里月石老六朝烟
楊子來歌吹南徐鬪井壓萍飄建鄴鎮皇許海門船
鬣鬣遮睛島珠胎射綠淵雲堂招賈客鹽豉供朝賢
夜火朝嵐市風枝水響禪山中無印老休舉帶因緣

過三橋莊莊在真州城西余舊遊地也今屬潘

稚恭

江上喧闐甚城中乍解縣坊趨芹祉北水過石橋南
亇路今猶識楞楊舊亦諳未曾添屋舍稍覺足雲嵐
鶴立琴臺石烏巢畫舫庵長廊安棐几斜幔隱書龕
碎影柯枝亂疎行竹栢叅異花防鹿踐細果畏鵂含
奕客頻留勢騷人每過談解空猶負隋高戶也沉酣
幽意關魚鬣新思類繭蠶起居凭鄰架來往借陶籃
地煖溪毛翠日和林鳥諵江南山信美隔水看堆藍

重九日登釣魚臺限韻

臥柳侵官道長堤接古墟宮斜十里粉畫壁一枝盧

白果將垂砌紅蕉半掩廬僧貧茶具廢興發酒甓虛
徑鳥鳴空院寒花伴野蔬堦前雪没軸牀下水平渠
淨業蓮花社鄉思柳浪居道玄唯有髮中散竟無書
去矣雲中鵠知之濠上魚

至日集山響齋送陶考若論事門限韻

時節回燕谷家山問渚宫頭顱將化雪腰領漸成弓
鄭草終爲帶錫經竟是蟲飛無濡氣水爭有怒鵰風
古道冰漆石寒墟翠倚楓門前端木過瓢裏子淵空
白腸聊從篠箐藤簃惱公四箴書兩壁三體語諸蒙

皺瘦多盈袖嶙峋盡入籠廉人供辟暑月俸買肌紅
小史能皆皓隣齋耳未聰蕭然心澹遠自振乃孤蓬

其二

夢回青草峽人遠細腰宫意氣爭新鍔文章寶大弓
白頭耽月露蒼簡註魚蟲墨老研秦土衣寬變魯風
苔文鐫翠壁蘭楫繫丹楓山市烟如滴溪潭影似空
飲猿知棲臂言鳥解呼公門下疑夫子吳中怪阿蒙
異書搜古穴珍茗出筠籠北海杯中白彭宣座上紅
椓叙妻子怒識字小兒聰著述門常掩微風語斷蓬

其三

馬上千盤嶺中山數仞宫詞場猶負弩文戰忽嘗弓
韻減石家醋仙成脈望蟲長官天子謗鄉里大王風
水影皆涵岫人家盡樹楓燒松雲滿市登閣翠流空
山鳥呼閣客奇峰禮上公魚胞貞自别龍尾質相蒙
謝殺常移齒張髯免入籠夜泉頻點白曉露自研紅
古鼎時留目蠻音每塞聰讀書師仲蔚三徑任高蓬

上元日同王遣狂過燈市得來字

無復他時意春燈試一來寒株陪艷蘂老女上歌臺

疾雨氈㯖鬧溫風玉斗催西鄰波灔瀲東市火崔嵬
絲竹情終在樽彝眼乍開梁園逢故侶老矣作鄒枚

六言排律

別恨篇爲方子公賦

種得油麻未長撇他李子何安寶枕鴛離絲斷金爐
鴨死灰殘忍啼一語兩語纏腸千端萬端總角痴兒
騃女接命朝饔晚飧獨自弔形弔影誰人知暖知寒
天上人間地下死難鬼難夌難

七言排律

舟中與諸上人談亡友潘雪松事詩以記之

向山僧述老狂這番清淚又沾裳薄紅腮頰秋生加淺碧瞳人夜有光阮籍一杯澆磊塊徵君千頃泛汪洋方言故事閒編集白水青霞洗肺腸玄理每將參國是冥談直把作家常終年問道忘人我老去論交絕輩行五十金閨纔挂籍八年符璽尚稱郎虛心聖主偏詞正側目權臣避矩方大易傳成王弼殀小桃園就洞仙亡蒲萄方丈[illegible]莊首帕街坊舊燕梁司馬也須楊惲在廣陵終作孝尼傷極知實落棲真地不是荒唐渺默鄉魂魄若歸先洞府平生開口說天堂他年[illegible]路[illegible]哭幾場

袁中郎集四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袁宏道撰宏道有觴政已著錄其詩文所謂公安派也蓋明自三楊倡臺閣之體遞相摹仿日就庸膚李夢陽何景明起而變之李攀龍王世貞繼而和之前後七子遂以仿漢摹唐轉移一代之風氣迨其末流漸成僞體塗澤字句鉤棘篇章萬喙一音陳因生厭於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三袁者一庶子宗道一吏部郎中中道一即宏道也其詩文變板重爲淸巧變粉飾爲本色天下耳目於是一新又復靡然而從之然七子猶根於學問三袁則惟恃聰明學七子者不過贋古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壞度名爲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觀於是集亦足見文體遷流之故矣